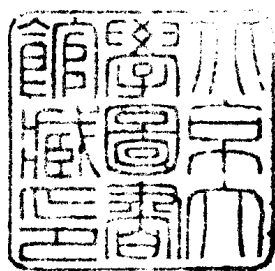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六〇册目次

長水先生文鈔二十四卷（二）

〔明〕沈懋孝撰

明萬曆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

賁園艸小叙

蓋余少時好沈默，性不喜游。家大父故有逸民山莊，當盛夏時，諸弟具繁，携之坐書簏前，終日不仰首看紅紫，旁人謂之不慧。自聆水竹間摺挹其清淪耳。壯游京華，時出時歸，總不知人間娛樂等事。其居里中郊鄽，地賈高，已能規尺壤，以故生平無別墅，每乘小舫訪三吳諸故知，宿朝穜夕，或托僧園，故為一昔之逗，亦復不有佳妙作何狀。范希文云：江東貴人多名園，誰則障之？少游者晚歲俞貧薄，不能立花石相知間，因謂之缺典。蓋稀韋之園，竟常之園，總之空名耳。因署小集殊為寧曰賁園艸，竊比於者帛者，夫賁園之鄰，白賁花近過此，以上浮華剝落盡一真，復少物依，終老余安天行界中，混沌濛濛，東之或知也。此旦當更所欲論著者。已酉年春仲靜清居士自題，時年七十

貢園艸目録

長水先生貢園艸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真甫著
門人新都洪文衡正平甫校

題桃花峪詩圖冊子敘

少司馬海豊二山楊公以母太夫人壽九旬又七齡疏請終養　主上方孝事　兩宮特俞所請賜金幣寶鏹乘傳以歸既抵家時奉太夫人肩輿行游故里其山莊曰桃花峪者頗有竹樹魚鳥之觀司馬則皂帽布袍騎青牛以從好事者因繪其事為圖傳天下昔為桃源之洞府今閒西母之瑤池河陽一縣花潘輿三春柳閒居賦中所云羅長筵列孫子柳成陰花結子者倘百代如覩馬孔子曰大哉虞氏之孝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得壽得名自天申之天人之際豈不符洽者歟其同鄉給諫賈君汝修為司馬傳札屬沈其序其冊夫孝德攜玨壽母康樂清朝恩寵近古所希故士大夫間侈哥之余為敘厥美令門以流其芳聲馬且司馬素博洽好文其

言古作者常衷裁于冲澹簡遠余文乃何[illegible]
以是柳所云質直少文或可無媿焉桃花嶺者
山谷別名古稱北至于無棣者斯其地也

袁氏世範序

今天下文藻新異書流傳日熾方沐浴清平似
兩晉間風尚即有才俊揷管便攻華言并與其
氣習亦多恢然浮蕩倘不幸登第爲吏遂多情
於當世之故其人終身不靈余所覩記甚有之
蓋小學家範薄之爲學究書不接耳目之日久
其大人長者閱歷醇深動成爻象即嵯岩下或
自有其人而窮鄉下里士又不及瞻見形儀想
聞篤論是以每歎蒙貞失養塾師華俚言小書

汩亂童心惜其無以療之也往在長安邸次同
館河南張廷芳惠余宋人三衢袁氏世範其中
具睦親持己治家三事各數十條其言不比文
苑之言大都深識人情飽嘗世故實歷眞言剌
心苦語非老吏歸田即薄游行略或如耆臣告
主亦似莊家訓兒玩之味泳行之義精布帛菽
甘有補生人日用若以恭於顏柳司馬家訓之
間自是一套近裏佳言士大夫家苦以此訓子
弟日放几格前眞可破其虛憍迂誕不諳世務

之習比于狒苓蔔陽調元郤疾功則偉焉項見
江右藩伯吳霞城刻此秩愜鄙志因為再序以
廣其傳若以此書具訓蒙士先讀孝經小學類
柳諸訓弁與是讀之令其心目清正耳聰內含
即繇此進習論孟六經之大指倘亦聖功養正
之梯級乎此義何可少也

為俞元禮壽其舅氏董先生配李淑人序

余讀十五國風見古之仕者行役四方則其室
家往往多勞苦念思之辭竊計古之婦人女子
不下房闥未必如今日者從其夫子馳騖萬里
外陟巇登危與同孤矢四方之志也當斯之時
忠無顯禍國無嚴譴即有出疆他適之臣或未
必羈窮顛頓有與同憂患之婦國風所不載後
世靡得詳焉蓋至後世而多屏逐移徙之臣亦
有羈窮顛頓與同憂患之婦不竄之黃雲白草

龍沙虎塞之鄉即投之乎瘴雨蠻煙炎海絕徼
外而先王時所為欽其室家勞苦以慰藉其平
生者寥寥不可復見矣藉令先王時婦人女子
或有相夫子羈窮顛頓萬里投荒之役者此其
人豈出放妻棄婦下而十五國風者又安得獨
遺之吾是以歎臣狥君婦狥夫各狥所天忠規
貞志無以兩也世或不能並載其事編之國風
之末將非史氏之闕文歟往在嘉靖季年權相
擅朝濁穢王度于時危言極慮犯九死而排之

者若焦山楊先生梅岡沈先生幼海董先生三數人止耳並得奇辜或死或囚或戍萬里外余童子時聞其事讀其疏氣填膺而義壯之比年董先生之甥俞君元禮為余子師得習聆先生為人又為余言夫人賢也元禮之言曰董先生早貴性剛方不染世之滋垢夫人亦不喜靡褕曰夫子性不低垂下人者貴富豈我長物哉此先生言事下獄及在戍所歷八年了無一日慍色晚再登朝夫人三受封所得章帔不輕御又

未嘗一日色喜當其言事時不謀夫人也而夫人夢有簡書之畏既事且不測又夢自戍所且生還人之得喪苦樂果有定命耶忠孝在所獨往耳天生夫人宜為先生助所周旋窮阨豈一日哉頃余執筆館下得為焦山先生立傳及其夫人上疏請以身代事則端拜而歎忠臣賢婦之烈也又得讀梅岡先生疏與其夫人上疏代夫就獄以全姑之養而圖觧子則又端拜而歎忠臣賢婦之烈也廼今得從俞君所數數聞董

夫人賢貞又如此嗟乎此三夫人者豈非天壤間淑氣乎克相三丈夫名光圖牒不虛也獨年壽云乎哉他日元禮偕其其來請曰維是月其日夫人壽六十願徵子之言余曰董先生忠節天下莫不聞夫人與共艱危有補國之風教言聞不亡者壽殆謂是與為書之外史續十五國風之義且告于世曰士大夫宜自立天壤毋以婦子之故不能自克庶乎足以風也

贈秀水陳令君入覲序

蓋吏道斌斌載在前史宜莫若漢始元元鳳間其時詔指數下郡國必曰政平訟理使烝庶安其田里無愁歎之聲曰治道不在多言悃愊無華為上考曰凡吾所謂良二千石誠心自然平易近民虛聲過情實此吾所不取彼時意指所鄉往在綜名核實周知民間隱情一切浚膏剥膚之條不得施設故款大長厚之意見于詔令者每如此龔黄輩出賦薄徭輕時和歲豊小民

安樂鳳皇來下人歌太平亦彼時之成康也使人義想無從焉　主上御寓三十二年春大計天下羣吏吏以肆覲至者雲集京師　上春秋鼎盛在勵精庶績之時必將羞薄漢武之均輸遠邁漢宣之綜核臨御三紀德澤宜久洽方隅大計之典于今且十舉銓司考成于朝部使綜稽于外天下士大夫烝烝乎述職敷言萬一可副朝廷之德意循良長者必且相望起于時選泝虞廷岳牧濟濟師師試功庸服可謂一時千

載願為諸君子竦意過期焉即始元元鳳間事何為不逮也天下郡國浙為首藩浙東西檇李為名郡繡川在檇李為巖邑中湛陳侯名實交暢夫既揚之荐剡上之司功旦夕者必且拭覽澄敘休聲令譽詠菁莪頌甘棠溢于我旁邑想聞慕義者再三未巳也非實有之何能至此夫起名譽者大都尚才入人心者終期一實時之人才間燁然非不傾聽炫觀也者設使有道之士從旁徵察焉寔心盡瀉緣飾易敗辟則市道

錦屢供過客之一盼耳其中無有也古之循吏不然其心為國家培植根本哺之煦之緫袱休息之必竭乃心以需厥成赤衷白意仰可對皇穹俯無欺蒼赤拜起不媿簪紳寤思不慙形景本意如是止耳名之揚不揚官之顯不顯交游譽不譽一切無所介其中此古人所以深得人心百世不能忘之道也余友比部倪君為余言陳侯之心古人之心不甚艷時目而温温深深常入人心其均役平賦清訟省刑振興校學之

續槩難枚舉獨此一腔純樸若春行草木而人不能具言豈非昔人所云悃愊無華平易近人者乎天下騖虛聲侯獨本情實天下急功利侯獨貴清真以是當聖世拯瘵之與即漢史中所稱治行表于天下者奚多讓焉侯在昔為義興博士與其季公函三游竒侯之行之文於稠伍中向余亟稱其有前輩風倪君謭令江浦真率自然與侯相似同心之言其味如蘭余聞之洽矣侯今入覲倪君先以入賀行屬余言贈處以

重侯之行其子諸生並以文藻在侯而化間稱述大人之志來謁文余老矣文采日減獨思以實意捄士風之靡以實政副生民之急繡帆畫楫不可濟風濤故雅聞君子之名實而樂序之

送湖邑黎二尹之任武昌敘

昔太史公傳貨殖津津乎若有味於青蚨華者灑削烏倮女懐清辱人薄伎章章艷道之不置說者以為錢驕無以自贖發憤為此嗟乎幾沒史氏之深指矣當此時也咸陽東郭以賈監綰天下利權言刀錐事如析牛豪而卜式者又以賈人之黠願盡輸家貲助縣官之急及問之不肯道官爵卒以風示天下列為九卿嗟嗟朝廷建利局以爭賈豎之纖微而賈豎乃僞建義幟

以操朝廷之名器兩相紿兩相邀而賈豎反得操膝塲美玩世主收羸數乎其間故子長發憤于欲言不敢言之日作平準以風其上傳貨殖以規其下其譽之羨之也彌至則其恨之薄之者彌深含風駁之情秉法家之筆信史氏之鉞所謂唾罵嬉笑盡是文章斯其本志也諸傳之首列伯夷中及許由其文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夫夷由隔代人何關漢史彼其視當世若一大溷中何得不慨思古之辜人則衆一世亡廉

白自可見于言外已頃吾湖少尹勵齋黎先生
先賢樂溪公孫也清白操勵承藉弓裘以賓薦
起家始丞洛川再補句曲並有賢聲之譽兩以
囏歸起補吾邑甫一歲遷楚武昌功曹去德宇
溫溫清風穆如日高尹讀古人書賦莪菽之章
以見志其於民事才諝劑材綽有餘裕即例所
宜有者嚴卻不入一絲脯菜之屬一不擾市道
人以此德之其將去人以此惜之嗟乎子長若
在今日亦何必慨思夷由攀攀古之人摩目今

宵小中涓半天下楚被其螯尤甚吾悲吾鄉憫
楚之人尤甚今黎先生之楚楚或者其瘳庠先
生行至不能脂車秣馬湖士民乃軸余空文相
之行此何能鄭重其行李扎雖然余志潔其稱
物芳比于貨殖平準書自與過之矣口碑巷頌
人人能傳其廉白即余盡市上灑削鳥裸里父
市魁諸名姓一一著之文字間寧馨自然撲人
鼻不似貨殖傳中語也

劉雲嶠大司成書

伏聞高誼之日久矣僕即在嶕巖之下屈指時
艱每自神往昨縮院符忝法席聞之諸生間咸
謂近所未曾有頃者正位南雍人士忻忭披德
象者沐座上之和風佩法言者立籬前之白雪
古稱師嚴道尊敷教在寬此二義並行則大方
大員將自賢聖出矣敬服僕伏處二十年不及
縮帶從館下游而辱先生收以同署之誼小孫
瀚者穉幼無知具荷陶冶前者遵例未敢通書

令瀚再來復班肄業敬托貴同年桂渚兄奉茲
啟候頓首謝烏屋之及馬外小集粗成敬奉教
覽倘遂念及署中末誼者乎賜之斧裁再賜之
瑶玉僕之願也非敢必也

與徐九瀛職方

聞之縉紳間推轂門下有經緯當世之望今所在棼棼正如長河渾渾風濤百變錯萌應卒在在術士胸中宜日夜深念而具有之者擔重有宏旦夕将止於躬展布當柰何陪京東南諸路根本禁旅樞庭又陪京居重之根本夙夜綢繆苞桑戶牖豈俟風雨飄飆而始見乎僕老矣小丞填海徒有此心見鉉来既辱會教今其行也再申謝悰文字之箴游揚之美門下過厚感戢而已不贍對者十二年歲星一改雙鬢皤然言念舊游願先生勒勛旂竹青史亡窮

與朱轉運

使君之轍往在雲間郵筒相問聞耳直道事人席未煖拂衣去為之歎惋昔別記得在太倉官舫途過之頃握手分攜人事匆匆如流水于今已是十二年思之可念也任孫厚淳来謁屏几敬布尺一用敷舊誼并詢春来起居何所似昔人之什曰五湖煙水茫茫遠明月揚州滿樹花又云二十四橋零落盡綠楊堤上鳥空啼想門下對酒高歌念余擊節令人飄飄有跨隺之思焉

與沈少林太史

古之君子交之以神求之以氣蒙厥象卜非熊風神眉宇可於空無中望想而得之吾孔子頎然見文王愾然見姬公非其神氣感合不期自至之乎夫豈有所思也僕與門下生並世未有握手解帶之游讀其文聞其風興會所到輒有繫思時前者四明兄出山曾與屈指到兄為言衙門中將來任世界者必此丈夫此時門下方在石渠之署田間老農無緣致書中心缺如乃者聞御事暫旋錦里亦會貴同年之便敢布尺一寫其宿昔瞻望之思焉蓋直道不容于叔世豪傑必憎于流俗自古有之達者不論吾輩控形景乎百齡接精機于往聖生一日欲一日輪補于造物動一念欲一念開覺夫生人日斯邁月斯征曾不容間息孔子孟軻所為汲汲皇皇常以一日當千載至夫仕止遲速可乎不可聽之天命浮浮然若行雲耳先生方負天下望將何以衆此七十二峰之雲三江五湖之月分沙

藉草頎與門下共之

使之開閘通行自可以濟緩急淮陽上下從而湊接之比之海運亦大不同然細察 廟廊之見似以浙直粟饒海道不逕望之縣縣恐此說者不可不應又不可緩應然而未易應也往僕七年前曾見東征士從劉家港出洋一月抵朝鮮若至天津道里期日更近亮必有妙算堪以處此者今浙中第具書直隸撫院與之約議一體施行或協助以輕齎或遣人就彼鄰近羅買應則俱應急則俱急亦不勞之算也老人無識比之補天填海必爲大方所笑

莊赤維博士書

頻年兩奉華牘格峻采奇陳誼甚高此自不佞心所服非言可及成均清重留局宴閒乃潛龍抱珠玄豹澤文之時過此以上仕路茫茫不可再得如此時日境界涵爲道德舒爲事業勒典劓經爲奕千古爲文章三者一道耳此真吾輩一生了畢事其遇用久速巨細天爲之人爲之直付之分外而已以門下高品進此狂言幸勿迂而置之貴座師雲嶠劉先生素欽高誼昨歲

邁例不通書小孫瀚者蒙受湛恩皆先生用意之厚幸爲陳謝時維炎候珍玉是祝

復戚年家

門下清流逸品也乃拙於資生珠玉盈把纁繻盈抱並莫之知亦莫能重咢錙之中饑來一字不堪煑者耶笑笑蘇臺武林之行自卜起老雅誼僕不能阻然前與起老札中言大老岩霖久巷家事付之震器不若二十年前當軸柄事時謦笑間可以風雷雨露人鄙意正慮及此愛之助之策將安出擔簦以往垂橐以歸為之太息追唯四十年前一時英游如尊公博雅慷慨為

群賢所宗我一郡弟兄同榜十九人磊落名天下乃今秋林落葉在者無幾上關琪樹蕭踈欲盡固知交游滿世歸之一空丹雞鳴鶴歸之一散執事者勉之矣

嶧山記

予奉使衡藩道經滕陽過鄒縣未至廿餘里有高山可仰玲瓏嵌空叢翠鬱然問之居人曰嶧山也余聞嶧陽在魯之南舊秦碑尚在巔一登覽因問隸人云此去可五里而近從之遂至山之麓捨輿馬解衣登陟僅一人持盂隸二人具顏墨遇奇處可書者皆為之命筆然竟其顛覓秦碑乎亡有也豈所謂嶧山之碑刻之棗木埜火所焚者耶嘆息徘徊者久之維茲山之石不

相連屬方員平欹各成異象高大者數十丈小者數丈如覆屋如傴蓋如走丸如斧劈如抵壁纍𣟗如馬首龍頷如砌如累如戲擲者百千其狀乃絕頂一丸者高數十丈欹置領頭斗絕處下臨不測有可轉隊而不轉之埶故相傳曰此神戲石也其草木悉與它山同此獨宜桐桐皆自生不繇插植聳直蒼翠潤是良材書云嶧陽孤桐蹏者謂可中琴瑟豈茲山玲瓏嵌空之氣獨鍾此物者歟下山北行十餘里風雨驟至雲

如潑墨回視山翠在彷彿有無間惜不能少留
雲氣中與之翔舞下上耳

游石湖記

天壤之下高山可以驅吾神深林可以蔵吾思神清竟合兩者難并乃者游虎丘明日求石湖馬石湖在姑蘇郭外二十里時少雨春盡漲未起舟梗不前遵岸百武得茶磨之觀音岩間行甃岩中又百武得治平寺之竹林蓋西起茶磨東繞郊臺其山墻立多楹木美箭望之蔚如從郊臺東走突聳者為楞伽山其顛為楞伽寺浮圖插雲如際天漢自竹林至楞伽不及五里峻

甚多石升浮圖之前平展百武有亭其上曰望湖斯亭也石湖經其陽梅灣出其背左引靈岩右帶吳淞林巒蹤秀風水澄潔出雲之山吐泉之谷躍湍之鱗凌風之翼色色咸會亭下始定飲於亭而臨觀之夫以治平深林楞伽高潔入其深搜玄鈎辟萬殊都瞑登其高心空目行萬象畢矚一日之遊可謂兩極其致是月也竹脫節松生華草木灌茂王膏出林與泉俱香會心處良亦不淺矣范成大所構立諸景俱寂寞半

蕪落墨妙詩情亦彼時勝事也此湖與於越之
溪相接於越故城當在其旁范少伯從此路駕
一葉汎烟濤以去功成身抽跡遠名揚令人義
想其人宛如昨日

愛日堂記

愛日堂者同年敎君讀書所也君父栗齊翁母
黄夫人年偕五旬始舉子心頗異之君㚑負竒
頴翁特勤義方築堂祖寢後俾君以時游息君
常喟然曰嗟乎桑楡近矣以愛日名堂庶其自
警乎隆慶戊辰君荐高第捧檄錦旋翁年八旬
有八矣艾齡健履庶幾欣然及見之夫以九十
翁得見五旬子成立此眞世所希覯豈非享福
于完兼其甚難者耶然黄夫人先數歲已辭世

于是君喜懼㰅切感極以悲回首愛日堂前即
椿陰一刻何啻千金重也屬余記其意余曰夫
天之道猶酌也夫人相協彝訓亦已勤矣不食
厚報天或者挹彼有餘注此不足肆翁無量之
福耶君不見長日短日迥然殊也楊子雲有言
不可得而常者事親之謂故孝子愛日夫孝子
深情至性惻惻懃懃惟懼来日不可常然後知
此日眞可惜履霜興感何如溫凊可及也陟屺
思者何如甘旨可循也以其無及于母夫人者

及此日之清爽朝焉夕焉孜孜奉翁懽日不足敢愛其力乎夫天壽不可邀君恩不可必所自盡者孝子寸心耳今翁享上壽覲殊恩不可必者既在矣倘其可必于子者設有一絲不盡何能無懼語有之冬之日夏之夜秋之燠春之寒言不須臾耳君所為喜懼交并者豈有涯也雖然菽水承歡庶人之孝耳立身揚名士大夫之孝也人之精神一日定千古惟爾身自豎立者真能不朽然後其覲乃萬世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所求無忝之道當如之何予與君各懔然懼也作愛日堂記

魏相條漢便宜論

古之相天下者必先識一代之治體然後舉一代典章而酌行之斯足以善其治于天下毋徒遠慕為也夫治天下有道有法道所以立本固無弗同法所以趨時則各有體識其體而酌行之法足以宜民則人之從之易昧其體而以希高慕大之心行之法不足以適治則人之從之難從之難天下受其弊從之易天下受其利斟酌違厥中此相道所以難也三代下相業宜莫盛于漢蕭曹檀開國之勳立治體者也丙魏垂中興之譽保治體者也蕭規曹隨丙吉深厚不伐魏相雅有經時之望史稱相條具漢興來詔旨故事二十三條與夫忠言嘉謀之臣如賈誼董仲舒鼂錯所陳長便時宜之策次第一一奏行令相之疏具在嗚呼議事以制政乃不迷殆謂此歟昔孔子志三代之英而憲章文武夏殷之禮能言之猶曰無徵不信孟氏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猶規矩準繩五音六律之必不可越

也由此言之天下事亡本不立亡法不行自古記之寧獨漢事哉漢自高祖開基寬大立國大半仍秦之舊賈董諸君子咨嗟嘆息于孝文孝武之朝慨然欲興禮樂脩教化改制度變風俗制匈奴讋悍銷諸侯王之盛强諸所便宜亦既偉矣而絳灌公孫諸大臣忌而抑之雖以孝文之好賢納諫吾猶惜晁賈之言行之弗竟也孰謂建武後乃能稽舊章持衆美力挽元氣如相之賢乎今夫器之始制各有體裁焉久而敝也

因以補之葺之其體卒不可易易其體而更治之器遂大壞不可收拾夫治天下亦若此矣故相之意以為董賈諸君子幸而生今之世吾將用其人共成天下之治不幸遺言徒在如布帛粟菽必資于世用則何必議之自己出乎均一策也昔上而未行行而中閣均一議也昔陳而未允允而未施從今日行之又盡其用而用之往事之蓍蔡孰非今日之藥石也苟有裨益于時無問借言異代不必慕名理也從其長便不

必泥古法也合于時宜故自綜核吏治加意守牧之官而所謂守令民之師帥者條上行之矣水旱盜賊之變取四方奏報以聞而所謂天人相與之可畏者條上行之矣任充國以邊事也田一議不阻不撓坐困西羌收萬全之利凡昔所稱積儲屯田防邊禦虜之策又條上行之矣其它細瑣者無論今詳相所擘畫者大都務養民重積穀唯民之殷富然後教化可行此其便宜疏中之大指到今可覆視也宣帝常言漢家

自有制度史臣核相生平亟稱其好觀漢故事君臣間不言而信必有合符司契者矣然高帝造漢其治尚寬賈董諸君子亦若拳拳焉以秦嚴刻為戒而相所以佐帝者似獨尚嚴明而貴振作綜名實信賞罰詰吏治攬君權赫然中興之治竟以嚴劾則相之才通時達體治國能不失其柄自有大過人者豈惴惴焉因循前人故事者乎惟其以過人之才酌法于舊章効功于衆美歸約于民宜調停尺幅善裁諸用如良醫

深識病執劑量于古人成法之中不拘不變曲有微機此所以不可及也若夫庸人之論則不然曰必復井田封建必事事法周官而後謂之不局拘攣之見事之必不可行者行之制之必不可改者改之嚣然拂天下之心而不顧論議常高於伊周技功見効反不逮管晏如宋安石惠卿之所為此書所云作聰明亂舊章乃相之所必不為也或者又謂賈誼作保傅傳言教儲之道甚悉帝之教太子以刑名仲舒言正心正朝廷强勉行道帝之好尚者以法律賈誼言近正人聞正道仲舒言求賢興教帝之所狎比者以刑餘豈相所條陳者姑就其所及而帝未之盡用乎抑所謂便宜者不自根本之地求之也昔禹皐周召之事君必先正心窒慾立天下之治原而後酌古準今定天下之治體循是求之雖漢其治者可以唐虞唐其俗者可以三代此又吾儒尚論之名言或非相之所及故條漢便宜者相所以為良相止于條漢便宜者相所以

未得稱王佐也於戲論人三代一人諸葛亮范仲淹之所視摹施設與相比長絜大亦可以識相體已

京營考論

古之有天下者興衰治亂未始不以德自秦漢來鮮不以兵噬夫兵之重寧獨秦漢在周盛時伍兩卒旅統于大司馬天子至躬萬乘之尊脩戟輪珌琫從事行間武備日張疆場不聳迨後畿輔削弱至不能具一旅以至于亡盖兵之重如此歷漢唐及宋代有建置終歸于不振豈其初制然抑積漸使然耳國家置兵監酌往代二百年來京師蓄居重之威强藩無專制之患為

謀已臧矣自來兵政之設大都易壞難整其盛也南剿北伐威加宇外其獘也尺籍空虛四顧張皇而計無所之豈非因循耗蠹積日使然抑盖明興有五軍營五軍營變而為三大營三大營又變而為團營團營獘而戎政府之名始立沿革之繇盛衰之故略可言焉五軍營者 高皇帝所定也籍留守等四十八衛之衆而訓練之有中軍有左哨右哨有左腋右腋總之曰五軍無事則戒弓馬習技擊環衛都城有事則簡

師命帥分統以出事已則休此其初制也 文皇時仍五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以龍旗寶纛等物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法立神機營是為三大營三大營之訓練如 高皇時而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之軍歲以班操至春秋番練亦如三營益詳備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將媮士竄至正統嬉恬益甚京營兵幾不能受甲已巳之變陷沒塞外者過半焉于肅愍公謙乃權時之宜於三大營中

拔其驍銳分為十營營萬人其統之之官則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為六十四陣纖微咸有條理即未能盡如 祖宗之舊要以當喪敗之餘救敝舉廢良有意焉法久則蠹人久則玩以 二祖之盡制曲防執禁形格猒不三傳而遂壞其壞也以肅愍之忠勤日夜焦勞屢屢得十萬師為國家用耳天順初革團營八年復成化初再革二年復又增為十二營

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效勇鼓勇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營萬人京兵八萬益以外兵八萬分兩班隷之期一年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其任者名曰選鋒不任者歸本營名曰老家老家固已孱弱矣而所謂選鋒者歲久浸弱供役私門上下相蒙愈益脆懦此與老家何異也庚戌之役虜叩郊關亡能以一矢相加遺都門晝閉烽燧燭天　肅皇震怒令廷臣博謀所以强兵禦虜之畧諸臣廼請復三大營改三千為神樞統以勳臣督以樞臣迎以臺臣省臣其大指俱如洪永時而規制大備上是其議著為令令又五十年蠧獘之端又甚于曩日當

文皇帝建三大營時挽强超距士不下三十餘萬一損而為十萬嘉靖中雖復祖制而兵籍存者不能加添其團營之數缺額者十之三挂名投閣買差替役者十之三當時亦已無兵矣况在今日欲求抗旌揭竿射石飲羽之夫為國家用安從出乎此其故余難言之矣夫將之于兵若家人父子之相屬必休戚相通然後能臂指相使今京營諸將非皆以才見庸素𣏐循士卒者多賈人子厚金帛結中官權貴為之請托者耳彼既輸財于此不得不取償于彼故有索月錢需常禮恣意誅求若以為當然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百萬石以贍兵兵歲出月糧之半以贍將將愈飽兵愈飢甚有枵腹待命者矣當何以振士氣乎此獘在將不任也夫器不用則敝士不訓則衰今京營教戰之法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其下操也目不識進退手不習擊刺相與趨走若角觝拔河之戲耳甚者挟無弦之弓揷無羽之矢懸無鞘之刀質明而入未午而出以為故事又甚者于下操之日責追贖鍰浸無統紀豪門佔役市井竄名冒支經費按冊而求其人皆不可得如此行伍安得不消營陣安得不廢此病在操練不實也　文皇藥班操之兵蓋强本深根之大慮非以飾觀為也嘉隆間卒供土木之役未嘗操戈執銳以從事獘且寸

挺不持空身備伍迄于今因仍已甚領班之將
復多貪漁彼其數千里裹糧赴命廼使之營不
急之務應無藝之工雖使孟賁烏獲復任徵發
安能昂首信眉一奮士氣乎此病在班操失制
也　先皇帝時蓋亦深燭其弊上下咨嗟求為
經遠之計人情久弛振刷為難脫一旦有意外
事發于倉卒國胡以支之誠欲改弦調瑟則莫
如議任將必以軍功多猷望著剔歷深者克其
選而紈綺子勿使參錯其事又莫如議責實器

械必精伍兩必備蒐簡必嚴諸游惰者必法又
莫如議存恤凡士卒者毋苦以他役使得
壹志畢能各習其務曉然知國所以勤勞訓誨
之意如是則有將有兵戎務可舉時稽其克耗
月程其功効將祈父之謠不興六師之勇自倍
即　二祖之威靈不可復振乎以上諸議則士
大夫之條畫甚具可施行也史臣曰京營訓練
之法余當嘉隆間見北門歲多烽燧嘗承下風
而詢之政府文貞徐公大司馬襄毅楊公矣文
貞之言曰營兵自國初至今耗散久矣所尚存
十數萬二百年餘猶存者以世世有月糧暇時
各營其生事又不調從征戴上恩厚故常盈不
耗耳平時郊祭上陵拱護車駕軍容甚盛當閑
操時如法訓練之亦足矣設萬一有儆如庚戌
事登埤自不乏人正不必責之臨陣也前石州
之儆上命戚將軍練浙兵備薊門勝略固自有
在此如大家世室多義孫一旦呼之可以壯容
色此屬豈堪披鋭格鬭者天下事有第宜整刷
不必大更張振作此之謂也南都振武營事近
在耳目誰能任此者乎襄毅之言曰五府分五
營此古一軍居中前後左右四陣分列之法若
使五軍各自為訓練彼此相比較勇怯自有等
量今或時參邊將之老成者協理其事別募壯
勇出人者歲歲補入而輔翼之亦一良規但患
添餉之難耳合二公所論京營規略大都可參
處其半焉若乃備在北門重在根本兩得而無
偏觭是在謀國者自有紆籌非知計之士所及

也

五德說

公天下以為心不私一身一家凡所接遇殷殷過厚使人沒世思之不能忘雖蕭然布袍無一念不在生靈道脉 仁

事有先後次第濃薄繁簡之節加以文章燦然井然擘畫有序可以經國可以潤身 禮

天下有利必爭必至沒義故義者利之裁權衡剖斷先衡之以大節復精入于毛釐侃侃烈烈可以服人心斷大事不私我亦不狥人 義

出入乎世變人情反覆中而豁然無礙其唯真知乎即始見終覩幾識變圓神不居是天德之根也故曰知譬則巧然 智

春日之温秋霜之烈不失其度人之四德貴實體之耳以赤心血誠行實事效實功可以告朋友盟幽獨可以動天地質鬼神縱横妙用唯此一實顛樸不破 信

嘗稱仁禮義智信者各自為條易文言始稱乾之四德曰元亨利貞而歸之主忠信則五德之

說備巳孔子教人專提仁之一字其道甚大不輕許人其言禮言義智信各各發揮未嘗與仁並論至孟氏始提義之一字與仁並論當戰伐功利之場非義何以救利之弊及宋大儒往往詳復於學禮之說蓋約禮復禮而孔門求仁宗指而老莊佛氏常小禮與工[illegible]爲之乎規繩外則禮之維教誠有補於世道矣[illegible]元[illegible]始重致知而陽明接以致良知之說道脉今已屬言知久矣夫靈明竅則真純瀉忠信之說又今日之藥石耶聖賢立教各隨其時達者領此千古上下可貫也若夫虞廷五教微分五典孟氏亦有仁父子義君臣之說道本完足所從言異路耳其實一仁分四德如一元分五行無弗通也無弗具也是以綜而論之

題宣和譜之前

昔宋王安石執政時其深心以爲宋之受侮于遼者至亡狀矣不可不一决而思購金人以閒之然非積金錢千萬則不可動宋既疲於歲幣財殫竭甚故建青苗間架征榷賣度諸新法計以尺寸龍天下浮財而又慮其名之不義故駕大言於濮堯舜用周禮籠蓋一世于耳目之外其術已弊矣安石以公議羣譁脫擔去授手於呂蔡諸人其後竟得購金以滅遼宋之君臣自

謂大懟既去天下安希置孟又何虞之與有于是倡爲豐亨豫大之說徽宗因放懷娛意于艮嶽前羅四海奇木珍華靈禽巧石爲燕清之奉細旃莞席上日夕啖墨含丹廣收繪畫瀛書萃之庫内府其宰臣謏而成之今所傳宣和書畫譜者其遺也一夕金人九逼南下以二十萬衆門南薰二十里而軍以八逼兵厭塞援兵諸路縮絶其口于是邀宰相出見結約旦旦求索席卷囊收不旬月而汴京縣罄舉族北轅正如持

勢者擬足飲臍舉之輕若毛羽焉蓋自古亡國必有潰決之形式微之漸未有使牛于易若宋之堪笑堪恨也者豈不哀哉嗟嗟書畫清品也山水華石雅具也而禍發於童貫一言之悞謀決於罕粘一蓆之詐夜半軍書忽入舉國倉攘召問宰相扣頭亡策及擬欽父子出城馬上縱橫涕泗曰宰臣悞我亦晚矣千載下覽宣和之譎憤崇寧之奸乃知鄉來滿朝賢士大夫竄斥旁皇死於海外絕徼者真可頓足而傷歎也浚

民脂膏撓撓邊隙入無法家正人凋喪風雨飄搖大廈傾隊不亦宜虖

祭宗伯平泉陸先生文

余觀世之君子注心紫極周旋禁闥常終其身不出國門豈不願當一日之用哉既用矣亦有懷才自許雅擔天下之重倘一日而際風雲舉天下事必如吾所欲為一意為公家都不暇顧恤自謂能得志于此場矣究也威稜銜彈積愆召禍時移事改其人名實與身家共歸黃土此豪士所為至今賦慨者乎自是以來太阿亢于上覆車陳于下浮沉陰陽無能大有匡持此亦

事意相激使然蓋自嘉隆間六七十年秉軸之士幾人保永譽于天下甚哉乎用世之難焉若先生者道高而不耀德冲而不盈神定不搖氣清不染立其身於太華北斗上開其心於風塵畛域外享鴻名膺高秩為三朝元老係士大夫之望者垂及百年閱歷既久局算特完蓋當今天下一人耳先生在史局不滿三載晚以宗伯名既至都中終不起視事浩焉以歸身不離岩藪措施表見于天下而人情翕集赴之其用也

乃以不用其不用乃以用藏身不第在身以蒼生之望藏天下藏天下不於天下以清玄高簡之道藏之可用可不用間雖則心戀明時終不肯下漁磯而濯足人主慕其人不可臣其人也三事九列尅其名不可援之與共立也三代下飄飄隱見鳳戢鴻冥幾何人哉足鏡圖史已蓋先生以作霖為楫者寄之乎茹芝采薇之遠故用者能不用令天下慕往如不及而名愈高以挈衆把釣者寄之乎蒲輪纁帛之重故不用者無不可用先生如將不屑就者而名愈以完緣其品倘在嚴光謝安伯仲乎再庶幾焉商彭桀許其遐舉也嗟乎當斯之際為士寔難小慎事則權不附人小任事則權能賦人不收權不任事禍即不及矣衆口啄之亦無令名若夫宛轉關通搴天範地染指躬鬻則失素捭手入闕則傷智繞柔壞絜則無耻即終身不出國門於民社何裨及矣乃信不可則止不能則止張茂先所謂先聖有遺訓其言明以清世人自不省耳

先生遠超千仞翛然帝庭倦游厭世特凌上清出世世間夫何憾矣嗟嗟烏號我輩之情生芻如玉想見若人道高品貴庶幾哉得聖之清

達弟告墓文

萬曆元年春正月念二日丙午男懋孝詣弘
政門叩領　勅實捧至邸舍南望再頓首嗚咽
流涕思吾親母夫人不及見此寵數也痛㦲男
它日倘有樹立夫人可及見乎即使冥漠間果
無二視夫人或共此闓懌亦不可知男又可得
見夫人之色喜乎　天子賜我制詞曰孺人秉
德静尊提躬孝敬亦既有子遐不永年嗚呼至
矣盡矣即使男真有可發夫人之潛輝者亦空
言耳虗文耳何益一日之養乎夫人生男甫十
日男抱終天恨男生三十六年夫人始沾一命
封男之亡所樹立亦明矣沉恨東申報圖無地
祗深悲感不覺恩榮所可言者如此而已千里
瞻雲風木何所痛㦲

補松鄰韓公徽德傳

余曾大父東洲先生與松鄰韓公為莫逆交公
長者先生倜儻立然諾其游若昆季然或入卧
内共食飲相得懽甚昔在正德之季閹瑾擅朝
會大父以事忤瑾廷杖下詔獄意將必死矣旅
邸止携兩僕囊貲蕭索所恃獨公耳公為之走
泣於項襄毅屠康僖諸公得于解其事瑾恨猶
未平既釋將復杖之公流涕謂人曰沈公繫獄
數月再杖必不起吾不忍良友徬徨死也請以

身代會瑾竟釋不杖人以此義公所為嗚呼人
惟生死乃見交情此與易播事何異哉余生也
晚公之高誼不及備聞它日讀書先人敝廬老
僕言此事甚悉以此知公有施我先人甚厚益
以信公皇皇好義如火熱氷寒自其天性也顯
道昭彰祥發賢胤飾以詩書培以德誼褒前之
光傳於罔極公之遺潤如海外奇香更數十年
流芳人間耿耿又如是知徽之顯弗信矣摩豈
人臨利害如絲髮袖手旁觀者何限曷不以松

鄭公事觀之公樹德於身食報子孫亦既不爽
其徵余獨以先人事徵公捐金之行烱然可據
補記之以永世好云

永思堂文鈔卷八

先慈張太安人懿行述

哀哉不孝孫之始生何不逢辰之甚也先妣俞安人盖姙三月而寢疾七月産不孝孫未及大期兒顱骨不完也生甫十日先妣不幸捐背享年纔十九甚哉乎不孝孫生乃不祥不如無生先大父母痛我母賢而無祿所生兒又孱甚大母張太夫人愛憐而自哺之再閱歲大母又寢疾于是先大父兩山先生旁求淑德繼美前人可撫成兒者會有傳得今慈張安人庚申大父素精祿命書喜曰癸未甲寅癸未甲寅德福之會在之子乎是堪起吾家嘉靖己亥春張安人歸我先內翰大人肖山先生安人纔十七不孝孫三齡矣是夕花燭之前大母抱持之付屬今妣泫然嗚咽曰俞姊賢明無年僅有此兒汝一體字之無忘老身矣伐木留果可再得耶張妣應聲曰謹受教記得彼時小子無知意中尋想何以久不見母是者倘從外家來嬉笑倍親之張妣即探袖中果啖兒抱持不釋手遂寢懷中

大父喪在殯家泖湖上一日傳倭徙吴淞來事
在時刻矣古父先期以邑中解運至省會不及
待命吾母即時決策命家僮舁柩移厝祖塋側
倉卒無磚石則命折垣墻得磚石捧土襍甃而
封視之自晡至旦纔畢事倭大至前所經掠處
無不一炬灰燼者矣自此奉大母入保湖城城
新成倭無日不來訛驚九變張太夫人多疾當
食泣不食吾母力勸加餐從容慰之曰此圍城
中多賢人長者神明之力常護持之豈我一家

事看來氣色無妨也每事鎮定如此時大人念
寇橫軼城不孱完與二三豪杰奮不顧身出為
邑大夫畫僂事晝夜常乘埤守不歸視其家不
孝孤亦不勝蓬之心雅從諸生挾弓矢或至晝
夜無歸母則召讓之曰汝朝出暮不歸吾倚門
閭望汝且小子者何知何力得無假是逐少年
場嬉游乎父在外間足耳應門之僮又去乘城
堞竟捨我去何為且歲當大比士獨柰何忘書
生正業耶自是奉教不敢出兵事倥傯友朋星

散文冊稠濁東閣不覽母勤處齋中篝燈火持
綫襪課之誦習不深更不得寢以是之間稍得
寧神下帷徽有譽于膠庠一字一畫孰者非慈
母之拳拳也是歲母夢先妣俞謂之曰兒名已
上天榜吾喜來相報謝姊氏殷懃訓此兒也乙
卯不孝孤果得解額于鄉歲丁巳始受室余室
人錢亦發喪外母既歸孝謹母甚宜之婦吾女
姑吾母無兩心矣自丁巳至壬戌六七年間諸
弟諸妹少小事兄嫂說吾晝則率諸弟讀書荆

樹軒中家大人為之師吾同其日課或代加荆
楚室人偕諸姑[illegible]纖[illegible]脩祚織吾母統一
內政[illegible]然洽外內凝如家大人喜揭聯內署
曰中闈[illegible]肅天熙保太和自與庶幾風雅云
當此時也父子姑媳兄弟姊娣間可謂琴瑟在
御莫不靜好矣歲壬戌舉南宫以大人疾作得
家問不奉公車對亟馳還自壬戌侍養至戊辰
此七年間大人病痰痿久不離牀帷不孝孤與
諸弟日奉醫禱百方治療遣有厄會病久持不

得遂我等食不下咽寢不解衣者數年于是家
事出入母持其鑰令諸子分理之仲弟及叔季
兩弟以次受室庖饋内間事諸弟婦與長婦分
理之不孝孤湯藥餘晷則出課諸弟諸弟續學
餘晷則入視病親凡父藥餌飲膳母必親視之
間以屬諸婦使分視焉當此時也尊卑長幼唯
孝謹為兢兢大人嚴訓倍前時其所戒勅必云
子〻若之何孝子婦若之何孝婦亡敢參差其間
者吾母穆然中處佐以寛大苐無咈病者意耳

家人婢子多得寛假父或怒呵不肖孤及諸子
諸婦母常從旁解之曰長孫無孝子安得每事
盡稱然於不孝孤常多捴護所不及其待諸弟
諸婦意即不深求手持誼常歸儼恪曰吾子安
得比長兒諸婦安得比長婦家規斷斷無不孜
共母教者鳲鳩在桑了無崇薄已至所出入廩
庚母必呼兒共計乃行母既無一私錢亦無一
人敢蓄私囊者唐皇之内肅無間言焉歲戊辰
大人疾起不孝孤始奉命入對吻在中秘歷一

賴念父母予寧以歸歸三歲家政大體如前時
仲弟學日有名常冠多英叔季兩弟相次秉芹
學亦大進妹始嫁諸婦皆勤愍能持家各房下
多耳孫城中居狹小吾母乃謂父曰澍茂分柯
物理之常子婦同舍二十年矣吾今仍與長婦
共處便耳于是仲叔為弟各奉命出居泖上事
既定歲餘曰少者似可教矣長兒可久家食乎
其遣之大人乃命不孝孤出補館職得携婦以
行蓋吾母不言不動雍雍條畫每事中節如此

既入館會史事戒嚴屢請不得歸留滯四閱歲
大人疾忽作抱終天長恨言之心裂孤既匍匐
馳歸母則諭之曰汝盲豈儳羸不堪了此大事
其以父遺田所入仍如父在時與三弟共出入
俟喪畢分之喪既畢不孝孤頓首母前曰藉母
之恩蒙母之訓遺田誼不敢受母素知無虛飾
也曰父遺田數千畝者三子可從兄命分之就
中立小宗子田貽三房之孫使與大宗子田相
當相輔永杜爭端一以成爾父之志一以成爾

兄之讓於是宗老服母能斷使吾兄弟[illegible]太
安云自乙亥至己卯五六年間不孝孫仍訓諸
弟諸弟還訓吾子一家一體不殊父在時會歲
己卯仲弟得解穎于鄉不孝孫偕之入都次年
辛巳奉冊使歸以壬午仲春拜母六十壽辰鄧
太史之文具言其事會再蒙封典鼓鐘于堂冠
帔峩峩諸子諸孫諸婚諸甥拜于前者百餘人
母心甚宜之也是年復命有事南中行之日即
與一二同志言母夫人春秋高此行遂有終焉

之意先是三入都以母念長婦婦戀母皆單車
行壬午春先遣人跪告不許次及於事會有煩
言事既白不復辯弟跪言母老矣遂納檄不赴
於今且十九年世波世榮則吾素心都不知其
於烏哺私情進退自由兩無牽掛遭處海壖欣
然終身何啻行役者之得甘寢也母嘗教之曰
一家骨肉終日團圞此是性天至樂人生何必
風塵馬足哉自丙戌掛冠後家居窮巷苔蘚封
庭頹垣敝宇唫誦千古白日春深渾濛如也日

視母夫人餐退而喜夜視母夫人寢退而安子
有一菓筐而手奉母母有一果或袖以賜兒貧
乃彌懽老乃彌清子母嬉愉兒孫負牀含飴弄
玩樂且未央每誦北山陟岵自許過焉閒居之
賦陳情之章意常小之云耳諸弟婦各各分居
獨長孫婦常在太母旁諸婦頭顱先斑矣母猶
黝然膝下之孫又生孫所生之孫昂然矣母強
食不減十年前不孝私心喜謂太夫人神方王
壽無量乃歲庚子夏竟以痞疾月餘不治非不

孝孫千愆萬慝仰負神明胡為奪我母之速如
此痛哉不孝孫自三齡依母于今六十五年母
年十七撫不孝孫于今七十八年子母形景相
依前後六十餘年所不與母同者丙辰計偕入
都半歲己未入都半歲壬戌入都半歲戊辰入
館一歲甲申入館四歲庚辰入館一歲壬午入
館半歲丙戌再入館三閱月如是止耳少日依
母者垂三十年莫晚依母者垂二十年終窶且
貧尊羨蔬食既無高爵厚祿可答鴻恩白首青

綜長為老農終無茂功大名以揚至訓不孝孫
所甚慭負仁慈歆報之德昊天罔極者此也嗚
呼一日之養無從報劉之日太短白雲悠悠無
終極風木蕭蕭恨不追痛可言乎太安人淳龐
所韞寬宏能斷嚴慈各適秉性大直而纖微之
間無滲隙明知洞達含蓄渾然不可窺細務踈
節即不稱心都亡計較大義當前侃然二三語
聞者心服聖善無該既耄且康愈莊愈厚無斯
須疾言遽色内外姻鄙人人稱頌遲親舊識終

無忽遺小甥末孫慈念畢及一箪一榼答稱必
周方病之侵也精神清朗區畫秩如蓋生平蕭
然無叢金筍帛可貽子姓德誼恩厚入人之深
令里嫗鄰媵沒有餘泣風詩彤管何以加茲可
謂至德已嗚呼痛我不孝孫懋孝投淚百拜謹
述

家園紀畧

三泖碧湖之隈石莊古里家園在焉從廳事後
兩桂樹旁西有衖門曰日涉園者家大父兩山
先生所自署也入門逶迤小廊下滿壁繪蘭亭
脒景上刻王謝諸人之什再轉乃至逸民堂家
大父少壯時有誼槩晚乃留神玄理摧剛為柔
時時不忘英游本色自比天之放民不降不辱
老而愈厲云堂之前卷蓬延檻三面施青蕉籠
左右樹綠蕉歲久其大五圍樹樹結甘露子晨

起承曉露下歃而飲焉能清神骨當盛春時山
前牡丹芍藥海棠玉簪者紅紫芳研常映簾而
坐收之其詩曰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此余
少日坐大父膝頭學哥二南處也堂之後有池
池前是山山中引池為曲澗在在見水臨池有
軒檻綺疏玲瓏俯檻觀魚有金玉玳瑁諸色大
者盈三五尺歲歲市武林異種添入樹之大父
翁與客彈棊軒上遇日高徵酡撫檻喚魚魚聞
聲羣來奮鬣清瀾中賜之食魚得意散客亦從

此散去大父翁逍遥自哥曰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由後山過小石梁轉入歸雲洞洞中多巧石四壁森映題之以卧龍出洞跎廻轉登山頂有美人抱獅峰甚雄竒竚此可以望三汊見海上三山竟界廓然飛雲浮浮平蕪百里黍稷盈疇矣從西北三轉繞出山之背多青松碧梧暑候生凉風因於松間多置石坐以待客之倦于登者于斯啜茗焉過此又一衚門曰琅玕塢有竹三萬竿雷行雨過斑龍爭奮頭

角每當新梢出雲選其尤者賦詩勒節間如云泉聲帶月鳴秋夜竹影拖烟昊晚風又云竹林數子真吾黨頭白無能了此生盖大父翁雅好此君時時自鑰衡門禁人薪伐積二十年滿林青玉蔚然如送我乎淇之上矣竹旁有雙渠相灌列百畦甘瓜香芹之屬時摘鮮甲以供雅客即市遠無兼味客愈宜之曰勝食肉糜三月也由此出東圃門垣前紫桂百枝纍纍有垂實者桂前有池種碧蓮花玉神千叠故詩有素蕖含

露出清涮之句池上有碧雲館館前有来青亭其前又有梅花塢有菊塢故其詩曰青草小舫隨靖節黄昏淡月訪逋僊當梅花昊玉時宜跡雪宜微風宜曉月無日不在焉菊英忽作黄金觀設小榻寢處其間不妨白衣人送酒百壺不辭卻也自此入東廊仍由雙桂前入小可軒此大父翁園蒲所亦時携稚孫哦誦其房如震風凌雨嚴冱晦霧之晨堅卧斗室中終日舒如也小可之義他日已别記之故不著自歲壬子大

父翁携余應省試歸而見泖上有巨魚大比百斛舟涸在沙中不能去莫省所從来亡何有白額虎忽入里中不噬人以喙布地作雷鳴簷瓦皆震飄庭間一夕又長白茅丈許蕭蕭如翎羽然大父咨嗟良久曰世界不常天之父矣寢疾三日而逝其季年癸丑遂有倭夷之事東自浦溆南自金山西自鹽官三道並入前後蹂燬者七八年吾林泉竹樹荒蕪盡矣花塢犁為田園林化為阡兩山之石纍纍存者十之三因憶往

事法默滌沸姑記其略云

朝鮮紀事

朝鮮者箕子所封國也以海上朝進一鮮錯故名戰代來箕僞無可攷漢初為燕人衛滿所據傳至右渠武帝攻之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四郡漢末公孫氏晉高氏並據其地高本扶餘別種自更國號曰高麗取海東出日之義云居平壤即樂浪地為唐所破東徙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地乃東徙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及元至正中西京南屬置東寧路畫慈嶺為界國初洪武二年其王顓者表賀　高帝遣符璽郎偰斯齎金印誥文封顓為高麗國王使者入謝上從容問王居國何為也城郭修乎甲兵利乎宮室壯乎使者頓首上言東海波臣朝夕恭敬禮佛而已于是璽書諭王佛法非所以治國以王君臨一方出令無所其何裒之有且北接虜南隣倭虜創于此必將暫逸于彼倭狡而貪出没無時窺王虛實朕為王慮之設險蒐乘以固尔圉王其念之賜以經史書

省言高麗使者往來私為市非法請征其入不
聽五年顓請徙耽羅國所留蒙古人及征蘭秀
山逋冠報詔曰耽羅爾附庸也蒙古亦人耳又
何棄馬以朕命命之傍儆可致宜勿用兵七年
諭中書省曰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
聘九州外夷戎世見而已高麗去中國近知經
史非他邦比其令三年一聘勿竭其情八年顓
死子禑嗣貢不如期却之仍勑遼東守臣勿通
十七年表請故王謚及嗣封不許十八年許之
明年貢馬千匹布萬疋　請易冠服不許二十
一年國相李仁人廢禑立王昌歲中兩請入朝
皆不許李成桂復廢昌立昌國院君瑶瑶嘗遣
子奭來朝奭未歸而成桂廢瑶乃自立王氏自
五代至今傳數百年絕其國評議司表言禑昌
不當立瑶暴虐失人心國虛無王舍成桂莫違
與者惟朝廷所命　上曰彼夷耳吾又何誅成
桂更名旦徙居漢城已請更國號詔仍稱朝鮮
云永樂元年子芳遠嗣賜冕服經籍六年遣子
禔來貢八年獻馬萬匹助征虜十二年表更立
子裪為世子是年芳遠老請以裪嗣宣德元年
遣使賜裪五經諸書四年裪進海東青制詔珍
禽異獸非朕所貴其勿進所進方物第効誠而
已裪請遣子入學不許仍賜諸書俾學于國中
正統四年建州夷酋凡察童倉逋居朝鮮界上
別酋李滿住以為言詔問裪亡何凡察歸建州
裪表言凡察以窮歸臣臣遇之善凡察復言裪
羈留其私屬請檄還詔兩解之且慰藉裪曰國
家以王為東藩如凡察直夷畜之耳彼懷鳥獸
心去留無恒王善自備景泰元年賜裪世子珦
冕服裪卒珦嗣三年卒子弘暐嗣穉而屛遜其
叔瑈天順三年邊臣䟽瑈私與建州夷酋董山
通累詔戒諭之成化三年時朝廷方征建州瑈
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率兵助王師捕斬李滿住
及其部落遣使來獻俘圖書褒嘉之明年瑈卒
子晄嗣六年晄卒從子娎嗣復出兵助擊建州
以捷聞遣中使資王金帛及其將士弘治八年

娶辛子㦕嗣㦕病遜其弟懌嘉靖二十三年懌
辛子岵嗣未踰年辛子峘嗣時日本入冦舟漂
至朝鮮及奸民往来海上私與倭市峘輙捕以
獻　上亦厚賜以嗇其意隆慶元年峘卒從子
昖嗣李氏自成桂来事朝廷恭謹歲時朝貢外
慶慰報謝無常期行李踵接于道王嗣立則使
者往封有大事則頒詔其國恩數非他夷之比
焉始成桂立　高帝雖置不問然心惡其簒也
傳者復以成桂為仁人子故　祖訓謂父子先

後弑王氏四王其後嗣當永樂正徳嘉靖間累
表自白言恭愍之弑由嬖臣倫仁人誅倫立禑
禑既立遣兵侵遼東先臣成桂攉于上國逐其
國於禑遂遜位于子昌而恭愍妃安氏以禑昌
皆非王氏不當立乃黜昌立瑶瑶復不道國人
請命　高帝命立先臣瞻令瑶别邸終其身先
臣實未嘗為弑而蒙此聲又家世出新羅司空
頒以為仁人子皆究甚乞下史館昭雪　今上
乃特詔改正垂之典冊矣其地東西二千里

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設官略倣
中國以田制俸刑法不苛俗柔謹崇釋惡殺茅
居苧衣知文字喜讀書上下威儀粲焉可觀其
山川如九都神嵩北岳鴨緑為大産金銀鐵水
晶鹽紬苧布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
豽海豹皮八梢魚昆布榛松人蔘茯苓之屬其
貢道由鴨緑歷遼陽廣寧入山海關以達京師
成化中苦女直邀刼請改道職方郎劉大夏持
不可議遂寢論曰唐太宗以英武定天下高麗

之役至勤萬乘抗前旌此亦東夷之雄也
明興大驅胡氛威震東陲沐皇風被俎豆比于
冠帶之國昔威之不来今柔之愈服雖招携有
經倘亦先聖之遺化乎成桂逆取順守共戴天
極引于今茲藩封勿替足為効順者之勸而蒙
休日久積弱形成　高帝璽書嘗飭以備倭戢
戎洞見萬里神聖所豫謨奕㐀下猶自炳如有
國家者可忽乎哉乃者東征始末館閣諸彦業
有詳述赫怒行誅遏寇救阨　主上之恩被於

東藩天下莫不瞻仰若乃行間祖上前後得失
之林他日執管者能核之非草澤所敢具論云

覽程伯淳定性書示同學一首

昔張子厚先生自言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如何程伯淳先生荅曰所謂定性者非去外物而顓主一定之謂動亦定靜亦定澹然外內之兩忘焉吾性中一體萬物惡乎有內外哉若是內非外惡動取靜是迻鑑而索照於冥冥也愈不定矣近世倫彥式問于王伯安先生曰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之何伯安先生荅曰唯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懼其易動此所以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靜者以言其體耳別求靜根是撓其體也動者以言其用耳懼其易動是廢其用也夫循理之謂靜即酬酢萬變主者未嘗動從欲之謂動即槁心枯坐方寸多不得寧焉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斯與伯淳先生定性之指又得一大揚吐矣易之繇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孔子贊之曰艮其背止其所也北辰居所在太乙之次萬象得其紐焉見性者見此則止矣止

則內無泡幻之身外無紛襍之人並是太定中
客景耳所以能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樞在捏
萬象共隨嵬嵬朗朗謂之宇定天光乃止之道
所以光明乎伯淳伯安二先生之論皆祖述孔
子贊艮之義可謂盡之矣以余論之人生而靜
自有主宰唯思識紛起一暫不寧其實道心天
體何曾少動萬形自來往鏡光不曾移故云聖
人主靜立人極不隨其波獨迈其原無思無為
一中之紐亡少遷易故謂之允執厥中若此云

定者是指真性常體言之非動靜兩境之分也
人日用自雞鳴後接于目覩所交之人所感之
事皆錯來變景日日新異人止方寸俯仰酬之
不得停待利害交私分處便成濤海非養之有
定力持之有權衡何以能百感百定故學必從
澹泊寧靜中練出一片空明妙體乃可應天下
而不失其柄若此云定者是指我輩素日治心
養氣蒲團上一段大功力言之非極靜不可也
宇宙大矣世變日以移人生其間如舟帆出洋

汎汎乎行之甚危住之無所救之浩無涯非出
頭向大苦海中練其行徑何能當事不動故象
山先生又有在人情事變上練心之說比於日
月運行不差秒刻風雲飄鼓不礙太空然後動
靜一如心事一貫乃謂之真靜耳若此云定者
是又慮學人就靜忽動反為世波所蕩故從其
動處指其安體言之也人若能迈照思初洞明
此心安頓住札之所渾然與無極之先為一家
將天下萬事萬物道眼曠觀色色員妙誰得動

吾之中者先掃其私利嗜慾之根從不欲不為
不顧不取上牢立脚跟錚錚似石又掃其好名
干世浮動之根從不言不動不喜不慍不忻不
厭上勘破澹如嚼蠟一般然後工夫日日入微
退藏于心髓森嚴之國精神凝固義味清恬天
宇廓徹獨行洒洒而天下歸誠焉此乃定性之
歸宿處也心之精微口不能既或者操其一二
焉記得嘉靖中胡栢泉先生為太宰默示同學
疏定性解會講分作四會看一者天地之常心

皆物而無心此是天地之定二者聖人之常情順事而無情此是聖人之定三者君子之學廓然太公物来順應此是君子之定四者吾人第於怒時遽忘其怒觀理是非此是吾人之定吾人希君子君子希聖聖人達天其實廓然二字足以盡兩忘之學脉矣是日也天下計吏在京師者十五路大學諸賢與計吏偕来者及京朝官與四方岩藪有志之士咸會于象所約五千餘人分五日圍聽莫不飽沃斯義近溪羅先生天臺耿先生都峰周先生龍灣徐先生並叅講席忌會中大衆其根器有弘細學力有深淺見解有偏圓何必盡同此四説者足以盡教之教門之大又如此

格物窮理辨

孔子曰舜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中孟氏曰舜舍巳從人見善行聞善言若决江河無非取諸人者蓋唐虞以前去繩契未遠聖人問察好善如此其勤即是日用行事之實亦其終身得力處非另有一段學文事所謂皐稷輩何書可讀者也至吾孔子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孜孜敏求發憤忘食識大識小何所弗學蓋自傳説師古敏求之言一出此乃指墳典丘索及其當代典制之書言之耳吾孔子因之所爲論垂六經者大半在載籍半在諮詢遂以此立教引人此又孔門諸子博文之學脉也然孔子固曰博文而約之以禮乃可弗畔多聞多見爲知之次孟氏亦曰博學詳説將以反説約學問無他求放心而巳此以反歸自心自性爲貫一之宗而假途於見聞即子思子所云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也原其主意超然在博文之外開其脉絡不離見聞之間然則格物窮理又豈在誠意正心之

前一步哉合言之者甚是也以先後分言者此自曾子之學境即孟氏已覺其岐而正之矣孔子他日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有知乎哉無知也孟氏直指孩提之知愛親敬長乃是性中良知即此之知可以達之天下可以使天下均乎堯舜之道如此而已此則直提真知一脉以接堯舜明德之傳乃人生一大頭顱了此更無餘事而格物窮理之條緒總之包括其間此即孔子所云予欲無言書不盡意人以予多學識之者乎而實非也合是三義者自向凝容中獨証獨悟則象山陽明雅意為南宋末學之捄者非欲捐去格物也以直明德性不假外來湊泊云耳將非今日人心之白日乎如入門最初一路必盡格天下之物然後可天下物理終身窮有盡時即如治水一節虞廷當格之物宜無大此者矣堯以髦老諳習而任鯀九載此於水之道或不盡知如知之豈無石畫即禹嗣鯀之緒歷八年始定八年之前亦有未盡知者如知之

何以不用幾諫而用蓋愆乎以此論之天下大政大疑聖賢所不知者何限宇內物態土風殊奇變幻豈有現成冊子一一可憑也者故云堯舜之知不徧物此格物之一証也管蠡如斯以質明者郢斤成風願承斲削焉自漢來九經止列論孟則學脉自清八條目分先分後是戴記中曾紫文字殆非孔子之經朱元晦信之太過耳其七條皆有傳獨缺格物竟接誠意正是其妙解晚年自悔曰可惜半生心力費在故紙堆中又云月滿虛堂下指運冷然清夜撫絃時其在然乎非與之介耶後學虛懷自宜領此

賦役前規述

自嘉靖中郡侯趙公瀛均則之議起而細民得豁存糧之苦自隆慶中按君龎公尚鵬條鞭之驟行而細民又得免𢹂派之苦自頃歲丈田清瀕以来耗田飛詭之獘亦幾乎略汰其半矣如吾邑徵派之法前則有邑令李君實之刋行三冊令則有邑令黄君熖之刋頒七限單民頗稱便謂宜著為令式以告来者可無更革焉何謂三冊一兊折二均平三均徭夫徭平二項總入條鞭歲歲會計盈縮不同而徭平之入派者或因而潛有加增至不可詰其間奉部院勘合司道明文或暫行而遽罷或别借而暫加如此等項即賢令長或不盡知握算事則不能親綜其細于是吏胥緣以為奸小民之家何自得窮此變態乎故將三項分為三冊歲歲逐項明列總散之數而明派之頒於里甲使家家得執冊而握算将来弊竇自亡可容之處此李君之濾所以人人宜之也其徵派之類歲歲會計不同每畝大約九分以上黄君故為七限長單自十一月為始每月每畝止徵一分月初出示月中開櫃月終查單至五月則七分徵足便不更妨農月人知其簡便自一二限之後無不如式上納者自十一月至五月冬禾夏麥收穫有餘及時漸徵民不妄費自五月至八月各放歸農不必到縣九月十月秉其收穫又徵此二分謂之找零是一歲之輸若經首尾兩歲民間寬然有餘且其條單各由本里遞年照田填寫不經戶房吏胥之手足以盡革鄉来比限冊上冒覧冒減之獘此黄君之濾所以人人宜之也凡天下良法極簡極明極便百姓將懽鼔而從之不費三中五令民自爭趨糧自上納乃知鞭笞慘刻一切催科之政皆縣躬行獨知之地不盡洞然又或猒煩於委不親其事又或未悉端委為吏胥所持弊孔百出首尾不清慾毒盈于閭閻剥浚及其脂膏吏胥滿其谿壑及督責不前動舉而委其責於民之頑愚難諭或亦波其咎于士大

夫則已過矣後之君子若能兼行此二法申布三冊寬持七限洞徹積弊加添之窟善養民間有餘不竭之財即鳴琴雅詠撫字已在催科之中矣二法者非直吾邑當世守之推之它郡亡不可也

飡之以沆瀣如松濤荅和于空谷獨鶴迴舞于層霄寥寥千古幾希㕵真文乎曙竊聞先生緒言聖神遞牒仲尼爲經孟軻氏去仲尼未遠其爲文馳騁變合韓愈歐陽脩蘇軾之徒宗之以爲文程顥程頤陸九淵之徒宗之以爲道㕵兩大派者學士奉爲正摹其源皆出軻氏吾其宗軻氏乎盖不肖所指謂不朽之言自聖賢而下莫能當聖賢之爲文也以不言言而後立以言求其文又以言求其道讀先生文者知其宗軻氏雖已而不知先生之宗軻非直文而已也曙

先生而僅摹爲文即擬議極古今之變訏謨洩性命之精縱橫玄灝纚纚洋洋於先生何加即先生又何藉軻之文爲夫大朴不斲大音希聲以先生拂衣盛立渟泓高朗一毫世心曾莫得攖其胸次寧獘獘焉矜兔園之伎倆以爲名高

淵乎先生之所以爲文也曙辱先生門墻其于先生文日誦習焉不能贊一詞而特悉其閱歷十莭若諸薦紳先生所耳而目者以爲文章左券始先生自壬戌名傾天下其一時同與事史局者率名卿鉅儒次先生才品如掌數十年来

盟主中原悉索敝賦而來會者所在鴈
行知先生之文在寓內何藉于丘里之
言姑從不肖曙所知者述其概如左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提督貴州學校
按察司副使門人韓光曙譔

長水先生貢園艸叙

曩允元以年家子從先生學先生
振我以氣骨蕩我以千古洸洸浮
未留有遂乃逢年仕宦十餘載
歸得讀先生貢園艸蓋先生千
古之業也先生標嶽含靈飛穎擢

秀弱冠登著作之庭所為潤色
章程編彙國典乃在金匱石室
人間不得覯至於偶有論著及他酬
應之作片楮風飛聲管雷集傳
寫競梓幾遍宇內先生矢口成篇
輒復棄去以故先生之文遍宇內而

未有成集貫圃艸者大都先生门
人誦讀之餘各假副墨傳一班者也
不佞嘗竊論文章有仙品人亦有仙
品究之仙品南華青蓮是也人之仙
品貞白鄴侯是也彼無意為文
而文成驚人無意為經濟而經濟

絶世以出世心留就經世業自与碌碌
馬頭塵者迥異先生抱公輔器才
名在宇宙而笑傲煙霞湛酣筆研
高譚性命旁及書史裨官靡不
溯源纜一揮毫五采映帶弥標鮮
妍亭[illegible]華絶结青蓮邇

庶矣吾無論天下事經睎偉略譚
兵說進可以著廊廟參帷幄即古
之獼亮者何遜焉旦暮
天子思者舊紫衣加身能復坐第
一扇環聽栩風艸莫待乎金石裝
為經品停徽不佞敢以三不朽定先

人童允元頓首拜書

長水先生貫園草叙

夫塗葉醉墨之場或以貴仕減譽或以拙宦標才唯澤弔湘其人皆佗際自寫鬱為國工況夫落落穆穆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大何所不託而藏何所不長

外父沈翁秉爽氣含曠心干青霄而横素波枕長流而潄華石謝太傅李鄴侯以上其於不用之用生民屬心焉而縹緲鳳謝長策莫展何與蘧篨戚施差肩而立馬角而栗鬣鬱在心此亦世所以齮齕翁而奪之位也而頎若弗之省長林豐草朗月清風好爵誰縈素心自我往往以其荷鍤垂綸之間為古文詞岳厲海飈瓌馳辭坐衛官一代之彦偏裨六合之英蓋文生於情亦經於情翁神

明袪練俏之大通所謂冲夷靖亢類其為人彼宦轍窮途靡毫芒浮挂其胸而弊弊名緣間陰陽簸弄以關一日之提是鷃雖而醯雞也謬已謬已雖然蜀銅秦犬石火朝霞聚則假合散則

烏有甚者大塊山有竟之物文章非不盡之觀而翁筆墨蹊徑之外有以自得也者其文不可及其所以文尤不可及彼臺傾而池平孰與翁之風衣天地而離金石弘祖屬承大治側聞平生而知真宰漸之三公浮爵償之百世盛事翁且有百世其於三公奚讓

子壻孫弘祖纂

賁園艸目録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真甫著
門人姑蘇金士衡允執甫校

練兵議 隆慶三年上

今天下忠謀智計士慷慨譚議曰國之大事在
備虜備虜之策必一大創之乃無後患而備莫
急於練兵人人能言之矣自嘉靖虜戍虜犯畿
甸二十年間上所以變政易令下所以陳力紓
猷既殫九州之賦入以供邊矣而兵終不可精

其故安在患在論議紛綸人自為見即有必然
之畫無從而信也請試言其畧今夫平沙曠野
飈發湍逝介數萬衆馳突無前此非虜中長技
士大夫所習見乎乘塞守障數丈一兵數里一
堠虜攻丈隙即數千里之守盡屬無用此非攊
邊習態乃士大夫所熟諳者乎當此時也非痛
革積衰之習作新戰士之氣則兵不可練雖練
不成即今秋防甫畢[illegible]無須吏之
隙以治部伍淨剔之[illegible]不任不求兵于

尺籍之外而司計者關之必將曰每歲國課不
滿四百萬餉邊者三百餘萬即開納鍰贖補湊
且不給柰何復以養兵為則持國論者其埶又
不得不求兵于尺籍之內今日邊境之患非獨
無將亦無兵非獨無兵亦無財非獨不練兵即
練不能効何者練兵之效難以逆知養兵之費
已無策可處固不若因仍舊套抽數技之現卒
耀訓武之先聲財不加益兵無後患外以告人
曰此足揚天威而戒不虞也嘗觀宋事大類今

日開寶間邊費止三十七萬自慶曆西師後漸
增至二百餘萬仁宗全盛時養兵耗費濫觴如
此其後罷籍一汰其半尺伍漸耗埶不得不變
為保甲諸邊之兵遂削弱不可舉今天下控扼
關隘威令振剔雖非宋比而養兵無益之費已
大類仁宗全盛之時又數十年將無為筭矣惜
慶曆之良時彌靖康之隱患不曠然振發與諸
邊更始安能定必然之畫哉今日練兵之策有
三一曰定廟謨以通內外之情二曰明儉德以

儲緩急之費三曰破格律以新智勇之氣　主
上神武志在安攘召一二文武大吏練兵薊鎮
任其從長計處可謂通内外之情矣而内外猶
若未同臣敢妄論曰練兵之規模未定也如前
所謂備虜上策必一大創之乃無後患必平時
訓練乃可決戰必於春秋擺邊外自為一軍三
年而問其成功少者又不足用必具數萬之師
然後可不然不効竊意　主上必當召股肱大
臣指掌深謀如前之策似不可已即一歲百萬

費在轉移節惜天下之大亦何難處不然者一
旦緩急不知各鎮之標兵京師之營兵可得恃
乎否也故具本末洞利獘知緩急識轉移君臣
一軸將相一符兵糧一律模議一機了然無疑
斷而行之此所謂廟謨之當早定者也規模定
矣然後議節財議任人古之賢主如漢文帝唐
太宗躬自節損屏除嗜玩履儉德先天下豈好
匹夫之節哉凡以養兵振旅彌卒然不測之患
也即位以來内府之金亦已充溢大異先朝自

今宜為之籍使計臣知之曰吾以此供邊必期
十年之積建萬世之安邊境之事唯上所欲為
將無不可何者唯財可以奔走而生死之也不
然有節財之名無供邊之實尺寸惜之尋丈耗
之緩急將安恃乎至於邊餉三百餘萬尤宜嚴
覈而深稽之茍其老弱不堪也制府大臣當一
汸汰之無疑彼既老且弱又安能嚣然生變也
若夫將領漁尅之奸執要役占之獘各將官標
兵私兵之費送迎遺賂之習積漸靡費成一常

套清之節之歲歲積之涓涓可以成江河矣其
衛所輪番怯弱不堪之兵宜遣回原衛收其班
直以待強壯之用如是則三百萬之費必有數
十萬可省其他如搜天下無礙庫金清理驛遞
稽查鍰贖即今現行事例並宜一一貯之以待
邊事所謂明儉德以儲緩急之費者此也昔者
漢武帝當昌頓強大漢事積衰之候毅然作而
新之注目指顧無非將材奴隸可將因降可將
矧今天下無人哉宜破格不次懸眪詔以待天

下之智勇示以上意所在九九以上皆得自效
合天下之勇力以選其鋒合天下之智計以佐
其籌采實不采名在精不在多行伍之間儻得
殊勇絶技者數千人馬幃幄之前儻得深謀練
達者數百人馬九軍之衆自可鼓舞而前矣至
於將官臨敵例不敢以尺伍戰必以募兵丁壯
衛而先之曰令甲所不許令勅以旗牌曰不用
命者罪曰必以軍法從事至於兩軍交戰乃獨
不許其損一卒哉宜明析律意以示諸將使虜

入吾地必以兵戰逗遛遮飾習故態者必無赦
則行伍之士亦知埶之必至於戰而將之威令
可行矣所謂破格律以新智勇之氣者此也蓋
自景順以來邊徼之事大都以調停補綴無開
邊隙而止耳百五十年間未嘗有成師一戰者
虜之玩我狃我知其無大舉久矣有如漢武時
九軍分道堂堂義旗一旦出虜之不意如雷電
之威從天而下必捷何疑焉至於日月招揀教
練習慣則一將之議耳國議廟議先其大者故

敬言紘略如此云

讀水先生文鈔 一八

河事議

自漢以来河渠溝洫言之已詳昔之治河憂其害而已今之河憂其害又藉其利利之中有害焉埶不得冐害而牟利害之中有利焉埶不得趨利而就害利害兩衡而兩不得其適措手之難結局之難昔之治河者功十而今之治河者功百也　國家河道二百年来緜李吉口歷宿遷磨况莊入淮緜淮東入海所從来矣頃自黃堌决而東流之水分而南自蒙牆再决而東流

之水盡溢而南水南溢則河趨泗河趨泗　祖陵始虞其淹齧矣　祖陵也者數百年王氣所鍾而運道也者又京師數百萬所卬給此可一日少遑者乎行河諸臣萬目憂之非一日矣昔之議河者元光主塞鴻嘉主疏功雖並臻說亦互競其在今日亦總之不出塞與疏兩端而濬之說居其中間蓋河因塞而始潰潰則宜塞塞于此必决於彼塞者又宜疏疏之而沙土不能無停淤又兩厓不能無潰也則疏塞之間不可以無濬塞之不得其道反以塞而致潰疏之不得其方反以疏而致塞總之乎首尾一說耳余聞之當事之謂曰蒙牆口决埶雖南徙然十二里之下若王家口至李吉等口百餘里消消之河流自在也屹然之長堤自在也埶因流藉堤且畚鍤且疏且瀹深廣各若干而又于决口上擇其地埶可固者開支河以分其流其王家口東則待疏濬既成放全河以奪其流流既有所分又有所奪然後决口緩决口緩然後捲埽可

得而施方今淤河平陸五百里而遥一旦議復計時不知幾歲月計費不知幾鉅萬柰何以有限財投無窮之壑耶不知今日之河而若非護陵寢通運道則可緩耳誠護　陵寢通運道急如救頭然此銖錙之費不惜令河一日倏然再潰不知所委于波臣者柰何無寧捐此費及此時而尚可為也方今所疏濬者深可一二丈許廣可一二十丈許一旦决水而行衝之刷之狹者可廣淺者可深事半功倍吾又非不知事半

功倍之為逸也然治河皆在六春及秋時彼其時水勢差緩就其淺矣恐不能齒之使深及夫夏澇漲天執若犇馬吾又高其堤以束之東則愈激激則愈怒彼不以其力刷廣反以其力漲堤决堰吾恩蒙墻之轍又不遠也大都水必有所受其流然後能全塞故愚之意以為必令王家口至邳宿一帶舊河挑不厭廣鑿不厭深毋使来有餘納不足毋使入口濶下路隘毋使吞入多出洩少然後可以受其流又必從淮安以

下海口以上浮沙雍淤處時刷時撈使得所容內然後可以盡受其流夫有以盡受其流然後上流可殺上流殺然後塞决之功可成塞决之功成水有所歸不至橫潰蕩溢　陵寢可固運道可通不必洸壁與馬而河流安矣夫禹之治水水之性也今水性趨南吾已拂其性矣障而東之又不能廣為之受欲其帖然就故道收其利而免其害豈可得哉古今議論滋多意見殊別為河南計者欲閉故河引水而東為山東計

者謂河身低王家口高即引之徒費耳河未必肯東流不若自决口南順其勢築堤以護　陵自徐州上下引漕渠建閘以通運二說不同然而大臣為國計事當權利害又當權利害之大小當惜費又當以所計之費與所蒙之利害互權其大小融偏去滯以大公之心與利害大小互相權而後可以圖通利之策如河誠南不經泗乎不逼　陵寢乎王家口誠高越數里不歸故道乎對河有迎溜之勢不可藉其衝刷乎如

此則建閘引漕不謂非策然使漕渠當如今日則可事固有不可知安能保於異日故河南行有三害東行從故道有利無害語曰無與禍隣無徼天幸知此可以談河之得失矣若夫决隄既成廣其土新則堅以築之有隄繇在舊河既濬慮其或淺欲其愈趨愈低以水平準之則有河臣在至于尋九河故智以疏其勢令全河之水不盡滙于一淮開淤河石礓以通漕往来運艘不至苦溢此皆經久之策未得堅決者若夫

迦河既已粗成膠河未有定議海運昔時略有端緒皆深慮所以備豫未敢盡言者也大都河事之要括之兩言自来無二十年可常守之策亦無數月内可竟之功旁觀之口常截截當事之慮常遲遲任事者常銳練事者常重議事者不妨博計定事者必决於一言嗟乎河之涸竭尚可為而金錢涸竭智者莫能籌其使河之横溢尚可圖而衆口横溢健者莫能堅其策是在廟郎虚攬其衡而已要之乎運道關國之根本

南北數千里一線以通其竅則歲歲宜及時通利乃可而黄水之涸漲上係天時下係地宜中係人間財力與其智慮之得失別無久安之長筴此河事所以難具言也

鄉試錄序

皇上御宇之十年壬午秋八月應天府復當鄉試士于是提學御史臣李某臣姚某暨諸司六館所簡士四千九百有奇濟濟咸集夫府尹臣劉某府丞臣曹某先期以請　上命贊善臣某修撰臣某典試事得乘傳往是時　上方深詔執事之臣取士純用經術崇雅道毋得以詭虛奇誕之士進視昔加飭勵焉而臣遣自講幄奉　明詔詔士于數千里外有如士風文體不

廓然一變人心學術不從化以迁將何藉而還報且此都人士國家豈鎬所樂育四方士所視前茅而改行易趨者也臣蚤夜瞿瞿與臣某相毖勉計何以默四雅道鎔范人文且令四方有則焉比至內外執事咸在同考則推官臣某教授臣某而御史臣某暨臣于某郭某嚴稽閫內外府尹臣某府丞臣某職提調惟謹爾臣等入鎖院三試士掄其可者遴　制取百三十五人將發下臣迺以士文視諸臣而告之曰士猶有

恢虛奇誕詭于經術者乎澄汰不盡者乎僉曰
無之文體近雅正乎曰可矣乃次士名氏錄其
文之可者以　獻謹拜手言曰今日之士他日
之公卿百執事也公卿百執事天下之治所繇
出也其心實其學正文必象其人溫醇博大發
之事業悠遠而光明文之恢虛心不誠也文之
奇誕學不正也不端不慤何以事　君臣猶及
見長老稱說弘治以前士大夫純尚經義訓發
講解白首不倦即納事還里中猶日課習五經

性理諸書訓其後生蓋孜孜畜德無他娛焉士
之老于儒者即不仕不棄故業其人皆重彝倫
守規度後生望而嚴事之進而有名位于　朝
者莫不崇禮義懷忠信不苟得于富貴士稍踰
閑越檢懼掛清議不齒其鄉黨赧然甚乎刑戮
矣至乎諸子百家二氏淆雜之書父兄訓子弟
輒以為記家不儲市不鬻也爾諸士聽鹿鳴來
也鄉之長老有誦說如所聞者乎蓋自近世二
三才俊斲觚剖樸雅道淪靡有新奇之道德竊

佛老而附于儒者有新奇之畜功給管韓而緣
之以儒者有新奇之文章摽綴秦漢句字而厭
薄儒言以為不足述者其才力文辭皆足鼓動
當世擽厲士靡然豔之　上之所禁俗之所尚
責其實而愈虛求其純而彌詭此其故歟夫士
方未遇時稍誦非聖書已足毀成法抗公論規
度之內迂而不信他日為公卿大夫將何如此
風起于數十年間而關繫於世道人心其害必且
見於數十年之後有識屢歎之臣所以欲令四

方士視此舉有則焉者蓋不敢不以斯文為己
任也頃者　德音一下都人士斐然嚮風在收
者似一日改觀焉豈臣等心思才力所及哉臣
以此仰歎　祖宗德化積累深涵　上之風教
撓于捊鼓埏埴而士亦不知也若以化耳目為
精神轉移心術還之大雅事在有漸而已爾諸
士自今以往益務正心實行以經術為師毋惑
于諸子百家二氏之說夫文之變也不旬月行
之成也必以終身其毋易視焉雖然臣言多矣

力行不在多言願與諸士共勗之

令侯若惺王父母循績序為邑中博士弟子作

在昔唐虞之隆神聖在御岳牧在列奮起于天工秉德同心以襄泰道于是乎有三載考績車服試庸之典勒鴻名附景曜二典之事百代傳述焉其在方今　太上臨天下三十餘年久道化成庶績咸熙綜稽名實循良輩出亦千載之一時矣維我湖邑僻在東海遭際　聖時邑有善政視之公廷刑清紀肅秩秩如也觀之四境農人樂業熙熙如也覘之庠校文物風起斌斌

如也故老臣在壠道之旁仰　堯舜之澤嘗大言曰天下無一日不唐虞願人作用處心何如耳前日者我令侯王父母入　覲敷言所行職事宣述其詳　太上必已首列而簡注之矣今甲辰六月當報政期于是郡國牒之監司揆之上之　闕下司功受之冢宰論之必將以令侯治行冠冕百城必將特在注存入佐九列之選必將號湛渥錫璽書恩華遠所生勞來褒勉則東閣鉅公演綸敷訓代　天之言于是太史討

論之小史潤色之紫微舍人書之尚璽郎記之
太上臨視而寵錫之此其奎章煒燁賢悶四
馳比于唐虞賡服之典煌煌乎加文哉于是為
人臣得此稽拜仰祝感沐　上恩素怙罔極為
人子得此喜躍登領舉室生祥又感沐　上恩
報酬罔極故其邑中簪紳縫掖及其村童野老
一日懽呼交慶為　令侯色喜忭舞者誠以為
帝德光遠被格四表普天之下至我海隅如
此之宏也老臣於此時即再稱唐虞頌盛德推

大我令侯於岳牧之間又何忝焉于是邑博士
與其高第弟子來屬文于余余亦何言唯有揚
咄讃述而已雖然籍書功令可得而歲計者事
也禮樂化導教思無窮歲計之而足者乎孔子
述其世思曰如有用我及朞可也三年有成至
於善人勝殘必也百年王仁徧洽必也一世即
弟子言治賦足民皆曰比及三年可使立
其大[illegible]雖歲計之矣自古大道
効而公西禮樂之事則莫[illegible]
雖明教化難洽士習難易士德難成今者鄉書

會錄得士甚盛　侯之教典丕績著在牒中矣
然細察其雅意猶謂後來諸彥必更盛於前而
深虞士習之未盡化故衡文校藝日益勤焉有
加于昨日而率化禔躬思以正學雅誼振興士
之德行者深衷密意如嚴父訓子尚在文藝功
名之外此真　令侯所精一夙夜思為　朝家
樹人比于高岡梧鳳之思者故特為諸君詳之
若夫頌績揚功感恩述志在諸君方握靈鼂以
從事鏤金軸玉應無不左馬班揚也者不佞衰

遲淺薄敬執管附諸君之後矣

庸言小叙

楚人傅子置之莊嶽歷日彌長不待撻而無弗齊也夫齊語豈楚人之子之性哉習移之而專入之耳稺孫年十歲誦孔孟書及其空明無障時日以格言至論馴而擾之將心清明而言易入吾老矣天下書不能盡課也宇宙事不可勝原也姑述少日所聞大父父翁師友者累累書之得百餘條皆立身切至語付兒子提耳訓之代余筆舌焉夫家庭習見莊嶽不外求善自解

會乃契吾心謝太傅云我之行事是兒輩旗敱雖不教兒此吾常自教兒因感斯語題其編曰庸言庸者用也常道也

海外朝貢輿錄序

海外朝貢輿錄以叙海徼諸國事辨方域列山川紀道里陵土風綜要産迄朝貢錄使事備國典之寶書曷寄遊覽之遐志者云昔先王之世特重輿乘夏貢周方涉筆名製史漢志地纂若指掌大都成于單代撥當時聞見附以前典異同至于蒙古自夷據夏即稱廣拓而西洱南濊挻而不賓我　高皇威德邁古率土來王九夷通道始有剖符之命包茅之徵飛雲舶於天池耀

星華於鰲極然後章亥舊步載躔騰轄張騫輿種倍收筐匭前後輶軒互形方策才杰之士生于華文之區遙覽恢詭之觀游乎熙安之代慕馳奔奏之辰握槧隨襟有此偉作其爲書也法班馬叙國竟法周官叙田畜法山海叙山水草木鳥獸法禹貢叙貢物末復著論誄所未盡之言辟則繁星之麗紫霄璿珠之綴藻晃洵可比卿雲之浼靄矣將矣明發有懷思輔明王以弘際天蟠地之治者庶幾能使才以達尊華馭

爽之略者厚屏谿耳目以抒籠山絡海之氣者厚衡天綱蹈地維行志吐氣琭琭珞珞累糧躡屩孤蹤千里訪覲人於海澨諏黎老於蔀廬斯足揚靈而見奇矣中秘所藏雅無海方風土之齎即春官所掌不過朝暑表章方物常語耳是書儆儻瑰奇總萃諸家進繹宣尼之麟管退颺乎長之鬱縣侈盛典則方之王會陳遠略則規之西契儻亦博覽之一助厚天壤之下何堪闕也

史記要[illegible]序

自繩契衆簡裒所傳蓋郁郁彧彧于姬氏矣遭秦燼烈墳典並盡漢史氏遷逖採旁羅追紹往事接漢之初夫史古未有也遷創為之與六籍者並峙詎非千載偉功厚其才本天授豪軼浩蕩若翔龍馮九天借滴水雨萬匯忽焉泥蟠淵伏莫知所如往仲尼稱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為厚斯才斯文之謂也遷書未成遭陵禍頗自泄其憤憤訕切當世更數世而楊褚輩始發其

書其間多所竄續抉文譌誤時或難通諸註釋家往往拱手不敢決至今莫之定也乃若摛情述事曲折瞭然縣契論人隔代如見傳真楮上妙比丹青鼓舞毫端氣凌河岳或似斷而實連又若拙而彌巧細瑣如璣珠纍纍乎數貫而可知縱橫如遊騎堂堂乎不鼓不成列斯又玄解自然符諸象外故非詮言所能具也余居家塾新學子苦其難習因擇尤粹者倣班書例稍為刪潤第可時師肄誦耳斲巨太雕大圭是余

之皐也夫昔昭明氏築臺而轉秦漢之譔所取
于遷者會任安書止耳余即借且陋為之要刪
作筏喻焉夫唯智者可一過捐去何必經宿也

三先生制義叙

往甲辰歲余年九齡讀書先內翰之側以姑孰
瞿先生制義指訓蒙筆十齡就外傅彼時人士
之宗姑孰何啻繁星共紫杓也其後在膠庠年
十六乃得從毘陵唐先生問道當湖上唐先生
山斗一世有姑孰為之徒如方圓之出班倕誰
敢置口頰者然唐先生語及文字必曰吾輩何
能當震澤公余家庭師友間嚴事此三先生獨
恨余年少倖舉未得盡制義之閎大也三先生

後起而名家者五六十年間有薛氏邵氏茅氏
歸氏其後又有錫山顧氏安東魏氏老眼聊為
視之似不及前輩矣兒子請言三先生之文余
不能刻畫其言大都來源大筆芒瀾不好奇不
祈平自道胷中之所有渾渾出天然方之古誼
杜陵昌黎之似耶兒子請曰舉子義必若此可
乎夫舉子義與時推移安能責及此焚香默坐
領其意指比于小家里語真隅胥漢巳世好言
規矩夫大匠者手中能出規矩其妙不盡在規

矩不比衆工學作顢頇規矩而已矣

金庭朱學士書

方今神器之重鎮於磐石元老持衡其間只於樞符之府凝定斟酌使緩急不失其柄將天下萬端夂之戢然自定謝太傅之棋枰屐諸葛忠武之毛扇葛巾正從總總棼棼處清原踪脉瀟灑條暢神間而有餘此在吾丈素日定養天下以此方仰時霖亦乃弟所願効芹藿于下執事者也太山鎮區中不動不捒江海為百谷王唯是寬妆之耳至祝若夫茹芝飡霞抱一養和

丈素精此道分惠一二語何如女婿陸生来謁選承德義之訓貴門生何司理士抑者陸生之姻也田時曾道丈念弟謹附謝

蕭漢冲宮允書

往在庚辰壬午綰帶並游挹清芬乎石渠天祿上至渥洽已僕既以謇拙把痾不諧時局拂衣便往遯居海壖無復再接玄論每一念至能不慨如乃宏抱如門下猶然不免當世者其故何也高尚冥飛似久歷歲華矣而傳岩之霖蚤卷雨暘之龢尚卧蒼生顒如枚卜虛左又何說焉天生賢杰將使滐蓄宏施此豈時流所能障蔽者玄纁特起必在旦晚間矣僕耕寬釣寂赤憤久疏寤想故知中心如惄因敝邑諸從事來便附之短疏念不奉晤對者已是二十年光陰波馳皤然老矣可勝瞻溯

內翰張君一報書

門下守禮之辰亦不佞杜門之日三載念懷靡時不切雖書問往返終闕一瞻晤豈非海上老農偃蹇迂疏之常態厚門下於不佞謙且厚矣何以堪之丗路多艱所仗大賢拯溺身屯天下人士歸高挹明竚此經綸以弘遠略羅一峯先生亦此官耳東海太翁有詩云百年事業丹心苦千古綱常赤手扶又云問渠榮辱升沈事天際浮雲一點無兩君子品局朗朗並垂天壤言

必瀍行必傳此真前輩事敬為高賢誦稱衆法勉之哉衙門故稱書林一時多淵洽之彥涵粹諳精謂之富有經時庇物乃謂日新文章所以文此耳典謨訓誥其尤也門下行矣自愛所示剩中稱謂以少小時曾侍諸長者今即褒遲不敢少易如見大母焉不佞處其厚門下處其龢道並行而不悖它日面定之

與歸安令汪君

承教久宜報聞貴治方編審鄉邦口齒易搖動所以一字不傳以此之故非真簡於情也昨遥傳烏程倡均田之議衆心未定敝邑父母自湖歸向僕言邑民洶洶狀乃知門下亦在此場沸擾中卒能帖然大定非高明素望孚洽何以有此大都僉審之瀃難憑已見在順下里肥瘠之隱情而默全賢縉紳之大體事在順處難以力爭亦論田亦不盡論田亦貴均亦隨土隨人或又以不均為均虛心緩處久之自平大都處末世如坐小舟汎波濤中茫茫靡知所届第操柁聯維以竢之語云大風大雨竢其自歇大江大河聽其自清此定神之道

與光禄徐檢吾書

門下雅望隆奕海内搖精屬之其屈抑也久則發揮必鉅山中之客遥望中垣豈忘祝願天下事總褋如斯磐盂之器殊可深惜三握九起以赴時囏正乃君子盡力時也勉旃故知撑扶霄漢不使十畝之間絃琴樹竹誦書詠詩不改生乎窮乃益剛老乃彌清終吾身而已世波之流也大河烟海從古渾濛俟河之清人壽能幾二十年間婁聞之友朋知愛稱述高誼為不使握肝腐心悲窮道屈者當日共事棘中此何俟僕聞其啖感知慕誼徒然有心願門下佩言瀃論留在天壤元氣中令明神聰之耳不使淺薄無為復望之矣

與查賡卑世丈

奉違之日乃在門下大對之春一彈指間年光疾于建水聚散睽隔烏能以無思世丈既上南宮引歸侍養厚蓄弘詣涵暢為道德鬱奕為文章今在讀禮時世丈禮官也酌古儀今其何以為學昔吾孔子學夏殷能言損益學周禮用其所採刪潤六籍以表百王炳明于姬公之六典不過數年記事光芒乃在萬世之下世丈前賜我新布大明會典是禮官之守也亦嘗究觀所

損益知其所以採乎犧風薦爽湖山流翠或能一棹東下重謂別來之益故人拳拳望足下日新其德

與高生

昔之志士勞人彈鋏慷慨每浩歌行路之難馬夫世路者氷寒焰熱雲陰九變之場耳故云買絲繡作平原君天下何處得有此人哉蓋退之子美冠世之杰當世終莫知之三扣閽而不見歎一飽之無時靜看世情之冷暖徘徊人面之高低窮亦至矣兩公猶如是何况不逮若人者甚哉乎遇合之難履歷跋涉乃始知之耳門下念僕僕念令先翁敢不唯所使之第掛冠二十

五年同游朱紫十九無在六十老人無能行談話於公卿間矣願足下自重兩接華牘筆下自有青雲何必如此行矣勉之

為朱秀才仁甫上黃順菴太府書

庠生某者鄉賢尚寶樸菴朱先生四代孫也尚寶父子仕天順成化間懷文摛藻出入禁近生有令譽歿有榮褒　兩朝恩綸揭之乎隧石亦休顯矣近裔式微樵蘇不禁祭田墓地攘於他主其豪有力者輒乃昇其穹碑大刻刓毀　諭告樹之他山雖塚上麒麟苑邊羊豕欲高卧冥漠而不可得人代推移滄桑頓改亦良可憫其髫年入泮衣冠展墓泫然流涕訪諸故老知竊

售事可根究蘊藉義憤鳴之臺下非孝子不能興哀繼世之後非仁人不能澤及百年之前僕顧瞻先哲俯惘斯文誰能不揮毫感慨致意于千古興亡之際也某以文執在門因誦其誼如左

馮太僕年兄事狀論畧

君受材特異不局一長大者揮霍細者綜覈急者當機寬者耐劇心胆顯白與人無崖塹故用人人咸盡力精神滿腹日可不再食數十夕不寐達旦不疲君所精力於其職事者他人亦不能為也某少日與君同為弟子員同舉於鄉薦於禮部素以節行猶業相期許在里閈間切劘過從前後幾四十年君所處心視躬自其素曉念君每遇事才辨逢發任人所不敢余嘗規其

太銳而膠泇兩河之議持之甚力凝然獨以不為為之此尤君之所難歪乎忤當世以歸每與語及河上事不數數置口其間君沒而當時諸所條議乎稿問其家無一有也惜哉君才長幹濟尤習于河平生表見之鉅者特在持兩河議而余無從詳之也姑据其子伯禮所述為之狀余聞漸菴李公撫山東時嘗是君膠河議致書江陵為君解曰國家任事之臣二知其可為而勇為之者固任事也知其不可為而持之以必

不為者亦任事也縉紳往往飫聞李公言斯足
發明君之本志矣

祭萬谷張處士文

嗟嗟我翁遽至此乎吾聞仁者有後仁者必壽翁既得子之遲又何得壽之淺也翁精力如壯年神峻凝紹東海翁之令緒守後樂翁之法程清修佩直上壽之徵嗟嗟曷為止此也天之降福不無少偏或豐于後乃嗇于前惟翁幼孤無倚歷涉多艱鴻鴈空羣飛鳴在原曾一生之辛苦竟旅櫬之蕭然嗟嗟天之困翁甚矣可靳之年乎予来自杭甫聞翁疾匍匐視之彌留疾革

翁真待予瞑目乎何長别之太亟也翁有至德藏之予心翁今逝矣予忍弗言王母在堂惟翁是依病親在城郭王母戀舊廬予不得日侍左右而數年甘旨奉養無違者誰之力也王母傾逝惟翁是持嚴侍在床尋高堂有紿幃予往来奔走而棺衾殯斂不衍于禮又誰之力也昨歲九月十三哭吾王母今歲九月三日又哭吾翁寒暑幾時變更若斯嗟嗟天乎既剪其根復刈其枝耶今而後忠孝之耿論與誰磨砮詩禮之

穿范有誰聞傳予有過也孰與苦口予有疑□
□與論心予雖狂言逃志抑鬱向誰語者予將
千里宦游當提挈屬之誰乎圭璋之度禺石之
言何能一日不往來吾衷無勞吾魂夢也人生
一世夢耶真耶自古以然吾復何嗟昔也無子
今也有嗣惟予平日之心不敢負幽明於二視
所可慰翁如此而已傷哉

祭陸太夫人文

浩海泱泱水所歸岱岳峩峩木所依湛露瀼瀼
無二施慶雲靄靄無異慈王雎淑明人則宜鳲
鳩在桑子七兮秉心均一靡所陂昆親宗鄰同
此辭碩人君子福履綏顯名懿矩有榮施壽祺
茀祿天所貽勒之彤史稱女師編風振雅歿世
恩令聞令望孰與齊於戲夫人靜以方至哉坤
范何皇皇毓自右族占黃裳幼稟圖箴禮自坊
趨以采夏步珩璜陸離襍珮搖明璫孝德顯顯

日以光苾芬箕莒粢盛調羮選毳奉高堂克
勤且儉曷不臧拮据晨夕乃其常布素澣濯勤
自將米鹽纖細手為綢誰言紫帔珠煩黃劬劬
終始靡太康內外肅穆咸温良嘉夜窀婉雍芷
芳岱桂芥韭列成章慨思江左風靡莊櫛沐縫
紉都未嘗取成婢子羅作行纍殄棄擲真可傷
朝絺暮績晚益莊於戲夫人不可忘維此元老
持𤧚軸甄叙九品遵百祿哲哉棐相祇內服閒
閫之間罔不肅衣不御乎綺與穀食不餘乎粱

若肉設乃非義而濫攬執若扃扉以守獨雖歷
膴仕于權域夫人終不改其樸遠公解組以來
居偕年聮德超希夷傲悠衎食春祁祁含飴弄
孫樂愉愉明星有粲青陽晞寝興三載疾半之
瑱犀酌斗壽亡期華芝一夕凌霜萎南天婺星
光黯莫白雲悠悠駕玄鶴神車超忽歷四漠孤
悴月色翔寥廓前追王母西池約右挾玄君赴
南岳靈鳳嗁華纛若木璣瑤羽葆何歷落登假
蓬山紫翠幄於戲夫人不可作華䰟寒芒日以

沈靈心淑問達紫宸帝曰惻爾眡元臣內冠九
御象服尊之子何以慰宵奔文絲實緣間南金
錫以諭告寵厥䰟天藻煒燁燭海垠殷殷鐘石
羽篙鳥河犧供鯉淳犧牲百末大旨布蘭生黍
牲栢醬黃華醒瓊磬百戞神具聽九歌式奏斐
然醒鳴琴竽管樂兩楹梵膏削楠實方鉶肥牷
碩大天犧盈涓選練日來休誠躋躋庶尹湏摇
臨玄雲揚䡴西南行長離前導曜兩明秀華䟫
麻列慶旌高張四縣充廣廷紛哉郁郁雲寘寘
七始清倡肅和聲展詩應吕鍋王鳴函宮動角
徵羽輕餘音粥粥清人心河山六珈王與金碮
碮峩峩熙事成靈之格兮感精英周遊相羊思
所弁函禎隤祉千禩名馮䲨切和䟫寫平葶葭
末誼托高門女執箕帚奉明恩誦詩陳誡內教
存令人三歎何可諠於戲夫人懷爾季季也引
裾欲從去勺水不進行盱地哀哀日下血中淚
夫人聞庨何忽逝夫人能知季子意母慈子順
兩亡媿適庶之間警人毋令德洋洋堪載記用

歌長歌見余志

祭馬宗伯母太夫人文

嗚呼彤編梱範綮彼聲詩惟歐惟孟倬有母儀子以大賢而為帝師終南之豐水之英温惠洵美徽柔利貞克儉以勤終和且平紹前之休葆茲茂榮犄維封翁太虔廓落萁莒瑣細母司萁鑰釆荇釆蘩于豕于湌且事且撫垂三十年秉心均一以翼嗣賢負鳴蓴映鳳舉鵬騫蘭芽茁茁蓮羽翩翩亢宗拓徹厥功有焉顯允秩宗名卿巨儒青城舊學絫闥明謨汝霖汝楫曰俞

曰都金甌玉版稪廟以湏爰立左虗人情夢卜母也稀齡為蒼生福庶幾夙夜誕膺百禄天不憖遺奪母胡速秩宗哳哀蘗塊待門皇情用惻載錫温綸南金寶鏹綺幣玄纁賜之乘傳曰慰霄葬爰勅有司眎其封土諭告煌煌特恩斯溥以及逌母以光逌父式来式遄爾其余輴嗚呼太母德粹名完生有休問歿有榮覲子姓昌熾寵數駢蕃人誰不朽完福寔難其等僚寀情均金蘭托契夙仰風徽共欽賢懿聞訃怛驚臨風

霄涕東芻清酹鑒茲雅韻

兩介士傳

平湖盖有兩介士云潘君鵾者字惟遠少日家無擔石友朋憐而授之飡借以裘葛與共讀書則甚侃侃持論不肯低回附人每試輒高等人且附之終不可其意亦不輕受人所贈脩脯諸物名爲撫刖游乎草舍中窮空無所有掃地晏坐而已既登科不第授肇慶府判非其好也不滿考翛然掛冠歸歸而窮空復如故其友朋復招延而授之飡談經為後生師表緼襦捉衿正席抗顏高談不讓諸生執經前辭色無所假色之長者甚重之里人為之語曰書中車馬多如簇潘明府無一冊一僕年八十餘終其身談道傳經無一日戚戚之容焉

李君蕚者字剛甫少無朋徒自以意績學昆陵薛學使方山先生見其文重之以為有道氣剛甫遂自命必為聖人作克念圖曰人心本一掬而具三才唯有二之者故不純乎天天之為物不貳故堯舜惟精惟一一則天二則人能克其第二念斯謂之克念作聖矣自是遂棄舉子業從龍溪王先生游終日正容默坐時出城市默自數步而行或時週步從前路起再整步期不失尺寸人以是迂之環堵蕭然一意好道年五十餘卒

沈子曰吾鄙砥節礪行豈乏人哉如此兩人質行姱節表裏皭然雖原憲黔婁何以遠過潘君篤好易書諸註疏可纚纚成誦既白首矣猶然日夕咿唔以快其志余髫年曾執經其門學者稱東淵先生李君謂衆濁不宜犯清故稱也醒

居士好王伯安之學不喜章句當其悟思時晨炊無烟不問也在余塾中者十年子弟皆師憚之然李無子潘無孫兩氏之世遂絕天之報施人常恢恢漠漠不可致詰又無子孫揚其緒世遂無知者[illegible]當而仁義附垂名譜牒[illegible]施後來彼爚熠灼人者何限鄉汝愚有言人到白頭終是盡事無肯史[illegible]誰真嗟乎此兩人者采薇飄飲[illegible]流乎何可使沒沒天壤不令頑懦者慨焉

一歷之也

祖烈策

問自昔哲王守成保業率皆祗遹先猷動遵成憲所為弘繼序而紹前休也商周令主克終允德學有緝熙考之訓誥蓋得之視乃烈祖覲揚光烈者為尤多夫商周以上古之聖帝神人豈無可法而顓法厥祖義乃何居乎迨于唐宋間有進讀十卷政要者有編進三朝寶訓者有願以故事為模者有見實錄不能釋卷者有讀正法謹罰

篇而悅服愛覽者唐宋之先君又非商周比也豈所稱法後王者便歟仰惟我 二祖開基 列聖纘緒奎章睿謨載在實訓神功駿烈紀於寶錄金匱之藏柄若日星輝映天地真足登函三五超邁近代貽聖子神孫萬年之法守者夫猗歟盛哉恭惟 皇上問學日新明習政體自講讀經史裁決章奏外復命輔臣所請命儒臣編輯累朝訓錄進講文華後殿垂神竦慕孜

孜如不及即商周令主何加焉多士欣逢
盛事對揚國美亦嘗獲聞類編所列四十
事者能言其概乎夫賢者識其大試言訓
錄中大者安在用裨法祖之治于萬一執
事者將採擇以獻
大哉帝王之道觀於創守述作之際則其粲然
矣先天而創大業者有萬世之訏謨焉後天而
守丕圖者有一代之法守焉作之于前屬統垂
業非聖人弗能也述之于後紹光襲明又非聖
人弗能也夫惟茂明極哲乃知舊章之無愆棄
之若規繩奉之若律度遵若列楹牖而見若在
羹墻神凝精注既臨格之在前心一道同將感
孚之無間思其志也所以愛其言見其心也所
以循其事古昔哲王能繩祖武者豈徒跡其已
事乎其中誠有契合而然也故創守非殊途述
作非異軌得創者之道以守守斯善焉會作者
之意以述述斯善焉以此深思成德萬世之訏
謨紹矣以此仰參鉅典一代之法守陳矣然則

流名顯煥煌乎與日月俱懸不其宜乎執事發
策以我　二祖　列聖寶訓寶錄編緝進御者
下詢承學令其陳獻大義為　皇上思緝保大
之一助生也固陋何能及此竊聞自唐虞夏三
聖相禪而受微言始開精一執中之傳夏后氏
六合為家世握大寶乃有典則貽謀之事成湯
之興典刑肅如也而太甲在沖齡維時伊尹明
言烈祖之德以訓于王太甲以此率祖攸行為
商賢宗有商一代之家法在此矣文武之興謨
烈炳如也而成王在襁褓維時周公推言文武
之德以訓于王成王以此覲揚文武為周令主
有周一代之家法又在此矣湯以前堯舜不可
師乎而在商之孫子孰若湯之家法為可遵周
以前禹湯豈無足法乎而在周之後王不若文
武之家法為易守則嘗論思其大義焉人主至
尊必畏天嚴祖臨以尊極聳以神靈雖在宴婾
有不得恣易容者乎故稱祖可以作敬焉世綿
邈則倣仰無緣遺伊邇而音容如接其慕之者

彌切其摹之也彌真故稱祖可以明親焉治九
有若治大器亦各一家之法耳易器治之扞格
難操保成循習事半功百故稱祖以示守焉國
體民宜更歷乃備創圖托始意念精矣非鏡前
規何以待後事乎故稱祖以定志焉并斯四美
所以貴明聖故云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漢唐及
宋代有厥詒維時繼體之主追復振興則小康
汔濟變易廢墜即衰亂存臻雖道之粹精者不
無遠謝三五而法之畫一者亦自為憲當年貞
觀懿政晪列御屏令狐綯一為進讀宣宗以之
正容三朝寶書竝彝記注呂夷簡一為進御仁
宗動于觀覽宅若陸贄奏故事德宗比之楷模
史館進實録憲宗不能釋卷真宗誦正法謹罰
篇歎深文之非政體孝宗覽正心剛斷篇知君
道之在有為自古有天下者曷嘗不纘圖弘業
皇皇繼序之思哉仰惟我　二祖握乾符造函
夏張三綱紘五典萬世丕天之大律啓焉我
列聖昭休明篤龐固統萬方總羣略一代彌綸

之大象構焉神功駿烈被格天壤勒諸瑤函小
大畢載是為累朝之寶録蕩蕩巍巍欽為帝極
緘在麟臺之上天下曾莫得名焉明謨睿藻焜
燿星日傳諸金簡將徵特隙是為累朝之寶訓
燦燦爛爛奉為典言扃乎冊府之墟天下曾莫
得窺焉欽惟　皇上明德日新聖學日就講讀
無間于經筵論議日陳于宵旰久矣猶且夙夜
孜孜慮明習之不易思保大之為艱謂古先哲
王既遠稽而則傚之矣曷若近述我　祖宗成

憲尤咸正而易循炳朗而易知者乎顧以訓録
浩繁時幾不暇乃俞輔臣所請特屬儒臣檢詳
故事分類編摩總其大凡為四十事首以創業
艱難繼以勵精圖治修之躬也有勤學敬天法
祖之屬焉施之家也有崇孝謹祭睦親宮闈儲
貳之屬焉次之以親賢遠奸納諫務實之凡而
行乎朝廷者靡弗具矣次之以保民審官重農
理財之凡而推諸函夏者靡弗周矣事歸其目
一編一簡創守咸陳代列其事明例成規訓録

具在雖提要纂玄未足盡乾坤之浩大然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儻賜乙夜之觀則亦幾乎備矣蓋我　二祖列聖之有天下也既櫛風沐雨躬擐介冑而有之又竭心殫慮求寧耆定而守之既經天條地苞桑緝戶以圖之又著憲申令丁寧儆戒以詒之宅八荒以為大故其規摹弘更數世而潤色故其意義精參古今而垂範故其樞機慎備經制以宜民故其品式詳于是焉悉摹其精藴書其粹宏綱鉅目次第就編若以銘軒几鏤禹王遂成一代寶書此真萬年之明鑑也昔我　高皇帝嘗自述創業之艱製　祖訓一書凡十三章丁寧諄復以為百世下雖有聖人一字不可易至　宣宗皇帝仰思盛美製祖德之詩凡九章追我　世宗皇帝丕闡光華製續　祖德之詩凡十四章今我　皇上丕類編訓録四十事進講便殿　祖宗之德益以顯　祖宗之訓益以光将與大明長發諸詩並炳天壤耀無窮以此修德致治豈徒為企慕陳說之文云爾哉儻於進講之際超然自得與一念也惕乎思艱大之在躬垂一問也凜乎知作法之不易顧謨承烈見聞洽矣而必以注厝為精神謨明弼諧勸講勤矣而尤以規模為運量撫萬全之輿圖如見削平統一之難焉陳大定之紀綱如見參稽建始之難焉察久固之人心如見安集長養之難焉每一進御掩卷自思人才士習視昔孰淳孰盛教化風俗視昔孰美孰隆德澤恩施孰閎孰廣民生國用孰厚孰充疆

圉甲馬孰强孰練議論法紀孰明孰行事事以　祖宗為法念念以成憲為師以　皇上之睿明試一加聖心将得其精一萬善可兼也覽其全書萬微可貫也寧獨四十事者足備旃夏之陳而已乎生也仰瞻鉅典莊捧無階何辭置對儻所謂擇言于四十事之中撮其大者必也創業艱難乎必也勵精圖治乎今天緩高危則不見下久娛樂則不聞憂自非蚤夜皇皇專精治理夫孰知創業者之果艱難也如欲知創業之

果難豈必在觀圖鑒史臨淵知懼履氷知危羣
情庶事大有類此其必自親事而後知也多能
小技聖人弗留聰明庶慎繁儀哲后弗兼問察
自非深識艱難安危注念夫孰知勵精神于所
當用也如欲勵精神于所當用豈必在夕稽晝
考挈咎振綱挈衣持領馭衆裁幾大有類此其
必真知為君之難而後可也芹獻杞憂儻可佐
萬分之一虞箴夏鐸將不廢之矣昔孔子告君
以文武之政舉三德以修身所以行之者一宋

臣司馬光惓惓於保業惜時首以仁明武終之
以務實猶之乎孔子之志焉　皇上法　祖思
艱持大體謹任人本之以至誠發之以聰明神
武將亦舜之治可幾而覩也何幸躬親見之

用人理財策

問書曰任官惟賢才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才
與財經國者所急也或謂天下無乏才時
又謂天生財不數者或謂地利無窮人有
遺力又謂財貨止有此數者其言有餘不
足孰為近攷之漢唐宋創業時官職歲入
甚簡也而用未嘗乏迨其季年不啻數倍
於初且有乏人乏財之憂何相反歟我
國家設官經費載在職掌賦有常額官有常

員至足也二百年來品流日衆財計日廣
廼一遇緩急並稱缺乏其故安在豈真不
足而然歟
明主在上留神於人才國計須　訓諭廷臣之
勅裁　內廷光祿之供頃又甄叙肆覲之
吏嚴稽存積之逋　德意甚盛持銓主計
之臣思所仰承萬一長策須宜何如夫士
競於進財糜於侈殆非獨病不足也茲欲
求用人理財之要諸士必有概於中具以

時宜對

明王所以均一海内垂衣而萬事理無他故焉以天下才治天下事使之得其職以天下財制天下用使之得其宜如是焉爾矣天下之大非乏才名實眩而虛浮之習常有餘此以愈不足也從其有餘者而慎用之才何不足焉天下之大又非乏財經費濫而虛浮之用常有餘此以愈不足也從其有餘者而慎節之財又何不足焉斷兩者明主察之機樞挾實端若持衡焉[illegible]無曠六府咸脩不越階序可運天下一場空語無當事實者可無陳也今天下教化翔洽絃誦萬里孰非待使令者守銓之士鱗集輦下何多才也帶盂方夏筐篚萬國孰非輸守藏者歲供之吏接軫道傍何多財也然緩急推擇有拊髀之思非時供億有涸澤之慮此曷以故焉嘗伏而思之曰天下事若一家然家人治生其始立業艱難也即數人足任驅使數金足致富饒迨其後也家累千指曾不足當一夫之用箘箱日入曾不足充一朝之需治天下何以異此請借近事為喩漢初併官省職損十置一歲漕粟數十萬石耳其後增置官七千員矣利析秋毫矣唐初省官七百餘員歲入二十萬耳其後萬八千員矣進奉常鉅萬矣宋初設官近萬員內府出貸有司者且三百萬焉其後增三萬餘員矣歲供至六千萬矣始乎簡嘗卒乎冗大都兩言可盡耳一人濫官千人成習一事虛糜万目傳做人浮於虛名財浮於虛費取之俞多用之俞匱有餘不足所以相反此其竅妙者歟我　祖宗朝墾田征稅歲供有常額京朝外服位置有常員載在職掌為萬世規維時樞機綜於上法守信於下懸不次以待雋英朝詣公車莫登昂鉉士無所芬華而上重之誰敢倖進其間者浣濯在御素絲在列軍國之需寬然有餘屬有舉事程盈縮而燭照之又誰敢漁穴其間者天下士靡有伏遺而官常不必備天下事一切經營創始而有無多寡常不必言人人貢實不蒙虛

名人少而足辦公家之急事事責實不敢虛耗
用省而無告匱之虞當此之時何憂不足哉歷
祺二百時異事殊觧額倍盈冗列溽置輸鬻途
岐遷叙太驟士競於趨進而當事始嘆才難矣
鹽筴改折餉邊浩大內帑難程更需外府權宜
補濟靡弗竟盡而籌始詘策矣積漸之弊已
至若斯茍非作新振起亦何異前代之季世乎
仰惟　皇上睿明天錫恭儉夙成即位之初沛
然發　勅勵之詔與廷臣更始頃又大計肆覲

之吏　召問其廉能異等治其尤不才者內外
諸臣有不洗心易慮供職業者乎　內庭之供
難裁也竊聞　留神裁省矣邊費工料存留逋
積當蠲也竊見　詔旨每下罔弗嚴稽矣海內
有不嚮風敦素登殷阜者乎執事謂持銓主計
之臣何以仰承萬一愚竊計之天下有不足之
弊有有餘之弊今之用人豈獨患乏人亦患賢
不肖雜進飾其有餘者罔上之求上不盡察所
以投之緩急而愈不足也今欲治之其唯重士

所乎理財者豈獨患乏用亦患屑越於晏閒無
益之用恃其有餘莫肯顧惜所以需之倉卒而
愈不足也今欲治之其唯重國計乎誠使持銓
者於用人之中寓重士之意使士皆有以自重
不炫飾於功名然後真才可得而用其說有三
夫士惟質直不阿而後能勿欺以事君若人者
其執義常固其持法常嚴則有所不諧於俗而
士之巧宦者或乃腤韋宛轉以求便於時於是
擔荷之力弱執諍之義微矣法紀之壞未必不

由此愚以為用人莫若重質直也名節士之藩
墻未有寡廉鮮耻其中能植者林樾有弓旌之
貢竦逖有夢卜之求凡以抑浮鎮競從雅化耳
或乃謂廉節為拘曲即清談玄論士且如夜蛾
之赴燭而人滋不敢信愚以為用人莫若厲廉
耻也人之才故不甚相遠其能肩鉅致遠者類
沉涵而不摧乃或炙者流經綸在唇吻耳世或
覩其唇吻而任之功不可成者俾其成法不當
變者徑於變之是則僨事所售其技而天下滋

紛紛矣愚以為用人又莫若毋急功名也夫養德望礪廉隅遵成法此非　上之德意乎誠奉宣斯意以作新今日之才辟若操斧柯適鄧林之野即勁幹弗勝材也如此則官安得冗天下之大豈真少於才哉主計者於惜財之日常存惜民之心使所節者必有寬于國課上不藉是以為用然後財可得而足其說亦有三前代會計有藉必準于初制以知登耗之由謂宜稽今之出入一稽舊貫從其所以約酌其所以浮裁

其所必不可滋之實而約之乎不得已而漸加之端品式成書宮府一體玩好營作可防未萌而冗濫亦不勝節矣故制財之出莫若定經費也凡財之羨苟無漁蠹積月累日有時而盈今

主德躬素彊圉晏如內之供應外之調發必有積餘視嘉隆間寧啻數倍而或乾沒于私橐蠶食于豪猾有羨餘之名無積貯之實諸如此類宜如嘉靖初政令科道之臣與計臣條上其弊而一清之庶幾歲課可浦物力可寬故稽財

之積莫若清弊源也自古財源出于農畝管晏猶能言之方今江淮南北在所蕭條宜擇良牧及時與之休息一議條覆必勿復民以為名一詔須傳必諄懇丁寧于民事樵採厲禁勾萌畢達汲綆弗入井渫自清故養財之源又莫若毋輕民力也夫躬菲薄重民生清逋積此非　上之德意乎誠奉宣斯意以節養天下之財辟若東百川而注溟渤之區即消流皆潤澤也如此則費安得冗天下之大豈真少於財哉雖然今

之用人法未壞也乃指掌議理財則難之難焉

宗藩歲祿可九百萬盡天下不足以供況日益乎供邊歲可三百五十餘萬即歲入少什之四況又日重乎議者謂事窮宜變請開四業之途而常患親親之情尚未通又謂安邊足食宜復屯鹽之舊入粟塞下而常患任事之臣無其實令者上下交泰奚情弗通節約裕人何事難處誠及此時思亢極之勢圖長永之策毅然集議斷以必行斯兩者一通其變豈特省天下財

力之大半乎夫會經書慎出納有司之守也酌
經筵圖久大經國之慮也　天子方虛心慎好
臨天下或乃因循旦暮無以定萬世長策雖杷
權之徒安敢謂非公卿大臣之責也

漢高帝

帝握昆吾鞱龍光奮起芒碭山中入關而舉孤
秦也洪陶一毛耳秦法固若罼弋機罟民靡托
足焉三章約民大喜一切解結剖網廓廓然放
之乎湖海而派水從之矣蠖屈漢中遂定三秦
與籍鬬智力于京索間者三年不得決令淮陰
包舉四隩而身絆籍又令黥彭反其肘腋曲逆
離其肺腸鴻溝之講方寬垓下之圍遽合所謂
奕家之法守界河而略力闊者也非知人善屬

任趨時若轉丸承蜩曷致此虖吾嘗論縞素大
於召陵三傑賢於管隰漢氏立湯武之次非厲
行桓文者天下既寧反者九起斬去不義侯王
以便事帝亦積苦兵間覩飛雲懷猛士無可與
共功名規摹草就日不給矣假令莘渭二老生
當其時即帝不脩文事吾知其必能用夫以商
山之不屈而不強也兩生之不行而不逼也子
房之不臣而不名也魯之不下而不屠也謂帝
不能用大賢王佐乎猥云嫚儒溺冠殆鯫生之

屬耳余誦帝即位詔而欽焉詔徹侯曰夫帝者賢者有也虚言無實非所取也侯王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史稱帝大度豁如也果然

留侯

良家世相韓破萬金產為任俠借操錐力犯祖龍震世之威而謀竟不泄一何偉也誦三略師圯上英爽内含潛幾燭變出奇無端又何神也嘗高帝厄鴻門良甚有力送至褒斜說以燒棧道示馬首不東特以韓成乃項籍所立成與籍西而良不得不西耳時時繫心真主目中久無籍彼時亦貴介客卿之視沛公耳韓成殞乃始專意屬沛公崎嶇兵間持籌借箸常為帷帳臣

夫亦素以貴介客卿游明其非將也師也然自是定君臣矣帝之謀籍也籍強甚非良誰制之矯矯三雄割萬里為封域垓下之亡形兆矣烏江糜碎勝不在尊俎耶夫秦破韓者也項殺成者也良左右帝摧茲二敵故知良心在韓也終始事漢猶之乎終始事韓必曰良為韓非為漢是策士傾危故智耳良不其然良辭大國請留辟穀謝病以終老可謂鴻飛入冥矣及夫都關中定儲貳吐奇馬邑下身繫漢禹之重垂老不

衷獨柰何二心賢良也要以良有道術帝尊之以師良寔為漢臣良雖赤志扶漢漢之所為以爵禄封茅啖天下士者良又絶不掛其餌故亦不波其腥吾謂良道似巢許略似吕尚後千年李泌庶幾似之将軍蠡或不及也良傳稱蚤受學倉海君晚從赤松游蓧祠穀城山石良之藴藉可量乎陸士衡曰文成作師通幽洞靈鬼無隱謀物無遯情真知良者而必以儒稱良猶之乎儒之説也

淮陰

余觀淮陰登壇受鉞抗手言天下事癹然異焉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兩言者喑嗚之虎狼情態畢見矣從秦人之望以天下城邑茅胙羣雄此高帝所為收羅智英而鼓之舞之者也胷中武庫國士少雙哉及引兵西下走章邯梟騎欣涉西河虜魏王喋血閼與不脯蓐破趙四十萬威震天下尺楮之使狗齊脅燕囷不震竦因之東襲齊下七十城南摧強楚二十萬斬龍且西報命可謂絶世之能也已木罌囊沙赤幟背水隨地制勝擘空應奇兵白之流有是乎既誅成安乃師左車卑卑北面問計與古豪桀何異集思廣益以寧宇縣謂信不能乎當劉項之未決也蒯通武涉之説未去咼立之形可娭不以此時倍漢及廢處長安中手握亡一卒乃謂陳豨曰子精兵處吾為公從中起此小豎子不為蓋舍人告變語帝所借以罪信而史氏不之察也信之言曰食人食者憂人憂乘人車者戴人難文

丞相起兵猶誦而稱之設信而逆也文而忠也
奚以稱焉陸生稱灼灼淮陰英武冠世念功雖
偯辭通絕楚千載有公評焉其走塞外將入匈
奴者韓王信非淮陰也史遷稱謀逆誅夷冤哉
乎非信罪也兩奪印符僞遊縛縶漢真少恩哉

四晧

世稱漢高之欲建庶奪嫡也說有兩端語云母
愛者子抱戚夫人日夜從帝旁涕泣求立其子
帝蓋無柰帝憐之戀何方周昌期期言不可呂
后側耳東廂出而謝昌曰以子母累君戚夫人
不大寵橫于蘇子瞻謂帝以溺愛故欲奪嫡惜
時無以趙王利害語帝者此一說也或又謂呂
后佐帝戮韓彭帝患難制惠又仁弱帝以為
不類我如意乃類我故臨命時欲以無罪斬樊

噲軍中庶幾呂氏之毒不甚橫蘇明允所謂帝
言周勃必安劉者蓋逆知有呂氏之禍此又一
說也夫既患呂氏憂惠之弱則立趙王之意堅
既溺戚夫人不能割則廢儲之意不可挽二說
亦一說耳叔孫通之流以正諫不悟甚者謀之
趙堯立貴强相以植孱王竟用期期不奉詔者
嗟嗟帝至此可謂湛溺而計左矣人情有溺而
錮也猶疾之中結不開也開之必有所借緣其
勢之可通則醫家因治之法是已四晧者非帝

所想聞不得見者耶一旦從太子偉冠裳見上將非借其明以通之乎帝指四人者示戚夫人曰羽翼成矣繒繳焉施或者無柰夫人何借以拒弄之或者真謂四人輔太子又可無憂呂氏或又心知孱子者不足抗太后既已自悟其失矣而托為之說以安太子者耶要之留侯之策秘此時必自有見史氏不能明遂謂招此四人之力殆非其深指也唐人詩云北軍不袒左偏袖四皓安劉是滅劉梁肅作四皓贊亟稱詘信

合道可方皤谿吾以為惠既沒呂后始有邪謀當高帝時招四皓定太子以福國家夫安知左右袒者之事而歸之獄也亦刻論矣四人者茹芝商山而歌曰高車駟馬其憂甚大豈不翛然世外者一旦以禮幣故願為太子死恐伊呂之儔必不其然宋儒稱四人殆權謀士夫乃董公之流歟俗謂帝高四人名建戊輦因以羊質虎皮者當之英達如帝耳目可欺耶此又不然大都君子論事於千載前無深求多鑿要得其本情乃可如良之建策深微至今不能明其本末一似醫師提囊中一匕小丹投効如神醫終不肯言言之則賈減吾以此窺良矣

覽勝蓮社經義二　二菩濮述

隆曆之初余嘗從䖍亥之祭見置犧牛俎上燔合栴薌諸品弁其氣上薰玄之表意內黙然動焉他日又陪文廟之祀見太常薦牲囿人者牽之將上宰牲之坎牛乃伏地悲鳴不肯起淚垂垂布地也則嘆曰養食之數歲被以文繡當此之時欲為孤豚得乎然皆大典禮也蒙不敢論追憶吾師雲上一菴唐先生之教有曰太古時茹毛飲血非謂食禽獸也毛者如宅不毛食

土之毛之鮮謂茹草云耳血則乳液之可啖者如虎乳嬰兒之謂中古聖人既教民樹秇五穀矣其味冲惔養人湛以一日三飯充果然之腹豈不至足哉又何必籠取禽獸宰割以佐之飡焉燧人火化女媧煉石問其土人其石至今可作薪其木至今可出火又非直謂炮俎諸猩而設也且豺祭獸獺祭魚有何妙理後世因之制郊社之禮使腥臊升中以為報本上帝何必居、、戕而遂開天下恣飡暴殄之端此其名大義

微安可盡解席嘗服此高論蓄之胷懷[illegible]語者然覩先生奉母太夫人自五十上止用雞子牛乳兩品以佐葷茭太夫人壽滿九旬有八先生自四十上即斷庖宰壽亦九旬有七由此言之人之養生在元氣清和正不在多啖嗜且鳥獸介鱗之肉烏能補人五內哉積腥成變亦此類耳蘇眉山之言曰觸割羊豕之屬以為膳

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若使見其呼號挺刃之下宛轉刀几之前必將投筯不下咽矣項蓮池大師拈聞聲食肉一語作座上蓮花諸公屬而成之者十二首與眉山之論合蓋開人好生一竅義盡此矣因誦余所聞如是其義足相發作一小疏云

淨清居士當湖沈懋孝幼真甫述

于滴露軒中

當湖西林寺募建禪堂引

漢塘之水自苕川下者滙于檇李諸湖其来自遠分泒東行長渠直下将五十里也乃始結局於當湖之西澥再起貫城以出滙于湖以北遥接東海浦淑之水潮汐逆行總合衆派與東海之波臣偕至湖之東澥故城之東郭有金山廟宇鎖之則秀結在東方矣西郭一帶萬程橋鎖之西林寺立于橋之偏既有廟宇再構禪林歸然特聳而秀結又将在西方矣嗚呼西方萬物所歸神靈諸聖所棲托也建竖之役可少羣萬程之上天迫雲岳野廓烟銷攬夕照眺崇深其樂亡涯緩步入西林片月微掛名香沉沉繩牀洒洒梵聲飄飄從雲外来冷然獼襟瀹茗而聽之令人恍惚幻眇覩玄珠於眉睫小八陲於一芥又一奇也握管一揮莊嚴梹林如巳浮浮然建竖畢了矣始成城之役余攄版畚共事其間後數十年建萬程橋余助為之今西林禪堂余捐貲小助以文為倡余於湖之西方若數數有

緣者四方諸彦儻緣合者多耶以寄余之心焉

易學義例計七條

易自有象以後聖人言之蓋詳其未有象先非言詮可及如云神妙萬物形上爲道此是天地未分胞胎未剖之前別有一段渾芒神妙者只今在人靈性間不落形色對待之中若於此自得自轉乾坤可握神鬼可行須着如此徹了方能得易之體盡易之用所云易有太極易中何嘗有太極哉細思若無此物卦爻詞占皆迹象耳何靈之有故云半屬空虛半屬身如魚在水

中水又在魚中龍在雲中雲又在龍中夫豈兩物乎覷之不見執之不得故難言也

易道主變稱時物焉孔子聖之時上律天時一日一變一歲百千變人亦如是一日百變一人千變若千萬人千萬世物情事變即隸首研桑莫之計也變極無端其正常者一定不可易盤星斗柄其可移乎天極易知地極簡能聖人之道易簡理得正如學書摛文其至神妙處乃在至直至顯之中若從千變萬化上起見將紛紛

綸綸天下之理何從得乎自古大經綸人只是明截簡要走一直路與千岐百轍毫不相涉陰陽雖是兩物原分開不得故云陰根陽陽根陰又云陽生陰陰生陽四時之有寒暑也人事之有理亂也接首接尾只此秒忽煞那間所以聖人教人趨吉避凶憂悔吝只在一念一刻一縂之中便轉出大乾坤來輕輕運默默移此是聖人惟微手段且如一海實甚圓耳內核却作兩片核殼內藏仁又只一片其仁包果八從一處作兩瓣分開及其發荄生根之處只從中間

判了兩甲一直透出來以此靜思陰陽太極之義一物兩在兩不離一殊有意味故兩端之執自有渾一者在焉

天地間元氣一物耳五行生尅凌犯如同胞弟兄反若敵國然人心亦一元氣耳五性感動生殺慘舒判若冰炭皆是天理中間自有之物不爲奇變所以聖人作易必盡天下之變然是者不能越陰陽而陰陽之氣中不中過不過起於

毫芒所以蓍龜之靈皆在一絲微兆中便分天壤人能知世間萬變皆太空中自有物必不可離必不可厭又知雖有萬變畢竟皆定於一是此一是者隨時以改又未始有一之可執知其不可執混同太空終不得以一人之見執而視之順其自為只一絲間入竅便轉故云神無方易體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此乃聖人之妙解乎在事曰萬事萬變在心之應曰萬事萬化外來者多半逆鋒內應者常主銷化此義殊不淺

易從觀象立卦故謂之立象盡意又曰象者像也後人分象與占以義理說易易始不玄漢晋來皆專主象聖人觀象于半有半無間自有微情如詩之比興騷之博喻即象而意彌遠若今之圖繪是也舊有唐人李鼎祚易象旨決不作文字義推度更自深長孔子之文稱大象小象唯能得象始覺言語之淺天苞地符象數之源古人藏之冊府代稱上珎云

庖犧止是八卦之象不立文字未有卦名六十四卦之名自文王始演而名之又是一易周公始分六爻之象言之又是一易孔子始因文周之辭而注發之又是一易四聖人各一胸襟各一見解皆發天地之藏開千古之竅勿泥其同宜得其所以異而同則易道槃然大明後儒註疏人人欲歸一家勉强說合之如吹竽一調無復宮商將聖人之心愈以不明若虙犧氏不言之教含在象中世不得而傳或以俟上智士神而明之耳

古之善易者如京房焦貢管輅及宋儒邵雍輩皆妙解象數今之術家或有傳之然儒者不道故其精亦不傳如揚雄之玄即易而通渾天之運玄家之參同即易而握玄牝之宗陰符握奇諸書即易而生兵形長短陰陽之變雖云旁門別局於今尚有精微似不若帖括數行之陋毫無用於天下

宇宙從渾濛中來局局開分總是一定之物人從父母胎體中來一生行藏皆屬一定之命然

而人生宇內宜為羣生作主聖人生大衆中宜為天地作主豈得順其自為而已故孔子之道主於經世以我主持天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故曰範圍天地者如橐籥中提挈之物一般曰財成天地者如縫人巧手將一疋全帛剪去縫成化裁在手曰經綸天地者如杼柚弄梭一直一横絲絲入扣曰輔相天地者如詔瞽道瞽由我扶掖把持方就繩尺其所云天地者豈在茫茫元氣間即太上樞符之府是也此等大道孔子特於大象中發之最詳故屯否蠱剥夬困渙諸卦大象皆與文周不同别是一般作用議論其撑扶元局處尤卓出羣聖之右云

沈太史先生貢園草集序

自仲尼述典謨綜雅頌文思
文德顯用藏神比於兩曜五
緯是其粲然者矣而四序
運焉言振握焉室有兩也
故稱天所以為天文所以為
文彬然自任古聖人之後曰
天其使予得与斯文也文不
在茲乎蓋仲尼之門言文
道者宜於一是所從來矣
教衰道滴諸子百氏人矜一
喙不必挈符大道莊老虛

管韓騷左賈班馬自文雄
耳韓歐以來領涉津時
執令之時執家高自標許
亦非之重也宋經儒先生
振起鄒魯遐緒其詳在語
錄諸帙令文章家或睨非
陳雖則非以文為文亦鄰乎
學究矣聖人所稱修詞立
誠或不盡然且六籍煌煌照
映來學作筆所致增弦偉
燁撐豁天壤豈亦龍鳳其
章炳炳麟麟者又何遠尋之

稱云吾師精筆況先生之
集得受而覽之快乎六經
仲尼之指庠嘗聞先生自
道曰吾於文不敢濟乎道
然於道未有致焉道致
則文致矣盡先生自少游

念庵東廓龍谿三先生門
聞道甚蚤所與游皆天下
存[illegible]有之君子壯歲列在
承明著作之庭者二十年
餘文章一以典重宏舉為
宗根深原大不作小家細響

潤色國美代之進御諸作
秘弗傳今在集中者多所
獨得前人所未言今人不及
言垂之後來天下不可少此
言法之剖璞示珠決籓入奧
靈襟卓然與俗殊趣乃其

文筆則於茫茫元氣中自鑄
一局骨峻而心平語精而義
實文渾而神清一切擬古
積習先生所弗屑即自任
軻氏之後亦竊比之盛心矣
當代人文斐焉述作眉宇之

閒比擬前摹神情弗傳何
以愜千古百狐腋千金裘
不傷太蘖摩方今中飭功
令崇雅還淳今之廻瀾尚多
躍冶世固不少奇杰未易降
伏其心此其間必有故焉以先

生斯集者融貫百氏歸原
孔孟特標彥宗士習文體
或者將廓然定於一是也
夫故立之明道非以侈浮文
則文士之習黜然實之沃者
[illegible]必覽觀[illegible]可以知根則

學究之談廢合之者自孔孟
以來未見其人特留斯義俟
後之君子是正焉不佞辱在
門墻敬著一言於末簡
延陵門下晚生王羲民
頓首拜撰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真甫著
門人雲間鄭　棟季梁甫校

仲尼祖述堯舜一章說義

子思子原天命之性指未發之中致之乎位天地育萬物此等道脉是根本虞廷執中之心印以還唐虞千古太和之宇宙已具真儒一大局矣後之以仲尼曰君子中庸乃稱述烈祖仲尼之訓云爾亦其所以名篇之指也于是闡發斯

義分為三大支言知仁勇以明知行之一貫結之以仲尼之依中庸言費隱以明有無之合一結之以仲尼之論政言天道人道以明性教之同歸結之以仲尼之徙周夫言道者不分知行不分有無不分天人此之謂至一于是總挈而歸仲尼之道之大直與天地上下同流如此章者六一[illegible]綫鑰也昔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二語是貫串今古之妙處立宗在不淺不深間坐乎盛底之代矣而[illegible]於純聖授受之前遡乎精一之微矣而持循於當世共常之內論禮樂即聖人有所不能知而未嘗不綜文武之方冊也論事業即高厚無疆如天地不可測而不敢少倍當代之周禮也此之謂至神至平大中大常之道故能上律天下襲地並覆並載常行常明乎今古宇宙間洵矣如天地之大也而所以大者何在試觀天地所以運化之故則堯舜執中仲尼一貫可知也且如盈天地間唯萬物並育養於元氣中何紛雜乎細細

觀之一物自有一物之天倪物物各有物物之結果不假借不凌軼信他本來自成自完細蝸蠕喘各門門户花蕊無情各留蹊徑何曾見他相害者天不與之一一分踈而自然各正此亦川流之萬派也又如日月升沈代為明晦春秋舒慘錯行成歲同是一氣運行各一路道此往則彼來接管交承微微亡痕迹當權退舍默默不愆期何曾見他相悖者天不一一示之命令而自然順敘此又川流之萬派也一原分為萬

派萬派總出一原看他流處爍朗何者不向原頭上出来試問其原即千古渾淪無首無尾誰則知之者所謂其物不二不測上天無聲無臭乃萬化歸根深蓄厚蔵之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所以為天即此云天地所以大者也玄書有之自本自根自員自靈雖行萬象間不隨萬象凋能作四時主不逐四時消斯言倘亦庶幾焉嘗因是有感於仲尼之道矣老者自安少者自懐朋友自信人人有天物物自性因之順之

信他本色不用費纖毫勞擾時清行其清時任行其任時和行其和殊途同歸異岐合轍行蔵何心無可不可以此論之豈不是並育不害並行不悖總繇一團元和舒斂却本之乎混淪無極之先真與堯舜合符者乎吾人試將所以不害不悖處黙體一番假如羣類並集萬務錯来之際能一一應之平平不損他半毫天則乎能分駢調疊與大造之自然者同發育不使纖纖智巧乎將此身處於天壤間安閒自在各得其

所天下帖然無事矣故云王道平平甚矣天下之難平一持平而足矣從此反觀獨知之中真能蓧此未發之中無聲臭之天體乎真能不見不聞不喜不怒不言不動與無極混元者合乎真能植立天下大本肫肫然痌瘝相關淵淵乎靜虚不染浩浩乎并包一貯否乎若將許大聰明聖智不向川流上逐派尋枝分散天明只一向苞塞凝固從根原上自含自練養成一个混淪大實自然與上天之德直湊冥符而川流萬

派者悉歸於不涸之原矣由是用天下康萬物以堯舜心精即用今日世中之法將法守便是道揆以天道變化即隨八方諸路之宜將風土總歸大道員在方中方在員中上接千聖謂之執中自執繩墨謂之不踰矩以此差等百王時時小有裁酌在半用半不用之間終古尺度不能出其范圍嗚呼仲尼其至聖乎

五十有五而志於學一[illegible]義

此章是孔師自述其一[illegible][illegible]等在諸弟子不能深知亦恐不能揣摹到此盖衆人有衆人之學學在希賢賢人有賢人之學學在希聖乃聖人別自有聖人之學學何為扺合於天命之初而已此章書看来只重知天命一句便了也志字學字不惑字皆言下學所以希天上達之事既知天命矣何思何勉乎耳順從心是一團天機融貫窮神盡化處雖云聖人天縱不假學力然

心靈湛如比之吾輩倍加兢業如有細工夫雖云直入聖域不須層累然心境歷然比之吾輩大有精進如有細程節令人心上學力高一層其苦力精進尤加於他人則聖人之自知必獨有至處故自稱曰世莫我知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乎子思子云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知之此其際淵微矣昔程伯淳言十四五時便思量做聖人乃孔師十五時便思量上學堯舜近學文武周公折衷百王夛收羣籍為萬古乾

坤定一大中繩尺此乃是孔師之志孔師之學而規規如所云格致誠正志乎大學云爾者此非知聖人之言也志學如此將這萬古大中之衡實能出頭在千聖座上把得牢定此乃孔師之立非吾人所謂立也把得權衡定後自能貫串萬品透徹精微一絲不謬此乃孔師之不惑非吾人所謂不惑也如此精勤四十餘年則天命在我掌握矣乃知從太始以前有此混濛物方能開天闢地放出萬古世界與我性靈一般

自然流轉何嘗有一物之不備具在我者又知人世上安危治亂人物種種安全生養皆混濛中分出自足自圓與我性靈相通徹補救裁成一一皆性中本分之事並無一物放閒在範圍之外者此知天達命天人合一物我同源古今不隔之大宗指也孔師既到此地愈神愈妙縱耳之所聞經訓羣言皆天命之注疏即鳥語泉音靈根盡透縱心之所欲經綸刪述皆天命之矩度即身律聲度左右皆宜何聞之逆而何矩

之諭乎故曾子得之明明德於天下收之以絜矩之道子思得之合天地所以大收之以上律天時然則孔子時中不出一律字平均天下不出一矩字故吾師之學雖超玄入粹無聲無臭而無一不歸之大中至正之矩雖進退千古自立鋼范而無一不約之三綱五常之律洋洋乎至今高出二氏百家上為生民日用之所必資者其矩矱端而律度定也辟之天焉日月四時不差一杪草木果實不差一候元氣混濛間至

精至密唯吾師之道之學行天壤與之同符豈虛乎哉嗟乎大聖人之學每十年一進遂以七十年立此道於天壤想其晝不食夜不寢發憤汗背大苦心矣故每十年一倍神采吾輩之學朝更夕息日作月輟未嘗有十年不變之功力安得有十年大進之心境此余每一思之媿汗不覺霑裳者也學聖人者無他一意以天命為宗併力向前孜孜爲終吾身而已矣

鄉試録後序

萬曆十年秋應天復當大比士　上命臣其臣其往典校文事竣錄成臣其申言末簡臣惟世之治也不獨關氣運亦繫一時所用之才其才碩大足繫世重輕此又不顓在才在有品廼士品高下即不盡于言而心之精微往往發于語言文字其真者自将不可掩孔子稱患不知人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以言知人聖人亦或難之焉臣愚經術淺陋懼無以副任使蓋聞古者

舉士自其鄉鄉論定矣試功用之尚不盡効今徒抱士一日文欲定終身品目庶幾他日無歉行敗節為主者羞故兢兢知其難也臣立館下久文章自其職業竭臣之愚量所為校士之文之品夙夜以幾屢可猶人然士亦有聲應氣求焉以椎魯不肖之身為之鑑縣表植求士品乎文之中遂得士品乎文之外臣誠淺陋何以及此不如此又何以稱得士知言知人如此之難臣所為兢兢甚懼之也雖然士之品縣其學亦

緐其時士圖有遭逢焉昔周至成王周之興已二百餘年世載忠厚陶以禮樂賢杰並出文章粲然周之士也貴比于高岡鳴鳳品如此重矣其稱吉人為使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又不專以才重當此之時成王踐祚十年游卷阿之上而思才賢乃作卷阿之雅其臣矢歌至欲以君子之車馬奉天下士盖上之重士如此仰惟我
高皇闢乾奠鼎建學招賢皆在金陵天下定矣設科制章六籍明彜倫俾士道術純一不悖

所聞教化之所甄植于今垂二百年我 皇上紹曆纉服寤寐旁求屬學官正文體培養士節又且十年于此其在成周則成王卷阿思賢之時也則舊京豐芑棫樸之地也士生斯地際其時寧無碩人君子出其間有馮有翼比乎高岡之鳴鳳哉臣頃從館閣諸臣入貢文華與在矢歌之列覩 上思賢甚壓廼今被詔得令有司盛車馬勸駕諸士奉任使甚厚獲游舊京髣髴見 祖宗德教涵育竊意士可推擇以副登延者必甚不乏人今茲之役以國運則思皇拯生宜為國楨以時序則梧桐芊芊靈羽來鳴以賡屬則喜起勅天陪游阿閣唯氣之求其聲必應顏豈無碩人君子在此羅中㚖然舉首者乎臣所以自幸者幸遭其時也臣謂古之君子人品學術往往應其文章其文之品古而重則士品將如之玄圖大呂昭華昆吾陳乎廊序蔚為代寶貴其古也育樅傑榦連抱不斷升于明堂羣材倚之若轅焉貴其重也彼楶棁欂櫨之為材

箕筥甌釜之為器本薪則撓質輕易折其於品奚當焉虞之五臣十六士周之四友九人稱才即其德其德弗純品弗重一臣九合猶之乎小有才耳聖人弗與其器也盖上以品求士則名器重而朝廷尊士以品自重則德義修而器業遠古所謂品正已物正以身為標者耳身其根植也根植端固千枝萬葉莫得不隨焉舍士品求時用雖才抑末矣諸士益務砥行植節輔之以學正身一德以應 明主卷阿之求此臣所

爲孝奉有終身之慮焉今夫語士品誰不願爲
君子抑顧其遠者大者肩鴻任重保大定傾千
古不數人五百之間兩三人耳毋寧使人謂東
南士浮英華嫺文學自古以固然主者徒能得
士文不能得士品臣誠愚不肖無所逃責士亦
大負遭逢哉

爲兩浙貢選諸生賀督學莧園饒先生得

士序

伏覩我　皇上躬執瑤衡三十三年於此矣春
秋鼎盛壽考作人比於周之盛王云今歲乙巳
我浙藩宜貢士于　朝于時督學先生饒公既
已遷藩守土矣而士猶得藉山斗之巍望氷鑑
之權衡菁莪樂育之湛恩有餘無疆之教澤于
是月也合十一郡士選拔其器業恢弘練達世
故文學深長者八十五人以　聖世賓興鉅典
褒茹泰茅采拮桑苞作貢　天府夫此八十五
人者皆自萬曆元載以來歲歲廩餼而培植之
者也恩被頂踵矣皆我督學公三年間所濯磨
以德誼漸涵以禮樂射覲提掖儲之上庠爲
天子使者也教入膚髓矣南金竹箭禹貢作珍
大璐明瑤司徒升俊此其教思深意陶鑄洪慈
夫豈諸士一手足之烈所能報塞萬一者鳳皇
鳴矣于彼朝陽梧桐生矣于彼高岡翹望五雲
千載一時此吾所爲諸士諭遭時也頃年貢藉

中如金陵華亭皆掇明廷巨奎其甲乙燕郡人士則我浙之高才生纍纍皆是如承綱馬此舉子穀中事良無足侈論者獨念諸生此集一跍經行處萬山之高峻澄江之清駛與秋陽朗月肅霜凛風飄雲湛露者共來洒拂襟裾而鼓卷其吟美精神竦發與教澤俱新仰止昔人可以超然特起矣將無慕富春之高士乎追何王金許諸先生之遐軌乎得無進而登象山慈湖所以授受之微乎日者駐蓋三衢吾孔師曲阜之派在焉仰瞻宮墻進謁師表思吾孔師之門七十二子者表表當年或以德行或以政事或以文學言語其人皆竪立天壤有功師門此非前茅歟今茲八十五人者豈盡出古人之後自茲以往有力綱常乃以報天地砥樹身行乃以報父母力展素學乃以報師長經緯當世乃以報

國恩諸生茂勉之無憂不及矣敢拜手稽首誦貢舉得人昌言于大人先生前敬揚拭為天下賀

贈虛庵錢年伯暨配趙夫人偕壽敘

往歲乙丑錢子道充舉春官對　制且有日念其父虛庵翁母趙夫人垂白在堂也惻然曰古之達者一日不易三公吾旦夕且從吏萬一在遠道思吾親而養不逮吾其歸與亦令甲所許也遂謁告歸又三年戊辰當今　上策士之初虛庵公曰出唯此時矣錢子奉命與予偕對于

廷予壬戌所舉士以予父卧疾謁告五六年得與錢子為同年吾兩人之年交似又不偶然是歲建　儲覃恩壬戌乙丑舉進士官外內者例得封其親錢子與予以告歸之故不得預吾兩人又怛焉不寧也各以告其父皆怡然不為意兩家父翁趣尚雅致都相類此又不偶然也于是兩人敘述其家事甚洽錢子敘二親之懿履從予問壽焉予唯世所稱完福者豈非子貴而親壽歟錢子父六旬母六旬有三兄弟皆舉進士富貴且壽所謂完福者矣雖然富而有其富也貴而有其貴也豈惟不樂富貴將賦人倏

靡驕泰蕩其中縱肖燠炎奪其外不紛紛乎宮室輿馬赫奕之求則汲汲未盍箕筥瑣碎之務吾見世之子貴者其親彌不樂正為人情多求無厭足時其於性所從來處不違也虛庵公晚而好玄玄之學息機危坐為物外游遇好風日佳山水相羊其間彌日忘歸豈有一毛干其靈府者乎唯禍集虛唯虛能受壽者受也持虛以受其受乃無涯昔者嘗愛鹿門公以精粹治身以緒餘付卧龍公治天下夫婦聯袂偕老而■其名今虛庵公與趙夫人不謂無鹿門夫婦之高致矣道充兄弟推其遺緒將有豎立乎天下業遠名揚親乃萬壵由此論之錢氏之福未艾也夫人子之可奉於親獨道德耳一切世波盛麗時圖時缺於我亡損益焉日邁月征無忝所生余與道充共勉之矣

合刻謝康樂登覽諸詩柳柳州遊山諸記敘

友人李元甫雅意好游覽而自以官禁近不能出都門為五岳游曰吾甚媿禽子夏之徒乃合謝詩柳記刻而置之手巾函中以當卧游云余觀風雅所著山川景物為比為興以自賦其情致耳即楚騷廣引博喻所托借以抒懷抱亦何顢顢覽山川而敘勝境者乎詩之多於登覽也宜莫工於康樂文之多於紀游也亦莫工於柳

州柳州刻畫精微鏤金攻璞筆端秀特清峭雖甚工而無綺靡之習康樂則玲瓏空濛似明河珠斗橫絕乎青冥之上其文無一字摹前人人不覺其刻畫也昔人謂謝詩如新發芙蕖天然生色謂柳奇纖穠于簡淡之間似亦評之嚴於淄澠矣然謝所經涉天台瀑布諸奇柳則粵西一郡閒耳二君才冠一時淪落不偶殲志損名亦良可憫向使其人得如古之輶軒使者馳驅四方覽觀八極如伯益之紀山海造父之從穆

王倘得盡其才於賦咏仙靈玄妙宜復何如此
事此生不佞弟不敢遜元甫矣大都古来記名
山者有此山川不必值此名盂故佳文佳什常
不稱其山川或促促記形狀品目如彼肆中簿
或浮言增飾令登山者翻薄其文此皆才識不
足為山靈發哂耳孫興公賦天台李長庚吟天
姥何嘗掛𨀝屐乎臥游枕席揮洒烟雲而神已
傳千古矣

四書說概序

余聞楊敬仲先生之言曰人生有三誠少之時
恪奉父兄之訓其壯也博求師友之規即遲暮
矣猶不敢忘父兄師友所以教示者力行不勸
為終身之摹傳之後人紀于鄉黨如此可謂恂
恂篤行君子矣歎服斯語比之韋絃如吾季弟
會真者庶幾似之事父母能竭股肱力我弟兄
間克恭克友皓首不渝温温朝夕了無敢言遽
色口必道忠信之辭身必準禮義之度蓋三十

年如一日前史所稱深衷隱厚不言躬行者斯
其人也頃見其繹思魯論孟氏學庸之訓詮說
大概蓋皆紹述我　先大人肖山先生仁義孝
弟大指本經學宗宋儒與夙昔所得之石師畏
友者粹然一出于純正毫不染惑于佛老管申
商韓之徒之說言簡意平綽有餘味質之所自
處心砥行鄉論謂之式符其言是真可傳也憶
昔四十年前　家大人為師布席荆樹樓前仲
叔季三弟皆令余敷訓而　大人裒裁焉彼其

時家庭和藹咢嘗斯須不奉聖賢之冊為耆蔡者乃仲子為時名彥三上春官惜哉無年叔子志在經時小試屬國檄贊之前尚不盡厥用而季子潛神大業有此著述淨几流黃精心吐赤不没前摹兩姪世其忠信孝恭可謂無忝先訓巳獨余衰老曠志無成所求無忝之謂何則真可娩矣覽說概數十條俛仰感慨為之序日月不居念將老矣歲乙巳秋七月既望

枕戈集敘

昔在譚司馬席上見一幕客韓生者挾混元毬如斗大自言每於風沙冥晦之夕能帶神符騰風以去至虜中穹廬毳帳上從半空發毬而下則虜駭神威辟易相蹂踐故司馬在鎮者六年神砲特有名虜常遠遁不敢南下牧其馬蓋虜中不生硝黃硝黃出塞外禁甚肅即有叛人如中行說之屬或教為之然終不能發機豈非中國長技天所以限華夷者哉乃若日本之佛機火箭與我共長技然在洋中舶次銅鐵之器發勢為難則彼此長便亦共之余見俞盱江總戎言倭舟將入口爭隘之際不如使竹毬為捷毬若小升豆以楮葉封之數重如歲時之響炮馬遇倭舟至巨艦圍其外火箭射其檣手校竹毬無數繼以小磁盛眾膏油亦樵枝而佐之膏火相熾倭舟不須臾立盡也言以此法累獲奇捷余喜而記之未明其効今觀李將軍所創竹火器數十種言其用於外洋舶次易舉易發甚易

辨所名枕戈集者傳于時董與俞大將軍之言若合符欵洵哉其不我欺也昔田單以千火牛收復七十餘城周瑜以荻舟百餘破曹瞞八十萬于赤壁下今者竹將軍動于上竹龍竹虎之屬佐攻于下倘於諸葛木牛流木巧製同功將今日所以制虜破倭者必有全冀焉孫子之書特著火攻一篇倘此書可以獻扼符之府亦京營神機之一籌云

贈東墅黃隱君序

伏見 主上在御三十年而 升儲之詔始下中外臣民舉手加額和豫懽欣之氣一日盈天下而 詔中之恩令在所舉山林隱者耆綺有行君子聞于公卿閭錫之韡芾簪紳比于在仕賢大夫之列抑何鴻恩之浩蕩也于是姚江有隱君子黃公也者秉德樹誼邑中諸先達推之儀部連雲江君先爲姚令時識拔其嗣茂才紹元延之塾中重其節孝又歆褒揚未有會適有

恩詔且在儀曹 升儲之恩從儀曹出乃慨然爲宗伯葉公陳說黃隱君獨行之詳檄下司郡令如 詔例錫之冠帶復其更繇令邑令姬璧黃君躬造其門致儀部文檄玄纁加璧具牛酒盛鼓導以將之里中三老嘖嘖聚觀言東墅公宜有此榮施莫不望廬而式化焉詩有之碩人君子象服孔宜此之謂也于時公嗣茂才抱凌霄之器已自動聲播芳洽乎二京名碩間其尊人服此五章揚於京邑縉紳諸先生樂爲序

為傳為頌為歌人人能大其事史氏沈子者江
令君舊與亦茂才所從游也屬之言余惟漢世
詔首重鄉書里評每詔下必詢察岩閭耆彥
孝弟方聞之士一則曰懼有司奉宣亡狀使積
行君子壅于上聞二則曰爾二千石良守令何
以旁求隱逸佐執事者不逮三則曰有司其造
門敦致詔指束帛授餐以稱褒德之誼四則曰
爾更老父兄其益樹誼敦德紀于鄉黨訓勉後
生以今日觀之　詔恩方下儀部推之宗伯會
之前令尹揚之新令尹贊之司郡傳致之士大
夫羣起而褒重之比于漢世恩華十倍以勵節
閥則柏舟歌焉以旌孝德則巷阿頌焉以褒隱
行則白駒賦焉以歸思　太上則天保申焉不
佞忝在史局揚　上恩提忠孝章隱佚礪風節
是其職業雖在田間不忘衮鉞因附片言于諸
先生後亦無忝焉若夫茂才駿發顯揚孰榮紫
綍壽祺未艾朱紱方來敢揚拭以俟之

宗法編序敘

先大人肖山先生著宗法編意在發明天人性
道之際貽之來者其常言曰吾生平學古之道
即不能施諸當世吾以教吾家故拳拳焉屬其
責於懋孝曰兒宗子也其推吾教家之政以允
吾宗其書詳於譚禮覺蒙略於防微慮遠其田
止於培植宗子未暇及於諸子宗姓蓋吾宗鄙
莫不為知大人未竟之緒欲以望後之子若孫
意則遠矣歲在甲戌冬蕭侍御先生行部有諸

生數十人言大人宗法編可傳嘉與亟須焉此
時不肖官京師明年大人寢疾倏貫未竟遺命
以宗法草創為應屬懋孝善述未竟之事以成
厥志嗚呼痛哉丁丑秋既禫宗老再三勉謂懋
孝曰遺命炯然在也吾子圖之深惟大人所立
宗子田者即先世長枝所傳之田廬與諸弟並
受之者宗法中所云培植宗子而詒之者也夫
大人培植宗子豈私吾宗子不念諸子乎又豈
累吾宗子令啟他日之紛紛乎夫亦以宗子能

禪父意於法之中而善成之事於是再讓父之遺產二千餘畝分授三弟立小宗田即大小二宗田中議贍役田並推親親之愛則歆各止其所慮子孫之患則必預為之防苟有裕於同胞吾何愛於膚髮以是心而承大人繼述之令或者可維持宗法云耳宗老為之上其事僉議以為然於是又取宜興徐氏無錫華氏宗規或損或益酌為條例示一定之守凡吾於宗姓所為周卹保愛以遂其生講明風勵以進其德防範

董正而救其弊者事皆曲為之制要在明白易簡可行可久而宗法之綱條略備矣天下無不敝之法亦無必謂之慮有賢子孫則法行無賢子孫則法廢此自然之理為吾子孫者必以忠孝清白勤儉敦共為事親之本必以培植宗子訓養諸宗為繩祖之烈毋以驕以肆以利以爭隳祖考之明訓則雖亢吾宗而百世之何窮已也予觀范文正忠宣父子義田遺澤炳炳耳目能使一家之法可傳百世其他做之者或傳或不傳或久或近甚則啟爭而召釁此曷故哉苟出於誠匹夫之獨行貫宇宙以常存苟無其實王公之氣勢欺一時且不足故君子誠之為貴

先大父兩山先生嘗著家法二十條其言敦實易知并次宗法之首使來世子孫知吾大人所以啟祐後昆者其來有自

修復淨土禪院碧鮮亭坡公井記

余水雲精舍之西南有淨土寺寺建於唐至五代時為漢南王宅掘地得石幢知為寺也因捨為安福禪院及宋祥符間仍賜名淨土寺云暇日則以小艇行游其間滿地曲澗環林頗幽闃有致村村茂竹家家沃桑里之甚近縈繞折旋始至寺門前艇行竹林中如有數里之遥寺四面古木陰森前有三石梁景色清曠市囂不到處雲月甚宜人因問寺之故僧為指點碧鮮亭

舊址其南蓋有坡公井坡公常游覽寺中有碧鮮亭詩今志稱碧蘇亭或者合井與亭俗稱訛異耳然碧鮮之名尤雅云余曰長公飛仙也仕為杭湖太守晚老于宜興我長水一帶是其經行灑拂處昔公偶一散步到今稱蘇步焉況其亭若井有公詩哥翰墨者乎千載同心何能不惓惓起遐思也寺僧欲先浚井甃治環以石欄樹竹千箇縈水為帶乃始治亭其上勒長公詩使我輩可觴可詠如見碧鮮昔日之致焉寺基

廣六十畝可田可桑佛宇巍然一水中貫冏于僧廬下甚宜綴景而物力不副余猶子德貞讀書其處思以漸拓宇舍還其舊觀亦視願力所至何如耳嗟嗟人世莊園第宅成圯不踰百年淨土香區自唐到今已是千餘年勝地迴想半生身世皆是塵中浮物倘藉名賢遺事傳天壤俱亡窮故記其事與知道君子共焉

重建金山之神顯忠祠碑

顯忠祠在當湖東門外相傳為鎮海祠以乍浦地介金山海濤從彼上流来故亦稱金山之神其小像作貟㕝狀如漢武所賜大将軍愽陸侯之圖則余聞之先大父言自番舶入貢顯靈海濤間而尊置之者其在三國吳主時夢感小黄門稱鹹塘颶作非人力可防余漢之愽陸侯也奉帝之勑率所部作鎮鹽官至晋代因武原縣治一朝忽湛為當湖始立祠湖之上宋大觀中

兩浙提舉魯詹感其靈應請于朝始封忠烈公宣和二年賜額為顯忠祠紹興中知湖州魯可封是詹之子勒石紀其事始末如此云　本朝載在邑乘旱乾水溢禱之輙應至嘉靖中海寇數萬人徐海陳東葉麻三酋者窟穴松江之柘林亡月不掠我湖邑先後七八年督撫續溪胡公宗憲臨鎮湖邑解携其勦盡殲三酋之衆於我沈家莊是時金山神明効靈爽督撫公如将見之親致祭焉始公先受降事渠酋縱有逆謀

[illegible][illegible]永順麻沙諸部蕩平之[illegible]島氣澖厲終始結局於此邦明神佑助之功焉可誣也余時總丱為諸生日夜緺于垣堺枹鼓間一一親見其事如癸丑三月倭千餘從乍浦登岸蟻結于讀書堆上者五日彼時未有城堞市人揭竿湖畔以禦之此一帶水耳終不敢渡取道竟從金山去後有田父數人被拘逸還者言彼中見有金冠紫袍白馬翩翩巡湖之滸戈戟如雪或作虎象形嗚呼無城無兵何恃能守此非神之力而何也如乙卯二月倭駕千艘萬人来攻城其酋乘輿先上流矢向城中者如雨邑侯襄陽劉公存義連發三矢酋遂殪放艘由武唐以去後有從艘中脱歸者競言酋見神人伏劍擊之諸艘檣纜多折斷者以為不利吐舌連宵遁嗚呼息吼而来奪魄以去此又非神之力而何也自倭熄来今且五十餘年海波安淵時和歲登我父母延陵王公加意乎境内應祀之神于是父老同聲願新顯忠神之祠呈牽帖行樂趨者衆故

工力速成規摹開拓于舊余為述明神之顯贊濯鑒於耳目間者真實如是使邑士民加敬焉夫湖邑壓百里而去海甚近島訊無期颶災時作斯地也有華夷之防焉有蕩析之慮焉天人幽明間所為協奠此土者功參半矣乃若子孟先生受遺擁立持傾保大事在前史堂堂嵬嵬於行天壤亡所不在吾聞其事今天下未見其人

復司寇趙心堂書

貴部倪主政致到手翰隆儀謹頓領陳謝外盖林泉之客不交于霄漢久矣而辱高誼念我舊游存之格外僕何敢承至如小集謬當大雅褒徽之章貴于丘園增價十倍敢用珎襲以示孫子中心藏之弗敢諼也方今大厦撐柱全倚門下為凌霄之榦即震風淮雨一世庇其鎮持指辰晉握荃宰旋轉匡扶仰見宏局海內賢士大夫日夕以幾之譬則有大醫王當沉痼之疾[illegible]卒之廣非一人之力所能獨濟必其藥籠中[illegible]蓄下九明神丹萬金良藥即一匕之力便可起生立命若夫尋常肆中草頭木末恐無當於瞑眩者已山農鄙見以代面語伏祈留神採擇不奉眉宇二十年臨楲不任神遡

毅山于學士復書

思修上人東土来得聞文起處之詩[illegible]出所
惠函念弟勤重記得在松林菴前握別于今二
十五年皤然老矣無能為也已昨歲庚子本寧
兄北行弟再拜面屬致書因感慨涕流曰我弟
兄各天俱老真無拜見之期乎本寧尚强健卓
犖可屬任胸中具人倫朗鑒亦在江湖久交游
滿天下倘遇緩急渠籠中靈藥或可奉咨采奔
走全在兄念之而已弟過此五越月明年便可

向村翁席上據上座稱七十翁耳目手足不衰
或藉庇尚有幾齡可度念惟退耕以来二十年
對明窓素卷搖筆拊手嘲風美月此於弟受用
已過叨清中之福矣憂天填海不忘寤寐則付
丈一肩擔之弟受教指有淇林吟卷十冊前陸
壻椷中已再頓首祈丈一言黄石先生無[illegible]居
士一耶二耶此兩名公必借一銜為弟集重也
聞歆得竺典新刻書本若寄一品目容時時奉
致之念兄少弟十年及此時一切捐除并輕文

字之念則壽祺無量先天精氣一滴耳貴緇之
物泌須着意葆存之相望雲山豈勝瞻遡

朱平涵司成書

蓋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未見君子廼心嚮往之僕在田間久不及與門下為綰帶游居常梔關兀守即托在梓里一衣帶水耳不皇造請期晤于山水間此亦畸人固迂衰老之徵狀矣廼者山斗在南雍木鐸響而金玉振天下士赴之如不及故遺穉孫瀚來觀禮聽教然以遵例不敢通書記室乃蒙先生辱收以同署之誼齒及駑鈍問其敝廬烏屋之仁遠此穉童不勝感激謹頓首上謝昨年覽閩中錄領沃高雅懸想大集必久傳布敬候德音

印川潘司空再起書

伏唯河渠之功烝民乃乂抑而未賞公論冤之社稷有靈　聖明洞燭司空再起以河之故馮夷玄冥何殊姬郊之風雷也明公之於河若庖之牛樂之馬僚丸而丙御也鄉者所治唯漕今所治乃在全河平成天地益顯胸中自有赤符菉字百僚讓德亦若此河耳加之不矜不伐翼翼沖沖令天下知堯舜在御神禹之勳終炳雲臺將胥人奪魄志士增膽工塊窮奇敢揚鼇芒乎即有遜章宜在途中式遄其軫其必不越辛壬癸甲矣

與雲中博士莊赤雉書

僕家柘湖上與雲中帯水為鄰亦三江九峰間一老農耳雲中諸髦時時文墨過從口吻間具述先生之振鐸此邦也如羣飛一皇焉就之問道論文者酌於不竭之源亦各稇載而充量矣僕方讀禮與兒孫檢覧諸義每至大篇誦不去手神超精沇龍蓋一時宅時以告貴鄉擺拨先生亟稱以標士鵠僕所嚮徃私心若此若得一日奉顏面扣玄扃更何如快乎古人交以神求

以氣何必交臂數袵況其法席非遥也心之殷矣楮不可既

復華進士

四君聯翩並奮天衢林楼間藉得士之譽蓋國手磨鑢振發璋彥在十五年後而三刖十子猶得借鑒一時標名當世剖璞而知之抱璞而知之夫乃微有間乎執事高筆宏抱兩掇魁名頃誦文卷落落大展異時出所涵茹炳朗建豎非清廟之瑰珎乎喜不可寐山中人久廢書牘不能走一字長安道上華牘爛如恍從雲墜蕪金絢織非所施于裘褐且方離家食何得作此過

厚事念斯公舉莽莽叨受知愛之辱報謝而已僕老而衰無復見齒當世而猥望之過公評耿如君子固窮不見知不悔天下自有公心亦自信於知己耳

復松陽令周君

每覽栝蒼圖牒慨然有意乎松溪清流往往起卧游之想況乃高賢治所莞焉一笑為顧則多古之良牧如仲冉者流咸以比及三年可自展其猶略雖仲尼亦自許三年有成執事為松陽此其時已因以飢饉民勇知方千室之邑户有餘穰不知昔之人孰與今日歲事既侵礦事未輟能令吏民戴若父母不知今日耆又孰與古人即當路交牘奏績闕下旦晚晋秩執事自[illegible]膺也激揚拭以需之僕掛冠二十年與世途遂絕結茅衡門采芝飡苓高卧其間既身世乎浮雲亦俯仰其何作青蒲晏坐超忽三生搖弄筆墨小酬造化始念只如此止耳所諭東事竊料東夷不足憂深可畏者所在[illegible]飢荒無聊其心未靖盛明景運神器安於泰山皆是福氣所持老叟對相知幾乎漆室憂天矣何時把握慰茲渴飢

與邑侯吳君論繕城書

昨日耆老等傳奉來命下詢加城燒磚事宜昔年建城僕為諸生嘗從版築之役矣彼時僉點燒磚大户給與官銀分散與嘉善縣張涇等處窑户去本縣不過半日程其窑户皆是並業可托之家定下每磚一个重一十六斤每百價銀六錢先燒樣磚呈看定其長短厚薄之式然後分與各窑一式燒造令下之後作胚晒結不過兩月而百萬之磚可以畢集先與之半價候磚

足乃再給後一半價此昔年燒造城磚之大略也磚既如式其石灰各店所有不費經營唯匠作多是蕭山縣人一時不能畢集若選之不精招之不豫所用副手未必皆慣而里遞愚竇之人又不能日日在役或托它人代事用不能之匠完草率之工塡砌不妥中多滲漏雖用好磚工不堅完故造城之法必先示日期于兩月前定役定匠各各登名于冊一一編排出示自然工手如一此又昔年用匠并工之大略也然里

遴不皆知事之人意在省錢完事而已必須用城中與路襍職監生生員等老練精力之人監其工一式合作各衙分工稽查無以耆老書辦人等晝夜督理人知儆懼心力工程自能各各如一天若晴明不過二十餘日漢書言孝惠城長安止是三十日竣事矣此經始完工之大略也自造城來四十餘年非不年年修葺也既亡定燒大磚其窑户亦燒此大磚亡所用所買者不過行使小磚不及七八斤價止二三錢又用

不慣之匠作又無練曉之人監其工外右刷抹可觀中實空鬆可笑不用真正細灰而用光泥白土不用塡裹灌灰而用碎片塞隙故雨易入泥易漲城墻易突易傾如此之工愈修愈破愈補愈虛四十年來辟如晏家之敝狐裘久不成片段矣若不從下堅築止從上面再加磚再加土壓之愈重崩傾愈速此又近年修城潦草之積獘也承詢及略陳如左然果欲興工亦無踰此數言矣但目今歲事不登錢糧尚難完辦府

庫不實一切難以轉移近例森嚴田上不可加派只以省約筭之每城一丈約用磚一千週迴城墻一千五百丈該用磚一百七十萬該費銀九千之上其灰石匠工人工飯食尚在其外此等鉅工若無物力恐難輕動人情好義甚難起謗甚易樂成甚逸慮始實囏旁觀者睽目以迂踈當局者舉足而生議事未及然泄泄不前變態猝來倉皇亡措此全在獨斷酌行宜先處定物料乃可舉事非區區之力所能主持也據鄙

見朝鮮對馬之倭造房萬間為久住計欵之禍遲而深拒之禍驟而潰其勢明年尚不波及我淛直亦未可知若留神料理一年之外俟覲回從容修舉彼時真可以建百世利矣其在目前但驗勢將傾圮者不妨照常修葺人亦何辭其修之未久與圮壞未甚者不若因仍舊貫可以亡失至如各水旱城門皆年夕夕之物必當量行更新以固關鑰今查更之法已為盡美時一開防以備春初土寇之發又一策也恐耆老等口

對不悉敢布書下執事備千慮之一擇

辭免邑中諸友請黃令侯德政文

僕以文字為職業自來邑中例有之事如入覲考績陞轉之屬皆勉强承命質有其文唯是德政一編乃今世相沿俗套傳婣天下未開覽而織欲吐矣可鄙孰甚焉舉四海之大循吏之多若人人有德政在所有刊刻名實殽眩誣罔淺薄即使班馬復生亦亡能揜盖去取成循良之傳矣僕昔在庠校不敢掛名頌德之列入仕後居鄉四十餘年並不曾注筆於德政生祠碑錄

間自金鄉揚徽齋公至今令侯凡十五人豈無耿耿者皆不敢阿其所好僕之不能為頌文非獨今日矣孔子云文勝質則史孟氏云其文則史史官先生之文動多刺譏少所獎借與路史道碑體各不同將執事者又何取焉敢辭

秋日示兒

天地之氣至大夏而盛陽發越幾乎盡泄矣休之以土濟之以金火候全消真精乃見於此時也風為號風雨為小雨露為湛露雲為凉雲當中秋白露間天之太陰則月倍朗而鮮華地之太乙則水瀅清而徹底河漢珠斗色色清高鴻雁蟋蟀物物凄切一斂向日之發舒蒸潤別出一太空太無之界此亦人心極靜之倪也及此新秋一意空靜寡欲平情捐書謝客焚梅默坐而游大庭之館乎豈獨養生可以見道一物不干坐進此境何樂如之

與塾中士論四六駢體

三代上無表之名史記始有年表櫟其世次日月立論其端耳猶之乎文也自東漢馬伏波之式銅馬也有進表吳陸士衡之謝平原內史也有謝表晉羊叔子之讓開府也有辭表劉越石之勸進中宗以係人望也有賀表乃若諸葛孔明之出師李令伯之陳情又出四體之外直抒已志精忠孝感垂之到今矣然皆散文也駢體興於宋齊梁而唐初則駱義烏以四六擅場蓋承麗賦之藻贍集古選之對屬合璧連璣真文林之瑋寶也唐文大昌於退之其諫佛骨謝潮陽則用散體其賀靈雨則用駢體蓋兩能之而退之終不以四六名夫乃義烏之獨詣耶至宋王介甫蘇子瞻始厭薄穠詞為真淡寫意之體其後汪浮溪周益公楊誠齋之徒嗣之故宋表傳至今今之士林皆式之蓋純乎議論矣余嘗衷而衡之如陳謝如辭職如諫事如進規用論議行文情志始暢若夫國之大慶大典必待鋪

張賜物之一衣一馬尤須描寫若斯之類豈可無挨藻摛菁之筆抑亦顧所用何如耳兩能兩擅權及旬停在後釆英俊所自樹矣至夫轉摺關生起伏動靜必有超特之才開闔紀綱乎其間精釆始發偶驪始流如其乏此將色浮而神去之矣句有句格字有字目大都與詩相通故盛唐之冠冕初唐之秀發晚唐之雕刻宋詩之議論合而鑄之又表家之捷戰法也情到則神自來筆超則釆自飛意想墨沉難以言喻乃在驪黃之外矣

論達才之義示諸生

自來俊士胸中自有一段英華特達純粹光明之氣此氣所發可以剖發吾性靈中之隱竅可以達吾志意之烈烈慷慨者綽然言之可以收羅宇宙萬象鎔鑄裁成作五采龍文出與並間萬目遇光華震動無已時此所謂天之降才合乎情與性而充塞天壤之間者也人能信得我才自本天生無所不能而每患亢拓不盡尚有鬱伏無聖師賢友礱而出之遂為俗見習情纏縛總襍不能貫通萬品甚可惜耳孔師標文之指曰辭達而已今為承學設達才之教大約有三其初縱其中所欲言與所能言務在盡刮陳蕪條達己志不必瑣瑣盡與題合自有一種光芒足成一家之論不得以棘口不明語混而塞之及其進也生意勃然比前所言漸得新奥游揚自喜乍沉乍浮進而入文之中必足研精出粹如鈎重淵而弋霄漢進而出文之外必足布奇揚彩如日波四照蘭薇四飄即清空散出者

皆玄機妙味而非着跡之譚會此兩者無為用
吾才矣又其久也胸中隱思玲瓏畢浮文上風
波揺筆輙有一種神物凝結十指間遇有所發
皆以吾全力默而迎之有一關竅即透一番紫
金光燄有一盤錯便顯出擘畫干將利手其他
處只平平穩穩不動聲氣正如孔子以萬古乾
坤刪述大力謙謙焉從周禮問柱下其才愈大
而神愈凝此又論於語言外矣然非獨文章士
君子立節行豎勳猷皆在沉凝之久能自達[illegible]
必至之才一切疑似蓄縮章繒不了之物皆淺
之乎胸次耳故曰固其聰明上達天德又云下
學而上達又云擴而充之如泉始達此義殊有
可思勉之哉

金山紀游

辛未冬仲余將北征晚步江皋雪後四際無雲
因駕小艇至金山之下月出矣乘興上妙高亭
覩月時木脫天空江流檻前所謂山高月小水
落石出者真其致耶月朗甚雪承之助其輝月
愈冷星斗芒寒欲動遥諦之漁燈幾點在白沙
頭若隱若滅所謂明月照積雪此景堪描畫矣
久之月高夜靜空中碧玲瓏世界仙侶飄飄若
聞清嘯吾生須臾耳大江流日夜感此焉窮乃

返僧寮于手巾函中取瓣梅灶佛燈前與僧說
圓覺妙諦僧為煑中冷泉一杓以達茗投之為
供客前因取囊琴作雪夜梅華奏所云風吹一
夜滿關山者耶時夜叅半被衲危坐氣從蹱下
兀兀騰揚滿懷若初春焉少頃童子呼曰天光
明矣登舟至瓜步擔簦跨驢取道真州北去

賈洛陽

賈生以河南守薦一歲五遷文帝甚任之每詔下諸老生不能言盡代之對豈不通達高雅有聳士林者哉其策治安慨然思以銷諸侯王尾大之憂而登漢氏于成康之右雍容禮樂一洗秦陋倘可再見五三以來治象彼豈大言亡當世用者惜也絳灌害能長沙促駕服鳥湘纍同生死輕去就足以發明生之伊鬱矣嗟乎以彼其材惜不當高帝時設施宏達寔論叔孫生陸

大中華手或謂江都不遇文長沙不遇武各嗇厥施時乎命乎從古來非一世矣

董江都

董生三代下名儒也余讀天人三策玉杯繁露清明竹林諸篇噫學胡醇也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百家至今不敢亂孔氏正誼明道不屑謀利計功蓋其下帷沈精十載不窺園所漸涵邃矣故其持正乃如此相江都膠西兩王匡之以禮教行國中居家不治產杜門著書進退容止非禮不行朝有大議廷尉使者棲跡于道就問輙對皆有法式孰謂秦焰後聖脈如綫而有力搘

斯道如生也者正心正朝廷之論從伊說說命中得來使帝退弘任生將不為古大臣以道事君者哉火災之對闡陽縱陰垂棘微瑕爾其根實精純自當肩游夏升孔堂次第不得數揚雄矣

典屬國蘇子卿

蘇子卿牧羝北海上坐卧秉持漢節旄頭落盡丹心不磨凛乎寒清霜貫白日也罵律唾陵若腐鼠爾其對律曰女為人臣畔主背親何以女為見責陵曰武父子亡功德常願肝腦塗地今得以身効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子為父死亡所恨咄嗟乎腸鐵石而舌斧鉞氊裘革禽行獸面者吐舌高其義況有血氣心知者與陵感媿泣曰陵律之辠通于天矣它日天子

射上林得帛書霜毛萬里知武此心可不謂天札世傳陵與武書一慟長別余以為皆晋魏人譌為之不足辱武且武豈陵之儔也

趙將軍充國

余讀後將軍充國屯田疏罷騎兵務農業息徭役制西域治郵亭以待罕开之自服未嘗不喟然曰嗟乎老成謀國若此其忠也當此時酒泉守辛武賢銳然決策欲倖功一戰充國持之甚堅至乎璽書詰問數四不變報曰窮天子精兵散車甲于原埜雖亡寸功媮得辟嫌之便此人臣不忠之利非社稷之福也及振旅来旋浩星賜勸之讓功則又毅然曰兵者國之大事當為後法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乎觀是數言赤誠貞志練識宏量有大臣風節矣然其始議時抑何難合之甚也帝下其奏于公卿初是之者什三中什五帝之詰責未已也獨魏相任其計為可必用帝迺詔是其策將相調和小臣乃不敢横議功名之際大難已夫嗚呼事亡名又亡功而實利國家誰敢任者為酒泉守易為後將軍難在君相所擇任如何此亦方來之范也

汲長孺

長孺之言曰天子置公卿輔弼臣寧令阿意順旨陷主不義乎縱愛身柰辱朝廷何誦其言至今凜凜有生氣漢廷一時幾丈夫哉夫以東越交攻使命不辱河内失火矯制發倉衛青貴幸長揖不拜張湯深文面訾不讓李息黨比怵以公法烈日清霜義形乎色矣自稱顧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帝亦許其可輔少主招不來麾不去世非不知之重之竟不盡其用使帝果能終任

黯他時寄托事必且出傅陸安陽右矣淮南謀逆懼黯威重不敢發端人拂士重朝廟乎九鼎豈不稱社稷臣哉多慾之規一語切中淮陽之命九載不遷正直難容自古歎之張子壽王元之輩聞公風烈而興者乎寥寥天壤何可多得

賜不如回解答陸生

回賜二子高下夫子蓋已洞知之矣何乃有孰愈之問不曰不如却曰孰勝試其自知何如賜直曰何敢望回則明謂之弗如矣夫子喜之曰汝真弗如耶此弗如之心真心也知弗如之心即是真知真知一朗萬竅皆融無一無二亦無十合下心體直與日月並明千聖合符豈待他日方進乃始如回乎即今一瞬靈明轉變便已如回矣無知無不知之本體無層累階級可設

此一了即了之道余聞近谿羅先生之教如此道本空洞超乎對偶數目外有對偶數目則不徹象山一日問同學知二知十何以見得弗如其人對曰看來只是尚嫌少在象山為之首肯者久之陽明他日論學時時為同志者重宣此義良知之指不言了然

僕意亦如二先生之教但愚見以為賜不如回者一則是徹底洞然一則尚靠揣量億度所以弗如其分別正在此處未知家見得如此分明

即便徹了世豈有自知其為[illegible][illegible]對待猶不超脫者乎豈有自知不如回之徹底洞然而猶不洞然者乎所以夫子與之者不是與其他日向進與其當下直見性明心則億中之使俩貨殖之營為合下盡消到空空去矣大凡天下事物千百總襍曲折與渺即聖人不能徧知必須諮訪必待終日終夜精思必採納衆流之善酌之調之方能經時濟物獨其天性中一點真明合下廓然無礙無首無尾無所不貫故謂之聞一知十一者數之始九者數之究至於十則子數盡而還其母矣聖人真知得母知子既知其子仍還其母本體朗如吾人落在是非利害毀譽成敗中間纏綿筭計不出兩頭對待外亦何超朗之有乎故云回也屢空到十數上是盡頭歧路故云空也屢者如貧子再無長物也億則屢中者我寶流失揣摩他寶曾得為吾有乎故大舜用兩端之中用之則非兩也一而已孔子扣兩端而竭焉既竭矣何兩之可言乎故真知只是惟一一則統體具存頭足皆完知之亦知不知亦知知亦不知不知却知令人真知不徹者以其胸中尚有二物之介也

周禮荒政十二解

三代盛時宇內殷阜即有凶荒國無捐瘠嘗讀周禮一書知先王所為禦荒者綢繆若是而後世何疏略也今即荒政十二事論之得失之故利病之原大較有可言者首曰散利後世公度坻京不聞賑貸之詔如此者民病次曰薄征緩刑弛力後乃有半粟不登督租之吏相望于道民困桎犴土木興作雜遝不得休如此者民病次舍禁去譏後乃有山林川澤禁不得採飢殍

載道圜吏且奉三尺繩之如此者民病次眚禮次殺哀次蕃樂次多昏後乃有舉羸濫耗為不急之務以靡其財民之富者設財役貧日費數千緡而上不禁如此者民病次索鬼神次除盜賊後乃有德馨不彰匱神乏祀用降之罰年穀不蓄小民貫緣為奸吏不能止如此者民病夫三代前提封之廣戶口之數皆不過於今天下之蓄庶也九年水七年旱又今天下所無也三代以經制得而有餘後世以經制失而匱乏是

以明人事非天意矣然先王之心猶兢乎閔民重本之思焉世方順成民無札瘥不敢一日忘儲胥以戒不虞千耦畛隰之勞良耜甫田之詠非不勤而遂師巡稼大夫簡器縣正趣事不為厲民燕享有需嘉樂有侑五禮咸秩匪頒無關何甚費也而遺人掌積廩人掌穀二鬴四鬴食乃有程抑何儉也萬邦錯列九貢灌輸羽毛齒革輦入尚方用非不足也而躬獻鞠衣親服黛耜為天下倡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

食縣野都鄙皆有蓋藏所為勤勞以養萬民者何至乎古之盛王極慮豫防不待事至乃始圖之天不能災地不能貧以此之故維時方內逢休樂業無有失所故其詩曰粒我烝民莫非爾極此三代所以久安也豈特如十二政者云爾乎後世乏長世之遠慮不能修備其未然天災流行一切權宜之術尚不及講溝中之瘠亦何笑焉故未災而忘備不可既災而坐視無救亦不可積儲先備謂之上策隨時補救得中策焉

以余所聞若李悝之平糴漢文之蠲租令民輸粟入關者無用傳斯亦十二政之遺也他如汲長孺之河內發倉富鄭公之賑青州范文正之賑浙西倉迫無聊之中庶幾猶有救挽之冀焉夫世之有豐穰天之行也蓄積多而備先具政之經也隨時量地為萬一補救之方此豈有常策哉仁人君子殫厥心以謀之義士世家各協力而襄之張口卬哺其策在捷給羣聚得蘇其策在散處人衆日久其策在多方可繼捐有餘

補不足其策在權宜行事不拘文法斯亦荒政之大略云語云救荒無奇策非無策也不能救急耳知其無策則無一非策矣

費隱解

道之妙貫有無分有無者諸子百氏之陋耳無能生有有中含無即有即無即無還有一物兩名焉故稱君子大中之道非滯有淪無若諸子百氏之偏而不貫者蓋率性之用顯大流行乎天壤間無所不徧殆若甚奢甚費也者就中求其所以然之故此豈有形影可求見聞可及又甚微甚隱者焉何以明其然也今夫愚夫愚婦家室日用間介焉有知所知者即天下人心之

共知坦然有行所能者即天下人心之共能斯道不以愚夫婦廢皆可使與其知能者焉若究竟到至處彼其超聲臭而獨運在聰明齊聖者有所弗能原即勢力之不庸雖多材多藝者有所弗能致極之乎天地又大矣尚以形局以氣用形有滯氣有偏猶時時小有不時若不順成之處不若道之大全純正而終古無弊焉者自人論之且不能無憾於天地而況人乎由此言之道之小也充滿纖微于夫婦之可知能處

窺其一班精入無間莫能破也道之大也包覆涵育于聖人天地不能盡處可覩其全體廣極無垠誰能載也語道至是洋洋乎何費矣乎俯仰天地之間目睫之前而真體已躍然矣詩云鳶飛于天魚躍于淵蓋言物也言物以言道也鳶魚之浮沉一氣機之升降氣機之升降一天則之自流有此天理即有此物則有此物則即有顯藏飛者極九天誰則揚之躍者入九淵誰則鼓之一夫一婦固等知覺於鳶魚天地聖人

亦未始不呈神明于一竅吾是以嘆君子之道之費也指其端緒殺于夫婦閨室之常極其廣大彰察于天高地下之際信乎其莫破莫載也無弗有也無弗徧也窮宇宙內物皆道中物窮宇宙內事皆道中事皆道中物道中事皆與吾性體不隔一絲故曰不可須臾離也非獨單指人身此乃窮六合并心靈而為言也嗚呼道之費也如是然則孰從而求之吾性至虛而能有至無而能動至顯而能微此何物哉淵然未發之中也識吾中而洗心以存之靈明邃密包羅萬象自有萬古乾坤自有萬古賢聖其庸者不殊異于愚夫婦而高者已足陶鑄天地聖人此子思所謂不顯之天體費中之微也人若瞑目內思愚夫婦何故反開聖人何故反冥鳶魚小虫何故反全天地元形何故反缺忽然一透萬象皆空不假尋思頭頭入妙深山可居漁樵可伍鹿豕可游鳥雀可馴神聖自寂于胸中天地轉丸於掌上一物而已夫孰識其微乎

題季山馮公墓道之碣

馮季公葬有日華亭董君玄宰次其事狀吾郡馮君開之誌而銘之及葬其孫其表石隧上請揭懿履示後之人夫百行有大于孝者乎兩太史此度於唐世馮子華者稱為孝馮季子于是友人其題其石曰季公名某字忠卿宗鄙稱其孝茲丘也是為有明馮季子之墓嗚呼語及事親使余泫然流涕也昔孔子游于青丘聞叢薄中哭聲哀顧謂弟子曰驅驅孝子將至及下車遭皐魚生問故焉嗚咽不勝曰吾聞風木蕭蕭而淚不可收也孔子喟然仰天曰樹欲靜風搖之子欲養親不逮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乎吾昔也游吾師佑山先生門聞孝道甚大退與季公兄弟偕在子舍追馬隨馬常媿弗及今者語及季公所事親嗟乎蓋棺遂定千載吾思吾親欲養弗逮是以泫然流涕也始與馮長公同舉進士吾師長吾親者二十齡甚康樂而吾親罹病綿延十餘年吾所朝夕勤劬承事顏色者在牀第湯藥調甘茹荼風燭危隕之中而季公兄弟所怡愉滿志先意將順者在布惠行義賓筵嵩祝山水觴詠之間余無日不憂思雖攜班美鶴不如公等樂季公無日不順適雖竭力盡志安知余之苦乎命之不猶其福享殊也德厚薄殊也貧富不同也親之慈嚴又不同也然吾先師嘗兩是之吾親不幸蚤世吾師享康樂又十餘年季公與其配沈夫人所為奉其親者衆舄巾櫛靡不躬承燠寒勞佚事事體察愛親如寶玉保親如嬰子前後色養二十年幾情密愛亡纖微不懇致此皆余所經見余能詳之蓋與其父兄周旋日久家庭和譪宛如一人親未言也子輒視而知之子欲言也親已笑而俞之兄之所然弟然焉弟所不然兄亦不然焉有客卒然見此者烏審其孰父孰子孰長孰季也天性之合其樂融融棣萼煒煒信有之耶吾思三十年前吾師在時事季子不忝孝名幾吾自以不及而流涕也吾言其質兩太史之言蔚矣其文

也夫昔吾師殁太原公為狀吾為傳長公年兄
殁弇州公為傳吾為狀今日臨季公之隧吾宜
銘韓退之所云吾年未老見其三世須謝曾不
須臾人歟久不亟觀居人世者宜何如為情也

祭趙母陸孺人文

始余總丱為趙外孫而習趙門之終始也我太
翁給諫漸齋先生念其長嗣長孫相繼謝世獨
愛憐曾孫之孱而亡以依也惻惻心楚焉曰吾
老矣非求淑媛練習稼穡荊布也者當何以持
筦鑰持家事時太翁年八十邁矣官廉家貧薄
吾家孺人年十七為曾孫婦三日解花鈿即授
實無可貽曾孫而顧口口念之不置曰何以培
我曾孫于是諸長者心許焉未幾太翁捐館舍
衆喙集於曾孫又無何曾孫謝世馮凌齮齕並
集於曾孫婦當此時也孺人之苦余母氏姨氏
備知之內以奉高年姑嫜撫循諸孤叔提挈呱
呱乳上兒外以修睦諸尊行蚤夜勤劬杼軸以
供祭享會集猶多不稱衆意一切侵侮門以外
事又總總不可具言蓋自余小妹未奉箕帚前
已自楚楚難名狀矣孺人寅夜拮据挺身其間
慧明善應將以柔恭有才丈夫之略調之劑之
維之持之不知幾歲幾年總總芬芬者乃始戢

然小定比於鄭邛小邦陪宰奔奏齊楚晉秦
壇坫之下亡日不要盟焉嗚呼苦矣難矣可謂
才已故云余為趙外孫五十年間頗習趙之終
始者此一事也自余妹于歸孺人始有所付托
其諸郎君並孝友善承母志事產漸完合諸姻
連皆邑中名流衰祚一振家聲日起孺人方含
飴弄孫且抱孫曾焉井井臣餕不殊始之黤匱
時益以禮義訓厥子儉勤持厥家暇則供佛茹
素以順餘齒而已蓋孺人終始之德凜凜詳備

婣黨誦之閭里傳之豈虛乎哉夫松栢貞姿自
其天性凜風搖之嚴霜剝之淋瀝備至乃始刻
露貞標貽芳表潔嗚呼人亦孰知松栢之備嘗
百苦乎唯苦之盡故其芳愈烈木不苦葉不香
人不苦節不芳余所以感概綠流有味乎栢舟
之什也孺人少而為婦上無承藉當其甚難孝
睦特著壯而喪所天旁無憑依當其甚艱劙歷
持其家晚而訓子若孫又失吾妹當其甚戚義
方貽式卓有母儀半世苦辛弔形影而子立一

生大節勵難貞以始終歿乃安恬以遊蹩煙表
瑞既已驂鸞鶴翔太清矣所一絲未瞑者或念
及吾孫生未了也傷哉

沈母卜宜人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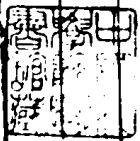
長水諸族卜乃鉅宗是吾里人也松陵之望沈為名閥是吳興之泒與吾同所出也長君銓部魁天下吾所舉士次君憲臬魁京闈吾所在門墻而厚期許也太公與吾游以吾同館道立兄之雅又吾所世講無忘也故太夫人當日女徳女誡蚤映圖史吾知之婦順婦儀表式宗黨吾知之自甲戌来于今垂三十年許通家之㳺等于肺附太夫人所為丸熊畫荻者雖則人人能

言余知之似特真可不謂令儀令望流之管絃者哉有子而賢而並顯又翩翩蚤有當世名難也昊天之恩依依嬰慕兩君者同心尤難也舍冰蘗之芳馨甘蕣爂之供奉輕九列若鴻毛侍慈庭以永年子心淡如母情濃如兄早抽簪弟勇懸輪遐想一門天樂團圞即北山陟屺且當揖拱高風彼陳情報劉登岱瞻雲又何有焉太夫人享備福祿榮名褕翟煌煌珮珩瑲瑲色養祿養備物是將紫霞之觴麟脯椒漿日進前娛心意即百歲千秋亦云夜之未央嗟乎樂且未極哀来無方天靳斯年迨復洎然留所不盡貽之後賢太夫人晩親内典視此廓然又奚介焉之有其先慈捐殯同茲不艮聞訃音而遲遲抱哀殘以後至二君之母如吾母二君之哀亦吾哀二十年間掛冠攜綵所得與二君同心者緊母之故然太夫人盡享其子之苐祿二君能盡所報於劬勞而吾萬分無展私衷抱痛感極涕零所以言酸惻而無倫其中情苦也玄酒素羞

以格来命如玉生芻靡敢不敬乃㦲乃文事立名揚難兄難弟在邦在朝蓀蕙芬芳世發厥祥太君之福雲來水長嗚呼圓暉缺兮玉芝謝寶燭銷兮促長夜人代相遞兮寥廓[illegible]在者哀哉

文喻一首

□□仙宮梵宇色色摩尼瓔珞靡不玄赴帝闕明堂瓊琚丹碧是處巍然冠冕西清武幕戈戟如雪霜大旂為雲鳥氣雄紫塞萬里橫行學士玉堂紫薇月下翠雲簾前左琴右棋前圖後史片㮰危坐五色起於毫素之中庾亮南樓右軍清集清風明月其列賔一觴一咏其勳業揮羽拂麈高論手羲軒上抱中自以槩千古信陵平原之門皆當代英流劇辛鄒子之臺盡一時名勝義薄雲天氣寒白日寧痛飲而友夷吾不拘攣而為原憲凡如斯類練合精微皆從一節上起以斯喻文倘采精有術可意想而推焉

賁園州後跋

甞讀易之賁曰觀手天文以察時變觀手人文以化成天下是賁之為義擣挽陰陽鑪錘萬化惟龍見文明之大人庶幾當之若丘園胡以稱賁而戔〻束帛乃得終吉耶盖賁者時之為也大丈夫事業滿天下何必丘園何必不丘園惟是隨時變易天飛亦可泥蟠亦可駿聲鴻垂可淵媚山輝亦可用行舍藏動與吉會豈得以戔〻少之故合潛見觀龍而龍之靈始見合春華秋實觀賁而賁之時始見

磨折乃足洗蕪文章刻厲風骨嗟嗟天下寧有離功德之文章乎故師之言在文而意蓋淵涵矣曩曾為師叙四餘而師之文甚富茲得此集如干首併付之剞劂氏以公同好而再為之跋曰貢園者夫子自道也

門人汪道亨頓首拜撰

沈太史先生水雲編序

長水在郡國則東南一都會也其地
爲苕練澱鴛相鱗閭瀝諸溪諸浒諸
蕩之所湊達以輸三江淮震澤無慮
藪重隔之阻而菰蒲萩蔣所在夷芳
風與水遭雲來天上清吳流霞互入
譬謝蓋鄉國一水雲鄉也而當湖適當
其東偏上以寫妻五湖而下以吐納三
泖七浦爲雲間上游則當湖又水雲
一都會也予既辱令于其地而手啟
往某時月流漣波連淵漪之所論
湞轢芥烟霧之所絪緼有渴莫不

塗而清無不濃者有不簇而兩者晉
爛熳光華五色常具者水之雲之旁
出互際與高与下若合若離天地精
英之氣胎結于山川而耀芒於胞
膂意必有其人焉在予頒帶間者
而從得之是其人不于鍾呂必于竹
粟出爲雲龍飛爲臥龍將天地精
英之氣必有孕焉而入遺焉而出以
筆之于長水之濱當湖之涯者而吾乃
詩
幼真先生雅水雲間也予始嘗一再
過之門屏閒必也韜之游共譜總概

瑞之翔有慶喬在霄先于解澤者何也吾乃于是得水雲主人所以爲之日重而後之所以重水雲主人者以彼不以此之實水雲主人龍臥時而當湖令私章于綰帶間俛得之者也于是當湖令兢水雲館卒業其主人所爲水雲編凡若干帙付之剞劂傳之方來世之觀覽者當以我兩人言謂不妄焉

通家晚生漢陽蕭鳴甲頓首謹序幷書

長水先生水雲緒編目錄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眞甫著
婁江門人王士騏冏伯甫校

長水先生水雲緒編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一條說義

稽古堯舜之朝明良喜起一心一道天下太寧如咎稷卨者見其道而親承之事炳典謨賡千載其一時已乃若伊尹生於虞夏之季慨思往昔獨以其身擔負堯舜道脈曰天之生予為何余天民先覺宜以斯道覺斯人當今之世舍我其誰非余覺之又誰屬焉故云唯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先言尹次及湯寥寥天壤自無可讓者以吾能堯能舜心胷匡時致主必使上之真有可堯可舜之君德布澤安民必使下之真有堯天舜日之太和耻君不若舜耻民不被澤媿赤如撻市隱痛如納溝其懇切也如此故尹一出山天下震動諸所施設為衆所不能為任人所不敢任古今論三代上名臣有佐王大略者必以尹為稱首故云湯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此古直臣也云自任以天下之重此古重臣也云學焉後臣之此古師臣也孟氏因萬章之問推論平生曰伊尹耕有莘氏之野蕭然一布衣耳其心則樂堯舜之道焉樂之云者志與之合而神與之交量力分則恢廓無難涵精理則心源直接此一樂也唐虞堂陛之精神我可寤對而默交唐虞畎畝之民風我可指掌而如在此時抱負豈不自謂真堯舜者哉然樂道是大綱領精義是實工夫精義有義與非義兩端之剖判非義必不為此則一條為堯舜之直逕路也堯舜受人之天下充然無歉色以天下推而授之人怡然無吝情舍人之父用人之子兩心無芥懐舍己之子立人之子舉世無二議故云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又云一點浮雲過太虛彼勢榮財貨女謁閹倖珍瑶奇麗者達人視之楊花飛絮耳易足少動其中乎唯其真能如此即空天下如無人然所以對越神明超超獨樂者此也其自待也峻立局也寬持繩墨也分扚不舛錯如此則身正如此則人人信之其正天下若餘緒耳大都天下宷易淆眩者莫如貨賄一

逮太微之上有天鉞天庫匹夫之量爭雄於一擲半銖盜俠以是肆乎闘窓銅墨以是肆於交關魯褒論錢神洵可三歎而示戒也雖樂道若子空其心於天地之外空其目於萬物之表空其門閭塵蔭於一物不居之地故其㢘辭受論取與甚嚴亦甚定非其義也即非堯舜之道必辭之不受雖千駟萬鍾可不顧不視曾不足滿其一盼況其小者乎非其義也即非堯舜之道必不取亦必不與侃侃之節曾不小恕於一介

況其大者乎人若真能如此不出十年內不愧形景外不愧朋友幽獨不愧妻子童僕將國人信之天下服之神明鑒之便是天下一人耳如此之道至貴至大至光明豈非天下極樂哉此之謂伊尹能樂堯舜之道後來一生大擔當大事業皆從此出其進而輔湯獨有不殖貨利之戒末路告老亦云臣罔以寵利居成功素修之嚴烈於清霜此可想聞而識其槩矣或者曰古人朝出耕莫歸讀古之書尹所樂者得無在詩

書頌讀間乎夫堯舜之書二典三謨堯舜之詩勅天喜起不多也論世知人必別有所在豈如後人日哦糟粕而已者乎或者曰堯舜君民隱居求志必嘗究心乎經世之事如水土播谷工刑之屬想當一一稽求然觀尹所作為者鳴條之役可以放巢容遏之訓可以遷桐皆反揖遜成摹正如積陰冥晦必風雷盪滌然後白日青冥可以反正此豈賴一一稽求之力者哉或者曰堯舜之道在精一執中克明峻德兢業時幾

而孟氏皆不之及獨言其辭受取與間似乎言麤而遺其精昔者唐一庵先生言今之論道者知行忘助每析及於毫芒義利丘山乃甘心而冥憒確哉斯言此論道者之實際也然則道與義一乎二乎夫道大矣而義甚精世人辨義不真時以利心合入而道始混伊尹嚴正不比合稷之雍容此又是一局吾乃知孟氏善言樂堯舜者為其言義以合道也然則言義而獨及非義言非義而細及一介不發狷隘拘攣膦於硜

硜之細人者耶昔歐陽永叔有非非堂記言舉
世皆尚寬大忠厚漸入於鄉原模稜必有大人
先生能吐膽張目非天下之公非則真是者益
以明白確哉斯言又論義者之樞衡也尹方在
田間細小之物是其日用千駟萬鍾反是虛景
色一介取與在人情所易忽在至人所獨嚴故
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
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
烈女一咲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大都天下事皆

起於微成於慎微挈壺氏算天一滴之水不差
則晨昏正而八節調方輿氏履畝一尺之壤不
漏則阡陌明而九州別搆雲臺者一椽一榱分
刌合度不日而崇隆可建繡袞者一絲一針
寬急圓潤累月而朱玄孔揚夫君子脩身察行
秉廉持節慎獨盟心豈有他道哉亦慎之乎一
介已耳顧可忽諸或者又言一介不取是矣一
介不與夫乃太吝乎夫取與一道分人我者是
義有內外也世之輕與者必不嚴於取以為徃

來常調耳或以先與收後取之獲或以取此償
與彼者之缺故取與之際亦是大相關設使釜
鬲荼閬之上無膚鉅萬之與以為援為謝則公
卿士大夫莫夜門叩亦可無用此千百之物矣
人知其入以孟津不知其出以尾閭知其所取
形景堪憐不知其所與機關更暗故一介不以
與人一句尤論道論義者所宜精心察察焉三
代下名卿多矣吾獨以為苦學伊尹者諸葛孔
明殆近之彼其躬耕南陽不斷聞達一如尹也

三顧以出乃定君臣二[illegible]世[illegible]授遺顧托忠亮
正直國人信焉嗣主安焉[illegible]如尹也獨其生平
配婦寡歡葛巾毛[illegible]總攻[illegible][illegible]汗流終日啜食
不過斤豆一餐亡蔬味故澹泊明志寧靜致遠
臨殁上謝曰臣成都有田二百畝有桑三百株
臣死之日不使廩有遺粟囊有餘財以負陛下
嗚呼三代下曾有若人乎故論說其義與同志
諸君子共勉之儻傳之易世廉頑振懦清標稜
稜庶乎足以風也

記前輩徐李二先生遺教於四書彖提之

俾示孫瀚洵浩等世世誦之

往在萬曆戊辰春三月三日
上在東朝見百僚于 文華之幄次是日也始
開 進勸講故事該首輔口講不撰講章于
是少師華亭徐公講大學之道首節莊誦正
文三廻講曰夫大人者繼天立極有天下國
家之大責任者將來有此大責任今日豈可
無此大學問此大學之道安在在明明德焉
在親民焉在止於至善焉人所得於天者本
自虛靈欲障之則不明正如一片明鏡塵埃
蒙之始昏矣磨刮去之依然朗照故明之云
者在學問以復其初也此明德乃烝民所同
具習染之則不新正如一領新衣垢膩汚之
始舊矣洗濯去之依然如新故新之云者在
學問以變其習也此明德本是粹然至善唯
執持不固則不止正如一所安宅主人移徙
不定始失所安矣知其爲美終始住定有何
改易故止之云者在學問之功持衡於己久
聞必至此而後可也修此三者乃是大人之
道大人之學古之二帝三王務此而已伏在
留神日新其德 賜茶而退一時聞之莫不
竦然悅服次輔少保興化李公臨署開館率
余輩諸館下士至
肅皇御製敬一箴碑亭之下李公再拜稽首肅
立亭側之東偏諸士羅拜序立公莊誦
御箴過要領之間呼曰仔細拱聽誦完一篇
此是敬字箴又曰此是一字箴次第又一一
曰此是視聽言動箴誦完又呼曰通曉否須
日日三復之諸士曰敬諾更不著一語而色
象彌莊音響清肅聞者又莫不稱服今且四
十餘年二公之教如入心腑乃知前輩不尚
枝葉言愈少則意愈長所涵蘊風感自在聲
色之外此聖人所以貴無言也余年踰七袠
稱孫洵者在傍哦誦大兒慮其勞我每日呼
去與說四書正文略轉一二語指義倍明因

為書二先生之遺訓於冊子前行使後生知
元老鉅公其言論如此有皋稷孔孟之風與
吾孫六人或十三齡或十齡小者五六齡相
傳授之知祖之訓孫伯之訓侄拳拳如是使
不忘云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故誦法
大聖人之盛事以詔之名其冊曰蒙提

游龍湫記

余以九月既望抵能仁寺又明日晨起攜竹杖
乃窮龍湫之勝龍湫去能仁可五里許一路叢
篁中水聲鏦錚如奏王出谷而知其承瀑之下
流也沓嶂百折乃出兩厓則古木壽藤蒙絡搖
綴松風謖謖鳴濤如雨及至磵邊平石似砥丹
赤綺錯是曰錦谿由此數折峯頂蒼松紛摎若
蓋稍折而右排嶂巀嶪者曰連雲嶂怪石或斷
續或起伏岈然嶔然窪洞而磐礴者不勝紀也

曳策陟磴斗折以上數百武峯際白雲容容出
谷中迫而視之知飛泉為迴風所簸蕩也不一
瞬間愰惚又失之矣入谷石厓頦頷與女蘿轇
垂空谷廣數畝中起突如高臺有卓錫庵在焉
飛瀑挂厓似長虹舊志稱直下五千丈噴薄砰
湃如霰如雪懸綴如流蘇晶瑩如聯珠光列缺
以爛爛礔靋而闐闐迅風噓之搏羊角而上
者飛舞天之半久不下垂忽焉少選亂雨驟至
簷水如注變幻萬狀如駕龍鞭霆亦忘其非天

際矣由菴後躡級以往有亭曰青不了者以足倦一藉草中田父進酌忽日光下澈風瀑蕩漾横亘数道爠爕若五金之在鎔諸從游者卹然恂目為之絶倒云自谷口援厓数里則龍湫之巔其巔上更有龍目鴈湖諸勝斗絶未能登山僧言厓下積氷深潭特勝循厓以入則瀑垂垂如珠簾其勝果奇又百武至潭畔水清可掬吹流濺沫射人衣裾潭右横介一石檻廣数十丈面面環壁如障㕦時寒風轉侵凄神砭骨日追

崦嵫亦凜乎不能留矣乃徐步沿溪以下仰視諸峰碕礒欲崩巖下飛湍瀄響碨礧間更悲鳴如笳鼓諸友相與踞石濯足欹坐取所携竹爐汲泉烹茗細啜之天日已暮又行数里抵能仁寺宿焉唐人詩云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又云奔飛下襍樹瀟灑落層雲可謂工矣然更不如銀湖落九天之妙也余之卧游鴈山者幾二十年今始獲登陟以清秋晴旭得盡覽瀑流之勝真生平一快事因為七言歌鑱之菩巖上以

紀歲日云

賀　象林父母蕭公膺荐叙

主上臨天下三十餘年久道化成循良華出名炳剡牘者斌斌焉史不勝書方今宇內元氣精我覲民股肱之吏撫字煦濡之不啻嬰孺之在保抱即如大江以東民樂其生了不知璫貴之權礦稅之擾所以人心拱戴方隅晏如我當湖在吳會閒壤地褊薄賦役重又瀕海在往季者此亦多事之邦也幸蒙　國運熾昌光天大德被于東海出日同輝數十年海波不揚汎風[illegible]雨暘時若嘉穀荐登小民蚩蚩帝力於我何有哉而我令侯蕭公蒞治以來政平事理時和年豐已及載朞誠心至念日夕獨以東南民力為奉奉徵賦以時訟牒清簡使我海邦人人幸安田里絶無咨風嘆雨之聲至乎海徼兵政海塘巨防以及一切宵小萑符之隙宏才偉略又足振飭而持定焉以是德洽令行農謳于畝商謳于途兵戢以嗇刑懸而肅公庭若水寬政若霖即我輩紳佩之流耕鑿此土莫不挹仰清風霑被渥過此盛漢之隆所稱三老五更庶幾扶杖而觀德化之成者也其為慶幸何可勝道頃按臺新安金公行部洞曉賢侯治行與其所深得士民之心者還朝剡薦首列公名比才諝乎新硎稱練猷於精鑛泰山北斗喻奕世之文章卓魯龔黃擬撫民之德惠芳聞令譽宜民宜人夫既揚于王庭紀在衡部傳海內而洽輿情洋洋偹矣我輩復何以云蓋聞吏道先論守守定始論材才守合乃裒其心術之表裏如公冰蘗之操剸裁之器人人已自知之信之至乃[illegible]篤厚肝胕洞然世路中尤稱絶羣無媿者我輩日在宇下且將持此預占公他年所肩宏任鉅者即公輔之器何讓焉昔班馬作循吏傳稱以德化民東漢長者似多于前漢蓋質行不欺視民如子非古之人不能甘棠之風寥寥千載可一二數乎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曰愷悌君子聿懷多福敢式歌之以揚盛德次第其言為之敘

名宦楊公政錄序

余聞之先大父言陽城楊公承芳之為吾郡守也清方簡重民安而事肅士爭修名行民皆恪勤于農亡敢有行其邪心求利于官者去此已百六十年凡政之恵利者究尋源委必出于公所彩遺迄今常頼之余入仕後益聞公行業于士大夫有趙閲道琴鶴之風焉今隧有碑秉有志天下莫不聞自來守嘉興者前後夐絶矣夫剛大之器得之天授人誰無之能善養之滿其分量無一念一事一隙一絲之不到則塞天地旁日月出幽入冥亭亭物表至百世而風烈凜如皆自其正氣為之耳公自筮仕初即捐妻子簡嗜欲抗志厲操襟懷洞達止携一衣嚢一蓬顆老侍者無片楮交游往來故直足以遂其志真足以信於人剛明足以行其仁義所以恵澤之流沾溉群生憑藉數世此豈一日之積也嚴一介㧞聳壁昂霄不可狎視今天下有此等人主郡九年知己不逢徴召不至臨其上者以掟銜推輓之弟及忮害擠抑甚者下石益承芳始有淅憲之擢尋進中丞又郄斥去則公之遇於世何如也大都人冝自立為豪杰必不冝以世態高下為重輕世之脂韋巧利自爲肥潤者往往齒舌正人以便其私從古來非一世矣獨耰鉏之民真性不淆有三代之遺直到于今不改其口今者礱石以識遺烈積衣以示弗忘炳然與楊叔子四知之畏比肩而垂青史公神如在誰能磨之嗚呼聞公風烈者可以慄然愚矣

代諸生賀龔毅所公祖奏績叙

昔之傳循吏者有以富民著或以寧亂稱摘伏剔蠧鷙之若神疏渠種殖庇之如怙且嚴且寛其軌不同而興學造士若文翁也者第鴈行其間耳吾以謂不然夫治理者職教化之謂也人主任守牧曰民之師帥民有恒性弗由弗知師帥者教而導之弗納于邪故夫阜之成之訓之齊之一切為治具者皆所以為教也教其子弟則父兄悅教其英俊則庸流奮教其馴诚則頑梗化士善而民斯善矣民善而治斯成矣古之為吏者不甚簡歟世俗課吏使親書其績上之監司授之司功冢宰用以詔王而晋爵秩其可歷條職書簡冊者纇纇焉錢穀刑獄期會簿書歲月無踰責耳所謂興學造士直且駕畫帊而陳之芻衛矣彼錢穀刑獄上所注視者朝辦夕有效風俗渹漓民之斂德與否則課吏者迂弗及焉吾當湖士素恂茂而民朴愚頃數年來頗有剖朴而之巧利者為技為訐為多頰舌民弗盡馴也有斲恂而之浮薄者為譎為窽為多變化士弗盡貞也我毅所龔公下車之始怛然憂之其高標遐詣既一晧仰足銷人之鄙倍方軌宏量寛寛焉不惑不憤令一切入其闥中胞與涵育之而士亦不知六載間所為陶埴士者心盡諄懇教思日有加焉此豈司功所得盡書簡冊所得盡具者乎不佞且有瀾論焉虞廷庸服三載獻績九官十二牧黍黍寅亮王事功至踔鉅矣而宰予推大其師曰仲尼功在堯舜上蓋[illegible]之岐功且[illegible]如也九官十二[illegible]言[illegible]周奏最日會月成六官三百屬緦緦各效乃務以聽于王亦至昌熾也蘇子瞻以為周公進退百執事于明堂弗若仲尼與高第弟子樂也蓋公之碩膺且過之六官三百屬者歆言功乎盖故曰若考功論取則教化遠也仲尼之徒及門者三千周轍行天下者七十千卓然以德行政事文學名于世曾不數人獨歎高堅歸善誘者一人耳以仲尼之功在天下高于堯舜周公能

言夫子之功者一宰予能知夫子之功者一顏氏然則教化之功德人者甚遠而亦微矣其子華偕子子鍾籍不倭之筆揚公作人茂功吾不知視顏子宰予之識高下何如七邑士幾三千焉此數十人者夫亦七十子之流也夫

行道行義說示孫瀚

孟氏言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不失義者必不離道道義一耳不分也伊尹樂堯舜之道其志將以堯舜君民開覺一世使莫不蒙休被澤乃沂厥根本在一介不苟取予千駟萬鍾決不可搖動之實力故云非其義也即非其道也人有不為乃能有為正已可以正天下義精則道自合矣道義有二指乎乃季路述孔子之意曰君子之仕以行義不獨為行道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說者以為君臣有義高隱不仕則亂此倫而[illegible]雖明知道之不行栖栖皇皇不敢果哉以忘天下余竊謂為此論者似尚未盡得孔子之深意毛甕之際傳肖不真將使人人薄高尚貴融通以身徇時既不為行道又無不可仕之國其流極必失步汗顏為世觀哭并所謂君臣大義者恐亦空言耳未必能行也倘一日登朝朱玄甚綬便足謂之義行如此則歷五季更數君亦謂之行義耶其可乎不可也昔者契明五典君臣

獨斷之有義義何以獨屬之君臣義者雖無所不貫其事主於裁是非斷可否以定天下萬世之衡故於君臣之際防立甚嚴設施甚鉅君持此公義獨斷於上臣持此公義可可否否匡持於下生殺廢置毫不假借天下生靈倚之得以安全如此方謂之行義故遇合則道行義亦行此孔子行義達道之說也不遇合則道不得施行澤不及天下而我此義者吾身能獨行之自可以砥柱一時朱元晦先生所稱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不可得而苟者決不肯昧昧婾阿徇流忘義則行義之說亦論之甚精矣承學之士不盡察也三代下如漢有汲黯唐有張九齡其主不合其道不行高節危論侃然獨立黯之言曰天子置公卿輔弼臣寧令阿意順指陷主不義乎縱愛身柰辱朝廷何九齡之言曰陛下屬任臣技在股肱臣不盡其愚則臣負陛下若臣直言不顧上忤聖顏旁觸左右以至於死則是陛下負臣嗟乎千載下誦其言正義凜凜如有生氣此之謂君子之仕真能行其義乃若會衛輒之食立季孫之朝生為具臣死而覆醢即平日行行自持終謂之無所取裁然則孔子之訓二三子者面授口傳尚析之未精傳之不肖似何論簡冊中相沿陳語乎余所以不得不辯者為防人心如中庸模稜之屬是也

淮陽游

余少日計偕北上會淮海有波濤之事避烽火于淮陽之龍興寺者三閱月寺寬靜軒敞梧桐初落明月可庭唫誦之暇行哥散步與市上隔遠殊甚灑如僧之鄰房有一精寮凝香滿函丈能得清泉為煮建溪而朱生龍陽杏者舘其中布袷芒鞋與余清言雅笑襟抱之期足稱知我朱生善鼓琴又善短簫永夜極靜時為余弄簫者二鼓琴者三彼此賡屬片楷行墨收滿手小

奚囊矣後二十年為萬曆壬午之冬余北還赴總漕凌中丞之招時漏下二鼓遂宿於舊主僧之舍時方大雪數日雲開月冷庭間老梅一封清芳送人澄冽心肺昔之人兮不可復作高山流水如將見之余年近五旬鬢絲星如俯卬當世亡可論心意者嗟乎人生逆旅如在有無之間耳

史記考要序

自獲麟輟筆左史聮文接於世本太史遷者緝咸陽焰燼後仰採千古收其佚文成一家之採大河滏江剖然天壤矣班氏酌言修辭出入今古彼時異典並至考核多允遷才固學旨足兩能亦各其時遷史貌光斗氣哉漢書黼黻五章也二書並敞安能誣後來者此不煩冢已何示考長六籍叅訂百家為史記考如干卷字求其辭焉會其歸如天官律曆諸書皆淵賾難析[illegible]其[illegible]此又讀史者[illegible]兼蓄[illegible]天下有特創之書有博覽之書有潤色討論書作述異途明聖殊指亦相為球耳不同可易

復齋劉宗伯

辛夘秋兒子來南雍承尊重過視之惓惓手書訊山中迂叟不殊館下之游迄今盟之心腑弗諼也令弟公祖曾再訊候行時曾附帋客來對以方嚴重戒行弗及一見亦無可致片楮者鄙情終是歉如門下覔天下巍望旦晚霖雨晉及海隅令番白倚杖而竚仰之真切追惟二十年前同署時臨天河步畫欄長日雍容具沭清誨乃今雲泥殊路各天老矣此生無復望見之期不勝懷想舍姪過任丘因附尺素以展一念云

丁敬宇中丞書

前者孫瀚來南雍蒙賜道德之訓歸家一一能口述之迺者台駕暫駐錦里知将入南臺而衰㒺病足不堪奉教敬遣次兒鉉顓扣門墻展賀邛之悰云念時事多艱滑稽名世大賢擔負紀綱之重所與共事者皆天下名德正直重厚之朋又半是我浙中人望可謂極一時之盛大凡一德者可同心心同者能共濟古之人以羽扇指麾三軍以棊枰坐卻百萬伏想風裁鎮持不任揚吐留都天下根本頗當新眷大有建豎以慰士大夫之望

[illegible]復上爻義

上六言迷復凶而累稱用兵之害何謂也此言人主迷機不復人離天怒亡國喪身天下之敗機于此爲在必至乎河决魚爛不可收拾所謂敗喪之氣十年不復復者復也天之道一陽復為生機雖在重陰凝固中而一動處已頓回萬象之春一陰姤為殺機即當盛陽條暢之月而一遇之便藏剥落糜盡之氣所以觀于復姤見生殺豪芒而甚嚴懼焉大人主之心與天地同一念復四海陽春一念[illegible]害[illegible]之迷終無復機則敗亡銷滅終無復陽之理故聖人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為君自有大道顛倒反側縣一念之迷又縣一念之護其迷而終不復嗚呼敗亡之禍可勝言哉明皇一念迷於色荒而不肎復漁陽鞞鼓一夕而兩京覆没德宗一念迷於貨賄而不肯復奉天播遷一旦而九廟為墟徽宗一念迷於花石禽魚臺榭忽遼金之釁而不備九道南侵舉家覆於北轅之下嗚呼迷復之凶此非炯鑒與故知聖人危復上爻語及用師者此廼殺機之指也雖然國運世風其剥復大約以十年為期若人心剥復只在一瞬間耳一念之迷頃刻知之即可以覺一念之邪頃刻知之即可以正轉殺為生一日而天下歸仁豈待七日來復乎復之卦爻書生皆主心學用師大敗等語為假象夫亦人心唯危天君失位之指云耳然小象已明言君道世界人心原亡二道故玄家之說以五爻敦復乃為固守物陽不可輕動一動即真陽消散如汞走鉛飛之說此亦至日閉關徽陽宜養之義人心元和真脉與元運相周環迷情一障天壤反復此理甚微可以深懼云

周勃

絳侯勃從高帝起豐沛多掠地功然於天下大事未見其奇也帝之末年獨密語后曰勃重厚少文異日可屬任大事安劉者必勃也帝嫚侮儒生勃亦常誚薄青衿子然則當大事者豈不在廓達知大體乎諸呂之變陸生勸丞相平交驩太尉亦與朱虛等深相結倉卒托酈寄之舌奪產祿兵符一夕在其掌握持左右袒之說以定南北軍之志不震不聳卒誅諸呂劉氏以安此豈智名勇功可及乎惟其重也重則能鎮服中外而謀不預洩周勃霍光並以厚重能鎮大事世固有恃輕俊儇密機者孔子稱不重不威威生於重其弗信乎論人于此世才甚難厚重又難也高帝知人善任者以此

陳平

陳丞相平少治黃老言方其割肉俎上時意已遠矣擾攘楚魏間卒歸高帝帝離困者數矣平常有力焉間楚君臣解滎陽白登之圍躡足封齊王信擒之乎雲夢纂于樽俎前而弭強敵異謀于千里外恃非子房之讓歟及諸呂擅朝交驩太尉天下有事而權不分卒定劉氏安社稷以榮名終非智謀兼能當此者乎然帝對羣臣稱三杰士不及平他日又曰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其不及良者亦有正譎之分哉游乎機變之間不失其正此管敬仲所以難得也

周亞夫

條侯亞夫繼父勃為大尉持重有名将風當文帝勞軍細柳時長揖不拜抗太上神威軍中奉将軍令御輦不得馳驅以示将權之重帝改容禮貌之及七國事起使将兵擊吳楚吳攻梁急亞夫特守便宜以梁委之堅壁昌邑不奉詔進兵不受詔以為必如是乃足制吳楚之命老其師挫其銳可以全收其後夫然後知其為真将軍也七國事平梁孝王用太后讒之上主皇后[illegible]信讒之旁亞夫爭於骨肉在在怨讒[illegible]且不給豈復得有功名甚哉乎當事之難馬嘗嘗賜大胾不置箸亞夫固怏怏不快借箸上前他日又買尚方甲楯則素無學術以自持一二驕僭之微似亦不免矣惜乎漢恩之太薄也大亞夫以累世功慶一二貴戚間且禍及身後世咏遜之臣不幸有所獲罪欲以功名終得乎[illegible]志士傷千古所以掩卷三太息云

魏相丙吉

史稱蕭曹以下丙魏檀聲余覽其行事非盧弱翁當孝宣始政破散邪謀剪除霍氏收大[illegible]之柄還之朝廷捷若剥笋然不崇朝而權歸[illegible]矣嘗讀諫伐匈奴書彼時政靡所弗言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不為少諱數條漢興來國家便宜諸事請一切施行恢恢乎才識宏深[illegible]無其比已丙少卿深厚謙冲不言發恩合道[illegible]格聞而問牛喘有祠[illegible]人者[illegible]一心始元元鳳間猶有周宣之風遂與[illegible]平陽等爭烈矣

送二尹趙君之任滇中大理幕府叙

九江趙君之丞吾邑也江潮山川相望由九幕觀之一帶衹耳不遠也乃今擢滇南大理之幕府以行壯哉乎葉榆之遊此三代上所稱昆彌外徼漢武竭天下力乃始通西南夷司馬相如所為喻巴難蜀以彰宏略者乎可謂遠也已今者　主上臨御不動徼以外事滇中為宇一之宇宦跡所至即在遐外人忘其遠也豈非中夏氣盛二百五十年教化旁洽威靈所鎮持者乎昔余在玉署嘗以陸沈金馬不得遠覽以肆其生平之雅抱為恨丈夫生明世乘蓬經四陲有如趙君者豈不偉偉乎輕萬里於車塵馬足下乎故曰壯哉此行也吾聞蒼山上有十九峰拱立霄漢青翠亘五百里自是世間靈境其阜河之水從蒼頂下注者歷三百里司馬相如經其處刻東岸曰此水可當百萬兵吾又聞天橋上觀音大士鑿洞山骨令洱水下趨絕梁洞壑着斷復連激水濺珠點點如梅萼迦葉藏真於此

空中時有異香飄飄襲人裾至今歷千年不散嗟乎宇宙大矣灝覽靡窮惜余髦老不能從君壯遊君至幕府中時時望見蒼山慓令善繪者淋摹厥勝郵寄吾輩將使吾湖中九山九水附之生顏色則所望於別後故人者云趙君通敏該練將之以寬厚有賢士大夫風其行也邑之諸友請軸令文餞之為條其口語列之後方

書韓公岣嶁詩後

科斗文中拳身鰦葉披者當作鰦倒披按山[illegible]經說岣嶁者衡山別名岣讀如鉤嶁讀如樓今俗讀如痀僂又讀如枸留皆非道家語岣嶁[illegible]周旋三千里高四千丈想以山顚之極立名岣嶁者其峻極之稱耳韓退之作此詩與華山[illegible]源圖三篇同調古詩未有此體子美以來一[illegible]而已頃因雲龍寺道人贈余岣嶁山三大字請續韓公詩因記所聞以遺之

與王淡生書

適承遠顧細察眉宇心精伹有愛恥而拂拭之思以展其尺抒也者七十老人二十年無別念矣感此銘衷又結來世良緣何如天下事大都是元氣扶持其次在識拔大有擔當之士才誠並合者為他時共濟手此則門下一肩擔之保大定傾拳拳有屬望焉勉之小集二十冊來貯鄴架無忘前日握手之言僕少有賢聖之志師友授受有所自來在館二十年留心當世頗有經時之抱掛冠來始一意滄通今古為文章自立家亦欲小發明其道德之微經綸之畧令來世有綜述之者則僕不遇亦遇雖窮不窮然非藉豪傑之才如門下亦何以發豐城劍氣上干紫杓之虜乎日下召命方來當至吳門一談為別

與尚寶沈玄扈年家

自武林舟次獲對一夕清言于今已是十二年徃矣光陰冉冉可念也山間之客以無文為至敬簡略之愆則誠有之兒子鍾貢選來都禮當謁見尊公書生之性扆其骯髒故奉啟門下為之接引焉此兒自少小時便辱老伯之教百凡訓植可不俟言也追惟三十年前同在起居之署禁林長日朝夕追隨心膂可共緩急與扶官閣姓同庚甲又同彼時若一人耳今各年七十一為行天之雲一為行地之水道不同而意常相憶又結來生未了之因也趨庭時為言其略

張君一內翰

起居遠念前啓布之詳矣方此清朝元局轉移夫乃門下論思丞贊之力庠人情自此大定者頃自此登庸廟社之福老農擊壤而哥之衙門諸先生此時何所事厚蓄遠施亮高明有以慶此頃見瑑吾馮先生經濟篇與荊川唐先生左編互相發然知古易通今難古今異宜必綜今乃可以酌古而博古正欲以宜今非兩事也古事尚有載籍可稽求乃今之事不盡于書冊諮詢諜議必博采當事者更嘗之論而又假以數年講求之力乃可綜其條貫僕昔聞諸先輩老教大率該留意者不過二十事耳禁林長日天下英游五方見聞皆萃乎此願先生及時勉之

祭馬憲察昳臺年兄文

今人所為慨思古人者非謂千載上人能遠絶我也覿面而心微不同耳古人渟樸終身不失尺寸士亡識不識信仰其生平今人逐世決流一日之間九變其顏色如此而誰信之孔孟論聖人從實地起有不改樣之恒人焉可欲之善人焉有諸已之信人焉一德不懈之君子焉[illegible]此人者即處末世自與羲軒上代人物了亡殊貳舉體皆真便即真謂之古人矣吾觀入仕[illegible][illegible]一生智巧忙攘乎名聲利組之場試[illegible]捫心報焉自失經變番消爍改換元來之面[illegible]久矣退居里黨名減利濃自謂曉暢玲瓏世間無所不如意翻笑古人之太拙竟不思恒心[illegible]壞光陰電馳業障既纏真身難復幽明永判矣步何追而古之人者天全神超軒然不媿於生死去來之境為神為明此理甚實當場不知歸路乃知之耳如我憲臬馬年兄今人其貌耳古人其心乎昔仲尼大嘗歎仲之才而薄其品於

史魚曰古之遺直於子產曰古之遺愛古人中求古人猶然難得如是況涉末路之波可多得乎如我公者言即尋常日用之言終其身無慚人語行只本分循常之事終其身無媿心事今者百事定於蓋棺公評信於朝野考心行論物終顯秩名賢人無間語大人而心赤子獨公有焉公拖金掛紫列在方岳仕業卿行兩完無憾天與壽棋踰七近八晚有賢胤箕裘堪托即以世間法論既完既美人生到此足矣其何憾焉

美珠樓鳩工疏

丙午莫春之月余與令侯漢陽蕭公汎湖至中流公喟然稱曰水哉水哉湛澈圓駛含吐間如有靈物焉邑中自來多名流長者事不虛耳余因從容為述邑乘之詳始余少小為諸生更老數言當湖之象侶玄珠焉九水從湖房並入深更明霽或見五采龍文自昔儒家有遺讖云九龍爭珠大物且至亦云潮到湖中出狀頭亦又云寨山脊出奎光乃發彼時雄心杰氣不自量與二三同志庶幾栰手倡得之過曆門而大[illegible]久之竟無當也其後城成始名啓元門浚濠始築湖上墩以文筆在巽始建報本塔以案眷宜竦始立敬輿祠以學宮在東始設龍吟閣于令又五十年餘而波臣西來歷三四百里日夕赴當湖之汎蓋遲之百年今且至矣東海廻瀾為龍為光上干牛斗及此之時高材捷足宜先得焉請為諸髦士援枹鼓之於公何如公曰敢諾今設上之樓巍立未有名請以美珠名可乎余曰甚善憶昨戊子穐白龍來海上紅光半天末余適從田間來辟之湖房中樓上扁舟幾欲飛層樓幾欲拔空中遥見龍首半垂角長丈許鬚張似戟鱗甲晃晃若磨銀片片飛動雲從甲裏出兩角之間有金冠紫衣仗劍立者其神長尺許雲水騰沸只尺晦冥龍忽戲吐頷下珠約略在塔院前光芒團圓大於斗粲粲壹似中秋月頃之遂收令人在震竦中五內開裂生神采彼時有詩紀其事云白虬小飲湖之湄快哉一[illegible]遺玄珠蓋余生平始真見龍始真見珠因為公奉觴而頌焉夫行天之龍龍能化水行地之水水能藏龍人中之龍能藏能化能雲能霖天下文明余老矣無能為也已在後生諸君勉之耳公曰善今工作未完可增建門名以文明周圍築短垣對以松槐梅竹梧桂之屬約鳩工可什之三五足以完滿此珠駕九龍而迎大物矣夫天運啓明地文効靈經緯成象此人之能建豎千載日赫厥聲可不共勉與前時令侯延陵王

公加意文象經始厥事未竟以去今蕭侯以六月之望大書美珠樓題額偕邑校諸條率博士諸弟子鼓樂前導而尊寘焉因屬余紀其事此一役也關乎珠林璧府不比梵宇玄房諸凡莫管之徒衆情鄙吝者議不及焉

邵翼亭掌科

浮沈奉違以來屈指流光已是二十二年僕之壹遷無足道者念門下宏抱厚蓄向在出處顯晦開計所以大慰賢士大夫之仰者誠旦夕以幾之亦云積望之日久矣頃邊隙漸開東南所在多大盜大俠不軌之徒安民訓兵此今日第一義唯高賢留念昨兒在都蒙推與過隆其南歸也荷手書賟貺故知之不遺我如此其厚含姪鑌需選在邇年力方剛儻倫在閣下器使末列賜之以扶搖尤荷

太茹蕭大行書

頃讀門下魁天下之章才具浩然已自神竦及得手書何孝思之真懇世及之殷厚也不敢當念曩日者與尊公冲老為同署交後先三載沃捧優渥每花月良宵散服過從談道論文常至夜分定謂明德妙才必當肩鴻致遠而恬愉早遯已非物理所宜更不虞玉折蘭摧遂至乎此真可捲涕三歎天之生才吾不能知其故白雲悠悠山川間之絮酒生芻無繇遠達徒抱一腔恨恨何可言者承垂念世誼故令兒子鍾謁見締一日之交此兒蚤有微名曾奏執尊公前具豢批訓手蹟猶存晰思服誨亦當銘之世世矣令弟父毋先生誠心愷悌政簡刑清蒞事三月而治行卓如敬為德門頌

與張侗初內翰

頃過雲中入尚書故里宛是童時經行處坊表峩然德厚芳流慶源自遠顧瞻前哲為之動高山景止之思焉門下所住處村落衡泌不數椽耳哦咏其間獨有千古想足下自睹弸滿志空天壤如無人然大道甚夷任人獨往形景百齡能幾何時當何以掛聖賢籍上日月俱懸耶勉之望之山陰道上千岩衆流自相映發茲行良不寂莫石簣先生何以告足下統承清問

謝金崑源諫議

伏承垂念衲辰遠詒芳問重之雋呂之章申以搖華之貺諸丈高誼如此顧何德以堪之樗木散人以無所可用故得放懷千古上逍遥乎高山丞林間以得有此虗度日月夫孰非清朝所錫𥚃者乎消受不盡吾甚自媿鄙野一念比於細蝺小草類祝朝政日清端方日進如我同志諸丈共秉赤誠力襄泰道在事者以一日為千秋一身扶九雋同寅和衷持傾保泰即不佞或能再延餘季扶杖而觀之其亦何幸若遂飄飄冲擧乘雲氣而游塵寰之表亦所欣頤焉

唐文苑序

唐文苑者唐一代詩文具焉唐文沿六朝而波流也韻而文者材六朝而創為搆也沿而波者至昌黎柳州始振而之大雅創為搆者家珍人璧鏘然到今矣世之操觚士稱聲律者壹稟盛唐為功令無敢有所更絃推而附之三百篇後至于稱文則比來之論將弁韓柳祧之直宗秦漢以上故評是編者或左袒有韻之文搜瑕中晚之世疵其慱以濫彫鎪而弗精為論亦小覯云昔夫子述書綴錄秦誓刪詩于邶檜存之以示來世彼豈欲侈宏慱之觀乎義固不得而闕也如繩以風雅詩亡久矣即盛唐視三百篇如綫旁支耳若論振衰之力昌黎柳州已越六朝而上之故夫後來文士之論欲越唐文直宗秦漢與夫欲躋唐詩附三百篇後者皆持論之太過也要以瑕瑜不掩得失互見倫一代文體悉之無窮令後來得有考鏡則已耳余之志以為文至周秦漢衲卓然斐然詩則十九首下至魏

晉並是高絶此唐以前定論若杜李立詩韓柳振文力大格高自足冠冕其一代宋以下不及馬大都法古視力陳義欲高持衡尚平芭秋貴博嗟嗟文章如明璣粹玉碓有定價前有千古後有千古故非浮論之所能奪也

題任昉論後

昔任昉之稱王儉曰在物斯厚提身以約玩好絶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妾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已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單門後進必加善誘曷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詮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多處薄者不怨少往在館下嘗書之緖頭實獲我心吟弄在口故余生平見[illegible]於宵小庸俗者不少失名流雅士雖有久金石之懽即世不能容而厥問亦自[illegible]短也適見剡州十帖中有黄魯直書特標任昉者嗟嗟古之人乎同心如蘭言不虛已

抱樸齋微言七首

天壤之下妙明空活自有一片神靈世界在乃人世交承諸相殊竒於何不有極混極俗極[illegible]極麄從古是如此故謂之塵中人若回頭悟得及萬象皆空萬法皆通萬竅皆轉萬應皆圓正如魚龍變乎海鸞鳳翔於空無有不妙故易曰神無方佛家謂之萬法通神人之處世有不妙不通者其神不圓使萬法不轉也人為萬物之靈元來豈其如此

右達性篇一

人在胎中一生小乾坤一家小千古已自色色具有之正如子亥之交明日事色色已具冬春之交明年生意色色已在乃知混茫之先一摺一摺世界亦都完具在太空茫茫之中但開一摺人方見耳人能解此色色自圓不須勞擾但隨因緣時節了此人生足矣嘗見桃核一顆包裹中分二片內仁一顆中又分二片一每包兩兩每含一及其發生時一者之氣直從兩片中間充達開發出來千花萬葉具足在裏面故云有物先天又云易有太極靜言思之妙不可言

右至命篇二

謂世界盡無為耶人能弘道千古宇宙全賴三五聖人扶掖到今謂世界盡有為耶天地自淸日月自明四時自行世世自更物物自成即極亂否塞原自着衣喫飯長子弄孫扶世教者不過總其大凡云耳聖人御世添不得一分桀紂肆毒銷不得半點非人之力可得知測也天[illegible]天能人有人能能吾所能而以不可必者付之自然則胷中大定一絲不掛矣辟之樹秇吾當叅處乎天人之間水旱饑饉天之行也有備以俟之耳

右人事篇三

人在世中百歲內起伏萬端善吾生之難係末路之尤難事之尋常小可者要在綏平不宜急激在清脩不宜流滯在擻脫了當不宜扯長多生枝節若夫大事難事變事虛心在局外物[illegible]

開局之難及其將定也千辛萬苦或壞于一子之錯下故結局之尤難大約輕輕扶出到三分之半只歛而不失聽其自圓收得七八分已稱半勝矣嗟乎千古一大局人在中間下子誰爲完局人生自忙宇宙自閒

右局策篇四

人心與世中區區事件相承接雖云登荅不了其亦有何實義試思昨日以前過去之物有在者乎鴈過長空影沉江水水無戀鴈之心鴈[illegible]留影之意皆是偶然相值耳心之發竅上有五官止是耳目受得物多一過便化如郵亭虗館總是天竅妙明之處其内有五臟六腑止是腸胃受得物多不過一傳送而即化矣未嘗積受亦與空空一般四肢百體者轉運則生活凝滯則偏枯舉此六尺皮囊總是一個玲瓏大竇豈不至貴身外有家有天下有千古當場首尾好醜難知傀儡下場總只剩我一身向來官長朋友主人輿從之徒並是假物一場悲歡離合富貴苦惱𣱵是一夢何可推尋文文山一生慷慨忠義及覊燕京小樓上三年禁不許下樓嘆曰忠孝勞生功名减性始見人間萬法空玉陽明擒寧藩定兩廣竟被朝論疾華在廣州御中無一覩人弟子在側歎曰一生都作夢中事故無極一圈元始一珠靈丹一顆非形非相即此圓陀陀空灑灑者便是真實一件三生公案亦可咲也

右太空[illegible]

六塵之中自人物夷狄之外自有各各路頭有佛境界有儒境界有神明境界有鬼物妖魅境界總在此太空大道之間目下眉前要時可以通得今人白日入儒佛境如漁父桃源麻姑來蔡經之家達磨見梁武一葦渡江去老君西行遂作天竺古先生往往精神所透自然不隔故有孔孟之精神即面前有孔孟之宇宙有堯舜之精神即面前有堯舜之宇宙有黄老之精神即面前有黄老之宇宙有梵天之精神即面前

有梵天之宇宙此是老蚌吞光龍壁韜璞六靈皆是一物總系處却不多其通徹處則充滿世界三生之説渾如昨日今日來日之義自由自主自去自來達者自當領解

右歸原篇六

聖人如規矩然方圓之至也方圓者盡天下萬物之變三寸規矩握之掌中何所不妙有宜全用方者有宜全用圓者有方圓半者有方中圓圓中方者觀室屋舟車器用之屬可以黙悟矣

天下事有一定成規法紀毫動不得者有隨宜變通不拘一法者顛運用何如黄帝堯舜圓神妙法超然千聖之表大禹周公孔子是全用方者故來世式儀之而其圓者自在但執矩處多伊尹太公湯武全用圓者及致太平時則圓而入方矣時至末路正如醫師遇末疾時用峻藥以佐參苓王伯兩用英雄之胷中並有之管敬仲生於戰攻之代其方則尊周攘夷揚仁仗義抗高名以提一世之綱其鑄山煑海作内政遣七十人行游天下及問膠舟責包茅之屬皆以圓巧鈐弄於耳目之外此又得之陰符鬼谷握奇三略者出入周禮之半焉與世推移非此不効自管子以來漢唐宋名公大約兼用方圓以濟世變方者顯神圓者藏用故能與世之奸雄庶桀相頡頏而踞出其右嗟乎大匠不能傳輪匾不能喻吾生平仕路所目擊者有數名流舉其行事大略不出此矣邵堯夫先生以皇王帝伯配天之春夏秋冬者亦世運也

右方圓篇七

道脈論

自有宇宙以來道統真傳宗祖唐虞集成於孔子六經刪述相授到今無二道也無二學也七十子散各以其見傳授於四方毛鄭稍悞影像失真戰代始有多岐之說遭秦燔焰及漢購書山藏壁剖竹簡汲文與其時高才喜異之士斷門偏指之書雜然上天官而收秘府真固有矣偽亦馮焉歷漢唐皆列九經至宋諸儒始定為五經論孟而於禮記中表章學庸兩篇在合

下為士正業其敢有異論乎乃俏食在入室之列者則顏曾思孟並稱的派無異同焉發明于孔孟之後者則周程張朱並稱正傳無異同焉繼起昭代足黎大儒之次者則陳王胡薛並稱得統亦無異同焉然而天下之學術猶若不盡同儒先之脈路猶若不盡一佛老諸家時或諧而出之時或進而與之時或混為一家時或截長裨短猶然與吾孔師之心印如不真的也者此其故何也顏曾思孟吾不敢論周程張朱似

微有不同陳王胡薛較然各門既而察之引繩墨而分剖之同耶不同耶將後學者宜何塗之從其嘗慨然稱曰孔子道大不可一端求其名理正常者在六經已定千古大綱尺與天道俱無窮其微妙精深在欲言不盡言間者微吐於魯論易贊如天之二曜五緯四序六氣大定著既定矣而變合轉移天自執其柄天下終莫能名其意指焉此其大略也孔子之門三千人魯公問孰為好學以顏回一人對又云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更無第二人可與並論自以天啟斯文發祝予之慟可得更有若人乎顏之心源吾不能窺然孔終日言之不倦而顏默然無言以其無言乃所以發其言孔轍環天下迨其衰老猶慟乎夢周東周之想而顏一瓢深巷以其不用乃所以藏其用孔好古敏求識大識小游神典故而顏心齋坐忘都無一字以其盡忘乃所以學其不忘孔稱堯無名舜無為大不可及而顏曰舜何人哉為之則是以其有為乃所以

得其為而不為夫如是即空三千之羣云無人焉非過也余謂孔門嫡派獨此耳後二千年伯淳程氏庶幾焉參寥難及已今之學孔子者尊宗孟氏為直截而正大如云學問之道求放心而已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愽學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誠會此三言先立我虛靈心體於耳目見聞之外愽學詳說所以求放心而反之至約之歸耳舍是寧有問學乎中人以上士從此塗入直泝孔子更無歧說子靜陸氏敬仲[illegible]氏伯安王氏此皆孟氏之派也人人可學也其中人以下士若了悟未及者即學曾氏亦何不可朱元晦氏所拳拳乎表章大學者果能篤信而力行之歷級循階及其至之則一呼人十已千各視其力可憚勞乎程正叔氏司馬君實氏商敬仲氏皆終其身入此門而自得之矣至如子思氏之中庸此宜與易係參同張子厚氏陳公甫氏皆於法象外別有天倪即竺氏之高者時或附入焉此在自得後又當別論非始學所

宜多言也嗟乎顏氏亡曾氏晚聞一貫子思子纔七齡耳當仲尼沒時挈此至寶旁皇誰付屬耶後百年孟氏生於閭井間孔子不及知曾思孟自相傳受共明此學而後孔子之道乃如日中天則皆天之為耳豈人力也哉今之入道者根本六經裒裁魯論問塗于四哲參派于諸儒超然文字語言上自得其本心則顏氏者尤吾不師也蓋自改易九經而入學庸二書于是格物為千古不決之疑無聲無臭為內典出入之

藉孔孟之脉始不清若如漢以來六經之下止列論孟則了然無可疑者矣故不辭狂簡作道脉論與知道者相証可以一清天下之眉宇焉

題水雲編之次

長水沈太史先生德業文章為士林所
表其滿處修治貴園石林四傳諸集
已行天下今所刻水雲編亦足其已今
林瀚若所指東給事之為諸生樹標
第云先生在秘館請法理勤令反
維山與斗仿昇遠收識三十年前
精六籍九流四部七略無不淵洽至于
天純明合道與文無二為軌馬文匠世作述
求有也忠孝廉節修婚歐如邑之人士流
其無復師其乃出記金粧紳士大夫改易
運後生與之記大道聞識知執取其翹厥

為編中所言邑士學原士亦期之以勉
世界悉宏遠已水雲是先生別號
心之年不能紹所亦先生所自道以
闡焉
歲丁未九月金壇門下士于玉立頓首述

百寶錯陳良足娛人自此新刊相接不必用續集相知片言終不能更定之耳因附及焉以告同好者新安門人洪文衡書

長水先生水雲緒編目錄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真甫著
延陵門人孫繼皐君謨甫校

長水先生水雲緒編

七十二峰記

具區之山其源來自天目邐迤以至陽羨始入于湖融布而為七十二峰之秀遂擅東南奇勝世為逸人高士之廬馬湖之西北為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其東為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東為山十有七東洞庭又最大如馬跡兩洞庭也者從百里外遥望之烟濤雲雨間閃爍隱隱若金庭玉柱邈絕人寰之外及近而即之茂林平野閭巷井舍僊宮梵宇星布棊列正如秦人世界宛入桃花渡口鷄犬都在白雲之上也馬跡之北津里扶椒為大此夫差敗越處西洞庭東北渚外有黿山横山陰山葉余長沙二山為大長沙以西衡山漫山為大東洞庭東武山以北則有餘山其西南諸山厥山澤山為大此其上山勢曾疊各有居人數百家籬落竹樹往往清發盖馬跡兩洞庭三山者分峙于湖之中自餘諸山或遠近或沈浮出沒波面若青鳧戲水

個個可數而名也馬跡之西北有若青鯨聚者曰錢山稍東曰大吼小吼若連若斷舟行其中又有獨山横峙其前東鳧西鳧正相向大墮小墮與夫椒山亦相峙其差小者則曰小椒此范蠡所嘗駐居也西洞庭之北有貢湖湖中有大貢小貢皆高聳其若五星聚者曰五石浮亦曰箍浮曰思夫浮又有若兩鳥之飛者曰南鳥北鳥又其西兩山者南北對峙不相見倘或見之即不日有風雷之異故又曰大雷小雷横山東曰千山紹山曰嶂浮曰東西獄世傳吳王於此置二獄焉其前山若琴者則曰琴山若杵者則曰杵山又有大竹小竹者與衡山近若浮不去者曰長浮與黿山對而差小者為龜山若二女娟好立者曰謝姑若立柱叢聳者曰玉柱其南又為峧山為壓耳中高旁下者為筆格驟首若逝者為蛇山若老人獨立者此右最奇與黿龜二山對其南曰鼉山其旁曰小鼉又有若螺者青浮二鼉間則俗呼為鷲篮其東洞庭南首銳

束岐者曰箭浮若屋歉者曰舍浮其南為白浮潭厥間有若笠者曰翁浮有逸於前而後追及之者曰鼠浮有若碑碣横者曰碑浮總之為峰七十二然其最大有名者唯兩洞庭故都謂之洞庭天界也澤國之間多秀水名山天與之以佳風麗日地與之以翠微清瀾四時與之以嘉花琪樹麋鹿魚鳥供之以飛舞鳴聲吾輩扁舟蓑笠何處不稱主人故記之以貽好事者

覽古樂府

昔者黄竹卿雲衢哥輿謡一任天真了無文致大雅周頌莊和弘偉比于勑天喜起雅有廟府之度焉三百篇雖經刪定而秦焰以來或多訛舛壁間之蠹不審所傳孔子自稱放鄭聲鼃雅頌止亂之以關雎後人乃云錄及濮上桑間以為懲創則所云惡其亂雅者當作何解逸唐棣而收兮欒將後代新聲艷曲并謂之懲創耶此必不然之論也盖古人情真其喜好必淡淡之至乃更玄故玄音希眇即泊然云味中意味[illegible]以悠長萬里耳淺人不解此妙耳春雲淡霧晚月淡光峨山淡色湘水淡波太素之元至人冥符以此論詩審音當亦操其半焉樂府昉于漢武自魏晉前雅有古人任真之義儻三代上英韶不可復乎若以求諸胡笳羯鼓淫哇詞曲之場則樂府諸作蒼然各寫其情致髣髴大雅之遺矣豈易得也余友于穀城氏辨樂府之派以漢魏為正以唐樂府原只是唐人古詩耳非真

樂府也余甚賞其高識嗟乎漢人哥謠猶被管絃唐宋内曲時或採及朝士雅製至今而教坊所肄禁中所傳無之不啻蠧矣學士先生即追古樂府其于朝廟雅音何裨髙雅詩別自文圓中語法部別作俚俗淺調兩者了不相關故論樂於今為之撫手太息牙曠久不作將此道寂寥千古共盡矣

論文指大略

方今法廷勸講元老啓沃之文並祖二典三謨以及魏徵陸贄司馬光范仲淹諸大疏以簡重純明為尚一字浮誇無所用之此廟廊之體自與各署不同其來尚已至如賈誼晁錯以及蘇軾之流通達國體陳言世務雖本六經而參酌乎管韓之間則歷朝名臣奏議似皆宗之炳炳仁義之衷達事抒猷亦兼法律典制又比翰墨之林微有不同此臺省諸曹之體也若夫題覆糾正與文移案署則自下條主案者上達之臺閣又自一幕也筆下風霜案前金石浮文雅語非所施乎此矣乃若祖國風宗莊騷浩蕩乎山川雲物之外墨妙淋漓縱橫千古自立文摹與日月俱懸如馬班李杜曹謝諸家此豪傑別自有解難以俗儒繩尺論也自孔孟以來傳至宋經儒先生各有論道講學之言式垂來學以弘正統追六經之後此豈可以文論者乎承學址步未清故為指其津筏如是

論好學宜求秘書示友生

余聞之殷正甫學士方今禁中書鈔本不經見者甚有之多雜僞而不精時無劉子政別其流略品其真譌惜哉乎留而無紀外間亦莫得窺焉同館張廷芳為余言士大夫一入榮途好書者絶少即或有心廣購其人或識力不足渾渾緗囊詿為具目鑒賞者故名為積書之門亦徃徃無奇書汪伯玉司馬為余言本朝讀書博雅前推丘仲深近推楊用修其學一以考訂為[illegible]博則博矣亦太倉之紅耳論其家寶絶少流傳人間者今後生諸彦生乎太平熙洽之代天下異書自嘉隆到今時時並出倘有沉精好古如揚子雲之得異冊于嚴君平者乎其人若肯游神在耳目冊素外津津有馨香則其骨力必奇致思必深必能到人所不到處得人所不易得之書所謂扶揺九萬上風斯在下者此其致也嗟嗟古者削竹為簡點漆為書錐以銅削編以帶常難得如此每書一種竹簡載之盈車持携之難又如此今鋟木傳于丁日以千萬計乃人愈不好書愈不能蓄奇書信乎古人別具學問真非今人所及也兵家名將必蓄人所不見之韜符醫家名流必有世傳不售之方書吾輩乃獨少此一種探求見解秪從市肆上買活套媒祿書浮游神爽止是帖括中伎倆復何補于人之國家乃猥云士貴通時何必好古古人不可見古書泯盡不復傳其何怪焉如曰道必六經事必諸史文必左馬詩必屈宋此在人面孔唇舌上事亦復何云吾所以云云者非好索隱也名山海藏至寶在焉必遇其人精光乃發亦異有如林翁孺桓君山之流儻能問奇起我云耳

漢文帝

漢興海内新離湯火與休未起也孝文施大德方内懐安史稱玄默躬修以化天下不虐耳攻其時自劭農蠲租偷虜外他不違以一切與天下休養乎無為寛恕儉恭終始如一當秦頁百戰後元氣盡矣田元奪命亦彼時之参苓哉何可再得又曰帝每月時即吏人人得上書無不止輦受其關說他日從容過白首馮即與論將帥拊髀曰吾獨不得頗牧為之將嗚呼自禹韶絶響此風微矣

蕭何

蕭相國何始從帝入關獨收秦相府圖籍以此知天下阨塞彊弱處可不謂遠識乎其守關中建規摹定約束立宗廟社稷為深根計方楚漢相距于京索間者数年帝之困乏亦数矣何時時遣軍補其處轉漕常不乏漢所以有天下用兵得萬全何之譬畫半焉天下既定淮陰韓皆已誅夷而元勲爛焉為群臣冠慶流苗裔聲施後來亦甚盛哉余觀其納鮑生之策則遣子弟

詣軍用召平之言則以私財佐國何所自全于功名者慎容乃至此嗟嗟非夫得士之力以身下人能如是耶此亦後世相臣之法戒也

曹参

漢興相業蕭曹並稱善守管鑰休息乎寧一之天何推賢惟参参代何一遵約束先後一心不生同異且曰帝何如高帝臣何如蕭何可謂識化順流深達國體者矣一時用人多黜文法戒深刻以重厚木訥不作聰明為賢即下吏吐污車茵亦不加責懲秦之烈損周之文致用其忠深根厚植以培元化斯人有焉参為齊相時避堂舍蓋公所貴之道在清静而民自定既去齊尤以無擾獄市屬後之人學道君子淵源遠與嗟乎百戰雄心歛之若無既實榮名福蔭天下大道何嘗無益于忝人彼散宜生閎夭輩古之人乎知道者故自不同也

張文成

留侯以家世相韓發憤沙中雖為報韓仇義動天下及從高帝誅秦滅項功不細矣廼稱曰吾故韓臣也辭萬户侯托赤松以游終始無二心冥鴻萬里不可羈係豈帝所得而臣者乎當其帷中借箸智勇輻湊其大者若立六國後招商山定太子勸都關中請封雍齒王齊王信解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急功豈在蕭曹後乎及韓彭夷俎良竟身抽名高在范蠡魯連之間豈不善始善終哉所得乎圯上者意亦遠矣余觀秦漢之際若董公四皓魯兩生滄海君圯上翁並衣褐懷玉超然執名之外然后知當時傑士伏處嵁巖下者甚衆非直良何信三人者稱人傑也嗚呼士之顯晦與神龍同亦係其時事何如耳

韓淮陰

淮陰登壇數語擘畫劉項之勝負于股掌上只以秦民之德怨離合判其雄雌此張子房之所不及言而獨洞見其必然之勢真可謂國士無雙也帝初未之奇諸臣亦亡奇之者知之獨蕭相國耳及其破趙以背水陣擊齊以木罌渡軍功烈卓偉若是猶能自抑下一亡國大夫卑卑問計有謙讓不伐之風焉使天下既定信能常存此意安有弗終之禍廑固陵之約不至垓亦將十萬不發一鏃帝之疑端兆矣然觀其固辭蒯通武涉曰樂人樂者憂人憂食人食者死人事則信猶有人臣之節何謂漢恩不薄也

司馬遷

太史遷紹父談之業曰周孔沒五百餘歲其在茲乎故作史記以接麟經大都據左氏采世本述楚漢春秋訖漢之初其言秦漢之際詳矣采經摭傳分散數家雖時有抵牾而貫穿群言馳騁今古上下數千載間亦以勤矣秦灰不然非子長綜述何以令千古開眉目獨其是非頗謬于聖人先黃老序遊俠述貨殖剽剝儒生此其所蔽然文章洸洋變化[illegible]龍無倪今古令人如[illegible]儼在几席歷列其事燦若丹青自[illegible]本傳行天下劉向揚雄博極群書服其善序理豈虛乎哉余觀其敘次人傑士種種得底裏及禮樂天官書與敘孔孟伯夷寥促不能布其才人言太史公博而無本此豈才豪所流軼者耶長江千里何能無一曲毛責而備論者小儒之見也

大人正已物正解

易乾之二五皆謂之龍德正中天下卬之如太華北斗稱為大人而人人利見之如見其父兄師保違者則而象之奉為型摹中人凡庶想被其教思之澤者此者何道而致之盖嘗繹思其義矣如九五大人造位紫垣之上乘龍御天雲行雨施孔子所云先後天而不違况于人乎此其正已物正易知也若乃九二大人未躍未飛不過曰庸言信庸行謹閑邪存誠止正一身何何以能德施普化風動天下之人乎盖秉彝其性凡有靈覺様子相同真性感人精神自喻大都人品定於平日人不信其言信其行不信表飾信其裏誠不信一時襲取信其終始一如故論人于此世者但觀妻妾服其不欺則親黨無二議童僕知其不苟則朋友無二辭胥吏下條歎高潔則隴畝之口歸其仁商賈市道覲公平則四方之聲延其德盖棺事定人人對基木以興嗟則百世下必有傳其風表者矣標正景直從古定評縣之乎日月結乎人之肉中而不可磨者也即多般權術通神役鬼既死之日能爽分豪於天下之公論乎故一鄉之人信其正人也一鄉不言而自化推之天下萬世分抑權衡亦如是耳吾在朝時見廷議從祀自嘉靖至今凡三舉行而後定每論及薛敬軒先生滿朝同聲朗應其他或尚有異同夫薛先生二百年前人物吾輩何以一日同聲乎此其心靈自符也以是論之宋之司馬君實范希文唐之楊綰漢之楊震其信於人人亦如是耳人生世上控形不滿百齡一切世紛俗障盡成夢影唯此一掬真靈可通天帝可對百神可正三綱而立忠孝不必求人信人自信也不必求人知人亡不知也源潔流自清實至光自爍大人所以高出人羣者亦何待深求所以然之故乎但能正其身不媿幽默不苟毛芥終身不改様聖賢将合符豈難行哉嗟乎鳳皇麒麟不言而仰其仁精金良玉不辯而知其寶白日穐空不說而服其高

此之謂正己物正之道

賀王元馭相公七十啓

伏惟門下嶽誕初辰嵩高具仰完名完福朝野謂之達尊世孝世忠父子其將一德今者綠野開樽應豳風七月之雅而綵衣獻壽移蓬萊五色之雲　帝眷特申盛美莫罄如其者青瑣共聯白頭如故念易語浮稱不敢出相知之口若仙靈秘牒非所陳有道之門謹借八如于衛風惟日新月懋遂入聖賢之域陳九如于天保願子繼孫承益培天命之根遐觀往牒則有東國

姬姜近跡前脩人擬東山王謝語弗能詳不勝欣仰

于𣪍山學士書

頃有北來者知車馬將有行色矣司馬君實一出山天下操精而厲太平可勝竚仰古聖賢之論以平天下必本之正心誠意非迂也天下大器不可以智力持之全是天地神氣與羣品之心靈共為綰結則世界常平而相君者特把握其樞紐處常執厥中耳一絲偏陂用不得半點花法使不去萬目萬口從下視高如瞻斗杓微動之間頃刻田萬象之春原比六經[illegible]謨不同不消大費機關白語者自非至正至誠終始[illegible]如何以荅天下之望弟素知兄赤心以此為吠畝拳拳之獻一時五老並是名德耆儒同心協贊右合下便能消融黨類坦懷開誠撤盡從前南北異同形格便是宇內一家廓廓無一事矣弟素知能受盡言敢又申進一言之誠幸亮

宮諭李湘潭書

伏承巍望注縣紫極德誼文章名重天下其狀蒼山樊自比放民無緣通姓字于掌記之前時從士林傳得鴻製卬之誦之神交在世路外矣兒子進游六館列絳帳下承過誤之寵凡所為面命諸生春風起乎坐上一日而令海內士撤其蔀蒙覺視於大道者歸來能一一具述之洵哉經世之宏標而人倫之坊表也此兒卬蒙獎題翦拂父師之恩比之覆燾直宜斷結圖所報言故非尺牘可具抑先生晝念同署得話[illegible]睎其涯量佩感何如方今泰道始亨鼎鉉虛左旦晚枚卜式諧羣望瞻仰先生撐扶霄漢

刻紫陽要語跋

紫陽先生之教今世傳誦者既滿家矣再刻之者何以接孟程之正脉捄天下禪學恣睢者之獘也先生嘗於寒泉精舍集周張二程四先生粹語條次為近思録今又次先生要語續列其後宋儒之論始全其學益大明於當世是四書之戶牖六籍之階梯也有功來學豈淺鮮哉或曰此與象山慈湖白沙陽明之指異同柰何余聞白沙先生之言曰大道同歸殊塗夫豈一端[illegible]而已周言誠程言敬紫陽先致知同其歸不同其入顧人所修持何如耳人患於道無真得如有得焉八方萬里可以合軌而來所謂及其知之則一也何必盡同

田東洲司馬書

門下巍望爲名縣之乎日月之際方今耆碩並升旦晚聞必蒙特召邊事漸渝南中不無深鄉計高明狙上定籌何以奠孟太山使天下廓廓常如此日乎于穀丈相君過此必當許御與兄握手而深計之矣恭聞台履清和猷業方壯此海內一座長城似不宜久以虛閒歲月付之綠野堂前記得憲節在吳苑時過蒙知厚冉冉歲華將三十年不佞弟長耕寂寞無復望見清[illegible]

復許敬菴司馬

承示具見謀國赤誠需才雅量此數輩者勇當傳尊指風示之何患智略武健之徒不輻湊和門之下者乎若以愚見衡之南都根本重地營中士素驕悍未易馴但整部伍嚴較閱自足以振國威而揚壯略矣似不必以四方之烏集者共之游蕩一招選則人必多人多不能無生得失或因之反兆他虞事皆不可知凡此輩者非紈綺狂逞之流則漁鹽竄出之魁屠狸鉼結此漢高帝不能如之何者也顧兄慎之慎之昔嘉靖中倭訌淮揚沈十洲太史散家財募壯士既已立功矣而久之不可散皆去為剽盜南中言者遂併及十洲公凡應變者不可不圖其始故與門下深言之且覩彼倭意在朝鮮耳吳越江淮宜靜重以待之何如

南華世本史記合鈔敘

六籍尚矣鄒魯之際醇如也自七十子散儒墨穀雜始有稷下碣石之談莊蒙者亦談宗耳而天挺英標超遙九萬擧六籍掃而空之未有禪宗先得禪解峨山捧天何其曠也自商周放伐分裂辟壞七雄之季諸國闘秦秦呑巻而有之百餘年間爭言武事謀畫則人竭智戰攻則人殫力旦晚翕張而眥局變脣舌鼓笑而風雷生世本者亦天下奇書哉人情世波險巇極矣其長氏踪其後塵愚戇述作劃出枝葉與經分派世典天官覽鏡甚慱而嘆咸陽之炬令上世大猷蕩如也而喟焉意傷之收羅採緝爰自絕契迄盛漢休明體綜尚書事貫千祀其文浩蕩瓌奇如黃河之源來自霄漢隱見百折直瀉龍門下似兼有世本南華之談達焉此三書者各自一家各立古始爭光二曜並雄五岳出六籍而將邁化百家以日新拓杰士之胸懷范兩間之灝穰後有作者難與並能矣余昔在舘嘗受誦

之在家塾時為新學子作要删此余三十年前事乃今三書者學士大夫倚門誦之幾遍天下為删為評為疏為考㦖焉滿家余編良不足敝也已始余少壯時見謂南華太誕老而知其要練於事也試對世本求之安有虎嗤狼貪舉一世人大攘乎寰中而大人先生者不一援手於青冥上乎此以知其苦心也又見謂世本者自說客游談裝摹鼓舌未必盡然及久練仕途見陰用長短縱衡者往往捷得劾取大功名如蝟其言經術為之緣領云耳此以知其有裨用今之士大夫不盡廢也若子長之史往時謂以文雄者耳及反覆十七史與近代所紀載世之儒者有淹通熟總如此書者乎家寥千古亦一人耳乃者年踰七十潛神易老之典於大存左氏於詩存杜陵如前三家則余少壯注精之物廻環自喻意復津津良不忘此故因陸生開爽之合編而再論之其於功令崇雅黜奇文各一論云

東京以災異策免三公論

東漢設三公府以天下高名耆舊素有經術勸講在左右者充之曰此古坐而論道為帝者師不敢煩以事其職獨在調陰陰贊元化耳維時總朝權則有大司馬恭寂勿則有中常侍大長秋諸寺人而三公府者直控美名鎮百僚而已一遇天災物變從中賜詔策曰君侯職在弘化調元五行何舛迕若是即日皇恐頓首謝曰老臣德薄不堪任使上印綬去蓋一事不關一籌不展中庸模稜亦枉受譏彈矣至乃元成後如范史宦者傳所稱舉動回山岳呼吸變霜露大權在手傾動天下三公去留忽若發蒙振槁益甚輕簡也原其初陳平不對錢穀刑獄曰宰相職在調陰陽丙吉出逢盜者白日格殺人于路默然不問也而問牛行幾里方春未燠柰何作喘想見漢之三公過信坐調陰陽之指立於紫垣太無上自處太高其後人主之倚信日疏內外隔絕進退維谷凡陰陽不調賜策罷免歸第

者尚得謂之異教以為不斥放如百條則彼刑餘宵小縱横無忌又曷足怪乎余觀宣德弘治極盛之朝三楊劉謝累世重臣及其季年振瑾而璫倚寵作威幾危社稷尚當三楊劉謝在事時兩璫諷之曰先生年及矣何不引進後生擔事者蓋目中藐諸老成已亡能消萌杜機而漸授之柄矣易之道純陽之月一陰始生微霜凄凄馴至堅冰嗚呼消長之數關乎天道所繇來漸矣可懼哉

書薛君來道德解之後

太上握中黄之符入軒后之契得無為自然之道固已再廻混茫造世界乎先天之前矣衣褐懷玉知希自寳别有一蓋天太鴻之境在其胷中夂居周柱下為徵藏史蓋上代之書契圖牒靡弗總也周之典章禮制靡弗習也周公所為參作夜思剸裁損益之所以然靡弗究也以其文之太盛頗遜于皇古之渾樸而心薄之久矣况周自穆王以來漸不如前夷王以下神氣而不張精光泄而不蓄正如舊家世族體貌既不魁然而精神之衰萎甚已上而主德既不能比隆先公天下侯服與其人心歸往日以解散不如前時之翕熠嗟乎文之獘也乃至此乎宗本論之則以所尚在文文極必獘亦其詒之未盡善耳史稱見周衰遂牧青牛西出函谷亦以位非君相無以自展其道而望見西方有聖人氣併木歸金以合竺氏之泒露其微指於尼父使之從夏殷祖唐虞一提中土正印又因關尹

草楼之館自出其志五千文貽之方来他時與關尹氏走青羊肆中合為一家之學稱天竺古先生遂啓迦磨二氏弘敷貝錄東來傳教于震旦三教所以至今存者太上之深指也可得有異同乎夫道一耳圓覺即是玄同玄同即是精一不殊也若以教論吾儒經世佛氏出世而太上混世又何同異之稱乎孔子發乾健之德乘六龍治天下而曰見群龍無首贊之曰天德不可為首也此與太上之道何殊焉凡天下至剛必化為至柔柔以練剛剛之用始大正如天氣含於地下龍雷伏於地中一發而生機變化乎天壤由此論之孔老之教其弗合乎善學者然而觀之思過半矣

與袁了凡

西蔚竹菴奉玄論者竟日夕沃捧良多僕於玄無解也自少好與高緇道者游亦聞梗槩其超逹玄指則老關莊三子尚已禪宗上乘亦時有兼通處自八公以下始言有術如參同悟真規中玉笥諸訣以及抱樸之書亦詳哉言之矣古詩有之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藥求神僊徒所藥所悞若服食諸方未可輕試也大都七尺之軀必有盡時合神還虛此吾輩歸着處自茲以往或神遊上真超入天界或留滯仙品如渦子華放浪作散仙或緣法未盡仍向人間開面目如是世界中亦有此三品皆不可得

若夫勿忘勿助原始反終游觀具之矣

崔鳴軒水部書

冬月承使命之辱彼時在郡中畣復不周使者言欲杜掃請告意甚遲之後見邸報知殿工方與正恐部議必當藉重為時除棟想門下亦姑輟此東山之高致矣僕二十年不來省下方念高賢亦念貴同年雲陽公思因兩君縱覽湖上慷慨一灑翰墨然以二司中多舊與山間客侶不欲衣冠犇奏以勞從人所以未決謹遣一介問暑中秋色何如頃貴同年王淡生過我為[illegible]門下才略通練品格古淡常飄飄有物外之致可謂真相知附及

復惺菴王丈

奉違之久時歷寤思念公素襟超妙今已在世路聲華之外必將短棹東來一攬越中諸勝如我湖瀆者近分海色此時蓴鱸雙美可供旬月清娛況乃賢嗣父毋先生絃誦聽聆復足賦閒居之游而發莞然之笑公有屠龍大器袖手不用付之賢胤乃小用乎牛刀亦何必非卷巖之餘潤也門下止有此膝豈不戀戀關情膝前雲樹[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何為掩關獨勝不一慰色養之[illegible][illegible]者予承遣翰旅之明貺僕衰晚拜見無期因布迎請之私代邑士民中其懇欵乃如此

睎我衣大參書

門下巍望練猶卓然為時名流方岳崇階舉趾便參九列僕藉榮施良厚廼豕世誼忝念不遠四千里遣使相存問記憶賤齡侑之觴祝頓首拜受謝何容言夫衡陽永陽間控江湘帶交廣非執事大略宏抱其誰鎮之清朝政局維新旁求名碩必有特簡在旦晚間浙中喁喁趐卬若徵天幸迴長沙之駕命吳越之軺使僕一瞻晬宇良慰寤寐之懷則所扶杖蹇發者云憶在金陵握語其後復至金臺衙宇中一拜遂別鄙光電流已是二十五年可勝相憶僕既退耕海上與世涂一字不相接頗自訖有千古不甚落莫猶幸年雖及之精神不衰於別時燈前尚能披覽又晚成紀練骨事步履飄飄佀有雲鶴之意此足慰知己見懷之念已若夫謀國當樞有力主家舉萬鈞擔子盡付之高明與諸貴同年當事諸賢何嘗如僕之自已出也小集五部來使在遠道不能持携今附至二部餘容再致之

雜紀八條

戊辰春余過吳曾聞見犢生子首尾徧體皆肉鱗頂中有小肉角或曰此麟也產於吳冢宰望湖公之別業三日而斃

金吾葉蓁泉公藏一二知交余與馮源更撤娟出一金函乃寶珠一顆大如桃核其光四照滿室如中秋夜也此真明月夜珠耶

空青是黃石子大如拳諦視之腹裏沈沈有青色命匠氏以金[illegible]之[illegible]出[illegible]也如[illegible]此[illegible]太史家寶也

王司馬有玉[illegible]一[illegible]色[illegible]花[illegible]葉及[illegible]夜置室中紅光[illegible]以金函函[illegible]之[illegible]采藤帶

衡山有明月巖在山正中巖東西如小閣道入東洞門如月之初漸行漸望過中巖如月既望漸行漸殘其洞中石崖上多山水人物之形類秀如畫圖狀

解序吾為余言其解州有鹽池者當尤所窟穴

慶平時淺淺清波耳每歲九月九日先後數日常作大風雨此為化塩之候彼二十里之聚各備草薦木屑竹枝樹梗敞覆堘繫之屬一切楳投焉狂風一夕作東明日晒之滿池皆塩華矣味甘鹹甚瑩潔始祭蚩尤之旗官收其半民取其餘亡不滿志

張蜀巖兵部為余言其邑中有鮫人之室室在深淵下每清明日市人攜百貨精品至水濱户户設供筵高插哥吹甚盛張錦幄樹銀屏如迎上客也日正中鮫人二三輩從水中起介[illegible]甚恭循次視諸市物擇其尤者書一籍主遂答進食飲焉已將莫掌櫨俱傾洋洋樂甚衆各持其籍上物一一投水中竟收去不復見乃謝主人坐水崖上大哭美珠珊珊滴下滿地圓走衆隨手裒收之唯力是眎亡不給足者鮫人乃逝及衆各抵家檢囊中珠其銖兩一一如其物價正值外微有餘潤即藉取者亡盈溢焉鮫人蒂劍衣皮唯額以上如魚頭狀

太華之上有玉井其蓮華如車輪異香飄飄數里此周茂叔所愛蓮也袁履善為余言曾至小西天極界上去蜀中三萬里滿地皆旱蓮華一朵大於一室會衆可以登而坐焉

與朱二守陳民瘼書

日者天時亢陽祈霖未應衆心警警以為如此十日再不雨將遂無禾相約到郡具呈恐煩尊侯謹陳鄙見備千一之擇昔僕在館編司農之奏凡撫按荒疏部例總於八月初旬類奏天下水旱兵革災傷地方分數既題奏得請乃始課一歲漕糧改折京庫大畧行之總漕及東南諸路若過八月十日即有荒疏不敢上矣今已七月十日及今煩為百姓具揭列此如燬如焚之狀并列災民都里地名呈詞數目似該星夜發行候兩臺允批覆視再行申請可以候題只此七月一個月時日且不給不為計之太蚤矣況蘇松杭湖等路南都近圻及江之北比郡皆災異日必將有加額之派則事宜先發縱或不得蠲郵使加派不來受福無量今兩臺皆在候代即懇請之或未肎一日作霖不審尊裁以謂何如若以本縣論如西南正南東南正東此四鄙與海鹽乍浦金山吳淞一帶接壤並是海壖瘠土與灶司之灰草蕩民間之東西地恭錯乎其間地高于縣治數倍即今內中支河已是絕流半月矣往在兩水調勻之年強半且樹木綿小荳之屬僅充常賦甚費催徵若如今歲前項襍色物半已焦枯零落止有直北二都鄰於華亭者稍有二三寸之潮及今或尚可救然邑中之田皆是細戶承種如此晝夜車戽不停已及一月之上一夫一婦胼胝既竭無從度口接續只恐將來亦或舍去而不俟其成也邑中士風[illegible][illegible]情如此僕懇雲霓雨霈自淵衷指展化沴魃為豐登此乃天人必致之符幸且得之望外僕在田間父老農言農不解世事萬一者如昨京畿之例太上一日四春併得少寬權稅亦未可知補天填海餘此寸心伏惟財擇地方幸甚

重建葉母徐節孝冰玉祠記

往在萬曆丁丑蘭江之葉氏宗老及其里耆與庠之髦士共言葉母徐夫人節孝請于前令某侯始祠于宗祊之某里于今垂三十年屋久且圮于是其孫平湖博士葉君滋者始捐奉給議新厥祠屬其子某卜壤某山之陽建立十五楹繚以周垣經始年月日訖工今年月日以遷龕妥神事來告于博士仍以其邑冋卿魯源徐先生前所名冰玉堂之額懸之乎新祠而博士[illegible]生齋沐再頓首請余記其事按[illegible]陽山[illegible]余所譔傳蓋徐夫人年十八而適某公年二十五而喪所天幾欲自裁同穴以藏其翁姑以遺孤無托再三泣勉遂斷髮誓守孝奉兩尊撫育遺孤貞心深志五十餘年如一日蘭江人士能共信之而博士者永言追述揚播遺芳則常山之大夫人士式而歌焉吾湖之大夫人士又昌而詠焉徐夫人節孝凜然樹標浙河間矣夫專祠以表特行也新祠以揚舊烈也侑食以孝子孝婦者明遺式也前後兩刻冰玉集傳諸其人也刻石新祠碑之以藏名山定千古也博士先生孝其父母上逮其大母斯不謂極惻惻而足風當世者乎夫祠之言思也碑之言立也思其人思其節在一念永有耳嗟夫人心之靈為子必孝為臣必忠為婦必烈吾心皎然自冰自玉天下寧有微瑕纖塵得點貞玉清冰而少䘏其上者乎然而重閨之秀常持之乎艱難萬苦中而詩書者流或奪之乎紛靡波蕩間而不能自決[illegible]此時一念少移天壤立判故貞婦烈女常冰蘗歲寒之操而顯人大耋竟化作朝華之草即蘭江之事可覩焉故曰斯祠斯石有繫乎風教再為之記余無讓焉

漢四賢贊

忠武諸葛公

抱膝長吟者草廬三顧時神虬卧則起翊運驤八飛三分紆定策受托撫孤貴狽狼出師表薦百昌足期

壽亭關公

皎皎桃源上片言成肉骨百戰歷艱危忠肝不可易神行天地間心赤馬亦赤夢想幾見之寶刀如霹靂

淮陽汲長孺

天子置弼臣詎令事唯諾縱愛身家乎內省寧不怍公孫開兩端汲公常嶽嶽淮南寢其謀凮表儼寥廓

典屬國蘇卿

丁年奉使去皓首乃得歸田廬零落矣妻室亦空帷旄頭纏欵盡嚼雪可療饑棄骸北海上唯令天地知

唐四賢贊

梁國狄令公

前星在房州乾坤屬晦冥振衣撑柱之不淄亦不磷鸚武踢其翼片言迷復惺潛機授五龍夾日還東昇淵乎此國老織迹見丹誠

鄴侯李長源

漁陽一夕鼓馬嵬八駿馳父子不相顧山河屬付誰耿然白衣老赤手扶黄衣秉符召李郭靈武揚義旗兩都收復定衡山早來歸

宣公陸敬輿

諫草數百章煌煌懷仁義上以武主心下以行吾志奉天解重圍反側銷氛氣彤管箕姐間閑閫畫如意三讀攺无文學術弘經濟

晉公裴中立

夜半定蔡人李帥謀何迫裴令將天威電發轟雷動乾綱一朝振諸鎮皆神竦明明此蔡功非斷誰能勇河北仰宸嚴嘩嘩准西頌

宋四賢贊

文正范公

江湖憂吾君廊廟憂吾民憂先天下重身名安
可論直節震朝廷赤膽扶乾坤巖巖泰岱上清
烈到今存

文正司馬公

畢念對穹蒼出言遵聖法言希媿此心堅持不
敢發田間十五年召起萬民悅終身行一言至
誠貫日月

文丞相文山公

忠[illegible]山宋社[illegible]
光[illegible]三百年[illegible]
大多汗顏

鄂王岳武穆公

長驅赴君父雪恥掃兇殘十季功就緒金牌[illegible]
日間慟哭班師地鳴鳥為辛酸丹心耿如在[illegible]
拱枝枝南

鑄刑書辯

三代用法原人情而甚矜恤欽哉之訓誠慎之
矣時及春秋天討不申縱肆已甚非刑何以鋤
而治之比之治疾若參苓以正本耳硝黄姜桂
若用得其道更足回生造命時之不同用不同
也子產為鄭國鑄刑書晉叔向貽之書曰三辟
之興皆叔世也終子之身鄭其敗乎人以此議
子產余考其時豪右之族陵轢于上横恩之民
玩[illegible]于下不有刑也政何以肅昔周衰作呂刑
[illegible]聖人録之經不刊削意亦謂不可廢耳他日人
問子產孔子以惠人稱其没也泣然流涕曰古
之遺愛乎既愛且惠豈其殘民以逞者蓋刑不
嚴亂不止亂不止即愛惠之心且格而不行其
言曰吾以此救世也知救世之心則可以明鑄
刑之指其語于太叔曰火烈人畏之水弱人狎
焉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太叔不
能用而萑符之盜肆鄭幾不可為政之貴嚴也
是寬弛之救藥也記檀者述孔子之言曰政寬

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慘酷相代儆亦天之道
乎且鑄書如金石以示不刊耳上懸嚴典人知
避而不敢犯國有定法人知守而心不分漢高
代秦約三章耳蕭何桒政不可以太旣簡申之
以十九章諸葛治蜀承劉璋後蜀人多心又不
可仍蕭何之舊故曰法加則知恩蜀以此大治
嗟乎達體通時非才不効子產施之鄭孔明施
之蜀此所謂救世之大畧也

重修平湖縣儒學記代作

我邑治在海壖蒼素出日文教敷于光天之下
先聖宮墻聳立東湖氾上湖平若鏡渟泓涵
内分得大海之靈故盛德常在東方其西則天
目之水遠源迢迢將五百里也乃始滙于湖其
東則浦激三江諸水挾東海潮汐逆湍西上又
將三百里也日夜滙于湖湖㕓九川海上九山
拱抱映發會宮墻之秀色焉自來邑中淸氣融
風物華[illegible]產常有舉于當世乃者[illegible][illegible]間吾[illegible]
典天官者言五緯貫璣聚于東[illegible]所載午未[illegible]
瀾漸至宮墻下圜橋璧水有瀾三尺時時有甘
泉卭吐上占星下應潮聿惟此時思望多士冝
有碩人鉅儒出我校學問蔚為天下重舊日相
傳綿牒有言大物可俟而至焉以天之運地之[illegible]
靈當此時也必有應會作新之者歲辛丑我[illegible]
侯晉陵王君始下車首先教化重士勤學肅紀
敦倫使士亡不盡之情亦亡敢有軼踰之行士
以此烝烝風起又得博士溫陵林君者執度量

業正色精論士有嚴心愈矜奮於名節甫及兩朞風移習正捷於桴答所為相成共事式儀振興之者厥功鉅矣以其間葺舊撤新宮墻為之改觀入睹其表坊如是况所化導之者當何如也于是傅士弟子攝衹詣余請記不佞拱而稱曰昔者端木氏云夫子之墻數仞宗廟百官之富美在焉夫子亦曰由升堂矣未入吾室此皆以道德門風指示學者乃諸髦士遂見以為墻乎門乎堂與室乎非然也夫子之墻甚峻立宮宙撐綱常二氏不敢過而睨焉太子之門甚大闢千古啓來茲若得其門而入所謂天下豪傑士也夫子之堂甚正陳六德布五教列九疇張萬行升之者才七十二人耳夫子之室甚邃為神化總皇王兼道法千聖所從授受符也入之者誰乎諸髦士且不見兩廡下古來名臣哲輔得與其間者几何人嗚呼升堂入室可易言哉故葺新而修之者迹也躬踐而修之者實也修學造士責在上之人修身以用天下責在承學之士自天子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知修其身則知所以治天下君子修其身而天下平孔門三傳唯此一義故夫修之言者左規右繩人摹人範日琢月磨金完玉粹此豈一日之力也昔者夫子拳拳吾黨甚畏後生不佞即髦也願與諸君共勉之是役也自正殿東西廡及啟聖宮一一拓而新之舊無宰牲所今立于堂之西衙宇湫甚今拓其前為軒三楹士始有講業之次工堅事斂民不知勞宜記始末以詔後之人

正體議

古之人所為抒性靈揚經緯勒不刊之典以埀後來皆自其中實有所得豈有意為文者乎彼其英華噴之楮素則片詞為經神情注於青編則百世流香豈斤斤焉傍他人門戶如燕雛學語梁間傳其聲響者哉今之為文者殫日夕之力掇綴緒餘藻飾蕪陋不自知格之下一字之奇單詞之巧相為炫詡又不自知味之漓夫文豈易言者上以載道正人心而明學術次以隷事經國體而定危疑自典謨以下曾有空言無補者乎空言縟采無裨事理則今日之獘有四焉夫繁絃促節非清廟之樂也歌呼快耳非桑林之舞也莊老諸家與六經背馳而談者乃合六經之格言修荒唐之贋論此失其裁矣冶師為陶埏埴同而制異焉公輸為器規矩同而形異焉況夫文者變化無倪不得相襲今第取古人華詞刌刌紉合之曰此國也左也先秦西漢也文即似矣不如優孟之學叔敖乎亦可媿也

雲霞之布蒸而成文衆竅之虛激而成聲剪綵為花比竹為音雕幾日售以眯盲瞽若本其真色泊乎無有一也五色施而太素者無采焉吾味適而太羹者無味焉今之巧舌如簧上鎖三光日新歲異長此安極嗟夫文章關世運黃虞前渾噩深厚西漢綜古亦閎以昌覽其文知其時合其言知其人一代人心士習治體隆污歷祚短長皆可操契如觀者獨柰何其忽之儻提挈文衡者力返今日之獘莫如慎好而正學蓋好者非哺糟啜醨之說也高華者[illegible]之以[illegible]肆者律之以體辨博者裁之以義以沈質易其艱深以爾雅化其鉤棘貴其胷中實有之耳一切浮淺學行墨間語何所貴而妝之蓋主者好正不為偽奇所炫不待朞而士化矣何難焉正學者非塗人耳目之說也百川之源一稟六經如農有畔其敷文也由幹達枝由裏達表毋陽斥二氏陰食其實毋名抑佻薄實奬其才援本塞源先正厥始文章返正桴吞而風馳之耳何

難焉須廟堂上屢下功令釐正文體士宜翕然易慮遵正平之軌而或不盡然者厭常喜新人情之恒彼亢厲輕世之徒高自標植行其詭秘于市道上使後進尸祝事之論辯足以動時流故負奇者信其儇滑稽足以侮當世故浮薄者喜其誕才力聲華足濟不根之談故庸愚者慕其高上好正彼以謂無奇上惡怍彼以謂上乘略得秦漢之唾餘便誇玄解未窺唐宋之門户直肆排擠賢智高倡庸流景從紛紛藉藉其孰能一之嗚呼大雅之響作則繁音絕布帛之文勝則纖穠徵唐之文根于韓宋之文起於歐已雕已斲復歸於樸此其時乎世必有大人先生出而任其責者不佞之言過矣

周禮傳述考

周公監于唐虞夏殷之際綜裁損益允執厥中將宇宙范圍經畫蚤作夜思事制物宜纖微綱領可以致太平垂百世趙簡子見諸儀皆謂之禮倍子不識其儀也至孔子乃更脩其廢缺整其襍亂而為千古憲度之宗蓋至孔子時幽厲式微王章不肅孔云吾學周禮今用之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則此時載籍尚可尋求非若孟子時諸[illegible]去籍而[illegible]詳也[illegible]文志云[illegible]中[illegible]微絕諸子之書[illegible]然無[illegible]至秦而甚[illegible]之[illegible]室之禮寬而太弛迂而不切繁縟而無當於世遂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蓋當周末時諸侯踰佚已去其籍及秦而亡復有在者矣漢興高堂生始傳十七篇孝宣時后倉最明周禮戴德戴聖慶普三人皆其弟子三家各立于學官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者善為容孝文時徐生以善容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論禮至淮陽太守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后

倉說禮数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乃以授戴德
戴聖鄭康成所云弟子五派者則高堂生蕭奮
孟卿后倉戴德戴聖為五也此其所傳為十七
篇耳即今之儀禮也周官獻于孝武時始秘不
傳夫周禮所以久湮而晚出者以始皇惡之特
甚禁絕尤嚴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
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當始皇禁挾書時
特疾惡周禮而剪絕之是以隱匿百年而始發
孝武除挾書律開獻書路出自山岩屋壁之藏
復入秘府五家之儒盖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
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列序著于録略亡其
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旹衆儒並出共排為
非是唯歆獨識其真廣覽愽觀鋭精春秋乃的
以為周公致太平之書成規具在宅書者皆可
条正云未幾遭倉卒兵革弟子死喪唯有里人
河南緱氏杜子春一人尚得其傳永平初年且
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焉
衆逵二氏宏雅愽聞又以宅書轉相證明達之

解遂行于世衆解不大行兼攬二家尚多遺闕
然衆所解者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
殷命還都在豐作周官則此周禮是也逵以為
六卿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為十五萬家絙
千里之地甚謬六卿之人實居四同地故云絙
千里之地者誤又六卿大夫冢宰以下者不著
義逵六十為武都守述平生之志著尚書詩禮
傳皆訖念前業之未畢者獨周官耳年六十有
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藝文志云
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
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
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
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奏其七略故
有六藝七略之屬歆之録在哀帝時不審馬融
何以云孝成命劉向子歆考理秘書始得列序
者則何據乎盖成帝時劉向父子並被帝命至
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業故其文多異缺理
或然也鄭玄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

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必求訂誤辨疑一切特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者灼然如晦夕之見日其所弥縫者奄然如合符之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矣然猶有參錯相遺就其原文聲類考求訓詁捃摭祕逸謂二鄭者同宗大儒明理于典籍存古文字發疑正讀今讚而辨之庶幾有傳足為曲訓也其名周禮為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按尚書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其作若干篇今多者不過三千言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為辭君臣相誥命之語作周官時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別止有一篇而周禮者乃六篇文成數萬終始辭句周禮與周官不同固難以強而屬之矣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起于成帝劉歆

成于鄭玄之附離者太半故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書唯有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書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鄭氏傳曰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周禮大行百世明王之憲法具在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今周禮炳然行天下者則玄之力居多焉

文字會寶敘

蓋自天苞剖龍圖章空潒之間希象斯立嗣是鳥跡蟲文雲英鳳采蝌蚪薤葉漸顯厥象于是乎有皇頡史籀之書六體備矣竹素沠丹又其後有三墳五典九丘八索之傳若綜其始義先有字畫乃有文章字積成文文亡剩字文生于字亦曰字傳字者文之毋文者道之筏兩者到今並為天下寶其祕曷嘗不合乎晋以下能書[illegible]家與文判而為二或不兼能如洛神之賦文字兩傳蘭亭之書書文並絕何可多得近時[illegible]學家多有寫出師義田豐樂亦壁等等名作者諸體亦不盡具虎林朱氏其先世所詒繰湘極傳簡叔氏思恢其緒乃拔萃古人名作徧請于當世能書家自以其心力深刻精摹之曰廣其傳於四方使佗時者書者游意乎其文重文者劉覽乎其書文之神理既曰書以長實書之津英又得文而吐芒故一時能書者不待把面不走玄黃人人傾吐以赴之政如縣金郛隗之臺

誰不響湊者氣求聲應自然然耳簡叔自序言未盡之奇日新月異意若不止此余為廣其意而再論之夫名文諸品托字以傳矣然詩之寶亦宜齊曜於此時如十九首河梁言別阮謝仙游登山諸什以下儻一一付之翰史以臨池之華合帳中之寶士林必且喜泳珍襲或者更甚乎其文何以故詩之于翰墨其臭味親也文之長篇者既可入墨府而不為煩宅如赤牘世說玉露[illegible]數行并[illegible]展玩自[illegible]娛[illegible]麗甚易[illegible]又神志芳韻彌清如此則几上碑金函前[illegible]又將燴爚馬充物乎大方之家自茲再進不獨三吳文苑建鄴可呼該以此義唱喁于二京諸路天下英杰之門將必空六合以同聲即縣鼓之待槌何足云踰者山藏壁發至寶在高深[illegible]求巖訪耳目未經見又何所限氣靈為之孀有召之而須脛者乎若又更進之鴻都三體石經蔡中郎書至今為九經定論北雍櫺星門上琅琊石砌二十七石鼓神物巍然日觀峰前泰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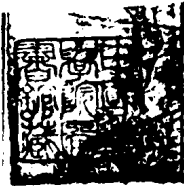
沈懋所比部

簃寀間常想高風淡致如見古人每歆放艇石湖因諸昆令嗣一綰同心作徜徉十日之談今春過貴里本念殷殷如此又不得幾遇捋付之來日念僕衰遲甚矣柰之乎天下事種種隱憂舊京可稱吏隱者歟然五湖烟波之上恐不可無一畝之宮也何如小孫漸鴻能述盛誼布茲尺幅云代瞻仰邇來著述其書滿家注想教指以豁野思

汪銘甫户部

前歲兩承尺牘珍襲手巾函中時時展玩如見之門下之品今人中古人也其胸懷筆[illegible]致高標已如春咲語于春風化雨之間[illegible]何如舊京仙游地與天下雋杰為英游[illegible][illegible]述必自闢一天壤何以教之小孫鴻今似知往幸賜之繩墨

東山張計部書

恭惟老師蚤辭綬冕歸領湖山蓋優游于清泉白石間者三十年於此矣國事人情滄桑不知幾變而老師獨立乎風塵世波是非榮辱之外何異仙者之飄飄十洲蓬閬間也閱世彌長精神彌王葆真抱素道味綿綿柱下籛彭其何讓焉彼巖靡禺罷中區區竪立亦石火之一瞬耳烏足以比度短長哉蓋嘗軸者已事右浮塵而彌見老師之堅臥過人什伯已某竊悲近世[illegible]此沉淪時非漢代迹類馮唐重跕門墻真堪汗愧茲以長公使旋附茲起居遣有盧龍之役不盡下懐諸惟慈宥大集今總幾帙自是紙價重長安矣拭目以睇之

水雲編叙言

道以自然為宗文以淡真為寶長水沈師好道味玄其文若詩大都出乎天機自流耳不甚煩鏤鑪之力故年高德逾進文淡指逾精之弟六帙水雲編者大都是七十後文字不加點竄揮墨而自得之者淺二十年前衛嘗訪師柘湖之濟露軒中彼時杜撰述綜手在手不停披甚自勤厲者

當總化百氏一歸之六籍正如百川者朝宗浩海復返原而泝天漢折自宋斷其屹然獨歸之指也今老文君動海内小子何幸見其成焉師自七十後都不覽定書案頭有白香山黄魯直蘇長公三集一游神以為娛弄云余嘗問其次公曰先生之文入刻者何以不編例類當曰此泉山李存寅務編之指曰如此則可自為范圍一冊之間

題幼真先生水雲編之次

余在西垣嘗幼真方有鳴名于藝閣天賦之才不遜兩司馬傳洽宏達兼綜八庫寔比冨於班揚一時館下固夥名儁乃衆所推服心悁知淮陰之總百萬氣秉岳岳雄長一世矣在館二十季官不調亦自許以千秋事志不在風塵且以母夫人年邁掛神武冠以去寂寞東江者於今三十年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同館弟兄登樞事者八九人然未有推而援之者將非名高震世之餘殃耶可嘆也幼真侍養餘暇上下千古朝夕不停披故投閒後詩若文愈以入微造極倫華間人又若空六合而以著作之權讓幼真矣其書多種竝珍文苑頃又有水雲一編則皆六十後之文今年且七十二齡心志耳目了不減於壯歲其文愈淡愈超心通乎六籍用周於當世令人誦其文想見其人即使當日得所願為樞筦於時今事効見前者可數也豪焉詎與共斯千古哉余與幼真同鄉書又同上公車五六十年交誼惜其用之不竟知其文必可傳於異代故慷慨潟書之

戊申上元吳興友弟李樂書

長水先生水雲緒編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眞甫著
石湖門人吳　默箴言甫校

目錄

長水先生水雲緒編

論士學

天下之治忽其樞紐在人心風尚間而人心風尚者彼愚民則何知乎在我士大夫表倡者何如表之以正莫不正矣表之以邪幾無正矣然士大夫禮防名節都從心術間出而其心術之正不正則學術實基之所以古聖賢拳拳乎正人心明道德端學習者眞扶天常維世教之第一義也余少日見士所誦書唯朝家所頒降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衍義諸書及韓歐之文

止此耳一切非聖之書父兄誡不接於目及二十九入館先生長者尤以學必師孔孟祖堯舜遵程朱立身必以忠孝廉潔為大防當隆慶初講學論道直已行義朝野之間滔如也自辛未甲戌後再登朝始見京師士大夫尚史記莊蒙已乃尚管仲韓非國策已又專崇竺氏之書始有入之乎館業入之乎程式論策甚有入之乎奏議皆不以襍駁為諱者今且四十季天下士

習放言肆行毋爲無忌憚之人如是者世亦以
才品奇之機械日熾戈矛立發游辨日巧真樸
日銷不耻滋垢不重忠實辟則泰潦漲乎四澤
此特堤防潰盡矣世道之敝可勝論乎綜本其
故在士子所讀之書書既頗偏士之肄業在此
日夕吟想入其心髓爲深錮受病之根遂以害
人心害政事害風俗殫殘天地之元氣禍且移
之國家此豈一朝夕之故也蓋以晉商之功利
中于心術則深而不情以國策縱橫之談中于

心術陰陽揣弄不可端倪合此數者人心中[illegible]
開百家而渾沌亡矣況乃更深一步混之以老
莊之和同誕放又深一步漫衍之以竺氏諸經
倫常可以弁髦法紀可以敵帚貪肆者謂之高
達有耻者以爲拘攣其人最強力最通敏者爭
先趨焉則名譽轉熾奇朋競集官業轉顯權詐
轉大何怪乎舉天下靡然從之波馳一瀉而不
可反乎今欲正人心宜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宜
先將時尚偏駁之書凡嘉隆前士所不習者一

切屏去逐其舊業令兩雍諸胥學篤信嚴行及
令正士所讀之書則學術心術相因復正而文
體不必言矣嗟乎三十年古稱一世亦天人小
變之會今人心漸覺有厭斁之端急乘是而申
敕之朞月三年可以漸變不出十年人心復歸
正義蕩蕩平平由之乎王道將天壤太和與人
心俱轉隆平之業可奠盂而固矣失今不提止
必爲戰國兩晉合受其敝于此時不忍寬言其
終始自古亂象雖潰于事變而胎本常生於風

俗人心不斂爲此深懼願與知道者共持之

孔門宗述唐虞說

仲尼自謂述而不作六經刪述並宗古之作者遡厥元本斷自堯舜始常以中道持天下萬世之衡所以不可加亦必不可易魯論一書平易渾成所言弟及於詩書禮樂之際孝弟忠信之常使人人易知易行無一切可駭可喜之談思之者有味行之者有得言論風指如和鵲春空萬象發生誾誾訢訢於泗水上而都俞揖讓之氣宛然具在圖史之間即未嘗明言精一執中之所以然及門之士不可得而聞而一中之妙已默然充溢乎語言之外矣稱堯也止曰其大則天蕩蕩無名功業文章自然巍煥稱舜也止曰恭己南面夫何為焉五臣佐治千古難得之才自無其匹夫以堯之大而不可名也舜之恭而無所為也必有獨運淵涓內廷臣不盡知功能不盡見與冲穆玄機相參相濟者焉而特難為言耳仲尼自言曰予欲無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仲尼之無名無為上契唐虞佀元孫之肖其祖并中之一字亦若在有無含吐如元氣之絪縕而不可名象云耳豈六經所能盡傳者乎嗚呼此其際乎難言之矣自曾子之自為書始曰古之人明明德於天下蓋本堯典克明峻德格于上下之指以為吾仲尼之道得之堯舜者如此自子思子之自為書始曰未發之謂中大舜執兩端而用中蓋本舜典唯精唯一允執厥中之指以為吾仲尼之道得之堯舜者如此孟子出而微覺其稍有殊指又自為書稱願學孔子言必稱堯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蓋本二典克諧以孝之指曰堯舜仲尼之道抑又如此三子之書大行乎後世皆謂真仲尼之道真得堯舜之傳抑可謂之殊塗同歸者歟自是以來善傳綜者祖格物之說慕玄禪者附無聲無臭之指好為庸言以接引俗間者動稱塗之人可為堯舜蓋自三子之書分派並流以泝仲尼堯舜而二千年間屢傳屢變真統不一論議日以新塗轍日以分自學之多方也而道之大全遂

將為天下裂吾乃知予欲無言無可無不可此真局寬而意遠也堯無名舜無為天無言萬化自行乎其間此真仲尼之指哉不可得聞矣嗚呼妙矣

題孝感楊夷思先生懷師錄

往在壬申癸酉間晤近溪羅先生于京邸論學有契為余言心齋王先生格物之指曰物有本末本正末自理故家國天下一以修身為本又言心齋傳顏山農山農傳何心隱此一派直賁懇惻不比浙中余時時慕心隱未見其論學之書今得楊夷思敘述其師梁夫山之學乃知何心隱者即梁夫山之別號因得沉潛其學脈如再覯近溪羅先生頗豁三十年前之慕想矣

蓋自宋南渡以來人溺於傳注考訂之學故陽明先生出直指本心從獨知入髓處令後學反照內求而真偽之關始破彼一時也末學師心自用浮湛圓巧借良知之門入巧利之窟故心齋先生邇言格物於正本澄源之處令後學鼓行樹標而真偽之關益徹此又一時也至如梁先生言堯舜對局道大行統合於下孔孟對局道大明統合于上又言天地交而萬彙生君臣交而豪杰用師友交而英才成皆慨然自任以

斯道之重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余衰遲嗜學何幸得聞之頗與二三君子砥礪再申焉若夫道大不容言高得忌亦古來常事顏路之從於匡陳宋蔡間漆季通被收於講幄之下幸而不死死則師友相從矣亦復何云民生於三有忠臣有孝子則必有義士高朋如我夷思楊先生者自足不朽於天壤之下矣

封太史張太公八十序

歲丁未季冬之吉我舅祖大人八袠初辰其從甥當湖沈某者行年七十有一矣自以衰遲文采凋斂不堪旅獻乎瑶林之府畫錦之廷謹拜手頓首採八如於衛風陳九如於天保潋布長箋以佐觴祝明年戊申春太史君一先生以書幣來謝且徵之文曰先生為館閣儒宗有文章鳴名于天下吾老親得片言之錫照映寒門亦先姑之遺潤也余截頓首頓首謝曰唯唯敬聞命矣然非敢簡易如此也昔在館下奉先華關西馬學士之訓今日者亦欲與君一先生從容共論此事所以遲遲未進耳馬先生之言曰館閣是朝端清重地宇內士風文運關爲愼勿代世人作浮文綺語一字落人口齒則士品大減韓子不云乎祝史祝人頌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刮耳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祝史也自嘉隆之季文家趨炎浮薄多祝多諛掛在清議吾子試檢古之大君子作者集中曾

有頌年祝嘏之文乎有之自晚近始其多而一
恥皆先輩所不為若其天可邀歲可祝也將太
樸混成歸根無實殆非憲老不欺之義他日着
我衙門諸先生皆以一二字廻天樞垂金版來
世奉為經史豈其可輕也故三吳鉅卿在知交
之末者僕平生皆無誦德慶年之章非一日矣
今着大人長者在座倘有意乎其文也亦何敢
辭請執此義質言無讓可乎其方童豎時立侍
乎諸舅前家大毋令歌泳東海太太翁詩乃知

張門自村居先生有禮有則以訓嗣人惟我東
海翁耿直高標以孝道匡時相南陽之李因出
為南安遠郡則更堅礪清節撫循其民到今有
二張祠與唐曲江公齊名天壤未幾便拂衣去
天下重之後樂先生龍山先生一時在言路當
正德之季侃侃抗權奸皆蚤掛冠有父翁風烈
所謂雲間二張臺諫雙清史乘述爲清風高節
傳衍數世代有哲人我舅祖大人濬德至行容
祗靜修言必符其素衷行必遵其恩武益綿祖
烈以啓後賢我太史君一先生嵬然獨步特以
簡注處廊廟不忘親在江湖不忘君乃者考耆
京邸色養家園杜埽修持上下千古義方嚴範
純孝深衷風表乎一世矣吾聞之也干霄勁松
生乎磯岩千仞之上空翠獮鮮濤聲彌大東海
公以來忠孝藨節挺拔人群自我君一再錫重
光綱常獨任風節自持必如范希文文宋瑞之
為人不如不止惟其德義不朽也而覩乃永世
有令譽詩不云乎百年事業丹心苦萬古綱常

赤手扶忠孝之先訓耿如也傳家數世惟清儉
富貴休忘着布衣藨白之遺風灑如也不佞幼
誦紳佩請歌之以申祝獻或無忝衛風天保之
義云且君一太史既大魁甲榜其甥錢子稚文
復冠群英並擅文名友天下士結綠流黃炫爛
並集上稽天道則稱南極之精下述地文則稱
岳降之神中覽人寰則稱表東海者渢渢泱泱
之音美矣富矣而不佞寧以朴野効規祝乎其
閤正如滿堂貴客簪金鳴珮儼容一布袍方履

東白老人趂談道古一滌穠華聿增德福此在
瑤池盛集自一無上洞天其於稱祝意何如也
即步武諸公後綴之手錦章玉軸之末余無媿
焉

仁人心也一章說指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非兩物所以學者做學問不作兩端看求放心正所以精義理學問之道舍求仁之外無他道也孔門只是求仁孟氏兼言仁義大指則一耳陸子靜先生論學居常稱述學問之道無他求放心而已一句話頭直接孔門真脈朱元晦先生宗本曾子格物致知之說兼言存心窮理作兩路夾持然古本大學自東漢三體大書刻在洪都門外者至今尚存原不曾缺元晦自作補傳迄今疑之所以在當日則朱陸有鵞湖之論辨在方今則王伯安先生有元晦晚年定論之書今之儒者只從自心上默默體會如孟氏之高卓破的真可百世俟聖人而不惑矣朱陸異同可無論而明焉夫仁非他就是本人一點靈明能自作主宰之心仁即是心其曰心如穀種中含生理云者猶是二之也故曰仁也者人也至親切矣其所謂義者非他即是我心靈明動念應感介焉中間闕

一神徑是而是焉非而非焉灼然自了斷然不疑一時行將出來蕩蕩平平天下以為當然千古謂之定局故云道若大路然又云無偏無黨遵王之路此路是人心中一條易簡大行路八方九道之通衢也非從仁中出則從何處出乎人心自有路人路只在人心中二之即不是世人終日昧昧焉舍了正經行路只向機謀關上穢濁岐邊過了青天白日推原其故總只是放其本心而不知求也所以上邊先說仁人心也次說義人路也倒將轉來說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下面只說求心了不說起行路語意亦甚分明矣且如人家雞犬是外物耳若日中出去了主人常常照管尋求回來豈有一個靈心被外誘牽引出去茫茫擾擾幾月幾年故他作個游蕩無家之物若清夜捫心豈不可恨可愧之甚故哀哉二字覺者自當汗流而面赤也人若知此放心當求又知此心因何放去又知所以求放心之法從覺生哀從哀生愧從愧得轉悟一大竅則一生學問工夫盡之乎此矣仁即是人心放心者心離了仁逐欲而馳求放心者只是求此本來仁體而已人生舍此一事豈復有別件學問哉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卻像忽在別路他家我呼之即到喚之即回也又云操則存舍則亡不操持所以會走作一收回原只是吾家中物正如失路嬰兒望鄉關而感涕十年流浪見家門之洞開既無等候亦不須用苦工在人自收自得之耳子靜云一念之邪頃刻知之即可以正一念之偽頃刻知之即可以誠元晦云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二公之言不同紆直難易反之此心自當不煩辨說也人若一刻間真能自識本來靈心真能自作主宰種種講究研求師友經訓以及當世典故章程現前人情物態一切應該問學之事皆所以精求義理則皆無出求仁之外者矣人若到心能作主時收之退藏於密放之彌滿六虛上下千古只是一團仁體

何愛其放何待於存此之謂精義入神一以貫之之道

曾王二集選粹示家塾子敘

國初之文肇自方宋景濂氏宗歐希古氏宗蘇然歐文尚雅步款言而宋之神力更弱於歐不足振起之亦似之云耳蘇才派浩圓通能快其意中事而持論浮游常馳軼而入之別調方雖持論頗正乎其才又遠遜不如也宋方二氏不足自立家世遂無傳之者自洪永宣成來士大夫各自為摹大都論議宗六經溯程朱體調出入韓歐蘇三氏間無甚杰然卓立風尚靡靡相以庸俗後之踵前茅曾一色此其必變之勢于是李獻吉氏始以獨力宗摹古始大變宋元來五百年庸弱之習其學即不深於六經其持論亦不敢遺拂宋儒雖云各體製撰而尋覓來源處必鑄格周漢之上詳察神理似一以左國為宗其於國策莊蒙以下且弗駐車馬何況他氏百家駁雜不馴者此亦格力之高哉獻吉所以到今傳述復古之功大也嘉靖中李于鱗氏繼出有神骨獨創之倡其意欲一語不入近

代穀中懸壓剖璞蛻殼換膚以我之神合古作
者之神揀練特造自立一副生新硬辣盤空直
上語以洗彼摹形圖貌者之陋峨山雪嶺自一
妙才亦一壯略惜哉齡促大業未竟王元美氏
與之同盟其才宏博多姿故能襍采衆家幾乎
千端畢具自與以大海迴瀾海常渾渾倘亦自
知之屠長卿規之曰先生之意歉其無所不有
則必有所不有矣知言哉李王二氏之文大行
於世後生者一以為文當自我倘創千以為故
可以無書不入以憑臆之見采秘怪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之以國策史記又入之以莊蒙晉說又入之以
晏梵之文甚則狂言小說色色填委載之蕪兩
並驅乎經義之中字妖句癖牛鬼蛇神枝之子
雲之奇字教外之單傳嗟乎六經孔子之教乃
有此乎甚不然也二十年間功令愈申而彌熾
至乎今士之高明者亦甚自厭薄而無所用之
矣事窮且變習久則渝將李王二氏者夫亦如
殘暑退舍秋月當空斯其候耶昔邑令劉君允
玉刻曾王二氏集選各四冊於吾湖士久東不
論吾以為今之射策家此乃其正鵠為各選二
十篇令且恍玩焉倘二三君子試平心靜泳恭
以十年中舘下諸課與今南宮京省式錄之文
此皆當局英游士林司南其與曾王二氏者合
耶弗合耶必自了如也夫變幻之極則宜靜重
浮華之極則宜精淡險怪之極則宜昌明清亂
之極則宜清正此兩家者骨淡神含氣清力重
儒宗之正論廟廊之嘉謨其去六經亦遠一[illegible]
所歸之大雅何難焉君夫登壇執耳之旗[illegible]
千古即類宗六經孔孟如李王所尚左國公穀
檀弓考工無不在焉此皆周秦上物何不高古
之有而旁岐別駕何為者耶余故曰文道一原
今古一道第論學力至不至何如耳至則千古
自立不至則臨摹畫非不斷至而斷炫人此猶
以愈不似也

赤牘鈔敘言

牘者讀也片楮從堂中作字歷令可讀多不過數語故太上之旁且有補牘噁進事奚獨友朋題寄者乎字簡意長精淡為寶如謝家碎金云耳余昔在知交間嘗謂其人把臂一談明日千里甚或不能再晤乃至隔世相思情何可支故每於郵亭茅店馬蹄鳴翼之下匆匆寫一二語緘而屬之以寄所思其人在遠正爾相憶忽從雲墜或有藏之篋笥如其面言也者故又云牘者櫝也韞而傳諸比玉比珠詩有之江南何所有聊贈一枝春此物何足貴恍然見故人殆謂斯乎往友人尚璽郎沈瑞伯居長安中多收二王小赤牘百餘條日取好鹽和麴粉摹之楮端曝在日景下以墨汁塗其空白少頃拂視之黙黙相肖又取茗汁再飾其正文白字付之裱局出以示人間雅不知非舊帖也其舊帖上石角裂缺半文磨糊處抄忽精摹巧用心筆余嘗咲之而愛之為乞數幅襲藏焉頃兒鍾鈔小牘得二王如干首黃蘇宗李如干首并唐以前名筆都為一帙囊以自隨昔蜀郡用修氏搜采得六百餘條吳郡元美氏益而暢之得一千六百餘條今為損十之七焉夫小牘既不多轉者自宜以少為珍隋珠不盈把和璧不盈尺尺也者赤也秦碑稱如干赤具之古文者近是丁未春日

金庭朱學士書

口者明詔罩恩萬物生色元局維新中外注仰諸所擘畫並合天下之公論弟前面晤時以皋稷為兄望庶幾躬見之即有十分中未盡事宜願高明且寬立範圍容加旋轉天宇尚有不盡開霽之時世事萬端何能盡如人志堅持忠赤靜以遲之勿助勿忘久之將自合於帝則此有神理在焉不可得而強也弟圃蒲晏坐泳誦唐虞得為聖世佚民生平至願胷中一事無矣兒子鍾少蒙教育今貢入都肅此具候

宗伯九我李公書

頃王掌科北還能述門下清望士林推仰因訊道候清和神力彌王天下之福今者化瑟大張萬象迴春中外人情渴想枚卜之命其一半太平宇宙士大夫間已謂在門下胷中矣揚綰宣麻風移如桴鼓望之仰之兒子鍾昔年曾奏拙藝于大方前今貢選入都年力尚強承貴同年澹老為之紹介使見階前敢具啟申昔年同署雍容之誼正文衡端士習此大儒宗援李提[illegible]而詔之

重開長春洞記

爲順李元甫學士爲余言曰邑中江東山有長春洞者未嘗履其地不審闢自何年居恒欣然自喜曰此殆吾家物歲戊子轉南秩宗將之任里人有以來青書屋售者其地負山挾河去閭閻百武而近東走鰲溪之阡南走禾谿之莊此爲縮穀其口遂解橐中裝售之或有告余此山之巔即是長春洞歲久蕪塞其旁有一罅依稀疑是洞門也者余亟令工掘發[illegible]剔始得其門門方廣五六尺上鐫長春洞三字瑩然若新洞中之石多赭碧色礧砢若垂雲石榻石竈景爲具在竚立之間若有煖氣騰騰稍久汗下者余曰豈昔之人有修丹于此者乎一老生持舊志示余云昔有青陽道者住洞中三十年好栽植花卉四時美景長如春日洞因以名余乃釃酒呼諸從游者語之曰二百年前栽花道士豈余也耶自此士林傳其事爭往游焉介然用之遂成通道夫洞名與余名偶同百年間人事倏得倏失此洞乃卒歸余儻亦有前定者爲昔王介甫以同名故欲迫得謝太傅墩夢與之爭余今以不爭而奄有之其亦何幸又聞諸長老言洞在弘治初最著人率讀書觴詠其中其蕪塞乃自嘉靖戊子始今又六十年復以戊子開嗟乎天壤間顯晦真有數耶子其爲我記而傳焉余惟山川之勝自是古來妙境人有妙緣符合忽然而開忽然而名千古此在元甫自建世界耳崑頂有赤符鈎和涵綠字皆有前契爲余[illegible]不能到劍江上因元甫同心得卧想而成天游掛一言其間不謂非幸第不敢正名元甫之諱請易其題曰藏春或遂稱李學士洞天何如

刋莽小記

別業在白雲橋之上主人三載不關久弛斤斧
別拂之力灌莽翳塞幾掩山之半以問園叟剿
對曰山業是三十年前物峰岫巖谷脈絡久昧
埶將隕墜如其輕動恐大有妨於佳石古木且
麇竄入者之將厭焉余掉頭曰唯唯否否於是
召里農之少壯有膽氣膂強捷足驕健者得五
七人勞以飲肴穠醴恣其飽飡大嚼予之布粟
器用莫不感奮乃給以巨斧輕鑱樸挺遂乘[illegible]

隙決策竟往余率數童子隨其後執纓纓鋑[illegible]
諸物佐之力用馬因教以隨山刋木察形勢相
險易以從事先剪其蔓者闢其蕪者隨高與高
高不動危而奪其株隨深與深深不竟裹而誅
其緣不三日惡木臭藤戟刺虺螫之屬掃而清
之如拂塵然于是獅峰兎石紫芝碧瑤諸洞不
見天日者幾歲年得獻狀於凉雲朗日下檜横
松杉槐梧之拱把者葱葱蒼蒼豁然自境而了
無障礙矣水雲先生登覽以喜歎曰快哉乎吾

不用園叟之言杖策直前而陰得其意於怵然
戒危之說于是再給豚酒并園叟偕勞之夫天
下事相反者未嘗不相成偏而聽之全而收之
此其所以濟也余因察見夫榛莽之場為物十
餘種大率多蔓藤多生枝節其物善緣善結亦
善刺人能上高入奥冒雨露而不畏危能多結
其顙蔓與蔓相因所因之物多枝多結曾曾又
復相因日月之間最易變化滋長所以上捲天
光內藏諸毒舉一片平平地界八面據持蕪[illegible]

於天壤之下令人發憤振纓毅然不得不一決
者情狀真可憎也嗟嗟草木無心善為緣結乃
如是吾是以有感於牛李洛蜀之紛紛者

書世說鼓吹之前

世說宋刻始楊用修氏得之秘閣外間無傳者用修殁於滇南姑蘇一士人得之以奉王元美珎之為帳下寶比元美文成名動天下乃始表章之以公人間今凌氏所刻鼓吹者則復用修所傳舊本別以所續入者列之卷末品鑒如是識亦超矣漢晉以後事並入俗品元與晉人風流迥別何元朗所次者筆意似在中下之流又非兩劉之比真貂之不足夫豈鶴脛之有餘

之者非離之者是殆非刻論也世說雖宗[illegible][illegible]乃一時人物竝游翠微天上蠲空同挽河漢岸語色哭咸有異氣立塵倚林畫成玄象嚼之淡如咽之津津竟日香吾鄗祗應在風前竹下把棒自佳下一之乎注脚便是村學究事頃見楊渾集以五倫品目分編世說粗豪談達弄俠氣於偏旁不覺赧然破哭昔余登岱至天門見崖間舊刻或曰此漢武磨崖碑及至其處被一村刺史令人鑱其所書四大字于碑文面上曰忠孝廉節將唐人名筆碑損殆盡嗟乎烟雲蕪蔚中庭幾一見古物柰何乎靈氣掃盡矣

趙儕鶴考功書

往歲沈伯英之南廓門下念存嗣後無從可致片楮者道之云遠寤寐以思今春大名使君敞姻家孫景歷來部中臨發之日言當瞻對兄因寄之口訊不及作書僕之潦倒迂疏大都如此門下負天下望為霖為雲中外士大夫日日以幾之旦晚間旌弓遂下衆正彙升山間老農尚得擊壤歌太平焉往札中所云各天俱老今又二十年恐晤合無期矣濛濛元氣間吾徒竟知[illegible]己手年家其行便附之八行恍如其面

與顧涇陽書

門下德誼聞天下服印之日久記昔庚辰與賁里孫太史公為對館交因得與門下校刺往來既歸田十五年姓名不出閭巷先生再起方儗量當世不可通以書自分衰老擯棄此生無緣承教于君子矣會親陳伯符生在時每與僕論先生之品即真古人不獨精識椎文足冠當世且時時為言涇陽先生知某之賢許其人惜其强乃私心識之伯符言猶在耳其人不可作[illegible]今者先生與僕並在山樊可以通書稍[illegible]生同伯又時趣僕宜通一剌為謝會兒子久[illegible]蓬藋嘗游孫太史之門印止高山思進其管[illegible]之識敬布一言于與識者僕明年是六十兩鬢無別念久矣壯而不見是老而無所悔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孜孜日沒之光弗敢怠也何以教之

象林蕭父母請啓

伏以芝檢馳恩草木羣生皆自樂棠陰芾潤鳳皇神雀亦當來今者湖邑雖褊小浩蕩生陽春事簡風清河平海晏琪樹瑤華灼灼滿林但含吳而迎宓子之琴館流鶯語燕交交盈耳如鼓瑟而佐言公之管絃春之莫矣樂維其時敢借湖湄暫移濼從謹涓某月日暴腹巾拂洗滌尊罍美景良辰正及清明上巳之候賞心樂事都在春風沂水之前沐浴明時可謂太平有象凡弟君子樂哉逸豫無期是日也所據或而[illegible]者天光日彩九嶌澄清所掩映而卷舒者遠過山千嵐獻狀含飛絲鄉紫翠盈疇牧唱漁聲謳如畫蘋繁荇藻之菜皆可薦王公澗溪清冷之泉皆可布明潔倘聽比滄浪或賭虞歲於執非侯度攸關繼載泳載歌更是高人勝事因一夜味甘芹子得杼野曝之萬分則一游一豫思醉翁豈樂赤壁黄山泖古之人哉此又一時也天當樂處皆真性人入春中總畫圖墨花灑

灑何以便成千古色吳指賴自足芬芳亡窮不佞老矣頗有從馬敢請

于是天下士始知戰國諸策及賈蘇二氏之可以追風於萬一自後名臣接踵策對之文大昌於此時乃若深于韓公子管敬仲之書自出以圓妙特達之才者馮青州遂擅此局矣近所刻經濟一編是其帳中之寶也大都古之杰者未出山時已自氣芭天壤一一畫之掌中如料其家事古則莘野渭濱漢唐宋間子房淮陰長源孔明與夫稚圭希文數君子近者則王伯安是皆實才實用以此任天下之重天下士[illegible]帖然

推之若制科之策所論者則文章而已一日之闇五發難而應之有餘亦須其人淹綜於前代執審於當世乃可副有司之求晉人所云如懸鼓之待槌者此策士之所持挾乎馴是博古綜今練習國事則賈董可跂及焉

海運述

嘗觀元史見彼時漕粟分二百萬入海艘自通泰州發行至直沽入口若遇便風多不過二十日耳設海道軍民萬户府如張瑄輩者皆得弁裝他貨累貲鉅萬不以為險甚以為利其後因交通中人多行不法一時慮其難制以事法之海運之議遂寢然則所慮者不在海濤漂泊之患其已事可明也隆慶間余在史局見淮揚總漕王公宗沐上海運圖議帖說進呈御覽甚

批紅發下起居館錄其副其論甚悉其圖甚核每日從其處開洋行幾百里其夕收洋在某處宿止日日有程節節有地皆收泊于沙洲山島海岸蘆渚之中並有居民地所殆非茫茫外洋無畔岸可求也者每舟中以鐵鑄小龍飾一座以鎮颶風蜃氣其水工皆募海上素習之人帆柁纜章色色精備當時已行之二年總漕叅府從海口抵天津還朝報命則滿朝士大夫為之色喜其後王公以事免去議者始紛紛或以為

其間有暗持線索者以空舟行海只從天津上下一帶市粟容以小舟裝至口外入海艘乃始張旗鼓炮揚帆而入犁論皇感議格不行嗟嗟首事者千慮常不給毀成者一掉舌而有餘余終莫能知其解矣大都海道原自有一線通路勝國時地形水勢艘制工用其詳尚有可稽王公圖帖今存御府當是一一有據可為天下緩急萬一不虞之備若又慮倭舟侵掠此亦時或值之難保必無大都利多于害權分數而設誠

致行之在當事得人云耳方今淮沛歲修堤[illegible]迦河漸可通行有此兩路將四百萬者分派淮沛一道迦河一道量水勢高下汎涸按而行之目今似可萬全如彼海運一議或姑存之備他日再議或稍分數十萬兼行之使此道常通皆無不可獨念南北咽喉唯此一線歲費不貲當軸謀國行所可行備所不備斟酌緩急籌筭長久則以竢夫元老石畫主持朝端者山農言過矣不足以知之

山間意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中每春夏之交蒼蘚封庭落花盈砌林影參差鳴禽下上睡醒之初忽焉不自知樂也乃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起坐團蒲良久則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文以及陶杜之詩與畫即止從容出步山徑撫孤松與麛犢共息於長林豐草之下起臨流泉漱齒浣足既歸竹塢厓窓前則山童作筍蕨供洎然一飽矣牕間遇楮

墨之佳娛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書畫卷雅觀焉或草玉露一兩行而罷夕陽既下遠山紫翠堪把扶筇杖又出步溪頭偶然對園翁田父問桑麻事量晴較雨相與笑談而別歸掩柴關入定片時聽扣角之歌吳趨之曲杳然自遠送聲而淡月已印前沙矣味子西妙句申泳再三又歎聲利場中者滚滚馬頭塵匆匆白駒景嗟乎彼人者烏知此妙境也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吾今七

跋范公希文手墨

文正公書落筆沈著雅近晉宋間書昔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可一世人獨推重公書與樂毅論同法莊嚴清徹信如其品心之精微亦露其倪矣想當鉤指回腕優入古人法度之中自有別解今士大夫喜公書不苐學其筆法更觀所教戒故舊親戚者皆天下長者名言倘能深味其義推以涉世不為端人正士則吾不信也昔揚二山司馬鎮延州還以范公所書後署[illegible]高堂森畫戟燕寢凝清香者賜勤詒余今又得此因歛衽披覽盥手珍函之九月之望

東郭淡園記

以道觀分則嶄巖之上獨居而樂以身觀國則逢尊之間獨思而憂士固有處汙下以辭祿友朋不察其裏自聾瞽以逃名妻子不知其意况其遠且大者乎東郭居士嘗學於東西南北所與游居者半世公卿而東郭君終不偶駕折軸常超超獨往以行其志與世不諧恊退伏田里荷鋤灌園乃甚宜于田父樵牧輩中不以有涯之生求足無隄之欲遠然獨覺釋然自放[illegible]之澤不加民孝友移於子弟文章之報不[illegible]田光被於草木于是乎終身市隱游戲紫烟之表以肆志焉地曰南園者於萬竹叢中作堂曰青玉歲寒木落視其色風行雪墜聽其聲懷感浩歌良有深致焉作亭羣山之項白翠光逼而視之土石磊砢綠以松楠攬空成色自為文章所云翠微之光者艸木金石氣邪日月風露景邪不足以給世人而山林士常沃意於此不自知所以其然高閣曰冠霞鮑明遠詩所謂冠霞

甃綵闠解玉飲樹庭者乎蟬蛻市朝繫心亨之葉而乾沒輩不能窺又愜臞儒之勝心矣宴居之齋曰樂静取陰符至樂性餘至静性廉之指夫陰符吾未之學也以意論之行險者躁則常憂居易者静乃常樂君子之所養可知經行之亭曰浩然委而去之沙鷄之羽也逐而取之大鵬之翼也通則萬物皆授職焉窮則一物不能攖焉豈在彼哉亦由我耳古之至人游神於淡之初總前諸名相皆淡之似東郭子聞之曰晉

行安能及子之言抑所云用君之心行君之事鄙人各有孤節焉

洪桂諸水部

門下冲襟宏抱士大夫間以世道擔負相期頗聞雅志脩潔與世澹如世亦以此遲遲待兄處豪杰於常調之内此達足以見君子之守也儻褒遲甚矣小蟲塡海時入憂思汎汎風濤自有翔雲之楫在吾輩不患不遭時患時來不能處諒門下静觀世局黙有以處此小集是嘉湖道車使君所刻通前有十六冊未畫也今再附新刻四冊幸有以正之山中日月甚寬閒不可遣

擲足下所論次者可一相示否昔時顧我[illegible]上于今又是十五年歲月冉冉不知何年得再一合併念此耿耿

何也賈洛陽論策一宗韓公子予屈賦鵩有注
騷之風以是思之或操其半今場屋論目一論
道二論治三論學持論一準之純儒文采借才
乎諸子二者常相迕所以難得兼解逹者善自
裒裁何難之與有

[illegible]圖經本草書其前

本草[illegible]書不經見世傳神農嘗百草一日遇七
十毒各得毒之所解當此之時文字未備如今
方外道者衣袵間所暗藏方物或目知此草口
亦不能言其名者故宜未有遺書及黃帝岐伯
雷公始有方書想本草或出此時唐詩云黃帝
遺書本草經者蓋指櫻堯一事則本草傳自黃
黃以來其必有矣漢元始五年詔舉天下通知
方術本草圖經者在所為駕一封詔遣詣京師
者是有神農本草三卷來上樓護[illegible][illegible]言
日誦本草方術數萬言此本草列于內府書林
之一證也陶隱居弘景者得仙術𥘿服食以来
書神農本草經所列上中下三品藥物共三百
六十品其以墨書已所嘗試藥物亦列上中下
共三百六十品自唐宋來名醫奉詔博訪而裏
觀名流雜采諸書釐正其品累朝頒行各有增
定至乎今品目以多論日以新蓋列在圖經者
至一千九百餘品何其富也天之愛民甚矣有

意乎扶植而生全之養之以五穀療之以藥物若似乎預知此疾先生此物着百物有宜以待百病賴須良醫者見形而識其疾觀藥而致此用決在豪芒授之飲療則生機立回元氣頓復而生靈之命脉造於此矣嗚呼神哉其下品療病之藥不可輕用然遇邪氣溢盛時豈可不用或少用或兼用或暫用或相制用此世醫中時有高手余得時時見之其中品補氣補血養元扶脾等藥醫家日日習之用之苟知養生保命者大都可得而詳也唯是上品之藥如列仙傳所載丹砂靈芝石乳雄黃頳丹石髓菖陽之屬久服皆可仙舉恐不是今藥肆中常物其抱朴書所傳服食秘方今世鮮有知其解者嗟乎扶元别有方醫國真有手通靈入妙不知名何而可吾頗與上醫論上藥特出神方煉一大丹以療目前痼沈之疾先救天下未敢及吾家惜哉予聞其書未見其人迴環太息書之有待焉丁未三月三日

國史五賢贊

文清河津薛公

直道秉憲首抗横璫召相三月去歸其鄉清風凛凛浩氣堂堂宋之司馬漢則嚴光

文成陽明王公

抗章劾瑾犯彼狂瀾起總外憲謀此逆藩朝覲未下獻凱其遄隆中渭上胥次綽焉

忠肅少保于公

駕出虜入居守獨公排還主戰屹然乘墉精忠苦志身殞名榮宗社泰山伊誰之功

誠意青田劉公

郁郁離離洞靈韜奇佐命幃間應變持危子房不名匪相寔師飄然拂衣卓哉沉幾

正學天台方公

才為王佐學為帝師金華之派軌度程朱湛其九族忠肝炳如天下宗周誰歌采薇

秋苑四杰贊

獻吉李公

四瑚八璉周彛商彝陳之清廟俎豆交輝其旹時品赧赤焉施若非大雅我黨曷歸

于鱗李公

高華清烈盡洗俗陣康樂傳中長庚不讓情矣無年遠譽未暢峨山雪嶺為公傳相

升菴楊公

竹牒探奇玄亭搆思胥臣把臂子雲[illegible]遺滇南萬里歸轍無期留風剩藻彼裔安知

弇州王公

大海廻瀾紫芒貫日瀾筆宏才精心著述有鉠畢收無文咸秩化實以華金相玉質

待文王而興者一條說義

嘗誦詩至菁莪棫樸芃芃菁菁之章喟焉歎文德作人風徼如此其遐咢也故其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多士克生維周之楨又曰文王壽考遐不作人彼時靚炙文教勃然興起者幾半豐鎬岐洛間豈曰其中遂無豪傑哉孟氏乃獨云豪傑士無文王猶興若待文而興者凡民耳此何以說焉道不必同言各有會時不同耳當孔子時文武之道文獻具在洋洋充牣人間故憲章周道以作新後學鄒魯之墟士子雍雍訢訢與文之作人者何以異乃孟氏時姬轍久東學絕道喪異流充塞馳騖于戎馬之場而周道盡矣非自開一天壤自立一千古何以挽世之頹靡者乎孟氏以豪傑自况自任亦舉舉後之人望其特地作豪傑振興於頹湛風波中各各出手共來擔當世界云耳豪傑二字詩書未有而創言之盖為高才雄志特邁流俗者以此鼓舞而興起之耳余過孟里古木百圍

者參爾拂雲巖巖如在旁睇兩廡下弟子八九人孟季盆成括皆列焉嗟乎天下之豪傑可多得耶故余今者小小破除文墨揮麈談天試與諸君揚吐潤言之無讓昔嘗見西土人論千里神駒當其始生猶凡馬耳戎人絕其乳哺繫其母乎千仞峻巖之巔其駒望母長號一跳直上千仞巔者彼日即謂之神駒題以千金之價矣人中之驥猶是也能一跳而直入聖境豈凡馬乎哉余又於海壖見蛇其始出地坎中大團如龜尺蠖耳一啟霹靂即換頭角翔舞九天爲[illegible]爲霖頃刻變幻不知其倪矣人中之龍天飛博行又安所待乎人生世上天與以靈珠透入六虛何之不可上下千祀浩決無垠登峰造極由我獨往正如平原千里蕭條無人任他提百萬呼吸而決秦項之雄雌更當誰邏一頭也者萬祖虓虓莽莽目不知書有何文冊前聞可以倚傍不過寸心之靈耳右論到直截處言不必六經傳事不必古人有理不必天地設從古聖人皆是自作豪傑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天生豪傑精神力量固然與凡人不同亦由他至心力任自肯向千萬人項額上濶步長趨揚眉吐光自許為豪傑耳且看大舜一鰥夫田壟鉏兩畝何行出來蓋天蓋地且看孔子一布衣不遇之叟思兼千聖詔垂六籍如運天之尺將萬古一時平定此非振古無前之豪傑哉孟氏所以激揚其義獨任於二聖之後者必有所挾持矣彼其勿忘勿助閒默自養出一件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兩間居必廣立必正行必直故曰[illegible]出富貴勢榮之外故謂之大丈夫者是豪傑之別字也矢口談道縱橫變化皆與孔子闡發光明對壘布陳又豈一一待孔而傳者乎楊墨也而禽獸斥焉儀衍也而妾婦羞焉仲子也而蚯蚓細焉行相也而夷狄論焉鄉愿也而盜賊加焉時之人也而墦壟鄙焉此非命世之豪傑而何也若使孟氏生於此世又當慨然別作一區處矣今世人為世套所拘持為文法所束縛為

圓通寺重修鳩工募緣引

頃者洪流蕩析歲廼洊饑　聖主在九重天上洞見民艱議貸議蠲議賑議補一日天下歸仁馬當困急中百萬籲天頂佛祝　聖壽萬年嵩呼合掌乞畢鴻澤真如大羅莊嚴之救苦消災也今者水平饑定青苗四垂而郡伯熊公以攝篆[illegible]與巡[illegible]攏陌上呼叟父野老宣諭　賑卹之恩人給而家賜之至乎邑西之鍾溪乃[illegible]帝法座於圓通寺銀杏樹下之[illegible]間[illegible]民就祝　聖道場歡舞踴躍祝[illegible]爾所謂如天之仁千佛拱讚者歟寺[illegible]與耆其華因頓首言古刹久圮宜募緣重修以彰上溼贊壽祺傳之百世刻以貞珉輸一方小民頂祝微願報荅萬一云爾郡伯允其請給帖施行衆乃就余乞文行四方按郡志寺建于[illegible]顯德五年初名寧國至宋治平間賜名圓通入國朝洪武二十四年併淨業大慈徧吉三菴地遂成叢林勝境一修于成化十年再修于弘治五年今且百餘年又得新之一會也從民之心結良緣于四遠不亦可乎余因告其里人及寺之主僧曰此役必須堅完垂久量非數年鳩聚工不易就今三吳瘦色新瘥且宜寬期耐志俟緣業自圓自滿乃此寺賜名之始義云余家不遠二十里以在旁邑屐跡未到而聞而喬木者自唐迄今是千年上物亂枝參霄剝幹如石亦欲一覩之比於靈冥大椿者與其父老[illegible]習禮其下效嵩喬之祝焉

馮文所大參書

頃歆沉剡溪之棹一訪先生而病妻病子一時物故痛苦可言耶親友以限滿勸駕倉皇出閩遠涉萬里過嘉禾不得停舫致尺一相聞懷人謂之何所喻文林雅論如獻吉鑄模秦漢脫宋元陋習不肖所服膺焉于鱗以下不免為古所障元美博采諸華矜蟲鬬鶴啓靡麗之場夫大章經世大物不朽盛事雅者以文為乘傳者以文為家乃今以文為市以文為市世道其不波[illegible]

乎故鄙心願以維世不頹以[illegible]世始有異乎前之人單車入滇不為兼兩之載未能[illegible]索散賦複有便訊不敢忘也新刻一冊附上請正然未必無裨于世乃門下大雅知音正當入室請正敢以林泉長日補之耳青雀于飛黙結何堪拜貺之厚肅此附謝因及微志如此云

與鄧內翰書

昔在禁林二十年嘗沃聞前輩先生之教以謂衙門諸君子自待宜重自養宜高一以二典三謨為師尭舜君民為必可致則可不負平生之學今且老矣即甚媿斯言然食芹曝日津津洋洋得之乎言表蓋三嘆其味之長也　本朝衙門原在六卿之外不責以吏事專以備啟沃資謨謀古所謂論道經邦調和變理之任　二祖宣宗訓錄具在即其從行[illegible]止備帷幄間召

對而已原處之乎俗格外曷[illegible][illegible]預甲兵錢穀等等事乎其後六曹稟承票擬調正[illegible]諸攬權者後來添入諸般俗義非本設學士之[illegible]指至乎崇階峻秩轉日移星所謂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矣非其質也儻有大人先生者出灑然曠然一正衙門之體乎其一在講讀以培根本此是皐稷伊傅之養君心其二在緝撰以述上德潤洪猷此是左右史之代天言顒顒卬卬不染一個文法簿書間俗字如三台之在紫薇

垣古謂之仙客其門冷冷清清不減青瑣舊樣其交止於議道經文考述國典一切內交外交玄黃兼兩並行謝絕如此則二典之精一執中三謨之允諧交讓可以專精夙夜而坐收其効伊尹之一介不取與可師也若夫六卿之政柄臺諫之論列擇人而名聽之使以其職自相糾繩準出在局之外　朝端威福臨之如天虛懸而聽之公論誰敢欺者又豈學士先生所宜揔領囊括以身為招者乎鄙野如此私願高明而裁教之今論者日繁任者日劇衙門日卑威[illegible]日塞東漢之內收趙宋之外抗此世道將來之憂也衰老不識忌諱比於小蟲填海其亦過矣

武選張三陽書

適至吳門見邸中報知邊警似亟民訛震驚又讀大司馬李公諸疏乃知狂虜之不足答也往日新鄭公五事疏甚確其初因虜之衅趾投順故權宜許之正以其暇日修戰守永固吾圉耳款且四十年邊備日弛虜且生心此又用戰之一時矣慣而再懷其款益堅國威乃重又可數十年稱有道之長事極則通在人揣摩何如耳門下贊理樞機必有妙算便中倘以教之兒子入都唯一一教囑之書生之性恐其疏迂世路人情不妨詳示獻歲迎祥統此申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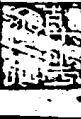
水雲編序
盖聞天下之流衍靡定者莫過於水變
不窮者莫甚於雲取喻於文未有若斯之
明且著者何也語水者曰波流瀠回曰汪
洋浩蕩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
止得文之機故曰風行水上天下之至文
也而雲之為物奇則成峰望之如歸淡忽
[illegible]文[illegible]
擬之川至泉湧雲蒸霞蔚斯誠足以尚
長水洸太史先生所著書不下數十種
晚一編自命為水雲余師 象翁蕭明
拜其端數百言其於水雲之致幾無剩
復屬序於余余生也晚何能贊一詞以
益彰哉竊惟先生弱冠登朝才名

起慕竑度者等之十頃波滔而奇魏公者
兆於五色雲見矣迨入中秘登木天秉鑑
銜於兩都培桃李於六館當是時
聖主嘆其奇才海寓想其風采握鈞持軸
在彈指間而拂衣歸栖湖之濱是何澄一
心于止水付兩字于浮雲耶歸而杜門却
軌啜茗焚香交如水淡意共雲閒而斯久
間所孜孜矻矻者不過以著述為事
年来幾於充棟猗與盛矣世之讀先生[illegible]
者擬於鳳彩龍文豹蔚彪炳余猶謂其[illegible]
肖也必也水雲乎水之渙也為錦紋雲[illegible]
瑞也為慶裔觀止矣先生好讀異書晉[illegible]
以前秘笈鴻寶靡不擷芳漱潤故能傾[illegible]
潢于掌上呈瑞靄于毫端流水行雲有[illegible]

期然而然者眞足媲美應劉並驅潘陸矣故余謂天下之頌先生不若先生自命之眞切也第等水耳不用之澤物等雲耳不用之從龍而僅僅寄之翰墨岀皆爲先生惜不知有天地即有水雲水雲者與天地相終始者也而先生之文又與水雲相終始業擅千秋名高九有則其視一時金紫如石火電光必不以此易彼者嗟乎大雅不作操觚者遺棄典謨沉酣𦗟竺矣是編一出庶幾障狂瀾而銷浮氣乎則先生之水雲文後學所不可一日無者亟亟公之天下矣

通家晚輩雲間李紹文頓首撰并書

水雲編叙言

小孫子儀撰

吾師長水先生蓋在嘉靖時彼時以館閣峻望杰才名冠天下矣然見其朝夕批覽細味更甚我輩業諸生也者于今三十五六年先生之文遂獨步當世集鈔已續序者諸名公業已述而傳之小子復何以云今所行水雲一編大氐皆六十後化筆從心不踰矩之妙也當其發憤忘餐通宵待旦之勤人亦孰知者獨小子侍旁乃深知之

耳知其始學知其歷涉化境可循
階入焉先生嘗言文無雖鑿痕乃
近自然自然近混茫馴之不止則
神化通焉此其本指也因標所從
梯以俟知道者
歲戊申上元日雲間門人鄭棟季
梁甫頓首述

葉玉城侍御書

前蒙 師臺石畫稟奉以行庶幾夙夜無敢失
墜醝議竭力調停始得會
請嗣因
俞旨未下盛又羈跡吳中丙中涓者遂乘機猖
熾幾不可馴亟思有摧折之稍稍寧息今則
溫旨已頒事體大定盡以操柄歸有司渠即欲
再肆虺蛇而不能矣此天惠東南而默啓
主上之聰也敢謂區區口舌之力哉佳刻至
理名言前無千古左國文章孔孟心學兼而有
焉卓乎不朽大業不肖盛得具員弟子叨附青
雲其何幸如之謹令承役賫上容顓布不宣門
生葉永盛頓首

長水先生水雲緒編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貞甫著
同邑門人施鳳來伯羽甫校

長水先生水雲緒編

講學述

易兌之繇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解之者以為正如兩渠相灌溉日日生清瀾孔子大聖人求友天下喜與吾黨士相晤言曰賜也告往知來起予者商也其所需助後生意常孜孜焉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以不講為憂以朋來為樂曷嘗一日忘情斯事哉余不敏始年十五得瞻承念菴羅先生荊川唐先生湛一方先生于當湖之上彼時童心顓一以為如見聖人焉終日侍側夜分聽受諸先生顒顒卬卬指不多及式儀德象耳不敢問且不能窺也年二十一時胡督府梅林公迎其師東郭鄒先生館于西湖之萬松書院因折柬招四方講學者三百人並侍鄒先生之教幾半月大都宗象山述陽明二先生之指而昌明之始欣然有會心處矣年二十四上春官維時冢宰栢泉胡公大計事竣乃約諸路入覲諸僚天下髦士之試春

官者以及京朝各署下至山林隱叟布衣幾三千人大會於象所而闕相存齋徐公石麓李公為之主共推栢泉胡公正講席式揚明道程先生定性之指聞者聳焉改其聽視以為生平所未嘗有斯會也可謂得英才而教育之一日天下歸其仁矣自是以來在舘下則日聞大洲趙先生之教在友朋間楚侗近溪見臺漸菴定宇洪陽敬菴諸君子相容証者又二十年比掛冠後則佛學之徒熾而正學微矣念我生平師友真不能頃刻忘懷今年已踰七十倡道之勇於益之虛有加于少壯而精力漸減恨不能倒乘傾抱以授之斯人也昔孔門之士雍雍沂泗間偕此童冠游咏暮春一歌一咲孰非真性後千年程氏兄弟弄月吟風灑然有與點之意今日者風恬日麗花草生香天高水清鳶魚飛舞一揮麈舒襟吾與諸君可以盡收之何必講何必不講相與忘言而意得之大道不遠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傳叙其意指云耳

孔孟述虞舜之德四章說義

顏子淵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與之言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法天下傳後世亦為之而已矣余之少也景慕顏孟以為我輩立志建標宜以此為宗高山仰止行行無極即無一日不顏孟其趣乎而遙睇虞舜如以為天縱聰睿必更有精微不可測之玄境在顏所云為之則是孟所云為之即如者尚不知其易簡直達之路雖夙夜皇皇終未能真信虞舜之易為而可必至也敢自欺乎今且老矣一日忽然心境開曉真見聖之可為真見力為之即是乃真服顏孟之不我欺憤發中而顏赤起坐披衣以待旦不自知身之將老力之不足也故就孔孟所稱述舜者揚發其義與豪杰同志共勉焉今夫大舜所以大者只是樂取天下之善其所以樂取之心只是其能舍己從人其所以肯舍己者只為善與人同一句看破分明也請申其說天生斯人降衷秉彝一團至善

此個至善不作名件看人在太和元氣中陶鑄
出來一片盎心那有絲毫破碎班駁隔絶壘礙
之物委頓其間者乎想其原初只是一個元和
六合渾同萬物一體如甕核之有仁如鳥胎之
有卵如玄黄未剖如冬春交際如子亥半平此
個混元物者告之孩提赤子而含笑問之山中
野老而點頭不消思想不費分毫在君則堯舜
仁天下之心在卿相則禹皋伊周輔世澤民之
心在儒者則孔子孟子擔當道脉之心在一世

則四海公心即符合拍在後世則萬古公論斷
鏡不移無我無人無内外無愚聖無古今此箇
圓陀陀晧蕩蕩者所謂善與人同之大原頭也
安得更有一個己字在中間乎若此個原頭洞
然打破便知太空之月照映千江總是一月崑
崙之源分為百瀆總是一水滿天下何人不可
為善滿天下何善不是合同之物故能明四方
之目以為視而視與人同達四方之耳以為聽
而聽與人同闢四方之門以收羅百家衆有而

心思與人同事事可咨詢而我不勝用也人人
可輸助而人不勝内也日日可招延而終身只
此一法不勝取也安天下之萬品何必他求取
天下善人而委屬焉綽如也定天下之疑難豈
必多慮取天下善策而敷施焉廓如也智不必
徧物取天下之善即為先務仁不必徧愛親天
下之善即為親賢不費纖毫力而能使宇内條
條理理如血脉周於一身春陽行於百卉豈非
至易簡至直截人人可為之要道哉故曰為之

亦若是者為此者也云如舜而已者如此者也
人若真見其合同則其舍己必盡其舍己也盡
則從人必勇其從人勇則恃取天下之善以為
善必将無所不盡矣故在耕稼陶漁居深山中
不分木石不別鹿豕此心已養得渾然如元氣
之未分矣及其居廊廟與九官十二牧九德六
行之徒都俞吁怫而康萬數沛然江河之决瀉
穿其胷中尚有一絲凝滯不與四海九州相灌
輸者乎此所以好問察執兩端拱手垂衣無為

而天下治也以此推之一家之門庭內外各自有心則家必不齊一郡一國官司與下里情志各別則國必不治五霸秦皇鬻杓神樞與百司庶府同異參錯黨與橫分論議紛起戈矛藏于士大夫之肉中則天下必不平此皆起於舍己甚吝取人之善之不樂也秀才自做秀才以至為卿相終始只念善與人同一句將名利人我身家等小樣心腸蕩銷盡事事力行人人采取不過十年將善行滿世善人盈朝如此而君不見舜世不唐虞斯民不沾渥澤則是孔孟之言將不著於當世矣嗟嗟軀殼有盡千古無涯人生何舍己之難也將何為乎何為乎

論語筆解

孔師之言論見於家語禮記及孔叢子之書甚有言之精者矣其載在莊列淮南諸篇者或谿駁不真即子思子曾孟二子所述孔師言又皆非論語中有也想其軼義多矣說者以為夫子沒四方之徒七十二人各以所聞來會卜子夏總記為二十篇傳於齊魯間七十子自為之言卜子亦一先生之學則與指微言所不傳何限況超然言表孔子所不及傳者乎後儒得解者絕少代不一二人道之難明何感焉始余年十五頗厭俗師句解自以其胸中所快爽而開入者自為之解牽連書之每數日乃以朱注一為參證自喜以為正文甚明曉此可無注而知之耳今人動稱朱注為功令如法家者比擬之嚴一字不可動遂使吾輩後來英雄繫其手指斤斤墨守無以發抒自得終夜思之良可扼腕正不思孔子與二三子談咲春風泗水之上雍容終日無所不可道將其意相迎發乎抑數墨尋

行如優孟學人言矣也頃得唐韓公退之李公習之所解論語一冊而號若列眉而風致各殊有缺而不解或解以一二語或纍纍牽入他書者韓自有韓之論語李自有李之論語何必盡同皆出其胷次中然都非後來可及此所以能傳朱元晦晚年亦悔其注書曰可惜一生心力埋没故楮堆中故有獨抱瑶琴過玉溪月滿虛堂下指遲之句乃知漢晋人解經只攷訂字義或就本文語脉上略下一轉語更覺味永義長也嗟乎余欲無言言不盡意盡信書不如無書孔孟深心千載如覩有甚解乃更不解有不多解乃勝於解者此可與知者道

合刻蔡杉二氏孝經輯本書其前

昔者尼師行年七十二始於删定之後將根本大義特授曾参氏而説孝經故援神契稱孔子衣絳衣簪縹管使七十子者望斗杓折旋拜受是夕也遂有赤虹黄琮之瑞此殆非迂言乃所謂孝弟通神明之道孔伋氏得之其論大道洋洋乎盛稱鬼神如在左右即繼以虞舜武周之孝曰受禄于天保佑命之必名必壽自天申之又曰愛親敬尊如生如存可以享帝可以事親夫如是則孝弟之通神明也又奚疑焉孟軻氏得之又推堯舜人人可為者其道盡之乎孝弟知不待慮能不待學其精在仁義禮樂之中其易簡在衣冠步趨之前若使信得及一舉步不忘親一出言不忘親日日積之人人能之便是至誠感神協和萬國虞廷和氣充積沴物盡融故交讓而群工夔拊石而百獸舞鳴簫而靈鳥來舞羽而三苗格氣同聲應其理實然也成周作八首重孝德天子躬自養老于明堂之上祝

豈祝哽以風斯民漢初里選以孝弟相推舉人人自矜飭在所有公評自漢歷宋學校列九經孝經炳然在焉比者合肥符卿蔡先生歸善宗伯揚先生各表章此書明先王之要道列六經之正文補今日之遺缺扶天常正人心之意至深切矣中國所以異夷狄人類所以違禽獸吾教所以鎮二氏全在乎此鳴呼人本乎親如核初荄精心實念神明式臨之躍冰下之魚發寒林之竹精誠所感無遠不通立身行道可不勉與余奉侍家嚴慈四十年知子職之難見孝德之大今年七十二矣拳拳一念傳之孫子尤願天下人人知此道佩此經夙夜匪懈致誠而力行之人人為孝子仁人人人為忠臣義士三綱立而天下平矣程顥氏有言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合二家之本刻之家塾以廣其教焉

直方堂記

昔孔子讚易於坤二之繇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之旨蓋本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文王聞之尚父尚父授之武王周公承父兄之訓齋戒而緘之緹室孔子特於易發之此真文周之學脉哉程伯淳氏繹其指而疏之曰敬立則內自直不待直之而始直也義行則外自方不待方之而始方也故云敬以直內不云以敬直內云義以方外不云以義方外猶孟氏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行仁義則不得仁義矣直上直下八方一如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余因三復斯義再繹而稱曰孔子言夫乾其動也直直非獨坤道乃天之道曰人之生也直直非獨坤道乃人之道又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直又非獨聖人有之人人有也直之根貫三才直之路通千古人心只一直耳豎之一念卓立天壤橫之四海萬軌同方此是合外內

之道故敬義立内外合則不疑其所行何待習之始利乎執丈二之竿挈繩而正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自一畝向以暨八埏十同之外有直之而不方者乎天下未有標直而影斜者也孔子不踰矩亦從其直道而行之心耳道體一真心苗直發乾之生機以直動坤之作成以直定人之立命以直生木性自心日用而有之曾須用纖毫助長之力者乎故云勿忘勿助直以養之一念如是一日如是終身如是直之斯直至大至剛為子必孝為臣必忠為婦必烈昻昻壁立塞乎天地浩然獨存豈待轉念而得之轉念則不直矣敬勝怠對怠之法則有敬義勝欲對欲之關則有義内心竪起周身設坊並持交攝德乃不孤此猶執競礿工耳若渾然見我始生之心與天地一棊則方且不必言唯有直而已故云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一道也文王周公孔子百代師表其言炳炳不曾向我輩設兩岐乃知人世上千岐百轍含念不停棄天違人反常

蹈險自設塹堙自布榛棘存列凶碩殀為愚屬由大君子觀之名為大堪憐憫者其亦未聞三代直道之行古今平平如此日也余昔行齊魯之郊蕩然萬里大路方廣如行天界中其土人往往唱呼曰請一直向大道上行每至驛路四平處或樹坊表曰八省通衢或標碑碣曰南北通道任我方車駟馬朋開大道了無險阻掛礙者不旬日遂達皇都矣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嗚呼此真三代之道聖人所與天下共由者乎家有小構董太史玄宰顏其額曰直方蓋兒子鍾自少性真直而履端方友人因以規勉樂成之余為詳述直方大訓使貽孫子標兩拱之端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歲丁未冬記其說時余年七十矣

顧太僕先生七十序

東白顧先生再仕于朝歷卿佐矣及貌其人矯然偉丈夫正宜擔當天下之重一旦抗章乞身去時人莫測其涯量明年先生年七十縉紳之能言者高其人願其壽而稱祝焉大較[illegible]先生進退維谷且望其復為當世用至先生平生所養大節一險夷齊得喪老且彌堅晚乃益烈者衆或未之言也自古豪傑士必論及初終乃知心之所存其人品始定今夫正士激[illegible]犯法色斯人者不謂無古節士風其間或[illegible]陋而含憤處窮而冀通非實有憂盛危明安社國家之誠及其舉廢以起峻陟膴仕又不無小易素風名價頓減于他日以是之故頗失羣望然猶眷戀浮沉被人諷切尚遲遲不肯去初終判若兩人焉此眉睫間所指議者亦士林所弗道也乃如先生危言忤旨淪廢且三十餘年蹈[illegible]忠信沉冥道德淡然不知其他及起位冏僕懇懇獨勤其官日取職事可施行者條上以請三年間侃然獻替風稜不改其素當軸者即弗樂弗顧也居無何自謂年及之矣迂愚無補于日月不如山樊舊業可以全吾真遂介焉拂衣不俟終日嗚呼松栢青青不以寒暑改柯條士君子豈以險夷得喪更二其節哉非蹈道之深何以能此昔者先生之處也人願其出其進也人願其久及其去又願其壽耈為世道鄉邦重古之鄉先生即墊處谷遊後進嚴事之不敢怠若潞公在洛晉公在晉令人儀高挹大標芳國史到今傳述焉乃先生所養則何愧古之人乎吾乃知世波搖撼與俱上下必其人所養不深若胷中有所得天全而性定行乎世路中若虚舟焉恬愉自得體妙心玄自足極其天壽之所至嗟乎此古所稱國老而名當世者耶諸君敬進此言傳之閭黨令世之淺鮮者瞻嵩仰岱慨焉式化之大有補風教漸之繇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之謂也

范水部先生集序

吾郡光父范先生遺文如干卷嗣君其裒次行于世友人李君實序之須以視余余生平才光父秇文雅慕其古文詞未之見也覽集則欷歔以歎何歎也士生此世總丱來便沉没章句帖括間方精釆饒給時日夕殫神明于無所用如光父者嶽嶽士林久已倦勤晚乃僅浮諸濛汜之前魯戈一揮返而東者三舍耳入仕為有司拮据民事如其家嘗悔為吏又不如為諸生心亦良苦兩宰名區尸祝永番入為水部郎以司爟居易水上慷慨慕古節俠與中人相觝抗竟勤其官以死其人才賢坦達思以用當世惜哉乎無年然光父孳孳嗜古自青衿已然衫袖中函中造次未曾不挾冊以其閒游意著作之林詩若文蓋宜甚有之然倉卒捐殯官舍書帙零落歷歷收得此已自神爽涵眎足升大雅之庭其取材慱立局平故自名世之家且如光父之才之學使早脫科試入閟秘府縱意探討不知

淩歷又當何所止即如所與君實訂盟之言或得以林間日月優游寬收之將其所得亦復何量嗟乎豈天之意遂以在兹之托併付長康氏乎青藍接而玄黄絜亦叔皮明允之緒也何可讓焉余嘗論壁府玄臺自神人所署必有異牒不流人間乃人間清華超妙境宇上下千載吾終服膺乎晉宋之間漆園玄寶獨耀此時想珠斗之芒别有異氣特與江海妙士開此一境其襟度[illegible]局其詩文字畫繪事皆寥絶千古飄[illegible]欿仙唐以下獨李長庚白香山蘇黄州黄魯直米元章数子者雅能追風邁俗可叅稽既樂衛諸人惜未有遂沿而昌之者玄風妙氣到今未得大揚吐也頃見楊用修氏世說原本王弇州氏長公外紀今有長康氏襄陽志林並是奇書而晉史新刻近且琅琅流布書局将此道不落莫歟掃去俗法間拘攣謪習倏達上遂與古泰鴻赫胥游戲元化中此又一天壤矣人生不滿百即其書五車何必皆傳要於空明玄界中自

得本來則片楮行墨亦自芬芳無窮其人與骨
俱朽矣其香不謝此謂必傳之道試與長康氏
論正其指附之水部先生集中

爲郡中諸大夫贈若惺王令侯入覲序

今歲當大討吏治之期我湖邑令侯若惺王公
將述乃職事入覲闕下於時撫巡藩臬諸公業
已推重令侯騰諸薦剡有日矣是行也顯擢加
等風示天下則　太上之神馭也抑增秩賜金
璽書褒勉念我群黎使煦仁戴明又　太上之
深渥也唯是令侯蒞治厘兩朞劘裁之器愷悌
之仁綜稽之知通練敏妙無所凝礙綽然將運
天下而[illegible]如解牛之器承蜩之手試諸[illegible]
[illegible]肅清百廢振舉其宏綱[illegible]清田[illegible]
世之澤諸大夫業已令載版式行之其加意[illegible]
材躬自提拂教化風起青衿之士鳳釆麟文得
解于鄉斌斌蔚蔚皆出鑪冶其他善政良規筆
難殫述已自允乎衢巷之謳召棠棖穗歌杜[illegible]
黄四方誰不揚吐式傳之者且晚之間諒當遞
達於銓司升聞於當宁又吾湖士民所同心共
媄之者爲贍五雲之車扳壹熊之軫傾撚送將
人人喜懌復何容言瀕行郡邑縉紳宜有郊勞

例得彰乃丕續鏤金軸玉而送將之諸公以文
屬余余唯三載肆覲奏言庸服國之常典也通
達國體在入覲之列者宜無右公以今千載一
日之遇則公入而敷奏此行宜必有昌言
主上臨天下久汪汪之澤宜流浹深固而海隅
瘠邑民生日蹙若瘵者不忘起仁人君子撫字
此土痌心隱憂之久矣天之道南箕虛而不用
示無盈也地之道東南大浸扶馬不滿亦若示
蒭馬太倉之粟內府金錢織室供辦我東南獨
已實乃獨有海內之重　國家都燕二百五十
年日夜軸載輦輸誰非此土此民所供給者此
于東野子之馬此亦力竭而求馬之謂也及時
休息簡廉任良猶若弗及一切鑲鋭加編新例
或者念此一方可望矜全而少貸之乎計我令
侯至都必以治行當　明主殊眷必且錫宴銓
部必且召見東華之幄次必從容　天語勞勉
問所以安百姓宋臣東南民力竭矣之言想侯
矣所自衷懷憤蓄慷慨頌陳之者萬一清問及

頃前席之夕拜手稽首上　明明之祝不審乘
間得便可為東南百萬借片言于九閽意何如
也山民食芹負暄不曉世故夫亦拳拳迂固之
説云

鼂錯

始漢文時賜太子家令鼂錯書曰言者不狂聽者不明以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萬不當也當此時錯遭時遇主言行計從諸所陳兵體守邊實塞勸農事豈不明習國體確然有當世用者乎及錯事漢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以尊京師可謂至忠極慮然高帝封土過制一時難動搖錯爲之不以漸及七國反使帝自將而已居守爲謀甚拙邪臣得借錯以爲名錯不早見主之不同志竟以首事得禍亦可惜也任天下不敢任之事發天下不可解之難即相臣不免焉嗟乎事何容易然自魏相條上便宜後之言識治體善論議者必以錯爲首稱錯亦才士也夫

陸賈

余觀陸大中兩使南越能令尉佗受事稱臣論指去黃屋有才大夫風及處諸呂間又何謀之深也方是時曲逆絳侯未驩合生知天下大權在兩君掌握深沈畫便事使將相合而劉氏安非智謀疇能建此乎曲逆資其僕馬裝橐以百萬以故生得翺翔公卿間士固貴謀合哉若夫明仁義詩書一正馬上之習彬彬質有其文漢之文章禮樂自此始爲偉杰人哉

霍光

人言絳侯勃傳陸光重厚少文可屬大[illegible][illegible]乎任大事豈在戔戔小有才者哉光結髮[illegible][illegible]起階闥間為人沉密事武帝二十餘年小心折畏不踰尺武固已簡在帝心矣及受顧命當廟堂擁少君更廢立推燕王仆上官因權制勝以成其忠功施乎社稷又能輕徭薄賦一切與民休息以採建武元封之弊國是以定海宇輯寧風采想聞于天下然以闇於大理滿不克持竟取覆宗不學無術此其効也當此時趙營成蘇典屬者豈不持重可大受哉釋此不用用垂老無能之蔡義何以故焉嗟乎傳陸權擅一世不務推賢宜其及矣

公孫弘

平津侯弘其天資刻薄人也外寬內深意多忮忌殺主父偃徙董仲舒皆有力焉與汲黯同事武帝兩人言事常不合約議至上前背其約順上旨每事開兩端待人主自擇凡後之[illegible]約善為逢者率祖其術為人臣詐諼者開此方便門正人君子至今耻言之若其飯脫粟施布被開東閣諫罷西南夷譬之碔砆豈無類玉碌碌落落石中而玉表矣古大臣正己立朝清霜夏日凜不可玩其持論則苦蘖酸梅甚不可人口後之中庸摸稜大都善搏莞主意與俱開闔上下王甚宜之左右者又扶疎蔓引為之持線索添膏火者實繁有徒故得能算一時久居不去釣譽飾詐色取行違世主在其術中殊不之覺也天下事因循支吾日入于敝而主人之眷終始不衰謗詡俗人以為得策紫色鼃聲間朱奪雅詒禍可勝道哉余奉使過淄川見其邑令王九[illegible]言公孫弘後于今分兩姓一姓公一姓孫遂

人問祖先不肯蒙恥聲而他姓子乃追踪千載下往往竊祖其故智禘而郊之此又何說焉

復如崗陳宮諭

承示大序發明詩樂合一復雅正樂之義足以回澆風而裨王道先生即日者入登樞事其所消偏黨正人心之大轉移於斯具覘指歸矣欲服㦲其立言持論有助風雅又令騷壇之士一日而操正律餘風妙義揚吐士林為訓甚遠至乃𢹂借燕音使天下它日知有雅永者則門下之餘馥也乂不奉面語殊甚懷卬承念兩兒皆蒙其選今將歸矣客冷浜教指奉作詞倘棟

晳府理藩賽司馬

伏承巍望作鎮北門屹如泰岱之奠四極華夷率服德業日新何勝瞻仰我壬戌年籍中如荆老年兄特起首揆岳老年兄中樞久握次老年兄德鎮三陲皋稷方召一時與兄並毓元運此民社之福可謂極盛如弟優游衡泌左圖右書者幾三十年釣弋雄心不忘填海兩年則及之矣東北虜盟時下作何狀儻一言示教留之簡冊何如舍姪游學入都有志望塞垣[illegible]宗戚[illegible]與之數字念自吾門奉教來為羽遼絕音問之寄遠思到時凡見秋防事竣上肅清之頌矣

葉王城侍御書

門下德業日新世道安廣繫其輕重將來天下不無事擔當持定有厚期焉兒子鍾及姪錫鑌三子者並蒙至誼愛之訓之播之植之不勝頌也姪鑌候選儻蒙器使得遂為部下趨走吏尤甚冀仰昨兒鍾歸承瑤翰侑以兼金謹頓首再謝自庚子春奉教于今已是八年衰遲之甚恐無拜見之期矣貴座師還第後起居相聞否幸示慰萬一握別二十六年洛天俱老輩上黄[illegible][illegible]山間紫桂有以異乎人生如在畫圖間耳

與劉雲嶠司成論史事書

往在南中承崑崙高先生貺以監板紀事始末卷帙甚巨迄今得鏡覽焉頃見琢吾馮先生宋事始末可接袁氏為一成書蓋宋事與今日之時事近考覽可以綜事源有補于當世獨今國史大事未有統壹條貫若宜若有待乎其人以僕之愚論之如京山高伯宗所撰述者自開創至嘉靖末大事七十餘條並有起訖其人博通典故有高筆所敘述自以不同第其意以為自古天下亡三十年不用兵士大夫內中不可亡韜符以待事變故微微重于兵事若如前史始末之例不過再益十餘欵足矣近又見會稽商氏刻隆曆平壤五大事始末即未盡雅馴然皆目中已事其言不訛謬正可接伯宗之錄為一書念唯先生經國之手博雅之林文章教化所從出儻以二書當屬草得稽諉管秉三秋清暇檢閱累朝實録參以諸家野史少費一夕彤毫令千古上下貫串浹洽燦如列眉亦衙門中一

大業也故不辭迂陋而略微之若夫靖難革除居攝復辟等事有宜從諱者不妨微辭或略之俟來者史有闕文古之道也先生材之

七言古詩敘

七言始於栢梁賡倡之作晉魏間入以樂府吟曲行引調歌諸體總謂之七言古詩唐詩中唯太白仙才凌邁一世如蜀道天姥吟烏栖曲遠別離者與南山秋色爭高矣杜陵沈雄奇偉偕之並馳抑揚舒歛各有法式如哀江頭麗人行渼陂行古栢行哀王孫兵車行者氣壯思深體閎而骨峻自足撐豁乎天壤之間嗣後則高岑王李數家法度森嚴亦可觀矣大曆以還昌[illegible]歌行琴操等作奇縱宏肆起於李杜車塵之後不無少遜焉又曰唐初歌行長篇駱賓王有帝京疇昔之作文極富麗王楊盧三子並峙于時至盛唐絕響矣元和後元白以顯淺為尚樂天每有作令老嫗歌之欲人人曉領乃已大都入俗弥近者其去古弥遠今天下所宗李杜而已獻吉擬杜于鱗化李抑亦其適派云

為邑庠諸子贈學師虬江李先生敘

余為青衿時與大司馬冲菴顧公同計諧共邸舍稱握蘭之交頃虬江李先生振鐸我當湖上而顧公固海陵名人也因得就李先生從容宴語知家世之詳顧公表裏洞達無城府有經天下大畧而勛猷弗究於時李先生是顧公姻連人品標期雅似之方師孔孟志伊皐秉介石之貞心履如矢之直道胷懷天人治安紘論偉策將首獻赤墀上按臺金公劄牒所云奇跡鍾靈奮翼鵬海期許之意遠矣請因顧公交末得與先生慷慨稱古之人古之人者以宏經天下之志可乎夫古之人亦我輩鬚眉丈夫耳非天生人而分今古也所不同者其志不計一身貴以其身為斯道重擔綱常砥忠孝扶日月而康華生故常直內方外從鎚鑪中百鍊其神理即四咫不斜一言不苟一介必嚴誓此生必不忝先毋負君師今世為摹來世為楷豈有異于人乎能堅持實心終始不變耳故其韜而養之非仁

無為非義無行仰不媿天內不愧心人人信其一出便可任天下之重其措而施之以道正君以義匡時動合公論澤及涓微人人仰其必不肯阿時干進少負生平之學所以古人雖在畎畝釣澤間已自嵬然名世與青史到今則共一生正大光明自不同也或相人主扶顛持危是曰帝者師或持世教彰善矯枉是曰天下士師或係道脉闢邪閑正啓後承前是曰萬世之師此皆所謂古聖人實有經天下之大略者用於舍藏又何殊焉自孔孟以上一心一道終身一摹衰周以下學殊門人殊品即千變百奇總成自私自利其心曾不念及天下之大公人而如此即身都膴顯亦一殼中之蠕耳何足稱也吾聞李先生奉其太夫人晨夕承顏極人子至念蒞諸生必歸于正必謹成規其取予甚介曾未及某士風迈而之樸者過半矣先生五世大父父當正景間為吾湖博士四世大父在天順初為山西道侍御按我浙河並以古道自持風烈耿如頃升先生堂得瞻拜其恩綸煒煌之盛異時進玉署握樞衡綜述世家趾美國華將致其大業所韞藏良自吾湖始其於　國恩家範不大彰赫為天下重乎儻余片言迂固易世下或入先生譜牒亦我當湖文獻云嗟乎人生千萬億中碌碌波塵不能得一古人人在百年內茫茫身世不能自立如古人師友朋儕滿世讀聖賢書口是心違不肯即真遂作古人誦說到此良可歎恍頗先生力有此道與我輩共持之令日者一紙上官書何足為先生重故不以贊而以規老夫髦矣亦願先生賜以魯陽子之戈與吾黨二三狂簡者交修焉

刻李鄴侯六韜三畧序

頃校定太公韜畧書刻就展卷嘆曰文武之設雖校若兩途迺其相維則經之與緯也其不可以相無則輔車也而今學士家多羞言武者蓋藉口於軍旅俎豆之說云方今四海一尊誠無所事陰遣者然幸虜終款倭即悔禍不至久稽天討耳有如虜且生心不受戎索倭復蹂躪我圉〻　祖宗何可以不遏此而猶曰天子之鐘鼓[illegible]武[illegible]之其何賴焉余竊妄意敵在前而實耳目於[illegible][illegible]將在軍而取進止於廟堂皆敗徵也何也不[illegible]故也不習則不任不任則不靡敵而廣法而敵思衆之矣其原則始於學士家羞言武其所以羞言武則狃於承平無事彼謂無所用之也藉令一旦有事乃以素不習兵者與敵人爭呼吸之命亦危矣哉是書也與其以無所用而不習無寧習之而不用謂用之則習無及也如曰習者未必用必試之於戰乃可則戰可嘗試乎哉古今論符鈐本之軒皇而祖渭濵張子房受書圯上老旦日視之乃六韜三畧是也若夫陰符則意更遠矣

祭浚川陸年兄文

嗟嗞乎清露傷琪樹零霜凋玉芝人生太無間雲耶安可期痛良友之永別感親愛之輕離若秋葉蕭搖而日墜剩在林端者朽飄飄而漸稀嗚呼傷哉吾邑同年兄弟四人仲兄殁已十年映兄隕於昨秋吾兄今逝于長夏不肖弟者尚為後死之客七十老人留世幾何山林寂莫同伴無多念茲零落恨不得從兄而輕舉也傷哉頃仲夏既望臨川兄顧我兩人兄泛畫艇携我輩共覽芳園清歌弄觴竟日忘疲顏色沖盈談逹咲嬉當薔薇之滿架酌芍藥之和而共之曾不洽月而何寢疾至斯昨見徐醫問其所診搖首微言謂疾已甚聞此驚心三來視兄抱一腔之悲惻竟闇人之難通豈大運突如其來耶胡長辭之匆匆也傷哉憶我先大父兩山先生雅精星家者言無不微中彼時我年十三兄少一齡大父謂一翁老太曰兩郎君庚甲相當異時功名福享大相類其科甲名譽我孫頗早一二科四十以前當游石渠金馬自展壯懷及四十七而官祿止此矣我囑其堅卧勿出如歲晚青松雪霜之下彌瘦彌芳然家業當日以落或至不能具裘馬則年壽乃更以長君家仲郎四十前官在顯晦浮沉間及四十七而官祿始起當為五馬使君拖紫懷黃幾二十年田園充牣交游滿門如殿春之丹花灼灼而子累累乃勝於早春苑李其年壽亦或可及古稀蓋一者氣厚而乏清一者氣清而太厚汝兩人宜記吾言[illegible]將修持以補造化遂以嘉靖庚戌冬納拜定交稱莫逆焉由今眂之大父之言洞靈燭遠曾有片字不驗乎人生在世汲汲何為豈不確有定命而何也歲在丁亥兄出守九江余時掛冠屏處矣兄見孫瀚者曰我以長女字之余謝不敢當兄曰追念令祖尊翁之知我厚我而意常不忘也歲在辛丑兄以延平守覲歸見孫瀚入泮矣曰可速與完姻兄遣嫁鄭重余又謝不能當兄曰追念令祖尊翁之顧我教我於童稚賤貧

時而終不能忘也嗟嗟中之以暱好重之以婚姻兄之惠我宗祧湮矣世世承祧敢忘盛德賢愛貞淑老夫婦愛如已女自兄所知此足慰兄之神明矣至如宦業名世到處流芳哲胤象賢比肩鱗鳳所建樹者宏矣夫何憾焉

石門福嚴寺建募引

石門皂林間勝國時偽吳頓兵其地是中山王徐大將軍百戰勝場也嘉靖中倭酋數萬圍桐鄉河朔諸驍將集南北兵轉戰于此蓋梅林胡督撫之經畧勝筭又在焉今且五十年家飲漕和師干不試禾稷盈疇桑柘蔽野　天子達奮薄伐於日出之東令我浙東西百十餘城歌絃吟誦坐享清時之福語云佚能思初安能惟始享其所以晏清鑒其所以傾蕩惜時保福於此慨然有概思焉石門自南宋來有福嚴禪寺真覺禪師賜號福嚴此寺是其所賜建而盡燬於嘉靖中倭酋之事今釋子海慧發心修建經始萬曆丁酉工完什之七謁余號其事將走募乾工焉夫其燬也以倭之張其復也宜以倭之平昔也控攘戎馬之郊今也邑新安宁之宇豈非此地一時掌故成毀適然之符耶吾嘗論人世有代謝邑里有丘墟而禪剎莊嚴乃可千古不壞人皆終身營其七尺軀與妻妾之奉田宅之

肥若者頗粗獷浮虛不過二十年過眼可惜矣而人常無遠識一生為青蚨所弄無聖愚無貴賤愛之重之不肯割捨謂之大迷爲若於千古莊嚴世界中姑發一念小損一毛共結勝緣略破俗障人人作如是解脫見豈不亦超然了達者乎余老矣無所可用矣感太平之盛隣懷兵革之隱憂思壯猶之元老嫉萁歛之僉人見此泛泛百感俱集只如此衲流者想渠何利何营孳孳拮据如將弗及嗟乎亦可一破世人之夢矣

孫鑑湖內翰書

服聞高誼之日久山中客無因可致書故人子孫生入都言受業大方曾齒及鄙人且請乞言左右因遣數行相聞間耳念不佞在嘉靖中上春官贍仰季翁宗伯老師之德象隆慶間立館下每沾沃前峰先生提誨又幸與鶴峯丈為年交以是之故或者托伏世誼神交大雅亮不棄捐乃心所願爲小集一卷謹奉緘削以當面晤萬一者或冀報之以瑤華未可知也世方靖[illegible]館下長曰諸先生何以績宏業幸示教之

與學博毛念軒

賢嗣自州中還得手書勤重具荷念存又得佳刻益喜新得愈粹矣慰甚若霅之上山川秀雅既已遠離浮襟而此州者坐屏天日事簡風淳更自隔一天壤尤與門下之精心確詣默默相符杜掃行游莫非天籟勉之自樹昔胡安定先生教授此方所立經義治事條約遂為國學定程天下仰其師表其嗣仁仲明仲並傳家學為道德宗願爾衡古人自期待一語一介必端必慎在今人中自無此伍則即真古之人矣賢嗣近作視昨更進附報日新之益

復何絅武司理

自台駕涖事以來政事文章鼎名日起不勝跂仰本欲時時遣信相存顧自以山樊衰朽不敢以竿尺之末瑣瀆憲體前書所云以迹遠為心親自胷懷閒實語非敢飾其迂也乃蒙念及劭辰賜以瑶琚袞繡之章申以腆幣倫物之錫自媿德薄歷日彌長得名公片語品價加乎九鼎此所感沐中藏靡能報稱者也黍在新姻豈敢有所擇取敢一一領受頓首以謝不俟遠跡[illegible]寺簡薄使者兒孫皆在兩雍申謝不周

與施羽王內翰

春仲得魁天下之報喜而不寐者累日非直為梓里慶為天下得人喜也頃接手翰拳拳焉念存舊誼承惠會録粹然純正典則若出一摹頓還成弘以上之元局非諸老同心留意世風何以轉移之神至此乎歎尚歎尚尊卷粹清精雅士林傳誦今程式中特用完文略芟一二語尤近科所未有師友相信朝野同聲比于歐曾之間一時氣求遂足千載甚盛僕更有祝焉本朝政府純用詞林其人心胸德宇養之以經術典章儲之乎禁近清閒之府歷二十餘年乃始晃之乎猷弼只以一二語挽回泰道以一二字肅清紛濁握斗杓而運天樞其屬任其寄持在六曹文法之外與古皐稷契符孔孟合契此是何等涵養何等地位豈可不自貴重而猥與世之碌碌者浮沉下上乎哉人生身家如蟄蟲之窠臼耳不足掛念唯門下念千載一日之遇遠法董江都近如商淳安正學行道庶幾必如古人

勉之自樹無負相知

送戚將軍序

今天下臨事論將扼腕嘆乏人而世果乏人乎武科登進世冑推擇即不足盡得士然天下豪傑繇此兩途者尚駢肩纍足歷歲年而不得效一日之用又況草澤屠釣間無因得至前者乎故論將者平時既束於格例及有事也乃欲收厮跑非常之才於緩急倉皇時而輕舉之而姑試之此又不可幾之數矣自非廣開招賢之路越恒調而博求之其何異才之可得乎戚將軍者當嘉靖季年其父兄提兵與倭戰數得勝將軍以父兄勞勛起家竟以尺一不入司馬門報罷而當事者姑辟治東城將軍居東城幾十載練兵有法式頗嚴肅其麾下士亡有脆疲不任戰鬬者境內有事常倚辦將軍慷慨談夷情一一中窾會故一時帥府莫不才將軍也者竟格於例不得究大用徒以其餘勇發之乎杯酒談達日與其徒較習諸技尤精于射穿楊貫蝨舞蹋騰揚以此為樂而已余數從戚將軍遊知其才武可以建鉞登壇余力不足推轂即言之諸貴人前人亦拘論格例不信也在漢李將軍者當建武世不得封侯千古之下有餘憤將軍善射敢戰類李將軍持重深謀又過之弱冠受事常思奮不顧身揚父兄之烈而惜乎無從一究所設施世人嘆息李將軍猶在隔世乃當將軍之世竟失之又何以云今天下乏名將也將軍聞余言遜謝曰不佞敢有非常之覬獨念今閫外事操士寬操將急急則失權寬則養驕以養驕之兵馭以失權之將殆已昔之將虞敵而今之將虞士以虞士心當虞敵之會又殆已以格之內限之而以格之外操之青萍干將無以為也余太息其言會東城人士屬辭於余故論及今日將才如是而世終無知之者為可太息云耳他日方圖多故天必不虛生若人吾知其必有遇也已

為邑庠諸友賀薦吾毛博士擢景寧之任

序

吾湖博士毛先生擢括蒼之景寧以行諸在門墻士夙荷陶鑄者喜其擢頌其德惜矣將別又幸睎依之孔邇也屬余叙述以重先生之行先生在湖庠三載正標潔源士不嚴而顏化溫恭朝夕默於辨而篤於躬有古人風兩臺剡薦聲實乎洽今之司鐸者曾見此人品乎二三子宜歌愷悌作人以揚先生之德湖士素多文斐自先生振興表倡益沉涵六籍綜領百氏當湖士遂大有方今海內之名郊科鄉薦者七人辰未兩科南宮得薦者十人文運大昌先生有力焉二三子宜歌芃芃菁菁以布先生之教毛氏故遂安巨宗家約井如一門禮讓自某公以來六世同居大豖亦同闌而食累朝旌表稱為義門吾嗣文孫科甲聯峙掖垣銓府咸成鉅卿如先生者美璧奇珎以宿學為黌祭酒當湖之風規如在景寧之淑範方新有光家牒流聲國史二三子於文墨條指外宜熟復義門家約與顏鄒二氏亞傳修德禔躬以挾一時末習貰訐之陋此其流風所被不更庶礦薄敦永繫百代之思乎二三子宜再歌麟趾行葦以大昌先生之風烈瀕行芳醑湛然脂車已秣明月在庭各言長別則又亂之以吹笙授滄白雲黃竹致將來不盡之慕云余唯尼師之門尺刌不踰矩誨人嘗不倦所為告先生及諸友人者盡之乎此日之集矣二三子且休矣余將有寄言余聞玄帝天在石門之上仙者樹青芝煌煌滿大田嵗收如五光之玉犀真冉冉驂鸞下取故謂之青田而景寧則青田之別壤也爲湖懸在天表日暎丹鎔紫霞為之絳天山名小蓬萊萬疊青蒼出雲氣上者一萬六千丈中有瓊窓玉户星湖靜夜往往聞羣真清唉布奕步道之聲自昔高流逸品如李北海謝康樂王右軍華愛覽遨遊低佪不能去翰墨灑灑流芳到今嗟乎人生掛影如在有無之間一幅山水丹綠描真乎其上亦

復何求先生豈有意乎余他日將遣青華來白事。

編次國朝詩選敘

敘曰人稟天地之太和而元聲出焉古云聲成文謂之詩亦曰詩言志又曰詩者持也以持人之情性而歸之太和者也故或喜悲或怨怒或平或激或疾或徐短長殊節輕重異音總之必和氣平莫之為而歸自然此乃詩之道賡歌風雅尚矣漢魏盛唐罔不折衷乎是若我明諸人詩粹乎太古之完音也豈待論哉蓋音樂與政通而政固統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人皆俊杰合之[illegible]詩猶古之樂其聲和其節平豈少遜於風雅乎雖然變風變雅其波激為楚騷此皆極盛之變仲尼反魯正雅頌亦小費刪裁溢於三百篇者多矣有道君子及時正之無務新聲一稟於雅道使人心常正元音不漓雖與三百篇並傳可也夫詩之源本乎天性詩之教關乎世風其詞之朴與葩亦各係其時耳不佞特論其大指如此

膚言再敘

七月既望凉風始至玄露彌空昨日者别風雨令人欲掛單袷而御絺衣也遠矣穉孫在提耳辟噴與語若可解者取木管牵連再書日得五十條付之誦覽夫人心境開明猶深長谷得蹊以入也不得則終日茫然明者一所入隨之以入迴頭轉足間耳如鄙倍瑣屑生平所弗道其駁而不粹者[illegible]或其聽[illegible]可[illegible]而玄絕妙[illegible]簡[illegible]也[illegible]吾[illegible]具此已

澹然齋制義序

世嘗言渾金璞玉未入鎚磨精神乃十倍於既剖何以故為真體近自然自然近元氣元氣含神理故足尚也夫文亦然犧畫之下有典謨大雅有魯論之書皆天縱自然之作莊騷國策以來馳騖久矣舉子義亦然成弘間諸式王唐諸擬穆然雅朴士大夫類能重之予昔在館下聞先輩蒲州張先生華州馬先生予師淮南丁先生予友新安許維禎所稱引前輩制義不滿二十首故約畧編次為家塾子法式云夫文之可諳者名理也可議若繩尺也可聽人自盡者才技也琢練也所不可告語者溫溫澹澹把之彌冲此殆有神理非養不能嗟嗟希聲玄酒古聖人以此神明其德斯予所稱文之極觀者焉

壽楊母陶孺人八十敘

蓋聞詩書世軌則純固敦龎於是乎出德善慶餘則昌綦壽丈於是乎成上有恢達不二之老肇其基後有繩仍貫奕之士昌其緒乃內亦有敬慈肅慎之母範其趨緜緜纚纚源洪流長其積彌厚其慶彌醇故母儀內則樹之閨中而風聲模法紀乎鄉黨彤編風矩不嚴而栗然也若夫姒姜之聖標之風詩孟歐之淑傳諸紀籍女德斯茂隆替關焉是以國祚休明必有二南之其玄範家聲熾奕爰賁五德翊其流祥譬彼葛纍方之敏樹蓄氣深根自然之應耳豈止蔭其條肆繁其子實已乎楊氏為鉅族陶氏亦顯宗孺人生於陶歸於楊其生也應奐珠之兆習斑管之芳其歸也著采蘩之效積斷杼之勤故其壽也令譽馳宗祊綏福脩禧幬良與孟歐而仝趨望姒姜無媿色矣唯隆慶丙載孟秋圓月初滿蓋太孺人覩懸弧而感劬瘁設素琴以思肅雝始而忡忡焉若有思也既申申焉若有懌也

于是長君率子姓趨丙跪曰兒不肖不能祇奉夫人惟完德與名實神所相是日也太孺人壽滿八旬履綦強健眎聽不爽類茹芝啖桃者誰謂天無心也長君酌大斝舞班衣誦介壽之章說女史之箴告其宗老願得一言獻堂下于是宗老進而稱曰我楊氏肇宗於國之初西崖公慷慨魁岸盍交海內賢豪長者楊氏之有西崖公猶日既中矣我石涇公內和于昆季外慎其鍵鑰俾我楊氏保世以滋大夫人有功力焉黍孝悌者家之精神也恭慎者族之命脉也是宜夫人壽亦壽我楊氏永永無斁又有進而稱曰我石涇公屢踣棘席夫人翊以義方課伯仲兩君所延師友盡一時名士陰斾淳餽至脫簪珥紡績挑燈丙夜靡倦諸孫稍弗循雅輙對案不食稱說楊氏先公是故伯仲兩君名重宇內長孫蜚聲庠序繼武雲仍遶膝下者誰非球琳哉族之將大詩禮纚綿子孫將昌簪裾磊集是宜夫人壽亦壽我楊氏永永有聞長君于是以宗

老之言告太孺人且祝曰夫人有鉅德于宗有妙範於家必有遐續于天顧熙神潛應加一[illegible]兒顧祝夫人壽我楊氏永永無極余友周宗[illegible]氏在賀客之列述之告沈子且乞言沈子曰太華之壽亘穹壤者樹基固也[illegible]栢之壽貫四[illegible]者枝葉蕃也非陶之世夫人何以[illegible]其芳非[illegible]之積夫人何以衍其承非夫人之令淑諧君何以庇其德宗老之言可式矣長君嘗識沈子於沈子序其事

法忍禪寺重修殿字疏引

華亭朱涇鎮有法忍寺者此船子和尚翻舟撒蓬斬然示教之處後人高其風因立寺其上唐咸通中賜名法忍云和尚西蜀人名德誠叅澧州藥山儼禪師之宗語次藥山掩其口遂大悟因囑付之曰子以後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尺錐措足堂堂獨立大闡吾宗自此遁跡泛一小舟浮沉三江七澤間日以垂綸為事因浩歌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鈎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言此事無傳也後過松澤西亭又作歌三首誌公讚其脫略畦徑特叅玄解照耀天壤高調罕儷焉山谷黃魯直先生過其處作二歌詠之云踏翻船子纔是了長鯨千古無人釣盖夾山和尚不遠萬里來叅宗指只此末後一着將藥山密意傳付盡矣妙哉妙哉何可思議者人生太無間上何必片瓦遮頭下何必尺錐措足一了一切了一斷一切斷可以建豎可以掃除舟可駕亦可翻蓬可張亦可

撒千劫萬縁如此如此巳耳夫復何言吾教中浩浩淵淵夫焉有倚之指寧有異同乎吾黨了達士試一叅之何如頃嘉靖間寺傾圮吾友陸與中氏倡復之平泉陸先生記其事今且五十年院宇又圮壞不修久矣今莊君棊馳書屬余號其亭嗟乎自唐以來千年間高風稜稜其人如在此道不在烟波夜月棹歌瀨溉之前乎

竹枝詞引

楊維楨氏有別業於武林之吳山余嘗至其處遺刻尚存一稱鐵崖主人一稱鐵篴居士晚又卜居雲間南郭今草玄閣巋然在焉其人高簡以才自雄　國初曾有弓旌之遠作老婦吟稱疾不出亦其志也所賦江南竹枝詞本性情之正托貞閨之思淡焉自哦於松雲竹月間以延元末時流淫哇聲色放浪恣睢之習蓋吳越湖山千里頓為之一洗粉黛而出清華風斯[illegible]其時高品自虞伯生楊仲弘張伯雨諸公而下屬和者一百四十餘家士林流布焉夫江東文物風流其來自遠吳趣有行采菱有曲飄飄雅致風動到今使夫漁歌牧管巷里之謳嚨壞之謠得以並軌高流而大弘雅道其所裨風教佐金石諭人而人不知入人而人自化者顧宜何如也因刻而傳之

南華内篇論次

宇宙大矣吾心玄曠浩蕩與之戀合彼鵾鵬之大鳩鷃之細若均之累於物也則不能逍遥苟均之適於性也即鳩鷃捐大鵬而咲之亦奚不可故首逍遥游物之不齊自物之情耳太塊噫氣萬竅殊聲以此見萬物之情狀焉彼俗學者心不窺乎蠡管之外自争門户於可否是非間所以國論争于朝儒墨争於辨道之不著者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之死地立於羿之彀中其中也因論以為命其不中也因論以為智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則幾乎無生矣故作養生主上下四方往來成今古而人寄形景於有盡間我何根蒂之依哉彼推也故去挽也故來以德業與衆人一任其自成自壞我常游乎材不材之兩間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於百步之外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子得其母不言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師可以為衆父者不可為

衆父父故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天下求我與我以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粃糠為實事故作應帝王其下二十六篇觧剥斯文云耳由注周以來未見賞音晚得向秀郭象以為齊物之書涽涽至今周之意不明悲夫後有達者且挽周室一代分合盛衰之故綜其間賢杰如晋商申韓蘇張諸人察其所以立于人間者則老關注宏達矣

三儒贊

文中王仲淹

寥寥千載道在河汾顏氏殆庶復有斯人元氣之會渾然無垠味言探真如蘭斯馨誰云刪後便無六經惜不盡傳挹此氤氳

昌黎韓退之

黜佛焚骨乘輿改容逐鱷如兕比于姫公原人原道翼經有功杜律韓文千祀鉅工追孟提斷伯仲稱雄

江都董子

秦焰烈矣挾書未除下帷沉精乃有此儒正誼明道管晏蔑如獨尊孔氏請黜異書天人三對正氣大舒

説雲泉贈羅道者

夫飄然揚翊不須臾滿太空者非雲耶淪然清泠出之山下方圓深淺任地班形者非泉耶二物者一耶二耶以道觀之未見其二也余嘗游巨嶽之上見泉出其間穴皆仰吐天將雨則峻鬱陰崕上徃徃雲氣飄飄大於絮片須臾御快風而騰九萬如游龍渴馬然少焉雨動颷止平田漫野滔滔汩汩者莫非泉也而向之勃然雲雨者不知其處矣由此言之宇宙間一氣耳[illegible]而為泉烏知其為雲雨也騰揚為雲又烏知其復為泉也一物兩寰從大地中峻揚九天上而疑釋乎太無之間不知所歸不見所起將神物者特居無事而推移是非吾智識所能原者乎古之君子出為傅巖之雨未嘗加處為泗濱之川無所減舒卷升沉之際則必有說矣羅君精五雷術為雨師儻知雲雨之故者因書以問之君教中有玄言曰為而不有應而不宰此乃予之説也

前史載籍考

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君天下咸有史官以紀言行故曰君舉必書懲勸斯在考之前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傳自遠周禮稱太史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以贊冢宰則天子之史有五焉諸侯之國各有史官[illegible]傳稱周志國語鄭書之類是也周道衰紀綱亂褒貶失實隳紊舊章孔子以大聖歎鳳鳥之不至惜將墜於斯文乃述易道刪詩書脩春秋正雅頌壞禮崩樂咸得其序自哲人萎微言絕諸子之言紛然淆亂陵夷以至于秦焚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吏為師竄伏山藪或失本經以口傳說漢惠始除挾書之律儒者得以舊業行於民間去聖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說紕繆書分為二詩分為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踳駮不可殫言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斷自軒皇逮于孝武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至於孝成秘藏之書頗有亡散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輒撰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敘而奏之向卒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撮其指要著為七略一曰集畧二曰六藝畧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畧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畧七曰方技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自遠而至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

掌焉並依七略為書部固又編入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者僅七十餘載魏氏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襍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錄題記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所論辨焉惠懷之亂渠閣文集靡有孑遺東著作郎李充以舊簿校之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

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為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文義淺近不足以傳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延燒秘閣梁初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十卷梁有秘書監殷鈞四部錄又有文德殿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頗有次序及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公私經籍大凡七萬餘卷隋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搜訪異本得書一卷賞絹一匹寫勘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

内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藏古跡西曰寶繪藏古畫又於内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録唐武德五年命司農卿宋遵貴載之以船將致京師行經砥柱下多所漂没有僅存再補者得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録中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删去之録中所遺辭義可采者咸附入焉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等志録風流體制各有偏長若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倒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大都書籍莫厄於秦莫富於隋唐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之藏書開元八萬有奇其間唐人自為書幾三萬卷則舊書之傳至五季亦寥絶矣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觀古人全書宋

初有書萬餘卷下詔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徙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書庫目曰秘閣閣成親臨幸觀書賜從臣及直館諸臣宴又命近習侍衛之臣縱觀群書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禁中之龍圖閣及後苑之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又以秘閣地隘分内藏西庫以廣之仁宗重新崇文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倣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總致宋書太祖太宗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仁英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神哲徽三朝一千九百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撮其當時之目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靖康之難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高宗南渡詔求遺書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寧宗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

文總目有加焉

史氏曰天上有奎壁之府東壁帝子掌焉斗府日宮咸有瑶牒仙林龍藏時傳異函與夫名山石洞綠文朱字之書遇其人乃發即今内府有藏館閣有匱緘金銘玉即我館下者不能窺然則天上之書豈凡踪所能覩乎至乃士大夫好書者少力能儲書而後人能守者又絶少若其没於水火者自繩契以來可為珍惜浩歎亦何可勝論舊日曾見天下書目求之不得者甚[illegible]之故自比如蠹之嗜如蟲之測夫亦河伯望[illegible]端耳後有同心斯文有屬故述載籍志

魯岳方盐院書

昨歲山居從汪觀察得貧園佳刻散鄉縉紳見之無不斗山老師者乃貴同年張懷琴公欣然稱獨契焉蓋學術經濟粹精两致登先哲之閫作後賢之筏即老師身在越中而髙名已燁然滿天下矣不肖門生鎮承休席寵奉以為楷今且咫尺龍門於德教益親矣而猶然簿領是拘心旌徒往惟是餐菊紉蘭之味寄于車塵馬足之間不敢負老師之大誨也承所惠嘉集則嘗日夕王案尊之笥中携有家大人小言三冊并奉台覽山林之語非藉郢正恐失之華路乞賜教不盡門生方大鎮頓首

陸學士先生遺稿十六卷

〔明〕陸可教撰

明萬曆刻本

陸葵日先生集選叙言

寶婺三洞奇勝甲天下迤邐而西瓊瓛嶒峻瑞雲靉靆其英靈之所孕鍾往往碩儒名卿出焉則余師陸先生里也先生之先宦山公與章楓山諸公倡明理學先生侃沛艾而起琳琅文獻巋望海内宗之若泰山北斗云遇奇以薄技出先生門來寧長山偕東陽郭汝薦仁和吴方之遊先生里式其廬瞻謁先生遺像徘徊低回不能去詢之長君

得先生遺文若干卷以屬劉大史刪定將謀諸同門遊浙者協梓以傳未遽就會郭吴二君以得擢行遇奇在事且久而大史劉公觀察黄公大叅蕭公並以先生門下先後手書相及曰此先生千秋業也屬奇力督是役誼弗辭因攷先生之遺藁散佚固多而茲編也劉大史刪類又甚精以視全集僅十之五蓋集中代

天言代人言者先生原不居名

應酬之章滑者為昂作者為危
先生亦不盡居實讀刪本先生
之集益粹道益尊矣奇等嘗侍
先生先生每與門人言文別其
途曰平淡曰神奇而揭其歸曰
信曰真直以屏棄筆劄究極聖

賢裏蘊為庶幾當於作者進於
文矣夫淡非淺膚之謂其謂詞
簡而味沉淡而不厭者也奇非
詰聱之謂其謂思玄而旨粹奇
而不詭者也淡不厭乃真淡奇
不詭乃真奇追琢不用名理自

饒內而信心外而信天下萬世
斯至文也當代作者比地崛起
用叛為功濟南弇州新都嗣興
或以氣勝或以才勝或以詞勝
豈不亦遞執牛耳高跱先登與
乃其齮齕二陵謂視古隋詞寧

要諸理夫詞與理安可離而歧
也理苞塞不喻假之詞詞汎愽
無次軌之法詞以達理理必麗
法六經固名理區藪也而法千
變不窮當令人舉遺編而躍如
彼豈以盲史腐令事事不根理

道而故為不可讀之語以傲人
乎周禮周官屬類比事結撰搆
思豈畫渾樸而未剖者乎余觀
先生之文其頌疏詩賦序傳雜
記鴻篇短牘不拘繩墨亦不離
繩墨隨其意之所到境之所觸

矢口成言無不洞然劃然媮暢
于心目其才情氣調即以屬行
比地諸君子奚讓焉然而先生
非有意緊長字句間也先生挾
班馬之才養歐蘇之氣而會程
朱之旨其為文期於根極道要

闡明縕奧而止故不務神奇務
平淡不務藻繢務真實即平淡
真實之未嘗不藻繢神奇也連
連乎其若轂轉颯颯乎其若雲
行不匿于理而亦不跳于法參
諸作者百羽集而觀飛濟南弇

州則摩空之翼也新都二陵則
鳴崗之儀也先生其翩翩九苞
而翱翔千仞者乎里稱先生為
人磊落坦蕩自遊鄉校至出入
承明無華袞二相宦遊二十餘
年第容旋馬家無長物讀先生

文按先生生平忠孝節概淋漓
懇惻而難進易退之義澹泊寡
營之致具灑灑睹無異故真也
以行徵心以心徵文先生之文
真矣先生之真不獨文矣繇斯
以譚先生青箱之傳固大有先

於雈山公乃淵源所自多得之
楓山諸先生而何王金許與東
萊諸大儒則又先生生小鄒魯
鄉所脈脈私淑而皈依之為鼻
祖者也以此爲奕史冊垂休来
茲良豈偶耶遇奇捧遺編佩為
弦韋其于以緣飾吏治儼然燮
鑰函丈也匪曰汙阿所好是為
敘

萬曆戊申歲臈月既望金華令
吉州門人龍遇奇頓首拜撰并
書于玄暢樓中

陸葵日先生集選序

夫人文有二乎哉擴達峻潔之士其文多清新遒勁則能以正爲奇若淺若深而意恒在於法之外辟則和風甘雨天施其常而物之變幻自異深雄沉鷙之士其文多汪洋宏肆若顯若晦而法亦寓於意之中辟之奔雷烱電天著其變而物之流形自同故韓醇以典柳麗以壯歐蘇疏以暢各隨其學力之所及以成一家言總之人與文相肖

也明興李獻吉之文豪宕鼓壯而其人矜氣節熟經濟何大復之文敏秀瑰麗而其人務綜博敦行誼讀其文想見其人嗚呼盛矣邇來文士珠馳璧立而尚論其人較若畫一此亦評文之一法也吾友陸敬承特起隆萬間自幼警慧日誦數千言九歲能屬文十六補郡庠燁燁有聲中癸酉省試丁丑會試第二人改翰林庶吉士以編修充纂修經筵講官兩主江右應天鄉試

疊典春試所拔皆一時名士擢
南北祭酒南右宗伯以父喪哀
毀搆疾竟至不起先是敬承既
讀中秘書益博洽淹貫倚馬數
千言立就初若不搆思而卒無
所竄改馬文戌不自珍惜又不

善收藏每脫稿輒為人持去故
自頌弜試錄外詩文詞說百不
存一今且人與文併亡矣冡子
陸合壽搜括笥中遺稿僅若干
卷而門士郭龍二君以屬劉大
史刪校并約同門諸君子各捐

俸付之剞劂以志不朽而屬序
於不佞顧不佞孤陋寡識不嫺
於文何能為役然不佞與敬承
同郡同舉鄉會而又脫我於危
難之中交最久而知最深素習
其為人請先言其人而遂及其

文可乎蓋敬承胷次灑落坦夷
空洞內無城府外無組織故文
亦舂容爽朗若雲流霞布無聱
牙刺齪語性復恬退岨藜衣褐
不好紛華不邇聲利故文亦冲
素泠泠澹若太羮玄酒無濃艷妖

異態性即冲夷不沾沾自好而居家孝友立朝忠清循矩而趨望牖而納有養志格心遺風文即簡澹不屑屑字句至談古今成敗國家利害川至泉湧動中綮窾有江都長沙餘調說者謂

其人似呂正獻外若猶夷中實峭厲處紛肩巨不詭不隨非希世以就功名者其文似蘇長公不事彫琢而天竅自發驟而若淺復而彌深才氣慫溢無所不極且窺作者堂奥矣他如法祖

頌諷而有體悼亡詩哀而不傷五七言律古體歌行排律皆清勁流麗若矢之飲石有餘力焉置之元和長慶間豈在長吉長卿諸人下抶使天假之年其文章勳業當有不可量者奈何賁

志以没也嗟乎典刑雖在風流若掃青燈吊影空懷山陽之慨散帙曝晴更成蜀州之嘆雄文佳什勒之琬琰亦足不朽矣敬承侍從迄二十年無他表見獨以人事君之誼卓冠一時若東

陽之郭振龍金華之龍鍾華時稱龔黃卓魯之流不佞日涵濡而親炙之皆陸子所簡拔以福我發民者也至于諸門士或列翰苑或任臺省或居藩臬布滿中外天下楩李盡在公門矣故不佞叙其文併及其以文取士能為國家樹豐偉之業云

皆

萬曆己酉孟春

賜進士第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眷年弟盧洪春頓首拜撰

刻學士陸葵日先生集選序

余師陸先生所舉士曰郭東陽吳仁和龍金華諸遊浙者刻先生集余嘗校之當先生起詞林善臨朐馮公臨朐尚通達先生尚執其所為文詞先生法歐臨朐法眉山遂齊名然皆不及于大用以死獨其遺文至今學士譚說不絕余嘗寓書陸伯子蘋收合先生遺稿以志千秋蓋嘗陳摠而諦觀之津津乎名理也乎然其詞脩揺筆而登作者之

壇嗣風人之音然不以抵掌肖孫殊即躋先生於圵地歷下吳郡之間固當狎主然不別作藩籬亦不喜為附其篇章甚富余以為文取必傳爾安用浩汗今其梓者僅十之五也夫古之脩士尚真今之脩士尚釣真故不作不詭不勞不炫不敗釣者之途多端矣大都與真反而其敗亦易見余嘗兩謁先生竹林豐草之間屋數椽爾敝榻故書外無長物夷然居之其後再哭先

生則尨燈丹䄺蕭然蓬蒿之間
而其子遂有饑寒之色世有驕
語於陵萊蕪挾以釣奇者視先
生當為類赤且不啻勞矣先生
性不設城府飲酒賦詩盡朋友
山水之趣益示人以暇以夷以

直雖慷慨時事語常忤權貴然
平心侃侃又或不詣衆人居常
退然自下然極意苦口不善持
兩端蓋攄其心術行誼斯所謂
脩士用真者邪古今謂文章可
以觀人余既從先生游讀其文

益愀然思恍然如見其洞達者
為神明經緯者為詞章也置夏
后氏之璜周氏之鼎於五都即
望者知為三代之品然余又疑
造物者之爰爰也天之有意于
先生亦甚明矣其德立其道光

其年未老其兆行廼獨不摯世
道以授先生反古人之真去素
俗之釣而徒使其言莫悲夫激
之先清獻最著其後三百餘年
有章文懿者
明之賢人也章嘗以諫顯先生

當在宮寀所上封事不啻數萬
言語具集中文懿乂卧山間風
固高先生避權辭要留滯周南
者十餘年半在里巷概其出處
亦畧似矣瀫多君子其然乎其
然乎然文懿方沒遂蒙不次之

恩太常之議千古美譚而先生
之令德未盡表揚是誰之過與
語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楓山
無政荒臺依然即兩公者固不
緣一字始重先生之所可傳其
在此邪在彼邪集刻成會余有

毋喪不與于役自惟毋忝師誼
在三不敢辭癈業乃檢舊所屬
草敘先生集

門人豫章劉曰寧譔

校刻姓氏

豫章劉曰寧

越州楊宏科

檇李黃承玄

吉州蕭近高

毘陵陳幼學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宣州濮陽春

姑蘇徐待聘

雲間劉嘉猷

南州吳之璦

雲間喬拱璧

上蔡黃　璞

豫章齊世祚

新都方淡然

毘陵蔣　稷

吉州龍遇奇　俱門人

新都程子鏊

錦江劉宇烈　俱任簡翰

陸學士先生遺稿目録

卷之四
詩 五言律

卷之七
詩 七言絶句

目擊時艱疏

卷之十

序

卷之十一

記

蘭谿縣學田記
金華府重修正學書院記
金華府重修明倫堂記
金華縣重修儒學記
稷山新阡記
恒山廟碑記
汝南重修黃叔度祠記

卷之十二

誌銘阡表

王襄毅公暨二夫人合塟壙誌
兵部右侍郎贈尚書兗嵎蕭公墓誌銘
四川按察使貞齋馮公暨配錢孺人墓誌銘
雲岡南峯趙公墓誌銘
陝西按察司副使霓川沈公墓誌銘
廣西按察司副使日池龔君墓誌銘
廣西按察司副使鄭公墓誌銘
奉訓大夫兩峰章公墓誌銘
故漳州別駕瑞華府君墓誌銘
合宜黃公墓誌銘
亡友黃德卿墓誌銘
贈中書舍人恒慈章公墓誌銘
雲夢山人孫兆孫墓誌銘
錢竹樓處士暨配陳氏墓誌銘
南京西城兵馬指揮詹公配孺人江氏墓誌銘
崔太孺人墓誌銘
季東先生墓表
廣威將軍竹里王公暨配太恭人袁氏合塟墓表

卷之十三

狀傳

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師竹王公行狀
任母聶孺人行狀
王母高淑人傳
蔣母唐宜人傳

卷之十四

筆記

雜著

讀蘇長公易解

卷之十五

祭文

卷之十六

書

陸學士先生遺稿目錄畢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一

漵水陸可教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曰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仝校

賦

聖駕躬耕　帝籍賦

帝在位之八載兮　大業朗以還宣闢兩儀以作宇兮掩六極以爲鄘四時聿其順序八政飭而罔愆惟東南兮瀕海暨西北兮窮邊莫不琥璧迭菽而襲弁帶服鑑衮而止戈鑾軿且邇王業之本念民事之艱憲古昔以示勸　躬往耕乎籍田是月也星麗辰角日移參尾大皞司晨勾芒佐理律應夾鍾節惟雨水嘗木德之在馭見斗杓之東指膏蔆潰於原隰協風被於蘭芷林含煙以蔥蒨華綴露而旖旎長川濬兮流碧芳草靡兮成綺倉庚忽其有聲田務作而伊始羌萬井與千壓咸戒期於耒耜先是乃　命司空治館金吾視壇　行宮起乎國東制作準於星躔月垣繚而匝地閣道絡乎中天絳閾嶷而耀景煥[illegible]岌嶪而凌煙華蓋蜿蟠而渡略璇廊虹結而蜿蜒青蘿儼其雲駐翠幕飈而氛連有觀穡之崇臺隆嵷峋乎其間俯平疇於大野激流水於原泉闢方中兮千畝亘四徼兮長阡若天造而地設以待我　聖天子之幸焉爾乃即齋宮坐宣室儼朱紘戴青幘祝史正辭巫咸獻吉　瑶輅朝嚴金根宵飭服蔥犗於紺轅駕蒼龍以縹軛後車備播殖之器中官獻穜稑之實前旌梟梟依然于呂之雲佩玉蒼蒼隱矣藍蕤之色已乃勾陳肅衛招搖啓塗六軍雷動萬乘風馳比豐隆使扶轂呼蒙公以附車乍嘽嚱以飈駭倏揚旆而景靡青編纘紛於震兌朱玄飄蕩乎坎離方彩錯其外列　黃屋屹以中馳前披雲以建蕤後[illegible]屋而曳旂左綷縩兮撓旃右蓼纚兮洪旟恍天旋而斗運矧岳轉與山移爾其五輅方行九門乍啓雉尾前以朱罩望東郊而直指似太陽之初升瑞靄紛其前珥既而　屬車轔轔纖塵弗驚花霙霏以夾馭草綠幕而侵輪似青帝之時行品物鬱以芳新若乃千官景從車徒塞空飛蓋結而如霞鳴佩咽其從風似三垣之列宿旋繞依乎紫宮已而崇卑在列直廬[illegible]循芳甸而徐轉紛綺繡其如纈似應龍之逞躍玄雲

靄而四合若其埜曠天清和鑾有聲絲管嘲啾以嘲
嘶鐘鼓訇礚以砰磕似春雷之啓蟄震百里而皆驚
至乃士女咸戻旋倪咨至岓　琴華之來臨譁歡
聲而動地似百川之赴海奔濤濇而聲沸爾乃享后
稷祀先農奠蒼穀與玄醴燎芳桂與香蒴太牢薦而
肥脂太簇奏而春容既用虔於祼鬯乃　躬郎乎
田工於是京兆授韝司徒獻耜廵沃野之墳腴望平
壤之如砥儼紅靡之在御撫紺耒而成禮懷炎農之
務穡想崇伯之疆理四顧而溝塍鱗次三推而土膏
脈起諸候諸公咸以班而遞進或五或九洎終畝而

方止　陟幾堂以遐眺　觀萬民之舉趾　一
人有慶既穋穋以皇皇百辟致辭倍雍雍而濟濟大
徇之典將行饗醴之讌斯啓時則有大宗伯捧策而
進曰臣聞民之所天在食國之所本惟民伊籍田之
大禮實累代之攸遵善乎虢公之言上帝之粢盛於
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
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
是乎成者也彼千畝之不籍固取誚於觲經伊元嘉
與泰始亦徒具乎爾文今我　陛下應農祥而發
令順陽氣以時行舉百王之令典循　列聖之舊
程籍千畝於畿甸勤　萬乘以躬耕勸三農以業
敎本播四海而揚頌聲想餘糧之棲畝將腐粟之如
京載在　國章既以示勸民之政藏諸　御廩抑以
薦　明德之馨大矣哉此之爲禮蓋將邁前休而
建極啓來哲而爲經矣爾乃　天子茫然而思騑
然而喜唯唯否否卿知其一未知其二予竊感於茲
行實有資於治理是故遹陌井分遐阡繩直水縈帶
以環注聯四封之如一此亦予一人之奠域也零雨
如膏隕露如飴春苗灑而綠淨秋壠滴而黃滋此亦
予一人之施澤也菽藿特畦禾黍異田任土宜而播

殖亘大陌與橫阡此亦予一人之軌物也藝此嘉植
珍彼蟊螣刈稂莠使靡遺樹蘭杜於近疇此亦予一
人之樹德遠慮也蓋黍稷馨香籩豆以飭者孝之則
也三時不違惟農是卹者仁之錫也度土任宜深耕
易植者政之式也予所以念稼穡之艱難躬胼胝而
無逸雖六府之允修猶日愼乎一日豈止於奉遺典
而遵修慕前文而潤色者哉於是上宰元公再拜稽
首奉萬歲之觴上　一人之壽鑴　玉冊於金
騰勤　鴻猷以垂後遂作頌曰於惟　上聖轄化
權兮洪澤滂濇溢八埏兮百祀咸秩禮則虔兮遡籥

千亂國之原兮朱紱[illegible]佩造彼壇兮　帝既至止
先推三兮三公九事撥以班兮厥禮既成兆民喧兮[illegible]
勾芒太皡覩而歡兮百靈雜遝扶轄還兮農田震動
庶滙蕃兮粢盛恪共神所綢兮穰穰其瑞應罔愆兮
百穀膴膴大有年兮秉耜萬里息戈鋋兮如陵如岡
萬福駢兮登義越軒古無前兮　天子萬壽配彼
天兮臣拜稽首頌斯言兮匪臣則文盛則傳兮

陸子夜讀書聞蟋蟀吟砌間甚悲感微物之無
情驚四序之如逝援筆成賦以寄厥懷其詞曰
良夜既半寂居鮮歡鑪煙未盡華燭將殘忽有哀聲

來自砌間顧而喟曰此蟋蟀也胡為而止胡為而鳴
伊孰使之有情無情惟爾春與苽夏兮百鳥噦噦其
嚶嚀競柔條而戀芳蕤兮矜紅衣與翠衿胡是物之
瑣細兮獨含感於秋辰爾其為聲也凄清激冽嘲啾
騷屑如怨如慕如慘如悅如歎如訴如哽如咽如譏
如詛如誓如訣近者如昵遠者如別驟者如唱徐者
如曳低者如斷止者如絕靜者如思繁者如[illegible]乍[illegible]
乍息乍流乍澁四無人聲截啾截唧宛如驪姬[illegible]
而泣餘韻悠揚附枕侵牀匪伊絲竹自然宮商[illegible]
韓娥哀[illegible]紅始憩玉壺[illegible]四[illegible]

如一又如[illegible]如嗜而
墜階迴風撲牖又如王嬙琵琶夜奏[illegible]
初滴乍疑初雨隨風淅瀝又如英皇瀟湘鼓瑟曲[illegible]
踈櫺孤燈夜清泠泠入耳凄凄刺心又如文君白頭
哀吟綠窓如霧流螢暗度聲聲相續如出機杼又如
木蘭當閨織素吁何其悲也故知無情者物逝遇秋
而必傷有情者人詎感物而無愴豈直月令紀時於
壁居詩人發嘆於在堂王褒有俟時之頌宋玉有悲
秋之章哉爾迺瓊樓艷妾金屋麗人朱顏燁其不再
君恩極而易傾思琴瑟兮惜遙夜拂羅綺兮愁暮齡

怨瑤章之將歇悵團扇於秋風況復昭陽夢斷長信
苔生玉階露滿兮嘆復嘆翠被凉生兮吟重吟莫不
聞聲太息掩涕霑襟亦有關右羈妻遼陽戍婦盼交
河兮無書指邯鄲兮有路身欲化兮江上石目已斷
兮河橋樹時倦織以停機聽蟏蛸之在戶憶蘭蕙兮
春初怨芙蓉於秋暮又若驅車出塞負羽從軍離離
白草莽莽黃雲念滅虜兮何期思麟閣兮樹勳況佳
人兮渭曲復愛子兮江濆撫戈劒以色變悵離別而
思棼忽悲音之互動壯心激以如焚復有負屈才人
抱奇志士書十上而無成策屢干而未遂撫[illegible]劒兮

誰憐黑貂裘兮已敝嘆韋編之三絕發陰符於五夜心耿耿兮日邊氣炎炎兮斗際感是物之得時擊玉壺兮屢碎又如遷客投荒孤臣去國屈原動湘浦之悲吳起灑西河之泣安國罷兮心未灰蘇武歸兮頭已白此時乍見物候淒涼西風蕭瑟耿四野之寒吟倏驚蒐以蕩鬼乃若析圭紫極紆組彤庭賦秋蓮於北夜對紫薇於西清唐風吟兮主德勸豳詩誦兮民事勤猶且顧時覩晷觸物驚心異潘生之感遇同陶侃之惜陰矧懷恩而未報恐歲暮之予侵驥伏櫪兮思騁鷹在韝兮欲騰懼心長而髮短能無慨於茲聲

於時歎息未終庭葉驟殞呼酒獨酌廢書就枕倏起舞於聞雞竟達曙而忘寢

神傷賦

陸子喪妻晨夜慟哭淫淫血也或曰喪妻如是如禮何陸子喟曰嗟嗟夫予安知禮夫予安知禮且禮生於情哀動於思予思莫予弭予哀之稱情焉始妻之在室也父母嬌之甚已乃能以婉靜取憐於先太孺人有所賚食分厥精者曰胡氏婦厥食諸姒莫敢爲蓋自太孺人背棄迨今餘十年縱事未嘗不恩恩未嘗不咨嗟三嘆涕下也又數數徵夢焉予思妻因恩

太孺人予哀一家大人老矣有五子婦乃飲饌獨宜於妻妻有所具食必問左右侍人所宜併食忌若何未嘗敢臆進也昨其姒某饌乎前某姒某饌乎食之歡耶飽之安耶飫且厭哉未嘗敢襲進也有所薦具必旋沽特鮮手治焉未嘗敢便進也家大人食旣乃始以啖予若哺諸雛已蓋十九不濡脣焉未嘗敢分進也予有所赴飲輒問舅大人與乎不則君安能獨醉哉有所遊適則曰君非以侍養故歸耶歸幾何時且安之予每愧焉中輟焉乃今家養僅三載而奪之官已又奪之妻矣且奈何予哀二予與妻平居未嘗

作一款昵語即病纔一問詢而出出輒竟日不歸乃妻又善病病多自匿不欲以醫藥煩予今竟歿歿矣其命耶覗不良也藥物誤耶抑浸淫積瘵以致斯耶予思之悔焉予哀三予性不問家事即鉛槧卷札皆妻手貯之予需物而索之不知所從也已索復需不知其匱也客至不言具食而食具又豐殺當焉飲或竟夕妻坐竟夕也乃予猶時時詈不稱者有之姻族歲時之饋物具索狀耳予不知也乃又或代狀焉天乎今誰委耶予哀四夫自予有妻而不知有勞逸饑飽寒燠也渴而湯茗具癢而櫛沐具卧而茵簟具書

而筆札具遊而壺鐺具寒暑而裘葛具晴雨而衣蓋具乃又食予必以暇飲予必以適衣予必以浴若寢不煩咄嗟焉蓋自屬纊前一夕而猶爾也嗟天乎嗟天乎予哀五予二男一女幼者僅勝步長餘十齡女八齡耳衿佩飲哺玩弄之具予不能知而妻知之而妻適之甫失節而思醫甫失學而思師予不能急而妻急之常曰吾尚及見婚嫁哉吾目瞑矣乃竟不及見也嗚呼傷心哉予哀六予自春首治裝北行蓋自罍缶纖粒而上靡不予妻手籍之予叩之給焉覔之獲焉曰某物所置於家而得者也某物所置於途而

得者也某物便於用而不良於齎某物便於賫而稍僻於用某物宜急貯之陽某物宜緩貯之陰今種種具在妻安在耶予哀七嗟嗟予嗌哽矣喉窒塞矣欬不能竟矣予腸若紋纏已爾不知其急而欲絕也予悲若繭絲已耳不知其緒所從起也予思若騰若絮飛已耳㷀乎其方炎茫乎其不知所居也或者曰雖然逝者已矣哀之不知呼之不聞矣儻使悲能傷人不懼爲子家六人累耶且子之喪先太孺人也豈不亦罔然怦然如不欲生哉而今亦已殺矣矧妻哉矧妻哉且子以苟奉倚之傷神愈於蒙莊氏之鼓盆耶

夫彭延殤殀期於盡松揺檉落期於萡炬長燭短期於燼金銷瓦碎期於毀龜剝蜓滅期於化潦乾川竭期於涸人生百齡甚促天地甚久死加久焉又胡宜以有涯之生殉無涯之戚哉予惕其言且愧焉因爲賦以自廣始極其哀而終之以達且題曰神傷用以自刺云爾其詞曰

伊死生之二至嗟大運之難移華已榮其必瘁兮棄無茂而不衰猶旦暮之必然兮予亦安之其何悲顧伊人之脩婷兮廼殞落之先時歲凜凜而向暮兮百草倐其同萎何秋風之慘烈兮獨銷亡乎桂枝昔佳

人之予歸兮指百年以爲期曰托體於后皇兮秉蒲柳之脆姿去閨房之婉孌兮奉君子之光儀恪女誡以靡爽兮姑與姒其咸宜亦厥德之有庇兮爍玉樹之葳蕤願春言於偕老兮忽中路而棄歸彼溟濛惝怳之何有兮獨氛氛其遺予入恍恍而若有失兮出罔罔其何之指遺衽之在壁兮顧衾幬之儼如月皎皎而度寮兮風萋萋而吹帷燈熒熒以孤照兮鑪燃黯其就灰羌刺心而惕目兮念物是而人非中悵嘆以憤盈兮嗟四顧其語誰獨含情以反側兮中宵起而涕洟擬殘夢於巫峽兮目睹睹於行雲念荒垤之

[illegible]兮[illegible]之[illegible]胥海上之
靈[illegible]乩妖尤之甑質兮儻委運以考終恐神遊於洛
汭兮眚予車而赴之川欲濟而無梁兮熱玟杭而中
疑冀返寃之有驗兮願投誠於少君盧蕙幌而延佇
兮悲往事之無徵叩迴輪於瞿訓兮盻他生之猶遇
信慧業之由人兮恐釆沉之異路儻神巫之幸遘兮
傳血淚於人間又語怪之匪經兮抱遺襟而泫然予
豈效彼荀氏之子兮蠱厥婦而殞身顧伊人之在予
兮實寵絫乎友朋內無勞之不任兮外靡失而不箴
謂蘋蘩之永托兮忽奄即乎幽冥婉衆雛之遶膝兮

目張張其如癡饑於誰而待哺兮寒於誰而號衣彼
終天其已訣兮顧童心之何知或啼號於竟夕兮或
輟哀而娛嬉喜予用以導戚兮哀予羣以增悲惟古
人之懷[illegible]兮亦招寃之有詞天蒼蒼杳杳其不可問
兮執[illegible]而占之巫咸告予以不冥兮[illegible]天命之悠
悠若[illegible]轂以旋轉兮吾亦安知夫遲速之所由蘭殞
瘁於艷春兮蕙飄零於素秋玉緣貞而易碎兮香以
馥而難留雖有情其必喟兮顧於何而詰焉惟彭椿
之與殤殀兮嗟孰短而孰長彼歸窒於長夜兮同浩
劫之茫茫念逝者之有識兮儻乖[illegible]於百齡[illegible]化

以返真兮又安所並予戚欣盡執禮以自刺兮擬明
哲之用心重曰浩浩元化尸者誰兮孰戾而脩慧者
摧兮譬彼百卉妍易萎兮爍爍梅萼隨風飛兮和羹
者實永纍纍兮我思伊人亦孔悲兮百哀攻中淚迸
揮兮死生雙轂遞往回兮百齡妖折同厥歸兮哀死
傷生聖所非兮嗚呼傷哉亦已焉兮

憶雲生生遺稿卷一 終

歙水陸可教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日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仝校

詩

五言古

壬辰秋九月登岱四顧慨焉愴懷感時弔古斐
然有作嗟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方知昔人同斯感歎

馬首望泰嶽日出青崔巍天風吹我衣萬里飄遙來
行行出絕頂咫尺凌蓬萊矯首望赤霄手運北斗魁
獨立日觀嶺長嘯何雄哉夜半溟渤動千峰相盪迴
日輪儼將駕六龍先徘徊煜如萬珊瑚照耀碧瀛隈
須臾浮雲合混沌如未開咄嗟彼太陽尺翳能為災
安得倚天劍迅掃無纖埃四顧何茫茫感事酸中懷
憶昔秦漢君皆嘗登此臺五松駐風雨萬乘驅雲雷
於今剗遺蹟剝落埋青苔探秘迷舊蹤訪古有餘哀
願乘雙飛龍排雲出九垓理亂了不聞坐進流霞杯
山靈忽惆悵回首空驚猜盪盪古乾坤兵戈已胚胎
三昧梁父吟激烈傷雄才

其二

迢迢三天門磴道何鬱紆飛流落青天蜿蜒萬丈餘
清冷激耳目蒼翠侵衣裾縹緲三素回雲旋捧清都
金碧射星斗樓觀懸空虛我來訪奇蹟直造仙人閭
石壁剖靈文因窺金簡書坐聞鸞鶴音彷彿吹笙竽
狂呼仙人博乃在山一隅玉女饋三漿甘露傾醍醐
倏然生羽翼高視臨九區下見古明堂千峯列周廬
盛時不可見太息仍躊躕曩來七十君用事誠有無

射牛禮既謬乘龍志何愚漢疇猶白雲秦碑空綠蕪
後世遞相效開元及祥符至今御帳坪想像六龍驅
封禪信侈心見嗤後世儒今　皇古聖人思道九
高居汾陽眇天下上理希華胥功成告岱宗何時奉
金輿小臣葵藿心北望屢嵩呼君王如有意甘作漢
臣諛

其三

獨倚最高峰揮手凌太清雲霞擁雙屐如在空中行
積翠撲天流倒景洞地明白雲漲層崖極目百里平
安知膚寸功堪為萬國霖連峰若波濤奔騰走蓬瀛

長嘯來遠風萬壑生松聲彷彿青帝遊群吹紫鸞聲
塵心一以洗世累居然輕何來一老翁眉白方瞳青
夾車雙玉童燦若瑤華英左把黃石符右把丹丘經
侑以三尺銅云是蒼龍精下可剸犀兕千里不留行
上可決浮雲日月開晶熒再拜藏篋中夜作蛟龍鳴
東溟一杯水狂瀾蹌相驚妖氛翳白日萬里長風腥
我願持此物跨海斬長鯨惜哉無輕舟涕淚空霑襟

其四

傷心倚泰觀下瞰黃河流黃河從西來回環抱崑丘
驚濤觸龍門天柱傾北周哀彼西歷人窮年把戈矛

白骨委河堧風雨號骷髏烽火照三秦徵輸半九州
少府百萬金大海傾浮漚逆從但飽臥釃酒椎肥牛
攬涕語岳靈此變良有由遺書讓金帝仗鉞呼彦收
殲此豺虎群艮民返舊疇岳靈笑相答茲事無我尤
帝命各有屬所塡非西陬相彼釜中魚膏火終自投
所仗樽俎間制勝有良籌忍以萬蒼生易此數豎頭
東溟小盪滴殺氣驚高秋　廟堂有祕畫人鬼　與
謀從來萬骨枯元戎乃封侯嗤我爾何人與彼濟食
憂稽首謝岳靈吾舌不可抽南望見白雲卷舒且悠
悠感彼狄相言吾生行歸休

其五

居世寡所諧懷古意何偏會當陟名岳天宇乍澄鮮
飛流洗絕壁遠岫開浮煙草木濯餘暉光色麗且妍
清秋一以眺齊魯何蒼然汶泗若縈髮了見龜陰田
懿哉魯素王窮秉造化權遺踪留此邦仰止良有年
矧當登覽處丘陵有遺篇泰山既鬱雄梁父亦回連
嶄施望高坂峩峩造青天吾道無藩籬覆冒同高玄
小儒見一察竇穴分徑穿譬彼陟崇岡所在詑奇觀
行行詣絕頂所得都已捐大道豈不遐所恨力不前
枳棘信充路攀陟亦有緣願言并世紛窮我抱殘編

覲水必探海得魚盡忘筌一發醯雞覆獲覩天地全
髮短心苦長況為慵懶牽甘從果哉徒耦耕恣所便
竭來叩哀磬幽憤詩一宣三復曳杖吟涕淚如迸泉

由北麓登岳水石幽奇向來遊屐所罕至也夜已近半杖策日觀月出景尤怪絕識所見

行行指青冥路入桃花峪夕陽寫山貌蒼翠如可掬
初聞流水駛漸見澄潭綠日影盪空明波紋縐輕縠
水髮細於毛石理明如玉百尺清見底澄泓瑩心目
鯈魚何歷歷流影如逝鏃愛此堪濯纓何當謝塵俗
隔林聞吠犬欲就桃源宿

其二

谿迴路彌深不知行近遠蚓曲已千折螺旋仍百轉
孤筇倦攀陟選石坐苔蘚山靄淨如拭霜葉濃如染
時時見飛瀑穿雲落層巘返照掛西峰一抹紅欲斂
回光忽相射斕若流霞閃因思七里瀨蒼翠如在眼
何日一漁竿經年弄清淺

其三

溪流猶潺湲石勢轉奇削斕斕摘霞朶葳蕤截雲角
巨疑神功運巧類鬼斧鑿白理膩於玉赤綠時間錯
畫史巧鉤勒枯枿枝半剝飛白脫兒頡虬龍怒相攫

前至黃石崖峭壁俯齦齶遙望若累碁磊磊勢欲落
長風發孤嘯欲召仙人博

其四

拄杖力已疲雲霾山路黑惟餘西嶺巔一縷落霞赤
遙望迴臺菴嵯峩掛天碧短磴勢奇欹長松影蓊鬱
有時山風來虛空奏竽瑟巨石十丈餘森然精魄立
兀突如趨人幽泉助鳴激道遠衣裳單零露已霑濕
山僧縛短炬濟此險路厄奇語下界人宜行良可息

其五

披雲出層嶺宇宙如一豁明星巨于杯河漢光皎潔
滿谷生白雲平鋪如積雪倚杖目觀峰長嘯呼海月
清光兩相盪坐久轉澄徹萬里青琉璃下覆瓊瑤窟
呼吸生冷風泠泠砭肌骨世界夢寐中蟄墐閉重穴
安知振衣人擁被坐天闕

暑月病瘧昏夢中似作一詩驅之醒憶其意而
其語不倫因點定之

六月當炎蒸一病何酷烈毒火沸中腸四肢如執熱
祅鬼恣跳梁閃目仍眠舌丈夫叅宇宙汝敢肆凌蔑
恍見雲帔翁授我以真訣觀空寒泉底吞吐弄明月
須臾精氣通冰霜沁肌骨驅龍出天門揮鞭呼列缺

爲我施甘霖滂沱慰枯渴覺來汗如雨煩熱良已歇
乃知病由心心生亦心滅爾鬼空硯顏竊食伺波湍

其二

汝畏杜甫詩髑髏血模糊吾劍決浮雲豈但殲狂愚
偶爾不自攝爲爾所揶揄吾身擁百靈呼吸可驅除
昨夢遊帝鄉賜我玉田書勅令拘百鬼置之海陬
副以蒼龍精寒芒耀天衢揮霍萬邪滅四極容竄逋
爾敢試吾鋒殄滅不須臾瘧鬼聞言懼舌吐不敢陪
絕影灌莽間長林青緊如

歷覽邑西諸名勝得樓山焉因卜兆以葬吾妻

而築居其旁爲投老避喧之所愛其風氣盤鬱
形家禍福之說所不知也繪者莫能圖紀之以
詩
野人丘壑姿探奇多所歷何意杖履間獲此山水國
四山若崇墉迴遭抱原隰有時雲氣平青天覆圓壁
紆迴百水會崒嵂千峰立連岡亘其陰玉屏障空碧
東山及西塢左右互朝揖當陽闢龍門兩崕排鐵壁
瀑流屈曲注怪石玕相突萬斛瀉明珠滲泱曉空濕
曲曲見澄潭金沙媚寒日忽然風雨驟蛟龍訝出入
結廬傍其隈草構無繪飾築場就山勢鑿池緣地隙

小樓僅尋丈面面嵐光逼松濤聞十里風靜聲未息
細如吹笙竽驟若翻溟渤好景無晨暮樂意關動植
雲霞遠天曙雪月空山夕俗駕無由至塵喧杳相隔
伊昔李贊皇平泉富花石功成竟不歸枉作投老客
何如謝太傅日恣東山屐所恨名太高竟爲蒼生出
吾生值時平 廟堂集群策腐儒亦何爲一枝堪
戢翼何當脫羈鞅擅此青山癖
登烏龍山絕頂
我昔遊金華雙屐凌空濛茫茫數點間倒視皆蟻封
玆山頗雄傑矗矗如崇墉烏龍名更佳無乃靈氣鍾
自玆二十年夢寐縈心胷今春忽乘興兩袂驅春風
岈嶒當青天踏遍千芙蓉迴巖羽人宅絕頂釋子宮
陰晴萬壑異蒼翠百里同遶砌半畝泉碧玉寒溶溶
安知萬仞巔忽有靈源通傳聞歲亢旱祈禱奔愚蒙
異物蟠何方蜥蜴競奏功倚杖忽長嘯徘徊天四空
驕風挾孤雪散落隨飛鴻訪古轉惆悵永懷昔賢風
伊昔范希文治都有遺踪布衣志天下先憂何忡忡
何似七里灘片石摩蒼穹桐江一竿絲雙並漢鼎雄
吾生出處間進退慚二公却視金華山雲氣何鬱葱
中宵望青冥時吐丹火紅何當脫屣歸畢志從赤松

睡起得用瑥詩五章在几因題其後
擁被向北窗朔風撼庭樹夢把瓊瑤枝葳蕤濯寒露
灑然心脾清起坐驚四顧適枉故人作錦字盈尺素
出入建安語規摹杜陵句言言風騷亞字字肝膽吐
清音叩哀玉況乃合韶濩君才實驊騮步驟遵尺度
洗刷水月澄蒐羅溟渤富笙鏞奏明堂戈戟森武庫
古人悵已矣作者世不數宇宙何茫茫凌厲見高步
三歎搔白頭吾生已遲暮
和用瑥直卿至京會李貞宇納言所有懷楊公
亮之作

會數苦悠悠離多長戚戚思君若瓊枝望望瀟湘隔
荏苒三載餘共此明燈夕主人大解事視我況膠漆
園蔬琅玕短家釀寒玉碧歡譃競爾女勸酬忘主客
人生若萍梗中情故有適手杓有傾移我輩似金石
聚散不須臾俛仰成今昔憶予初直塗正濯楊朱泣
誰言高陽侶止酒學聲律寂寞吾道非迍邅世塗窄
後會豈無因歲華忽如擲雲雨翻覆間相顧頭半白
風塵我賤眼泉石依抱膝坎坷何足問鬚鬢故如戟

原心亭靜坐

朔風振寒空颼颼號枯枝群鳥寂無喧萬籟如鳴箎

沉沉此空亭軒窗日影移冥心會古始虛白呈端倪
悟此群籍繁糟粕遺醪醨況復彼紛華浮雲良足嗤
襄城誤軒駕七聖紛皆迷玄珠墮赤水罔象乃得之
始識靜中妙先賢不可欺

辨志詩

太行力攀躋終然陟其巔越行而北轅駏驉成拘牽
所以聖賢人畢志鶩所專茫茫元化輪千古無停還
吾生戍么麽前後固所有中夜起沉吟涕淚紛滂滂
伊周樹令猷軻孔垂鴻編北道照穹壤大明懸中天
嗟彼挈瓶子啾啾競誰纘榮名豈不姱回首空雲煙
何異彼蟯蛔沒身臭與殖達士志八埏安能自雕鐫
譬已攖珠玉腐穢一以捐白日走大荒流光劇頹川
朱火漸消歇玉樓淒已泫少壯不相待茲事古所悁
幸此　聖明朝追攀得群賢沉沉白玉堂遺經恣
磋研勉哉策其鶩勿以岐路遷

送姚山甫

列星何熒熒嘆息參與商徘徊夜無眠淒風吹我裳
之子忽高駕逝言歸舊疆倉忙攬子袪離恨迫我腸
青天忽無色浮雲莽飛揚仰天視孤征鴻冥歸路長
奈何天一涯與子永相望

其二

憶子南海來明珠耀連城薦以白玉盤襲以文錦茵
傾朝動顏色嘆此絕世珍如何懷寶去歸臥西山岑
交結在終始此義古所敦羽翼一朝乖誰能不驚心
遙望蒼梧南叢桂何陰陰攀留莫忘歸令我淚霑襟

其三

曰予匪離群與子固殊趣昨夜南風來吹我庭前樹
歸夢何分明飛遠羅浮路高堂雙老親白髮明如絮
念我萬里行及歸恐遲暮以茲辭舊遊長塗戒歸馭
感此傷我神回首益踟躕爾我本同心去住無適迕

其四

含呈挈玉壺送子臨河梁路逢離別人樽前折垂楊
落日滿征衣馬鳴風色黃車行無停輪砂礫隨飛揚
車人望行幰征途浩茫茫黃河暮東流離恨誰與長
之子感我意瀕行復持觴持觴莫辭醉前期詎能量
恨無雲中翼與子俱南翔

其五

我有雙寶劒鑄自軒轅年時時自拂拭寒塘吐青蓮
白日晝爲高青天裂雲爛有時陰雨昏鬼魅啼秋煙
孤雌解相贈肝膽寄所宜携歸渡三湘蛟龍避征舩

願言明月夜搔首秋風前共看雙斗旁青熒光射天
神物會有合去去無久延

其六

裊裊三忠祠河流走其下登舟從此去輕楫疾於馬
望望不可留別淚忽成灑歸來傍城陰日色暮如赭
雙騏悲失群號鳴在中野人生會有情孤懷向誰寫
何以寄相思靡蕪綠堪把

自覺慵懶廢日書示兒壽

昔我如爾時快讀如健馬又如霜空鶻踔翼兩相假
目已無古人何況復來者只今三十年悠悠半聾瞽
豈不弄文翰有醜騷與雅豈不忝簪裾所愧董與賈
咄爾小子徒資才臣庸下人一已百千有不至者寡
聖明逈當天文物盛朝野選駿盡騕駃掄材必
梧檟登進擬璠璵棄置等礫瓦或有倖而升寵權才
見拴蹶看爵雲足何似牢中假爾看橫海鱗何似甕
頭蝕爾看鸞鳳鳴何似蜩螗啞爾看江河注何似蹄
涔瀉不見參天材萌芽自拱把不見彝鼎器楮良出
陶冶聖賢自吾分小學始掃灑萬里豈不艱鞭驅在
無舍經濟擬伊周淵源遡游夏上作名世珍下作庇
民廈弗學父疏慵父慵天所赭書此示兒曹併以自

箴也

古遊仙

軒轅昔御曆訪道臨崆峒傾心具茨叟稽首襄野童
一朝九鼎成白日乘飛龍迢迢紫皇家瓊樓十二重
玉女粲如花羽節紛相從邀遊碧虛路高宴通明宮
五嶽點齊州如煙落空濛當時萬群臣攀絕不可從
空聞橋山葬慟哭烏號弓萬仞號茫茫玄風邈難蹤

其二

在昔王子晉學道惟吹笙清音入雲漢宛如嬌鳳鳴
果遇浮丘公邀遊伊洛濱忽然乘輕風雙飛凌太清

禪子弄明月俯身窺青冥輕舉臨九州小憩垂千齡
去將緱氏山招辭世間人青宮如花女悵望空奇蹤
至今此山巔猶聞鸞鶴聲

燕昭王

燕昭昔好道玄天神女來艷色蔽華月見者相驚猜
棲以瑶華宮貯以崇霞臺妙舞泛縈塵哀音激旋懷
流風泛輕雲文履無纖埃髣髴珠翫中雙飛翡翠迴
遐心竟淪惑雄圖亦催頹弱水隔烏波蓬萊安在哉
千秋滄海旁碣石空崔巍

咏史

忠臣殉社稷所貴非捐生三良竟何辜隨君即幽冥
我非衽席妾從死未爲貞不見齊晏子不從簡公昏
哀哀黃鳥詩千載爲酸辛

其二

上帝偶然醉賜秦以鶉首遂令彼窮黷兇威極九有
合從非上策救焚急濡籌向從鞠武言雖亡亦云後
荊卿豈不烈祇速遼東走至今易水上寒風颯衰柳

門臨方塘十餘畝水落草青日有群鷺翔集偶
爲叉魚者捕得其一家君買置小園中愛哺殊
至一夕竟颺去予觀物性有足悲感者感而作詩

方塘草青出水落屬秋半日日雙鷺鷥窺魚立沙岍
清標玉森立白羽雪凌亂偶爲虞羅縶得充耳目玩
孤樹娟中園蕉花亦蔥蒨小童拾蕉鮪延頸觀瓶罐
豈不見嬌寵顧影惜毛翰側頂覗人立似美梁間燕
乃知孤潔性未必甘養豢西風撼木末雙翮恣所便
去去難女留孤飛渺雲漢

田家穫刈垂畢散步晨畝欣喜成咏

落日風色靜徐步散郊扃穫稻半已畢遺穗猶青青
家家携筐出村醸歸滿瓶婦子自相哺計日追耕耘
半輸私家負半入公府徵敢希倉囷積且得甑釜盈

朝夕詎有餘聊復酬苦辛憶昨亢陽初鬱蒸成毒淫
向非甘澤時歲計未可憑且聞田父言悽惻傷予心
回策一搔首嘆息商家霖

過九里山

青山若連墻黃河嚙其足頹波注東溟殘陽隱踈木
往者楚漢爭乾坤莽翻覆已斷大澤蛇未得中原鹿
帝業垂已成霸圖轉將蹙四帳聞楚聲悲歌淚相續
時哉騅不逝虞兮舞成哭粉黛空精魂化爲蔓草綠
大運有興廢回還轉雙轂繞聞烏江刎旋見淮陰戮
漢祺四百年倏如烏過目往跡竟何在蕭條漫平陸

二豎亦英雄達人一捧腹何況挈瓶子刀錐競相逐
西風客帆駛欲駐歸心促空思廣武戰真同阮公顒
搔首更何言傷心此巖麓

湖上

古寺何所有蕭森萬竿竹歸雲染濃翠過雨洗新綠
有時微風來虛窗奏哀玉乍來俗慮靜況此連宵宿
無事借金篦刮此翳塵目

其二

携笻出深竹乍見湖光皎倏忽煙霧開空明蕩晴曉
千峰雲外高片嶼煙中小園林既蓊鬱樓觀亦縹緲

西顧何歷歷映波勢如倒湖光本無受物象何了了
念彼鏡中形形至鏡無捿予心忽有會頓絕名言表

送張伯任都諫閱視固原

壯士常慷慨懦夫多局促男兒志萬里取別無躑躅
念從去年秋虜騎公南牧關門日以開胡行一何速
皷聲鬱不發將士併殺戮莽莽洮河間係虜相隨屬
朝為漢邊氓暮為胡地僕生者長不歸死者填谿谷
氛祲高隃隴聲勢遠窺蜀　至尊日憂勞臣子幸
不辱大臣親行邊主將新分竹比聞捷書來破虜洮
湟曲貔貅氣始振豺狠怒猶蓄古來忌小勝兵事多
反覆凱歌未盈耳瘡痍尚在目軍有三日糧民無三
月穀中原疲轉輸吾意憂心腹　天子命近臣分
道臨荒服茲行實特簡何以效芹曝君看和親事利
害如轉轂即今邊釁開安知不為福要挾伐虜謀掎
角聯番族朝議省牽制文法罷羈束匈奴斷右臂漢
將窺左足豈無金城略當如賈生哭國耻猶未雪長
歌乃擊筑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二終

溦水陸可教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日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同校

詩

七言古

送余太史　冊封

日杲沙黃天漠漠楊花雪點征衣薄離愁歷亂亦如此樽酒雖傾懷抱惡憶昨重作長安遊裘馬諸君太摧霍花晨月夕恣歡賞短詠高歌送杯酌何當翻覆成雲雨可憐意氣傾山嶽我曹廝儒不解事載酒探奇貌寂寞君今擁傳復何之王節翩翩指河洛聖主重開赤社封詞臣暫下青藜閣本支百世麗周頌典冊三王申漢約逸興應酬楚筵醴高言盡掩梁園作夜來攬轡夷門道獨倚清秋望寥廓芒碭雲歸鴈自呼繁臺春去花猶落蘇門彷彿聞鸞鳳宋苑淒涼悲鶴雀剩有篇章照古今可憐繁盛理蓬藋河山滿眼多新感風雨連牀負前諾亦知歲月非淹久其奈交游情疎索年來中土告災頻　當宁宵衣念民瘼漢臣矯節亦茲邦此事於今殊濶略書生有舌向誰論送爾歸心繞林壑

題蟠桃圖壽王成葉侯太夫人

瑤池萬里天茫茫蟠桃華開春正長上枝抱日廻孤光下枝拂海搖扶桑爛光五色霞彩揚紅影倒射天低昂一花一實三千霜飽釀玉露含瓊漿人間萬劫不可嘗金莖仙掌空相望何哉青鳥翩翩口銜紫誥來帝旁桃實如斗薦君堂正當君家綺席張桂子孕馥蘭茁芳阿母玉顏雙鬢蒼使君彩服行霞觴其時新秋律中南嘉穀吐穗垂欲黃一雨三日驅驕陽雲連四野秋穰穰萬口頌侯不自當持奉阿母長[illegible]昌作詩者誰姓東方曾拾桃實王母旁使君郎日朗未央愼勿漏語驚　君王

謁于忠肅墓

三台山麓西湖渚灌木頹垣泣風雨萬載乾坤白帝基一方伏臘還祠宇我來摳衣仍再拜彷彿英寬對樽俎惜公有生何不辰百六皇圖遘壬午旄頭寒芒劃霄漢九塞瘡風逐狂虜　紫極星移天動搖十萬團營擁貔虎坐看　黃屋竟蒙塵傀士如

雲色摧沮公時慷慨唱雄圖社稷蒼生今有主褁瘡
灑血氣百倍頓使寰區盡安堵逆豎悔罪　日馭
廻　二聖重懽氏忭舞嗟吁此功同再造晉宋貽
謀堪覆覩詎意功高反殺身蠅口乘時爭嘬咀至今
百年公論定累錫重封襲圭組向來鼠輩太猙獰轉
眼身家膏鼎釜公神在天固無恙擁護　皇圖尚
終古咫尺孤山雲樹連不見遺祠岳忠武若也二帝
果南轅湛族灰身未言苦只今戎狄盡解辮無事三
方談勳撫念載邊關久息鋒漆室懷憂同魯女
廟堂籌筭豈無人　幃幄如公堪指數幸哉金甌

方永固厚德深仁有　宗祖稽首無言仰視天有
淚滴公祠下土

送張元冲

烈絃多苦音直木無附枝丈夫七尺會自主是非剌
促容爾為與君辭親事　明主三載橫經石渠署
交游一散雨墮天屈指從頭不堪數春書今復送君
行花裏悲歌別友生自是淮南須汲黯非關嚴助厭
承明由來　主聖容臣直片語公卿頻動色請看
自古直如絃若箇橫經稱牧伯號公臺上秋雲飛知
君懷　闕心依依不勞　禁闥思拾遺自君行

後　皇宵衣

天上謡偶拈韻書押字成句得四十韻

瓊樓十二天冥冥流光射海廻曙星大羅之上蓮姹
青燭龍吐耀寒晶熒三垣九市橫相鶩玉皇聖壽億
萬齡如花左右千娉婷鸞簫鳳管音泠泠宓妃素女
羅雲軿鈞天嘈雜含笑聽三時投壺驅風霆廻天倒
海奔巨靈九華釀露成酥醽玉膏如飴濃且馨紅霞
斗帳明月屏星辰錯落懸金鈴東風吹影雲亭亭玉
香花語春為羅瑤階開落須仙蓂朝元仙伯盈大庭
垂環曳珮聲琮玎徘徊四顧心營屏赤章屢奏天顏

頻森沉羽衛列六丁虎豹礪齒刀發硎茫茫下土紛
流萍萬口若沸聲無停天門萬里誰爾聆小臣瑣經
同焦螟願以血肉充膟膋欲排閶闔無羽翎剖心瀝
血陳丹銘洪鍾何由發寸莛涓流自擬輸滄溟九閽
隔絕無通陘以頭觸關淚涕零咄爾何識干天刑守
口有戒稱如瓶日月豈藉孤飛螢言烏銜去千門扃

臘月病臥值大雪經旬伏枕悶成短歌

平生愛雪仍愛奇冒雪狂走如童兒有時赤脚萬峰
頂遍挽玉樹攀瓊枝瑤華細嚼三萬斛一洗萬古膚
塵滓或時中宵弄明月白榆如莢[illegible]參差空翠[illegible]

海色動乾坤六合懸琉璃中天羽客朝元過鳳旆鸞旌紛阿娜喑嗚小詫風四生瓊琚片片人間墮狂來一飲千萬石醉按冰稜鐵三尺世人遥指是晴霓半倚天腰截空碧只今臥病成枯寂厭聽寒窻聲淅瀝黃竹空傳王母謡天花不着維摩室向來豪氣如今許羽客相看笑無語搗罷玄霜只自飧餓采白石同誰煮就中回斡爾安知靜裡能含造化胎不用瓊漿傾竹葉且須甘露灑楊枝君不見黍谷鄒生臥吹律一笑陽生開白日

臨高臺古樂府

臨高臺高何極壓崑崙逼營室青天無雲懸白日黃鵠南來翩翩其翼我昔乘之遊於太清神僊王子喬授我靈丹不盈粒晶光熒熒射天地含日月之精五星之鬼我欲持之壽　陛下萬萬年圭下圜舉頭叫天閶千門森開闢

擣衣曲

蟋蟀聲中秋色老黃葉盈階不堪掃憶君欲寄塞垣青夜疊戎衣月中搗塞垣日夜秋風還那得砧聲到玉關去時折柳不忍棄揷向門前今可攀閨道今秋又徵發醜虜何時會擒滅將軍[illegible]閣[illegible]圖[illegible]那惜鴛

叙十八拍折

吳宮引

姑蘇簫管夜嗚咽西施醉舞吳宮月錦帳飛花逐流雪青馬銜巾香不歇屧蘇半盞酡顏絕斜盼君王媚雙篩銀燭金釭半明滅羅帳流蘇四垂結匣裏吳鉤夜光發伍胥大夫雙眥裂

清夜謡効李長吉體

月融爛光雲劈坡青銅磨空銀瀉河織女停雲錦梭紺宮桂樹青婆娑調笑雙成擘素娥素雲三朶擊大羅宮車風馬紛相過明河飛瀑寒徹地星斗倒流[illegible]燭龍銜焰瓊爐墜玉女如花睡無睡雪毫兒[illegible]風生青金雞鳥銜龍作膾金母嘯歌木公醉玉皇[illegible]萬萬歲

古怨歌

妾有盤龍菱花之寶鏡盛以鴛鴦錯鏤之繡囊别君十載閉不照蝕却團團明月光昨日開囊試磨拭塵覩花顏不相識向來綠鬢總羞雲白髮如絲漸堪攜憑誰萬里寄寒衣但看年年鴈北飛鴈飛明歲還空返泣盡流黃斷後機當年競拾茱萸草一任叢生[illegible]官道君今生死那得知甘擲紅顏鏡中老

魏公子行

趙人半作長平鬼西帝歸秦魯連恥朱亥揮錐鄴下軍侯生刎頸夷門市魏旗夜壓邯鄲壘百萬秦兵盡奔靡七雄快事僅有此齊文楚歇徒爲爾何況荆軻直螻蟻歸來落日歌鍾起堂上三千客珠履舞女如花簇羅綺平原先驅負䩮矢天下兵書魏公子嬴也爲君今足矣繁華閱世如流水千古英雄盡蒿里只今零落空青史大梁城北業臺趾纍纍孤墳竟誰是行人日暮黄塵裡西風一片吹荆杞

院内聽流鶯百囀歌

長安暮春新雨足花氣冥冥宮樹綠瀛洲亭壓玉河堤軒窗虛豁簾幕齊遊絲罥空白日靜坐聽好鳥間關啼一聲喚起春窗曙花枝茫茫不知處占斷風光三月時百舌吞聲燕無語風恬日暖音轉清綿蠻睍睆如有情吳歈越曲徒聒耳哀絲激管殊天眞金衣忽向簾前擲綠楊如煙破濃碧還長餘聲遏遠枝亭午日高猶嚦嚦我聞春來百鳥矜枝頭葉底聲相應杜宇月明呼白帝鵾鴂雨歇啼黄陵流商變徵亦不俗衹集踈林鉦幽谷那得遷喬似此鸎白玉堂前恣棲宿此堂由來稱鳳池鳳凰時下青桐枝來語流鶯且莫囀聽取鳴鳳儀　明時

鳳池篇

銀漢光連太液長天地萬頃涵蒼茫何年靈鳥垂休祥呈圖覽德來其旁至今池頭鴛鷺行鳳毛翩翩紛翺翔曈矓朝日昇扶桑流輝射影黄金堂鳳銜金榜天門張珍珠簾捲庭燎光池上夔龍朝未央瓊琚玉佩來鏘鏘天書裁罷彩毫香青雲梯上天語將五色文章補帝裳中宵星斗生寒芒或歌天保賡明良一聲白雪何琳瑯散之人間琬琰藏不才自愧逢虞唐趨陪濟濟多士場池頭鴛侶俱徜徉莫學尺鷃安榆

楊會看靈鳳鳴朝陽

七夕吟

長安片月明如素一葉梧桐下寒露珠斗橫空萬象澄金風入樹千門暮流雲成波細如織天畔白榆何歷歷彷彿西風環珮聲珊珊欲墮秋空碧人言此夕牛女期雲輧霞幕紛逶蛇銀河烏鵲勞機石玉盒蜘蛛困網絲斯事渺茫安足語瓜果家家競兒女碧窓如煙逗秋雨笑語未休天欲曙嗟爾兒女何太癡天孫之巧汝安知織成文章補帝衣截縑爲虹光陸離焉用錫爾兒女爲

詠開創功臣圖畫

憶昔胡塵腥萬國太白寒芒射空碧群雄戈戟蜂蟻屯擾擾中原流血赤濠泗　眞人攬袂起手拂干將電光紫豪雋如林入指揮萬古腥羶爲一洗宛如蛟鱷隨真龍矯矯乘時有數公中山開平最雄絕風塵百戰摧群鋒運籌帷幄紛無數青田金華時借箸擒吳殪漢樽俎間謀斷千秋壓房杜文猷武略古無倫手扶日月懸蒼旻至今英爽不可見古來將相盡塵土雲臺凌煙豈君伍嗟君功名冠終古駕馭高皇自神武

咏大風秋風辭

君不見漢家高皇按劍起電掃六合煙塵空時平過沛會父老四顧激烈歌雄風秦誅項滅了無事中原鹿得孤兎窮猶思猛士意惆悵無乃轉憶韓彭功又不見建元天子橫汾日秋風白雲蕭蕭悲高歌未絕哀思生四座群臣慘無色南驅百粵北走胡天馬如雲自西極功成志得何所悲從此雄心頓衰息我觀二帝皆英主大略長材駕區宇帝圖零落幾千秋猶自雄辭照今古幾回擊節悲風生驚沙颯颯浮雲停乃知庭草燕泥句唧唧何異秋蟲聲

容膝軒爲喻楓谷作

我聞杜陵蔣翁逕又聞彭澤陶公宅蕭然環堵閣風雨千古高蹤邈難匹二君靜者世寡諧泉石煙霞自成癖未投珪組棲幽棲蓬蓽茅軒秪容膝自云傲骨鮮我宜愛山嗜酒仍耽詩有時抱膝復高枕坐聞風竹聲差差浮名撥棄不擬道安石由來甘小草高吟不放白日低長嘯直堪明月老笑他少陵饑眼穿漫思廣厦千萬間君軒數椽僅如斗春風一榻羲皇天笑他楊雄天祿閣手把玄文甚寂寞君軒不受京洛塵充棟圖書恣窮索憶昨爲郎遊漢京眼底碌碌無

公卿周視中原叫五子片語自今輕晉繼楚國蛾眉衆爭嫉況復逢人雙眼白一謫經今十載餘猶向風塵負茲膝嗚呼莫嘆風塵負茲膝君不見朝長沙暮宣室會看此膝終前席

送馮開之得報南歸

日杲風黃雲拂樹平沙莽莽城陰暮滹沱萬里下長淮之子孤帆從此去玉壺傾送意阻傷古祠下馬臨河梁欲行不行爲盡觴尊前芳草春茫茫憶上公車拜天仗彩筆如虹干氣象太阿純鉤光夜吐北斗南箕色相盪騏驥頓絕紫遊韁下視雲霄氣雄放此時

豪俊總如林數子中原顏色壯春滿蓬瀛競馬歸晴開閶闔排雲上共期談藝傾終古郢曲千秋罷高唱不才如我豈君敵青眼勞君虛左讓君今卧病苦思歸鄉夢迢迢滿琴徽白日山幽叢桂發青春波煖鱖魚肥倚擢江天花爛熳可能回首黃金殿余亦思歸未有期何時共擣青精飯感別高歌涕如霰太息張公兩龍劍知君亦未解朝衣去去雲山弗長戀

兩日間隣叟邀飲桃花陌上

昨宵沽來酒一斗我醉欲眠君去後今朝酒醒花漸稀携酒看花君莫違東隣桃花一萬樹蝶醉鶯迷不

知處花間流水碧於苔波上微微墮紅雨主人曾具花前巵一花一杯歸去遲何來啼鳥解人意梟梟蹴動凌風枝此地別來今兩日書窻夜雨何蕭瑟昨朝稍霽風更狂山村處處飛花急春天晴少雨較多晴更多風花奈何與君泥中拾花片猶勝無花空綠枘

其二

昨日有花花未吐脉脉凌風嬌欲語今日看花花漸稀撲衣點地紛無數一歲花開惟一春一春花開無一旬狂風驟雨半相惱花下醉眠能幾人今朝新晴好風日百舌花開聲嚦嚦不愁春老花盡飛可惜晴濃酒無力落花爲席枝爲籌折盡高枝酒未休更傾餘杯酌田父東疇請聽鳴春鳩春色堪憐復堪惜一年莫負桃花陌殘花如雪春更紅青鬓如雲老應白浮君大白君莫揮同向花前酩酊歸願携索虔山頭實長駐人間春日暉

瓶中花

石瓶貯水不盈掬分却春波半紅綠瓶中揷蕋花旋開春色疑從江上來小窻對汝頻呼酒閒殺東君補天手莊周酒醒蝶夢回一任東風撲花柳花老鶯愁春欲歸惟餘此地駐春暉罔君狼藉書齋裡何似飄

零陌上飛

便人附問楊復所大史

昔年君歸屬春首予方卧病淹花柳秋初得請予亦歸不謂君舟尚淹久九月江峤黃花開嚴陵灘上片帆回問君檥棹笑欲絕折東招君君不來予爲離家歸思促君亦西風挂帆速嗚呼咫尺成艱阻惆悵蘭江酒空綠向來 帝里春風天朝罷金鞭驟紫煙五侯七貴醉不顧杜陵韋曲行相牽郎今意氣猶如昨回首交游漸踈索却憶當時大老言光景如今應不惡慟哭姚生二載餘孤墳宿草今何如春來又得

何郎計停雲極目空愁予楊生顧生亦高枕一水無由理煙艇馬君張君兩侍御臺栢沉沉隔炎冷日來邂逅莊生舟杯酒難爲半日留何况思君五千里夢寬夜夜飛羅浮南中春盡熱如煮桄榔葉暗黃鸝語君時對酒儻相思書札逢人頻寄與問君懷　闕何時歸莫向西山戀採薇與君同爲蒼生起他日功成同拂衣

寄楊楚亭太史

昔年歸舟爾先發獨訪秦岱摩蒼穹題詩石觀頂頭石零落星辰香靄中丹檢有無留漢篆白雲是否迷

秦封天門嵌空知幾重碧峰亂插千芙蓉青冥百里不見底落日斷澗垂晴虹想當半夜溟渤動金烏一躍開空濛胷中奇怪亦競吐一掃萬字揮千鍾此時臥病正寥寂晨旭射窗魚眼紅七十二帝夢相笑靈山那得無子蹤卽有楊生差快意其奈猿鶴隨孤節亡何君歸滯甬東予亦辭官棲越峰金華四明未爲遠往往目斷孤雲鴻武林二月花蒙茸西湖流水春溶溶焉生占斷已二載一尊爾我疇能同天台石橋虛映空鴈宕飛流垂玉龍沈生向談未足到卽欲載酒將誰從憶昨結交二三子頗似匏筑隨笙鏞那知轉眼各星散爾我亦恨天西東姚生久矣成異物南望慟哭生悲風近聞何沈亦長逝百年交態誰始終始從　京華憶鄉國却憎紱組縻閒身卽今骯髒更寥潤寧使京洛緇塵蒙古人出處豈匏繫亦有功成隨赤松　淸時未肯遽高枕愼勿淹留山桂叢

苦熱行

祝融橫驅赤龍走火雲燎空焰如篝朱光徹地大靈縮陰炬沸波伏虬吼但嗟浮埃蔽皐陸詎見微風動林藪登臺何處解披襟觸物眞成堪炙手飛霜噴雪望空極爍石流金理難剖先生習靜北窗下六尺湘

紋臥虛牖小婢頻頻團扇揮癡兒尚覺纖絺厚頗思金莖盈掌露急須玉井如船藕百尺玄淵詎有冰三旬河朔能無酒更憐田父苦力作[illegible]折皮[illegible]肉枯朽霆霖如漿那可得夜夜看雲占北斗蛟龍消[illegible]是何物長股化身錐置口乘時趁勢恣吸咋撲梳穿帷集膚肘音悲聲怒最堪驚似若得意呼其友嗟吁膏血人所命蕃育爾輩充粱糗君觀四序旋雙轂背者徂寒一囬首卽看乳燕掠新梔已覺鳴蜩聒衰柳序收忽廻金帝馭六月炎蒸詎能久嗚呼六月炎蒸詎能久咄爾蚊蠅爾何有

七月十五夜山閣玩月

河漢沉沉秋影滅空山夜寂松聲發闌干北斗看欲墮萬頃雲瀾漾寒月須臾一掃纖翳空碧玉一片青溶溶瓊樓瑤宇森可數桂花冷落生香風風月可憐秋更好月未再圓秋已老月色總宜歌舞筵露華已濕池塘草古人玩月今何在古月今人看自皎君不見庾公八月武昌樓至今蕪沒成官道又不見東坡赤壁兩扁舟詞賦千秋空絕倒且呼美酒傾金甌飲君百盞君莫休胷中有愁貯萬古眼底何物酬三秋狂歌未斷雞喔喔任他月鬼西南流謝公一爲蒼生起至死恐憶東山遊

十七夜翫月池上

日落天宇清西風莽蕭瑟忽然林杪寒月來徹底方塘見秋骨長松歷歷倒深影踈竹娟娟動凝碧夢冷菰妨鸛鶴巢波寒欲盪魚龍窟此時對酒情何極李白千秋與不得眼前解飲總英豪何必長安市頭客我爲君舞君請歌風清月白天昊蛩舉金盞吸寒影却灑餘瀝成金波金波耿耿光明滅雲華無聲水花發恨無門外子猷船疑是山陰月中雪夜明毛骨不勝寒欲向青霄拍羽翰素娥不召三秋約千古兒還

獨坐放歌

千山萬木秋蕭蕭渤海逢人白眼驕三杯自足稱雄豪醉摩魚文三尺太古精芒射空碧夜半青蛇驅霹靂

其二

篋中陰符閑不看膝上素琴慫不彈等閑世事同波瀾綠醑浮來日盈斗老卒廢居亦吾友何限青天白囬首

其三

天高秋老胡鴈哀把酒與月開徘徊李白杜甫滄在是捲百乾坤一懷古激烈商歌撼林莽西風颼颼葉如雨

其四

中年結交多豪英四海一家皆弟兄夔龍滿朝主聖明年且倫閑臥江沚高陽酒徒舊爲侶饑鷹一呼爲君起

其五

牀頭一斛中山醪篋中數卷龍豹韜箏開稽阮陵蕭曹丈夫百年會自主笑殺浮名炫兒女不見巖阿作霖雨

爲九轉丹

邵生爲家大人作袁安臥雪圖命敎作歌

寒空漠漠雲壓地素娥夜剪銀河碎瑶華一丈沒庭柯不擾先生北窗睡先生穩睡意如何仙令徒煩掃逕過共喜瓊筵春色滿誰憐茅屋夜寒多君不見璇宮玉宇連青瑣梁家正爇沉香火又不見濯龍門外馬如龍玉珂踏雪嘶春風此時先生睡方足茶竈煙消乳花熟饑腸攪作春雷鳴時聽寒聲撲簷竹丈夫龍蟄世安知未向春山變紫芝也知四世三公望正是柴門擁被時

爲胡生題文衡山小畫

我聞衡山老萬壑蟠胸中吳中剩墨競傳寶君從何處得此蹤春山樹樹[illegible][illegible]重[illegible]綠裊搖晴空孤亭倚檻對流水耳底[illegible][illegible]聞松風此圖取適幷取似樹石依然得其趣似是茲翁得意時躡雲拄杖尋詩去

復讐刃歌有序

復讐刃歌者爲武義孝子王生作也王生生父見殺於邑豪某豪行賂生族抑不赴官生亦自計少年事憚不白遂潛鑄刃伺讐手鐫三字於其脊又若干年而竟如其志卒之讐[illegible][illegible]朝斷生身夕殞嗚呼烈已舊法屍不檢則寃不直生之卒就死蓋懼傷父遺骸云予聞而益悲泫然揮涕者累日又重悲夫柄三尺者不委曲全生而卒死生也嗟嗟斯雖生志哉則何以風孝矣予欲論次其事以備金匱之闕先爲作歌

王生袖中雪三尺一縷白光射天碧想當垂淚夜磨拭高蒼雨霜星隕石悲風撲幃動空壁血汚寃鬼傍見立母妻不聞聲夜噬燈青眼黃月無色白日荒郊竟相值手挈讐頭血華赤笑撫妻兒母前泣茲刃茲

身事今畢請看刻字豈無因就中殺讐兼殺身有妻奉母子嘗恭七尺捐棄同秋塵嗚呼棄身難棄刃血暈如虹常炯炯君不見白公之劍伍胥鞭至今日月含光景

烈婦嘆有序

烈婦者河南某邑農家妻也夫持耒出作田間遇遊徼隸捕賊不及格遂挾詐羅織入之竟與群輩斃梃下棄屍濠中烈婦數日始聞狠俱往視則炎暑屍腐矣反覆諦閱又三日始得其夫屍躬負出臭穢間仰天長號一慟

而絕於時垂淚聚觀者數百人竟無有白其事者則以令故云予座主師竹王先生目擊其事遒始略傳次之而系以詩一章噫微先生烈婦竟泯泯哉予里居多暇追憤斯事而

作歌

布谷聲中日停午妾夫蒔田妾炊黍攜筐餉汝汝何之云是官兵捉前去始謂官明鏡不如汝身負冤官必知四隣屢問無消息盡道城南有積屍乍聞疑駭急奔赴血肉如泥屍盡腐單衣數尺掩殘骸是妾當年手縫布抱屍頓地哭向天官人讐賊應汝憐汝今

委肉餵烏鳶白日不照天茫然東隣老翁淚如洗咄爾婦人痴乃爾官人捕賊要論功何問爾夫冤不理汝聲上呼應徹天天門蒼蒼萬餘里汝淚下滴應徹泉泉下年來半冤鬼只今譎看此濠旁豈獨汝夫身橫死回身再拜謝老翁妾夫自死妾自從官人功高秩應滿兒婦出田應未晚

鋤犂嘆

富家鋤犂是何物露積三年腐紅粒貧家數粒備晨炊可憐日抱鋤犂出二月春鳩屋角鳴家家荷犂看水生稻苗未青針刺水婦子計日程耕耘五月炎風水如煮跪櫛苗根正停午力疲日暮始來歸呼兒飼牛妻換黍眼穿穀穗半垂黃處處督租催上倉富家督租猶尚可去歲還負官家糧官家徵銀不徵穀傾穀換銀苦難足不聞賣子東隣翁把却犂鋤三日哭昔人製此為民饑此物今與饑相隨忍饑對汝亦不惡為汝鞭撻令人悲乃知禍首燧人氏爨玉炊金總由爾不見上古天皇時未有犂鋤民不死

徵催行

公家隸人突如虎雞驚上屋犬避戶喚婦烹茶用澆足伸手索錢不重數盡道今年官尚寬身負一錢纔

一鞭百鞭未了一歲計歲歲負逋還相牽況復公家有程額身死兒孫逋不息此身堪賣亦還官生死無勞苦相逼君不見東家黃髮十歲兒昨日別母中路啼又不見西家如花未笄女得人十金喚人主今年官寬尚如此他年官惡知何似忍將儂輩賣兒錢重買雙鬟教管絃

春庭日永圖壽黃年伯

君家靈椿一千尺亭亭半入高天碧排霜挺雪不知年㩳節蟠根總如石婆娑弄影庭之幽濃陰入簾白日留沉沉煙霧靄初曙颯颯風雨含清秋庭中老翁

已[illegible]淺長[illegible]然生其下狀支龜殼歲已忘枚刻[illegible]形手常把此翁樂事世所稀堦前玉樹分歲甤雲[illegible]仙桂秋能實海上碧桃春合飛瓊筵薦酒金屈卮[illegible]客滿堂前致辭恨看此樹長孫枝會見參天且十圍我聞上古之時大椿者此翁之壽無乃真似之

登南山巔有金章宗望京樓遺趾

松磴盤盤入南嶺終古空濛元氣瞑老僧指點爲予言金帝高樓已滅泯捫蘿拄策躡恍惚陰風吹裳骨俱冷千年遺跡杳何在玄猿啼煙鬼嘯影憶昔虜丁百年運日月中原暗光景射鴨嘗過青海曲驅馬欲

立吳山頂巳矜猛氣極憑陵更逞雄心恣馳騁踏蹴能窮砂鹵窟登臨亦占煙霞境有時萬乘淸蹕來旌旗下燿岩光炯朱闌倚樹俯千峰複道縈花臨萬井那知胡運有消歇只今頹謝空塵梗欲尋瓦礫久無得空有殘秋及荒莖

送胡天寵先生南歸

今秋秋色洗新雨並馬西山白雲裏明春春色嬌東風南來一騎塵濛濛人生會難別苦促惆悵都門柳枝綠去日應憐菰米肥來時喜及櫻桃熟楊生預寫春風圖九重雲氣横糊模林圖半枕平沙出樓閣[illegible]起中天孤淺蓴穠葩爭爛熳高枝啼鶯低掠燕十里朱門夾御溝千行綠樹連芳甸期君走馬春明陌芳草青袍色相射亦是風塵得意人何必慈恩花下客我見此圖重太息洪筆題詩淚沾春色崢嶸自歲年人情俛仰成今昔憶昔君常過我時婦自饌食兒進卮只今空帷泣兒女對君強醉心常悲從今春色應常好秋風無奈離情攪儻憶愁人搔首時脂車早問長安道

送胡亦齋先生司訓仁和

廣文先生驅馬去官道迢迢雲壓樹離亭客散別酒

醒岐路不堪回首處先生挾筴三十年一命儒官非偶然未擬世人回白眼秪緣家物重青氊武陵官舍殊不惡山色湖光滿晴郭芸閣秋閒時月生松窗夜寂聞潮落詵詵胄子日趨風絳帳何期似馬融百年文史聊適意苜蓿未厭青盤空才老待違甘碌碌地絕官閑貧亦足講堂何日進三鱣經籍巳聞容五鹿平生愛客兼愛山六橋花柳堪留連壚頭青色半家釀種秫不費公家田醉搔短髮秋茫然可念把袂都門煙其入陸生太落魄苦憶西湖歸未得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三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四

溆水陸可教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曰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仝校

詩

五言律

七夕招飲諸館丈余將南棹惜別之意情見乎詞

載酒逢佳節相看別思驚誰憐一水近巳繫隔年情

感事寸心苦先秋白髮生寧將兒女意買卜向君平

其二

草樹含秋色園亭進夕凉當筵指牛女明日限河梁
烏鵲南枝月蒹葭白露霜不辭歡會促回首惜分行

茂仁傳聞頗異深夜獨坐念之凄然遂成短句

汝病眞何似京華消息遲難尋夢中路誰寄隴頭枝
屈膝交游少傷心鬢髮知那堪屋梁月靜對獨吟時

其二

往歲何侖亭扁舟喜共邀眞成三紀濶未覺百年遥
念舊心猶昔驚離骨巳消思君如墜葉寒夜轉蕭蕭

葉給舍招飲李公園同顧賓甫馮用韞作

亦自饒春興招携慰所之席依芳樹好杯數落花遲
對酒青山暮看棋白日移何時尋後會吟遍海棠枝

其二

坐久百花香孤亭當夕陽風暄鶯語滑煙駐柳絲長
酒態逢知巳春光似故鄉歸途惜餘興回馬度橫塘

晚酌堤上

駐馬看流水聽鶯坐落花苔痕侵石齒沙暈長蒲芽
醉覺春如酒狂捹鬢有華更憐歸路好堤柳映殘霞

次日飲月溫館

芳樹捲簾春主家似不貧門容青竹客隣有草玄人
巳足青州釀仍便白葛巾折花兼藉草取醉莫辭頻

郊遊

不斷見遊人逍堤樹樹新名園猶隔水幽徑不生塵
易盡花前酒從抛客裏身惟應此時意甕寘故山春

郝園看海棠

幽林一雨過春滿海棠枝今日況晴日悠然步屧遲
繁紅齊映戶新豔欲浮巵垂老猶情至逢花是醉時

韋公寺

却望珠林好斜通綠水瀞客迷花下路僧啓樹間關
春色故留閨宦情翻愛閒盤桓殊未已歸鳥下前山

題柰樹

嘉樹團如蓋清陰匝畝垂可堪携酒至正爾及花時
車馬春相逐風霜老自知豫章天萬里空負棟梁姿

送沈少卿謁告南歸

羨爾翩然去鱸魚正及秋未應妨白眼偶自覓丹丘
楓葉霜天夢蘆花月夜舟著書聊自喜何必爲窮愁

其二

去去滄江好扁舟信所如亦知生計拙無柰宦情疎

避俗遠公社閉門玄晏書翻愁名易起未許溷樵漁

其三

正爾躭歸臥無勞賦反騷江楓秋色遠山桂楚雲高
世事蝸雙角文章鳳一毛爲君牽客思歸夢五湖舠

其四

漫道休文瘦詩腰未減圍如何玄武署重見季膺歸
小艇淞江晚高秋稻蟹肥懸知蘇蕙手且罷錦文機

十六日同馬開之官諭李太承司業觀梅靈谷
寺時已凋謝殆盡感時惜別情見乎詞

兩度看梅至殘英轉自憐不愁風雨妬無柰別離牽
清對水衙浮香添雪竇禪那看回首處江柳正含煙

其二

結侶皆中散邀歡及上元春光歸帝里風物似家園
雪霽天如洗山空月有痕但令幽谷煖一任落花繁

其三

老榦餘殘雪飛英逐曉風客情春自好禪戒色應空
法向珠林契詩還水部工猶憐燈火夜香遍九衢中

其四

冰雪春千樹林塘酒一杯東風能幾日玉笛苦相催
幽谷香猶滿橫枝影乍迴天涯堪折贈明歲對誰開

三月二日奉家大人暨舅氏唐思謙友人余大
濟遊春脊口源留題錢希舜姬弟書屋

爲有青山癖仙源屢問津衣冠元雲系風物似秦人
水石家家好鶯花處處春年華催短屐莫厭酒杯頻

其二

景物當三月風花自一川枝頭青漳合樹杪碧流懸
訪勝藍輿近娛親彩服偏丹砂如可覓欲駐大椿年

其三

頗似桃源路看旗閱歲華別天開日月古洞閟煙霞
有砌皆臨水無村不見花仙靈應不遠吾欲問胡麻

其四

山轉旁開徑溪廻巧注池鶯聲催送酒花影覆彈棋
金谷高人集蘭亭令節宜何時尋後會掃壁自題詩

寄盧東麓

憶昨倉皇別猶存涕淚痕寸心堪自惜尺素更何論
日月懸孤憤雷霆霽九閽宵衣今　聖主應採逐
臣言

其二

別離如昨日心事悵多違落日江邊過春天鴻鴈稀
腐儒東觀草高士北山薇幾度花前酌思君擬拂衣

其三

爾恨應難遣君親兩未酬傾心似葵藿灑血向松楸
古道存青簡餘生寄白鷗懸知多著作莫擬畔牢愁

哭五弟

汝病何淹忽浮生信可疑琴書留廢几兒女泣空幃
半世風前燭千端局後棋秪憑蝴蝶夢一誦鶺鴒詩

其二

世情忽雲雨歲運豈蛇龍事已他年隔情應我輩鍾
名何滅驃騎壽亦等喬松惆悵明年鴈春雲隔幾重

其三

修短知由命沉思意轉傷衰猶餘犬馬夢已隔池塘
棣萼悲風起椿陰白日長百年寃鬼在時近綵衣旁

新正雨雪連旬悶而有作

陰陽移歲律雨雪逗年華何處尋芳屐空思上漢槎
坐憎簷溜滴吹愛竹風斜老至春情減飄零任落花

其二

苦厭連旬雪那堪獨坐心決雲空有劒貰酒故無金
待客臨花砌懷賢傍竹林乾坤芳意在掃逕待春深

其三

寒峭花猶澁煙深柳未勻翻然賡白雪有恨惜青春
霧雨迷雙蹻乾坤寄一緡年光淹物色坐覺鬢毛新

初冬積雨遣悶因憶樓山

陰陽驕令節雨雪逗初冬短翮憐歸鴈高吟憶臥龍
白連山月暗黃入海氛濃頓欲排閶闔浮雲隔幾重

其二

薄雲寒覆戶竟日溜鳴除喚客那無酒呼兒自檢書
秋香殘砌菊野色淨庭蔬轉憶愚公谷松窻夜月虛

其三

此日樓山好松風沸海濤白雲屯島嶼黃葉滿林皐
雨色迷三逕年華有二毛會當侵雪去掃石坐持螯

雨不歇

漠漠更紛紛朝昏暗不分補天思鍊石投劒欲披雲
玄豹霾山霧蝸牛篆壁紋滄江寒倍濶念爾白鷗群

其二

苦厭經旬雨空庭坐悄然盆花寒自放窓草綠仍先
北極迷玄象南華轉漏天誰知陰複上白日自孤懸

遣悶

處處鳴簷溜林村落葉風雄心自墮裡眞味黑甜中
岍憤乾坤小觀棋楚漢空何當攤長箋高棒日輪紅

其三

雨色催遲暮閒情倍寂寥墻腰渾積蘚沙面欲添潮
萬戶愁煩桂孤樽追頌椒需雲堪晏樂吾道自簞瓢

雪彌旬不霽更成律

風雪轉蒼茫寒衾獨擁牀雲陰時弄影月淡欲生芒
水部吟何苦山陰興未忘夢回渾不寐着處野梅香

其二

侵階銷更積映雪轉相鮮不夜梅花國先春柳絮天
客吟梁苑賦人在剡溪船誰念號寒子牛衣夜欲穿

其三

竟日轉蕭蕭寒光望欲迷冰壺清貯月銀海眩生花

黃竹歌誰和幽蘭手自採年華遒伏枕短髮不勝搔

其四

亦有豐年兆其如令節侵白連松逕沒明映竹窓深
一榻江湖夢三生水月心陽春高唱在天地幾知音

其五

乍憐風色靜時復灑窓檽虛室妙生白短檠寒吐青
病餘心炯炯愁益髮星星咫尺孤亭隔千峰敝玉屛

其六

漫自誇祥瑞炎凉理亦偏寒欺高士榻春近美人筵
藥碗青燈裡椒盤錦瑟邊直須吹玉律喚轉艷陽天

祝濟之洌汝志相訪樓山

小閣傍湖畏柴門不浪開夢回啼鳥住興愜故人來
岍憤溪山靜移舟草樹迴機忘君自見鷗下莫相猜

其二

不是憐同病誰能問獨醺到門雙澗合對酒萬峰青
點水晴翻燕依林晩度螢莫嫌村醪薄聊洗世塵腥

其三

竹樹遶芳塘微風送晩凉回橈頻續酒決水旋流觴
絕岍聞飛瀑高峰駐夕陽自今三徑熟日日待求羊

其四

閑闊非絶俗幸枉故人軒野色雲依席湖光月在門
松風原自韻山鳥半能言眞賞君能共相期把釣緡

龍湖初造小舟友人攜酒同泛

會有扁舟適憐君載酒過樵聲落煙水鳥語隔雲蘿
逸興千杯少涼風六月多重來何處覔吾欲涸漁簑

遊佛山岩

松磴千盤盡山門倚夕曛佛龕懸峭壁禪榻閉孤雲
石擁蓮花座函留貝葉文夜凉清磬發僧吹下方聞

其二

山雨夜來駛空林響瀑泉碧滋岩蘚滑紅入海榴鮮
雲漲今逢海崕移半入天不禁狂興劇覩石萬峰巔

山中樂

借問山中樂塵喧百不聞鑿池惟貯月伏枕亦看雲
樵唱憐秋晚農談緩夕曛冷然心賞處未遣世人分

其二

借問山中樂柴門客到時松風幽砌屐竹日小窗碁
近寺僧歸晩遥峰鶴下遲秋來新釀熟取醉不須疑

其三

借問山中樂閒吟日未斜從頭數令節負手到黄花
秋洗千峰月晴蒸半嶺霞仙家更何處辛苦覔丹砂

其四

借問山中樂幽棲不可尋乍看青嶂出轉覺白雲深
愛客泉廻路懷人葉滿林會將山水意一一付瑶琴

其五

借問山中樂山行興轉偏芒鞋衝虎過竹杖伴龍眠
送老丹砂訣降心白骨禪世人渾未識別有洞中天

其六

借問山中樂茲山昔有名人言萬峰頂仙樂四時鳴
碧巘龍池古青冥鳥道橫興來隨杖屨何異赤霄行

先秋一日同硯章二中翰偕親友三貢士楊仲

規章有孚胡天寵內弟胡廷肅廷綸及予季弟
敬式携酒韋莊是日凉飇乍興新蟬徐引摘荷
薦酒拔草爲席客酣壺罄餘興未已獨余愛念
將別黙用慘然仲規歸作此圖以贈廷肅余題
其上情見乎詞

古刹秋風蚤空庭水色微柳陰團覆席荷氣煖熏衣
遇酒頻堪醉從今此會稀無端歸騎促立馬悵斜暉

玉泉亭

酒渴愛泉深寒潭灌木陰天澄秋瀉玉雲漏日浮金
自適觀魚樂因知漱石心塵纓頻記濯朝市亦山林

朝回馬上見西山晴雪

北極朝初散西山雪未殘色連雙闕曙光入五雲寒
丹壑瓊流合青天玉嶂攢十陵多王氣松檜獨巑岏

夏日出郊小憩真空寺

古刹閒相過西郊日未曛一燈僧自定諸界鳥空聞
松影禪房合煙光驛道分更憐歸路晚馬足有殘雲

秋霽

天地層陰歛簷楹夕照分斷虹猶帶雨擁樹失歸雲
南國秋千里西風鴈幾群更憐今夜月砧杵萬家聞

春遊雜興

物色春將半遨遊日較長雨滋苔徑綠風煖菜畦香
樓閣臨晴渚園林媚夕陽莊來情漸懶花柳未須狂

其二

二月江村白梨花高下開山茵蒸宿雨籬笋破春雷
游子踏青去佳人拾翠來莊生寧達者蝶夢亦徘徊

其三

今日春晴早東風吹野花露桃依石井煙柳遍漁家
舊壘催歸燕疎林集晚鴉更憐纖月上綠醑轉須賒

其四

聞說春山路千重碧嶂遮草青迷鳥道煙白有人家
柳拂千絲雨桃蒸萬樹霞卜隣如不厭擬種召平瓜

其五

節序今如此鶯花與若何好風吹隴麥微雨濕庭莎
曉陌青楓遠春塘白水多忘機兼浪跡真欲泥漁簑

其六

應處堪留賞東隣桃李蹊無言花自笑何恨鳥偏啼
白雨洗春竹青林聞暮雞歸幽情更好孤嶂夕陽西

其七

昕積狂如故携尊興轉豪春陰醉桃李遲日媚林皐
世事從雞肋閒情付蟹螯安能同蔣詡三徑滿蓬蒿

書臥

避暑如避讐永日小齋幽竹影冰含簟茶煙雪滿甌
蕉花一種意天地隔年秋咫尺羲皇榻吾生足夢遊

其二

方牀五尺屏謝客戶常扃四壁室生白一簾山送青
閒眠堪化蝶嬾莫問囊螢炎冷都無覺幽居愧獨醒

送二弟省試

去去休回首嚴親望爾情馬宜爭道遠船得順風輕
二陸原家世諸王多弟兄會看毛翮就三載頓飛鳴

其二

浦樹晴沙外人家落照中片雲南萬里目斷欲歸鴻

其四

回橈堤柳岸日暮此孤亭秋色杳無際蟬聲不奈聽
雲浮沙岸白煙出戍樓青何限登臨興歸驂不可停

得唐惟良書却寄

西風日蕭瑟憶故人違萬里滄江上何時遠客歸
天青猿嘯合霜白鴈行稀底處頻搔首千山木葉飛

其二

聞說章江上連峰翠欲迷時堪酉好句且莫厭單棲
搖落秋風日蕭條楚水西登臨無限意極目五雲低

其三

好在鄱湖渚煙波接渺茫一官聊似寄孤棹且相將
白送蘆葭月黃催橘柚霜驂情共秋色臨水故堪傷

其四

憶別天涯暮何因問謫居好看南去鴈頻附北來書
壯士疇居在秋風鬢髮疎急才還盛世無事憶鱸魚

送東柏南歸[illegible]隱

泣玉江南客懸金薊北臺僧聞收駿骨何意失龍媒
鴻鴈鄉心切風塵旅鬢催臨岐重把袂搖落不勝哀

其二

篋中空萬卷翻羨五陵豪失意怨瑤瑟雄心看寶刀
夢寒燕市月帆落楚江濤似爾風標在無勞歎二毛

送李生南歸兼過其舅屠青浦長卿

未愜風飈志其如鬢髮侵鵾冠驅暮色龍劍泣秋陰
白雪有孤調朱絃多苦音天涯對搖落淒切壯夫心

其二

丈夫時失意此別未蹉跎舊業春湖在新詩客笥多
馬衝燕塞雪帆落楚江波舅氏雄詞賦囊書試一過

病卧遣懷時予有西河之戚

索居緣底事愁鬢日星星轉覺書都廢翻嫌酒易醒

霜華侵月白燈暈逼寒青[illegible][illegible]東門遠悲歌涕泗零

其二

習懶眞成癖謀生轉自疎夢從驚失鹿貧任食無魚
露氣含星濕風簾動月虛朝來冠蓋入伏枕聽車驅

其三

寂寞悲雙鬢經過絕四隣簪纓是何物藥餌且謀身
宮柳初含臘江梅欲放春年華劇流水惆悵惜佳辰

其四

卧病天涯暮非關薄宦情鄉書經歲得懶癖到秋成
欲去戀明主沉憂愧達生何時五湖棹身世一鷗輕

其五

秖自無聊甚何人問獨居虛傳工賦草漸已熟醫書簪紱官仍繫風霜歲欲除猶憐尊酒在一任世情疎

其六

愁極憑詩遣生平復懶吟年華歎槐過雨雪閉門深人世悲萍聚吾生任陸沉高樓正凄絕橫笛有哀音

其七

薄宦從吾拙浮生一任愚不才逢 聖主未敢乞春湖懶覺閒中慣愁能醉後蘇濁醪眞解事何必著潛夫

其八

歲暮陰陽逼愁人轉自傷葉鳴如欲雨月白似無霜賴有步兵酒堪容阮籍狂不須占去住臧穀總亡羊

同費國聘過顧寶甫夜酌

星河看欲曙鍾漏坐來分白日誰知已淸樽對此君短花寒應燭片石冷侵雲愛爾陽春句高吟興不群

其二

淺酌殘更促雄談萬古平疎狂眞落魄披豁見深情月過簾陰直天空柝候明醉中堪大隱遮莫繫簪纓

日與楊叔向顧寶甫沈茂仁董葦吾有出郊之約風阻詰朝訂往

物色如有意殘花日夜飛豈無留賞戀似訝出郊稀綠貯春醪嫩青饒野蕨肥明朝風日好不醉莫言歸

春日郊遊

晴郊時駐馬物色澹春陰偶爾耽幽賞因之愜素心人家隔水見僧院入花深似覺桃源近津迷未可尋

夜飲碧雲亭

野興耽幽異狂吟對濁醪竹房聽水細石壁破雲高月色靜空界松聲翻夜濤爲憐舊遊興欲罷首重搔

白果寺

拄杖凌空翠凭闌對夕曛妙香僧自定淸梵客初聞鳥剝殘齋果龍蟠鉢底雲松花應解意風靜轉紛紛

過善應寺

善應何年剎松風颯壞墻布雲空浩劫傳鉢去何方鼯鼪眠僧舍苺苔上佛廊路人猶解事指點說空王

策馬西山絶頂

邐迤迂歸騎峰高駐落暉萬山靑未了孤嶼翠成圍林暝猿時嘯川明鳥半歸片雲吟後葉時傍馬蹄飛

留別諸同館年丈

戚戚去新愛悠悠返故林寧懷滄海計一望白雲深

事業期黃髮林泉亦素心離絃初欲斷[illegible]

其二

侵暑渴殊甚言歸病欲蘇風塵遊子倦天地客星孤
神物間堪臥饑鷹衆可呼誰能逢　聖主寂寞著
潛夫

寄贈趙婺源

朝天猶昨日行縣入新年聽訟付三尺猗心揮五絃
野多雊雉伏厨有餽魚懸猶笑山陰守瀕行愧一錢

濯纓亭送趙兼甫同唐比部作

秋色正蕭森淸尊動別吟飛蓬看漸遠折柳若爲心
細雨孤亭暝愁雲大陸陰客纓渾未濯愁絕鬢毛侵

夏日從諸年丈飲蓮花菴次二州韻

荷淨宜朝雨楊疎娟午晴湖堤澄古寺山翠度高城
後會知今少新愁對此輕百年還我輩肝膽向誰傾

送劉明吾參政山東

千騎向東方臨岐別意長須知分省重特簡劇曹郎
到海河流白連天岳色蒼褰帷憑問俗早晚奏
明光

晚過武城縣

客思隨孤棹蕭條此地過昔人何寂寞古邑尚絃歌
樹密遙連驛城廻曲抱河懷賢空悵望落日水增波

南歸過天津賈生追餞王氏園中遂送入[illegible]
日賦此爲別

地僻歌能放情深興轉豪凉風熏薜荔秋色[illegible]荷
朱菓迎霜脆青林障月高主人眞解事[illegible]芳醪

其二

三年京洛客青眼似君稀此去滄洲遠重驚落葉飛
片帆秋色靜極浦夕陽微鴈足無南北音書尚未違

無題

斜日照林塘新荷拂水香二儀饒暑濕我國自淸凉

雲沐遙峰淨煙橫大野長秖堪欣所愛散髮竹林狂

其二

荷檻支頤倦當風散帙開花殘誰共賞[illegible]減鼓雷
煩暑心無着疎狂跡易猜君[illegible]新進[illegible]自剪北山萊

曾直卿楊公亮張賓卿[illegible]集隆恩觀園
亭以門疎淸觴爲韻

落日園亭好秋風木葉黃[illegible]心原自[illegible]所[illegible]更玄門
雙眼乾坤窄片言肝膽存醉然堪浪跡鱸鱠未須論

其二

搖落逢秋半郊原過雨初露花侵[illegible]

鶴侶曾留箭鵝群不換書懸知今夜月清夢欲凌虛

其三

倚檻雄風至開尊暑氣清玄言惟我共青眼為君明
林密孤蟬引天空一鳥橫不同潘岳興蕭瑟未堪驚

其四

地僻秋逾靜亭空晚更涼風枝藤裊碧霜蕊菊苞黃
野老從爭席山禽對舉觴未煩歸騎促高柳尚斜陽

是日先登眞覺寺塔未及賦詩輒用前韻補作

捫蘿凌上界縱目俯層軒地逈懸三象人稀不二門
風聲催木葉雨氣長苔痕萬古悲搖落誰招宋玉魂

其二

倚眺諸天逈莊嚴萬劫餘香燈淸夢幻樓觀接空虛
斜日郊原逈西風草木疎會心還勝地一醉是眞如

其三

窈窕開金界岧嶢俯玉京林臯秋正霽鈴鐸午風淸
物候看鴻雁天涯幾弟兄不須關世事詩酒自平生

其四

送目天俱遠悲秋意轉長秖宜千日酒滿酌九霞觴
日月擎空界雲山走大荒不堪回首處暮色已蒼茫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四終

濲水陸可教敬承著

門人豫章劉曰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仝校

詩

五言排律

靈岩寺十六韻

是處招提好茲岩獨擅名四圍丹嶂列千丈碧岩傾
寶剎標靈界香臺湧化城煙霞行處擁鐘磬坐來清
院落蜂房出峰巒雉堞平短筇憑虛度飛舄遶空行
泓雪龍池古排空鳥道橫一灣分向背半嶺隔陰晴
落日聞樵語微風遞梵聲滋胷嵐氣合當面岳雲生
露水楊枝潤曇花貝葉明法衣鎔鐵古輪藏布金成
唄誦猿時聽經行鴿不驚塵心何處斷世累此中輕
白社行尋侶青山舊結盟不堪回首望直北是 神
京

寄懷惟良比部兼題廓外新亭

久別能無念憑誰問索居世情今尚爾身計竟何如
天地飄朋隔江湖歲月虛醉同彭澤令醒對楚江漁
潘岳仍題賦虞卿早著書鶯花愁裡度鴻鴈客邊疎
種菊憐新徑思尊憶敝廬何時歸把酒共擷野園蔬

其二

近聞眺勝事背郭野亭開流水東西合孤雲日夜來
經春花不掃遶徑菊全栽雨霽山當坐天空月近罍
簷牙侵竹樹屐齒蝕莓苔蘆艇供垂釣松琴對摩杯
拚官君自得浪跡世從猜有客堪題壁何人問鑿坏
翻愁宜室命蚤晚謝蒿萊

元夕五言十二句

文物 清朝盛韶華 帝里新羣公傳柑夜
天子鸞蹕展璧月千門曜琪花萬樹新朱輪交綺陌
寶絡度香塵禁苑珠為燭侯門錦作茵從今億萬歲
長此奉堯仁

詠盆荷初開

池館當初夏芙蕖媚小盆映波霞彩亂點葉露珠翻
嫩蕊含金粉孤莖引玉根午香風入簟夜影月臨尊
自是諸天種寧同百卉繁憐渠桃李質穠野競春園

賜諸臣宴禮部有述

帝典垂鴻烈 皇恩賜燕私繪天慚史筆湛露

仙扈北極硃雲合南宮巨日移 御厨分玉饌天樂
奏瑤池鴛鷺當筵滿夔龍上直遲感深何以報
祖德擬陳詩

元日侍班六十韻

歲入三元始春歸一氣蘇 帝重膺紫籙 天
更錫皇圖燠應東風律寒回北斗樞威聲窮正朔文
物盛寰區卉辯殊方至衣冠萬國驅森沉開碧落氣
象儼淸都雷殷重門動河垂複道迂霄鐙浮苑樹夜
火燦宮榆未曉排金鎖平明侍 玉輿螭頭簪筆上
雉尾夾門須濟濟趨鴛鷺森森肅虎貔屬車羅豹尾

前纛建魚鬚廷燎星明滅鑪煙霧鬱紆榮光團翠幄
佳彩漾金鋪夾陛紛朱戟中庭覆錦毹馬聯金匼匝
旗曳繡蝥弧曙色催寒箭雞聲斷曉壺淸風傳佩玉
晴旭上簾珠乍聽 宮車動旋看 禁旅趨先驅淸
合殿輕蹕沸中衢霄漢笙歌細鈞天節奏殊西曹班
七貴東觀接三孤侍御貂璫盛趨蹡劒履俱周旋隨
尚璽擁衛列金吾承旨親宗伯傳宣引大臚獻尊陳
白獸引諫設靑蒲近座依 龍袞環門護虎符
聖顏瞻肅穆 天語切都俞地入層霄迥山聞
萬壽呼盈階千岳牧伏陛五單于星近尚書履雲飛
葉令鳧越裳來翡翠南海致鴛雛重譯踰荒集諸侯
玉帛輸歲儀行讀令春部議編租五等皆承寵千家
盡賜餔 恩深覃九有 德至奉三無受計新
同漢敷文舊媲虞則天同浩蕩儷古陋規模禮樂畢
周典經綸協禹謨泰階登汤穆賢路失崎嶇懷昔蓬
蒿賤棲遲歲月徂時來謝塵鞅風便忝持扶駕馭歸
長筴陶鎔入大鑪馬眞逢伯樂劒果得風胡何意詩
題柱非關學棄繻稍同機入洛頗似翰辭吳禁地叨
聯武詞垣實濫竽寶錙分 內帑珍膳給 天厨侍
從依 明主師資得 聖儒雲天瞻巨麗雨露

足霑濡筆札虛中秘交游失大巫文章三篋繆經術
萬言迂附驥追時彥雕蟲恥壯夫揣摩思濟物慷慨
擬捐軀薄祿遭時泰微才敢自誣有懷深感激無計
効顓愚未必同彈鋏眞成似守株蕭疎慚野鶴局促
等轅駒敢戀陶潛逕終期范蠡湖安能羈斗粟泊沒
老泥塗

省中觀紅藥

仙署餘春駐濃葩破曉芳枝迎初日麗葉擁翠雲凉
浥露金莖失凌風玉砌香叢開圍錦繡臨賞簇簪裳
自是天邊種寧同世上粧靈根如可劚應帶紫霞觴

塔岩十二韻

何處靈岩路春空倚峯梯地盤平野盡天入九峰低林暝猿時嘯岩幽鬼亦啼客欄龍穴逈僧傍鵲巢棲風雨生虛壁藤蘿没暗蹊石青煙漠漠岩蚚草萋萋曲徑千盤絶懸流百丈齊暗踪飛壁𪁗空鏑落天雞野黑循分水雲平獨覆溪梵清醒客夢燈逈破塵迷躡屐春方半開尊日已西主人眞解事綠酹晚重携

郊外觀花

勝地堪留賞名花况絶倫繞階香霧匝照地綺霞新脉脉應傾國盈盈獨擅春隔林紅似織襯草繡爲茵

映日嬌將語含煙態欲顰酒痕消粉歷檀點濕朱唇小舞憐飛燕微酣擁太眞絶勝金谷艷合伴玉樓人倚壁寧慚衛熏香不羨荀越羅落剪膩蜀錦出機勻麗入相如賦妖疑宋玉隣牡丹羞夙價芍藥避芳塵秉燭宜無夜傾杯擬歷旬借看無遠近分賞占佳辰上客分吟數名姬折玩頻護持聯繡幕遮賞競朱輪似隔天河畔如逢洛水濱彩雲來入夢青鳥去銜巾游冶莫相妬風流許乍親桃迷風[illegible][illegible]香煖蝶蜂[illegible]索句應千首傳杯已百巡

無題

去國今千里[illegible][illegible]亘百憂賴茲當霽景稍喜屬清秋蚚曲垂楊合波明落照留天光連極浦雲氣抱孤洲出没山疑徙回環樹覺浮傍橋開野店逐網散漁舟茂草開窺鷺遊檣不下鷗露晞蟬更聒林暝鳥爭投沙白分村市煙青出戍樓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五終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六

溦水陸可教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日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仝校

詩

七言律

陶山幽棲寺

萬山廻合隱招提聞說鴟夷舊此棲三策蚤知能霸

越千金何意復遊齊人尋古洞穿雲入木落層岩聽鳥啼欲向山僧論往事五湖煙棹至今迷

金牛山賓聖院

隔林鐘磬上方幽蘭若曾經御蹕留浩劫有經來白馬靈蹤無地覓金牛煙霞古洞晴堪掃星月空山夜欲流最喜中丞精舍近平看百里岳霞秋

雨中獨坐頗動歸思偶成二首柬顧馮二丈

茅齋小苑禁鐘西風雨瀟騷竹樹低青入馬蹄芳草露香隨燕嘴落花泥寸心　紫極愁仍繫百粵青山夢轉迷忽憶江南春欲老綠陰如水鷓鴣啼

其二

隱几蕭然漉酒巾閒來魚鳥覺親人花猶索句未爲嬾榆亦無錢始是貧雲樹三春堪縱目　君親兩地可分身愁心此際憑誰遣賴有求羊接比鄰

自思豈數千里赴友人劉允玉之喪予心愧焉賦此爲贈

扁舟萬里又何之送爾潸然淚欲垂荒壟何堪懸寶劍故人無復寄邊枝江湖自鼓生前柁雞黍能忘死後期聞說荆花春正好憑君一誦鶺鴒詩

禊日大慈岩遇雨觀瀑

懸岩天半蔽禪扉石角穿林鳥道微萬壑奔雷吹地轉四時晴雪滿空飛經繙西國龍常護錫近東峰鶴未歸清唄乍聞心自寂曇花如雨不沾衣

其二

青山不厭酒杯寬處處孤筇岸幘看十載舊遊重振屐滿川踈雨一憑闌雲沉大地天疑窄瀑響空山夜轉寒何日誅茅依勝界直將身世了蒲團

病臥法相寺徐茂吾年丈携酌見過分韻得泉新字

蕭寺憐君問獨眠竹廚茶竈裊晴煙舊知元凱曾成

癖誰識維摩病是禪客散峰頭留晚照倚歸樹杪汲飛泉由來自悟無生偈不待觀濤已霍然

其二

竹徑蕭森斷欲塵閉關幽卧又經春依然白髮憐同調正爾瓊枝憶故人病後湖山情較減興來花月句還新乾坤已落漁竿手勝地終期疊結隣

孫鍾墓

萬山如渴走江濆曾是孫吳舊古墳何物英雄嗟二豎向來天地竟三分赤烏世遠空春草銅雀臺荒亦暮雲忽憶卧龍遺恨在東風懷古淚繽紛

其二

風雨連江黯不開獨餘荒隴傍山隈百年舊德餘瓜瓞四世雄圖竟草萊鐵馬有人塞赤壁石麟無地卧蒼苔從來千駟成何事不信嚴陵有釣臺

寄楊叔向

伏枕空山讀禮餘故人安穩近何如百年遺恨松楸古五月涼風苧葛疎夜雨啼鵑聲斷後春暉寸草夢回初應知寂寞耽玄草不學文園賦子虛

其二

湖上鶯聲處處聞茗甌對坐大馮君伊人正隔三江水極目空憐萬頃雲玉液自尋丹井去銀魚已爲碧山焚忽經舊日追遊處獨倚孤筇到夕曛

其三

我向金門早乞身僻居幽事爲君陳捲簾月對千尋碧倚檻湖開十畝春紫燕黃鸝嬌白日青山綠水岍烏巾故人不見空花發極目停雲把酒頻

寄馮開之

蘭江盡處是錢塘乘興眞堪一葦航好景正當春二月伊人宛在水中央尊前花柳風吹盡湖上煙霞日正長雙屐經山能暫住共携茗碗坐禪牀

樓山禊典

青山如玦抱平原天與幽奇隔世喧一逕入雲連鳥道萬峰流水會龍門松鳴絕壑江濤轉雪捲澄湖日窟翻此地自應容嬾拙非關善病學文園

其二

卜築新開小洞天一溪流水萬峰煙晴雲自濕栽花砌春雨長滋種林田遠寺僧歸松月裡小樓客散竹風前茫茫世事何須問纔到汾陽自窅然

其三

面面晴巒刺眼新四時景物總宜人平湖浪穩龍初

臥幽壑風清虎自馴客到花開傾緑醑鳥啼簾捲岈
烏巾欲濺遶澗桃千樹只恐漁舟錯問津

其四

西風落水晚颼颼岈幘空林轉自幽田以禾交渾似
網山因雲鎖號爲樓半畦遲闢時晌雉十畝湖成早
下鷗閑說上方天咫尺鸞笙時駐碧峰頭

其五

小堂日暮捲簾時門外湖光上短籬砌草故須春後
雨山梅已放臘前枝移芝雲外人歸晚種竹樓陰鶴
下遲誰報夔龍天上侶麗公已訂鹿門期

其六

數椽端合老潛夫半枕青山曲抱湖有客屢携彭澤
酒何人爲繪輞川圖空潭映日涵飛動峭壁分雲乍
有無最愛小樓長笛罷紅霞飛盡月明孤

登餘糧山

碧蘚攀盡出丹梯獨倚孤紅日未西百里江山供遠
眺一丘泉石足幽棲鶴歸珠樹秋陰晚鴈去瑶芝海
色低呼吸早知通帝座浮雲滿目望中迷

登九尖山

梢點橫林列遠峰青天歷歷九芙蓉只憑杖屨尋常
適巳出煙霞幾萬重霧重岩陰多隱豹雲盤山勢總
如龍仙靈聖地應非遠何日乘鸞訪赤松

客至

菲居何幸駐高軒竹下清談更灑然上客可留招隱
賦主人新罄買山錢平湖過雨千峰月曲塢藏春萬
樹煙南北行藏君莫羨但容岈幘有青天

其二

偶傍雲林小結廬一谿風月對閑居葛巾未漉先生
酒竹徑新通長者車一路煙花鶯語外滿盤春雨蔗
芽初山家詩酒尋常會星聚無煩太史書

得曾直齋少宰書奉寄因懷兩都同志

遥憐尊酒隔同心日日相思傍竹林別後爲書今幾
度醉來蝶夢杳難尋十旬雨雪春無[illegible]二月鶯花冷
不禁好在故人能遠憶特憑雙鯉寄南金

其二

寄語周南老侍臣謾勞書札問征輪只看明月常爲
侶循喜青山不厭貧古木沉潭愚谷晚桃花流水武
陵春酬恩頻欲抛雙屐小草臨岐憶故人

其三

煙霞山閣晚霏霏客到開尊坐翠微穀雨漸催茗碗

碧花朝後進獻艦肥天涯鴻雁驚南北海上鯨鯢有
是非誰信散人今更散只看華髮老漁磯

其四

滄江一臥已三春短髮蕭蕭半似銀乍喜鶯花如過
客只留風月伴閒人謝墩雲擁雙游屐嚴瀨星懸一
釣緡忽憶故人天祿閣却將玄草費精神

壽母舅唐思謙六十

籍甚才名萬口傳忽拋書業卧林泉一川風月誰為
主三洞煙霞別有天蟻甕春醅寒玉液蟲書夜註蘂
珠篇從今蒔藥栽花興穩占人間四十年

其二

歲歲春風笑舉杯莫論甲子幾遲迴竹邊杖[illegible]
語花裡尊開客正來滿目雲林人共談遶階蘭桂手
親栽平津射策應非晚遮莫青山老見猜

其三

朝看煙雲暮看霞曾人佳句為君誇萬重山翠遙開
嶋一路松陰直到家錦里先生收芋栗江州處士話
桑麻平原便是神僊窟不羨長年九轉砂

其四

不修丹竈謝人寰不逐青牛過度關一世儀容雙眼
白百年猶得四旬朔東阜而遲看苗去別鳥雲生[illegible]
蘂還愧我不才稱似剪也將生計付雲山

西山作

冐雨尋幽興自奇故人籃筍復相隨瀑流濆雪聲[illegible]
裂石壁分雲勢欲移天地可容匏五石登臨不厭酒
千巵百年半負林泉約慚負高僧白社期

其二

杖底湖光一鑑迴傘前帷石片雲堆曲岩獅踞[illegible]時
吼古井龍蟠乍用來官解乾坤堪自放機忘魚[illegible]
須猜過溪已覺今三度茗碗臨岐憶辯才

其三

萬疊嶺上古叢林處處泉聲寫玉琴天接五雲[illegible]
小地連三竺隔溪深方圓不入時人調寂照應知[illegible]
者心三處亭巷今蕪沒浙江空送海潮音

積雨彌月是日頗有晴意偶成

不堪寒雨動連旬乍覺簷頭景物新薜色侵窗[illegible]
野雲陰照水斷魚鱗半開山翠青堪捲稍放煙[illegible]
未勻便欲孤亭携酒去一華雙眼對嶙峋

雪霽正值初春病亦尋起喜而有作

風雪經旬杳[illegible]閒新晴聊擬共追攀孤亭恍在冰[illegible]

裏千嶂遥連玉笋班瑶島有期人未去碧天無際鶴
孤還懸知三白豐年瑞且對青樽一解顔

其二

乍憐晴雪曉光新面面層巒白尚匀四海豐年歸
帝力百年令節又王春梅花入夢堪誰贈竹葉多
情不厭頻誰念袁安方擁被敲冰煮茗突無薪

其三

平臺咫尺俯人寰四望晴巒翠可攀冰裂沼紋龜兆
出雪殘野色鷓翎班娟娟梅蘂美人慶落落長松壯
士顔藥褁便應長弄擲片雲雙屐遍青山

病起復大雪强登山亭獨酌數觴歎言成韻

極目瑶林四望同一樽孤映竹爐紅江山宛是蓬瀛
色天地春回瑞葉風挾筴乍疑群玉府倚欄真在蘂
珠宮却思擁篲驂鸞去一掃浮雲淨碧空

其二

萬壑千崖色正匀小亭平倚對嶙峋茫茫銀海揺天
濶矗矗瓊枝濯露新寒擁綠樽還故我狂來白眼向
何人憑誰喚醒羅浮夢萬樹梅花併放春

汪令君以生日見餉賦此爲謝時予丁屺岵之
感未再期也

謾勞樽酒問柴扉未見先生杜德機世事萬千雙眼
過吾生四十九年非乾坤蓬矢閒漁艇江海洋喪戀
釣磯垂老不妨幽興在半生遺恨老萊衣

其二

年華日與鬓毛侵屈指懸弧淚不禁一歳正當椒柏
會百年難遺蓼莪心痴龍合卧雲霾海野鶴方棲雪
滿林獨喜陽和遍閭里春風初轉使君琴

哭章宗正友弟四首宗正築居與教寺去予山
居僅十里屢許相過而竟不果遂成隔世痛哉
故末首專及之

思君累日涕横流病骨支離不自謀廿載才名隨流
水百年身世等浮漚人間姓字虚金榜天上文章有
玉樓從此豢龍畔月一輪寒影爲誰秋

其二

短髮蕭蕭病苦侵爲君搔首倍沾襟鶴歸尚隔三千
歳驥死猶堪五百金極目停雲愁欲絶傷心池草夢
難尋遥知天際孤飛鴈腸斷蘆花冷不禁

其三

擾擾乾坤盡北邙情鍾我輩自堪傷子桑歌哭空相
對阿敬人琴竟兩亡月映松窗芸帙冷螢過竹屋總

帷凉莫言宿草哀還歌萬古悲風有白楊

其四

年來卜築古招提手結花屏理藥畦邂逅我亦營山徑僻與君只隔嶺雲西淸樽屢負前時約赤牘猶存昨日題不分籃輿經舊隱秋風黃葉鳥爭啼

秋雨喜霽偶成

秋來苦厭雨偏狂乍喜新晴送晚凉百里雲山堪縱目三秋粳稻已登塲淸樽無補仍叨祿白眼多情謾舉觴無奈西風催驛騎幾回搔首舊林塘

其二

刈盡黃雲綠已稠新晴解與醒雙[illegible]花如霧秋能

捲劍影如虹夜未收蜿蜒[illegible]蛟螭海上氣爲樓客來謾喜黃花節不道淸樽[illegible]不解愁

其三

舊植高松半倚空旋栽新竹已成叢孤亭一角斜陽裏落木千山片雨中白羽東林虛夜月青衿南國待春風扁舟應世吾何有回首長天惜斷鴻

冐雨登絕頂觀三姊妹石

十里捫蘿上碧梯娟娟三石望中迷非[illegible]女能行雨自是山靈解獻奇風[illegible]

鬢低江頭天咫遥相對合[illegible]人[illegible]

約徐逍二太常山遊

山徑頻看長者車先生高興竟何如秋色已隨[illegible]換佳期又是菊花初峰銜落照橫青靄天入平湖[illegible]碧虛野外莫言供給冷遠籬寒豈是親鋤

其二

高軒眞許伴芒鞋處處雲林足敵懷水檻好垂高士釣蔬盤雅稱太常齋談霏玉屑風生坐酒瀉金波月滿階正恐山東難屢過蒼生夙望待君諧

其三

玉珂雙引到空林門外湖光蕩夕陰但使心隨魚鳥適何如樂向孔顏尋平看晴翠當樓滿旋決潺湲遶砌深欲奏高山流水曲百年天地幾知音

病起偶成效陳白沙體

水滿淸溪雲滿山先生高卧水雲間病餘紙帳渾無夢客去柴門了不關風月儘容杯酒綠年華都入鬓毛班莫言弓影能爲祟一榻惰騰天與閒

其二

平生痼疾是青山誰信機忘一枕間蝶夢未回人欲栩雞聲絕斷鳥關關乾坤局面蝸雙角今古[illegible]

一斑藥餌扶身更何有閒人今日是真閒

其三

天上樓臺海上山夢回身在杳冥間三生不負煙霞債片語誰開寐覺關風裊窗藤雲影細雨滋墻蘚石痕斑靜觀物化頭頭別不信閒中更有閒

其四

臥遊萬里是家山處處煙霞杖履間自飲瓊漿探月窟不尋石髓叩雲關天清華蕚蓮生掌雨過瀟湘竹洗斑一覺西風清簟潑問君何事白鷗閒

其五

茫茫瀛海促仙山十二瓊樓在此間除卻九霄無徑路忽憑一竅得玄關鶴投瑤圃天如洗鹿臥芝田雪有斑何事玉皇翻錯愛勅歸人世未教閒

其六

聞有神人姑射山餐風吸露此山間何將白鶴重驂駕謾憶青牛度關絳雪有丹侵骨冷彩雲如纈耆衣斑蒼回忽笑三天事一枕清風是等閒

小詩代簡寄姜楚愚

昔年女約歸蘭日共作樓山汗漫遊若下豈中千日酒西湖又送兩年秋詩囊藥裹生涯拙短鋏長鑱旅思愁我已機忘君信否魚竿隨意不猜鷗

病中偶成

萬事無關病後身綿綿靜裡見精神從他歷劫殘骸去獨與先天一氣新砌草欲回雙眼碧瓶梅已破隔年春會須酒戒開涓滴處處桃花足問津

其二

經秋肺病苦相牽土木形骸故宛然何物無名衆父父一關有竅又玄玄槐柯夢斷輸贏局梅蕚春分先後天大造原來也多事又催花柳入新年

其三

藥餌謀身拙計哉病中纔識舊胚胎鶴歸萬里渠邊月龍起三春蟄後雷已覺古今成傳舍不將生死挂靈臺夜來一夢猶堪笑未向蓬壺斷往來

其四

浩劫茫茫一幻形恒沙大海寄浮萍半生咬蔗味何有萬事如棋局未停摩詰自知禪是病屈原誰識醉中醒明年春色還無恙隨意千山枝底青

送諸翰林　冊封宗藩

帝遣詞臣有制書金泥玉檢照彤除　天文入[illegible]

還分社使節二春獨擁車白雪調高傾兎苑黄河槎
遠上星墟造知授簡多新賦司馬歸來奏子虛

玉河冰泮

九天春色煖相催百丈層冰凍忽開銀漢乍疑融碧
落瓊流漸覺遶蓬萊影揺三殿宮雲濕波動千門苑
樹迴共喜河流同　聖澤一時沾灑遍荒垓

夕月壇陪祀有述

迎陰西陸當秋夕展禮中壇列上公露冷旌旗低護
暮煙凝燔燎細浮空絳河光欽澄珠斗紫極精
流貫玉虹從此太平占合璧圖輝常滿大明宮

九日對菊

西風庭樹晩生涼滿眼黄花照玉堂摘落未應隨衆
卉孤高偏得占重陽縈霜點點催寒[illegible]清露[illegible][illegible]裛
晩香莫問東籬今寂寞鳳城秋色自迴翔

大祀齋居

太乙壇開肅上玄齋居永夜集群仙瑶臺瑞氣連霄
曙璧沼冰紋對月圓豈有精誠開紫極御餘香篆繞
鈞天明時展禮慚何補秖是書雲慶有年

五日獨酌有懐唐惟良謫宦

五日蕭條濁酒巵狂歌却憶去年時青袍燕市占何
有明月揚州空所思瓜步好春看獨醉竹西佳句與
誰題須知　聖主恩如海莫遣愁人鬢作絲

其二

送爾都門柳色新不禁回首倍傷神浮雲世路還雙
鬢芳草天涯又一春可向風塵稱傲吏由來蘭芷[illegible]
騷人青蒲此日誰同醉欲問平安未有因

其三

江都煙景近何如誰向天邊問謫居孤鶴夢回江月
遠雙魚書向北風疎小山叢桂懐人日古渡平蕪對
雨初儻憶　帝城鴛侶在飛雲渺渺正愁予

上　兩宮徽號頌　詔承門郎事紀述

樓頭曙色閃奎旂閶闔中天敞玉扉　鳳詔忽從
雲表下鴛行遥望日邊歸共傳舜孝刑千古更喜堯
仁遍九圍愧列簪纓沾雨露秖將賦頌奉恩暉

鳳尾蕉是唐光州所[illegible]載特異

一種佳名自古稀數尋[illegible]復碧城圍排簷似欲揚翎
去拂檻眞疑刷羽飛聲合簫韶寒帶雨色分梧竹冷
侵衣却愁明月秦臺夜不放西窗片影歸

其二

萬里官舟只載花却分叢碧到貧家植教近沼[illegible]漣

舞移向前軒客共誇露砌曉濃雲翅濕風簾宵冷月
翎斜炎蒸對爾渾如掃綠酹東隣況可賒

送唐比部量移光州

看君尺組向中原別思蕭條不可論雙鬢漸絲廿世
態一州如斗亦君恩棲當舊塢花應滿臺枕名園竹
尚存懷古不妨兼畫諾新題一與寄衡門

秋懷

蒼松翠竹晚蕭森過雨池塘澹夕陰興到剡溪誰駐
艇閑來梁父自成吟斷霞落日宜秋色鸂鶒鸕鷀滿
釣汀却憶　九重供奉處五雲遥護玉堂深

其二

歲歲邊秋急羽書薊門烽火近何如降王夜帳傳金
柝　聖主宵衣坐玉除鳳臆虎文來大宛玳盤
碗出扶餘時清正自容高臥莫歎西風兩鬢疎

其三

閶道諸公上直頻詞頭屢換墨華新文章一一傳黃
紙簪笏時時奉　紫宸　三殿星河低刻漏九
霄雨露淨埃塵子虛儻辱君王問好憶滄洲有釣綸

其四

紫薇花下玉堂間天上夔龍日往還處處携觴多傍
水時時挂笏儘看山西湖日到龍蛇窟北極雲屯虎
豹關兩歲滄江看落葉西風屢憶鳳池班

其五

豈向乾坤老腐儒且從寂寞著潛夫滄波日晚龍應
臥古木雲深鶴自呼萬里凉風吹鬢髮三秋黃葉滿
江湖也知宦計從來拙秖憶　君恩未忍孤

其六

菊花端不負重陽八月尊前已半黃何物桓公從落
帽多情杜牧自傳觴蕭蕭葉下千山雨渺渺歸鴻七
澤霜直北　帝城秋望苦九河煙水正蒼茫

其七

雲白江青鴈影徂一庭寒雨颯衰梧丹沙欲試茅公
訣黃石重研鬼谷符老去疎狂逢醉減年來消渴到
秋蘇中原朋舊書題絶獨夜蔬盤酒自呼

其八

西風殘葉滿空村蕭瑟寒塘獨掩門黃菊丹楓秋漠
漠歸鴉栖鶴晚喧喧琴尊自合容狂客芹曝還堪奉
至尊莫放函關屯紫氣青山猶秘五千言

寄唐惟良比部謫韓州

憐君謫宦已三秋夢斷章江水盡頭意氣乾坤空落

落是非今古竟悠悠渚花汀柳傷心老落日浮雲薦
眼愁詩句凄涼應更絶幾回搔首仲宣樓

寄薛州柳節推汝志

萬里滄江赴一官思君回首忽秋殘訟庭黄葉吟多
暇齋閣青山夢亦寒　天上簡書三尺在口中碑
頌百年看蒼生雅望還公等莫問東山老謝安

秋日偕俞邦相明府胡元瑞兄宴集鄭氏園亭

遶郭蕭疎萬木齋使君高興此招携栽花潘令多新
賞看竹王猷有舊題松下席移多傍石杖前雲暝却
尋蹊從今莫忘東城路滿目崇陰夕照西

雙壽重封壽薛封君

青霄使節按三川　紫禁恩光下　九天日
北堂明晝錦星輝南極照春筵金莖茁薦千年露彩
鳳重銜五色箋莫羨武夷鸞鶴近人間華髮已稱仙

與張愼吾楊叔向顧寳甫共飲蓮花池

蕭蕭蘆荻午風秋冉冉芙蕖宿露收不爲逃禪思解
脫偶然臨水自淹留歸雲半入西宮樹返照深搖北
郭樓却憶五湖煙艇在心期今已愧浮鷗

送九十舅南歸舊隱

西風短褐去何之愁對黄花醉别巵如我不才稱假
舅愧君懷玉未逢時霜高朔鴈征衣薄寒入江楓客
棹遲萬里一尊秋色暮相看雙鬢總成絲

其二

尊酒相逢倍黯然不堪搖落又離筵燕臺亦是懸金
地楚客空傳抱玉篇莫笑隕星同鷰石猶聞陰雨泣
龍泉渭陽賦罷情何極珍重雲霄更著鞭

送張舍人世文使　魯國

君家桃李正芳菲並擁星軺出漢畿鸞掖早推公子
貴鳳毛今似舍人稀苔荒魯殿遺文在雲鎖秦封古
字微莫爲登臨耽勝跡竚看聞禮入庭闈

長至叔向臥病久不出余復以幼子之感在告
却東

至日風霜同伏枕悲來涕淚獨沾襟鴛行玉佩垂垂
入魚鎖金門杳杳深愁嘆秖供兒女病年華已覺鬢
毛侵蓬居咫尺經過絶空對青尊自越吟

其二

大野嚴霜凋綠蕪高臺雲物望中孤天涯客計總愁
病歳晏鄉夢空江湖隱几兩同南郭子沾衣我愧東
門吳何當走馬一相慰紅臘照酒呼樗蒲

聞潊陽先生買山

知君便作幽棲計買宅移松向碧山花徑鹿眠人不到竹房雲閉鶴空還盡教覆砌留青樹特與開林放白鷴却爲名高歸未得古藤深鎖石堂關

長至期會以病不與東諸同心

千官此日覲 楓宸大史占雲氣色新想象 翠華臨合殿森然羽衛肅勾陳鑪煙不散鈞天樂䕫管先催漢苑春底事年光欺伏枕臥聽車馬下街塵

其二

明時無計遂投閒苦向依依幽閉關憶所從容陪侍從幾回清切覲 天顏今遠隔鴛鷺金門侶悵望䕫

龍玉筍班朝罷諸公多逸興誰能旁盡看山

寄姚千之

尊酒空悲歲月徂憶君離憂滿江湖天長紙許春無限書到更成嗟有珠萬里吾雲秋色斷五陵愁思夕陽孤金門亦自容眞隱莫便飄然不可呼

其二

浪傳雙魚問索居二年筆札三年虛青雲意氣逢人減白眼風塵只自知潘岳閒居應有賦長卿多病更無書何當慵散年來甚也向心知萬事疎

冬夜同顧實甫赴楊叔向飲

斗酒相呼興不慳高歌懷古一開顏何人擊筑燕臺暮有客談天碣石還意氣欲酬千載盡乾坤眞負一官閒故園春色催楊柳惆悵天涯未可扳

晚憩碧雲寺

古寺疎鐘殿欲殘小龕聊與坐蒲團中華日月諸天近上界樓臺百里看松杪過雲池影細竹間流水籟陰寒逃禪此地堪時叩何處青山擬挂冠

戲贈碧雲寺僧

似聞言下長青蓮欲叩西來事杳然片石總修諸佛供一燈如幻老僧禪池魚豈解遠公偈櫪馬空聞支

道憐諸天未必藤蘿隔挂杖朝堪破暝煙

香山寺

萬山精翠晚相鮮煙杪遙看一徑懸風遠疎鍾聞下界月空清鑑落諸天松花半積禪房靜岩石斜支佛閣偏欲向東林聞片偈白雲蒼樹總茫然

平坡寺

平坡亭午雲冥冥山半微風聞塔鈴黃金布就向來地白馬馱到何年經嵐陰欲沉萬樹綠雨色忽斷千峰青却憶近朝支笏處悵望茲山空翠屏

大功德寺

其二

朝市江湖浪自疑且分秋色與茅茨敢同狡兎營三窟頗似鷦鷯借一枝天濶半侵官樹綠雲寒時度苑鍾遲書籤茗碗從高枕搔首青山未可期

其三

索居幽事頗相牽種藥分花亦偶然欹枕鴻過秋似水捲簾鶴唳月如煙自憐莊室虛生白人道雲亭靜草玄懶性不妨供執戟玉珂金鑰近朝天

其四

散帙聊憑減客愁垂簾永日小齋幽屐從東郭先生曳榻為南州孺子留墻短恐妨秋[illegible]色窻虛不礙白雲流也知寂寞還吾道青瑣朱門自五侯

送鄒南皐年丈左遷南比部椽

翩然一葉又南征天遣鄒生重兩京漢署未應疲執戟楚宮容自妒傾城孤臣自荷生全德 聖主終垂日月明獨憶心知揮手處片帆千里暮雲橫

其二

虎賁往事更休論咫尺憑誰叩 帝閽已分一官投世網尚寬三黜是 君恩風霜尺疏留青鎖煙雨孤帆向白門想得避人焚草後細君應笑舌猶存

其三

竹邊春色轉堪憐岐路休嗟馬不前底事往來身似鴈須知生死直如弦一尊風雨花吹雪萬里江淮水拍天爾我壯夫肝膽在不將青淚灑離筵

其四

郁門愁見柳條春不為心知別恨新敢道 聖明終棄直由來行止不關人東風晴日吹芳芷南國春江老白蘋薄譴儻然還歷試未須湘浦賦垂綸

金山寺

誰似中流片嶼孤居然咫尺見蓬壺地當京口蟠龍虎江到中流半楚吳落日片帆天共遠潮迴極浦月平鋪凭闌搔首仍懷古擊[illegible]雄[illegible]今在[illegible]

秋杪放南泛舟

迎曉細雨蕭蕭濕掠岍飛鳥欹[illegible]自天入滄波秋浩渺日銜城觀晚崖崑乾坤共[illegible]開[illegible]百感月絲縉旋鬒催江國鱸魚秋正好看雲[illegible]去[illegible]征

其二

萬山晴翠侵南國十里垂楊接[illegible]葉 京國幾人同岍績乾坤是處有扁舟汀鳧渚[illegible]驚[illegible]暮蓼黃蘆花渺渺秋一向風雲消白日幾回[illegible]首[illegible]滄洲

其三
古祠堤下千楊柳盡噪蟬聲過客閒賴有清尊隨野
艇不妨踈雨濕溪雲江天鴻鴈迷寒渚沙岸鳧鷗亂
夕曛何事秋風驚旅鬢廻舟落葉晚紛紛

濯纓亭送趙兼甫同姜山人作長句
落落都門疋馬徂離亭楊柳倍蕭踈桑乾晝曳雲陰
黑碣石秋懸海色孤白日鳧將雙舄去青天鴈有尺
書無明朝尊酒遥憐汝七十灘頭不可呼

其二
木脫空亭別思盈醉中秋色若分明征途未誤歸家
計製錦應勞作吏情極目浮雲迷[illegible]人
軒檻悲來底事能相慰南國甘棠[illegible]

有客
湖光山色雨蒼蒼有客攜尊坐夕陽午[illegible]扁舟[illegible]雲
月何須萬里論瀟湘青蒲得雨隨[illegible]覆
檻京知爾泝洄相訪意伊人合在水中央

其二
小樓高枕碧山隈樓外澄湖一鑑開[illegible]日
過麥空一棹拂天廻煙霞興愜原成[illegible]忘了
不待爲惜高情還選一石臨流隨意坐蒼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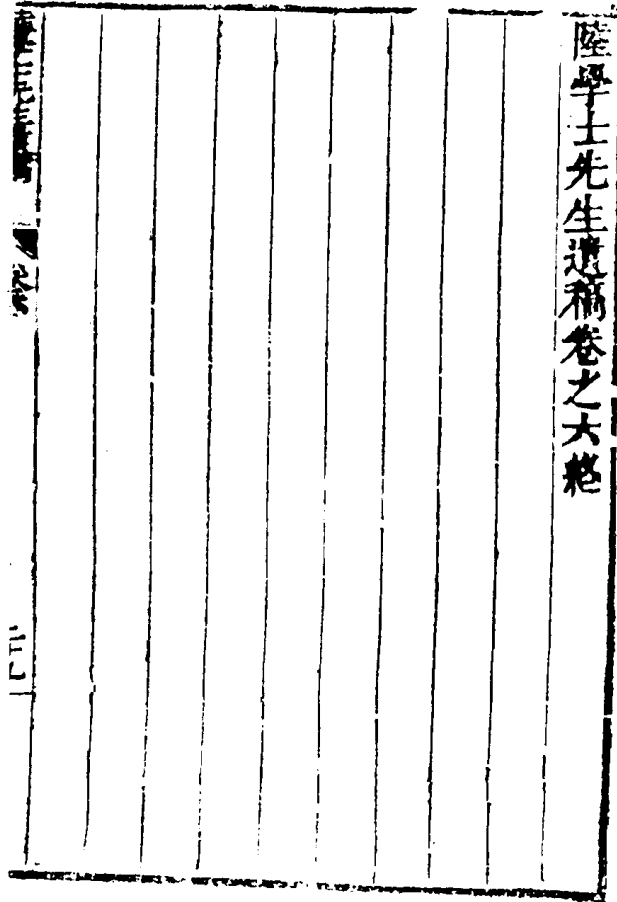
其三
爲憐佳客倒芳尊從倚山門日未昏捲地急流翻雪
窟洗天狂雨出雲根遥峰一抹青於染峭壁千尋翠
有痕忽憶蘭亭添勝事風流千古至今存

閒居漫興
坐閣紅塵只數椽先生長夏足高眠百年富貴浮雲
外一枕羲皇午夢前幽砌有花皆自潤小窗無樹月
常偏問奇坐客應常滿不是楊雄不解玄

其二
曲逕頻回長者車居然結構帶煙霞只留茂叔窗前
草不種潘安縣裡花人擬芝蘭清不厭天留風月浩
無涯誰能無事頻相過茗碗清談到晚鴉

其三
亭齋白日晝陰陰萬軸牙籤一素琴但覺心隨魚鳥
適便爲樂向孔顔尋瓊枝濯濯懷人意黃鳥關關求
友心聞道蒼生望安石未教三逕綠蕪侵

送應華東兵司之留都
一命承恩返舊京片帆遥挂楚雲輕萬年王氣蟠鍾
阜八月濤聲過石城自是昇平逢 聖主可知鎖
鑰用儒生別來戀 闕應回首旅鴈西風正北征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六終

濮水陸可教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曰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仝校

詩

七言絶句

壬辰七夕詞同用瓊賦

嚮入梧桐幾葉風紛紛瓜菓走兒童七襄競試穿針巧一縷誰施補衮功

其二

鵲橋宵駕事如何銀漢迢迢落月波一水盈盈莫惆悵洗兵吾欲渡天河

其三

團扇初悲漢殿秋沉沉金屋火螢流君王儻憶關山月恐向天階望女牛

其四

秋杪堯蓂七葉開九華燈影夜徘徊漢宮設憶鸞書至緱嶺爭看鶴駕來

其五

南北行看一水分須知天上有離群閑官處處堪藏拙不作人間乞巧文

無字碑

何年驅石表層巒風雨連天華道寒可是山靈羞穢德不教秦篆此中看

封禪臺

曾聞遺草求司馬誰向殘碑憶祖龍玉檢金泥何處覓只今猶似白雲封

孔雀崖

宣尼遺蹟此中存千古靈山廟貌尊一覽自然天下小何須白馬見吳門

磨岩碑

東封纔罷翠華西回首千山蜀道迷若使豊碑堪萬古何煩鐫石紀浯溪

碧霞宮

絕頂千秋玉女祠西風盡日滿靈旗雲軿出入無人見只有瑤池青鳥知

玉女泉

金華不羨露華凉玉井靖流石髓香儻憶野人仙骨

在願從此地乞三漿

黃華洞

萬松深鎖夕陽秋石壁連天古洞幽雲馭只今誰復見鸞笙時駐碧山頭

明月嶂

海月光含碧嶂流孤筇踏破萬峰秋茫茫下界無人會獨倚孤峰摘斗牛

丈人峰

千秋贏得丈人呼不比青松作大夫我見此君須下拜乾坤特立古今孤

望海石

中宵日湧萬峰搖一片晴霞古不銷何事秦皇當日見不驅東海駕爲橋

大夫松

碧嶂已殘丞相篆青松猶帶大夫封寄語山靈須護惜千秋風雨欲成龍

驪經石

茫宇猶殘碧蘚紋臨流讀罷夕陽曛蝌蚪鳥跡皆成篆何用全翻貝葉文

高山流水亭

枯梧千載不勝悲山水知音更有誰細聽湫石皆成韻猶似冰絃未絕時

白雲洞

一縷遥生碧巘阿青天萬里漲層波秖今四海多霖雨却向空山護薜蘿

南天門

鳥道千盤挂碧空聊憑雙舄御長風海天一嘯無人識曾向遺壇覓巨公

漢明堂

千峰如戟擁儲胥古制猶存玉帶圖當年受計無他

事秖向飛龍羡鼎湖

仙人橋

纍石爲橋駕碧空千秋不數濟川功道人飛舄何須此直向晴天踏彩虹

石閭

仙閭高傍碧峰開拄杖尋眞特地來玉篋有文人不識自椎石壁破蒼苔

仙鶴山

仙馭何年駐此山長松萬古片雲閒月明無際天垂海隻鶴千秋自往還

捨身崖

層崖百丈杳難攀愚俗投身向此間願剖丹心酬白日不將朽骨施青山

陰字碑

周家三世禪亭亭何必天書始勒名紛紛佞舌那堪問秖汚萊陽竹簡青

森羅殿

聞說冰霜一鏡懸慳貪罪業竟無邊如何鬼伯持衡在日向人間乞紙錢

蒿里山

歌傳蒿里不勝哀岱岳遊魂去不回惟有遼東華表鶴月明千載復歸來

封岱亭

極目千峰一草亭憑君回首謝山靈從今馬首奚囊草拾得名高萬古青

朝陽洞

洞門深鎖一峰孤睛旭迴光乍有無拄杖到來雲自破山靈應識舊陶朱

西施洞

綠蘿如屋草如茵千載吳宮跡已陳一棹五湖無遠近可能重憶若耶春

白雲洞

霸業千秋不可尋白雲舒卷是知心可憐一片隨煙艇不作商家四海霖

雨中與馮開之宦庶泛湖

山寺旁君杖策尋萬峰雲鎖竹房深玄談對坐青於竹不聽蕭蕭戛玉音

其二

沉香橋畔繫遊橈倚檻千峰影動搖景物似疑天洗出綠楊堤外雨瀟瀟

其三

龍王堂前湖水平半涵山翠半縈城似怪蘇堤千丈碧劃開菱鏡兩般明

其四

四橋行盡雨初收斜日搖光入寺樓吹徹玉笙天似水不須檀板按涼州

其五

三塔基旁草似茵東風吹綠幾經春煩君選勝添新檻共坐磯頭釣紫鱗

其六

一亭誰着碧波心分得孤山半畝陰頗訝傍舟歌管
沸直教山水亂清音

其七

翠滑蓴絲天下無西湖端的勝湘湖酒闌茶消雙眼
豁孤山却是一螺孤

其八

湖中鷗鷺玉雙飛湖上樓臺壁四圍雲白山青竟誰
主君今作出我還歸

其九

處處青山着屐登謝公遥記昔年曾更無畫舫紅粧
妓自對空山碧眼僧

其十

西湖君占水雲寛我自歸尋七里灘幸遇太平
垂拱日　帝星不傍客星寒

亳州拜商王墓

商王陵畔草凄凄落日空林鳥自啼惟有村翁趨伏
臘至今猶似望雲霓

其二

摩娑斷偈首重迴咫尺桐宮半草萊但看黍離悲汝
邑當年麥秀不須哀

其三

曾聞玄鳥傳商頌可信空桑降尹躬千古君臣嘆一
德小儒惆悵泣西風

送李丞之眞寧令李丞蕭吏也今遷眞令余在
病中不能別有所贈賦二小詩爲別

四馬西風墨綬寒三年宦橐舊青氊二松哦處蘭人
泣擬作甘棠百歲看

其二

新邑遥傳令尹名兒童夾道有歡聲共言一片榆關
月曾照蘭江徹底清

三日同楊叔向顧實甫陳伯符郊行

小紅踈翠點春叢落絮游絲趁遠風世事總將青鬓
短年華不擬緑尊空

其二

毿毿垂柳緑新抽淼淼平湖喜不流十里風光看欲
醉野花黄蝶滿汀洲

其三

花杪朱樓出畫欄花前芳草駐雕鞍故園風景渾相
似只少横枝映竹看

其四

古城搔首思依依城下桃花紅欲飛黃金臺上千年事極目燕山空翠微

其五

門掩青苔一徑斜柏屏新綠未全遮春光殢客濃於酒醉撲遊蜂遶杏花

其六

小亭簾捲百花香金井銀牀白日長忽憶風流王謝遠更迴流水泛春觴

其七

菰蒲侵水綠初齊堤草如雲沒馬蹄回首勝遊春寂寂斷霞殘日杏花西

其八

下馬禪關醉欲醒更憐花氣晚冥冥鐘懸古樹無人叩坐聽微風響塔鈴

其九

堤上家家祓禊回小橋流水碧於苔綠陰斷處斜陽入一片紅粧照影來

其十

纔見花開春已殘看花春思未應闌殷勤擬訂重來約次第風光到牡丹

遼陽凱歌

元戎大旆轉陰山殺氣凌春草木寒十丈旄頭中夜落殘胡愁向磧西看

其二

大纛朱旗曉角喧金戈百萬擁轅門馬嘶漢月黃雲裂鬼哭胡天白日昏

其三

十年塞北捲胡雲一戰遼西靖海氛夜半健兒釃酒罷放歌朱鷺隔山聞

其四

燕然落日駐危旌遼海飛沙失虜營上將敢言收地遠　君王神武百蠻驚

恭遇　頒曆有紀

仙韶曉徹佩聲聯鳳曆新看　玉陛傳共喜三元開夏正還欣萬國戴　堯天

其二

曆數三千屬　聖人仙蓂幾度玉階新於今正朔窮天地九譯同聲祝萬春

明妃祠

乍聞南鴈數聲哀寄語交河漢使回不是望鄉無處

所月明羞上李陵臺

其二

胡天明月漢關情羌笛雲中夜夜聲但使邊塵常不動不辭紅粉作長城

其三

琵琶底事淚雙垂黃鵠猶聞貴主悲高祖自行婁敬策由來國計屬蛾眉

其四

君恩莫道總成空別後猶聞敍畫工何似增成絕咫尺班姬團扇泣秋風

瀲陽見貽靈洞山房十絕予踵賦焉

古洞棲霞

咫尺壺天隔世塵石牀瑤草閉千春底緣五色朝朝駐爲有飧霞獨臥人

天池漾月

一泓澄碧靜無苔銀浦雲瀾片月迴想憶昆明舊供奉彩毫曾賦夜珠來

中巘干霄

萬山秋影桂穹蒼獨倚孤峰勢欲翔不信中台干氣象四垂星斗落寒茫

三山環壁

誰道環中別有天三山迴合翠微連緣君自是瀛洲骨題日投閒境亦仙

片石飛雲

一片孤雲萬古峰攙天秋色洗芙蓉秖疑膚寸能合雨不道空山有卧龍

寒泉漱玉

百轉鳴泉細遶扃四時寒响玉泠泠却愁飛去爲霖雨不得山中穩卧聽

梵刹鐘聲

共言古寺荒涼久何處溪聲送曉鐘仙客乍聞 長樂夢一天微雨度深松

山亭樵語

爛柯人遠石砰空數畝花陰一榻風臥起似聞聲剝啄半山樵語夕陽中

雲逕觸松

白雲遙護百盤深夾路松迴十里陰想得抱琴將鶴去半林斜日倚孤吟

溪橋煙柳

石橋流水急於弦一帶垂楊弄晚煙此去便看人競

隔好停孤策聽新蟬

咏物

一聲裂帛蟬咽遲處處村村高柳枝林塘爲爾足吟思何必黃鶯初囀時

其二

何來白鷺玉爲群衰柳池塘日易曛莫學浮鷗足機事驚飛亂點青山雲

其三

野塘秋草半衰荷空渚月明胡鴈過雙翮好看漢雲在一生何必稻粱多

秋日偶成

畏喧怯暑眠昏昏客至從嗔不出門何物秋風太無賴頓吹黃葉滿荒村

其二

西風落日凉修然四垂青天橫白煙今夜月明應不睡恐有笙鶴西山巔

聽雨

銀燭空堂夜影迴更憐疎雨淨纖埃小窗一片蕭蕭響知是庭蘿葉上來

其二

蕉花新種葉初平解作千般送雨聲可信夢回今夜月半江潮落武林城

萬壽聖節歌

中秋後二日實　皇上降誕之辰予猥以詞臣嘗與載筆螭頭之上俯聽廷臣山呼獻壽　聖顏和粹有穆其容今山居閱歲屆期追憶如在九天聊綴短歌用伸芹曝金鏡之述有待來茲

秋宵露淨彩虹流　閶闔中天覲　冕旒日月四時調玉燭乾坤萬古護金甌

其二

庭燎輝煇玉漏遲千門廣樂動瑶池共驚月兎連宵滿正是　樞星繞電時

其三

傳呼　駕出更遲回　内殿齊看扇影開清蹕中人低報語　聖慈雙賜玉尊來

其四

秋風徐捲珮聲寒上相當頭引百官一片珠簾初日映　玉顏清切侍臣看

其五

綾織金書萬壽符講筵先賜及公孤儒臣寵極知難
報紀德空慚繼典謨

其六

曈曨旭日捲簾珠劒佩成行夾陛趨獻壽未須誇萬
國新來欵塞五單于

其七

公侯彩幣鏤金條答　賜團花獻錦袍最是承
恩三相國玉尊金斝出　宮醪

其八

齊叩　彤墀祝萬春寶鏹　恩例遍　廷臣祥雲

五夜纏南極列宿三垣拱北辰

其九

天閑進馬御欄東一色黃羅覆錦騣中監貴人呈閱
過　聖情偏顧玉花驄

其十

片片宮雲五色排內臣叩首近瑶階班回一一飛魚
錦頂戴鍍銀　壽字牌

其十一

合殿中間覆錦毯朱衣傳唱引三孤　廷臣莫獻揚
州鏡自有元公帝鑑圖

其十二

棕輦葳蕤綴彩旒金鑪雙導紫煙浮班行先放千官
直爲有　慈宮竟日留

其十三

滄江一臥轉驚秋歲歲茲辰侍　玉旒幾夜空山
看北極辯光一道傍天流

其十四

頻憶年來載筆趨不妨懷　闕自江湖欲裁唐相
千秋鑑聊擬嵩山萬歲呼

哭禧兒

禧兒生僅閱期非慧非姝多歡少啼孩而嬉
呼未有緣識而了了於父母[illegible]者最甚[illegible]則張
琅牽帷而呼見予則嘻出則隨捨則號抱之
則止予甚憐之尋以痘疹遂隕厥生氣垂絕
猶引首就予如有戀也嗚呼是其有知也耶
無知也耶予心碎焉爰作此詞聊以自遣言
短哀長夫亦當哭云爾

汝生一期纔一月紫蘭初茁芳意歘豈我於汝非父
母昨日喚父是誰與

其二

日日呼汝汝笑迎今却憎人攻汝名覔汝孤寬無處
所凄風吹霜月色苦

其三

汝聲已吞氣欲絕側首就予如與訣汝心有知與無
知今我展轉心生疑

其四

青天覆地雲漠漠黃昏古原蕨藜惡弱寬無識去何
之萬鬼憐汝無汝欺

其五

嬌語如簧賀勝雪挽袖牽衣忽而絕寒風撲窻聲颸
颸孤燈動壁疑汝畱

其六

北風蕭蕭白楊路萬古黃泉汝歸去霜雪侵汝汝豈
知猶擁衾絮護汝衣

其七

嗟呼汝生同覆水一滴未流入泥滓江河東逝萬里
流慟哭白日雲濔濔

其八

汝父兩淚如金鑄哭爾如泉不能住何況汝母歸汝
心不言不哭神暗侵

咏史

濟世文章董賈同子雲何事擬雕蟲區區已抱中年
愧千載猶傳羽獵工

其二

莫笑深源漫得名謝公果出爲蒼生等閑放浪東山
展一折曾驅百萬兵

其三

晉室清談世所傾不教阮籍眼能青君看廣武英雄
嘆楚漢眞同一醉醒

其四

風流白傳許誰過日日歌筵簇綺羅自是法身難色
相尊前那識醉維摩

咏題畫

葉亂午風披翠羽花含曉露灰金杯莫誇孤幹凌霜
老直擬丹心捧日廻

其二

露華獨釀黃金蘂霜色偏宜碧玉柯夜半月明靈隱
落香風吹遍萬山多

其三

梅侵蚤臘輝無色桃逞穠葩却沒時莫傲冰霜花佚

血一枝應爾殢春妛

其四

玉盤空瀉露華凉不作姚家宫様粧但覔月明幽度處也應知是百花王

韋公園海棠

東林小徑漸成蹊雨後重來花已齊忽憶故園春未老一枝斜臥曲池西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七終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八

溆水陸可教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日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仝校

箴講贊對

奉　旨撰思政軒箴

惟　皇睿聖纘嗣丕基文純罔逸湯敬日躋爰闢玆軒齋心密勿思政是名義存兢惕惟　皇立政欽若昊天奉厥無私覆彼八埏若爲弗思感格寔難惟　皇立政憲於　列祖顯顯令猷式光前古若爲弗思繩厥遺武四海惸嫠政是用康一夫不獲我視如傷何以庇之衽席堂皇殊方弁辮政是用輯一夫不戒作我蟊賊何以靖之苞桑盤石萬方玉食思及鋤犁　袞衣在御思及杼機徵輸罔藝乃政之疵筐篚之恩用思有式　尚方之需費思有極濫出無經乃政之慝用思弗貳或蔽其聰去思勿疑或撓其公毋昵厥比衡平鑑空言逆於耳思或爲利言遜於心思或爲戾毋恣厥情虛心執契勿謂巳察諮諏是尤勿謂巳斷訊讞是參思古哲王從善如圜勿謂予喜賞或爲僭勿謂予怒刑或爲濫思古哲王監于成憲朝以出政則思其終紛更之戒畫一之從夕以修令則思其始毋徇寵嬖毋眩多岐匪曰　儆廣厦在前及爾食息而思其言匪曰大庭諫爭在列及其宴息而思其闕自古神聖亦莫不思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治罔無大亂罔無細慮患於萌圖難於易無疆惟恤無疆惟思侍臣司政敢告丕疑

經筵講義

這是渙卦九五爻詞渙是散汗即人身之汗國有鬱結非號令不能散人有鬱結非汗不能散故曰渙汗號是號令當渙之時非尋常號令所能救故曰大號居是貨財積於王府的非尋常經費之比故曰王居咎是過咎周公說渙之爲卦於家國屋[illegible]散之時人君當此難免乎咎矣九五陽剛中正[illegible]渙之道者故能思人心之渙以其耳目不一[illegible]則有大號之渙焉凡上所不便於民與民所不達於上一一播告於詔令之間譬如汗出而病解德意無復有壅而不宣者矣又思人心之渙以其困窮無告也則又有王居之渙焉蓋不特蠲租輕賦而巳凡上府所

所蓄積皆盡出之以充賑濟之費德惠無復有偏而不偏者矣夫有大號之渙則耳目既有所係屬有王居之渙則困窮不至流離如此則民心允乎天命自固國恩既普主德又彰人君之咎可免矣臣泛觀古今恰有一事可為明鑒唐自天寶大曆之後可謂渙矣德宗用陸贄之言下罪己之詔遂使河北叛臣悍卒靡不感泣歸誠此渙汗大號之效也是時德宗頗好進奉諸道上獻皆別儲之榜曰瓊林大盈二庫卒啓寇心致有姚令言之變此不能渙王居之效也臣因是思之號令是虛名散施是實惠虛名可以動一時之聽實惠可以結萬國之心所以大學有言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以此知王居之渙猶濟時之要務也臣愚又謂民富國安一心奉上苟有徵索何令不供是又民聚而財亦聚也藏富於國罔惜民窮科歛雖嚴後必無繼是又民散而財亦散也本義所引散小儲以成大儲意正如此仰惟 皇上天地為心乾坤合德軫念恤民之詔無歲不下停徵蠲負之惠無地弗霑往者特發 內帑數十萬之金存活江南數百萬之命至今衆口額天祝延 聖壽以報再生之德可謂未渙而濟賢於古帝王矣臣愚無識

進贊[illegible]臣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問多寡三年九年之積無非萬姓脂膏內府外府之藏總屬 一人供應勿增額外之費以損軍國之需勿興非時之役以開蠹耗之路勿崇不急之用以重催徵之苦勿貴難得之貨以啓進獻之門則四海盡感 皇上寬恤之恩萬世又頌 皇上恭儉之美臣愚不任惓惓

林端簡公贊小序

林端簡公嘉靖間一代偉人也嘗以督學使者按浙浙士賢而達者半出其門予生也晚不獲式瞻其丰範而幼於先君所耳悉之比典畱都試得林生諸意其家學淵源有自進而叩之則公之季子也生因出公四小像見示蓋肅然起敬若親見其人焉乃各為讚識其後文學德行出處履歷之大槩具載國史不具述云

朝服讚

穆穆于于佩玉而趨正色立朝以奉 帝命載召載歸高風凛如允矣林公名世之儒

公服讚

峩冠[illegible]

容圭瑱其德有偉林公萬夫之特

常服讚

端冕垂裳夙夜在公望之冰清即之春融有式其儀孰窺其中至今越士絳帳餘風

私服讚

退食自公素絲委蛇　巖廊之望林壑之姿民戴其德士欽其儀出處皭然百世所師

王師竹先生像讚

此吾師師竹王先生像也狀貌十之五手神十之一耳

讚曰

吏服而隱人貌而天其眉間坦然若有憂世之色其鼻息栩栩然則已脫埃濁之外而遊象帝之先其眞誠愷悌卽之者可得而見其孝友廉節耳之者可得而言乃其中直欲使萬物之得所摩頂而拯顚連雖吾彷佛識之而猶未得其全也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將使鄭國神巫見之而走豈緊丹青俗筆可得而傳耶

麯生對戲東山甫叔向

欲醒生以書來告欲共屛麯生昔之會爲所困也於是病矣生召而親數之曰來儀狄氏昔乃祖弗悅於崇伯子被以亡國之辱詬而遠之阮嗣宗劉伯倫群不逞寔誘以來使污我缾罍姦我盟會我二三兄弟有不腆之肴與爾剖分而食之今諸君之視我二三兄弟不如昔者蓋言語泄漏則汝之由今日之事爾亡與焉不且傾爾於陽侯之壑對曰昔我諸祖以甘旨事崇伯子崇伯子寔懼不勝我而屛棄我阮嗣宗輩謂我明德是上帝之所歆也毋是屛棄而誘進之自是以來百爾盟會與我相縱於時豈敢離遏劉伯倫見侮於二豪我寔勝之無功子欲遊醉鄉而不得

我爲之御以達其國夠爾二三君子實用比昵於我燕會慶告非我不洽謔浪笑傲非我不舒敘暌問別感時傷遇憂讒畏譏非我不釋雖我之事君其何以不免昔爾二三君子沐霜露冐荊棘陟跋數千里而來自南盛我以鴟夷載我以官舟酌我以兕觥金罍一日無我則偃臥而不懌車轄旣脂言秣其馬惟是道路燥濕之不時風伯氏欺爾枵腹敝衣而間來襲爾遥見吾廬奔越來訴起我於糟丘之池而委命焉我驅逐風伯氏而去之保障爾二三君子俾爾金湯也爾二三君子是用出肺腑以示我我亦推身置爾二

三君子腹中雖我薄質則蔑以加之矣不虞二三君子之貳於吾也何故詩曰愷悌君子無信讒言二三君子豈辱裁之於是病已生謝曰不穀之罪也請召欲醒且醉二生尋盟焉俾爾即事於今日之會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八終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九

瀲水陸可教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曰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仝校

奏牘

高皇帝盛德頌

臣聞人臣事君猶子於父人子雖至愚極陋未嘗無愛父之心人臣雖至愚極陋亦未嘗無愛君之心然

人子事父惟其力所可致皆可奉而獻之至於人君至尊如天至富侔地人臣雖有區區之心無物可以自獻則惟思奉天下之美名而歸之與夫萬斯年之壽而已然名與壽實人主之所自致人臣亦無所與力則惟有取天下之至言要道陳獻左右以為身心修省之助斯亦忠臣無已惓惓之極思也臣伏見陛下遠覽千古動稱二帝三王之治雖英主如唐太宗猶以為不足法可謂有大有為之志每讀傳宣批答及累次輔臣 召對之語皆動引古誼灼見時宜雖邊情虜計隔絕萬里之外了如目見控制撫馭動合機宜遠出 廷臣意表可謂大有為之才則宵旰自竊歎謂有 君如此斯世斯民一何厚幸乃近者 朝講轉稀論奏多壅井市無知藉藉生謗無所不有 陛下有聖人之資而不獲享聖人之名臣竊痛之則每思擇言而獻庶幾少補聖修之萬一既而又思 廷臣忠君愛國之心誰不如臣格言讜論日塵 御覽豈獨犬馬微誠而能動天用是執筆趑趄欲言復止然而馳情 紫闥結誠 丹扆念 天顏之久曠憤流言之布聞未嘗不展轉反側中夜涕零也今年正月元旦臣於

私寓焚香祈 天祝 聖畢黯然靜思 陛下元旦不受群臣朝賀者三年於此矣豈天下大禮大政舉不足關 聖念耶抑 聖躬果爾違和不任勞劇耶夫天下大禮大政舉不足攖 聖念臣為天下憂之 聖躬果爾違和不任勞劇臣又為天下憂之然又思去年元旦之事知 陛下雖不臨御群臣乃心未嘗不在天下也則又用以自慰已乃就架手探一編書讀之則得先臣宋濂所裒輯高皇帝聖政記開卷展閱瞿然省悟謂古者人臣告君首稱法祖即如伊訓無逸諸篇具述成湯文

武之事皆能啓道明主聿光世德何者人主所傳者
祖宗之緒所紹者祖宗之業故致慕之志常殷而感
發之心易動也矧我
高皇帝肇造區夏躬致太
平有高萬世之名身兼創述臨御最久有高百王之
壽則凡人臣欲奉美名而歸之君者無若法我
高皇帝人臣欲祝萬斯年之壽者亦無若效我
高皇帝況　陛下仁孝嗣統動思繼述臣伏念往
歲　手敕輔臣前者卿所進　聖祖御筆朕躬
覩其摩藻弘謨眞乃天授非純聖至神而何因思
祖宗訓錄乃今朝之史鑑豈可不得而知之命卿

等將在閣　累朝訓錄副本謄寫裝成書帙以朝夕
觀覽庶可以知我　祖宗治國治家之法修身勤
政之要是知　陛下心神所注常在　聖祖今
適當　訓錄重寫進　御　陛下一時繙閱必且
惕然動心因不揣愚陋取舊記所載稍加參訂　恭
譔　高皇帝盛德頌十有二章章十有二句各爲
小序首述　聖祖明訓然後乃致愚意夫我
高皇帝淵懿盛美譬之天地不可摹繪臣所賛述僅
此數條要皆關切　陛下身心庶幾便於循省用
爲作求繩武之助臣又聞忠臣進諫多云不避死亡
之誅陳危苦之詞臣切以爲不然夫人臣進言冀以
感發聰明弼成君德豈樂死亡以徼後譽哉臣今恭
撰玆頌積念兩月每涓諏吉辰齋心默禱然後執筆
伏草一章不敢泛引古今炫飾詞藻亦不敢過爲危
激矯拂之論妄相摩切願借數刻燕閒省覽一過區
區之心夫惟不勝一念犬馬愛　主之忱仰冀
陛下廑思　祖德動相慕效以長享聖人之名
永保萬萬年無疆之壽則天下幸甚

謹身頌第一

高皇帝常諭李善長等曰人之一心最難檢點朕起

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察任
情行事誰能禁我因思心爲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
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嘗自檢點此心與身如兩敵然
時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
肇成大業善長等皆頓首曰　陛下此言乃聖賢
治心之要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臣竊思人主行事
迎合者多規正者寡意有所注誰其敢違所恃防檢
者惟此心耳然臣竊謂　聖祖斯言非特肇建大
業之本抑亦保養壽命之要以故四十年間櫛沐風
雨暴犯霜露經營創守宵旰不遑而精神強固聽斷

彌勤卒登上壽爲自古創業賢君之冠此皆心爲身主嗜欲不侵之效也向使 聖祖當持盈守成之運恬愉自養軒轅廣成之壽豈足道哉臣伏見 陛下 天顏充實 玉音洪暢此萬壽無疆之徵也夫何邇年以來 聖體違和屢形 詔旨臣等在 廷之臣固知偶然感觸勿藥有喜四遠無識不勝憂疑謂 陛下富於春秋豈應疾數有此 陛下深居九重所以檢制調攝身心之事臣不能知竊以恒情妄相忖度凡人情欲所注每事皆可傷生就中防制最難酒色二者爲甚姑以酒一端言

之飲之有節則心和氣適亦足爲養生之助及其沈湎滌倒腸胃煎迫神氣紛擾內則有傷和伐命之虞外則有損身敗德之累臣觀嗜飲之人未有醉而不病病而不悔者惟其不能以心爲主必至嗜湎如前所云及病既成戒之何及色之傷生又甚於酒而是二物轉相濟助昔人比之兩斧伐孤樹非虛言也又有一等輕生之人妄用藥餌濟其所慾藥物非酷毒燥烈不能頓有所益然眞氣耗矣及其藥毒既作不得不求解於寒涼之劑然而脾胃侵矣人之一身精血能幾三斧共伐可不寒心 陛下慎德修身必無一者之累臣竊私慮謂人有貴賤嗜慾血氣不大懸殊是以不識忌諱妄言及此且以 天子之尊選色而御選聲而聽選味而食此亦分所宜然即使有之不足爲諱但思以壽命爲重則嗜好自輕嗜好既輕則精神自固以此時御宴樂則耳目倍新神思倍爽昔所愛好不減於今而加之以黃軒之壽長享萬年之娛不亦美乎臣願 陛下深思 聖祖身心兩敵之言日加減損日加節嗇縱有微恙不治自平寔 宗社萬萬年之慶頌曰人心出入乘厥氣機 皇祖有訓默契危微防意如城制身若敵

嗜慾勿侵內外純一匪惟致治亦養壽元 皇克敬德身範具存

嚴祀頌第二

高皇帝以存心錄成詔諸儒臣朕觀歷代賢臣事神之道罔不祗肅故百靈效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違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國家禍亂亦由是而致朕爲此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將俾子孫守爲永法又謂中書省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禱所福祉以祐生民未嘗敢自徼恩也且齋戒有所

致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
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庶幾可以感格神明臣按
實錄　聖祖即位之初卭天默禱佇求徵應於時
風霾連日即事之後氛翳廓清中星粲然下燭幕次
自非精誠之極何能言脫於口彼蒼蚤蠁影响不渝
如此知天於人主覽觀甚邇況於宗廟一氣相關享
祭之時明靈有赫可不慎歟　陛下敬　天嚴
祖中外臣民所共聞乃見邇年　南北二郊
及　太廟歲時獻享每令臣下攝代　陛下仁
孝性成豈肯以宴安之故廢茲大禮意必敬謹之過

自謂微恙未平或致周旋有失反為違禮不若委之
臣下庶幾祼獻無愆耳臣　請有以解之　天地
祖宗之於　陛下譬之父母於子子事父母蔬
食豆羹躬親饋獻即步趨之間少有違錯父母之意
必且欣然歆享如其珍羞異食勿躬勿親令異姓疎
賤之屬將之仁父慈母以為何如假使有疾弗克躬
親父母又將惻然動念食不為飽　天地　祖
宗之於　陛下何以異此必以拜起艱難不能成
禮亦當致齋別殿以示不敢即安臣　又考古禮有宗
伯亞獻之文則請臨祭之期勉行一獻退次幕次亞

獻三獻乃令臣下終事俟　聖體平復然後備禮
如舊此不惟誠敬感格神明垂佑且四遠聞之謂
陛下秪敬祀事雖疾不廢彌足以彰聖人之孝頌
曰禋祀之禮明德惟馨必誠必敬乃格神明惕若
皇衷克嚴對越　上帝式臨蚤蠁若答奉先曰
孝事天惟仁我　皇蒸哉　祖訓是遵

講學頌第三

高皇帝常與侍制秦裕伯等論學術曰為學之道志
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
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

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
能克廣其學哉　實錄稱　聖祖退朝之暇即與
儒臣講論經史宋濂劉三吾等日侍左右顧問無倦
又嘗命儒臣書尚書無逸於壁書眞德秀大學衍義
於兩廡揭洪範於座右親為之注　諭三吾等曰
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敘彝倫立
皇極保萬民序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
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
焉朕為惕然遂疏其旨為注朝夕省覽臣　竊惟
聖祖聰明默識卓絕萬古猶然孜孜學問如此何者

聖心虛曠欲善無厭也　陛下臨御以來三
日再講非祁寒盛暑未嘗暫廢即古帝王遜志時敏
何以過之適者　經筵日講暫歲不關敢以愚衷
上塵　聖志豈自以博聞宏識聖賢與古業已熟
知古今事跡業已備覽諸臣不過𢧐籍陳語不足發
明　聖志耶臣竊謂講筵之設非謂君上有所不
知待於臣下講論也又非了其文義熟其訓詁而已
也　聖神大業與天地僉聞言感觸意氣自增其
爲益一凡物無可益人神智惟書冊爲然其爲益二
典訓在前師保在列形神整攝外念自消其爲

益三丹青傳形優伶效態皆可使人感動况聖賢咳
貌具存簡冊親與酬對其爲樂一舊疑抱惑如結未
解一聞聖言霍然即契其爲樂二玩索不已新意自
生耳目之前無復留礙其爲樂三以臣賤愚私自循
省當其人事留連追隨雜沓驟執書卷了不相入及
强讀數卷則目明心開庭花窻草皆有生意食芹欲
獻敢忘斯言　陛下何不輟數刻之燕閒一驗臣
言將見　聖心悅懌自不能已臣即不敢遽望
陛下日御講筵同於曩昔但得一月之內五日爲
期　經筵日講旬一再御其餘日不必日進講章

第令日講諸臣詮擇古今要道妙言佳事善行日進
一條用以惺豁耳目此於裨益諒亦非細又可不煩
陛下起居且嗜慾之娛猥而淺其究也使人心
煩意促而無聊詩書之味澹而長其究也使人意適
神愉而不倦二者宜何擇焉要之　聖祖不滿不
懸不驕三語又　聖心虛受之本也頌曰於赫
皇祖天縱生知不自滿假典學孜孜先聖格言列
之四壁若鏡對形鑑我晨夕　皇紹厥武　聖
學日新小臣作頌敢告　楓宸

勤政頌第四

高皇帝嘗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
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每默坐審思有未當者
雖中夜不寢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　陛
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　聖體過勞
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
倦不暇寢與勵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海無
事高居晏樂亦豈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
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此甚可
畏也安敢暇逸又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日
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

十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事　上諭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總萬幾安敢憚勞但朕一人處此多務豈能一一周遍苟至事有失宜豈惟一民之害將爲天下之害豈惟一身之憂將爲天下之憂卿等能各勤厥職則庶事未有不理臣觀自古創業之君雖漢高祖唐太宗業定功成未免漸生驕怠惟我　聖祖獨運天下終始如一臣嘗私自竊歎謂今天下紀綱法度雖日漸縱弛而其大體率不可壞皆　聖祖之精神攝之也　陛下臨御以來三日視朝寒暑不輟後乃漸多放免比歲以往動隔數旬迨至於今曠

然累月豈盡以　聖體未平之故耶以臣之愚妄相億度蓋　陛下聰明玄覽熟習萬幾自謂天下可以坐運又見　御門聽奏率套習彌文無所關係是以厭而不御耳不知人主所以總攝天下者惟此精神所以與天下相接者惟此數刻之視聽雖所奏決非盡幾務所關而遐邇臣工見　陛下宵衣視事自然爭自洗刷奉職加虔小民遙聽亦將轉相傳誦戴德無已臣又不敢遠望　陛下一如曩昔之期但一月之內數　御常朝用以係屬人心整飭視聽若果以常辭奏決不足留意則請遇軍國要務重職遷除時召輔臣及該部主者若臺諫侍從諸臣面相詢决不惟事歸至當亦可省　廷臣議論之煩臣又聞上下之交禮絕則加疎情適則加親君臣之間譬如父子常朝大禮不厭嚴肅至於非時燕見對應唯諾稍略苛禮不惟臣子可以展盡悃誠即在　聖躬亦加舒泰都俞景象何以加玆如此等事旬月之內不過一再舉行其於　聖躬未爲勞倦而可使四遠悚聽萬幾清肅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乎又近者諸司章奏多所淹閣此實　陛下奪於他娛不盡省覽此又非所以傳之遐邇爲異日

史冊之累也且耳目時有所省閱則神思精明肢體時有所運動則血氣和暢非惟致治之本抑亦攝身之法臣願　陛下以　聖祖天命去留人心背向二言書置座右自當惕然感悟有味臣言頌曰安危之判惟逸與勤　聖祖遹慮重戒諄諄如天斯運純亦不已　旰食思艱　宵衣圖理　皇念祖德允廸靡愆光我　大業億萬斯年

家法頌第五

高皇帝嘗命大學士朱善講易至家人　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

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旣治達之一國以治天下亦舉而措之耳又嘗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尤恐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爲禍亂者夫嬖寵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於未然其他則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我述女戒及古賢后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臣觀漢唐二祖皆稱創業賢君至於宮壼之間微有慚德遂爲後嗣之禍惟我

聖祖內政嚴肅絕無偏昵專寵之事故先臣頌述

聖德以爲家法最正上古所不及　列聖嗣統敬守勿失以至　陛下今　九重嚴閟外臣何由得聞然竊聽之道路之言皆謂　陛下比歲以來　中宮恩禮日漸衰薄臣誠不信私謂　聖明之君豈應有此且今中外所共指目以爲最被寵幸者　皇貴妃耳父兄小過再蒙詰責非有漢唐諸君蠱德干政之失也何所因由而致斯謗雖然鼓鐘於宮聲聞於外亦安可不思其故耶夫人主左右或以婉娩取憐或以勤勞蒙賞此皆情分所宜不足遂傷盛德第不以之干上下之分奪正嫡之恩撓　社稷之計自然　宮闈穆肅福慶日生禍寶永塞臣亦何敢以後世失德之事妄議　聖明但以成湯之

聖女謁是懲金后匹嫡古稱亂本宮闈之間外言不入此惟　陛下自知自省毋使流言不已爲

聖德粹美之累且俾異日使臣誤書謂　聖祖家法自　陛下微有遺議則臣子幸甚頌曰妃匹之際人倫伊始王化根源實肇於此翼翼　聖祖家政孔嚴去讒遠色寵昵無偏哲婦之禍譬之鴆毒何以示後女戒有錄

謹身頌第六

高皇嘗諭　皇太子曰吾自起田里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嘗深思古人爲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卽行之不善者吾卽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況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又嘗諭　太子諸王曰朕平日持身謹行皆汝等耳目所親見無優伶近狎之戲無酣歌夜飮之娛　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或

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修飭無有
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
或燕閒之間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
阿私每旦星存而出至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薄
冰荷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尤恐不及故與爾
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臣謹按 聖祖所以訓諭
太子諸王與夫教戒寮屬之旨詳哉備矣獨舉此
二條皆聽言勤政持身正家之要我 聖祖以身
示的萬萬年 聖子神孫所宜則效者也臣因是思
之 人主端居嚴邃一言一動外朝未必盡聞而

家庭之間習熟見聞遂爲成法臣觀家人父子言動
舉止無不宛相肖似何者耳目親而效慕切也
陛下臨御以來敬 天法 祖好學愛民孝養
二宮憂勤四海種種可書爲後嗣法固已同符
聖祖然先時 皇子春齡尚幼未有知識今
皇長子年且十齡 皇第三子亦六齡矣一有
宗社萬年之托一有本枝百世之寄 陛下念及
此一舉動一嗜好一喜怒可不斤斤自飭爲家庭觀
法之地哉至於預教之事業已奉有 俞旨臣不敢
與聞竊以一得之愚仰備採擇夫經典之語奥而難

曉古今之事博而難該驟聞講讀驟受非易臣愚願
勅儒臣將目前名物大數及古往君臣世次若行
事之槩略考古風俗通之例纂就一書務信言約理
明無俟講解預令知書内人伴之習讀 陛下時
時 召而指問之觀其應對明了神情頴悟不特
有俾蒙養抑亦天倫至樂雖然臣不慮 睿質之難
於驟開而慮其既開之後耳目漸染易以成習也故
欵欵之忱無他惟願 陛下以身示的一如
聖祖所諭則 宗社幸甚頌曰帝王慎德以訓於
家社稷之本繫彼承華惟我 高皇動而可則

謨烈相承敬守無斁 皇慈厥教細行必矜繩繩
萬禩允爲法程

御臣頌第七

高皇帝諭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
所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逮矣學士劉
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
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姦邪則視聽偏而聰明爲所蔽
矣 上曰然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
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内感於聲色外蔽於
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至於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

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又嘗因大學士吳沈等進講
周書至罔有立政用憸人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
人如萏毒藥不急去之必爲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
於賊下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傅會
曰是不可不爲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
家亦牽合傅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家之賊自古以
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夫以　聖祖英聖寧
有姦邪敢廁其側猶知戒畏如此何也忤心之事難
入而正人秉禮據法拙於趨承順旨之事易投而小
人狥私希寵巧於窺伺人主不察而一以誠心聽之

此忠正所以日疏而姦邪易售也　陛下推誠輔
弼優禮大臣而在　廷諸臣亦未有逢過狥非之事
臣復何容置喙但自去秋以來大臣奏請驟蒙詰責
宮府之際疑貳頗開至於禮部諸臣　恩禮頗
薄莫知其過其他部院大僚但有論執率多忤
旨夫人臣祿位榮名皆出君父即有去留予奪安敢
復論是非竊恐佞憸等人因此妄窺　聖意臣觀
自古姦人必伺其主意之所偏注而逆投之以爲盜
權之地人主既樂其我助而擢之以自濟其私姦人
又樂於人主之我據而顯托其威以盡箝天下公議

之口此其禍非止亂政殃民而已雖父子骨肉之間
皆可以得志古之人有行之者許敬宗李林甫之徒
是也雖其人終於粉身湛族豈足以贖禍國之罪哉
今　九廟神靈赫然在上　朝廷萬萬無窺伺之
姦　陛下聰明炳若日月亦萬萬無姦臣得乘隙
而入之理臣以杞人漆室之慮妄設不然之詞然其
私憂過計有可思者惟　陛下愼於好惡重於用
舍以預塞其可窺之隙則　宗社幸甚頌曰疇爲
大聖而畏孔壬孰忠孰佞必洞厥情好惡無頗罔邪
屏息濟濟衆賢後先承翼我　皇秉鑑如日斯明

願謹用舍以杜姦萌

從諫頌第八

高皇帝嘗諭侍御史夏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
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默默乎
爾等以言爲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
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
納是君負臣每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
平居能言奏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
能達其意故嘗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
言而無實亦略不究蓋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諱短

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盡言積咎愈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蝕人之所為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原吉對曰　陛下此言卽大禹好聞善言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言而無實略之不究尤見天地之量　上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臣因思唐臣陸贄有言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洩漏彰我之能從由斯以觀人臣進諫無論其是者可以上裨主德助益聰明就令狂誣失實尤足以見人君容納之美卽如往歲元旦
陛下面召輔臣手出維於仁疏數其狂妄而直赦之廷臣喧然稱頌　聖德謂古聖王無以過之至私論維於仁則直以為戇耳向使　陛下赫然盛怒下之於理人將相詫以為龍逢比干之流而拒諫之名反歸　陛下其得失豈不遠哉夫以於仁狂戇見容如此前後建言諸臣其狂戇未必如於仁乃或以一棄不收或以非時獲譴此雖諸臣皆有以取之然於　陛下容納之美亦少損矣夫自古人君所惡於諫臣者不過以其賣直沽名耳臣謂事有所枉而後見其直勢有所詘而後見其名向使人主概然茹納無復譴怒彼言而得者不過盡職言而失者衆共非議何直可賣何名可沽夫孝子事親偶遭譴斥止當自省其過不足遂累慈父之名惟其放廢終身不復省錄於是後世始悲憐其子而譏議其父此伯奇履霜之操所以至今隕涕也君之於臣何獨不然臣願　陛下曠然特降　明旨將前後得罪諸臣槩從湔洗或復原職或與量移俾棄瑕錄過之恩一歸　主上毋致該部屢推屢抑徒為　聖明虧受之玷臣又見近年臺省諸臣先事而諫或以窺探見疑後事而諫多以有言見拒夫諫之道有二非慮其過而防之則見其失而匡之慮而防之者先事之諫也見而匡之者後事之諫也若先既疑以窺探後復拒以有言則人臣無復進諫之時矣區區之愚非敢為諸臣浮說惟欲仰就　聖主容納之名
陛下幸憐而察之頌曰從諫則聖厥訓自古屈聖從愚惟我　聖祖匪惟從之行復庸之孰畏孰戇誘而容之爰集衆思以建大業佑我後人咸正罔缺

崇儉頌第九

高皇帝嘗謂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由於勤儉其敗亡未有不由於奢侈前代得失可爲明鑑後世昏庸之主縱欲敗度不知警戒卒瀕於危亡深可慨歎大抵處心清淨則無欲無欲則無奢縱之患欲心一生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亡隨之矣朕每思此未嘗不惕然於心身先節儉以訓於下

侍臣頓首曰　陛下戒慎如此使後世守而不替長久之福也有司奏造　乘輿服御諸物應金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　上曰朕富有四海豈靳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

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侈泰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於小而至大也夫奢儉得失　聖祖所以儆戒後世者諄諄備矣若乃處心清淨以培儉德之原惜小防大以窒奢靡之路即此二語尤可深思

陛下臨御以來外無土木營建之役內無奇伎淫巧之玩恭儉之德誠無間然獨織造燒造二事屢經廷臣論奏未見允從豈以上供所需動有往例不遂至竭民脂血如臣下所云邪則胡不引　聖祖之言觀之也夫　乘輿器物一成不毀所費幾何猶然愛嗇如此況此二事日造月輸未有紀極花文樣式歲益增加夫所供者一所費者百催徵解納費復轉多私侵橫索又應稱此江南官貯比歲一空　陛下試加檢料服御器物有不備給乎日所供御有不精好乎今所解納精好能有加乎夫以贏餘不急之物而開公私無已之費玷　聖主節儉之名臣謂

陛下偶未之思耳又　聖祖嘗與近臣論積貯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近聞禁中頗事積蓄中外藉藉以私藏致議臣請爲　陛下解之夫人主所患患不爲國惜財泥沙用之耳若以

服御贏餘積之不用即此益徵儉德復何容議但私藏之名流傳非美外府內府總屬　一人如肯慨然籍記其數付之所司　勅令不得別費惟賑災卹民之事取自　上裁令萬口喁喁爲　陛下祈福是前代所以致譏之事於　陛下反爲盛德何靳於此而不爲乎近又流傳在內諸司頗以進奉爲苦臣竊不信謂　陛下富有四海豈須左右錙銖之利或者偶聞一二貪黷之徒稍加檢括欲懲其後與抑亦一二巧佞丐恩頻笑偶進珍奇遂以成習與人有賢否性有貪廉廉者雖傾貲以上供後必無

繼而或因以獲罪是使左右近習相效而競爲貪矣異日贓私狼藉爲　廷臣所糾發　陛下將罪之乎抑遂置而不罪乎不罪則彼以進奉爲利而法不行罪之則彼又以進奉爲辭而心不服是又上兩失而下兩得也下臣愚昧竊爲　陛下惜之頌曰小費勿禁導奢之源抑抑　皇祖炯戒具存雕刻弗庸淫巧必斥匪費斯靳民膏是恤亦有　明訓藏富於民我　后聿思是則是循

恤刑頌第十

高皇帝嘗諭刑部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言哉又曰民之爲惡譬如垢衣滌濯可潔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也欲其得活難矣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又嘗命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　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實情詞用事者因而非法凌虐　上聞之怒曰訊鞫者法司事凡負重罪來者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也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又嘗見道旁叢荊　諭太子曰古

人用此爲朴刑蓋以其能去風不至過甚若用他物恐致傷生此古人用心仁恕宜法之臣竊聞故老遺言　聖祖用法嚴明不少假貸及獲覩訓錄乃知用心仁恕一至於此此所天永命之本眞萬萬年聖子神孫所當體驗也　陛下屢降滌冤之詔特嚴酷吏之罰嘗私歎謂　陛下一念愛民之心上通於天眞可合德　聖祖乃邇年來道路無識之徒嘖嘖流言謂比歲　掖廷之間多所蹂怒左右侍御隕命相踵臣實不信謂　陛下豈仁於天下之民而不仁於近習趨事之人乎或有一人一事偶失聖意致有譴責而用事者箠楚不戒偶至傷生轉相傳聞遂至斯謗耳乃近日揀選宮人之　旨一下民間遑駭晝夜嫁娶名字一入母子悲號閭巷之間聲不忍聽以致名數不敷再屢選擇不然人誰不樂以其子致身　宮掖希非望之恩乎臣因黙然心傷謂市井之言或亦有因而致也嗟嗟彼方自謂身近　至尊百生之幸若承恩而入畢命而出念及於此能不惻然夫蟲鳥微物置之籠檻之中以爲玩弄比其死也猶有憫惜之心焉而況於左右贄御之人乎縱令指使之間微有違忤必其畏謹失措情在

可原　陛下但存恕心凡事皆可理遣如必事須
譴責亦宜　明勑左右不令隕生或亦感格天心積
陰騭以綿　聖祚之一事也　禁掖之事於臣何
關第恐有傷　陛下一念仁愛之心有累　陛
下萬世仁聖之名不覺縷縷至此頌曰　聖祖大
德配天好生法所必麗惟恤惟矜不忍之心實保四
海　皇祚萬年於是焉在一人怨咨上干於天喜
怒不渝　帝德罔愆

儆災頌第十一

高皇帝嘗謂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
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命天
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卽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
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以實使朕失至謹天
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卽以實上聞　諭
四輔官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
則降祥以應之不德則降災以警之故天之於君猶
父之於子子不善而父儆之安敢不懼蓋謹懼無違
猶慮有非常之災若恣肆不戒豈能免當然之禍朕
與卿等皆當愼之　臣聞漢儒有言災異之來皆天所
以譴告人君示之以仁愛者也若我　聖祖父子

之喩尤爲深切著明乃　臣又以爲父之於子雖無所
不詔戒而尤致嚴於仁孝之子天之於君雖無所不
譴告而尤加儆於聖賢之君何者以其仁愛獨至而
督望加殷也　臣伏見數載以來水旱之災幾徧天下
地動民疫所在奏聞星變日蝕比歲再見此非以
陛下賢聖　上天所獨眷眷乎　臣聞格天之道
修之於禮不若修之於政修之於政不若修之於身
何者天人之際精氣相通故以衕人之賤齋心禁氣
可以致雷雨役鬼神而況爲天之元子者乎洪範五
事之失各有徵應　臣不暇備舉竊謂後世人主致災
之本大略有三曰亢曰溺曰戾亢者上下之間情意
不接於五行爲陽不交陰天表之應應之以旱溺者
縱情恣慾不能自振於五行爲陽不勝陰天表之應
應之以水戾者喜怒不常刑罰過當於五行爲陰陽
之沴天表之應應之以風雷日星寒暑物怪異常之
變歷觀在昔未嘗僭差此不可不留　聖慮也乃
往者災異奏聞　陛下惕然動心詔戒諄切邇乃
少踈少玩似不甚經　聖念豈以往歲奔走步禱
精虔如是而災變不加損近者　端居高拱而災變
不加益頗謂天道玄遠而不可預必耶　臣則謂彼時

河南江浙山東山西湖陝直隸强者相食弱者待斃
而無敢有一人之嚬呼則　陛下布衣步禱一念
之精虔爲　上天所臨鑒不可謂遠而無其應也
臣願　陛下繹　聖祖之訓思　上天之心
抑三者之失修五事之善洗心滌慮決壅去塞順民
之欲與天下爲喜慶如是而不轉災爲祥臣請伏罔
言之誅矣頌曰天何言哉災祥示儆仁愛人君俾悔
而省　皇祖誠敬上與天通屏祥詠異　聖心
冲冲箕範庶徵在修五事翼翼我　皇念哉罔替

憂危頌第十二

高皇帝嘗諭群臣曰古之賢君嘗憂治世而古之賢
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
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宇土日廣生民日蕃而予心未
嘗一日忘其憂也何者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綏之
方未嘗得宜卿等能同予之憂乎能同予憂庶幾格
天心而和氣可致矣又嘗　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
以天下爲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
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天下爲憂反以天下爲樂國
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
然頻履患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
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　祖宗憂天下之心爲
心則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惰危亡必至可不畏哉伏
念　聖祖肇建大統躬致太平創制貽謀至精極
備猶然慄慄儆戒如此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自昔
聖王靡不皆然　陛下當久安全盛之時據
至尊甚逸之勢豈謂不出房闥可以坐享昇平即有
細娛不妨大業臣竊謂治亂安危捷於反掌積薪厝
火昔有明規以臣私討妄謂當今時事內之可憂者
四外之可慮者六皆有徵兆不煩諦審　深宮動靜
內外不聞調攝稍乖喜怒微爽肘掖之地人人自危

可憂者一　奏對既稀　臨御轉曠機務出入止據
傳宣竊恐政柄潛移漸歸窔奧可憂者二當事者苴
補目前旁觀者縱談事外議論紛同築舍艱難罔念
同舟紀綱日陵法令數易衆思爲政人各有心可憂
者三上下猜疑浸成錮習公私傾擠人希巧中士風
躁競民俗澆漓黨禍有萌殺機已釀可憂者四賦斂
非增閭閻日削通都大邑十室九空物力虛竭莫知
其自此謂民窮一可慮尺籍既虛斧鉞不用脫巾挺
刃比歲屢聞加以三垂用兵餽餉方窘是謂兵驕二
可慮人窮思亂易動難安近復倡爲採礦之議竊恐

愚民奔驚姦宄竊宅有司不能彈壓遂成亂首此謂
盜萌三可慮搶會東歸西事漸整然醜虜未經大創
終恐異日生心邊臣苟慮羈縻復慮廢弛如昔是爲
虜患四可慮邊餉日增　內帑漸罄尋常小有修與
輙下鬻官之令設有大役何以繼之是爲財匱五可
慮數級覬遷肩摩踵接纔聞小警上下徬徨　陛
下試問當事大臣脫有意外艱虞文武何人足倚是
爲才乏六可慮傳曰明者見未形聖者覩未兆形兆
已著補救無術寧可泄泄自謂久安　臣前所條列皆
上關　陛下身心如後所陳則大小臣工皆當分

任其責然非　陛下一念憂勤無以湔雪其精神
而振刷其積靡之習也故臣備述　聖祖儆戒之
言以竊自附於憂治匡君之義惟　陛下留神省
察則天下幸甚頌曰安危轉轂天道之常未兆而圖
乃克永昌抑抑　高皇朝乾夕惕治定功成殷憂
無斁創業非易保治惟艱我　皇念哉罔忽於安

申飭監規疏

臣伏見　高皇帝神武造邦即位之初首建國學
規模宏麗制度精詳體統崇嚴廩給優厚何其百務
未遑而經營獨至也蓋教化之本原在焉是以其時
教規整肅才傑蝟興往往以諸生釋褐而肩鴻任鉅
焯有名跡豈其人才獨盛於昔哉以　上之精神
所注而士爭奮也二百年來令甲日以頹廢士習日
以玩弛在職者視爲傳舍肄業者等之囹圄日月及
格掉臂而去人才茸闒職此之由說者多謂入粟入
馬之令既開而流品太雜雖有善教亦無所施臣竊
以爲不然金在鎔而質變坭入埏而器成夫士於教
亦何異此且　國家議令之初何不直云納貲若干
授以某銜註以某職選以某年而必寘之胄監爲哉
臣竊以爲下入貲而助國是以義進之非開之以利

也上先教而後用是以道成之非市之以官也且其
中安知無奇偉瓌瑋之材汩沒其間而不能自振耶
臣等自入監以來不拘科貢新舊附諸生每月六試
其於新附有志者猶加意選拔之今其經義精進可
以頡頏科貢者數人其學力未充而資性可進者不
可枚舉以此知士習何常顧上所作興鼓舞何如耳
夫以職等行能淺薄諸生不以爲不肖而勉從其教
若此若　陛下垂神冑監吏禮二部奉行　德意
而振作之多士望風感奮當復何如而猥云教不可
施哉職今不敢以職業可行之事仰瀆　天聽亦

不敢自以私見妄議變更又不敢以 國初久遠費
格若會饌積分等法仰冀修舉竊議法者尋其本始
行法者度之時宜謹條擇於今可行於後可守下無
所拂於巳倫之人情而上可彷彿於 高皇帝立
法之初意者開欵 上請自知議論卑鄙無足采
擇區區之私不過欲令在監諸生知 皇上精神
所注以有所感發於萬一而巳伏乞 勑下該部
酌議施行職等幸甚胄監幸甚

計開

一曰均 制額以一事體夫自剏建太學以來南
北僉重無所軒輕我 皇上特開選貢之例以實

胄監亦未嘗於南北二監有意軒輕也近聞科臣加
額有疏此中人士喁喁向風謂且必於盛典爭相淬
濿乃該部議覆僅於北監加二十名而四方選貢盡
留於北此其雅意不過 廷試之期迫近科舉俯恤
諸士跋涉之勞耳而觀聽囂然便謂重北輕南意氣
灰沮紛紛向職稟白不可諭止夫南監 高皇帝
首善之地也今一旦驅四方之俊又而盡歸之北舉
非時之特典而專屬之北卽無論士氣沮喪謂
高皇帝德意何且議貢之初名爲實監今府州之貢
既三北而一南縣貢又有北而無南是北監實而南
監常虛科舉之後南人勢不能久北必且多改告南
是南監實而北監又虛且選貢既北援例必南是南
監虛於貢而實於例選貢期滿援例不至是北監虛
於例而亦虛於貢將來在監諸生必且瞰數多寡惟
便是趨是又南北二監一彼一此倏虛倏實似非議
貢本意今北數巳定勢難更改職等願照例於南監
亦加二十名明歲縣貢仍分南北似爲妥當議者必
謂如此則解額似於太濫不知隆慶庚午之額僅增
十名耳以進士歲加五十名之數權之尤以爲少若

多士則以取解爲榮未必以跋涉爲苦無巳則稍前
其 廷試之期耳未可因是而遽壞兩監二百年之
舊制也且職等又非獨謂體面惜也誠恐多士不察
而妄意 廟堂之上以名輕之遂自灰其興起之
聴竊計該部仰體 皇上作人造士之美意無分
南北亦必不以成心見格矣伏惟 聖裁
二曰愼稽覆以崇行檢職等謹案太學舊制官恩科
貢猶加愼選後雖流品漸雜然在成化間尚有大臣
三品以上適子試其經學既通方許入監之例其愼
重如此況於民生例納而可漫無稽覈乎又況武生

承吏販夫藝客稍有貲積皆得改頭換面廁身國學乎且已黜於學而得入監是太學為垢區也負罪於鄉而得入監是太學為逃藪也垂髫毀齒之童目不諳經書身未接師傅而皆得入監是太學為社塾也合無自今定令除在學廩增附照舊通行外其民間俊秀皆限年十五以上身家清白經義粗通方准上納若已納銀在官未可遽斷者則候部文到監走班一月仍給文回籍習學待期其革黜生員及已厠身雜流若承吏武生等項通行禁止以清其始進之路至於在監懲創止是曠歷兩端而先年掌監諸臣但

因事故或於壓任之日間行量免遂令人情積玩習為常典呈請紛然似宜特行申飭刻入太學條例凡是私情呈乞一槩不行撥歷之日於該撥諸生內通查曠歷多少及有無敦朴以為次序若日月完滿不曾差假卻無曠罰者則其操行謹飭可知宜即序為本撥之首仍下註在監無過字面其撥期止差三日以下者許特先一撥以示優勸設有學術純茂孝友著聞者或憑本監諮訪或據在籍有司開報許照先年事例特疏薦揚以憑該部顯擢如此則人懷鼓舞向進之心革偷惰因循之志其於育才與行不無少補矣議者若謂如此或啓鑽刺之風未必有裨實行

職則謂鑽刺有地受鑽有人特爲重典寧虛無人必不敢以欺人耳目若消除曠罰槩註無過此自祭酒不才不可因而廢法也伏乞　聖裁

三曰定書課以稽寔學職等謹按監規誦書作課寫倣等項俱有法程而又假以歲月之久加以考覈之嚴大率十年方得序撥此周禮九年知類通達是謂大成之期也今在監日月少者一年多者二年耳課誦講倣非不一按舊規然大都以經書首卷抵應故事日月及格枵腹而歸反不若里學塾師猶有課程

紀目豈惟敗壞諸生亦惟職等之恥故職等入監以來除會文諸生約定性理綱目二書限卷出題考試外其餘諸生皆定書課始日撥歷之時先期通驗課誦不及格及生疎遺誤者責令溫習以待下撥二三撥後課業滋多士皆習誦無所遺失以此知玩愒日月豈盡諸生之過哉合無自今定制除入監在前撥歷在後不等聽職等照依前法責驗外其新入諸民生皆限之定課若經書正文及　大誥三書責令熟誦非直背誦字句兼須通達意旨外加通鑑集覽併、　大明律令此則免其背誦亦須粗了節文撥

歷之時以此爲程其有前書精熟先期可驗者量超一二擬以示獎勵則諸士不煩約束勤於講誦内無曠假之擾外減游蕩之思其於收攝身心爲益不小且經書止習正文則工夫簡約中材以下皆有餘功又非强人以所不堪也伏乞　聖裁

四曰優等第以鼓進趨職謹按　國初選授多出國監上者方面中者科部下者郡邑故其時士皆蒸蒸自奮豈特教養之法密哉人情前有所拔後有所借故競勸而趨之也今不敢復望此矣惟是舊附諸生與歲貢諸生文學行誼大略相等彼雖年資差深此亦以義助國據職等耳目所及監生爲邑長郡佐者

比比而是該部亦未嘗大有所軒輊也乃邇年以來百無一二以故人情風靡安彼小成視在監出身止爲肥家償債之計而無復有翹然自奮之思此於

國家何利焉夫選授職在該部職等亦何敢以諸生之故妄議紛更但註選之時例有考試文義優劣一覽可知儻於舊附諸生拔其尤異者同於歲貢民例諸生拔其尤異者同於舊附一選之内但得數人則人人感勵耳目一新亡論在監在家皆進學飭躬之日矣職等又思在班日月太少大非舊制若縣有增益人情不堪莫若特爲開例使之樂於從事如選貢加班一年得同歲貢其民生經義平通有志學成而用者量加年月亦如之其外學民生以附學名色起送者通行禁止斯則人情不拂而日歷自增　祖宗成法可以漸復或亦一便計也夫搜羅人材以育教育者禮部事也教育人材以資拔選者職等事也以拔擢行教育以教育廣搜羅者吏部事也在事諸臣亦何惜少加振作以起久靡之人心新已頹之積習哉伏惟　聖裁

五曰優禮遇以興士氣職等伏見　高皇帝加意

在監諸生恩禮最爲優厚視彼郡邑迥絶不同職等不復遠相援引即以耳目所及猶見監生與該縣有司分庭抗禮此非以其人之故太學之體宜爾也數年以來日益陵替片言干涉囚首就逮呵叱罵詈等於編氓幽囚箠楚夷於奴虜此豈盡有司之過多緣諸生不自檢飭或與細民競利於錙銖或與惡少起釁於睚眦無事則盛禮納欵以徼二天之庇有事則俛首乞憐以冀一時之威有司者習見卑諂以爲宜然是以責望爾苛禮遇彌薄耳職等竊謂生員有事許家人抱告外庠如此則太學可知法司衙門皆行

文典簿廳然後送問在　京如此則外郡可知請特
行申飭監生非有實犯重情有司不得擅行勾攝卽
有事須勾攝不論遠近一面申呈本監文到之日給
批聽問事結無礙方許復班或依期聽選稍有干涉
卽將在前月日盡作虛曠蓋一則優以禮遇以發其
愧恥之心一則示以創懲以消其橫放之氣非直與
所在有司瑣較虛體面也議者或謂編氓一旦捐貲
何遽柬禮於有司職等竊以爲不然夫　朝廷不難
以名與之有司何難以禮借之卽有一二鄙瑣不才
何可併其同類而槩輕之也夫待人以君子彼將君

子自爲也待人以不肖彼將不肖自爲也職等竊謂
優之以禮遇正所以閑其不肖之心耳伏惟　聖
裁

六曰重師儒以敦教本職等伏見兩監六館諸臣舊
有行取之例卽今歲報揭帖揄以前項諮訪爲名乃
十餘年來以監官推擢爲臺省者寥寥無聞推求事
始莫知其故夫中書行人與六館諸臣其　京職同
也其品秩又同也太常博士與國子博士其品秩近
也其名同也彼二臣者享其遴而無一人不與行取
六館諸臣任其勞而無一人得與行取亡論事體不
均恐亦非該部在前題　請之意矣議者或謂彼三
臣者皆甲科而六館諸臣多舉貢以是爲別職又有
以折之夫薦舉教職之時首曰六館之選次曰有司
之任今有司以舉貢而得與行取六館乃以舉貢而
不與行取何其與薦章之言相左也進士就教先除
外任後陞國學豈不以國學爲重不肯遽授乎乃就
教則以國學爲重進士爲輕行取又以國學爲輕進
士爲重又何其與選授之意相戾也職等竊以私意
度之或者以諸臣在監清苦故多先時陞轉不及行
取之期乎夫後之以陞轉之實而靳以行取之名彼

闒茸之徒雖先實而後名有志之士多重名而輕實
似非所以砥礪當官俾之恪勤所職也職等願自今
兩監六館諸臣擇其賢者特與留任行取以存其名
其進士願授教職者或不妨選授國學與中行等官
一體論俸此於事體原無變更而可以一新兩監之
耳目該部何愛焉至於部堂中謁見之禮等於雜流
屢經先臣題請未蒙改正職等竊查洪武禮制六部
劄付典簿廳典簿申呈六部平關應天府其爲體統
亦略可推矧六堂諸臣皆班典簿之上乎夫部臣固
尊於外臺監官亦優於邑博邑博得上謁於有司監

官及見卑於　京職外臺尚能假借於邑博部臣豈
不能假借於監官固知積習相沿非必主者有意也
職今不欲以衙門體面相與爭執僅以師儒之故特
加優禮以成　聖明隆儒造士之美意或亦雅道
所宜耳伏惟　聖裁
七曰議久任以專督責除職等日夕待罪伏候黜幽
不敢自議外伏念　國朝舊制不惟本監正官如宋
訥陳敬宗具有故事即監丞亦有九年考滿陞註檢
討復任管事之例蓋日月久而督責專督責專則視
聽一夫是以上無苟且之心下資講授之益教化易

行而令無玩愒也自國學驟輕官亦驟易茲例久經
廢格雖以驟行然獨不可少加斟酌以示　上意
所注向乎夫人情不有所勸雖使久安淡泊今既開
以行取之例優以禮遇之崇有志之士宜亦自甘清
苦總與諸生切磋者合無自今著令監官豈一體考
滿計俸始得陞遷其以任職遷者除行取外乞皆量
轉　京職下乃府佐州守每歲終冊報之期祭酒司
業擇其學行優異者特薦數人其餘明註稱職與否
最不才者卽以非時論劾無使久汚清署如此則不
惟當官者人人洗濯以稱　德意將士子亦且翕
然回聽易視矣即今見行部揭亦等薦章然職等區
區之心不過欲假此聳動諸臣視聽作其久頹之氣
耳職又惟師弟之誼古稱在三外庠博士徒擁師名
諸生曾經教育雖居顯位於身執門弟子之禮乃在
監諸生自祭酒司業外一登甲第抗顏鈞禮視等路
人溝行澆風莫此爲甚似亦禮部所宜申飭也伏惟
聖裁
八曰修號舍以便業職等謹按監規生員每夜務要
在號舍宿歇又曰生員於各衙門辦事者每晚必須
回舍不許在外宿歇因而生事所以一其心志不使

見異物而遷也後因號舍頹敝無[illegible]居民房發與
不到飄游寓居遠因而狎游非禮難以稽查若使皆
住號房出入有禁可以不煩督責坐收放心此
高皇帝立法之初最所留意者也職等查得本監號
房除內號多年倒壞難以起造共計外號五百七十
間萬曆十年曾經題　准通修今除諸生住見在
三百五十四間不煩修整其餘大倒塌六十九間堪
修一百四十五間又查本監官房一十八所止存八
所見在各官一十五員强半僦居實爲艱苦看得內
號復有舊房四十七間地基空濶可以改造四所浴

賢橋一所廢壞可修南平號一所舊基具在以上二
項大都估費不出千金而可使官免僦賃之艱士無
放逸之失於部所費無多於監爲益甚大若不及今
葺理必至倒塌無存再行起造費且十倍又非所以
爲財用計也或者謂國惜財必有時詘舉盈之議 職
等又有以折之當今之時與 高皇帝戎馬倥偬
之時孰暇修理之費與刱始經營之費孰多且 國
家稍有興營動縻鉅萬乃於教化本源之地靳此千
金之費乎似非所以右文勸學盛太平之觀也伏乞
聖裁

九曰廣書籍以彰盛典 職 等伏見 國家貯書惟是
內閣與兩監耳 內閣之書 職 等不能盡窺
其藏北監固無多書南監貯書視北頗富即今板刻
多敝卷冊不全除就本監工力所及漸次補刻外 職
又思前代校書有官搆書有令獻書有賞是以四庫
五車朝廷侈爲盛事汗牛充棟儒者亦爲美談但偏
貯則一逸而不收孤行則欲校而無副 職 等願自今
特勑南監所有印送北監北監所有印送南監
內府所有印賜兩監又令各布政司將本管郡邑
所有書籍各具正副分送 內閣及兩監其兩監
送書不煩特觧但令援例監生酌量卷帙大小順賫
數部數年之間諸書可以畢集是亦太平之美觀不
朽之盛事也抑 職 又有議焉永樂年間搜羅盡天下
之書纂校盡 廷臣之力輯爲大典未及頒布嘉靖
間復以卷帙損壞重煩謄寫亦未印行皆以板刻繁
多工力不貲之故以 職 等愚慮切謂不煩工費可以
坐致成書謂宜於各巡按出差之時量齎一二十冊
如式刊行工完之日亦具正副一送 內閣一送
兩監十數差後便可完書流傳四遠永永不絕不負
文皇帝纂輯初意此又非特冑監之私幸也伏

乞 聖裁
十曰督逋賦以濟窘乏 職 等伏查在監錢糧例無蠲
免非直 高皇帝崇儒勸學之盛意要亦計口賦
食原無贏餘後因人數減少稍有貯積而本監又不
素以會計爲事日漸因循有司視爲不急之務虧欠
日多然猶歲時徵解支吾無缺至今抑又甚矣 職 等
抵任以後歷查蘇州一府每歲該解膳夫銀二百七
十兩自萬曆八年以後拖欠銀三千二十兩常州一
府每歲該解膳夫銀二百三十兩自萬曆十六年以
後拖欠銀六百二十兩松江二府每歲該解膳夫銀

二百四十兩自萬曆十四年以後拖欠銀一千五百六十兩湖廣一省每歲該解乾魚銀四百四十二兩五錢自萬曆八年以後拖欠銀三千五百五十三兩九錢六分年復一年立見乏絕卽今科場届期四遠雲集又多係全廩之數作何措辦職等伏念前項銀兩旣不蠲免計必已徵在官積年不解作何支銷如其那移別用是爲官吏弊藪也如其架閣不徵是先吏胥姦竇也若以災荒爲辭掌監諸臣豈不爲 朝廷念之何不直具所由某年停徵某年補解在官者急爲解納在民者陸續徵輸乃屢次差人守催竟無實數囬報再更歲月勢必不支乞 勑撫按諸臣不分彼此與戶部錢糧一體催督併入考成冊內庶俾諸生無枵腹待哺之慮職等非心計之人冐監非言利之地實不得已而有請耳伏乞 聖裁

陳情垂郵䟽

臣生父先於萬曆五年內蒙 恩封翰林院編修生母唐氏贈孺人自後歷任侍講及諭德侍讀學士皆實歷三年垂及考滿而陞自任南京國子監祭酒至今亦幾三 年俱未滿任未獲加封所生伏查

大明會典一欵凡三品官本生父母有值 單恩乞以本身應得 誥命移封者身後量給祭一壇又一欵凡文官三品以上不論已未考滿其父母曾受本等封者照例祭葬而出自 特恩不拘又一欵如講讀官則五品本身有祭四品本身父母得擬祭葬僉無日月年限及曾受品封字樣臣念本生父封僅七品不敢妄引前例又臣庸庸尸位碌碌隨人誠不自意猥登卿貳未效涓埃之報於 皇上雖嘗濫竽侍從備數 經筵亦不宜妄援諸臣有所希望第念臣之於君百凡惟恩報效雖毫髮不可妄干惟是推恩父母或可仰希意外之數君之於臣百凡皆有品限雖嚬笑不宜輕假惟是施恩父母或可特埀格外之仁此古昔烈士所以畢命於壺飱而世主所以收恩於簞食也况臣親蒙 寵擢依依法從垂二十年譬之犬馬亦可望帷蓋之施者乎臣痛思生父痛心力學四十餘年聖賢經傳無不尋研

國朝典故無不參考亦嘗思效一割之用以報

國恩而不獲遭遇 聖明齎志長往然而忠貞淸白之訓所以誨勵臣者不絕於口當屬纊二日之前猶責臣以君父大義督臣力疾就官此臣生父忠

君報國之心至死而不忘也獨臣不才不孝孤

牘　聖恩有負亡臣遺訓耳是臣之罪可誅可殛而死父所以教臣之心似可矜原　皇上儼晢回日月之光未必不惻然動念也臣又伏思　君尊於天而近於天古之人子乃有至孝感天起沉痾於垂絕者何也天亦鑒其至情而默回其已定之數也儻　皇上俯鑒臣衷少垂　恩命於臣生父是天不能延之於生前而　皇上能榮之於身後殊異之施上與天等臣雖死愧昔賢格天之孝猶得徼借　寵靈以慰亡臣於地下亦或可視昔人於閒世矣為此不自揆度瀝血披誠仰冀垂察伏乞

勅下該部酌量情例量加欽卹臣死且銜結生則捐糜豈足以報　鴻造萬分之一哉臣不勝哀懇迫切之至

目擊時艱疏

臣某謹　題為目擊時艱不能自默敬陳一得以佐　廟謨事臣竊見寧夏反叛以來日夜憤懣恨不能奮身行間以徇　國家之急獨念一時當事諸臣皆海內碩望老成更事之人　陛下軫念邊疆不吝　崇爵厚賞優以眥費假以便宜又非有掣肘中制之虞乃麼奴隸固不足定何復假書生喋喋為用是雖有鄙見瞀言噤不敢發今遲延數月勘定無期舉動周章請乞煩擾情見勢屈將有他虞乃敢不避迂鄙之嫌僭陳一得夫兵家大計約有二端應機不厭速制勝不厭緩今應機之失已在事前無庸追論至於制勝之畧亦宜規圖一定決策萬全今觀督臣魏學曾前後奏報漫無成算止憑部將揭稟倏緩倏急乍進乍退今者內外人情僉謂討叛不難難於制虜臣謂當逆賊反叛之始三尺童子知有勾虜之謀凡所出入要地謂宜首駐重兵外斷牽援內防迸逸今來去不知其蹤多寡莫稽其數豈可盡諉于兵力之不

集哉至于攻城護餉責任宜分安有數萬之師盡作待哺之計議者驟見粮車被劫遂謂賊計百出猝難蕩平臣謂待死狂徒必無分兵四出之事何者彼亦知一戰而潰不可復收也故知城外零賊半係腹心半由刼質上策能用之次則能殲之最下亦能防之何故圍城之中忽出刼粮之衆既不能制我之進退復不能覘賊之出入又安可專咎督餉之無人也若乃　廟堂處分祇憑賞罰二柄今者賞太重罰太輕賞太易罰太難即如總兵李昫者謂宜先使帶罪立功如復逗遛便行鈇鉞軍律具在彼亦何辭今前

有封侯之令後無失事之誅首鼠誤國止於罔衛何
以作懦夫之氣而得其死力哉此謂賞太重罰太輕
前者兩報擒獲卽令盡寔未足爲功乃奏報朝聞
恩賚夕下意謂假此以鹽彼立功之心未爲失也
何獨喪師損餉不聞罪有所歸若謂任事之人理難
阻銳則彼旁觀之衆罪復何逃此謂賞太易罰太難
臣聞兵猶火也久蓄則焚亦猶水也多壅則潰連兵
不決旦夕之變未知所終卽今大虜不動實由天幸
詎可爲常何者虜不助逆固由戀我市賞亦謂中國
廣大彈丸寧夏未足相虧徒然結怨若知全陝之力

困于一城見利而趨固其常性卽以往事籌之哱賊
之變于我急于火眞得城之利于虜大于搶鹵秋高
馬健萬一生心就令扯酋不行潛遣別枝托言非力
所制以爲嘗試之謀我軍驚擾遂百今日況復火酋
伺隙未甘遠遁此不可不慮者一也夫師克在和權
均則忌此非可以　詔旨約勑也今三道之兵擧
出學會　調遣如聞一賊未得已有競功之謀向者榆
林士卒逗遛未必粮餉不時之故多因固原將領自
分彼此乘機歛退諉責他人矧今宣大之兵由于
欽遣受　命之日公以不受節制爲請縱令學
曾　屈已相成彼各總兵詎能相下妬功利敗勢在必
然昔以李郭之賢猶有相州之潰矧今諸將可望成
功此不可不慮者二也今卒伍日驕軍令益替無事
則以粮餉爲辭恣行邀挾有事復以邀變爲罪任彼
嘯呼卽如薊鎭肘腋之間乃有前日之事槩從寬釋
豈是紀綱今討賊各兵無法不行無粮不飽脫有效
尤生變遂恐所在驛騷此不可不慮者三也況今炎
暑鬱蒸癘疫將作兵屯衆聚寧保晏然倉卒機宜理
難預定惟有拙遲一策差可鎭定人心言出書生惧
爲無據請先引古事爲証昔王晏球討王都于定州

奚酋禿綏以萬騎突入并力拒守晏球築長圍攻之
坐食三州租稅爲必拔之計卒能北走契丹都與禿
綏駢首就戮今扯酋之强不如阿保机松套之虜不
如禿綏逆賊驟起不如王都榆林宣大之兵不減趙
德鈞全陝之租廣于三州　朝廷全盛萬萬非後
唐之比虜又懷我德威卒未敢動何可謂今日賊勢
猝難撲滅也度今諸道之兵不下五六萬宜　勑
魏學曾　相度兵力强弱及將領所宜或扼虜衝或護
餉道明諭事寧之日與攻城之功等無彼此其臨城
之兵各分地面掘塹築壘按兵坐困如晏球討臣又

料圍城之中伺釁圖賊人各有心特劫于屠割之威且以外攻未合形援難恃耳若堅壘既合飛走路窮宜明示招徠潛圖策應以伺內釁之作臣又料寧夏居民即不能伺釁圖賊宜有縋城求活之謀但恐諸將割級為功自投死地宜預嚴約諸將領自非臨陣對敵不許擅斬一級以開彼中四散奔逸之途其有縋城自赴者令各營加意拊循時遣向城招諭明示更生有路臣又料逆賊自知死近必有乘間豕突之謀萬一我兵不戒與可得志宜預戒各營將領備有零賊嘗試憑壘勿追如大隊突出然後并力相持斷

其歸路臣又料逆賊計窮緩則設謀相誘乘虛北走急則以人為根苟延日月宜觀察形勢稍示縱弛伺其既走而中路扼之以救危城數萬之命臣又料城破之時卒伍人競首功勢必多殺居民為賊固守亦此之由宜預疏逆賊首領及各家族姓名分授諸將內得一人非常給賞其餘不得以一級為功但令收城雖無斬級賞賚皆等以杜一時橫殺之禍蓋堅壘既立糧餉四輸出則可攻入則可守勝固可進敗亦可侵分數一明有競力而無隱功偶落勾連有益進而無偏憤虜在賊中固同牢而共斃虜在賊外將望

風而遠却且可內固將卒之心外休士馬之力下彌流煽之變上息紛紜之議為今之計似宜無便于此者臣又惟魏學曾雖用兵制勝短于決機然其人實心謀國語絕虛誇前後奏章亦畧可見始聞本兵以事不決行有置代之舉此則臨敵易將兵家大忌況所置代何必循賢似又未可倉卒議及也諸將中忠勇謀畧僅見蕭如薰一人近者特拔元戎極為得策第其名位素微諸將之中必多嫉妬宜 特勅魏學曾調和擁護成就其功不惟為國家愛才兼亦于軍弭釁此又當事者所宜留意也至于 廟堂規

畫不必盡憑該部宜自 陛下赫然發詔顯示不測之威一面詰責魏學曾去年罷款之議厥猷何壯今何輭懦不副前聞目下定畫竟作何處兵可何時而決一面遣知兵大臣以宣慰諸軍為名隨察諸將領中沮撓觀望不用命者拿解一二按行軍法以聳動各軍耳目臣見 天威震疊精神折衝逆賊之首不日可懸 北闕矣臣又見邸報倭奴不道侵破朝鮮 陛下俯念屬國特許赴救兼賜犒金茲寔 聖天子天覆萬國之心德意甚盛然臣猶有思憂過計謂事關外國接應實難隨聞本兵調遣止

暨境上近作聲援斯則內揚　中國之威外明恤小
之義名實兩附得筭為多惟是沿海州郡自合暗行
提備不必過示張皇又所議募兵一節少則調遣不
足多則費餉難充凡百規圖宜思永計趙充國有言
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蓋於今則貴精不貴多于
後則能合亦能散當事大臣宜有石畫矣臣本豎儒
未閑軍旅特不勝一念區區忠憤冒昧陳言惟
陛下裁察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九終

潊水陸可敎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日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仝校

序

應天鄉試錄序

歲辛卯天下當大比士先是應天府尹臣邵仲祿以
請上命諭德臣可敎中允臣繼登典厥事於時

監試則御史臣而衍臣自謙臣應科臣李用中而同
考試官則府尹臣廷相所預聘若推官臣吾弼臣棋
極知州臣士鰲臣杲知縣臣文熙臣其志臣恪臣慶
貽臣大成敎諭臣英才臣日章臣受采臣戴臣其敵
咸秩秩毖事待矣臣可敎不佞往戊子奉簡命
典江右試事兢兢夙夜幸以不辱任使應天今
之陪都而高皇帝所創業也則上命於
臣滋重臣所爲夙夜自矢亦滋虔所爲誓戒同事諸
臣視所誓戒江右諸臣滋愼殫公竭忱爲日二十有
二得士百三十有五人錄其文之粹者二十篇以
獻夫槩監胄識輔之士無慮五千人皆提學御史
臣柯梃及六館諸曹所遴擇以爲才而進之者也今
其名與錄者五十之一耳不亦難哉夫士之與錄者
難則臣所爲督望於士者滋益加重敬遵故事申其
意於首簡曰臣竊觀載籍金陵爲六朝故都於時光
嶽之氣裂而不完然其人士皆華藻秀發一時鼎峙
之國無所與比非其江山綺麗淸淑之氣所鍾美然
耶然亦恠其文溺華喪實居者不競於名檢而競於
風流談者不競於經術而競於玄虛仕者不競於職
守而競於名高斯其人才雖足以秀出一時而迄不

能輔世主以成混一之業疑亦其江山風氣所畛域
也今臣之始入境也驟見大江滉瀁浮天而下仰望
金陵蔣山盤據上游若淸都太微上帝之居則
高皇帝所定鼎在焉乃作而歎曰嗟佳哉欝欝
葱葱臣乃今知崤函京洛不足爲巨麗也豈大
聖人有作江山色澤劃然開朗彼載籍所稱綺麗淸
淑云者猶未免錮於耳目哉夫江山無情之物遇
聖主而劃然改觀乃爾以觀都人士宜何如也錫
我高皇帝定鼎之初首建太學以興文治惓惓
以敘彝倫厚風俗爲致本選覡[illegible]

不啻過之爾諸士涵育膏澤餘二百載亦不特如鎬
京多士而已乃今風尚之沿習似猶不能大改於六
朝之舊吁可怪也夫訓士者不激之以其所耻而愧
之以其所不足則不能奪其已成之習而易其故步
今有若六朝貴游靡衣澤面坐自媚嫵諸士耻之否
而其大者乃爭競於綉帨而稍漓其本質如前所云
斯又何也姑無論往昔即如近世名卿碩輔必皆敦
龐渾厚嶷然如山不則清嚴而峻潔不則平澹而沖
夷要之無所染於浮靡之習者爾多士豈不亦耳而
目之乎近者　主上屢詔執事之臣釐正文體豈

眞以青衿呫嗶之業足藉以華國哉蓋文華日競則
本實彌撥於身爲名檢於學爲經術於官爲職守必
且靡然奪於風流名理之習而莫知底止非都人士
所以仰稱　高皇帝作人之旨一洗六朝之陋以
還鎬京周士之觀不爲今日金陵江山之愧也臣職
在取士無所與於訓士然臣惟重士也故不從臾之
以其所自喜而務激其所愧爾諸士儻以臣之所以
重士者自重乎則請踞石頭而臨大江睨　高皇
帝規摹之宏偉人思一吐其奇以稱盛一代昌明龐
厚之治與江山爭勝必且灑然有激於所言矣[illegible]往
訓江右士進之以自信之說夫一洗歷代之陋習而
頓革其所自喜非自信其畸能之然則臣所訓戒於
都人士視所戒江右滋益切矣

江西鄉試錄序

先是江西巡按監察御史臣朱　上言今歲例當解
士以考試官爲請　上命臣　刑科左給中臣燧
往涖厥事臣伏念　上丕釐舊制還其職柄文者
而獨　命近臣典之如　肅皇帝之故事德意
甚盛而一時在廷諸臣所以擘畫條議佐　上釐
弊求才者章亡慮數十上其愼重如此臣　能行淺

薄文質無所底蓋懼然懼不勝任者以又伏念遭
上拔擢濫竽史局十載於茲雖幸以珥筆執經之
役隸名諸儒臣後而碌碌無遂未有報効萬一也迺
上今始特任臣何容遽自疏解以不稱爲解且
江右大藩士風以道義名節相砥礪庶幾得其人而
獻之以竊附於上臣之誼自惟幸甚遂俯伏拜
命與臣燁　星馳而往至則前後御史所辟同考試官
推官臣共績臣玉衡　知縣臣遷臣夢鯉臣大局臣鼒
臣學聚臣嘉賓臣朝京臣世與　敎諭臣[illegible]臣倫臣良春
臣淵明臣學庸　訓導臣秉忠　皆已集會城待事而提

調則左布政使臣文熾右參政臣邢珏監試則副使
臣劉會臣治具祗戒内外惟慤惟愼御史臣大用實
以執事監臨之加慤愼焉臣於是得藉手畢役矣故
臣始至則與御史誓曰毋有寶也而自外入御史任
之毋有隙也而自内出臣任之其有勿恪勿虔以干
不然之議卽異日譴死有餘辱臣與御史均任之旣
入則與同事諸臣誓曰毋有跡也而謬於出諸臣任
之毋有濫也而謬於入臣任之其有勿恪勿虔以干
不然之議卽異日譴死有餘辱臣與諸臣均任之於
是集提學副使臣沈九疇所校士四千有奇三試如

制卷入分閱之又彙閱之又與臣爗互閱之已
又盡裒所黜卷覆閱之又互閱之錄其人九十有五
錄其文篇二十其錄人也斬於才曰異日將以備推
擇不敢盡以尺矱繩之也其錄文也斬於式曰今日
將以抑浮詭不敢不以尺矱繩之也凡此臣何敢言自
信要以奉行
詔旨庶幾自逭罪戾云耳然臣又
伏思
高皇帝剏制立法於賢科最爲詳備豈其
過爲防檢薄待天下士大夫哉亟及使當事者得一其
志無所外慮以玷至公如是止矣今而近乃因一二不
戒之徒喪心權利以絓吏議至煩
廷臣不別其人

而一槩於法諸所犖犖條議名爲佐
上釐弊穴才者章數十上而未已也嗟嗟彼豈以走殫嚇腐遂
爲士人之恒行而必勞
明主斤斤操三尺隨其
後哉臣雖不肖竊爲
聖世恥之故臣雖不敢過
爲自信以必遺失法然竊願以自信之說爲多士告
告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夫開之可仕夫子
許之矣而猶自以爲不信使其旣信而仕豈其竊竊
然尋聲覆影以形跡徇世者哉此夫子所以悅也今
士羔鴈六藝之影嚮薦之一夫之目而得之未嘗不
訑然自信也而及至榮利饕於前權勢怵於后乃不

免易心回面大謬其夙昔而不知如前一二不戒之
徒有矣如此雖使人主日操三尺以隨之豈爲過計
哉爾多士於今日蓋學與仕之關也則及今而求開之
所自信者亦惟今日臣請預爲多士約夫天下邪與
正而已澹泊恬靜者所由以適於正之路也饕饕競
躁者所由以適於邪之路也由前而失者有之然而
心加憮焉比其得之則身名俱泰寧壞始終矣臣從
而得者有之然而心加愧焉比其失之則身名俱敗
糞壤不啻矣爾多士於世路未涉其涯也何至謬設
不必然之事如所云然而饕饕躁進之途於是乎始

此臣所以預爲多士約也方今 聖天子神明執契崇德黜回粉正二途得失較然不爽爾多士之進也其大者庶幾一德一心肩鴻任鉅耀日月之未光以與穹壤始終其次亦望以道義風節相砥礪以無失而鄉之故步則臣所藉手以報効萬一者將於是乎在不然臣以謾言爲多士左券何所逃其不信之罪恥彌深矣

武舉錄後序

今制武舉既届期大司馬則集羽林材官若諸郡國蹶張技擊之士試步騎射而校其十五 上乃命

詞臣者二鎖院再試之而二詞臣者則詮次古往兵家成敗利鈍按其故實俾覆射之而籍其中者十一以 獻今歲臣祖嫡暨臣可教實奉 命典厥事臣可教自知呫嗶以來則喜閱左語國策若諸世史所載用兵形勢其上者謀國制敵收之萬全其次乃因敵變化玩百萬於掌股之上以取快一時之捷大都若先爲之處而疾徐赴之其智若揮刃然而未嘗脫於彀之外也常私心壯之還而自視業已不能鳴鏑控弦徇命行間顧安得若人而薦進之以備 縣官一旦緩急之用乎今既奉 命典厥事得以執事掄若人其才者籍之 獻臣滋幸甚乃臣歷觀諸家兵法其言鑿而無遺巧而莫知其所出則無若孫武之書然武嘗將於吳矣一入郢而不振其後也夫孫武且然而況剽其餘說以資覆射將安用之抑射義有之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又曰射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夫程其實則射雖六藝之一不特可以得材武技力之士而可以選諸侯抉其辭則以孫武之言兵而身不收其用今茲取士乃不決之冊所已中之射而決之孫子所不能自用之空談何其

意願左也然臣又觀趙營平班定遠兩徼侯者一則縷指降羌利害一則備陳西域諸國控制機宜皆先事言之於舉朝異議之時而其後皆懸合巧中無錙銖相爽乃善射養叔且見詬爲辱國而指揮諸將收平吳之功者抑亦射不穿札之杜預也彼謂言不足以得實而彼一決之於射若彼兩徼侯者又何稱焉夫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中秋毫之末爲拙兩徼侯者皆身其任履其地隱度其情變之所必至而爲之處故其言若數黑白而百世可覆者常儀的也孫武懸取兵家之機括之篇中

以待後人之自擇故雖試之身而盡其用無常儀的也故二臣者私議謂不必詮次古往兵家成敗利鈍按其故實以資覆射惟取今世所急爲耳目共聽覩者以觀諸材士之指畫庶幾有懸合利害巧[illegible]宜若班趙兩徹候其人者乎夫以鵠程鏑曰射以策程士亦曰射以鵠取鏑曰中以式得士亦曰中與其剩之說銓以中於古也無寧信心指事以中於今也然彼兩徹候者皆身其任履其地隱度其情變之所必至而爲之處故其言可覆如此今 主上天覆[illegible]西羌北狄業已解辮泥首請事下吏薄海內外無橫

草之驚亡論孫武戰國相傾之技靡所施用即使兩徹候者坐擁旄鉞備爪牙之任安所復寘其喙而此諸才士者方且脫介而衿捨弦鏑而執鉛槧欲其信心指畫懸合巧中較若有常之儀的則臣安敢任臆然亦有儀的於此射義曰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夫臣子之分義亦何待身其任履其地而後知哉爾多士無論諸材林官郎如他郡屬[illegible]張技擊之士疇不仰戴 國恩靈承世世一旦遭遇簡拔至此異日者坐擁旄鉞以一當 縣官緩急之用盡亦矢志捐糜圖萬有一之報以[illegible][illegible]臣[illegible]之鵠 上亦豈愛茅爵之賞以使勞臣則今日之兩試射所謂射爲諸侯者也又幸而區宇泰寧永[illegible]萬世爾多士無所見其技若辛慶忌爲國虎臣以威名始終又記所謂養諸侯而兵不用者也夫才不必[illegible]勝靳於報主盡職功不必四夷靳於靖國又民嘗[illegible]有言兵者國之大事當爲後法 臣 嘗讀孫武十三篇不若充國二語何者彼鵠於詭此鵠於忠也 臣 祖[illegible]之訓諸士也以蕉且曰士平居然諾相要且許以死而 况君父乎斯言也所由以趣於鵠之括也故 臣 不復申論論其所以薦士之意於末簡云

唐楚相婺楚先生遺集序

此敎外大父婺楚唐先生遺集也賦一卷古近體詩二卷文三卷頃自癸未滿告北行思諗舅氏以其餘篇見付曰此故胡柏泉太宰所詮定而未卒者也子爲訂而序之敎曰唯唯追憶外大父歸自楚藩時敎方以垂髫就童子試大父見其所業頗加賞異意謂若可與於斯文者今三十年往矣敎謬[illegible]托遺訓濫竽詞職而慵懶廢學卒於此道未涉其藩籬安敢僭序外大父矧敢有所刪正意欲俟海內知己以文章傳世者序而刻之會馳驅南北卒卒未暇盍俟之已

十餘年小子稍緩無所逃罪思謙曷氏業已手錄其
十五而付梓矣復徵敘言爲之序敘既不足以窺外
大父之邪域即有言何當於作者獨憶見時聞先君
子有言吾婺自勝國以來人文幾爲寓內冠獨於詩
未能離去宋諸君子能離去宋諸君子而獨操唐音
以自競於古作者自吾婺埜先生始蓋先生於聲詩
其高者固已具體騷選追踪李杜雖其率爾應酬之
作亦可臚列錢劉之調絕不爲元和長慶以下語其
文雖錯出唐宋諸名家言要之雄深爾雅有西京軌
則此非先君子之私言而實當世通識之所共推也

若栢泉太宰其一人耳先君子又言先生所學無所
不窺蓋自天文地理兵占律曆諸書靡不探歷其原
委入叩以其所不知若傾囷以待饔者之索莫窺其
底生平敦篤行誼傾身以狥朋友之急至其人有不
可意輒瞠目相視不復與語因亦以此見忌儕輩云
又曰先生於鉛槧嗜好出天性獨高邁豪舉厭薄博
士家言每臨桔輒擲筆罷去其齟齬一第亦以此晚
乃謁選試守歷陽至則修復圩田數萬畝州無逸賦
又課民蒔麻樹桑以默變其男女並耕之俗聲實冠
江北比貳守維揚分鎮瓜步會島夷猝起先生鳩工
庀材指畫要塞不旬日而城櫓具倭至卒以有備敗
去所活瀕江士民以數十萬計於法當以殊績聞而
兩臺使者皆宿昔所狎侮若前所稱瞠視不語人也
功狀遂抑不上而是時權相方柄國有欲爲紹介者
曰如此則備兵使者下乃揚州守可得也不且有藩
相之遷奈何先生恬然笑曰彼賈洛陽董江都不難
爲諸侯相吾何人哉未幾而楚藩之命至矣　王亦
夙聞先生名嚴事之特甚而先生再歷歲卒謝事以
去蓋其出處大節如此夫外大父之文若詩天下有
識知之而其生平大節與其用世之才百不試一者

者非先君子之遺訓即教有不盡知者矣然則茲集
果足以盡先生乎哉先生嘗受業文懿章公於公晚
歲弟子最爲入室其學識淵詣略見辯疑十論云

白氏家譜序

予友馮開之賢豪喜士人也往嘗口其所善白君受
采不置而白君亦遂因開之以介於予予再僦邸舍
皆與君比鄰往來甚數也蓋見白君實嗜義好事不
侵爲然諾要可任以終始者云於是予與白君交不
後開之矣久之白君乃出其所輯族譜謁予爲序曰
白氏中微譜絕不續久矣采也不能遡而上之謹先

大王父分宜公與大王母事有足採者吾聞昔太史
公喜傳循吏及諸奇節事先生庸獨異也耶請以一
言弁其端予謹按白氏始見於春秋至唐宋而達官
顯人輩出奕奕稱望族矣今白君所輯乃僅僅斷自
其公以下詎不以世系遷徙中微莫振無若君者爲
之援拾其間故耶今自某公遷山陰僅一再世耳而
分宜公以進士起家爲名令分宜舊無城與兵而隣
邑諸惡少暴起爲盜其入邑邑丞以下皆散竄矣公
復病臥侵劇不能帥先吏民葛夫人乃徐爲畫策免
公及藏庫貲汙池中仍攝公衣冠出喻賊賊服散去

而旋以所表識授策徵卒悉擒之其事甚異其截餘
逸人所爲傳中吁偉職閭家世士自其先世有異所
特達之母傳記所載夥矣白氏幾近是世之白君嘗
義喜事日益甚其所交皆天下賢豪顯人而出會二
邑民流寓　京都無慮數萬指其豪長皆以草行嚴
事君其他貧乏者窘不得事者死無瘞者君悉爲設
法措處靡使失所予嘗觀其所辜二邑義冢屋閭井
白秔植之間靡不井井理也噫以彼白君之才使得
嘗分宜之任其所可自見者豈後厥祖父母哉而僅
以行義稱閭閻已也然其所遺于後者遠矣今又躬
輯世譜汲汲焉懼其先德之泯沒此又仁孝君子之
用心非特閭閻之行義而已宜乎開之輩口之不置
也予故於其譜序詳之以告白氏之爲子孫者

南雍錄雅序

予友馮開之爲平澹神奇之論而要以眞僞兩端其
於譚執可謂篤論然亦有激乎其言之也都人目中
無平淡亦無神奇惟有一眞耳然士騖神奇之名而
濟其眞者十嘗八九味平淡之眞而厭薄神奇者百
無一二其最陋者則剽襲史漢斷篇隻語及釋言玄
解之緒餘以自影响於神奇而不知識者見而心喊

也嗟嗟夫經義者所以發聖人之旨而非吾自爲言
也譬聖人之旨其猶鵙之於水耶唇吻無異而澹泠
澹乎肌骨雖有八珍無以奪之矧所云云者皆以啜
之肴核而窶夫方競搶之以爲珍也亦可哂矣自予
始試多士輒用是相戒勉而風尚已錮不可頓挽即
如二三才士屢占前列者亦往往不免於前陋乃其
手骨識詣眞僞較然以予所取質之開之無不合者
顗部意則頗以平淡爲宗而不能盡喻之多士也因
題其編曰南雍錄雅以顯示諸士所嚮且以究開之
未盡之旨云嗟嗟今天下士習患不平淡不患不神

奇豈惟文哉豈惟文哉

汪仲木制義序

予往承乏視南都試事見汪子所為文於棘闈中異之曰夫夫也造詞詮理色澤黯然甚眞非常士也比見其所試南宮亟稱之如前乃君竟以再舉成進士裒然高第矣俄謁選天官來令吾蘭蘭士亘君名甚稔君又以其政理之暇月再進蘭士相與揚扢文義間示以所自得於是諸蘭士悉索君疇昔所為經書義付之剞劂以視得師予乃得而縱觀之大都閎中肆外縱橫百出而自以其機軸出之要之不離於眞耳予因憶吾友馮開之論文嘗為神奇平淡眞偽之論予應之曰文至於眞則何復神奇平淡之與有汪子之文蓋所謂眞而微近於神奇者耶乃汪子為人恂恂冲退殊不類其為文其為政簡靜不擾類其為人然其眞誠靡所矯飾猶之文也予嘗見天下傑士率多以其英偉瓌奇之氣施於有政所至厲聲氣造作非意以獵聲名者比比而是君令吾蘭以嚴邑而當孔道諸才傑士所拮据不遑之地而能一切治以無事甫至輒下條教搜抉吏蠹民隱令無所伏匿諸豪猾不便者類為意外非譽以嘗試而撓撼之而君

莫然若不聞者也擇是而行如法而止一日無過客卽訟庭闃然蓋不數月而四郊嘖嘖幾有淸淨寧一之頌矣以故耳目有餘閒而能日以其暇與諸士子從容於文教蓋君以其神奇者用之文而以其平淡者施之政抑亦一眞之明效也昔班氏傳循吏謂能以文章緣飾吏治夫有所緣飾非眞也故黃次公稱漢功名損於治郡時君神奇於文而平淡於政可謂無所緣飾而其所得於士民乃若此愼斯道也豈特郡邑之理哉廼予先以其文得之亦可自託於知言之謂矣汪子尚亦勉之

太祖高皇帝御製裝冊進呈後跋

右內閣舊藏　高皇帝御筆若干紙凡為勑諭者六十有二為文者十為詩者五欽裝演成冊呈
御覽乃拜手稽首恭題其後曰於戲此我高皇帝之書也我　皇上纘嗣丕基聿思祖德爰因物服玩御之遺猶當心識而目存之而況茲神哉夫　聖德之文具見御製書五篇麗而二曜明無庸臣贅矣而是數十紙者開其筆澤在焉且其為文若詩者十之一為勑諭者十之九當其時所牢籠宇宙驅策英賢撫綏夷夏之大略猶可藉此以

竊見其萬一非泛然游藝於楷墨者故無論其筆札之遒勁氣韻之神逸而知其爲奎章雲篆即其硃墨點竄注乙之間亦足以仰見　睿思之凝注矣故臣以爲羲皇之畫神禹之疇蓋聖人之心載焉非如漢晉唐宋諸君疲精役志以點畫意象之間僅稱帝王之餘事而已也仰惟　皇上持盈保泰十有五年於茲諸所嗜好不留聰明惟時凝神載籍屬意篇翰固已同符　聖祖萬幾之暇時於此冊一展閱焉必將怵然而感穆然而思曰此我　聖祖所以貽垂典訓啓佑萬年者也此我　聖祖所以拮授機宜明微法守獨運於　淵蠖之中而因撫八紘之外者也此又我　聖祖所以闡繹性靈權揚風雅淵澄神滌慮而無所奪於聲色遊畋之娛者也即是冊也豈特丹書大訓之陳列左右哉昔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又曰儀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臣曰恭進是冊而竊有獻焉

古今賢后事蹟考敘

臣讀周詩至思齊大明等什見其推本先王之大德所以祈天永命以肇後嗣無疆之業者固未嘗概及其詞而獨於三后之賢懿反覆永歎無已焉蓋嘗伏而思之以爲人君永世發祥之自本原於此故詩人重而頌之云爾既而歷觀古今君德之成敗而考鏡其治亂興衰之所由乃知周先王之德所以垂裕無疆者或於三后重有助焉而詩人之所以侈大其詞而贊咏無已者其意至深遠也何也人君之心多檢飭於大庭臨御之時而不能不少怠於深宮脾睨之際而法臣拂士之所以匡正其君者能入之於論道議政寮采森列之際而不能保之衽席嬿婉之間惟其心之不能無少怠也而婬惑奢侈之漸既有隙而易開惟法臣拂士之有所不能入也而便辟蠱媚之徒必多巧伺其間以求中其所欲此勢之所必至也嗚呼以易怠之心而乘之以易開之隙於法臣拂士所不能入之際而當便辟蠱媚巧伺其間以求中其所欲之衝斯時也使不有賢明貞淑之配潛持而默助焉則所爲君德之蠹者豈眇小哉故臣嘗以爲永巷有脫簪之諫而後周宣有勵精之功中宮有大練之風而後漢明致永平之盛此其效較然著也抑不特若是而已唐之文皇至明也魏徵至忠也諫無弗從言無弗合其於君臣至信也而廷辱之憾猶不能不芥蔕於退朝獨語之時使不有文德之賢爲之委

曲而申救焉則魏徵其殆哉而文皇從諫之美且不
卒矣故人以貞觀之盛治爲魏徵直諫之功文皇聽
言之治而不知文德之所以潛持而黙助者多也昔
斯以談周之先王其盛德大烈固自足以肇後嗣無
疆之業而三后之所以正巳而内助者其功詎可少
哉特其以聖人之德而得聖人之配未失而巳防未
言而巳順當時無得而指其事耳故吾於是而知詩
人之所以侈大其詞而嘆咏無巳者其意至深遠也
洪惟我　國家受命以來上帝聿懷四海禔福二百
載於玆我　祖宗列聖其盛德大烈固巳克配於

周之三祖而　高皇后以下所以潛助盛德而擬
成其化者亦於周之三后有光矣肆我　皇上以
聖齡冲富之時當嘉禮告成之會蓋眞所謂以聖人
之德得聖人之配允矣關雎所咏矣然而防未然之
心杜未開之隙以預塞夫侵辟蠱媚窺伺之端則臣
愚有不能無深望者是用摭拾古今賢后事蹟爲之
丹㪚以爲國史之助焉亦詩人之序意也　謹
序

後山公實行序

憶予計偕時則往謁叔大父後山公公坐之牀下命
之曰嗟乎吾年耄矣吾見爾於此止矣逌吾有感然
常槩吾心者三事焉往而曾大父之死於諫也先朝
以書訣家人則有下筆傷直之語云蓋疏草公實手
之而傳名臣者盡取而歸之黃伯固迄今莫能白也
此爲一　莊皇帝之始在宥也　先朝諫死諸臣
若楊忠愍輩咸得以恩錫謚而先公以　武廟時格
不上聞此爲二夫先公與孫忠烈死等耳今其後名
臣踵武輿焉而吾家尚寥寥也意在爾乎小子勉之人
矣又曰予雖卑棲瑣職哉然西南走萬里視邑篆者
六七矣不敢以錙銖寸縷入也里居餘三十年郡邑

大夫豈不儼然賓接而禮貌之乎而不敢單詞片楮
于非其事也則以克念先志故云時丙子秋也明年
予留官　京師而公歿歿之又二年而予以省覲得
請歸則公之遺命附於高大父之墓次襄事有日矣
嗟公乎嗟公乎蓋予諦視像欷歔久之猶泠然言之
在耳也嗟公乎嗟公乎誌公墓者前翰讀灘陽趙公
傳而狀之者則予伯父諫議公及前轉運副使兩峰
韋公也凡公之生平懿行鉅細綴辭靡遺矣而公孫
文科又欲裒而梓之而屬予以序夫予言何以當於
三公哉又矧公諸孫人無乃以爲私其所尊也而危

詞目之然子惟公宦輒所至迄今故老長子孫矣而瓊蜀士大夫人能口之來吾郡者生則賓致之殁則賻誄之若前郡守閩源王公諱及未嘗不咨嗟三歎也夫今之握符綰綬司命一方者豈伊乏人然當時見稱去則漠焉顧公幕職渺爾而宦轍所至邇如此蓋有出於勤慎廉幹之外者矣然則雖微三公言公所不亡具在而矧予也哉然所云克念先志者則公生平斤斤所自矢又以訓予且訣予者也故予備述之如右

讀詩筆記序

詩有大小序大序舊在關雎序中後儒以其總論六義而分出之其實一篇也諸儒以其詞義[illegible]無所間然或舉而歸之孔子至於小序多所存[illegible]子斷然以爲出於後漢衛宏之手而悉去之既而以毛先於衛自覺其論之矛盾而加以增廣潤色之語夫序之全文具見毛傳何增廣潤色之有必以歸宏則謂因毛傳而作序斯可耳然分章置序鄭氏已有明文鄭與衛俱後漢人則其不爲宏作也審矣朱子又以小序之語皆懸度附會不知其時而強以爲某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而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遂至極言詆排若謂毛鄭之徒僞造其說掩已之所不知以詒後世吁亦過矣漢世經師分曹聚訟必有斯事後待後世而後訐發哉且序者固時與事之所由証而不可及以証序也卽如後世詩去其題引雖其同時之人亦昧厥旨矧古詩溫厚深遠又非後世指事賦詞之比有序猶恐不明而何可盡去乎必以時事雖於揣合則如李白杜甫之詩人皆知其爲天寶之時明皇之事雖無題引亦可以意而推之正以其時世未遠耳漢儒於詩雖經秦火時世猶近又況鴟鴞之序見於金縢都人士之序見於緇衣清人之序見於

左傳邶之序見於國語其左國序所引解詩義又多與序合三山李氏嘗歷舉前語以証詩序之[illegible]亂愚亦以此証詩序之必有依據也然以爲盡出於古亦未必然或者有所散逸後人因而補之故間有齟齬不通處此其所以見疑於朱子耳山居無書偶閱毛詩註疏意有牴牾特輒自以意標註其端[illegible]不註讀之蓋爲解頤者八九以是知大儒著述雖非後學所當輕議惟小序則決然以爲不可去不能無疑於持論之太高也因每章仍筆舊序於前後引毛鄭傳箋及孔氏正義而約其文句然後折衷以朱子

予為題其首予憶在棘闈時少傅[illegible]方議釐正文體意銳甚手出一編縷摘左國班馬莊列之書所拈習單詞隻字悉禁不得用而詳[illegible]經義稍涉奇詭必痛抑之予時言于公今世才人儁士方且競執茲途恐勢不得有所偏[illegible]公果稍稍心厭諸膚辭腐語獎進奇士然予所甄[illegible]錄諸程義乃最號乎典不詭于格為公所嘆賞既而閱其所私習則湛思要妙人攄其所自得然向所指摘猶班班見楮墨間則所謂才人儁士競挑茲途而未能盡刊落者也嗟嗟文章本原寧過六經語孟此爍髮孩豎能知之今制義

乃釋六經語孟之旨而反取諸子史卑詞隻語以為奇此何異寠人子廣取貴遊几席餖飣之餘投之太羹玄酒中幾何不為有識所穢唾也且今世所最尊尚者不曰左丘明司馬子長班叔皮父子乎乃其所以隻行千古為文人宗[illegible]所習者則以其綜事銓理傳摹神情能令後世了然意解然諷之間耳若其斷章瑣語因襲見奇則班氏所譏其論淺而不篤者也而世方字比而句櫛之以為能譬之古器多所剝蝕因以為識及贗者為之痕類滿目而忘其質之非也夫世之業文者亦若此矣寧獨制義然哉予嘗私論謂世有豪傑之士宜屏棄筆札十年不御日取古聖賢書究極其奧蘊而徐出之庶几可以當於作者自以固陋用懶助于卒至古與時兩失之今髮種種且望艾矣方將自遯於恬愉闃寂之鄉與其別有見焉而又用迂助懶悠悠歲月未知所屆諸君皆才傑士也倘有槩於前言也夫則請以予為大誡

送姚山甫南歸詩序

夫自予至　京國乃始獲交天下士而姚子山甫楊子叔向則尤數數焉卽雨雪風晦暇未嘗不遇遇未嘗不飲飲未常不醉醉而歸未嘗不漏下也然二子

雅習詩歌見或相與論詩歌刺刺終日而予迄不酬一語時時卬首視雲物或雜以他語澒洞而二子者不以予為不類顧曰陸子飛黃騕裊彼不馳耳嘻其然哉其然哉然二子所以交予者固不以是蓋予實慢而二子終以為率也實簡而謬以為曠也實固且鄙而繆以為直也實疎鹵頹惰而繆以為其中有物而外略其細也而予之所以交二子者亦不以彼其曠也以為似予之漫也其率也以為似予之簡也其直也以為似予之固且鄙也其中有物而外略其細也以為似予之疎鹵頹惰也蓋是時同業中秘者皆

英英稱雋不率不鄙于而才于而其尤英英穎出者
則尤不鄙于而才于然其所以取于者或異於二子
乃二子者顧雖不鄙于而亦不才于然其所以取于
者則異於諸君子以故泛然而合卒然而堅二子者
不知予爲不類而予亦自忘其非類也噫珠玉在市
美者共櫝織纊在庭精者在笥彼以類貴也予於二
子何類哉雖然敦鼎盤盂諸古器物發之名山而得
之大澤其質必剝蝕魁罍多疵類焉乃鑒者以爲識
則亦遂以爲妍而類聚之豈予於二子之謂邪然何
姚子以請告去先是予志實同姚子姚子曰予二親

已近耋而予守大人僅有耳予去必以病予則以情
已而家大人至　都下予志遂寢而姚子治裝獨往
矣故姚子之去諸同業者咸嗟咨嘆息予于楊子
尤甚予則又加甚焉則以不得從姚子爲憾也[illegible]曰
予與楊子洎諸君子餞於都門三忠祠已各賦詩言
別蓋楊子洎諸君子之辭工而予之意獨至云諸子
別有卷此不錄

送馮仰芹先生陞河南大參序

吾輩因馮子用韞以獲事其尊大人仰芹先生者有
年矣先生以副憲治兵易州歲數往來制府輒取道
都門以過吾輩相率與韞騎奉觴先生或時邀致
先生觴先生爲人洞豁無城府於人忘輩行咸折節
下交語無所不盡以故吾輩一二三子雖嚴事先生而
先生益昵就一二三子見則傾倒終日無擇言時稱以
諏笑然間與若語天下事如刃湊虛如矢赴鏑靡不
鑿鑿中窾令人慢然神悚矣敬見今天下士大夫
猥多齷齪自可居恒飾治爲僩以自標異肺腑之間
杳然谿谷一旦任事際足之外無餘地矣故嘗妄謂
如先生者眞世所謂磊落奇偉之士　國家緩急所
倚賴者也往歲虜騎蹂洮河間當事者或擬以一面

推轂先生用韞愀然不自得時時語予謂所以挽留
先生者敎謂予於尊大人宜爾且安知先生無鳥劒
伊吾之志哉會今年西事起用韞又大喜自幸曰家
大人往歲幸不西今西且奈何時時唯恐先生不西用韞
幸之耳豈西人之幸哉予聞完中丞之爲人也喜任
事而多自可意其在事必治旅僞峻城府與下扞格
不相得以至於是使先生而西或先有所救正以濟
於未亂庸詎可知即不幸而不及事亦宜有所縫補
以佐今日諸公之所不及詎令潰決若此乎且用韞
雖幸先生之不西而今不能挽先生之不南予竊謂

先生往日而西無所不可而今且不必於南也何者
先生度外士也今天下靑烽赤羽之警無地不聞當
事者思得奇材異度之士而用之不啻饑渴奈何獨
以常調待先生俾且優游稅駕於三河二室之間乎
先生曰予休矣予心神萎寐已馳於沂山滙水之東
矣二三君子無忘琦也以無忘不佞盡遂以琦之命
幸於不佞者爲吾異日幸乎而必使僕僕於於廝養
赤羽之衝也於是吾黨二三子相視黯然悵惘
之觴不再也復相與奉觴觴先生巳酌而祝曰願先
生稍緩歸心益壯厥猷于藩于宣若周方叔召虎以

終 天子之睨又酌而祝曰願先生早究厥施爲
用韞先若漢奉世野王父子外內宣勞靖我 國家
貽聲來茲又酌而祝曰願先生迄其成功以無忘沂
山滙水之言請以今日之觴爲頌且以爲別

賀郡侯理吾張公以前紹與丞上最叙

往者 上念吏治日偷數申詔當事諸大吏務所
以洗刷振起之時時有所懲創于三尺之外其于褒
揚顯擢未有云也蓋難其人云而會平湖陸公爲太
宰當 大計天下吏思所以稱 上意吉奏言
請以廉靖寡欲自甘淸苦列爲一科令郡國計吏有
所屬耳目悅然知上意所嚮以示風勸 制曰可
比名出而紹與二守張公巍然列焉予特與同郡諸
君子私相竊議謂吾郡海州張公計日當遷則安得
如紹與二守其人者以大庇我發民乎居亡何公果
繼張公爲今郡守會予出視留院冢便道抵家則公
下車半歲所矣而所得于郡邑父老所傳道者勝於
所聞 京師時大都謂持裁甚嚴而行法甚寬不爲
苛細治辨而于大體亦無所縱舍要以約已省事風
示僚屬意指所嚮而巳乃發好最所苦患如豪吏猾
胥嚚訟侮法之姦靡不望郡庭而色沮以斤斤自爲

約戒于繩檢之內曰無輕試我公三尺爲也漢人有
言悃愊之吏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張公之謂耶故
予於公之治發而知公所以治越也今公以治越上
最且得 中大夫計 璽書所以褒勞稱顯令
郡邑吏有所屬耳目且勝于前計吏時而復進而爲
守於秩加尊而於職事加專其治効亦且日勝于越
有如異日脩舉漢庭故事增秩賜金高蓋緹屏以章
有德一旦公卿有缺選諸所表以次用之非張公其
誰哉故予又于公之最越而知公所以最發也然予
觀黃次翁在頴川聲實焯茂實爲西京循吏之冠比

其爲禍亂𢦤滅於治郡時曾相國參朱司空博其在郡國時見謂長者無所事事而已而迄爲漢名相斯何以故哉則次翁以精敏見奇而二公以博大收功也今天下方苦多事即近者以屬夷小警之故寓內囂然徵兵之檄四出而集于浙浙徵兵之檄四應而集于婺賴公坐鎮之僅不至于亂耳公具文武材而務以約已省事爲理絕無翹然自見其奇之心彼漢二公又何以加焉噫安得旦夕柄公俾寓內蚤收清淨寧一之治哉蓋予因公三致歎焉無寧獨頌公而已

送邑侯斗崙汪先生入計序

今　制三載　大計郡國吏諸以卓異稱者得
賜晏外庭重以寶鏹文綺之錫甚　盛典也乃往者政尚一切所取多英敏穎脫之士巧睨捷應靡所不當于上指而民或不見德于是後之當事者矯之特取世之所謂悄介苦節者爲標目以示風尚厥意誠善然以之奬激廉吏可耳要于化民成俗未有云也噫豈以往古教化之道迂遠而卒不可行于今與予乃今于吾汪侯有感云侯才識警敏民情僞百出寓目輒了而不以鉤摘爲奇事至如刃奏虛如矢赴的而無翹然自見其長之意其操行甚嚴自奉甚約凜然氷蘗也而恥以矯厲爲名高其治大都假鄉約以行其教令假保甲以輔其鄉約而又殫力精審能以身率先之所至集鄉三老若子弟于庭諄諄誨諭不啻家人父子已乃籍其善惡而抶其尤不率令者然要令省改則已不以毛鷙隼搏爲威也邑舊嚚于訟爰書一入故爲蔓延不可解以相摩留侯非兩造閭里所出片楮令兩造待事乃訟者予佣而覘侯旁覘三老子弟咸在業已無所庸其左證及他繆巧叩

頭匍服而已然得情則已欲解削瞭之未嘗引繩批根見法輒取也邑舊工負輸且[illegible]前後相覆無已侍侯勾校隱伏錙銖[illegible]遺滿吏亦以錙銖易辦無若往者公府出入之[illegible]也前後積負靡不及期而集如犀指[illegible]未嘗以鞭[illegible]取盈也而侯務以真誠愷悌剔化其民民亦樂於其易事也而相與勸勉於侯令以論風猾大豪易心[illegible]而無敢展杆於罔乃至有手其探囊取篋之[illegible]於三老以示恥悔者以故當凡道疲邑風俗[illegible]十一[illegible]出入所馳騖而不足者而侯喘[illegible]曰一[illegible]

博士弟子若諸秀民治經義者指受文秇而已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予以侯治徽之良信侯令以上　計行矣不知當事者果能首推轂侯以示所風尚否不然而用前兩者標目焉曰此才吏也此廉吏也此卓異之尤也固亦無所不當于侯而要非能得之目睫之外者也予久跧伏田間重之以多病入山惟恐不深安敢與聞計吏事獨念往古敎化之道果非迂遠而不可行于今于侯實見其兆焉有如昔賢所爲喜而不寐者蓋其所寄念遠矣然予于侯有一日之雅重惟古者贈言之誼不能少有所規助于侯而徒若輿人之頌云者玆則予之所私愧

于侯也夫

賀郡侯盧公德玉考績叙

漢氏之詔有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愁歎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蓋其時上意所注嚮如此故迄今譚吏治者最西漢而西漢吏治之最者無若文蜀郡黃潁川然史氏稱之亦不過曰畱心敎化及寬和爲理而已噫此乃其所以政平訟理之本與不佞槖筆侍　上左右者逾十年見督責守令之詔無歲不再三下　意諄諄大都視漢而過之然則今二千石所以奉行條教稱　上意者宜何如也我郡侯盧君德玉自夏官郎來守吾婺婺俗故悍而嗜訟侯至詢積習成風吾豈能一旦變其無訟即吾有所厭之俾之藴蓄而多方以求逞是防川而障之也於是訟至則受之而[illegible]明燗燭無所假借於三尺卒無得以訟徼倖者而[illegible]一日歎於訟即從其厭罷遣之氷澌凝釋歸之水也郡歲輓粟　留都道負爲苦侯條上折色縣間自得操其盈縮也無陷民而魚肉之民賦有定額而戶口多寡役胥得隱射爲奸侯歲差其賦壞之則籍而察之積

羸以淸侯又耿今俗吏之爲治也曰[illegible]考而於經術苟徇之侯家世左倚是[illegible]而尤該洽於六經月旦則進諸博士[illegible]指摘與義人厭其所欲得而去又令諸博士弟子[illegible]自以意繙繹六經章句而親爲折衷其要旨於是郡人士咸勃勃興起於六經而漸易其[illegible]百家二氏之習蓋其爲後學慮深遠矣大都侯之爲政雖[illegible]察而其用本之寬和以經術潤飾吏治[illegible]化文蜀郡黃潁川之治庶幾哉其兼之矣今[illegible]上最天官天官郎日條上治狀稱二千石能奉行條

教稱　上德意以璣政平訟理之效者捨疾宜何
先焉昔漢郡守治行有異等往往遂入爲公卿或乃
賜爵關內侯今雖無賜爵之令其於公卿直坐而需
之耳然　璽書褒勞至寵錫其父母此又漢臣所
不能得之其上者又不啻黃金車蓋之賜而已然郡
邑人士自有識以上疇不舉手加額爲疾稱慶矧以
寮寀事疾及從郡邑卿大夫後且獲附年籍之末者
哉故予因郡丞凌君等之請而爲之論次其大槩如
此然予聞疾郎夏官時頗以東封議不合而出夫東
封之事三尺童子爲之捧腹此不足以見疾獨其時

大司馬恣睢自用即諫官御史稍持異議能得之
上旨中以危法而疾獨無澒忽阿附意此其賢於
人遠矣有如上一日問前職方郎能持異論者幾何
人則東北鎖鑰之任行且首畀疾疾豈得長有嫠嫠
亦豈得長有疾然則嫠人之思疾且於是乎始頌云
爾哉

送徐文江侍御督學畿內序

徐子維嶽按順天既竣事有　詔御史某督畿以
內學政予惟　國家以經術造士其予學校不啻重
矣前代惟成均置九經大師餘惟郡國守相爲勸駕
耳今制悉董以內外憲臣一切以　璽書從事內外
憲臣於他刑名財賦職無所不當問惟學校有專屬
雖其上柄事大吏亦不得從旁誰何以撓厥權
國家藩省十有三所隸郡邑州衛學各以百數而皆
董於臬使者所謂外憲臣者也惟　兩京輔直以御
史督之御史按部郡國雄峻無與比而督學御史獨
踞其上他御史所督吏事凜凜持三尺足稱丰裁任
職矣乃督學御史非邃於經術文章行誼卓然稱爲
人師者勿以輕畀夫國家於督學之職其重如此而
其用御史於畿輔加重用督學於御史又加重焉、

、主上注念畿人士者尤至比歲再薦士再屋
詔旨詔問王者至取所解額文躬閱之則又南國不
得均重矣而予特以畀維嶽也維嶽且何以稱
上意或謂學校所重取士耳乃亞于所令具在其文
詞學術又可按牘而稽也維嶽曰若[illegible]南若顧大自
諸分部大吏下至祭胥縣吏顧左右之豪莫不工於自
覆巧於自揚以避我之察而中其所喜而維嶽於其
賢不肖稱職徹法與否若飲上池之水而垣一方盡
見也夫何難于取士予竊以爲不然于學校一于取
士皆若樹木于林藝黍于疇材而斥之實而獲之已

哉所[illegible]在此所風[illegible]教者令品式所教者也非其
所以教也學藝文詞所取者也非其所以取也蓋不
特其才而收者將以備　縣官異日緩急之用卽不
幸而遺於綱目之外亦欲其明經脩行爲齊民倡所
以本人倫興禮讓厚風俗建太平之原也維嶽卽能
以三尺之公行於畿士如前所按一部吏牘錄無之
斯所謂手裁稱職者耳豈　上所以重畿學用維
嶽之意哉夫　聖意所注捷於桴鼓肖若埏埴令
天下文巧滅質榮競溺志至屢下　詔旨申戒而
積習未翻然改也非在事者重所以取之而輕所以

風之之故耶惟是都人士猶斤斤守師說逡趄進趨
未至盡離其樸蓋　聖德所陶冶在焉維嶽文章
行誼爲搢紳君子所推轂舊矣以此風示天下多士
而以三尺戴而行之士有不蒸蒸應者乎異日都人
士其才而收者皆足備　縣官緩急之用卽不幸而
遺者亦皆能明經修行爲齊民倡稱他郡國有所觀
望而興起　上一日勞問維嶽何以能使畿士翕
然如此維嶽頓首謝不及曰此非臣之能盡皆
陛下神靈所變化也則是職以維嶽滋重矣

贈金華令靜峯汪君文量敘

我國家鑒古定制大都稽土以程賦稽賦以程役而
特嚴飛詭漏匿之禁法令甚備而數十年來豪民猾
胥往往贏縮其間以爲奸甚乃連阡陌者空其籍而
貧無置錐者賦輒盈焉遂至流徙竄絕而額率以不
刋者邑有之矣以故邇者有　詔盡料天下土田
虛實之數以搜洗逋慝以甦元元之困德意甚厚而
當事奉行之吏則又耳目欺弊甚悉而所爲督責于
簿書期會之間者又甚詳具然乃今竊聞他郡邑父
老[illegible]靡不咨嗟嚬蹙于是役若得已而不得已
之[illegible]期何以爲說蓋嘗私計之以謂是役也上利

其[illegible]而下利[illegible]其廢者謂國計不虧而民賦均
以逃逋匿民爲[illegible]不能以人驗則祇計目前耳矣而嘗
事者未免據一切以從事以故上不能無疑於下之
滿逸下不能無疑於上之刻深而爲令者則人以其
身當上疑下[illegible]之衝是故[illegible]搜[illegible]則見以爲近上
而忤民斥寬去芟則見以爲違眾[illegible]干譽[illegible]辨
則見以爲苟且而疏略詳審[illegible]而
后時而其勢又不得不取辦於[illegible]假且
旁觀瞻既多爲之盈羨以稱上[illegible]三在甲
乙之計卽有強幹精敏之才欲一一[illegible]之

斯已難矣以故其事大[illegible]以爲民而其既卒與民意謀
剌不相得葢其勢然也邇今[illegible]汪侯之令金華也甫
至而葺斯役不殫處而竣事竣事而民恬然而蒙若
滑帖然以爾得也是道何道哉而金華之大夫士僉
曰侯之于是役也自方見以上悉令民自料之而上
其籍如數已又制爲覆科之法以防民所自匿已又
制爲更科之法以防巧爲民匿者且曰爾惟无縮於
額之內止矣而不苛爾于額之外也而惟寸而寸尺
而尺尋丈而尋丈之止矣而不求爾於法之外也而
惟詘無漏匿里无漏虛矣而不兢爾於恒產之外也

嗟嗟允若斯也[illegible]而民咸[illegible]各即各所
解縱而蒙若滑亦[illegible]所得其左右[illegible]
縣官德意[illegible]而人聽而下可使數十年[illegible]能爲
匿之弊一旦剗絕盡去吾意金華之民行且[illegible]祝而
俎豆之而又何啻恬然帖然已耶又況乎咨嗟頌歷
若得已而不得已之爲哉于是金華士大夫[illegible]所以
頌汪侯者而徵言于予得備述之如此[illegible]汪侯能
吏而文其約已馭下具有法式金華之民人能言之
茲不具悉云雖然亦可以槩汪侯之才[illegible]政也已

送黃縣尹令武進序

夫今難哉而令之劇又難焉則所處異乎爾夫　國
家設官分職自公卿之貳以下外則臺臬藩郡循陛
數級轉相軋也以至於令而屬焉故令于民其勢獨
邇而職獨專而上之所轉責乎令者亦獨周詳而備
至故符牒條告之頒乎上者均布而奉行之必思有
以宜乎下呼號奔訴之萃於下者剖析而區白之必
思有以合乎上不合乎上則積怒叢其身不宜于下
則怨嗟徹其耳而上下之情懸隔不能盡同而同委
其責於令故曰令難然或所居地僻遠吝叙則于上
交猶疏而其於下也猶得以悉心而專事邇居當輸

蹄踵蹈之衝[illegible]尾卿之次日則[illegible]
𢈔供帳旁睨上官之喜怒而上下之[illegible]
不能止夜則篝燈視公事神爽[illegible]昏時至坐夢作語
一或就枕未及席而驛隸卒卒走擊柝登閩[illegible]中告
實至矣是一日之間其所留意於民事者能幾何而
下之所以責之者曾不少貸上之所以責之者往往
有加焉故曰令之劇尤難武進天下交道之鍵也南
達閩浙交廣比走　二京齊魯趙代之郊[illegible]隸　留
都上之臨監者尤夥而又鉅邑也征賦重而獄訟繁
滋蓋劇之中又劇焉豈不誠難矣乎雖然利器剸於

盤錯庖丁遊於髖髀故紛拏匆卒之任懦夫闒士之所巧避而堅遜而迎才達器之所欲快心而請試者也別　聖天子近　詔銓司甄別天下地之劇劇而上下其才用之其報績而遷亦視焉以勸吏治則劇固才者任也今武進者彼銓司業已才之矣吾誠悉心畢力推廣德意以稱上下之責他日上績天官閱薦牘曰是能理劇殊陟焉則武進雖難亦何負令哉武進令黃子曰君子患勿稱任不患任勿遠劇吾勿敢厭也劇而得殊遷吾勿敢知也雖然吾何以推廣德意而稱上下之責勿已吾其求宜于下已乎

陸子曰審如是子不負武進武進亦不負子矣陸子黃子者生同郡舉進士又同姑試政于銓部又同也予其行陸子贈言

送凌二州令合肥序

世之仕者恒重內而輕外予蓋嘗憮然太息云夫士君子束髮績枕窮日夕吚唔呻嚾矻矻不能止以庶幾乎一旦之遇其初意亦欲推其所學于人人耳豈其徼倖於一身之榮寵釋褐取優位漫爲名高而無施於其用其必不然矣夫縣令雖非優位乎然天子寄以百里之命于高下昏吻出入日睫[illegible]睍四境之人罔不愕眙屏息惟是之聽其四境有瘠[illegible]體急衣食與夫呻吟愁嘆而欲求獲其適者引聲[illegible]號而夕可給其有沉痛冤抑徘徊而無所訴持方尺紙跟蹌走庭中立召六吏治豪市猾作不善室中勑法使者不及知令可按戶察也其他阜陸之荒墾灌澮之浚蓄逋稅之盈虧政若情上下或格弊孔奸竇前後踵皆可手揣目營數一二而爲之所是士君子之出學入乎仕而遂可行其志者惟令耳吾日起陳篆列牘坐所治署條其所欲爲者而種種布之而種種更去其所不欲爲者還視向昔所學若出珠玉于

笥而陳之市豈不亦愉快適志也哉抑不知釋褐取優位漫爲名高而無所施用者其樂何以易此也凌子之舉進士也天官曹以爲合肥令同門諸子或曰凌子其不嗛哉凌子登歲首十一郡士舉于鄉才名籍甚矣乃進士又高等人咸謂凌子宜入禁署備史氏之選今乃令也余曰不然夫位無內外而任均才無內外而施等矧出學入仕遂可以行其志莫如令也凌子其必欲一見厥奇矣且　國家鉅魁名公以令起家者踵趾接何者彼其鍛鍊熟而樹立甚[illegible]夫用立數陞而登耳凌子何不嗛之有於其行既以也

是言慰之且告曰合肥當瀕湘彭蠡之委其山水麗
秀而地瘠饒昔孫仲謀及蕭梁君臣所壁壘遺迹與
夫羽士魏伯陽之所棲止今尚有巍然在者乎子政
成教行之後諸所欲爲者種種布而其所不欲爲者
種種更去矣暇日躡屩逐賓從登浮槎諸山望巢湖
慨焉弔古庶幾其賦詩遺我哉吾且擊節歌之以驗
子之眞能媮快適志于令也若夫因地剛柔視俗淳
薄施於其政以鏧所學而他日報殊績階厥大用焉
則以子之才游刃其間若以累丸手承蜩也猶掇之
耳余何言哉

送張有齋令長子序

張子之舉進士謁選天官也得長子令則慼然謂其
同門諸君子曰吾何以治長子矣夫向吾業蓬蓽也
曲躬據几坐一隙窓間次第取古人書若史讀之其
中所謂莅民御下之道蓋亦嘗有槩吾心焉旣而觀
所謂治民者則多與吾向所謂習者異豈仕與學固
不同乎然則吾何以治長子矣或曰水柔而多溺火
烈而鮮犯則寬猛異效矣日舒而膝解飈迅而葉聚
則緩急殊功矣夫長子故趙地其民俗昔稱猥急機
利多椎剽作奸今亦豈有是乎矧又北邊胡多隸諸
幕府軍資供億雖內仰大農然殆有應辦呼吸百需
或不能無煩郡邑也然則非事一切徤武捷給烏能
勝其任而媮快乎余曰不然夫水柔火烈数固然矣
然而沾漬潤灌利物無窮者終水耳彼疾風迅飈獨
無摽折毀解之虞耶又何若解膝之日之煦煦足愛
也若樂爲徤武捷給乎則恣鞭箠任虎冠吏風雨催
科威行如流逋負應叱咤集車輿阢廩一一當來往
達官心豈不亦猥取能名薦牘首尾御走　京邑道
然而　聖天子所寄以愛養百里元元之意則何
若矣張子故趙人而所令長子又趙地請即以趙事

諱之昔長子益常稱廩府修實矣乃趙孟亡顛□□
曰又晉陽尹鐸所保障也此何以故耶蓋廩府修實
固武徤捷給者之所優爲然而繭絲之政也民必有
不堪者矣若大心保障者則必不以一切媮快爲事
而惟柔和摩撫上推其主德之意以媚于下而下結
其民心以和于上此豈復待城守而固哉吾於是見
趙孟之善任吏治也且趙俗昔固見以爲猥急機□
多椎剽作奸乎然亦丁戰國馳騖下及唐宋以還遥
阻國化之時猶然乎爾我　國家既都燕則趙爲
畿輔近地汝漬江漢之化蓋首及焉其民久已媚教

安業習文秕彬彬視齊魯過矣惟其淳茂龎朴則唐堯氏之遺風尤在焉又安事一切健武捷給以爲媮快也矧比過胡諸幕府需給往往波及則尤 聖天子所欲撫摩柔恤以爲保障計者哉張子勉之矣徒他日評吏治者毋徒曰長子廪府修實而曰是張子所常保障也則長子且將與董安于尹鐸諸君子前後相望太史冊中登特獵取一時能名走薦牘以爲榮遷地已耶張子曰如子之言則與吾向所讀者亦何異矣吾知所以治長子矣

送范鴻泉年丈令義烏序

余觀古今循吏蓋漢西京稱盛盛哉然覈其所以爲循吏之實則無大于勞來有法流亡四歸而當時詔書之所褒揚而督責者亦惟曰政平訟理使民安其田里不流徙而已其他若張京兆尹河南諸人皆能使桴鼓不鳴盜賊屏息豪猾消歛豈不亦能吏事乎然而殿最後之良吏亡取焉何也則以一時能稱不足以易數世之德厚也且守令于民實父母之父母之于子豈其乳哺而饋食之之爲愛也必爲之計田產治閭室俾安其業以世其家今有子[illegible]且任蕩四[illegible]逸不知所歸而顧得以賢父母稱于閈里世固亡有哉

國家德澤蒸流內外安集矧 聖天子又嚮南而休與之其民烏有所謂流離遷徙之患獨吾郡義烏等邑之民往以兵事稍稍遷發迄今未已其民亦且樂於荷戈持戟以睢恣四出而回視其田畝室閭則反愀然而不怡惟恐遷發之牒不時下也此其爲郡邑之隱憂久矣往者余以博士弟子舉于鄉執事者亦患是而策之余曰省其調發以杜之出貸其逋負以誘之歸約之尺籍以防其逸而又得賢守令歲月撫摩之庶其可乎計執事者以爲書生談不省也今吾范君得義烏令且行矣余復持是說告之且告之

以古之所稱循吏其所務無大于此范君其不書生我哉或曰今令輕矣安能以一旦繫久逸之民且征發符牒又外至而上下也令雖愛民且奈何余曰不然民之所以樂于荷戈持戟以睢恣四出者其所樂在彼也吾能使之所樂在於田畝室閭之間則且驅之而不去今夫鴟鴞[illegible]豈不至猛逸乎然而虞人調之能使之飲翮弭耳而不背旦夕違去則以能擾而養之也矧義烏昔固以孝義名 國初一二名儒出焉其民素稱願謹知義而又得賢守令歲月撫摩之其何睢恣四出之有若夫諸在外之調發則固有

說昔宋青苗法行督責至急矣然而鮮于侁曰民勿願也今其若民何故蘇軾稱其上不害法中不廢職下不傷民㓨今調發非　縣官意司戎略者亦且默之范君勉之矣爾余說以請于監司而行之邑其有非時調發一以侁言拒焉則昔之所稱勞來有法流亡四歸者非范君其人哉范君勉之矣范君舉進士于余爲同門其令義烏于余爲同郡故其言切至不文如此云

送尤鑑峰守信陽序

尤子與予舉進士同出信陽王先生門旦夕與諸子者相與走先生所請益談藝退則更相規勉甚諄諄及吏治云巳而尤子謁選天官天官以尤信陽守同門諸子相與嘖之曰快哉尤子尤子曰何嘖我爲曰州守準古刺史而下大夫之秩也國家之制雖進士高等釋褐不過爲郎而州守者遷徙以大夫秩守古刺史手制數百里上承乎郡而下臨乎邑上承乎郡矣視郡而其於民也加親下臨乎邑矣視邑而其爲任也加尊民親則可以耳目經營閭閈之利病而爲之所任尊則取專而令無有不行于向業咕[illegible]賓聞其耳目所見聞也究苦愁嘆咨無聊之蘊其夫

豪猾奸宄暴横之情狀他及興革利害賦歛均虧獄訟枉直上權諸下有格泥而勿行者焉下聞諸上有謝鑿而勿違者焉蓋亦常戚然以動愁然以思瀟然以不平而惕然躍然欲得一出而身趣之矣今幸以大夫秩守古刺史其民親而其爲任尊日起曳綬綬擊柝集吏士庭中上顧而思曰吾欲云云執事吏書牒削牘風雨走上郡夕得報矣下顧而思曰吾欲云云執事吏書牒削牘風雨走下邑夕得報矣昌蔡氏所謂得乎其心則一境之人喜失乎其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哉迺信陽人先生梓里也先生今以謁告歸子至所治陳[illegible]刺牘召計諸佐吏條所欲行者持尺牘走先生問焉其所既以行有便否否民曰宜弗宜吏奉行法諸條目于當議而不能自決者持尺牘走先生問焉先生又[illegible]于矣則又其所謂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然者與吾是以責于尤子曰審如是吾則懼滋甚矣夫釋[illegible]而遂以大夫秩守刺史則人之所望于我者必加于上承乎郡而民加親則吾爲郡而任其責于下下臨乎邑者任亦尊則吾爲邑而任其責于上矧又先生梓里也先生日夕于我觀政焉吾至集吏士畫牒削牘走

上下一乖當爲吾懼辱先生之門而叛其教也審如是則吾罪滋甚矣子何以責我于是相與以其言告陞子陞子曰尤子知懼哉余觀尤子色和而氣温才内達而外弗燿恭善守職業而宜于上下之間無若尤子者且也日夕奉先生之教以從事而以懼心將之則何任弗勝矣然則刺史固不足爲尤子榮也而吾儕之所責于尤子者豈獨信陽也哉

壽彬泉劉老先生七十叙

今宮詹學士和宇劉先生之尊大人曰彬泉翁翁嘉靖某科進士筮令内丘民至今俎豆之已入郎尚書

兵部出守淮揚其治淮陽大都如内丘乃竟以伉直忤時投劾去而宮詹先生遂起家翰林入史局歷禁驗黙以至今官而翁甫得歲七十遂歎懸車之期餘二十年往矣頃歲翁嘗一視先生於邸不佞寔者一二友人擬偕謁焉而先生則預勅閽者謹謝客即諸門下士無敢以巵觴進者蓋翁方閉門無先與世相接久矣先生寔承翁志云已諸門下士意不自得謀所以壽翁者而徵詞於不佞乃不佞竊有槩於語若子而汗悚不敢當也昔唐楊相嗣復於其父於陵之至也祈率再舉所得門下士迎之闕於時元白諸學士廡下侈大其事而聲之詩歌觚甌稱李之咏至今豔之今先生名位與楊相略同其再舉所得士又同乃翁之至而不得一進巵觴也彼其視昔人所稱豔慭不欲賓之耳蓋以鄙人之言無乃贅乎然不佞則私謂翁之壽其有關於家國甚鉅非眞如昔人所稱豔而止者我　國家中興之運肇自　肅皇帝而我

皇上益光大闡繹之翁之生蓋嘉靖之元也而又逮事　先皇帝先生見拔　先皇帝而事我

皇上於講幄於今爲最深父子周旋　三聖間益踵趾接焉詎天無意乎何其偶也此爲一夫

晉河山之奥區而名卿碩輔之淵藪也姑無論徃昔即如近世楊王兩襄毅若文毅先師今與相國山陰王先生世德濟美先後擅一時今且與先生五矣然彼以子承父耳非以父啟子也若翁非宋人所稱王晉公厚施而未食其報者耶此爲二夫物淫之而不盈酌之而愈虚此其爲量未有涯也今先生文學雨望出一世之上而其心冲然退然常出一世之下異日者紹几几之風而收下士之效於天下曰翁教也廼天下亦且泰諸福而歸之翁此其所茹納何涯之有此爲三今先生旦夕且入輔有如一日　三王上

以百年敬翁徂割而修養老乞言之禮於時公卿大夫上牛酒爲壽修漢張太尉父子故事翁終不得杜門而謝矣矧諸門下士乎於是諸君子譁曰侈矣吾子之言請遂書之以當一獻

壽桂峰劉老先生暨章夫人偕躋七秩序

不佞往歲視留都試時時過從少宗伯劉公獲聞其尊公桂峰先生起居狀而心識之已還過任丘謁先生於其家於時先生年七十矣而髮黝然而靦炯然而坐若起嶷然聽其語娓娓移晷刻無倦色不佞竦然謂先生豈異人乎抑素習於彭老喬松吐納導引之術者耶何以耳目神觀少壯不啻也已宗伯諸門人進士某君某等相與造請不佞曰惟是某等之辱收於宗伯也繄先生之教澤在焉願有所藉手爲先生壽不佞幸以館職從宗伯後又辱交於其季公銓部君因以獲侍先生而躬覩其壽徵亦欲藉手諸君子以質於先生也夫彭老喬松吐納導引之術此大[illegible]機塞兌岩居而川遊者之所托以全其眞也先生起家進士出宰會邑入領劇曹尊爲　天子外臺[illegible]憲之臣當其時持裁執紀冒瑕釁礪要津以必欲[illegible]伸其志而後已豈復知有[illegible]而歸而高

風盛名固以赫照人耳目士大夫[illegible]稍剸而南北者未嘗不望門而式也邦君監司若臺使者之有事於滋土者又未嘗不造膝而請也鄉里承學青衿執經之士就先正而請益者又未嘗不日趨風函丈也而先生日與周旋磬折娓娓移晷語人各厭其所得而去此復何暇與山林枯寂之士內屏外鍵窒心抱一者同厥事事哉而今耳目神觀乃爾益信乎其爲異人也或乃謂先生淡濘近道人也無論脫屣簪紱壯年息機以自脩然於埃壒之外即宗伯若銓部君稍有所羞薦四方珎異必峻止之曰吾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安用是長物爲蓋天固不靳先生以隆位而先生約取之天既介先生以景福而先生嗇受之故進而秉憲試臬不知其榮也而特外寄焉以遊於名退而抱一閉關不知其寂也而特內寄焉以遊於實蒙莊氏之言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夫先生之不受人益乃其所以不受天損也此其於生豈待尊而厚於壽豈待養而益哉抑不佞竊聞之下壽壽身上壽壽國故曰一歲之計樹穀百歲之計樹木無窮之計樹人然則壽國之道無若樹人矣諸君子皆國器也出於宗伯之斧斤而入於銓部君之繩約異

日者有漏是鉅以示不與　國家無極夫亦曰先生
之教澤在乎不徒往成之後定踵宗伯後塵而飛昆
成事以為墓楷以是知宗伯得士之盛而又以樹人
壽國為先生領也章夫人內行不與進以不俟所圖
益稱偕壽齊德云

章苑鄉小山翁暨配趙恭人偕壽八十叙

翁以今年壽八十又趙恭人年德並焉益邑里殊觀
也於是邑文學博士胡君其等既以翁著德賓之鄉
與又介國邑諸生徵文於教以為懸弧之祝教逡巡
不敢當者久之諸生令訓進曰夫先生何辭之與有

鄉亡論姻婭親紀以世及也乃今家學淵源夫非楓
山先生之自出哉教悚然敬諾曰唯是不嫺之詞不
足以當長者不然雖微諸君子言教固願有所效於
翁也何敢以固陋辭益教曾大父儆山君子寔受
業楓山先生之門教教於翁為通家子每以事至邑
必首造翁即造翁稍後而翁肩與已見枉册次坐徐
與語移晷娓娓無倦色其精神奕奕見眉宇間彌久
而益王未嘗不私嘆翁得天之厚即百歲不啻也夫
昔人論壽必徵之天人之際翁坦中直口於人情無
不落落然而天固眷之申右無已夫豈無所載之而
然耶翁五歲而失楓山先生其於音容邈矣而收拾
遺文無一字之亡偏言論造次必於先生祀享無公
私遠近必躬必親晨昏展謁家廟唯謹蓋瓢慕七十
年如一日矣先生既以真儒正學祀於邑於郡於會
城又與何黃金許四先生同　勅祀其於人子闡
揚之道不啻至矣而翁猶以不得與兩楹之奠為憾
蓋嘗一日訪予平原山中語及而潸然涕下不禁也
茲非純孝篤至而能然耶翁以特階起家再歷郡守
暨苑鄉同知都轉運事所至聲績卓然可紀然孤行
一意無所俛仰意所不愜銜口輒發目無權貴人至

觸其所甚諱而不恤卒以此見中閫事壯年罷去後
又以此幾㩮奇禍而翁無幾微悔怛之色疆直自遂
寧攖人而不以自攖蓋其天性然也南華有言無受
天損易無受人益難以教觀翁直而近訐則有之而
未嘗大枉其是非之宜其他皆謔浪微諧若古之玩
俗譏世者流耳而世殊未有以此諒翁者可謂不受
人益矣夫不受人益乃其所以不受天損與抑其純
孝孤直之行神明所扶持者歟然以今日諸君子之
請槩翁則翁於天人又幾兩得之矣豈非毀譽之
論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矣豈息陰滅景人情固爾乎

柳亦循武公抑詩之明效耶越恭人佐翁內政逾六十年內修楓山先生之祀薦而外爲德於鄉益凡翁見頌於人者恭人實左右之其或以忤時取嫉者未嘗不陰爲調護也此如駢植後凋之材托於千仞巖嶔之上既非匠石所敢睨睨而其柯幹枝葉又足以相蔭蔽不爲風雨霜露之所侵蝕所謂物之不受斜於天地者行將閱歲千百與大椿爲春秋豈若櫟社之木特以無用而壽哉

賀九十翁余東山序

夫自虞廷有尚德貴齒之教三代及兩漢皆踵行之其年九十以上者得賜爵有司歲時以牛酒粟帛存問甚乃天子禮之太學至親爲袒割進食且乞言其則當時民俗之所貴重可知也然於時願耆有聲聞者亦特異於後世姑無論老聃彭祖之流即詩書所稱伊尹太公畢召之流皆年百數十以上則其出是俗處鮐背鯢齒之民抑又可知也豈非其時休徵著氣蓬涌漫衍沕潏四塞民得其全以生而靡所夭折其天年與抑亦俗化龐厚敦固儉樸無淫耳目玩心蕩志之習以自伐其天和而致然與我 國家累洽闡繹德教翔洽無讓三代而其最盛則莫如弘治之季今九十以上翁皆其時所生也予生嘉靖中年去弘治且三紀見王父所與游處其人皆椎樸質木飯脫粟飲以陶漆器出則曳華舄衣直裰無緣縣見紞納以爲詑與其流風遺俗猶爾而今則邈然遠矣然今世稱壽之禮則彌加侈溢其高壽豪貴人有勢望者歲當懸弧之日屨戶外恒滿又多求當世鉅公顯人以文章名世者爲之頌美哆張其事錦標繡軸焜耀堂序間予甚厭之有見索者非熾且不能應詭欲投硯擲筆以自絕於人者屢矣乃今余東山翁已里隱約人也非有前者通顯之勢以要藉於文者于獨爲欣然筆焉曰斯弘治之季人與斯所謂椎樸質木躬履素以無自伐其天和者與翁之德于世賢曰翁平生不事華靡與人不能阿徇以非意而無所芥蔕於事脉家孝友喜賓客不爲積貯以勞其生涉世八十年迄無鼠雀之構出入於公府今年大耋矣而日飲啗步履神色不異少壯時其季某亦年八十矣七于于踽踽偕行里閈間人共指爲人瑞焉嘗謂哉予前所稱矣予既聿思弘治盛時而不獲見見其遺民而又樸儉質木彷彿吾王父所與游處者邈然於今者烏得無槩於情哉翁女兄爲吾師華川

趙先生之母壽亦餘九十從女爲吾叉家二十叔妻以

節烈見旌其欲得予文亦以此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灤水陸可教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日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仝校

記

仁聖懿安康靜皇太后勅建仁壽寺擬撰碑

聖母仁聖懿安康靜皇太后命即顯德
先帝我
觀遺趾建大蘭若用以徼靈　穆考爲我　皇
上祚胤無疆之祝而　皇上則又仰惟　慈福
延植之因思奉萬壽而歸之臣名其寺曰仁壽云寺
郤負　都城前抱　大社旁瞰　圜丘踐衛爲門鐘
鼓二樓左右金峙中爲　延壽寶殿伽藍祖師又四
天王三殿環焉後爲顯德殿以供奉五誌藩贊也已
又即寺後特建巍樓用庇毘盧大藏尊經冀以庶殿
繚以圜垣視寺加雄麗焉蓋寺成於萬曆甲戌而樓
建於萬曆戊寅諸所營構皆出於　中宮供養之資
漸積漸施罝於迄工若曰此　皇帝以天下養者
吾以施福於天下不以經費煩有司也於是　上
命司禮監太監張誠立石以紀歲月而　詔臣其文
之臣謹按福田經云梵王福德乃有七種而興立佛
圖僧舍實居第一蓋二帝三王之道如日中天萬有
畢照無事崇飾民用不迷而彼釋氏之教如月行夜
破冥燭幽非假莊嚴無以示權顯實化導愚頑此象
教之所以不廢也恭惟我　聖母因超累劫志契
一乘穆然修證於重闈邃閣之中而慈德所庇陰覆
大千所謂不勤道場而一切功德遍周沙界者等無
差別矣猶思增廣福緣建茲寶剎民不知費官不知
勞現金界於廛匭移化城於穢土用以佑我　聖
壽斯年會度有情咸歸極樂此豈可稱人天有漏之
因哉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於惟我　后夙尊佛
乘手執金輪憲天出治爰有　文母同佛大悲智
含八藏德被四維蓮會植因經於百億深惟佛事莊
嚴第一曰我　皇帝養以萬方用以錫祉作無盡
藏廣闢招提　國門之右萬供雲攢百極星滚寶殿
中峙危樓後騫峩峩化城造於中天凡厥經營弗侈
弗盈供奉之羨施爲功德曰此功德　皇帝受之
億萬斯年百福載之曰此功德會施群品載我　國

家萬禩惟永　帝釐弗居仁壽是名祝我　聖
母日升月恒念彼佛乘萬法無壞如是功德若莊嚴
海惟　帝爲孝　聖母爲慈永錫民極與天比
齊臣拜稽首銘此貞石恒河法界流布罔極

奉　勑恭撰重建巨馬河橋碑記

國家　秉建瓴之勢以御區宇東南郡國際天地
以萬數馮軾結轍公私走京邑若百川之赴海日夜
灌輸無休時咸取道於涿鹿而畿南諸水自燕山腹
背皆泒而東走絡於孔道以會天津若襟帶焉巨馬
河其一也歲暮水落迴流若縈行者表深車者違淖

咫尺阻絶舟航弗至乃夏潦秋霖上流暴至弦激電
射大野湍吼行旅墊溺歲不知數我　聖母慈聖　皇
宣仁明肅皇太后諮諏民隱深懷惻惻於我
上嗣寶曆之元年内出供奉羨鏹以巨萬計創爲石
橋萬國蹄轍去危即安易險而夷蓋十有七年於今
矣頃歲洪水衝蝕微就傾圮　聖母聞而曰咨惻
壯弗堅永利謂何復出羨鏹若干萬俾盡徹其舊而
更建之命司禮監太監張誠擇内臣之有心計廉幹
者若内官監太監張進　慈寧宮管事龔代等董
其事而鳩工賦役則以部檄屬都水司郎易登瀛石

甃以巨缸益以深廣視舊加十之二修如之又空其
下爲九門以殺水勢而南北馬道延十之四翼以石
欄[illegible]以[illegible]皆如其故加以完堅既迄工　上命
臣[illegible]紀其事臣謹按天官書東井兩河天闕間爲關
梁橋梁之象義取諸此濟深截險厥利甚大矧　京
都翼翼上直太微諸水交絡擬象天漢當萬國星共
襟喉之地乎我　聖母覆育宇内行將三紀
帝澤所届　慈德並流固已續邁斷鰲功同鍊石
矣今以一橋之建再捐　内帑援拯墊溺期於永世
而又大役再興官不知費因工於暇取力於傭飢羸

食力存活萬計虹貫山峙告成不日南北驅輓晨夜
並流莫不舉首加額仰天而祝曰此我　聖母王
食大練之羸以造福吾民者也此我　皇上以四
海孝養用成我　聖母之德者也若嗟嘆頌揚與
茲橋永永無極昔成周造舟爲梁工簡利細猶然播
於詩歌誇誦來世矧茲功德可無紀哉以詔萬祀臣
既以記其歲月仍再拜稽首而獻銘曰惟　皇建
國奠鼎北辰際天極地來王來賓爰有莊馗涿鹿之
野河流絡之實名巨馬滔潦歲作滙爲狂瀾行旅呼
呼聲聞於天　聖母曰嗟　皇始踐祚官帑民

勞擧贏是慮惟予　一人養以萬方王食之羨斥
爲津梁功力不殫歲月淩圮　内帑重頒大工再舉
始時河流矢急於弦自橋之成如馬在銜始時河流
龍蛇起陸自橋之成若豢而伏厥費盈億工不踰時
司空水衡出納弗知南馳北驅罔有昏旦如彼析木
横於天漢萬國稽首　聖母之仁福我行旅於千
萬春萬國稽首　天子之孝供奉之羸施及行道
地能載物遇險則艱　聖德如地兼之貫川河之
洋洋流於終古橋之屹屹千載如堵千載如堵千載
賴之匪惟賴之祝而戴之臣作銘詩鐫之貞石代彼

頌聲施於罔極

徐州桃山驛新建宋岳武穆王廟碑

余以辛卯過彭城有桃山岳生鍾靈者來謁曰靈故
宋武穆王裔也將於靈居之左買地一區建廟祀王
已得請於部使者惟是廟未有碑敢請予曰敬諾又
一年而過之則厥宇巋然像設如生前爲享門後闢
燕寢垣隅四周螭贔屹立塗墍[illegible]既
具衣冠肅拜已起視四壁[illegible]鐫王生平所
爲詩詞暨自宋以來諸名公[illegible]又出王手
蹟詩章姿讀之其落句曰南渡[illegible]

徘徊咨嗟幾於隕涕顧謂岳生曰嗟乎生而惟以裔
胤故祀王其居部使者惟以而故祀王其土抑孰知
王在天之靈實眷眷茲土哉夫王生於湯陰湯陰則
廟歿於臨安臨安則廟功迄於朱仙朱仙則廟戰於
汴於楚於潭於岳於洞庭於江於淮於河北旌旆所
指英靈眷顧野老牧豎疇不像繪而俎豆之而未嘗
一駐足於茲土且王生宋臣死宋冕宋社久屋而王
廟巍然建於今茲即王在天之靈周覽八極或時驅
風霆而一過之必且蹙額疚心掩袂而不忍正視已
而顧曰眷眷茲土者何耶蓋王之心爲宋死生而王

之身實爲古今夷夏存亡生死也彼自完顏南旆二
帝北轅蓋不啻肉宋而狐兎獵之惟王崛起行伍之
間百戰而百摧其鋒背嵬所向前無橫陳唾手燕雲
之業豈足道哉然則王死而後有金金不滅而後有
元當此之時濁河以南長淮以北凡王夙昔灑血横
戈之地百年之間鞠爲灌莽忠冤化碧戰骨爲燐有
宋殘黎幾無遺育豈王裔胤而迄寧止天啓　眞
人掃清劇虜揭巳騖之日月而懸之萬古夫然後茲
地爲南北輪蹄之所走集行者接軫居者比櫛而王
之裔孫又能以孝行發憤誕告有位嗣王於茲歲時

伏猟庶幾螢鑾臨之廻思夙昔灑血揮戈之地今無
横草之警向爲封豕長虵以薦食上國者今皆俯伏
稽顙於數千里邊關之外竊以人情揆彼神理豈不
快然慰志也哉昔張子房爲韓處秦滅項因以帝漢
説者謂其始終爲韓王既不克身擣金元以自酬其
飡肉飲血之志而得我　高皇帝爲之驅除龍飛
之初儁乂飈集安知王不降生其間厲刃前行齊驅
魏鄭之列乎又安知其不噫風驅霆默助英威於冥
冥之表俾孽胡遺種望風褫魄乎蓋子房佐漢以其
身而王佐　明以其神自今以往迄於無窮且爲茲

土怯邪逐厲鎭壓不祥以福我　明於世世亦所以
始終爲宋也王之名氏爵諡與其戰功皆灼灼在人
耳目不具論論其所以宜祀於茲土者以告有位君
子俾知王實受靈於茲益虔祀以垂永永云銘曰
伊宋不造横挑强胡血國於手如獒狗論三鎭既割
二酋長驅哀哉二帝舉族北徂且蒙醜褐黄屋宵遁
鯨吞許亳魚爛荆吳秦庭走麋楚庭無烏義士委命
壯夫失圖孰視誰何仰天四呼桓桓岳王天錫雄武
智勇忠孝適邁終古八石挽弧百鈞彀弩貫甲横矛
齊力如虎令出如山師行如雨枕戈待旦志梟逆虜
喋血履腸寧處而舞甤醜執訊或繫以組桐衷彌厲
刮骨無苦於將九域　盗如毛狼噬豨突鬼嘯狐嗥
王師所指如葉迎風俾成馘善走進擒幺豫以計厥
麟以謀梟黠彼朮酋驟勝而驕策馬渡江目無中朝
投鞭成埠鳴鏑如號及遇王師百戰敗逃泗水鶴唳
昆陽獸號王拜上言國恥未雪帝惟履新臣矢擊楫
饑飡虜肉渴飲其血唾手燕雲誓心日月三河還旆
二聖返轍規撫已定有死無折郾城既勝朱仙再捷
揚旗北指天聲烈烈兩河忠義受旗刻發剋虜游寬
指日剋堞誰忘國讎委柄於狂外比於仇覆我宗邦

風波之獄萬古悲傷豈檜之能天實靡常疇生王身
疇降厥殃人謂王心與宋存亡疇知王身夷夏巨防
金易而元恣彼暴强竟以蹙宋殪之南荒今古帝區
蹂爲虜穢腥我土宇褫我冠裳天挺　眞人予闢
混茫二儀再造七曜重光惟王在天義憤孔揚屹屹
彭城實界南北自王之亡遂淪異域月夕燐青霜脊
骨白無復遺黎誰爲亂息　明道郅隆琛懷萬國瘞
輪軾軔茲焉走集王有聞孫聿思厥德言言崇崇
工不日僕設既備籩豆斯秩濯濯威靈鑒觀有赫
覲伊何歆我　皇德福此下民永永無極我作銘詩

詞勒此貞石凡百有位嗣事用式

通政司題名記

通政司故有題名之石記之者爲宫保益都陳公其所詮敘沿革申明職守者詳哉言之矣獨引周禮謂此官爲周之司書以予攷之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籍若主計會之簿書云者於通政無當也然無通政而有其通政第非司書之謂是官之屬則有若太僕小臣御僕冢宰之屬則有若太宰夫皆出入王之大命掌臣民之復逆是爲近之然皆以六職之屬今足當今職也夫今制既視周爲重而　國家名公顯

人標鴻建鉅歷茲職者代不乏人見諸前記可指數矣乃跡其功名或不盡以是官著此何以故則其爲寄與古殊也夫通政古納言職也昔舜以邪說殄行命龍曰出納惟允允者何若度量權衡信而不忒也邪之不足信固也虞舜神聖其臣莫及猶不自信而徵信於納言豈非以天下之公論全挈而委之哉釋是弗用而僅以檢括瑣尾云耳此何賴於納言也權之不如古一矣漢制少府置尚書在內主發文書掌奏記與殿中丞相表裏深居禁近賦政四海自武帝始用宦官典尚書章奏唐宋仍習舊貫雖設中書門下徒以名貴乃儀[illegible]之地與邪璫共之至今宮府分政其軍國重事非財章奏厥司可復誰何其去古制又加遠矣此言之爲通政者即有奇安施哉然漢世臣民封事先上副封尚書諸有所指摘至屏去不奏以重權臣壅蔽之勢今　聖天子遜聽遐覽四海萬里之外細民匹婦抱牘叫閽近於咫尺則是司也有納而無出職重於周而法加善於漢亦遠甚以故國家名公顯人其所以標鴻建鉅赫赫之迹雖不盡著於是官而居是官者則多明允惕恍通達國體所以標鴻建鉅之人也今少司寇張公視事一載欲復

礲石以續前記而徵文於予故予爲道其所由如此左通政某以下具錄如左云

重修許府君祠記

京陽舊有許府君廟今稱許氏宗祠云按志府君諱瑀晉孝子孜之裔也以義勇應郡檄破睦寇有功授秉義郎尋攝郡事屢戰殪賊卒歿於陳歿日屍立不仆載所乘馬馳百數十里至其家郡人神之事聞詔予廟祀而府君亦神降其鄉人曰祀我富關之陽歲時祭禱禳禬蠁應如響蓋宋宣和間也宋社既屋而府君之廟亦尋圮七世孫熊實葺之世所稱樵隱公

者也事具柳文肅公貫記中比入　國朝又餘二百年矣以老父奔走伏臘如故而廟貌日益頹剝不稱靈貺於是嗣孫東田公諗於衆曰嗟乎吾府君爲國捍賊力障全婺而其忠憤餘烈猶能陰騭其鄉人以迄於今而廟祀不治蓋鄉父老有過之而唏嘘流涕者矧吾許氏之後哉彼樵隱公又何人焉遂捐數十百金以倡其族人族以競勸乃卽故廟而一新之以專祀府君而仍舊所存精忠之額曰吾不敢近之而褻也後爲堂曰純孝以祀其始祖孝子孜而子姓昭穆祔焉曰吾不敢遠之而踈也左右爲思義景節二

亭以祀許氏之有外行內操者曰以此爲忠孝之羣也祭田分者合之寡者益之皆倡自公及諸董役者而約以次祔入者各捐產如其率曰吾懼後世以貧而廢也祭有時會有約費有經諸凡內外吉凶之禮一準諸子所輯而於祠涖行之曰吾懼後世以渙而離也蓋經始於嘉靖庚申又若干年而規搆遂乃大備倍蓰於宋之故矣至是公孫給事中弘綱手次其事而以記爲請曰願有以繼文肅公予惟古昔英臣烈士往往歿爲明神以歆世祀而其子孫或微茂無聞名宗夥族靡不欲推崇其先人而祭法祀典率多附會無當惟歙之汪越公華婺源之程忠勇公靈洗暨吾府君比郡三人皆以義勇捍患有功郡邑而遂以神食其土而其子孫又皆蕃衍於其地代有顯人以世厥祀事吁亦異已然彼二公雖人傑鬼雄皆不幸當亂世僞朝之際府君功烈雖少遜而其忠義粹白或過之二公之祀皆以其神推而附之東田公獨能追本以明孝下逮以仁族俾近不至褻遠不至踈貧不至廢渙不至離而又崇奬節義用翼世德則豈惟府君之靈益以光闡將許氏世世祚之無數不啻如彼二氏而已者然則予文雖不足當文肅公而不

可以無述也遂爲論敘其事以詔來世東田公名法餘以義勸者若而人具碑陰

蘭谿縣學田記

先是宣城覺齋徐公分守衢婺時用所節縮俸薪若贖鍰之羨約百八十餘金畀之吾蘭爲新學費蘭令涇邑王城葉公私計學舍完整善輯以時無事增飾以煩公私乃別爲區畫益以它羨金買田若干畝籍其歲入以歸之學而邑司其出納焉費宮百費是之自出曰庶幾哉吾蘭之士得被公惠於永久於是邑博賴君某寥君某暨闔邑青襟之士咸欣然二公之

百年間此書院所由揭名而蕭公所以併祀之意也祠郤負長山傍帶郡城前襟雙溪擅勝一方夙稱巨麗先是郡太守之右文者嘗課士其中歲久弗葺鞠爲蔬圃鼪鼬窟宅塲圯屋穿惟中祠數楹巋然而已郡太守海洲張公朝瑞來治吾婺約已縮費視民財不啻其膏脂之在身惟恐朘之自郡治以至兩臺使者之所行涖諸所營建一切報罷曰吾爲婺民守藏而已比三年政成教行民以心附乃盡斥其俸入若公私之羨數百金一新之祠中仍舊寢加以繪飾行翼兩廡前樹臬門負祠爲堂者二顏曰經義曰

治亭蓋取宋湖學之舊名左闢而入曰禮門右折而出曰義路督學使者若藩臬郡大夫課文肄講茲焉涖處負堂而閣者一顏曰尊經厥構特爲瑰壯雖吉實之以厥博觀之士負閣爲亭者一顏曰聚樂便闢四眺溪山縈峙灑然若身軼於埃𡏖之外而塵慮蓋祛也多士講業之暇於焉遊息豈特諮野之助哉祠之左右分列生舍自南遡北爲三楹者七庖室輔之繚以垣砌寢處靚凊扃鑰有所前爲泮池標以楔棹楚楚翼翼觀望孔渙於時郡丞周君尚禮別駕吾君錦司理劉君文卿實先後左右之嗚呼若西吉者所謂知教本矣書院既成郡邑博士曁兩庠諸生來徵文爲記予學淺陋不足以窺五先生之閫奧蓋心愧不能屬筆者三年於此矣無已則請以正學之義申告多士可乎夫聖人之道約而該奧而甚夷即之有蹊極之而無畔涯德曰庸德言曰庸言而精義妙道傳稱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者即此而寓故曰崇效天卑法地效天者虛虛無不冒故崇法地者實實無不踐故卑斯亦吾夫子下學上達之旨也然其功則下學盡之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夫子之一言

一動見於家語魯論之所記載者皆文章也其所刪述自孝經庸論以至於春秋易大傳又皆文章也彼所謂性與天道安在哉然則非性與天道之不可聞請舍文章無以聞之耳自考亭以至於五先生皆善求夫子於文章者也近世學者乃始有直指性體之論其言簡易頓截非不灑然有當於高明之上然而檢察身心之際或愧於五先生者多矣故五先生者的爲天下之正學學聖人者必自其學始夫能自五先生而始乃能不自五先生而止此在悟者自得之非可以言語盡也蓋愿嘗登金華之巔數級而遂攬

地而跆稍有凌越顛躋踰之比其至也灝氣四清廓
然太空間視崎嶔頓遺舊跡譬之於學去碍得通道
太始渼鴻濛孰孔孰顏我翼而從一物不挂邪正曷
容疇爲五先生吾當相與目擊於玉壺紫蓋之峰矣
張公篤學好古之士也其必有槩於五先生矣試以
鄙言質之其謂何如

金華府儒學重修明倫堂記

吾婺之學校記建於洪武巳酉或曰因元舊爲之敎
廣淵而一洗之豈其𡾟然以明倫名者而必襲元之
詞　高皇帝剗除夷穢再造區寓不啻取二曜於

故則何以諭中原之檄爲蓋謂建於巳酉者近是然
學故有舊石坊題曰　皇明首建又似先他郡國
爲之者而巳酉乃其同文之　詔與蓋當勝國彝
倫敎斁之時九垠以内若日月之淪翳晦復有能挽
[illegible]光未照者惟吾婺何王金許四先生超然高引
[illegible]蕭夏如綫之學以待　眞主之出旣而四海
[illegible]府鱗翼而雲合飈應者不可縷指然而闡繹道
眞紹修倫紀以開一代之文治者又吾婺宋先生也
且當文學院初建之始吾婺又首貢儒士王禕胡翰
蘇伯衡等爲諸郡國倡則我　高皇帝當天造草
昧之初加意婺學理有固然者矧人臣嗣守茲土身
師帥之責於文敎大同之世乎然自正統成弘而後
僅一再修葺迄未有嗣其事者故今廟貌門觀雖華
煥若昔而茲堂日就傾圮不稱偉觀今太守盧公某
治郡之二載郡人士旣蒸翔於敎矣每朔旦視學徘
徊瞻顧退而喟焉乃咨於郡丞凌公某別駕林公某
司理陳公某曰噫惟茲學實爲郡國首蓋　高皇
帝遺蹟在焉豈其時詘是虞而忽於敎化之所自始
僉曰然茲惟盛事曷其緩圖乃度財於羨鳩工於傭
徵方於暇經始於丙申某月某日迄工於乙酉某月

某日中堂五楹制如其故加以麗好爰及兩廡暨諸
齋舍工緻材良華故而新甓礎堅完塗墍有煥民不
知役官不知費而郡人士耳目一新於是司敎于君
濬等喜厥成事來徵文於敘以爲記曰先生昔遊茲
堂爲多士先駕豈其恝然無槩於廢興且禮官也再
爲成均師學校之事實所典司其可以辭敘惟嘗作
泮宮春秋不書其事而詩頌之實有昭假烈祖之文
爰取斯義故稱引　高皇帝所以肇建婺學者以
彼大大太守之事而興起郡人士景行之志因系之以
詩曰　帝紱下民秩之倫紀肇虞迄周王敎伊始

均序校庠與代同軌出於俗化民匪曰觀美於赫・
皇祖重闢混茫文敎誕敷漸被八荒郡邑斯萬有廟
有堂片言昭揭示我周行元政實履綱弛法斁伊我
婺賢不熙爰德坤轉乾旋俊乂雲集伊我婺賢紹天
闡繹屹屹茲堂建於國元鱗鱗郡國莫我敢先一代
大儒曰禕與濂　皇論貰云疇爲比肩道化聿同
歲逾二百孰追往賢作我民則令　皇右文
烈祖是假濟濟多士庶其屬翼惟室斯傾太守葺之
伊德斯昏孰與晰之壹觀其堂蕩之餙之僉我廣居
廓而式之太守在堂孝鐘其鏜肅肅秩秩駿奔靡遑

執經繹義德音洋洋太守在堂擊鼓坎坎爰集耆艾
俎豆有腆何以詔之聖謨丕顯匪堂是新惟敎是懋
士爲民標曷敢弗欽處則四儒翼彼聖眞由追文懿
賛我中與伊予小子緬懷愧惕高山仰止百不企一
人各有心勗之在昔爰作銘詩刻此貞石

金華縣重修儒學記

自三代以還我　國家學校之制爲最備蓋自兩鑾
以至郡邑莫不立學置師而郡邑大夫實董莅之以
故文敎之盛衰與夫多士之勤怠恒視郡大夫之意
嚮而郡邑大夫往往拮据於文事訟獄催科簿書期
會之間以爲大故其敦崇敎本孜孜以興學造士爲
首務者非良有司莫與也吾郡附郭之邑爲金華自
建邑學以來士自奮於科第者踵趾接蓋起家爲賢
公卿以風節事功名世者若而人矣而遞歲不無少
讓於前或曰學地褊且庳又左壓於方岳大吏之公
省斯其故歟於時前令汪君可受度地得光孝廢寺
陰抱陽博大爽闓實稱絃誦之區遂撤而徙之舊學
學爲廟凝堂皇廊廡齋舍言言翼翼大都備矣而門
巷迂曲民居前屏市穢喧囂多士出入艱病之今令
熊君其治邑逾四年公私節縮有羨乃顧瞻學宮徘

徊咨嗟曰弗啓弗闢賢關謂何弗砥弗直賢路謂何
乃請於太守盧公奇公曰嘻茲惟敎化本源之地予
敢弗欽予方繕葺郡庠以爲良有司倡是惟令哉退
乃裒公私之積以厚值市民居徹之屬於城繚以周
垣中通直道前爲傑閣顏曰聚奎曰此有宋文學之
祥也內爲泮池縱廣若干尺曰此魯僖公所爲頌
詩稱躋躋多士克廣德心者也於是從堂視庭從庭
視門廓然大通規制無易於前而勢加雄敞先是觀
後有　聖覽亭　高皇帝遺蹟在焉始遷學府
或擬易爲尊經閣以其爲　六龍之所蹕駐弗敢議

然學故負之以爲勝至是南北亭閣屹然對峙却望金華高山仰止景行在望前眺雙溪縈迴如帶遶郡城而西注則百川學海至海之肯也多士出入游息於斯其亦有勃然而動惕然而思曠然若發矇者乎君子謂是舉也可特書矣雖然無涯者道也有畔者學也道惟無涯故知欲高欲明欲大欲無涯涘欲無方所嚮茲學舍去尋丈之壅塞而遠覩無弗矚也學惟有畔故行欲卑欲實欲淺欲近欲有依據欲有規準嚮茲學舍去壅即通然而垣墉户閾尺寸不可越也是故成周造士以知類通達爲大成而必繼之曰

強立不返夫惟強立不返而後其知類通達爲實得其於天下之任無所不可勝者矣彼其視公卿名世之業直土苴之尚何區區科第足言哉予故因邑博林君良範等之請而爲之紀其大槩如右且以其所習聞於先正者爲多士誦言之

樓山新阡記

吾鄉之山斷而復起特爲一方鉅麗者曰大慈巖巖自趾而上鳥道盤曲可七八里嵌空爲巖僧舍托焉其上峭壁復數百仞皆怪石怒立巉岈崎嶔攫拏而上勢欲擘天奔突而下勢欲抉地望之神鬼爲慄頂矗五峰分辦若梅花俗亦名五老峰巖折而東可五六里兩峰相峙如門曰紅瓊巖石益峭拔奇秀然皆離立山巔游者罕至巖前平阜可二十餘畝曰赤孤坪已折而北下復起一峰自東視之銳若焰火俗名小玉華又折而北可二里許是爲玉華峰峰高聳特勝大悲巖而三面皆石壁峭立白燦如玉旭日射之光焱焱然數十里皆見又以其爲金華之對因以得名予嘗登其巔山下大雨如注而杖屨所經行處雲乍開乍合已而浮翳豁然孤日朗照俯視百里間白波推盪汪洋若海蓋雲雨在下矣又折而北連峰回

環可五六里曰徐家源又曰儒源蓋昔賢金許兩先生嘗講道於此故名予亦買地擬築居其間未能也又折而北可五里山石益奇峭溪流衝激行者擇步澗石間水聲汩汩不可辨人語有巨石兀立山巔高數仞若柱然名曰柱源自此山勢特分連峰却走[illegible]徐家源而東溪流百折隨源而出溪口一峰高可千仞特爲奇秀曰道峰靡衍而東可六七里復起一山中峰特高而兩肩微聳東南望之若華蓋然曰柱竿山邑所名族諸宅墓皆其支隴所盤結也其人物蕃衍秀出實與邑[illegible]峙云自石柱源正折而北山益高

益鉅蜿蜒起伏至嚴陵幾百里徽睦之水界之又折而南其奇秀最有名者曰馬目山與嚴郡鍾烏龍山正對自此折而復東可數十里皆崗阜盤護[illegible]拔其最魁鉅者曰金巖山勢高聳又勝玉華而尤[illegible]之諸峰嶃列其顛若屏其中峰歷級而下逶迤纍纍如貫珠復有大石山横其前如屏巘列巨石如阜[illegible]子嘗自九尖峰望之意其有奇而未暇登也而九尖山者其崗阜與金巖相屬遠可二十里自山顛[illegible]正見其脊馳突若怒驟夭矯若生蛇已乃[illegible]出又起而爲九尖山并列九峰勢皆拔地[illegible]不

[illegible]之九峰而[illegible]直過之其高峰[illegible]望之甚銳比至其顛乃稍圓[illegible]路僅盈咫傍石離立若欄楯云而從其[illegible]級而下數峰起伏纍纍如金巖已而頓下十三[illegible]地僅僅可十餘仞回視左右山坳有石林數處叢立如[illegible]哉兩高峰自遠夾之其勢刺天所謂桃峰與白巖尖者也復起數峰纍纍而上又歷數峰折而南高可十里餘是爲餘糧山蓋山杳緲在雲霧間征賦所不及故名然自邇歲計畝而後亦無遁稅矣山巍鉅特冠吾蘭高略與玉華等而大不啻倍之崗阜蟠亘數十

里一小阜自中峰而下蜿蜒起伏僅二里許復起一小山可二十仞曰樓山端植如立屏而兩翼前抱中爲平原田地陂池溪沼左右交絡廣逾百畝而樓山之後岐分一隴爲後樂中徽凹而兩肩各起圓峰映樓山而左右出若三山然曰塔山其翼而左者負東山岐而右者歷西塢皆會於平原之前山勢犬牙互入水注其間懸瀑而下者三曰龍門山如墉横亘於龍門之前曰澤山又自樓山別阜頓而復起爲東山諸峰皆可千仞東走而南一山如華蓋横亘於澤山之前曰草堂山而草堂山之前崗阜重疊皆自餘糧

山別阜東下負南面北而勢稍卑塔山之後崗阜重疊亦皆自餘糧山別阜東下負北枕南而勢稍高餘糧山之右一峰自背西下拔地復起至數千仞是爲桃峰與三峰從東視之若列雉然而稍近雙溪之[illegible]焉以會於乾溪九尖山之左一峰自[illegible]東下稍頓復[illegible]起爲白巖盧山盤山與白露[illegible]堂諸山高皆數千仞[illegible]蜿而南從西視之亦若列雉然而稍遠社溪之水出焉以會於乾溪而乾溪則自馬目挾衆水而南而東嚮白露之趾以北會於大江若決焉大江者郎徽婺合流之水也自樓山正視則衢水自南婺水自

東流濙若縈練合而逶迤其背蓋凡自餘糧山而外名山以十數高皆與餘糧山等而環挹焉自餘糧山內名山以十數高皆與樓山等而環挹樓山而水可意㬋也然樓山之北龍門山之陰山與及地惟平原之在樓山者去地可二里許自餘糧山視之則其麓也自地視之則山半故其左右諸山會於龍門者內視僅若魁阜而若環外視若深嶠迫百仞巨石互立必攀援蘿葛而後可登惟龍門山一路可登輿馬兩涯夾之若門戶然每於夏秋之間登平原以望其湯衢諸山皆畢肯獻巧於戶闥之外百里蒼翠若可

攬擷斯亦一方之奧區也已未夏予游白露之慈隱菴欲遂至白巖恭晨起西望餘糧山雲氣吞吐異之因取道焉時予猶不知所謂樓山與龍門山也比至問徑於樵者樵者曰欲登餘糧山自此而西若欲至樓山閱地者則自此而南予詫曰樓山何地哉樵者曰公何誑我爲彼地主已撤屋相待矣予大駭怪遂引領至其處訝其風氣盤鬱徘徊久之因別詢撤屋所由曰主人懼不售耳無他也復問何得以予名曰雖未聞於公然已言之俞氏及歸叩之果信遂以予價酬之而復市前後土田可十餘畝又市地東畀

麓築書舍焉舍南十餘武適當龍門兩山之會乃累石填土截流爲堤高厚各數丈貯水爲湖廣可十畝以其爲龍門之涯也號曰龍湖蓋自書舍與湖成而樓山之境視昔迥別矣予時亡室胡氏就木且十年遂擬營葬於平原之趾而諸爲堪輿之說者率多[illegible]譽陰誹或云水自前瀉俗所最忌或云茲山是處皆石雖沃田僅於泥尺許安所得土乎予笑不答蓋衆所共視者在所市撤屋遺趾而其後數十武平疇微突縢角張兩翼以前如據几特爲竹樹閉翳人不見耳既而伐木啓土包之如玉鍬鐝纔舉五色爛然膩

若截肪紋若卷縠前吐圓暈若半規常土包之如玉在璞穴自南距北爲尺者十有二自西徂東爲尺者十有五深至九尺有奇予曰止乃於前坎土爲小池以貯水深不數寸而紫土見復傍坎數處視之則紫土平鋪如底蓋五色之土僅周穴穴僅容櫬三中虛其一右厝亡室左以亡妾趙氏附稍後寸餘蓋予自欲與亡室分左右禮也始予定穴時欲特後二尺許術者固請乃稍前而紫土果前見以是知形家所稱深淺廣狹之法爲信世有竊穴祖墓以覬私庇者其氣內洩客風外乘匪惟無福乃更興禍且使厥祖體

鬼不寧爲大不孝此得于虜者所宜垂戒也然予所
眷眷茲山者抑豈如形家拘拘卜吉之云哉實以厥
地與深與壓境脅關煙霞泉石於拙者爲宜有田可
耕有地可植有水可漁可以嬉游可以棲隱一旦得
謝歸歟而請閉門却軌冥心世外夫孰與我爭此岑
寂哉抑又聞山僧野老言餘糧之崩靜夜或聞天樂
至今有高仙上眞往來其間庶幾一遇焉因備記山
水形勢及所經游覽之大略如右記所不及備者別
志如左

恒山廟碑記

於是　上以雲漢之憂有　詔遣大臣分禱五
嶽已乃卽命中丞若御史之撫察其境者各　上
言行事於是前撫臣三近按臣學上言北嶽恒山廟
在眞定之曲陽去山百里而遙歷代致祀於是焉在
舊制故閟後稱其威聲以經費[illegible]非有司所
殿興廢乃日就傾圮廊廡陂夷丹綠剝落而神靈弗
妥殆時作惟是畿東羸民嗷嗷待哺無所歸命可以
茲時集衆鳩工木石之美工力相準[illegible]可數
爲厥費取之贖鍰僅五六千可以萃事官不[illegible]
因其成神以安靈民以濟命且以宣究德意[illegible]仁被

於幽明臣等昧死以聞　制曰可於是命所司庀
財用料木石具人卒以淇年月日卽事閱一載而臣
仕繼撫茲土申命郡邑䖍愼有加且擇諸屬傚之强
敏有心計者董其役又逾年而工竣是歲江南北數
千里其以旱告而自畿以東禾麥豐穰國[illegible]之羸施
及流徙耿耿明祉古其可誣於是自監司郡守而下
咸渴臣請記其事臣謹按故志恒山有二其一卽今
山所謂去廟百里而遙者也其一在代之渾源州皆
以飛石爲証其言誕謾不經無可稽信竊惟五嶽職
視三公我　國家都燕畿內裏職其可以廢缺又歷

代望祀皆於茲地且　聖祚在宥百靈受職神之
聽之其敢有二志是宜轉災爲祥具知　上禱[illegible]
靈之速明白若斯臣仕繼遹觀厥成乃遂伐石紀其
月日因及圖牒所疑俾民一於信焉云

汝南重修黃叔度祠堂記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且就圮某權無以昭德風
後乃撤而新之謁予爲之記予惟叔度汝南一韋布
士耳就史氏所傳覩之事業無所見於時論議無所
垂於後又非有瑰奇卓絕之行可以聳一世而卒之
而當時若荀淑袁閎諸人啻不覩之而心醉蓋之而

神怡遂護蹉咨以爲不可企及其爲名流所推服也如此然自黨錮之禍與一時所稱正直之士皆交臂駢首以投世患無能自脫惟申屠蟠郭林宗高翔遠跱僅僅獲免絕不若叔度之悠然無累於世也噫其真所謂道周性全龍德而隱者耶昔駰有言和璧韞於荊山不知其價千載而流光照今去叔度無論千餘載想見其清標懿範猶能使鄙吝潛消若執熱而沃以寒泉滌倒塵穢之塗而灑然濯之以清風也孟軻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立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叔度蓋兼有二氏之風矣然

則登斯堂者顧瞻焉徘徊焉其必有興乎抑吾又以爲使叔度見用於當時其德澤必有所施於世之盛而宜之者必不特汝南而已然自黨錮不振漢社之墟也久矣而叔度之祠巋然猶新豈又所謂好德之心千載一轍不係乎用不用者歟昔郭林宗稱叔度以爲若汪汪千頃之波決之則灌溉無益停而蓄之亦可以淘洗萬類而清塵氛蓋不啻澄之不清擾之不濁而已然則莊生所謂無用之用大矣所謂帝長益之斯其爲叔度也夫故予特備論之使後人觀焉無使斯祠之復圮也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一終

濲水陸可教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曰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全校

誌銘碣表

王襄毅公暨二夫人合葬壙誌

王襄毅公之葬若干年矣至是少司寇某疏請於
朝曰先臣邦瑞鞠躬矢忠事　肅皇帝二十餘年

生父　特簡再正樞司歿與祭葬若謚併及臣母
贈夫人龔咸出異數子孫載之百世不忘今臣
繼母　封太夫人李歿於法得合葬以附同穴之
誼敢昧死以請　制曰可於是圖以某年月日開
壙附於公而屬不佞為誌夫誌公之墓則有若少傅
郭東野先生碑公之墓則有若贈太師楊襄毅公二
公者世指目為名卿賢相言足為不朽又安所事不
佞雖然不佞得以贅語自托於公以附二公後幸甚
乃遂撮其大者書之併具二夫人事司寇公意也誌
曰當嘉靖庚戌虜薄　都城也　天子赫然震怒
四顧　廷臣無足以決大策者而命公以吏部左侍
郎督九門軍公列上五事悉中機宜　都人恃以為
固尋以本官掌兵部兼督團營是時大同總兵仇鸞
以勤王兵首至　上以為忠即軍中拜大將軍盡
護諸勤王兵而鸞實畏虜首鼠前卻公上疏切責之
然公遣郎中等官隨營趣戰甚力虜用引去公又念
營政久廢額盈伍虛皆中貴人為之請更置營制而
罷中貴人監軍　上是其議遂　親定三大營
曰伍軍曰神樞曰神機府曰戎政將曰總督文臣曰
協理以公為之而　著令中貴人不得復監軍百年

之弊一旦而絕會兵部丁尚書汝夔坐縱虜誅遂
命公為兵部尚書復列上安攘大計十二事有
詔次第修舉而是時仇鸞挾　上寵專戎政陽曰
無　廷臣顧獨心憚公久之鸞益睢肆自用至欲節
制九邊兵及盡更置諸邊將又議罷修葺鎮堡城而
發兵絕塞以大創虜公奮曰咄嗟夫九邊也而欲一
人柄之耶且虜騎咫尺不敢一矢北嚮而欲絕塞
為鸞孺子包藏禍心浸不可長遂疏劾之不報鸞自
識督戰時已銜公至是益恨刺骨遂陰結所親監軍
中貴人及素所不便公者權相嵩日夜謀中公公以

是得譴去蓋公去而虜益肆亡何坐通虜族矣鸞族
之七截而　上用　特旨復公官協理戎政如
前蓋僉襄事云公自總丱爲諸生有奇志條上平盜
十四事河南守大異之尋登進士第改爲翰林院庶
吉士知廣德州復除滁州遷　南京刑部員外歷文
選郎中擢遷陝西僉事督學政左遷知濱州尋復僉
陝西憲事俄陟憲使兵備固原復前官督學政如昔
尋叅本省所至以賢能稱民尸祝之事具安夏錄及
二公所爲碑誌中尋以屈太宜人疾棄官歸服除權
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三面隣虜跦躅無時公至則

譴斥堠增置城堡又設法致其降酋用刺虜陰事一
日虜數千騎乘冰渡河伏發盡殪自是不敢復近寧
夏塞而會會總督銑議復河套甚力有　詔問公
公力持不可合　上意於是轉　南京大理寺正
卿遷兵部侍郎尋改吏部適會庚戌之變而有提督
九門之　命云公故以名儒起家歷官所至以文
學造士爲事蓋自及三原寃獄及擒涇邠巨盜李壵
春等而人稱其吏幹自帥寧夏而人稱其武略自遘
庚戌之變處逆鸞相嵩之間而人始知公身係安危
禍福不撓凜然古大臣之風矣乃不佞又於二夫人

事而知公之内行修也二夫人者元配龔夫人長州
丞鸞女弃年歸公比公兵備固原而夫人卒夫人有
賢操事姑屈宜人以孝聞歿也公自誌其墓曰予生
平坎坷困蹈鬱鬱不自得夫人輒從旁解之曰不用
歸老貧賤耳敢以妻子憂公嗚呼可謂知大義矣然
公自得李夫人而不廢内助猶昔也雖屈宜人亦曰
匪婦賢吾寧不前婦恩哉蓋夫人性婉愜婦道修謹
大都如龔夫人而公秉樞政齟齬逆鸞時夫人亦時
從臾之曰公社稷臣豈其妻子忘　王事故君子以
公安危一節靡絲毫内顧者二夫人助也雖然微公

則孰刑二夫人故曰觀二夫人事而知公之内行修
也龔夫人先公卒年四十有七其　賜諭葬同李
夫人卒六十有四以司寇疏請得附葬云銘曰公之
功勒於鼎鍾匪銘之崇公之德未彰金石匪詞之刻
嗟嗟夫人宛宛一德名不踰閫而光　綸綍
帝恩公肅内恩並隆爰　詔司空摩撄以從我作
斯銘勒於貞石億萬斯年從公無斁

兵部右侍郎贈尚書兌嵎蕭公墓誌銘

往可敘之視公疾也息微屬耳而視炯然而語琅然
意天幸殆有瘳乎乃又越朔日而公歿矣歿之日傾

手具遺疏大都謂身受　國恩心長髮短不能報塞
爲恨章半不成而氣絶嗟嗟人死則精神或先撓之
公豈異人乎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謂聞道則死生
爲旦暮而其生生者常在也斯亦公學之一證哉當
公爲御史若中丞時孤行一意時方尚苛皎右掊尅
乃獨以務行寬大弛利與民取忌嫉而公恬然無動
也已時事一更諸名公多爭自發舒以見同異而公
又恬然無動也識者以此重公嗟嗟此特其耿淺者
耳夫死生亦大矣而不能與之變又況其外之儻然
者耶公姓蕭氏諱廩字可發別號兌嵎系出梁長沙

宗季有良載者自太和徙萬安七世而生尤溪令學
敏又四世而生潛江令續潛江令生乾元以御史請
誅璫瑾　廷杖幾死尋歷官副使所至有聲民尸祝
之副使生暘爲零陵令以强項取嫉拂衣歸歿祀
於閭是爲公祖父俱以公貴　贈通議大夫兵部
右侍郎祖母王母彭俱淑人公幼穎異嗜古於學無
所不窺已聞良知之說於鄒歐兩文莊所自是墮黜
見聞潛心理與嘉靖已酉舉於鄉乙丑舉進士隆慶
中由行人拜御史首因地震疏請加禮　中宮又
引律爭貴人秘獄及論㧞忤　旨御史某臺議董

之會有　詔簡風紀御史覈諸邊鎭兵食數時趙
相貞吉行大夫事度次用公陝右至則疏停三鎭入
衛兵汰諸幕府所占標下卒數萬令無得影射以蠹
軍屯罷固原　楚府所遥隷護衛出所隱殁田二萬
頃以實邊而歲饟邸八千金是役也減　內帑費歲
二十萬餘而什伍不知蓋大司農憮然心折矣則又
請以公邊視苑牧陝故有牧苑七前使者多私右之
至占邊瓹土田數倍而孳息加縮公請以苑僕卿貳
兼本地藩臬官以絶偏右之弊而盡覈所浮額均賦
之歲羸萬七千金而民牧稱兩利云尋又奏減絨褐

織造歲鉅萬計又上培養根命疏直以　宮掖太廣
　恩幸太博爲諫　先皇帝初手其疏怒甚俄
而報聞蓋微有槩其言也已萬曆紀元而公首奉
　簡命按兩浙吏牘山積公至立決如神手雪寃獄
以百數奏黜墨吏蠹民者若干人諸所行罷咸可軌
後尤加意教本次第新朱文憲方正學以下諸公祠
又請祀王文成於學官不果則肖其像天眞書院而
群髦士講肄焉時柄國方厲講學之禁而又以疏爭
諸司所增歲課及白諸註誤礦徒寃意相左得
旨以不諳法律切責然以其名御史也卒亦無以中

之尋有　京營之　命俄改視　京畿遷太僕寺
少卿督　京邊馬政故事蓟昌諸鎮季上馬數太僕
大帥欲專其事議罷之公引祖制力爭而止尋轉太
常遷　南京太僕寺卿奏減江北馬價歲五萬緡居
久之改光祿卿復以僉都御史巡撫陝右屬歲大祲
再疏請賑又請借沿邊積糧授法哺食所全活無慮
百萬會有　詔大覈天下隱田而當事競以增賦
希柄臣意公令如額而止又徊夷以拾麥群行間有
所盜竊衆議欲遂勦殺爲功公曰彼逆虜耶奈何貪
薙而獸獮之諭令縛獻首惡戮之因約拾麥不得群

十人又不得以兵器從徊夷皆感泣如命乃以所處
分疏　聞復得　旨以玩寇廢切責公賦詩自
哂有十年迂氣未消融之句蓋指前浙事云俄又以
副都御史巡撫兩浙先是浙兵譟轅門至辱都御史
某群不逞效尤爲姦大摽城中至擒斬數十人乃定
而兵迄用輕典驕悍如初時議稍減罷之又議置中
軍卒以相防制公曰卒吾卒耳吾時餉而法馭之何
惡之敢生而藉此紛紛爲蓋令下而諸反側肩息矣
是歲以捕倭功　賜白金文綺先是公令海上卒
即倭非大舉必生致之以防僞級既而遥覘若倭艦

者數十迫而擒之皆閩山捕魚氏也悉釋[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諸善政大都視前按浙時而興修水利清賦均徭役
疏減　尚方織造大都視陝右重以威望夙著諸屬
吏不嚴而治矣久之遷　南京工部侍郎尋改刑部
右侍郎以疾乞休不允俄改兵部再以調度功
賜白金文綺又論陝右功予　誥命　贈祖父
如公官再以疾乞休不允遂以四月二十四日卒於
位公前後　誥勑者四至是　予祭葬如例仍
贈兵部尚書云公内行修整事通議公及彭淑
人以至孝聞嘗悉俸入買族田數百畝以贍貧乏約

束以禮義自奉甚菲所居僅蔽風雨塵垢坌積泊如
也詩文雄勁自成一家有集行世而其所論學大旨
別有微言二卷兹不具錄云嗚呼公嘗獨推程伯子
謂直接顏氏之傳而其所操行則斤斤於叔子之矩
矱其於文成良知之旨單詞頓悟而不襲世儒脫落
懸虛之習所謂醇儒者非耶公配張淑人有子曰中
行以廕入大學繼配歐陽淑人女二孫男一孫女二
所聘娶皆名族中行之請銘也實以公遺命敎何敢
辭銘曰蕭氏之先啓封長沙代有令人以紹厥家烈
烈御史執邦之紀戢戢豸冠觸彼猾豕爰逮零陵既

總既崇再世而昌以有我公志道之眞知學之本施
於有政其用并并亡競於時刓方為圓公行一意如
出彤燕士詭於教處玄是鶩公行斤斤程子矩度公
斉公施再更粤秦耨彼螟蟊撫其嚬呻公績則登而
學未究僅使二邦尸於俎豆擷公華葉遺厥本根何
以窺公徵言具存我作銘章玷此貞石視公所存百
不讐一

明故四川按察使貞齋馮公暨配錢孺人墓誌
銘

予嘗遊金華陟其嶺下瞰蓉峰之麓有屋居歸然鱗

次櫛比據其勝會顧而異之曰是宜多產才傑詢之
則貞齋馮公之族也蓋馮氏以甲科歷膴仕者數人
求為其邑著族公其一也而公又最貴予實耳習焉
又若而年而見公二子鴻臚君於　京師則以誌銘
為請予按狀而益知嚮所耳習於公者不虛也公諱
亮字執夫別號貞齋其先世自山東徙居義烏元末
有嘉興路總管[illegible]道[illegible]若再徙金華之赤松澗遂為
金華人二傳[illegible]生[illegible]以玉以玉生傑傑為名御史
有聲卒[illegible]及[illegible]俱有祀傑生
賜為彭澤令以仲子[illegible]生長子[illegible]生來
安令璣娶朱氏生三子其仲即公亦以公貴　封
兵科都給事中朱　封孺人公生而穎異比長治
經義蔚然有聲試輒冠其邑諸士嘉靖辛卯舉於鄉
壬辰舉進士令潤之丹徒邑瀕江於南北孔道最為
要劇民疲於往來供億甚苦公以身任怨決其十七
吳中諸郡邑素苦白粮解役會歲大侵而役不獨公
力請於部使者以贖鍰代輸故鄉郡流徙載道而潤
安堵如昔最聞擢兵科給事中俄轉禮工左右復陞
兵科都給事中疏請清軍理餉建城堡治濠塹以備
虜數事皆鑿鑿可施用中貴人某成國公希忠寵焰

熾　都城公前後疏其不法皆得請權貴斂跡尋陞
河南參政會歲復大侵人至相食公極意賑恤捐祿
為郡邑倡所全活無算是歲入計以治行異等
賜文綺　錫宴南宮尋擢四川按察使按諸貪墨
吏無所假貸望風解綬去者數人尤加意獄事日夕
手爰書讞牘至達曙亡寢遂以此得瘵疾再請始得
歸且　詔銓部俟病愈起家而公行至夔州歿矣
嗟嗟公僅四十有四耳使天假之年其所建樹可勝
道哉公事二親至孝方入蜀時因以終養為請而來
安公固督之出遂攬涕以行而留錢孺人侍養於家

錢孺人事來安公及姑朱孺人如公而加謹食飲澣濯無巨細必身親之而又善治家出入贏縮咸有尺度公素不問家人生產而持巳特甚河南入計時吏白羨金萬餘公即不自入不可爲償遺費耶公叱去之曰安有行苞苴馮公者歿之日斐守爲檢其槖中裝僅餘羨俸數十金而巳而公歿後家固益饒裕皆孺人經營之力也孺人訓育諸子婦務身率以勤儉家婦曹盛年孀居撫慰備至卒全其節至今邑人譚賢母婦者必曰錢孺人云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孺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子三長

懋早卒配即曾氏次性娶章氏繼梁氏次倩娶黃氏即所稱兩鴻臚君者也女一適庠生戚崇遜孫男五一泰性出一澤一治一浹一洽倩出孫女二所適俱名家曾孫文起一泰出以某年月日葬於赤松之原銘曰赤松峩峩仙靈窟宅吁嗟馮公此其室庇爾後賢永無極

憲副南安趙公墓誌銘

趙叔子伯一數千里走　京師以其先憲副南菴公葬銘爲請曰先君子棄諸孤七年於此矣唯是窀穸之事無以藉手敢告子自垂髫時獲侍公而子女兄實歸伯一氏義不可辭謹按狀而銘之公諱祖元字宗仁別號南菴婺之東陽人也曾祖曰以杰祖曰瀛父曰繼宋以公貴　贈刑部員外郎母曰吳宜人　贈公善教子至減產購書而公故奇穎自負遂周覽六籍若諸子百家言尤精經生業每試輒屈其邑諸生唯邑諸生亦靡不人人心遜也遂以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而公雅志厭薄吏事疏請得教授江西之吉安吉安故稱人士淵藪而是時羅太史洪先鄒祭酒守益皆以講學家居公率郡諸生日就請益無不灑然自奮者居久之遷　國子助教又

二年遷刑部主事尋轉員外郎以執法格用事貴臣得伉直聲又二年出僉山西按察司事丙辰地震河東蒲州境覆壓過半盜乘之蝟起抄劫盛行公設方略解散其黨而悉籍其金錢之無主者數十萬官貯之且用新其城塹境以無事俄遷江西參議公治之如山西秩滿復遷山西兵備副使丁吳宜人憂以歸先是公族弟太史祖鵬女歸太保陸炳炳以貴倖師緹騎勢甚張自相嵩以下咸目攝之故炳死而太史斥公及其季刑部員外郎新菴公皆坐黨罷矣而論者亦遂以是併訾公吁悲乎夫世人奔權鶩利抵間

投足豈復遺力而讓進哉以故巖陸方貴幸時諸憸附士率蹴數貧被頤推而公歷官二十餘年僅止臬使公歿而諸子蕭然食貧至貿貲稱貸以償所遺子錢而公又故與太史不相取齟齬至死其也由此視之世人耳論豈足憑哉而狀又稱公事吳宜人至孝遇邑族廉直不阿歸龍二十年有以自守泊如也要皆不足槩公故為辨其大者如此公生於嘉靖某年月日卒萬曆某年月日娶劉氏封安人五子長賢吉娶李氏次賢夔娶陳氏次賢萬娶陸氏郎子女兄次賢禹娶盧氏南京兵部尚書勳之女俱邑庠生次賢

平娶黃氏女適邑庠生盧鍾淳孫男子十六人孫女五人公以某年月日偕劉安人葬於崔涵之柯山公所自卜也銘曰璧之貞蠅或翳之去翳而質善[illegible]莫其訾吁嗟乎公蓋棺已而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霓川沈公墓誌銘

予自垂髫時見霓川先生所治經義而慕之又十餘年而與先生之子茂仁同舉於鄉已又同舉進士茂仁業中秘其游如兄弟則時時從茂仁問先生無恙乎當路方以治行推轂先生何以至今不用也已知其有確然之志則退而私歎謂先生豈其以未究之業貽吾茂仁耶又若而年而茂仁卒亡何先生亦卒而先生之弟啓南實以狀來曰非子疇銘先生余蓋潸然涕下不禁也曰嗟天乎嗟天乎余乃不及茂仁而銘先生按狀公諱啓原字道初霓川其別號上世家大梁從宋南渡徙會稽　明興徙雲間再徙檇李世尚隱德不仕至公大父復始用子貴　封刑科給事中父謐以名諫議遷為湖廣叅議配盛孺人嗣配盛恭人是生公公生五歲留侍封公左右承意如成人亡何病疹且劇醫方愕視之公顧自手一編伊

吾不絕有挾相人術者謂公當以任子貴公聞恚且泣識者異之年十五督學使者行部大奇公以儒士應省試歸補博士弟子三試舉於鄉年才二十有一數上春官不偶少叅公捐館舍封公繼之居祖父二喪哀毀逾禮會島寇暴作掠旁郡公度且至吾鄉又恐販徒從中起乃厚募諸販徒練水戰湖中一日寇果至諸販徒刺飛舸擊之寇遁去鄉賴以完督府集諸路兵擒徐海平湖還駐郡城邑令以供億不貲仰屋蒿目公出千金佐令邑以無擾丁未舉進士高等例以選首得授比部會有軋公者改南司空郎攝理

眞州稅四十日商民至貌公生祠之巳董蘆政豪猾
故負蘆課不下萬金弊二十年往矣公至檄所屬以
璽書從事豪猾懍懍亡敢逋者尋改郎議曹分
校畿試所得多知名士俄擢四川叅議所轄川南土
官高定楊時譽相仇稱兵部民震動公移諭立解散
一部安堵其於民事所興革若定番僧賞格鹵鹽井
增課迄今守之尋以盛恭人憂去起叅議山東分治
濟陽諸所興革如川南至於定徵解均牧馬自公始
事著爲令則六郡百世之利也居有頃遷陝西副使
分治關南諸所興革如濟陽會有驛傳勘城之議公

條畫精審兩臺歎服且以部檄從事坐迎謁失中丞
指卒中以前議公聞即日挂冠歸比有 肯得調
當事者屢以宿望欲起公於家公澹然不屑也蓋是
時茂仁泉然首諸進士入業中秘矣公遂一切屏絕
外事惟日疏理先世園亭位置花石林麓窈窕逍遙
其間間與諸騷人墨客扁舟載酒嘯咏長溪之上以
爲常性儉素服御食飲不事華腴酷嗜墳籍若古法
書名畫及先代金石之遺不惜重貲車購之日事披
閱以此忘老與人谿達無城府順逆之際坦然不經
於懷前所失意中丞某卒公聞惻然曰夫夫也善士
且無子奈何一旦至此尤篤族誼自封公剏置義田
以贍族歲出租益之曰以成先大父之義昧屬子姓
若里中貧乏待公舉火者無慮數十百家比公病咸
奔走社望願以身禱及聞訃罔不揮涕失聲哭嗚呼
此其政於家者可槩見已公所著有詩文二集鱗經
集解班馬集覽諸書識者謂公文雄厚縝密彷彿班
孟堅詩沉澹工緻不事刻削居然盛唐詩律度公生
嘉靖丙戌正月十二日歿萬曆辛卯三月二十四日
享年六十有六配恭人錢氏子一自邠茂仁其字也
仕至翰林院修撰先公二年卒娶孺人王氏女二長

適太學楊繼芳次適庠生卜鼎臣孫二麟禎鳳禎孫
女二以某月某日葬思賢里祖隴之次銘曰疇或納
取而博施疇或薄試而厚貽吾於公父子而天道是
疑吁其悲

明故廣西按察司副使僉布政司右叅議
賜三品服俸日池龔君墓誌銘

往予見仲和侍御於京師軀幹不逾中人而山立雕
視談吐偘偘絕不爲澒㴔矯飾態意殊敬之會王陳
胡三先生從祀之議起時河南沈公鯉爲大宗伯與
北地諸公意多不在王君越次爭之語頗忤沈公巳

遂疏劾之時沈公方負時名而於當路有所斷齕議
者遂意公私有所附以排沈公然公實亦不爲當路
所喜頃之出爲江西叅議而議者意猶未慊其再得
劾亦以此嗚呼士君子論事顧是否何如耳沈公誠
賢何必遂以是玷君而君至今尚在是非間此予所
以首爲君白也君名一清仲和字別號曰池婺之義
烏人也其先出晉大夫堅宋有儒學教諭某者實徙
今邑子應孫愷舉宋進士爲顯官四傳而爲處士公
圯君高祖也子銅孫瀧　生　贈御史果配于
氏封太孺人是爲君父母君生有異質贈公督課之

甚嚴力學稍暇即令以其間治農事君無倦色贈公
異之會剏新居有瑞竹靈芝之[illegible]虎聚鷺之異詫曰是
殆爲吾兒祥耶遂名之曰四禎俄而君果以春秋舉
於鄉明年舉進士爲行人司行人尋以贈公喪去職
起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再巡福建應天豪墨斂戢手
裁凛然久之出補江西叅議二年遷廣東按察司副
使兵備南韶所至以身率屬執法不撓如御史時未
幾用江西得劾去南韶父老挽留不得爲立石紀德
焉又二年起爲廣西叅議分守右江右江蠻獠所盤
據喜人怒獸禍蔓無已懷遠邑治至吏避不敢居僑
寓他所君至視賊素所出沒之地立堡數十以控扼
之又大料兵天長等邑修復懷遠故城夷獠弭耳垂
面帖帖不敢動會遷雲南副使兩臺使者上其狀且
曰右江叅事一日不可無龔某　詔以副使兼舊
職再加三品服俸以示旌異而公迄用勞瘁得疾卒
矣君爲人洞白無城府語必伸其所見抵掌奮袂傍
無權貴人當官遇事立辨而無所委曲於上下故識
者以此重君而其所不盡得於世人者亦以此然君
要自慷慨奇士云狀又稱君居家孝友均財推產建
宗祠立書院所以睦族貽後者甚備所著有經世名

言宦中散帙無意子叩聲編藏於家娶謝氏先公卒
子四長士驄太學生娶馮氏次士驥太學生娶黃氏
次士騏娶吳氏次士驤聘吳氏孫男二陽秋陽夏陽
春皆士驥出士驄先公卒以陽秋爲之士驥等以其
年月日奉君與謝孺人合窆於其山君所素筮也銘
曰惠文矻矻萬夫之特嘗百試一闕此玄室緊維不
朽視此貞石

故廣西按察司副使鄭公墓誌銘

可教爲諸生時其郡守曰惠安鄭公公爲政精敏持
裁自諸曹椽史以下咸重足斂跡不敢以身試法先

是二千石有所逮捕行檄卒手片楮讙呶下邑勢如
餓鶚公至皆屏息立仗下至不能名一錢罷故囂訟
影响株連乃至故爲誕蔓不可解公一切嚴爲禁絕
訟以衰息自餘諸劇盜大豪前後守令庚力不能擒
制無所誰何公一一麗之法不少縱於是八邑廛廡
稱神明矣乃公故敦尚文教自呂成公而下諸大儒
名公祠宇往往捐俸入葺治之或創置祠四且室其
遺徵以示人士所風尚間進郡諸生相與揚扢經義
口授大旨以此教受知於公最深且稔其行事退而
私論公以爲漢張敞尹翁歸其人也乃公竟以執法

不阿見中讒口調守石阡去又五年而始遷貳蜀憲
又二年而移治粵西皆相見於京師亡何復中讒口
歸矣蓋公治蜀如治婺身董七道案無伏姦凡方田
清伍若茶馬諸大役百蠹所蝟集皆掃洗釐察無所
稍漏有墨吏度且扞罔實金於茗以嘗公公立發金
劾案之諸所廉厲咸望風咋指退矣其治粵西如治
蜀會當道以所俘馘叛苗下所司核實意欲少文致
以爲功次公一以實上無所阿蓋執法多忤復如婺
其見中亦卒以此然公治亦不一切附於嚴石阡夜
郎僻郡夷俗猜獷人謂非法格之不可公至則爲罷

減繇役招致叛夷所在成村居教之樹藝蓄積摩撫
以兒子不鄙夷諸生而婺人士督誨之至爲手訂其
句讀蓋公去而郡士舉於鄉者踵接矣以彼觀之郎
文翁何讓焉詎云張尹哉公爲人自信斬斬方報罷
粵西時婺士有習於大璫者欲爲之地公立謝絕之
既罷里居杜門斷請謝自娛以文史性嗜義好施有
鄉人某者坐巫蠱論死客爲解之不令知初邑中島
夷四郊骨暴如莽公大出金藏募人瘞埋之其遺行
可徵於狀者如此敘雖受知於公最深終不敢稍有
增飾徒作諛墓語而務詳其耳目所槩見亦欲後人

想像而得其十一神之百一也公諱一信字君允別號
石巖其先世出光州之固始自唐末從閩家惠安遂
爲其邑著姓王高祖曰弼養高祖曰[illegible]曾祖曰元
郎祖曰珍珍以尚書起家爲廣東三水教諭季子判
山能世其家學公父也娶郭氏皆以公貴累　贈
中憲大夫石阡府知府郭　贈恭人公生而穎敏
精工博士家言燁然有聲黌校間遂以嘉靖乙卯舉
於鄉第二以乙丑舉進士官　南京行人司左司副
歷刑部員外郎郎中金華石阡知府四川廣西副使
其宦績之槩具如前卒於萬曆庚辰距生嘉靖戊子

得年六十有三娶莊恭人莊於邑爲望族而恭人以
婉嫕聞既歸鄭迨事叙諭公及姑其皆得其歡心公
既幼孤又專攻諸生業所爲撫育二弟畢其婚娶皆
出恭人手所生子一曰庠生興緒娶於王子二曰祥
豐祥履恭人先公二十八年卒得年三十有二繼娶
周恭人能以樸儉佐公廉撫訓諸子恩均而有禮所
生子四長曰興縉邑庠生娶於李子三曰祥遇祥迺
祥廼女二次曰興綸邑庠生娶於王次曰興纖娶於
莊次曰興纘娶於張緒等將以某年月日奉公柩二
恭人合葬於邑龍山之陽銘曰政之嚴兮夏之日也

夫豈勿畏物乃植也行之方兮玉之栗也夫豈勿訓
德罔忒也刑于其家內可則也一德允諧宅玄室也
鐫石瘞詞示罔極也貽厥後昆紹乃績也

奉訓大夫雲南永昌府同知兩峰章公墓誌銘

予鄉稱兄弟俱貴而賢者曰道峰兩峰三峰三章先
生予不及見道峰而事兩峰公最習蓋予既章氏甥
而公實娶余姑公之季女又歸吾弟然予所耳目公
而心式其賢者迄不以世姻故嗟嗟非予誰宜銘公
諱述字景明別號兩峰宋鄖國文簡公得象裔也其
先自閩徙睦之淳安再徙金蘭谿之渡濆遂爲蘭谿
人高祖洧曾祖貍祖滂是爲樂靜公與從兄文懿公
以文學道德相師友而隱居不仕有二子長贇曰後
山公次贇曰素菴公公考也舉孝廉遘懼二親憂哀
毀骨立卒所舉四子長适次即公次邁次進俱鶚於
後山公迄以成立适舉進士禮科給事中以直諫鬪
於時所稱道峰先生者也公與邁先後舉於鄉而偃
蹇公車者八識者始爲嘆詫公矍然起曰夫士顧效
用何如耳豈必一第哉乃謁選得知閩之潼平潼平
故海濱而寇適猖獗當事者欲以樓船橫海擒之乃
命公督造海澄船成出洋爲礁所破卒賴公力護持

以獲殲巨寇當事才之居三年清慎自如悉捐飾建
譙麗新學宮以下逮諸生之貧者當入覲故事里甲
醵金二百緡爲道里及宅覲遺之費公峻却之曰柰
何以民膏脂爲合修脯贄中當路權以博高第之賞
乎覲畢以上考移守化州州又一盜藪也公至則嚴
立約束不以姑息爲政會有倭百餘艘薄城雙魚所
羽檄交馳調發苗獞爲城守討時議者方以内外負
城民居爲徒足資剽剠無益欲亟焚之而衆心甚閧
公曰若是是先爲寇驅也第徐之徐之而倭果敗民
獲安堵公之鎮定先見率此類也舍有齒覽公者士

民咸匐伏乞留不可得乃調河東鹽運副使公之河東也不以家屬自隨蕭然無侘傺不平之慼蹙蒞別鹽勤慎彌勵所補兌歲折鹽課數萬引都運李君以此得最權去而公默不言也居久之意倦欲歸兩臺監司雅知公廉固尼之亡何量移永昌府同知而公遂拂衣歸矣時三峰公亦已致政兄弟怡然觴詠自樂未嘗以事干有司有司亦嚴重公特甚春秋鄉飲輒首推公里中有棼構事不走令而走公片語立諭咸雪散去至有望廬而息者配陸孺人白首相莊旁絕媵侍諸子若孫咸禀受督誨彬彬孝友家庭穆然

無二言公生平無疾言遽色與人坦白不設城府居家居官絕不以矯飾立名惟矢志廉儉老而彌篤故所至有清白聲而家至節縮有餘貲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在牀蓐善飲酒數十觥不亂以歲巳丑六月卧病一日而卒距生正德五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子三泰禎邑庠生娶唐氏泰新娶郭氏泰東娶潘氏女三一適金華戴嘉樂次適吳中行次適陸可寄孫男四繼曾繼韓繼僩繼美皆郡邑庠生有儁興聲孫女幾人曾孫男幾人曾孫女幾人本支幾百指無夭札之嗟嘻亦盛德之報也銘曰疇貴而賢惟茲以遠疇篤一而蕃同王駢肩疇抗於人而食報於天每每原田佳氣蜿蜒百世之後有過其地而思其人者曰是惟章公之阡

故漳州別駕瑞華府君墓誌銘

府君判漳州五年以治行異等上最且遷矣適以臺檄督冊延平徘徊岐路間曰此走蘭谿道也遂趣駕以歸臺使者高其行屢促不起乃爲具奏得致仕云予猶記兒時踞據几視先大父碁而府君至衣履敝穿蕭然如寒畯先大父倚杖勞問府君立對滋恭既而相視怡然初不以輕去官爲訝也已府君家居者

數年衣履敝穿日益甚囊中之裝至不足供饘粥時與里父老啜醨笑語以爲常比歿而盜胠其篋無有有故所餘華帶耳嗚呼此於今世爲何如人哉府君爲曾大父鶴山先生幼子　肅皇帝首錄先生忠有詔予廕先大父避不就廕曰季也秀而文且閒閑饘粥事先大夫縲絏中視其飯含是宜廕府君亦固遜謝不獲已乃卒業太學已授通政司知事出爲臨江府推官尋通判漳州佐二郡及歷視漳浦龍溪諸邑事所至携一力以襆被自隨省供億常十之九民以訟至立諭片言俾雪散去盡斥所應入贖鍰同安

民貧窶土田龍溪籍中展轉積逋不可詰府君曰是累二邑終無已請責償最近者二年以爲準而悉蠲其餘二邑讙然更生龍民有高姓者族數百口漁海泊爲業豪恃奪有之郡邑以目無若居間何公悉寘之法無所貸白葉洞賊陳玉等據險爲害者累世府名督捕悉破擒解散之環邑安堵漳之五澳海泊所走集也暹羅古里諸夷奇貨日至民冒於利往往爲舋端府君往視事皆斤斤斂戢無敢闌出違禁物瀕海以寧漳人士庶僉謂吾倖自　國初王忠文以來惟公一人立石識思者比邑而是至今餘四十年賢

士大夫之道吾蘭者未嘗不津津於別駕之遺愛也嗟嗟此豈可以一時霑霈之惠相絡結乎哉乃作吏十餘年垂橐而歸不啻敝屣此世人所自矜詫以爲奇詭卓絶之行而迄未嘗幾微見唇吻也此足以觀府君矣府君幼嘗著論謂關西四知誠爲名言然孰與暮夜之金望門而卻哉其於廉靖寡欲蓋天性也至其晩節自隱於酒頹然天放又大類王無功陶靖節矣予誌府君事不敢以片語增飾如貌羽容眞人益以粉繪祇相黙耳抑欲後人髣髴其咳貌云府君先世名諱具載曾祖誌中配吳氏　封安人子又家早卒又家娶余氏笄年剜目矢志有古烈婦風次禎家邑庠生娶童氏次祥家孫可報娶郭氏可立娶翁氏可容可成可受可揚俱幼塟其地銘曰吾祖有訓孝友忠廉於惟府君視履其旋蟬脫名位頹然天全古之人乎王績陶潛伐石鐫詞瘞茲隴阡

合宜黃公墓誌銘

古稱江淮間多瑰瑋異人予於今乃得黃公黃公有五子長曰道年以進士起家令吾婺之永康吏幹精敏治有異蹟邑父老至今能道之次曰道月其才氣逸邁無前則予丙戌禮闈所舉士也予因是以得耳

悉黃公賢曰嘻語有之玞礦不玉麻根不菽吾於黃公亦云公名意字本誠號容菴晩更號合宜世居廬之合肥祖賓父紀皆以孝弟力田稱毋蒲氏配曰敖碩人敖氏素以貲自雄不欲與女凡子而公之伯父某故大俠昵敖一日携公與偕指碩人於膝曰是不稱翁壻耶敖翁一見意大愜遂許歸焉蓋公自兒時已嶄嶄見頭角矣既長而豐頤偉幹讀書寓目輒了嘗習爲博士家言諸博士弟子人人遜也然竟以貧養故廢學自試爲郡吏太守吳嶽見而大奇之勸令卒業又以居父喪廢公爲吏廉直有文前後郡守爰

所諮決巳諸子駸駸見端緒一旦自棄去日乃公吏
隱耳豈其以一命足竟吾事哉公故不問家人生業
徵歌選勝徜徉里閈間性豁達長者嗜義若渴弟某
佻而蕩公減巳產給之死傾橐厚爲葬具嫁其二孤
女如巳出歲饑倒囷食餓人莩棄屍之無主者有故
人以非罪死公出之獄躬爲殮瘞一時窮交咸感泣
旁邑豪鄧氏者有負首佻兩相伺賊殺且無巳公片
言立解之比歿而其人始覺流涕設奠曰微公吾屬
血胤絕矣郡邑祠廟道路橋梁有所修葺必公爲倡
首郡守某欲治城隍廟顧費無所出謀之公公曰請

無損官帑一錢走集諸父老於廟以義風之且諭太
守意於是遠近爭出錢就工不三月而廟貌屹然雄
一郡矣其行事大都類此公課諸子嚴而有法丙夜
誦讀聲吾伊聽之忘寢佚倦輒自携酒脯往勞之有
所構撰日自袖視諸名人蓋歸而喜可知也道年刺
漢州至則首發故中丞某姦利事公心善之而幾其
必敗巳而果見中歸令諸弟就質業以慰其意不爲
色戚也居久之而道月復成進士爲中書舍人既三
載得以秩滿推貴公如其官而公歿矣公素健飯無
疾歿之前數從容郊游飲甚懽俄忽得寒疾自知不
起索視棺殮具手之怡然因歷指諭議家事無所撓
亂俄而索浴浴竟索新衣遂瞑吁異巳始公既新城
隍廟忽有大風撼拔庭柏而垣檻瓦石如故公異而
私購貯之至是卒用以棺人以爲神貺云公既歿數
月而郡人某某夢魘中彷彿見公於廟事具公叔子
道日所遺述中予又因是以得道日其視伯仲難弟
也二季子曰道時道星皆良士公生於某年某月日
卒於某年月日敕碩人先公卒自矢不復娶五子名
具如前漢州娶李氏有孫若女某某道月舍人娶王
氏繼娶徐氏有孫若女某某二女長適某次適某公

雖身試吏而黃氏之儒業實自公起其行事近俠而
晚歲益折節爲儉慈逾其布素時蓋負奇抱鉅而身
不一試宜其後浸大以昌若此銘曰鋒之鍔鍔鑪以
爲錯在治必躍嗟吁乎黃公闕厥義用以遺其後人

亡友黃德卿墓誌銘

予友黃德卿之亡幾兩年所矣其伯兄廣漢君暨弟
上舍生以其遺事來徵銘予咨嗟不忍執筆者久之
巳乃嘆曰嗟嗟德卿非予誰宜銘予憶始得德卿制
義於南宮聳然異之手厥卷謂比舍楊馮二太史曰
夫夫也如霜空俊鶻橫擊無前比於武事其公瑾伯

符之流耶比見德卿方顧巨顙卑趾高揚私月識之曰夫夫也才而近俠時諷約以繩矩已乃悉其撫行斤斤名檢城府谿然無所凝畱徐徵其詩歌若古文詞又復深沉奧詰與所見制義𠟝別於是益聳然自謂不能測德卿且咎前言之失矣嗟乎天孰謂斯言竟爲吾德卿讖也德卿合肥人名道月別號𦬒玄生而奇穎志氣邁特不群方嘉隆間經生家言務工爲蔓詞靡靡若一德卿獨矯爲奇峭又好治詩歌若古文詞寘搜遐覽師心自可意藐一世士雖聞受知諸名公亦坐此久擯落德卿傲然不顧也曰世會有知

吾者安能從齷齪腐儒競得失於一夫之目耶已而竟以進士上第時名大譟紳衿間人人爭[illegible]德卿[illegible]矣於時有 詔簡諸進士入業中秘人人指目德卿德卿顧謝不就簡予恨惜久之然以此益重德卿亡何授中書舍人不三載以父憂去是時德卿名重四方弔客千里畢至而德卿遂以哀瘁得疾不起嗟嗟德卿遂止是耶豈予前所稱者語竟成讖而後或以愛蔽明也茫茫宇宙如予於德卿者能幾而今忍銘德卿也又忍不銘德卿也德卿孝友嗜義出於天性自就外傅師事廣漢君而身師諸弟居常飲酒談秇友愛煦煦而日相砥礪以古人節義事邑文獻包孝肅余忠宣遺文久淪落序而併刻之曰以見吾志處士事洪[illegible]以言事得重譴慷慨赴其難如故交居常周急好施不問疎戚往往稱貸佐之人厭其所望而去歲饑瘥道殣以千數饑民有鬻子者傾橐贖歸之親故客死爲經紀其喪如是者數十事嗟嗟以彼其才其志俾竟其用其於濟物何如也而以是區區者爲德卿不朽耶予讀所錄遺事而愈悲之而姑撮其大槩蓋不欲以是小吾德卿也吁嗟哉吁嗟哉德卿少負氣豪於飲酒蹴踘六博騎射諸技無不精絕

諸所交游皆天下賢豪名士晚益味於辭其於詩文雖未竟其所至然已瑰瑋足傳已其他論著有史駁及于三經註刪若干卷咸未脫稿生嘉靖壬子卒於萬曆庚寅得年僅三十九父曰 封中書舍人合宜公母敖孺人合宜公之亡也余爲誌其墓故其先世不具載娶王氏繼娶徐氏生女二遺命以伯兄之子僧伸爲後歿後得遺孤子其銘曰物之瑑特共毀必亟造物是惜吁嗟德卿視此貞石

贈中書舍人抱愚章公墓誌銘

抱愚章公之歿蓋十年往矣而邑士大夫若其父老

之賢者津津口其行誼不置曰公胡不以百歲也公有子曰尚學銀臺君自中書舍人周歷諫垣以至今官赫赫有聲稱人不以多銀臺君而曰此公之遺教也次子尚和尚材博聞如銀臺君而屢不得志於有司人不謂尚和屈而曰公二子胡不以偕貴也或又謂以公遺德必且偕貴則胡以遲遲至今也嗚呼此足以觀公矣公名術字道傳金華之蘭谿人其先徙自浦江而爲文懿公曾祖徵仕公者公之七世祖也徵仕公長子源源生統統生恕恕生槢槢生討討號芝圃是生公公生而端凝爲父老所器重芝圃公以

無貲省家益落故不令公學而令治生然顧獨好學於經史百家皆能蒐獵得其大旨推服儒雅即隱農不施帶雅士過從尊酒相對談名理茹古今故終日不倦身課督二子以經義至徹曉夜以是二子咸奮身秇苑即同舍生亦多知名士居芝圃公喪哀毀如禮始因家落嗇於甘旨後乃稍振每飯食而起有不及不時之憾遇先世諱辰雖遠祖必躬必齋少失母即與兄弟析爨居然事其伯兄如父撫幼弟恭綜其家邮其終嫁其女如已出從父貧不克葬推巳地而瘞之從子客死嶺南家貧子錢不能償公爲償之且撫其孤國柱令同二子學迄以競爽與人同賈分財輒取少又常以振給昆弟賓客之貧者子錢家力不能償輒折券棄責歲大侵倡衆散穀賑饑餓民群赴富人藏穀時有令所司輒榜殺數十人當死公爲居間事得解習醫每自下簾爲人治疾貧必爲盡其技能以利貿義拯人於危而不責其報皆此類也邑令廉知公行俾署鄉約長每會衆爲開說　祖訓六義勉之爲善里有訟多以付公公曲諭片言立散去歲再飢公召集同約富人諭以假貸而施自身始諸富人歡然受事如公指章氏指衆多負縣官賦每徵

賦吏來讙呶於門人則走集公所公度可償者爲先先償之而徐按所伏匿事以立辦祖居廳事燬於火衆環視莫爲計公一力任之不數月頓還舊觀此其才智有過人者平生不喜佞佛疾華書後事付其子曰先正不云乎信有天堂君子登之信有地獄小人入之吾平生未嘗爲惡必不墮落小子其一以喪禮從事因自贊小像曰爾即我貌我即爾形形之古朴有如我心我留善根與爾末示子孫仍命遷於正寢逾時乃瞑既入殮顏色如生嗚呼亦可謂倏然於去來之際者矣公生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

娶應氏子男四尚庶尚學應出尚和尚敬側室韓出孫男三國裕國維國紀孫女五尚庶孝謹以家督能使公得遂優閒不幸暴疾卒公以是感傷成疾竟不起尚學與予同舉進士其游如兄弟予故悉公之行如此銘曰惟嗇迺積惟學迺殖溉其根實伐石鐫辭閟茲玄室貽爾後賢百世永式

雲夢山人孫兆孺墓誌銘

先是孫兆孺先生以書遺予道其家世甚悉蓋其先大父學憲公與予曾大父太常公同舍誼甚契而予肦侯舉南宮實出予門稱世好云乃予運囬未及答

而先生之訃至矣予意不自抑則爲詞二章誄之曰山中人兮芰荷衣厭混濁兮將安歸下巫咸兮招之度三湘兮歷九疑重華逝兮邈而又曰山中人兮歸來四方邈兮焉從汀有芷兮峅有楓思君子兮心冲冲堯之天兮舜之土羌獨逝兮疇與爲侶蓋先生落魄遯世有蒙莊接輿之風而又雅治文章工詩騷彷彿屈宋唐景之餘軌故予誄之其聲楚按狀先生諱斯億兆孺其字別號雲夢山人遠祖有諱釗者自江右之進賢徙華容爲楚人釗生處州二守榮榮生繼芳舉正德辛未進士歷官以文行見稱所謂學憲公者也繼芳生孝廉宜益工古文詞師事何舍人仲默晩步驟李獻吉而頡頏之世稱洞庭漁人先生父也先生既以古學世其家而又生質穎異甚七歲能賦詩十四試異等補博士弟子聲稱蔚然起葦行間居久之忽自棄去渡江如淮覽京口三山歷姑蘇泛錢塘徘徊會稽天目間返憩金陵還豫章拜先世遺隴再游　京師還訪鹿門登泰山南謁衡岳東入郢北游蘇門百泉嵩高所至遍覽名勝慷慨懷古長嘯高咏悠然有塵外之想時人莫測也於時王元美汪伯玉胡明卿張助甫徐子與皇甫子循劉子威諸公故

各以其業自雄意不可一世士然靡不倒屣延致先生先生掉臂其門傲然無所屈意有所適往往不謝去乃諸公益高其風而昵就之於是先生稱曰吾雙屐所歷天下郡國十之五所探名山水十之七所辱交賢豪大夫十之九今其休乎遂歸華容闢墅城南誅茅蒔竹閒往玄石山中蔬食閉關墨客緇流玄言觴詠無間晨夕頹然自放遂以是終噫古所稱逸民者非耶或曰先生非心隱者先生少見侔方士陶仲文綽楔手石碎詈之又嘗著賈直言對以哀楊沉二公之死蓋憤世嫉邪有托而逃者耶或又曰非也

先生平生無狹邪履跡居母喪哀毀骨立至今劫盜
遜謝去遇故人鍾天與程逢軾輩手藥治疾經紀其
喪劍屋燬燬如已出嗚呼斯又所謂隱不遺名貞不
絕俗押司謂爲証君子者矣先生於學自經史百氏
外下及稗官邑乘外家之說無所不通旣詩宗盛唐
尤工漢魏古樂府所著有雲夢山人集園屋集鳴鋏
集浮湘南岳中州北游諸稿所編輯有岳州府誌華
雄縣誌劉氏族譜金石總録諸書生嘉靖已丑卒於
萬曆庚寅得年六十有二娶張氏子一郎庶吉士羽
侯娶謝氏繼袁氏女二一歸蕭文穆一歸蕭以茂孫

男二長殺次戣孫女三以某年月日葬某山銘曰詩
騷之變楚肇厥轍奕奕孫氏克宗世業學通宦蹇秖
槃其逢荷歟先生翕尚是縱放跡浪游一身五岳忽
謝紛埃而返其璞嵬兮誰招上下四方有坎茲土體
魄之藏

明故錢竹樓處士暨配陳氏墓誌銘

武林錢生兆元以其季父福寧君某之狀來曰元也
願屬手季父以徼惠於先人惟公哀而賜之銘余逡
巡欲讓者久之已讀其狀卒業瞠眙曰嘻夫賈也而
乃有錢君彼貨殖游俠不傳哉遂按狀論次其事君
名起鰲字振宗竹樓其別號也系出五代武肅王世
居會稽自參政公述始徙仁和述生康康生祺祺生
玉皆以儒行世其家玉生　贈六安州知州某配
封太宜人某氏皆以季子福寧君貴君其第三
子也幼而習賈心計絕人會倭夷內訌閩右諸楮客
窘甚至欲棄貨竄去君度勢緩急出緡錢濟客窘而
贏其利已而楮值驟昂入數倍矣乃益以信義招懷
四方楮客已得值去而其兄更索值君與之無競明
歲客以值來謝曰吾弟果以得值其負長者愧死矣
又有客誤贏所筭於錢君追而還之於是四方楮客

爭眂就錢長者入以益饒先是贈公亦習爲賈而中
落世業且盡及至是盡還所鬻業而益斥之駸以貲
雄郡中矣君雖游於賈人乎內行甚修事贈公若太
宜人及王母楊順逆無違指伯兄其贅於外氏君出
千金爲母貲趣之歸俾以九十金參之已而析箸如
一郡猾有與伯兄同姓字者素藪盜邑胥誤捕之且
及贈公君挺身出曰某在此里中父老以君就捕也
爭赴邑直之會亦得眞盜獲免人尤難之仲兄通許
令某暨弟福寧君以業儒故素不問家事自爲博士
弟子及省試計偕以至登第費皆出君殆逾千金及

仲兄官通許福寧君官六安君循歲時問遺惟以廉介相勉鼎錙銖無望也比二兄先後歿悉為襄其後撫孤置後如已出居常赴人之急惟力是視或不問其姓名嘗有負德而盜者得而詰之盜匍伏曰某誠不宜負公然以盜公可勉公惻然與所盜之物而去又有隣獲盜而得君舊所失貨君請以所得貨償主而貸盜罪盜泣感不復盜狀所撮君行事大略如此其他饑與食寒與衣死無以殮與無以葬者與棺與地不可枚舉嗟嗟夫孔卓程鄭之流善居積矣而不聞行誼朱家郭解行義烈矣而不免以睢眦暴橫聞

以視君何如哉君元配陳氏名族女令淑宜家先君卒君嘗曰吾處父母兄弟內外姻族之間無幾微遺恨者吾婦力也公生某年月日歿於某年月日春秋若干子二長即兆元陳出業以甲午舉順天試矣次兆行繼室王出女一陳出孫男一孫女三諸所娶聘皆名族兆元將以某月日奉君暨母陳葬某地匍匐來速銘遂銘之曰孰虛而取孰盈而與匪俠是似而儒是渠後嗣其昌考祥是履

明南京西城兵馬指揮詹公配孺人江氏墓誌銘

詹子惟業之舉進士也亡何母孺人以訃聞子造唁之而詹子毀容骨立涕淚交頤下拜且言曰天不降罪尽於虞之身而奪之母虞兄弟即是隕越萬萬無憾惟是妣孺人之潛德幽懿不克一顯白於世之閭人君子以貽無窮且奈何敢以辱吾子又曰虞若弟謙之得以至今日者蓋以妣孺人云往者先大夫之官司城也伯氏之齒長矣而孺人固鞠母張以從也而身留事姑蕭虞若謙相繼產邸舍中而妣孺人若耳目撫之祖母太孺人違養家居而先大夫若耳目事之即古賢孝母婦儒備哉又曰先大夫雖浮沈瑣

職乎迺數數為　縣官辦集大事甚者批姦則籌畫前無豪貴人矣非妣孺人不貽太孺人憂邪且曠能無內顧哉虞也敢以先司城公之靈邀惠於吾子余時抆淚再拜謝辱命居頃之余以謁　告歸而詹子則又衰絰徼來造曰惟是虞之習於子也惟是子之習於母之賢也敢固以請予復再拜謝辱命不得則曰匪文曷傳匪信曷徵厥信是徵繄匪其文謹按狀孺人姓江氏祖曰司務公緩父曰訓導公詢而司城公之諱曰需亨先是公父星子令紳公嘗受業於司務公以故孺人卒歸詹氏稱孺人者從司城公貴也

孺人性柔和聞一言動斤斤女訓既歸司城公事姑
太孺人左右婉嫕無弗當意指於是內外姻族咸嘖
嘖稱詹氏有賢婦比司城公官　京師孺人子然家
居無少幾微見於詞色及聞虞若譓生則沾沾色喜
時時從北來蒼頭奴問司城公無恙乎官事鞅掌乎
二室張無弗當公指邪二兒健飯善乳慧黠若何問
已復沾沾色喜則又時時手製衣若襦袴遺張曰吾
勉事而姑以無貽而公憂而善撫吾兒無貽吾憂也
蓋十載如一日云既司城公致政家居孺人則遂釋
家政與張而獨從中課督二兒曰而父斬斬自立不

後人而竟坎坷以歸也非以阻一第故耶斯天乎斯
天乎小子勉之哉以故虞若譓哉克自奮勵卒以文
學相繼取上第孺人教也於是內外姻族則又咸嘖
嘖稱詹氏有賢母矣迺孺人顧又樂施與喜志操尤
特加念江族子姓曰奈何使司務公遺亂從他居沽
兒乞活耶而姪婦曾者嫠居自矢姑屢抑之孺人曲
爲庇護卒全其志蓋其敦族樂善皆此類而詹子所
泣道者則酸心於母訓且佐司城公大節云孺人生
於正德丙寅年正月十八日卒於萬曆庚辰年正月
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五初司城公已[illegible]於馬[illegible]裏

[illegible]孺人之未屬疾也嘗夢子譓披髮從齊雲來撫
其背言曰嬰嬰湖之墟求卽其居已果得地於城北
二十五里曰湖口山遂不附司城公而別窆焉孺人
子三已出者伯氏思堯國子生娶鄭氏俱前卒孫男
二從沂邑庠生娶徐氏從洙邑庠生娶鄭繼聘楊氏
曾孫女兆麟次思虞卽進士君次思譓甲戌進士工
部都水司主事皆張出孫男從潤從涑從淇孫女從
渼詳具趙太史司城公誌中以其別窆故復具列如
左而進士虞者與余同舉於鄉譓以虞故亦與余交
善故卒不敢以不文辭誌者以是銘曰奧如衍如窔

而墳如彼湖之墟厥蒐則潛德迺光厥積則幽亂迺
昌億萬斯年於斯兮藏

崔太孺人墓誌銘

予友侍御崔君之母太孺人周卒也予走使唁焉侍
御雪涕沾頤再拜稽首口傳使者詞曰惟是太孺人
所不朽者惟子將隧道之銘爲請已復以書至　都
下曰不肖之按維揚也太孺人實口命之曰予聞之
汝父云巡按重任也毋怙姦毋骩法毋作弗靖以忝
厥命女亟行哉　天子之　簡書實式臨之矣
不肖惴惴奉以峻事既歸而吾母色喜曰見幸以奉

職無害歸矣然　簡書之謂何而以宿於家也女亟行哉　天子朔文待女報訃矣於是前奉觴爲壽觴已而別執手淚簌簌下也蓋至　都未踰月而訃聞矣痛哉雖然亦足以見吾母之爲吾母也已予於是吞噬歎焉崔君可謂孝子崔母可謂賢母矣遂作太孺人銘太孺人姓周氏父曰處士公俊母曰張生而莊靜有儀言笑斤斤不苟處士公與張念之是女也非貴人弗婚是時封御史林溪公已娶於朱弗子遂謀置二室乃得孺人於是孺人稱崔氏婦又若干年而侍御君生於是孺人又稱崔氏母又若干年

而侍御君成進士試渭南令有官封乃孺人讓弗有也以奉朱蓋再　覃恩而始以御史封崔氏太孺人矣太孺人之始歸於崔也林溪公方孝養父者綿公洎母李氏夫人糜粥肴蔬不至鹽醯驕肩靡不取給太孺人太孺人則日勤於婦職以綏尊唯謹少間即又躬親澣浣手刺制以佐閫治云於是姑夫人李暨朱太孺人以下靡弗宜太孺人者其於侍御君雖讓弗子乎顧獨時時從旁課督不以假貸自就外傅以至爲御史譙責提警之言不絕於口以故侍御君爲令則稱賢令爲御史則稱賢御史蓋實太孺人教

云太孺人謙抑遜下出於天性儉嗇不華翟褘之具一拜　封即不復用歛置笥篋浴衣布襦與里婦無辨曰老婦侍粥耳獨奈何以我故累吾兒官守哉蓋其抑下儉嗇出於天性其爲崔氏母不殊其始爲婦時也其爲太孺人復不殊爲母時也噫所謂始終一德者非耶太孺人生於弘治十七年甲子歿於萬曆七年己卯卒之日侍御君始別數日忽喉痰嘎嘎有聲乃命長婦李整冠笄始嚮帷語遺言曰吾言兒耳已悉兒能不負吾教止矣遂瞑子一即侍御君廷試娶於李封孺人女適邑庠生李棟孫二經綸孫女

一曾孫一居敬曾孫女一幼以庚辰二月二十日合葬於林溪公之塋銘曰孰相厥室而亢厥家孰闓闔厥行而帝寵是嘉孰裕厥身而貽後者盻茲其爲太孺人也耶

季東山先生墓表

先是季太史道統時時造予言謀得一假使臣節取便道歸壽其父東山公時公甚健無恙常以書戒太史毋歸而太史恒怦怦心動也久之始得　命奉節冊授封韓藩蓋抵家之五日而公歿矣於是太史泣血再拜送使者於庭寓書告予曰嗟乎先君子修

身秪行垂六十年而不及一命以歿也惟是隧道之石以為不朽計敢固以請予既雅知太史而又耳公賢甚習乃不辭而表其阡曰嗚呼此有明東山先生季公之墓名琪字子獻先世有名通者從　高皇帝戰有功授昭信校尉通生文文生勝勝生偉偉生澤澤生處士公蓋自宣城徙陳州四世而為處士公公父也公幼從處士公田間見儒衣冠過者指問曰夫夫也而楚楚何為者心慕之遂棄田而儒亡何以明經補州博士弟子爗然有聲聲校間矣於是時州衛多紈袴子橫騖里中有某僉憲者以公生胄而儒

也因以師席畀公而諸武弁無不灑然操濯改行從教者於是自監司郡守而下無不賢重公而顧以數奇屢試輒不偶始以其業分授諸子人占一經家庭無巨細身之曰毋以分兒曹念也已而太史遂以公所授經成進士入業中秘官翰林為檢討而公乃謝去夙業息屏諸世務治圃東郊疏泉積石藝花草蓄琴書觴吟其中有以自樂泊如也於是陳人士就其所居而稱之曰東山先生云公事處士公及二兄環謹以孝弟著聞與人外極嚴整而內[illegible]厚不忮有慈少年數窘辱公一日手巨石伺於途幾為所斃洪都守聞而逮致之且庶得其悉橫亡狀數十事欲斃之杖下公膝行為請曰是死不蔽法奈渠無子公仁人幸憐之洪守[illegible]然為動竟得輕讞去里貧人盜公羊而覺蒲伏叩頭願數倍償所失公撫慰之曰吾羊固在奈何自誣嗚呼此亦足以觀公矣公生年月日具誌中茲不具載自公始業儒里人爭非笑之已乃稍推伏比至太史成進士乃更翕然豔稱之而陳之人士則惟曰東山先生若不欲以太史重公也客難楊子雲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公起田間業儒垂數十年見謂經明行修矣而迄不得一試也然卒用以

就太史斯與公何異焉其為耕獵不亦大乎然為陳人士顧不以太史重公而曰東山先生也斯豈計獲穫者云乎哉太史既以起家侍從行得以次第貤恩先生所為官稱不可預而予直表之曰東山先生亦從陳人士之所重者稱之也

明故廣威將軍竹里王公暨配太恭人袁氏合葬墓表

王將軍歿二十年而太恭人袁氏卒子太史公將奉以附將軍而以隧道之表來命可敖敖生也晚不及當將軍而幸出於太史公之門得以時趨居太恭人

而具悉將軍所以負才坎坷之故蓋太史每談及淚簌簌承睫下也於是遂摭王僉州中丞所爲王將軍傳及太史公所以自狀太恭人者而表其墓曰嗟乎夫孰才王將軍而孰厄之耶往庚戌虜薄都城也將軍起罪廢倉卒成軍以與備兵使者從事蓋一令而士咸超距作矣雖以虜退罷歸而往返千里嘌不聞人馬聲此豈有尺籍伍符素約哉而賊師五暴起宋州睢陳兩河震矣將軍又起皋廢倉卒成軍以與備兵使者從事卒能選鋒出奇設覆破賊爲諸軍冠嗟嗟以彼將軍其才而俾盡出其囊中之穎詎必左袒

衛霍哉而驟起驟躓終其身坎坷以歿也豈非天也迺太恭人茹荼含辛幾不自濟卒授笈太史克還世爵以大有亢於王氏宗也則恢恢之論靡爽已將軍諱詔字朝宣竹里其別號也家世山東之德州父禹祖端曾祖悅高祖汝錫其有世封也以汝錫從中山王定中原其進襲千戶而衛信陽也以靖難死夾河之戰其進明威將軍而署僉指揮事也以端從王大司馬恕平荆襄明威公戰荆襄時嘗得三男子於賓縱之去顧謂所部曰識是功最矣然不擒之行間而得之賓吾寧無功以德貽厥後耳其爲將類如此旣

老不見孫憂之甚而所善浮屠慧邪者則嘗以因果慰公曰公無憂公顧不聞虞詡隷事邪已慧公化而將軍適生公怳惚若有覩云將軍幼而失恃養於明威公以穎敏見異及長白晢美鬚眉顧盼偉如蚤工博士業已工五七言詩已又工擊劍騎射十五襲祖職有軍屯屯政最他軍臺使者旌牘歲下會有他屯將以乾沒屯餉見訐追用老吏書與擾將軍及他屯將以減罪卒賄其司理文致將軍坐侵餉過當當求戍律而盡責償所坐餉蓋將軍坐是家罄矣已勾屯餉故在而當事者僅還將軍軍政迄不肯覆其事則

以前御史及司理故云旣庚戌之役備兵使者黃君潤才之甚而渝戎徐御史南金適來驟覩其軍詫異之因以黃君言益才將軍於是盡奪諸屯政與將軍俾建牙纛爲諸軍望而諸失事者慚恚刺骨用是益相與齮齕將軍後會兵備其至怒將軍不櫜鞬迎道左遂附會成獄奪其軍里居久之而陳宋之盜起於是兵備使者焦君璉復以幣強致將軍將軍謝不起已翻然奮曰嗟嗟茲非丈夫鵲起時耶遂往謁焦君曰公能以便宜假借請無憂盜亡何以破賊報矣而同事者譏忌益甚功迄格弗上聞僅從有司旌異云

蓋將軍平生所知遇僅黃君徐君暨焦君三人而其
所齮齕將軍者某某某某皆是故有事輒驟起將軍
推以為軍鋒事已輒罷去往往卻辨牘不視將軍逝
退而附髀慷慨謂太史曰嗟乎身毀不用已耳獨柰
何以數世血戰之功而塞人之睢眦乎小子勉之矣
使吾而以經術起者顧當寂寂如是耶於是更其號
曰耐子斥圃蒔蔬藝竹木與諸名士為詩酒之游又
掇拾古今奇聞怪語著談錄二十卷以自遣然時時
顧念世爵不能自已迄不得白以卒蓋是時太史公
薦鄉書矣又五年乃始奉太恭人命詣　闕訟將

軍冤至慟哭大司馬門事始得白還故爵已贈廣威
將軍云太恭人者故光祿寺丞竹塢公女少不喜治
女紅涉獵書史頗通其大義十四適將軍事姑歎夫
人以孝聞居十餘年而有陳弘道之事當是時將軍
身繫獄而官督所償餉甚亟太史生甫晬又病疹甚
危轉礙祿間太恭人計無所出則盡出奩產及別墅
竹木鬻之不足則益以簪珥服物又不足則益以書
策什器又不足則質幃幔貰酒器謀於其族長老咸
感動泣下至鬻負郭田助之時有覬得其故第者太
恭人謝曰世守也吾身與存亡耳以故將軍出而猶

四壁立云暨將軍再罷而憤益甚抱牘謁辨歲無虛
月晚乃自放於詩酒客至輒悲歌舉白無不盡醉去
迄不問家產有無於時耿夫人猶在堂而太史兄弟
幼未有室諸凡公子婚養之費靡不出太恭人十指
往往私貰子錢以佐之不令將軍知也而太史之白
將軍冤也太恭人實盡出訟牘歷歷指示緣隙所由
及諸所傳會文致狀既事下大司馬覆訊無一不如
太恭人指而太史之子延世始得襲世爵署級如故
又明年而太史起家進士業中秘尋授檢討太恭人
有今封又若干年而延世以遼左功進指揮使世襲

而太恭人喜可知也太恭人嘗再至　都就太史養
而太史亦以太恭人故再請　告歸里中然而太恭
人則時時督之出曰　上以而故白將軍冤而不
以父故報　上耶胡低徊繞膝作兒女子態為已
太史再以奉使過里中復低徊久之至逾年不報
　命而太恭人卒矣太恭人雖蚤歷艱窘而晚歲特
喜散施貧屢取給甚衆每歲雨雪輒戒家人廣作粥
擔詣村落以食餓者至病革猶顧嘗曰吾痛定思痛
知人之窘猶我也蓋太恭人自礙祿太史於艱難中
歷四十年比太史以名儒官詞林而延世又浸浸以

武功進顯爵內外諸孫若女幾二十人王氏稱文武世家矣信狀所稱陰德之積以太恭人報者耶乃傳又稱將軍爲政時部民有以妖聚衆者當路欲以反法盡捕戮之將軍請曰未反而以反捕之是激使亂也立杖其魁諭使解散去蓋其用心與明威公同而其所全則倍蓰什百矣然則陰德之積又何必徵諸上世哉王中丞以漢李將軍提衡僉論而謂王氏世德過之知言乎知言乎是爲表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二終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三

溧水陸可教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曰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仝校

狀傳

明故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師竹王公行狀

公諱某字偁昌別號師竹其先德州人也有諱汝錫者　高皇帝開國有功授大寧中衛百戶　復從　文皇帝靖難戰死白溝河陞授其子悅河南信陽衛正千戶悅生端從大司馬怒平荊襄寇有獲雋功進世爵指揮僉事端生瑀瑀生詔是爲竹里公竹里公文武有大略負氣自喜不肯居下文吏兩臺使者率才公有事驟委用而迄坐是賈忌嫉用他註誤具獄奪世爵悒悒以卒娶袁氏明達有志操皆詳具傳誌中後以公及子延世貴竹里公進昭勇將軍袁累進封淑人是爲公父母以嘉靖辛卯之五月生公於衛署左右彷彿聞異香咸嘆詫之公生而警絕

不類凡兒三歲病疹愈往省竹里公於獄吏抱從竇入公大喜而啼聲聞州治守異之躬往撫摩俾啓鑰以入且慰竹里公曰有子如此復何慮稍長日誦數千言父師課以對句咸脫口破的嘗從竹里公游震雷山試令賦詩有絲管隨春棹鶯花入古山之句竹里公大喜與客續成之比長治經義蔚然有聲試輒屈其儕輩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前後督學使者翁公某王公某元公某兵備潘公某焦公某臺使者若中丞霍公某華公某皆名能知人每見公文咸歎服以爲國器二十八舉於鄉明年竹里公卒公匍匐治喪哀毀逾禮已乃試春官不第於是袁淑人悉裹集竹里公前後訟牘而泣曰嗟乎先將軍銜不白之寃畢世矣億將軍在將嘗謂若吾祖父血肉糜草野以獲有世爵而絕於子乎我失之若能復之吾死瞑矣今將軍歿垂十年矣吾尸不居且奈何公伏地大慟曰徽母言某何敢忘某所以遲遲至今意有待耳遂忝所去鉛槧事且誓於祠曰父寃白而復希進取者有如日遂走　闕下上書言先臣指揮某寃事下大司馬覆訊卒得雪而武選郎顧謂以荊襄進秩非邊功欲止復故將千夫長公涕泣力爭累日不能得則攷

淚泣言某鄉貢士也即不第詎以州縣吏易一兆登
耶所重祖宗世爵故以死守之[illegible]已復泣淚簌簌
濕地又走白他曹郎他曹郎力從臾遂得復竹里公
如故爵延世甫四歲得以孫世襲[illegible]已復入試期公
以前晉了無治裝意袁淑人諭之不得則撫膺大慟
曰而不記而毋完而父遺餉時[illegible]已罄則出嫁時
襦市酒食哭拜族人求助乎而忍令不沾一命耶公
伏地泣謝不敢乃再應春官試以隆慶辛未舉進士
當　廷對時自念此人臣對君之始詎可作諂媚語
爲自謀計因盛稱人主節儉之美[illegible]人相則

汾陽減聲樂京兆去騶從以[illegible]不得下某
等幾殿三甲時諸少宰大縱[illegible]語公其故如
此俄改翰林院庶吉士呂文簡[illegible]吉士師督課甚
峻顧獨雅重公時時謂諸吉士[illegible]生忘孝人事事
可法不特文稅絕人而已居[illegible]或以細故
毀詈吏部掾掾走訴之部時[illegible]大宰
意諸吉士心侮之聞之怒甚[illegible]江陵公江陵
公亦大怒手札下館師欲分別[illegible]馬文[illegible]
立諸吉士於廷訊事所由起諸吉士[illegible]
某在某所與某同不知狀公獨言[illegible]

詈部掾吏安所坐罪今直以三十三人名上聽處分
耳不則獨坐某勿以累諸生何乃紛紛自白徒爲詞
林垢辱爲馬公意頓解徐拱手謂公子言良是吾所
不及事上江陵公意亦解竟無所誰何癸酉解館授
翰林院檢討以　上郎位覃恩進竹里公廣威將
軍袁淑人封太恭人而公是時已浩然有歸志矣明
年奉　詔冊封韓藩以袁淑人歸使竣事過游華
山陟其巔徘徊賦詩信宿而去歸而爲之賦識者謂
天台可二又明年以袁淑人趣復　命甚厲遂復
奉以北是年與修　會典丁丑分典南官試得士自

可徵而下十有八人甫竣事而袁淑人歸亡何公亦
歸家居且三年以纂修之役復奉袁淑人以北明年
詔管理文官誥敕是歲延世始襲世職以部試
異等牒送遼東而公與袁淑人喜可知也明年壬午
皇上第一子生奉　詔告　慶淮益三府今
相國瀫陽趙先生公南官舉主也時方移疾里居則
迂道千里走風雪中訪先生於蘭谿靈洞山房已自
抵杭抵吳遍訪夙昔知交若王弇州司寇諸公歸復
奉袁淑人謁碧霞元君於洋河已而淑人卒喪之如
喪竹里公其年奉淑人祔於竹里公兆尋建堂廬居

其側服闋遂具疏乞休於時政府四先生咸力尼毋
上且各以書趣就職而荊石王先生開諭尤懇雖可
欽亦數移書勸駕不得則謂公之初誓為雪先將軍
寃耳　先帝已白將軍寃　主上又以延世遊
左功晉世爵指揮使　國恩謂何而迄無一事以報
耶抑風木之悲自人子言耳試以先將軍悒鬱以卒
之心及袁淑人板輿六往返之心思之似姑俛勉一
出於義為允且復以華除舊疏為勸華除疏者言
建文君及　景皇帝實錄事公初入史館時私念
國朝史事之闕無大於此因具疏請及時釐正而

江陵公力尼之公怏意而止然終未嘗一日去心也
於是公悟復趣駕以北俄遷國子司業遂以前疏上
得　旨許查錄　景皇帝事而　建文君事竟
止毋議蓋終以事關　成祖云明年遷司經局洗
馬兼翰林侍讀修玉牒九月扈　駕閱壽宮賜四
品大紅羅衣一襲時延世亦遷神機十營佐擊而受
賜觀者榮之明年復分典南宮試得楊維嶽等二十
二人九月典武試可欽副之得材官趙紳等一百人
甫竣事而淑人卒公悲惋頗甚因復具疏乞休四先
生尼之如前然公自是移疾不復出矣先是有明因

寺僧某者亦信陽人所居頗幽勝公嘗往過之力以
寺燬為請公訊寺所由則　慈寧宮香火別院也
因盛稱　京師佛寺鉅麗鈴鐸相聞皆所未有皆民
脂膏之所自出微以示諷然亦漫以寄僧意不知其
聞內也忽日中貴人以內賜至驚視則賞鏹文綺佛
像珍藥充斥庭中且言　聖母見文甚喜謂塗[illegible]
纍血語人無敢及且文內洞悉西來大意故有是賜
公愕不敢辭越數日賜復如之益以諸珍饌公益懼
愕亟謂可欽茲事不當聞　上耶然懼非　聖
毋意且奈何可欽言茲事外庭所創見盍言之政府

公亟走白政府政府四先生亦咨嗟嘆羨稱儒林盛
事云至是先命延世奉高淑人喪[illegible]
諸御藥而以珍饌賜公者再會荊石王先生謂公當
前再白前事因且言不可復晉意先生言吾儕宦情
去公顧以此求去意良是然雅尚知公亦何嫌必不
得已有移疾耳月餘遷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
讀又旬日始得請歸歸歲餘而趙先生入內閣與
諸公謀強起公而公歿矣蓋素苦膈疾自高淑人卒
頗增甚可欽日往起居見公坐臥一小室傍置棐几
古書金石刻數種爇火一爐可欽欹膝坐與[illegible]語

聽未卒命而亦潸然涕下不禁也曰嗟乎天春草之
悲風木之憾豈繄人子遂狀其事如左孺人者今工
部員外郎任可容之母也以可容貴封孺人孺人姓
聶氏父曰誠皖庠生母張氏孺人生而嗜佛若有夙
因嘗師事童張二尼媼相與娓娓語竟日怡然獨解
諸母旁聽不省也已而二尼媼相繼坐化去人始異
之併異孺人云孺人笄而適封公時已不及事其舅
中歲公消姑陳夫人而事其庶姑張惟謹食飲澣濯
靡不取給孺人嘗盛寒捧茗碗立左右至數易不進
去人爲弗堪孺人退無二言既自秉家政綜理内外

儀式井井時封公方治博士家言迄不問家事又靡
不取給孺人以口賦食以指驗事以事屬之自經用
外無纖粒漏溢性好施諸貧窶假貸至傾筐篋以應
應而負之不問也然子母相權取與有縣大部人浮
其出以故封公蚤歲僅瘠田若干畝已乃倍之且賑
矣晚歲力家事了無勸色米鹽瑣屑靡不十指親之
尤加意釀酒先期戒釀具必實其旨嘉以[illegible][illegible]不令
蛟蜩得近曰是將以供祭享羞賓客奈何不敬其他
所治中饋皆類此孺人既夙悟浮屠言又自以弗宜
子辜佛精甚已而連失三子復舉二女孺人不懈益

虔嘗爲婦二十年可容始生以故孺人愛之絕異十
四始遣就外傅輒爲通夕不寐云任子自謂靡日不
臂且膝於先孺人者以此然夙奇慧可容迄不以蒸
廢教封公時有所督過輒擁抱之已乃引至屏處揮
涕小語謂任氏積德行年而始得兒兒奈何不思以
故可容益感激自奮亡何以經義褎然首邑諸博士
弟子員矣於是孺人則大喜曰嘻兒今儒耶然儒矣
奈何曰且應舉亡何舉矣孺人則又大喜曰嘻兒今
舉耶然舉矣奈何曰第而官第而官已乎於是可容
悚然謝受教尋以明年丁丑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會

上大慶　覃恩遂官封公如可容孺人有今
封而可容適以使事南歸奉　綸命具袍笏爲二尊
人壽孺人則又大喜過望呼可容兒立膝前撫慰勞
苦良久曰嘻向懼兒不立迨儒而舉已幸甚今遂通
籍爲侍從臣復以　天子恩命報我哉雖然昔兒
有母今兒有君勉之毋曰第而官已矣以故可容使
事甫畢即趣令赴官可容以孺人素尫弱多病遷延
久之復稱貸爲買宅計孺人覺之趣益力曰而毋幸
健飯今復得新居意殊適也兒奈何以毋而宿
王命且不貽簡書責耶可容不得已始就道然心怛

怦怦恒動以故甫至　京師聞晨夜走執政及大宗伯門請得復使爲歸省計訝而問之曰子席未煖何遑遑如是任子曰吾始別吾母而心怔怔怦怦動也巳得家君書言母病良巳意似少懌巳而復怔怔怦怦猶昔也吾甚疑之昨果得書言母病復作盍爲歸計嗟天乎吾不能復待　命矣言巳泣數行下予爲酸鼻久之尋得　命疾馳而南距數驛而孺人訃聞矣蓋當屬纊之夕可容夢孺人身不盈尺失聲而起而孺人亦恍惚見綠衣束帶立榻前若可容云孺人生正德丙子享年六十有四子一即可容乃

任子復爲予言孺人將終時神爽不亂顧謂孀女及諸侍兒吾病幸較差汝盍少假寐毋聒我俄而小婢從夢中魘呼曰向來二尼嫗御孺人西去舉室驚起而孺人逝矣嘻嘻西方往生之說信然哉姑置此弗論乃屬纊之夕母子交夢數千里若契抑何異也夫慈愛之極神明爲感而自昔稱母德者率曰嚴嚴則又若孺人不嚴而教成焉嗟嗟稱子以孝稱母以慈慈孝非庸行哉予滋慨巳故於狀儒人之行而特詳著之以俟世之仁人君子秉筆者擇焉

王母高淑人傳

宮洗師竹王先生之配曰高淑人先生官中大夫而高稱淑人者以子佐擊將軍延世貴也始先生終母喪淑人衷再具疏自勉而執政雅知先生固尼之先生意不自得淑人曰嘻執政固不君許獨奈何且君嘗握史筆咄咄何事也盍終圖之於是先生遂以淑人北比閱歲而先生再陟爲洗馬乃疏白建文景泰二帝事華除附錄非是　上心可之有詔須後命則淑人所謂握筆咄咄者也於是先生復決爲歸計乃遣淑人以次子延甫先比至眞定而淑人疾作復北時先生方分典禮部試居棘圍中心怦

怦念淑人不置也至秋疾良巳而先生復奉　命典武試則固以淑人辭淑人乃强起盥櫛謂先生吾豈旦夕人哉奈何以閨閤起居廢　國事旣入棘數日而淑人疾頓甚顧問先生出何時或對曰三日曰三日吾不能待矣遂瞑吁悲哉吁悲哉雖然此足以觀淑人矣作高淑人傳淑人之祖曰夔州守鑑以廉直聞於時父迅夔州公季子伉直慕古修處士節有三子及淑人而獨竒貴淑人爲之偃蹇貴人子者數矣比聞先生喪孟孺人乃遂以歸先生是時先將軍廣威公方失意里居家益旁落淑人躬爨滌佐姑

淑人事王姑耿夫人婉嫕斂慧靡弗當二姑指居久
之而廣戚公暨耿夫人相繼卒先生則一切屏絶家
事走　闕下白廣戚公宼家事皆倚淑人卽又靡
弗當先生指也方先生抱牘北上時至以進士爲誓
而袁淑人意殊不懌淑人則從容以大義諷解先生
曰君無然君不見姑夫人色耶姑夫人操杼畫荻意
云何而以一孝廉竟也先生遂以辛未成進士簡讀
中祕書俄以檢討　覃恩封袁淑人太恭人稱孺
人云已而袁淑人以先生故再北先生以袁淑人故
再歸皆淑人從臾之乃先生則遂低徊不欲出以終

夙誓袁淑人恚曰而以一雪夙寃爲足報父也則何
以答　上恩哉於是淑人則又從臾袁淑人曰兒
不行以姑故姑勉北兒何敢不北而袁淑人故不能
久北先生乃復以告　慶淮益三府歸省於家蓋又
低徊不出者久之而袁淑人卒淑人與先生三居大
喪竟禫除止闖門語也其嚴於秉禮如此淑人事父
處士公及母蔡至孝比卒力貧爲經紀其喪治家門
內外井井指事立辦如袁淑人先生覃精文史口不
問生事顧獨好施與四遠貧餓若疾及喪無主者聞
輒給之已知者皆以聞先生寢不能給淑人則脫簪

珥宜之無倦客有指揮葉者飲博落魄死淑人取其
遺女字之手治嫁具如巳出又郡馮氏遺孤女棄爲
人嫠淑人贖之與葉氏女居馮族爲感動自責乃厚
贈還其女歲甲申大侵淑人手作粥食餓者日數十
百人竟麥秋乃巳其行事大都類此而先生雅自秘
故不盡傳云淑人有二子長郎延世雖以武功顯而
而文學殷殷稱縉紳間次郎延申方以治經有聲黌
校人謂淑人訓子亦袁淑人也陸可教曰予讀詩至
采蘋之什曰嗟乎古之重內德有以也今以高淑人
觀之尤信然淑人能以大義諷解先生俾先生仕不

違親處不絶俗則又豈特絲菓筐筥之助哉予又聞
王氏自耿夫人而下咸皈依釋氏其歿也皆有異徵
而淑人方屬纊時瞑目危坐語畢而絶若然先生可
無悲淑人矣

蔣母唐宜人傳

敎往過吳門曾山蔣先生枉辱舟次追道其母唐宜
人之賢蓋潸然涕下不禁也曰吾父巳辱故方伯陳
公及故儀部陸公銘且表矣又得今相國王公傳之
歿且不朽獨吾母棄不肖於襁褓之中而幽懿弗耀
敢以辱吾子蓋公貳守吾婺時敎以郡博士弟子受

知特異又俾其子錡從之游嘗館之虎丘僧舍獲從唐蔣二族諸長者耳宜人之賢甚悉何敢以鄙陋辭遂爲之傳傳曰唐宜人者今致仕湖廣憲副蔣公某之母也父曰承事郎鑽爲鄉名德母陸氏陸吳甲族也嫺於姆訓故宜人生而貞靜莊肅宛若性成幼精女紅解讀書略通孝經內則若列女傳諸書大指事父母以孝稱承事公愛且奇之曰是安可與凡子會同里諄菴蔣公亦奇貴其季子贈奉政公精爲擇配故宜人遂歸於蔣而蔣氏無內外少長咸嘖嘖稱宜人賢逾其爲女時諄菴公以賢豪高貲兼長長州崑

山二邑賦二邑之逋咸責辦焉會歲大祲傾橐以償弗能給憂窘殊甚乃宜人自請奉政公盡斥其奩篋所有以佐輸公私無負賦諄菴公咨嗟太息曰吾幸而無破家新婦力也是時宜人有二伯姒乃諄菴公及姑龔碩人晨昏所需若他一切祭享餽遺賓客之事無不倚辦宜人亦無弗咄嗟立辦且當龔碩人指然宜人入無後言出無德色其稱於姑龔碩人則曰二姒實先後之有不寧也其稱於姻族內外則曰是惟吾姑之訓龔碩人素善病宜人不解帶枕沐者動彌旬月食飲藥餌咸十指之自出病已而亦不敢以他事

屬常逆伺意指順逆無違色又善輯和內外閨門稱如以是能安奉政公於學俾無內顧心諄菴公捐館舍宜人內佐奉政公而外助其費自含斂以至襄事無違禮是時奉政公孝友行誼式於閭里人不以多奉政公而曰唐宜人內助之力也俄宜人以母兄繼喪哀毀得疾且不起猶曰吾恨不得終養吾姑時憲副公生僅若干歲撫其頂曰此奇兒也且亢蔣宗吾不及見奈何遂卒卒若干歲而憲副公爲南京比部郎遂贈奉政公如其官宜人有今稱云宜人有孫郎錡既以俊茂舉於鄉行且嗣公起矣陸可教曰余觀

史氏所傳古今列女率多卓詭奇烈之行豈所謂無非無儀者無得而稱哉及觀詩大雅所頌任姒之德不過曰思齊思媚嗣徽音而已乃知婦德所重在此不在彼以今觀蔣宜人之行不亦近之乎抑以公及錡推厥所由則詩之所謂發祥者信矣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三終

瀔水陸可教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曰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仝校

筆記

雜著

年近五十大道無聞頹惰日甚開卷散帙間亦欣然莫所未了俄而掩帙失之矣噫其鉛槧不親之故與夫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雖矻矻筆札間烏能使心所了然者惝怳若存乎顧傳形以影影去而影存傳響以聲聲息而響滅猶爲彼善云爾

夫學不日進則日退譬之火然然始焰焰熾則燃然燎原不可撲滅稍止則息矣是故君子貴日新也

夫人日自檢點則志氣清明動止便適雖日皆樂境若頹惰荒廢則觸境無聊無事友成厭倦故孔門言學首稱悅樂悅樂者日新之謂也

學莫大於忘已有已則有人人已對立爭心遂起雖有聖智之言無由入矣噫安得頑然如木石者而與之語道乎

學與道有辨乎曰學非道也學所由以適道者也道譬之路學譬之行行不可謂路然非行無由以適於路也語道無涯語路無方東西南北無不之也行有所止學有所至譬之適燕而北適越而南回轅咫尺所適終不至矣故語道必高必遠必大必深必無涯涘必無方所中庸大傳所言是其槩也語學必近必實必卑必淺必有依據必有規準大學論語所言是其槩也然則學不足以盡道乎曰子謂大學論語所言不足以盡中庸易大傳之奧乎

世人言學只求多古人言學則求減世人言學則求外益古人言學只求內損內損所以致外益也譬當所以多受也故詩言切磋琢磨夫骨角玉石必磋磨稜角至於淨盡而後成其美瑩之處此求減損之證也是故孔子稱顏子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夫顏子何嘗不博文然所以爲約禮之地不遷不貳是求減損之極此顏子克己之功所由以[illegible]者也

夫人精神有萬古不可磨滅百感不能搖撼者雖頑愚鄙陋險賊之夫無不具其人自忽而不察耳如見善事則喜見惡事則怒見賢人君子[illegible]見[illegible]者則

生愧耻見慊夫小人橫逆穢汚之耆則生憤恨饑欲得食而授以禽獸之餘則唾去寒欲得衣而蒙以婦女之飾則攘臂而趨與好利而掠耳於盜財之賍欲色而蒙鼻於腐穢之婦此豈有待而然哉人能長養此精神則百欲退聽智勇日生生爲傑士歿爲明神此孔子所謂剛徵孟子所謂養氣子思所謂强

夫語變化而性存焉天地與人物一也姑無論其大者卽如草木土石何與於人而其性之寒熱燥濕甚之人身其應如響甚至牛數之溺可以死拔山之壓升手之滴可以傾如雲之壘何者其性至而力全也

人能全其至性而養其全[illegible]位育之足[illegible]

乎嘗讀象山文集其議論[illegible]至其爭辨無極太極一何其[illegible]藤也夫等一極字耳而曰無形[illegible]中以訓極執易有太極以破無極[illegible]幾何剟語峻而氣高殊無使人[illegible]涵養未至之故與且有生於無[illegible]以其非出於孔子而排之何其[illegible]之門戶亦可無護與曰若帝王以下[illegible]皆不可無護吾夫子之道譬如天地[illegible]出離者而煩世儒護衛耶

愚嘗謂聖人言有不言無無不易言也故從有起訓俾智愚賢不肖皆可坦然易知易行耳而其指歸未嘗不通極於無聲中庸言爲已謹獨而歸之無聲無臭是其證也老氏言有生於無而推之太初太易太始太素之先極玄妙矣釋氏則又離去有無之跡而其極一歸之無至以山河大地皆爲幻妄其說益加玄妙而不可致詰矣然吾聖人之道愚夫愚婦所能行飲食起居所不廢而玄妙者未嘗不在二氏則欲墮棄肢體芻狗萬物而後能成其玄妙此則其立教

之得失也曰然則三人之道同異何若曰吾聖人之道如日釋氏如月老氏如星如日言萬物皆待之而有作也如月以言其破暝也如星謂能分日月之光也非以大小言也

學者大病在執己見己見既立爭心遂起爭心一起則外拒轉堅內扃轉固雖有聖智之言無由入矣譬之鼠入厥窟愈深愈暗噫安得達觀之人儼然立於四達之衢而與之語道哉

虛心以觀理則無蔽平心以應事則無[illegible]恕心以[illegible]物則寡怨總之人我之界不立則其中沖[illegible]恬適無

之非道矣故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噫惟無適
莫所以能比於義與
夫好名之士必喜事事者名之府也名者私之窟也
私者公之蠹也公者黨之仇也故好名之人必背公
必就私必植黨黨在君子則必至於激漢黨錮之禍
是也黨在小人則必至於爭唐李牛李之禍是也嗚
呼激之與爭相去能幾何哉然則救之者宜何如曰
勿徇其喜勿攖其氣餘而挽之奪其所恃乃可與之
更始
夫道無門無傍儻乎央中蕩乎八荒亙彌天地馳騁

帝王譬天地之於道其猶尾礫之在太虛也譬聖人
之於道其猶勾股之測天地耶譬學則猶戶有關有隔
有截失之跬步距蹟則躓故道譬之天學譬之地天
不可窮地不可離然則道與學二乎曰二而不二譬
道則路譬學則步強敏者造畏愼者顧東西南北路
不離步而不能遍而能無不遍也故昔賢之弊以學
言道近世之弊以道言學以學言道則道隘以道言
學則學荒與其荒學無寧隘道
君子臨事處之以無心行之以正道是故禍至而無
愧福至而安享小人事同而競功名同而競疾善同
而競名營營逐逐日與物化而不能自適是故得之
而傑失之而悲始以殉榮終以殉禍厥悔寧有既乎
古之君子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至是故德成而
無玷功成而不毀今之君子求其所未至而不守其
所已有是故以學則不固以事則鮮終名與毀俱害
先利至是以古之君子也得失兩相益也今之君子
得失兩相毀也
今之學者務以宏博古之學者務以斂約宏博故虛
而寡實斂約故寡而無間此為已為人之別也然博
學多識古人實重之惟聖賢不然故哀公問弟子孰

為好學夫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正以
顏子之用心密而無間也或曰怒言遷而過言貳者
何也曰怒者事觸於外而氣易動故其勢無常而多
遷過者好生於內而情易溺故其勢有常而多貳不
遷不貳此堯舜精一之學也此夫子獨與顏子與

讀蘇長公易解

坡公解卦爻多合成一事說故辭可互證吉凶多不
就本文說故意可玄通雖不足以盡易之蘊不可謂
全無所見也
東坡先生易解殊有玄詰中有片言隻字而意旨躍

[illegible]了者皆標易解易無所凝礙彼自謂齊之以[illegible]物所窮鑿此其得也然其大指微近老莊又多詭遁禪語而陰拾其似其文亦多摹擬郭象註莊處要之從其聰明悟入耳

讀詩

關雎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按正義毛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靜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賢之心故說賢女有宜求之狀謂淑女指嬪御而言後章皆后妃樂得淑女之事鄭惟謂幽閒處深宮之善女能爲君子和諧衆妾之怨

謂三夫人以下皆有后妃之德也又以琴瑟鍾鼓爲共荇菜之樂餘並同毛朱子則謂淑女指后妃後章皆爲文王樂得后妃之事愚謂據前二說則詩人未嘗一言及后妃鄭又增出三夫人以下猶爲贅矣則淑女指后妃自是朱子確論但其訓左右求之爲左右無方以求之等語似乎未妥夫旣知太姒有聖德又何爲無方以求之乎且文王之聘太姒必王季主之非必在位而後求之也又求得而至於寤寐反側旣得而樂以琴瑟鍾鼓後世好色之君何獨不然而美文王乎竊謂淑女如后妃誠爲君子之好逑祭祀之事必須賢左右助之故此淑女思賢至於寤寐求之未得而思之展轉反側已得而樂以琴瑟鍾鼓琴瑟鍾鼓言和諧相應謂如此友之樂之耳非必作樂以娛之也又詳味傳毛義意亦似如此蓋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乃幽閒貞靜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耳其傳左右流之則曰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亦是指得左右而言孔氏以序言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云云遂以關雎指后妃是以錯會毛意耳不知序中明言此關雎之義也蓋謂詩人之意如此豈必指后妃乎○窈窕楊雄

云善心爲窈善容爲窕是鄭解深宮非○三夫人以下及正義云總謂百二十人皆周禮有此制以論文王時事俱非

葛覃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朱子曰此詩后妃所自作云云庶幾近之此詩傳箋註皆與序同然不若朱子之言約而理盡○鄭謂因葛之性以興乃是比矣似過於拘泥

卷耳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按傳箋后妃志在求賢審官後二章皆以爲勞使臣之意審如是一言以賛君子如文德后之於魏徵足矣又何必憂

思之切如此乎朱子所以不信小序者正謂此類也註謂人指文王謂當朝會征伐之時或羑里拘幽之日最爲有理此大儒之識所以高出萬古也獨後章謂登山以望所懷之人似爲未妥莫若謂皆指文王言后妃想像其山岡之險阻僕馬之疲勞此時惟有酌酒自慰勞耳末章無酌酒語有憂思煩紆悄然而止之意此詩於序意誠難强合然益見序之出於古非漢儒衛宏之筆也不然毛鄭皆宿儒豈不能以己意釋所易通而故就所難合乎若謂附會左氏官人之語而爲此則孔氏明謂引詩斷章不與此異矣

樛木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傳箋註皆與序同二章毛以將爲大鄭以爲扶助似鄭爲妥惟朱子謂君子指后妃爲異然詩中君子皆指其夫舊解自當不必更出新意也

螽斯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傳箋註皆與序同惟振振繩繩蟄蟄毛鄭以仁厚戒愼和集訓朱子以繩繩爲不絶餘皆爲衆多意然麟趾振振朱又自作仁厚訓則此亦宜同後二章亦宜如毛鄭矣蓋首章已言仁厚後止言衆多不絶意似得也

桃夭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傳箋註訓義皆同惟好仇鄭謂和好仇怨爲異意亦牽强朱子去其序首一句以爲文王之化是蓋味其詞意全於后妃不相干涉耳

芣苢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傳箋註訓義略同惟朱子謂化行俗美室家和平而去其樂有子之說蓋故欲異於序耳

漢廣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註與傳箋大意皆同但註言江漢之女好遊引大堤之曲爲證似[illegible]未妥如此則淫女耳不知孔氏正義謂遊出不可求則在室可知於義尤精言刈其楚箋謂衆皆

貞潔我又欲取其尤貞潔者夫貞潔豈有高下當是喩其顏色尤秀出者[illegible]此亦近淫則秣馬以示有意非耶且國風好色而不淫正謂如此

汝墳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註與傳箋大義略同惟末章[illegible]指文王爲異然既以王室指紂則父母自宜指文王若箋義雖可通似竟爲亂世之辭矣○以上二詩不言后妃而言文王孔氏正義謂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此言文王者以江漢爲遠詞遂變后妃言文王爲遠近積漸之義感則以宮閫好德化及兎罝之武夫則其無遠不被可知文

王刑家及江漢汝墳之女歸則其無幽不被可知蓋宮闈之化隔於荒野而朝廷之政不及閨閤各舉其所難者以爲言也

麟趾之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傳箋註大意略同但註止以振振爲仁厚箋傳以爲信厚應禮從本麟來爲有據至箋謂末句如彼致麟之時則迂曲而難通不若註之詞淺而有致也○麟趾爲關雎之應此意甚好孔子正義謂太師編之以象應敘者述以示法得之矣箋謂關雎之時以麟爲應似錯認應字

按兎罝言兎罝之人猶能恭敬武勇可用以見賢人衆多三家無異說矣然鄙淺之事非一何爲獨言兎罝此必詩人偶見爲兎罝者有如此可用之賢因而嘆咏之耳然賢人隱居釣亦往往有之不足以見衆多意又於好德字無所歸着且訓肅肅爲敬是矣椓此兎罝之時何所庸其肅肅若以用心整密爲言則後世弋獵之夫用心亦爾詎可遂以爲賢而可用也竊意詩人以兎罝整密又椓之堅固而施於中逵中林皆兎所往來居處之地所獲必多以爲王公網羅豪傑之喩因言赳赳武夫皆爲公侯爪牙心腹之用在公侯爲好德在武夫可用爲多賢蓋言武夫可用則士君子不待言矣以此証序意似爲近之未審觀者以爲然否○又朱子以公侯爲指文王以証其未嘗稱王夫文王未嘗稱王斷以夫子一言足矣無足深辨然既以爲周南爲房中之樂安知亦非追王以後所稱乎蓋召南既爲諸侯則周南必爲天子以公侯當是三分有二之君耳

鵲巢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三家訓義畧同傳箋謂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以興諸侯有爵位而夫人來居之語意甚當朱子似所不取然謂南

國女子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其嫁於諸侯而家人美之朱子之論不可易也正義謂指太姒夫關雎后妃既指太姒此明言諸侯之事何以復云爾乎但傳箋稱鳴鳩之德皆言均一註言專靜純一以鳴鳩在桑其子七兮証之宜從箋傳

采蘩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三家訓義皆同

草蟲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傳箋謂大夫妻初嫁之事以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以興夫唱婦隨之義後言憂不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文

義無舛朱子謂此亦夫人之詩既無所據又謂無以禮自防之意遂言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思之而作蓋欲自附合於卷耳之註耳竊謂彼詩義難强合更之猶可此章箋傳文義了然似不必立異於古也且就如朱子之言謂以禮自防亦無不可何遂因此而斥序乎愚謂采蕨采薇或亦以供祭祀中饋之事蓋預憂其不稱婦職耳箋謂我心傷悲爲思父母豈既見君子之後遂置而不思乎然於大義無所乖違從古可也

采蘋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傳箋皆云敎成之祭蓋言女德大成則事人之法度已備嫁而循而行之耳此於序語始迂而卒合夫子則謂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供祭事家人序其事而美之義尤明顯於序意亦合但傳箋摘引昏義文既有明據而傳言季女尸祭所以成其婦禮於義尤精若直云主祭於大夫之家則宗室牖下之文既於禮不合而以季女稱主婦名實尤舛似宜從古爲是

甘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三家大旨略同

行露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註與傳箋大略皆同惟不言召伯耳行露章正義釋傳謂以行人之懼露比女子之畏禮意味爲長箋以霜降行露爲二月會男女之時以多露在三四月爲失時文雖有據義頗牽强蓋所重在强暴違禮不在失時也鼠無牙二家及正義無釋豈無從考證耶楊龜山謂鼠無牝齒朱子謂以牝齒爲牙出陸氏又謂鼠有齒而無牙不審何出或他博物之編有言之者當亦因此詩附會耳俟實驗之

羔羊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傳註略同大都以羔羊素絲明其節儉退食委蛇明其正直惟箋以退食爲減膳自公爲從公似太牽泥三其辨委蛇云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厭言精矣或問委蛇爲正直曰心志定故也愚嘗因是觀在位士大夫其恬靜寡欲者必正直其私居必幽閑闃寂門庭如水者也其躁進多營者必邪佞其私居必勞擾紛擾門庭如市者也然要之必節儉而後能成其正直何者無欲故無求無求故無枉無枉焉往而不自得哉〇序謂德如羔羊箋謂皆如此羔羊之人是猶言皆如麟趾之時耳正義引宗伯註云羔取其群而不失其類士相見註云羔取其群而不黨休何云羔取其

贄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似太
牽强且如此言何物不可以比德乎
殷其靁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三家
大意皆與序同惟傳箋謂靁以喩號令在南山之陽
以喩在外朱子則專以興言猶曰聞雷而思君子云
爾大意皆從古可也如必自爲說則愚謂言南山者
者有定處也蓋言雷行尚有處所何我君子違此適
彼迄無寧處而久不歸哉以似於人情較近蓋若專言
興則何必定指南山謂遠行之喩則之側之下又自
遠而近矣不知觀者以爲然否○疊山謝氏云始不

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敢暇處一節緊一節愚謂始謂
陽中謂側終謂下一節近一節蓋望歸之心加切矣
標有梅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三家
大旨略同惟傳云男女年數爲梅落多少之喩似太
泥
小星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三家大
旨略同傳箋以三五爲心噣二星用後章參昴證之
似爲有據○裯傳註皆以爲襌被然漢世名帳爲裯
則箋爲有據矣但鄭志之辨太爲繁碎愚謂袍衾裯
者如云執巾櫛云爾何必論日御往還之候乎

江有汜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三家
大旨略同
野有死麕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三
家大旨略同但謂女子欲人包束麕鹿以爲禮似乎
未妥愚意只以詩人言之更爲有味蓋云野有死麕
尚以白茅包苴以懷春之女而言士可以徒誘之乎
樸樕之中有死鹿尚以白茅束之况此如玉之女乎
宜乎其拒之之深也○舒而脫脫猶後世言且從容
云爾蓋婉辭相拒以殺其强暴侵凌之勢
何彼襛矣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三

家大旨略同
騶虞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三家大
旨略同惟次句當以傳爲正箋云戕禽獸之命猶湯
云不用命者入吾網此其所以爲仁心之至如騶虞
也若以註中必疊雙爲訓是掩群盡殺於本詩之義
舛矣
柏舟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傳箋俱
依序爲訓宜從古朱子據列女傳以爲婦人之詩則
韓詩所稱引悉與傳異皆可據矣新安胡氏又以不
能不奮飛一句斷之曰人臣道不合則去以此知爲

婦人夫不遇而不忍去爲厚之至箋之論精矣必如胡氏言則婦豈宜有奮飛之志乎微我無酒以遨以游其在婦人不亦蕩乎文以二南皆始於婦人爲證尤爲固泥

綠衣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傳意本自明顯箋易之而反涉牽强故朱子前二章皆本傳爲訓後二章則傳箋皆作興喩似泥不若朱子說近於人情可諷咏也○愚按俾無訧兮有使之無過之意蓋妾侍之情寵則驕驕則敗是亦上人有所使之也故莊姜之意謂綠兮絲兮惟女所治耳我思古人

治此絲者俾之幽顯尊卑各得其所無陵替之過而女何其不然耶蓋猶有望君子以正之意至於卒章則自謂絺綌適能得我心之所安耳蓋無復望於君子而惟自甘廢棄矣似尤婉而有味且於經文字義無虐

燕燕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三家大旨略同箋惟訓任字與傳引周禮六行有據朱子因之先君之思二句朱子爲妥若如傳箋不應至此而後勉以禮義也○今人於勸解之語曰其雖可恨盍視其先人戴嬀之意蓋如此

日月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三家大旨略同惟傳箋以日月爲興喩朱子直謂呼而訴之傳箋以父母爲比莊公朱子直謂自呼其父傳箋謂遭州吁之難而追思之辭朱子直謂莊公在時所作故云猶有望之意且云宜在燕燕前蓋朱子之理未嘗不長而不若古之有據也且感今思往意更深婉朱子既已不易其序何必於此徼立異乎

終風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傳箋以爲怨州吁朱子以爲怨莊公然既以爲莊姜之作則莫若依序爲有據

豐城朱氏曰變風之始於莊姜何也婦人夫其所天也以夫則狂惑妾其所使也以妾則上僭子其所恃賴以終身也以子則暴而無禮莊姜之處此亦難矣惟遭人倫之變而不失乎天理之常則莊姜亦賢矣哉是可以爲處變者之法矣

擊鼓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三家大旨略同惟死生契濶以下朱子以室家言之蓋泥偕老二字耳然在軍伍之中言之從古爲近

凱風章序云云傳云云箋云云註云云此詩三家大旨略同傳箋以睍爲興顏色之悅於義爲備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四終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五

澉水陸可敎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曰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仝校

祭文

祭五弟文

嗟乎悲哉汝竟去汝兄弟而何之吾儕兄弟六人同毋五人耳而汝最少乃最先逝也此其可悲而恨者

一也汝二女一子長女且及笄中女及子僅齔耳汝一去而不見女顧也此其可悲而恨者二也吾父大夫在堂而汝不能終養反使垂白之年潸然泣西河之痛而不自釋此其可悲而恨者三也然人生百年終歸於盡死者有知汝兄弟豈無聚首之期汝生平無直自信而無隱慝人情或不汝諒而神必不汝棄也必將使汝兒女克有成立以永紹爾後爾雖不能事吾父乃吾母年百而背棄汝弟兄汝四兄不能殉而從之而汝得先期承事於九天之上也然則吾所悲痛於汝者汝可自釋然於冥冥矣又汝伴兄宦游哉歸不數月而汝遽逝彼此但割牘矣何言然以萬里不可知之期而得一握汝手以訣也斯亦可以自解慰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大司寇應容齋老先生文

維　萬曆六年　帝覃大恩寓內有　詔遣人敬問前大司寇應公無恙又一年而公薨公之鄉人某官某等聞訃咨嗟嘆咤唁公之子憲副公於邸已復陳帛絮酒而致奠於公曰世之人不可力致者有三在人曰位在天曰年亦曰後昆鍾德象賢茲實殊覯古難其兼公出旄鉞公入樞銓進而台鼎退而林

泉是白太傅之高也厥子若孫簪冕蟬聯紆朱曳紫踵武後先是萬石君之軌也歷閱四朝優游百年遭逢　三聖寵錫駢宣又其難者存問隆典世所希得而公身膺者三遣官殊數天下惟公一人郎鄉所稱元老碩輔無得並焉是文潞公之遇也然而　熙朝方將修隆古老更之禮　天子行且祖割而乞言而公已宴然而仙矣故嘗竊謂公之用也如鸞鶵而鳳翥公之歸也如龍蟠而蟄潛公之存也如竹苞而松茂公之歿也如星隕而岳崩是以位登常伯而人猶謂未盡其用壽躋期頤而人猶謂或靳之年子

若孫膂纘世濟而人猶爲責報於天也嗚呼公其溺斯世而何之其將騎風御氣徜徉於天台赤城之巓耶抑或去昭昭卽冥冥以游於物之先耶若然者方將以冠冕爲桎梏有生爲土苴又何置芥蔕於瞬息之百年耶顧如某等模楷今德亦旣有年然生不得以厠於稱觴之列歿不得以備夫執紼之員茲所以爲斯世而一慟不覺涕淚之潸然者也公神有知其無莞爾一笑於箕尾之間耶尚饗

祭大司寇堯山吳公文

嗚呼往歲之秋召公南臺　帝曰司寇汝遂其來

公拜稽首叱馭以趨曹務委闐夙夜僂傴迨今幾時遽夢於位公於事君允矣盡瘁公德瑚璉聿其粹溫公才鏌鋣淬以貞硎河海稠物山川出雲揚歷三朝克樹厥勳始公筮仕百里紆組澤被焦枯潤以膏雨民曰父母俎豆予士旣徵西臺按於淮楚需弱以仁戢暴以武孰是善房予字予撫孰爲莠蜺予剔其蠹蠢蠢島夷血我江渚予保予障我免係虜肉骨於泥動以萬數廼丞棘寺廼擢中丞開府於虔詰爾戎兵惟是夷猺作我民蠹阻高穴幽猯突罔顧公顧曰嗟豈不在予拜疏於　朝秉鉞以驅公車彭彭選士夓爰扼其吭爰擣其虛內竆窟穴不遺魑魅外恬瀾海鯨鯢就誅始時疏行人謂公危公曰不爾予疏有之余捐余軀答此　淸時迄於大寧婦愉子嬉稽首拜公尸祝以祠　皇念其功廼陟卿貳僴歷三方飭我邊備公載其馳戎事孔棘　皇曰勞止與告以旋尋以望徽長憲於南遂擢今官　國典攸付人方謂公作　帝丞輔汞汞萬年民所恃怙豈人弗祿豈天弗仁　王事靡遑遂殞厥身公爲　國生公爲　國死公於生前旣受多祉克世其家亦有令子　赫赫龍章賁於泉里顯顯大猷付彼靑史今

之云亡公豈忍此顧如某等幸托桑梓太山其頹梁木傾圮　國亡典刑鄕失儀矩懿彼前修今其亡止爲時慟公有淚如洗

奠館師宗伯汪遠翁老先生文

嗚呼事師之義等於在三重以君命豈曰偶然曁昔彙征承恩秘館　帝賚厥師公膺特簡質疑考德首尾三年事竣而歸弗亟弗延嗟公於世用雖不究我輩得師幸亦何厚惟公爲敎示嚴以方望之儼如卽之易良惟公爲敎恪兼成則喜怒不形規矩是飭譬彼洪鐘小叩大鳴弗爲寸進而靳厥聲譬彼衡樽

深淺侍酌虗往實歸久而後覺嗟嗟我公才實國華
經術用世孝友刑家蚤歲蜚英詞垣史局東觀編摩
西清啓沃禮闈秉鑑南國持衡至今桃李蔭彼公庭
旋歷　宮僚旋貳宗伯蕺北蕺南終始一德　帝
念厥勞俾正秩宗維歲壬午敎事甫終公曰歸哉知
止弗殆抗疏以辭至三至載嗤彼青蠅登壁之瑕給
傳　賜金　帝賚有加安石東山方期百歲扈
老乞言蒲輪重至胡天弗憗一老不遺孰爲有識而
不咨嗟矧是吾儕門墻下士爲國慟公曷其能已九
原可贖百身胡辝其柰公神歸於尾箕公所不亡有

銘有史　帝方貽恩賁於泉里生榮死哀如公幾
人爰念疇昔誠欵莫伸何以將之生芻一束遡風緘
辭繼之以哭

信陽先師師竹王夫子訃至　京師其門下士
陸可敎等旣相與爲位而哭合詞遣奠意不自
已復走使申告

先生之靈曰嗚呼惟昔丁丑春試屬某公在南宮衡
鑒是司於時我輩濟濟師師埶贄公門曰公我師考
德問業程秇課疑十六年來如環無端中間官守出
入乖睽惟此寸衷疇日靡依獨敎於公左右無違有
唱斯和無役不隨方共視公誕敷丞疑爲世霖雨爲
國者龜豈伊吾儕門墻是私彼蒼者天胡不憗遺人
之云亡有識孔悲嗚呼哀哉古稱文章關於運氣境
典肇則左馬垂例二京爾雅六朝綺纚唐法而葩宋
靡而詰亦有聲詩雅亡騷繼祖本屈宋沿流漢魏梁
陳唐宋代更隆替夫子擒詞力追古製博雅班楊清
新鮑庾擷彼菁華芟厥蕪穢殺青在篋克垂未世孰
爲表章詔彼來裔嗚呼哀哉穰穰世態巧宦若趨公
視要津有若浼予身自討借騁步天衢煒煒英聲金
馬石渠西清視草東觀抽書咫尺揆路可以平驅惟

公澹然雅尚弗渝奉母言旋再御潘輿尚游五岳左
賦三都漱流枕石其樂只且比奉遺命重歷世途回
視紱組如病在軀强健乞身寧俟懸車通籍二紀强
半家居青山白雲我夢蘧蘧嵩少之間衆仙所盧浩
浩天寰神鬼焉如嗚呼哀哉伊昔令人百行疇備猗
與夫子淑稟天至終始一德可對天地惟廣威公用
才招忌壯志弗酬濇焉齎志公之幹蠱惟力是視灑
血叩閽見者隕涕卒回白日世封重繼公曰孝乎惟
善繼志起家一經青雲自致允廸喆人奮身環衛武
烈既揚聿修文事公拜稽首訓由母氏　天高聽

甲厥數隆異　綸綍皇皇彤史增賁公於承家大
孝不匱亦曰惟孝友于兄弟公於知交敦明信義片
語相要之死靡貳公視孤惸刺心酸鼻哺飢掩骼傾
貲罔計我儀公心志伊之志一夫不獲若撻於市世
人知公惟學與秇所不知者百不一試嗚呼哀哉昔
歲己丑文武興賢距始謁公十有二年教於二役實
奉周旋秋闈竣事元室棄捐公念牛衣有涕泫然教
實造咳咯語榻前公曰予歸小子勉旃宦途浩渺税
駕無緣世豈予棄予有誓言今茲强出毋訓孔嚴亦
有夙悃久鬱未宜　兩朝遜國大統胡嫌疇諱疇疑

年號兩湮予爲太史愧此弗刋既奉　帝命我志
孔安尋我初盟解組林泉於時多士官各一天寥寥
三子把袂離筵鄰人太息祖道喧闐疇繼二疏圖畫
以傳自我不見歲月三遷再奉音書夙疾糾纏謂已
弗藥恬養就痊訃音忽聞疑信悁悁裁書往訊已發
重緘既知非謬長慟呼天百身莫贖遺恨九原嗚呼
哀哉天之生公夫豈無意匪靳之才匪厄之位公謂
造物多取爲累身所指据泉石文字凡此數端世人
所棄天豈見慳奪之餘歲六十非壽　官庶非貴惟
彼遺文江河行地餘所不亡有史有誌亦有德慶施
於後嗣公於人間俯仰無愧神也何之驕風馭氣浮
游八極蟬脫塵滓凡所懶公公視爲戲惟此寸心終
天莫既筆殫詞窮繼之血淚嗚呼哀哉尚饗

祭泰山文

敎謹按道經泰山乃　天帝之孫群靈之府世人
生死禍福咸有所專屬下濁愚昧不能測知但五岳
之祀肇自百王茲惟岱宗是稱雄長又奠位東方盛
德在木匪惟造命實乃好生敎聞聰明正直爲神詎
求諂瀆宜神所鄙斥何敢效蚩蚩之氓是以一身禍
利仰瀆　神聽惟是敎生父封編修建家今年七十

有二其於百齡大數尚餘其三生平質直樸誠神所
知鑒近年以來頗傷胃疾吞酸作逆飲食妨減惟
神俯念悃愫曲垂庇佑錫之平康申之遐齡以終百
年之覡敎將生生世世仰戴　神休無有窮已惟敎
生命修短應有定數願從減省以益父年餘無所禱
惟神鑒之謹告

祭餘糧山文

敎惟福地名山皆有靈神司守敎何所徼福於神獲
茲休庇享有靈區緊神之德實敎子孫萬世之所憑
載也今將以本月二十三日丙寅葬亡妻胡氏亡妾

趙氏於兹土先此告虔於　爾大神惟　神益垂庇佑順　天降祉俾世世多生賢子賢孫上以福國下以承家啓祚若其匪彝不德暴貴横富豈惟家門祖宗之玷抑亦　爾大神之羞教所不願也教又聞陰陽家言年月日時四時方位皆有吉凶諸宿互相臨制此古聖賢所不道俗人無識妄有拘疑教則謂吉凶吉人自宜吉星拱照人有改惡從善星亦有化凶爲吉仰伏　神威永永屏除諸惡煞無令得近兹土以干　上帝福善之顯命謹告

祭亡妻胡氏文

嗚呼自吾妻之歸我而吾身之飲食寒暑無不適也祭享賓客姻族之需無不給也僮僕使令不嚴而趨事内言不出外言不入也妻之云亡迨今十有二年今吾每事追憶也今吾名位漸進於前而吾妻不有一命之錫也豈不痛哉兹若擇地厝爾於樓山之陽以妥趙氏附山川降祥天人叶吉爾可妥靈於萬古之宅矣其尚庇爾子孫永永千億尚饗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五終

濲水陸可教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曰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仝校

書

南旋與館中諸年丈

翁仗庇已於十月之朔至茶城阻風小駐望徐州咫尺矣屈指別來已餘月夢寐笑語猶時時左右想諸

丈於弟亦如此耳弟此行自苦憶知已外無所不適意今略敘梗概以代一夕之談向者往來濟上側身以望泰山而不能一往謂在步履之外可俟異日也今且漸次作家居計且爲家君有所祈禱遂決策一行自濟源登陸而東二日至陶山見峭壁匝山而旋意其有奇因詢輿人云其上有七十二洞精魅所窟宅東西有二關若可游也遂因輿而西至宿幽棲寺陶朱公所嘗隱也次早杖策懸岩間一登得數洞有名者三餘皆榛塞然其奇處乃不在洞倘佯有奇覓朱公故跡無所得山僧指引有西施洞在焉因顧眄欣然興弔古之感已歷絕頂而東古剎荒涼與西寺前過剎孝燕水亭高柳千株水汩汩從地起泛而爲池因憶用韞兄所稱家園景物略相似而更勝不知何可得一觀悵然久之是夕過金牛山脊聖寺宋真宗所嘗駐蹕也其側有季同川中丞書舍蘇爽塏可以望岳寺去肥城僅十里弟不欲以供饋煩有司遂因留宿而地主甚賢不廢果饌之供皆謝去之次日至靈岩靈岩奇勝聞天下乃弟杖屨所經仍有勝此者砥可雄視江北耳其山大略四周如雉堞諸水泉亦奇古碑刻不可勝讀惟正北峭壁逾千仞而前湧一岩

正方數丈而下有佛窟像亦鑿石而甚精望之如懸觀甞濮間問之僧曰此所謂證盟功德也但峰險阻不可登且棘榛久塞矣問上有人乎曰有一羽士人歷歲不下仗樵者致供耳弟因思樵者可至余何爲不可遂使策而上至其嶺比下已昏黑巡行壁間學游夫手書詩一首黯然起離索之歎明日登岳由北麓而上初抵桃花峪是爲岳趾自此旋轉而上逾四十里泉石歷歷如畫夜半始至隨一僧至日觀峰觀月出因臥其上以待日所臥處乃方丈室石左右兩窗以敗茅障之大風撼而不入寒氣亦不甚覺寒山

靈護我耶所見日出誠奇然不能如穀山宗伯所摹
寫惟月出絶奇緣是夜晴天一碧白雲發自山腰平
鋪亘千百里而弦月如船破海而出青白相盪風鼓
其中大略如雪山驟移銀海乍漲晶光上射月成五
色郎山居羽士亦錯愕懽呼以爲目所未見至日出
後雲鋭起如煙須臾彌天咫尺無所覩至禮元君岳
神畢雲日頗開遂陟玉皇頂摩娑右石刻而下尋命
短輿覓黃華洞相傳謂玉女眞修之所其地僻在山
劬石壁造天如積鐵仰視令人危慄此泰山第一佳
處也呂心吾中丞著文極詆之殊謬此君似不解山

水趣耳余徘徊其地移時不忍去而雲氣浡浡來撲
人細點沾濕如雨遂亟策歸寓是日大都行雲霧中
午刻雖少霽四望亦無所見因自笑游山值此山靈
之謂何復默禱岳帝及元君丐一日快晴詰朝昏霧
如昨而意氣覺爽復仗策邀日觀峰則疾風一掃纖
翳不留久之日輪絶湧出而齊魯千山皆争奇競巧
自獻於杖屨之下快哉宇宙一大觀也是日岳之上
無高不登岳之下無幽不探茲行以爲暮年所至
絶不飲酒惟淪白水採黃菊釀之風味更自不惡惟
是日遇會心處輒呼大白浮之豪興頗劇僅不得諸

丈在無可與語又自念郎得諸丈同行亦不能冒寒
侵險共此奇賞以此自解然亦不勝悵悵矣嗟嗟山
水多情腰腳猶健欲纓何物羈我若是俗哉尚子五
岳之游何待婚嫁之畢哉余素懶作詩茲游頗爲景
物所勾引又輿中無事每有所觸輒筆識之不覺累
牘錄以一通似諸丈便中幸教之日來諸丈起居況
味何似憑余二丈武闈所得必多奇俊人便多惠我
錄數冊弟見十七以前邸報江西山東頻缺督學而
不及鄒公亦不見陪推何故今聞缺復出若又不得
前所云云便成虚語奈何東西兩營遞來復何似近

見椎虜之報君果如此賊中宜有變不知諸公赴
應何如耳第一路接見有司無不言於備倭之役郎
如山東一小邑皆費火藥萬斤大邑及州倍之造物
旋生亦且不給似此處分作何底止言及令人短氣
劉沅不得久留天台正坐如此塵心未降耳弟雖懶
之衝口輒發少陵有云絶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物
情莫奪理有固然諸丈皆苦知者得無以余爲大饒舌
茲因黃丈送役回附報不覺縷縷後會未期臨楮依依
愛

與王相公

方明公杜門待報也某以賤體在告彌月不能時候
起居比　廷試畢事叩閽上謁而門吏以衰裴方冗
固謝客於時猶謂得與儕輩趨風道左少展戀別之
私而台駕侵星西邁矣明公日居端揆即累月不造
門不敢以跡外自疑何宜於去國之日乃爾耶即百
喙無以自解於門下矣明公名世宏猷百不試一凡
在有識疇不爲蒼生惋歎然一去而俾　聖主知
有不可奪之大臣左右釜扃之間知大臣不可以輕
得志而不敢有所睥睨斯亦明公所爲有功於　宗
社也豈直一時高風亮節夐絕近代已耶今　聖

主端拱日益深嚴內外釁端紛其未已即如西陲一
事竊謂應機不失幺麼逆豎固不足平而今乃遲迴
至此天下事何可復量無論有識翹首明公出處以
卜時世即明公亦豈能恝然於箕潁之上哉夫明公
之復出四海之幸也其不復出百世之風也某也竊
不勝其憂時鄙念不能無私望焉使旋屬賤體猶在
枕席草草附問惟炤原是荷

奉王閣下

往歲南歸幸得一叩函丈伏領終夕之誨別後耿耿
不去於懷比聞台駕抵　京仰惟　宗社生靈有
所恃賴良以慶躍然不敢以門弟子之私唐突馳賀
亦緣素悉高懷厭薄苛禮故不自知其簡嫚之罪耳
後再修短狀附誚告之使恭候起居皆中路而返實
中道聞命之故所恃師臺夙愛悉其跡愚不遂見擯
於門下也伏惟老師以高世之望確然之節迫於
眷召入秉　中樞偶以傳旨稍速頻滋多口蓋不
諒大臣謀國委曲調停之意而妄以常人之腹度之
此其識見不足之故不足深罪也故自秦交一疏而
天下釋然服老師之平近聞撤兵一票而天下翕然
服老師之斷乃知人情雖靜躁百端終不能出大君

子之範圍幸益虛心平氣始終以德量鎮服之天下
苟甚某行能淺薄無所比數過蒙採擇畀以師儒之
任敢不殫盡職業以副盛心惟是　南雍百務事等
餼羊精神既不能有所感動才力又不能有所振刷
所恃成均爲老師首善之地流風遺教宛然心目曩
必有所深槩於衷而未及釐正者惟不惜餘誨俾門
弟子得奉而行之豈惟某之幸將　南國青衿有大造
焉某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與趙閣下

某之乞南也伏承手札諭留再四人非土木能不銜

感雖數載鄙懷難於頻抑乃大君子惓惓援引後學之盛心肺腑銘之矣伏庇已於月之四日解維而南回首台顏瞻戀何似伏惟吾蘭山川秀發之氣歷數十百載而鍾於老先生唐宋舒范兩公雖居其位而其人其時皆不足以當之惟老先生以 清朝碩望驟秉 國成又當 聖主恭默之時四海多艱之日上天眷矚夫豈偶然某於門下誼稱父執情則世姻重以師友門墻淵源所自安敢輒自嫌遠同於流輩竊思 報德莫若盡言矧承虛佇之懷時屢下問而老先生高風雅量冰清玉粹無可疵瑕即欲妄

效謭謭之鄙忱無容措口惟是叛逆未平倭夷孔熾 帷幄指縱國命所關如閫外閫之論僉謂目前處分徒滋扼援無裨實用雖有識之士皆知歸過主者然安危注意實惟老先生一人某日夜疚心每思得言而獻以仰裨千慮之一得而言詞蹇拙銜口輒止兼以更僕未易殫陳略以鄙愚效其梗概則妄謂當今大計與其多事以生事毋寧無事以待事而已夫事事欵豈患其多如其不然後將無[illegible]且一方有事天下驛騷而竟無益於勝負之大數其效已見前事矣竊恐異日之事不幸有出於已然之外者 國力將遂至於不支也矧內釁可憂更甚於此所幸正人秉軸世道人心猶有所恃耳夫聽言固難進言亦難如某之言猶有不盡何況其他更惟老先生不厭旁搜博採以佐 廟謨天下幸甚

又

不奉台誨者二閱歲矣時時得從尊府叩問起居萬福以為欣慰又屢於邸報中捧誦 溫旨知
聖眷隆注不為浮議之所搖撼天下幸甚竊思老先生清操雅量寰宇共推何至變易黑白如悠悠之口今人憤歎太息莫知其故夫以老先生功成志得即

使一旦浩然徜徉於午橋綠野之間何所不得所歎世道嶮巇 國紀陵替耳今 宸眷方殷想未能遽遂所請然竊願老先生常存必歸之念彼讒邪之論若飄游塵適足自點不足復置台抱此某自盡語札即擬秋杪刻日首途乃家事所牽不得已復備啓告之舉孤負知厚自省不能爲懷第念[illegible]亦不能裨勛於萬一以此自解又仰恃恩私當得遂其偷嬾是以冒昧陳乞知必垂原亮所云請告之事不敢唐突別具副楮併希炤詧不備

又

嶽附啓以其踈庸猥躋卿貳愧幸何可勝言兒　畱
都距浙一水而近揆之私計復愜素心自非台慈體
悉何以得此又犄疏役回拜捧教札惓惓引拔之意
人非草木能不銜感敢不勉就驅策仰負恩私乃今
行與疾會勢極阽危宛轉牀褥之苦既非筆端所能
具悉又家君老矣人情以官榮愛其子或不以遠道
爲念若以危疾相傳計必大增憂念有不得不爲返
棹計者此又非疏中所敢備言也因伏自惟省榮月
至此萬萬已溢分涯若又復且前且郤坐邀　恩
命其爲罪戾益復難逭緣不得已以依致爲請載惟

老先生高風粹德素爲海內所歸往乃近者悠悠之
口動以姻婭爲言始知世人目睫直以往事相疑耳
某夙承厚愛非敢自踈外于長者顧不能裨助左右
之萬一而乃反爲盛德之累斯又鄙衷之所不安也
萬惟俯賜原察特垂矜允幸甚

又

秋間家叔某往便附起居想已達記室矣近日以舊
恩仰干鴻筆餘非某所敢知區區下悰實繫此一即
台履萬福少紓潤抱耳褚末所云欲惹杖屨於六虗
三洞之間誠爲鄙願乃近見邸報知　聖眷彌殷

已不能自遂其拂衣之志惟有益攄石畫以弘濟時
艱斯則四海蒼生之所仰望不敢復以一人之私爲
言矣汪令君入覲復此附狀遞布懸仰之私此君政
事種種卓絕而本之以眞誠愷悌故覲朴不事而行
獄一清逋負畢集以吾蘭之疲劇而門庭終日闃然
此尤夙昔所不見者不知於古人何如耳今大計在
郎例有卓異之科竊謂宜首當之適我翁執事誠千
載一時也然今時挾論橫議者多憚以老先生爲私
其所愛則又不若不言之爲愈也其誠爲一邑喜得
賢君故敢私言之病中勒狀不能細縷希亮

奉張閣下

某受知於門下有年矣往者東山未起蒼生之望無
日不貯於懷乃台駕甫至而某適有乞南之舉雖數
載鄙懷難於自抑其若仰虛接引盛意何瀨發之夕
重承款誨怏悒而別不知所云蓋自解維以來無日
不翹首台象也伏惟老先生名世大儒誕膺　特
召茲　國事多艱之日　聖明恭己覽一二元老
是憑是藉惟百凡爲時自愛以幸天下是禱某也豎
儒無所知識目前事變竊用疚心非謂叛賊倭虜遂
足爲吾大患謂所以處叛賊倭虜者致足他虞　國

力將遂至於不支也夫一方有事天下繹騷似此處分後將何以繼老先生之明略豈待鄙言之畢哉至於內事可憂更百於此所幸正人秉軸世道人心差有足恃耳某於世故素不經懷近乃不任嘵嘵取憎多口杞人之慮容亦可思輒敢於知己之前略陳梗槩惟台慈炤亮不宣

與陳閣下

某自未出都門時獲聞緒論於大君子謂今日之急惟在鎮靜無事以延 國脉退而私識之竊謂我翁異日入秉 國成必有大造於民社天下幸甚比聞

爰立之 命而後喜可知也昔先尊太傅首陳大疏於 先皇新政之時設使盡行其言中外禔福當更何似乃意有所避飄然高引以貽其責於我翁我翁今日之命家國忠孝一身肩之昔吉甫之業至文饒而彌光文正之名得忠宣而轉粹唐宋盛事與今而三斯實 昭代諸公之所不敢望也凡有識疇不爲蒼生稱慶而況夙承道愛如某者哉顧奉違以來忽焉二載遂不得追隨寮寀之末一展賀忱其爲罪歉何可言踰敬此專使馳狀仰布鄙忱不腆賀儀不足以當從者聊用虛文成享而已伏惟鑒存[illegible][illegible]

外請告下情不敢唐突謹具副啓併祈炤詧不備

奉閣下申飭監規書

謹啓某等菲劣無所比數老師特垂門墻之愛非分拔擢俾叨今任受事以來夙夜冰兢念欲稍有所振刷以庶幾不負任使顧人情積玩士習久偸約之以法而使之無越猶易勸之以善而俾之自奮實難自非借重 廟堂之申飭雖諄諄脣吻無益也用是不揣愚陋有所陳請其大意不出先輩唾餘不審仰當尊旨萬一否更恐賚望淺薄言以人廢伏乞垂票擬之際假借片言俾當事者不以小生謏語而敝箒棄之

豈惟某等之幸哉又近議貢額一節繫分南北重輕不特衆口囂然難以喻止即某等亦自慚於應答矣今不敢復望更改前議但以南中照例加額爲請或於題覆不至相妨至於屬官行取今亦見行第緣遷轉不及期耳該部諒無阻格惟是中見禮節會經張老先生特疏僅改監丞一人某等何能以口舌爭之然重道隆儒自是大臣盛節彼其賢者亦無容嘶此瑣瑣爲也以上三事非仰藉台論莫能得之主者更希垂神荷甚重念老師以名世持衡趙張二老先生又皆以鴻儒碩德並爲海內人士所歸往昔夙又皆

借重成均之師斯亦兩監千載一時也肙賕仰干不勝悚惕待命之至

與陳冢宰書

敬啓我翁清風直道爲　國持衡倖門既塞賢關自啓懷材抱藝之士疇不爭自濯雪仰冀甄收生等待罪南雍日夕所以祗勵各屬者未嘗不以斯言爲口實也玆因申飭監規有所陳請内屬官行取一節貴部未嘗廢格不行特因遷轉先期資俸不及耳儻許量留賢者數人以存其名或亦事勢所宜非生等所私望也至於諸生聽選其不才者自不敢仰希拔擢

才者自蒙奬進就中云云資格原無相遠區區之意不過欲責之以實不得不勸之以名我翁爲　國典賢諒無靳片言之假借矣又屬官中見之禮先輩或以衙門體面相與爭執生等則謂貴部統領百官六館亦其末屬高下在意何所復云云第念師儒忝有所褒進下則爲破格之遇上亦成下士之名鈺衡之地固不以是貶尊也夫抑成心以成盛典非大賢不能我翁固所稱大賢君子也故敢冐昧塵瀆外揭帖一封附覽伏惟裁察

與盛宗伯

近得邸報知我翁入秉銓衡四遠人士喁喁歸德爲正人君子彈冠之慶乃識者則猶以　密勿之地日夕爲蒼生注望焉某等夙忝寅署未行喜躍何如不敢唐突修賀於下執事竊謂大君子厭薄苛禮不欲仰瀆淸嚴耳兹因監役之便敬布鄙私不揣爲申飭監規有所陳請敬具揭記室自知識見卑淺無足採擇所冀我翁夙愛必能左右提挈之且成均固夙昔過化之地也諸所云云宜必有槩於衷惟留神裁允以終惠於胄監師生豈某等敢專承之臨楮無任悚仄

與羅宗伯

敬啓伏惟貴部爲風教本原之地所有成均條飭皆夙經裁定某等不過奉而行之耳敢以鄙見妄瀆紛更惟是積習久頽虛文成套欲稍有所振刷之不得不責之以實而借之以名非惟綿力所不能任抑亦事勢所不敢專也用是不揣固陋有所陳請我翁亦嘗辱涖兹官宜必有槩於中者矣不以人廢言矣惟貢額一節驟分南北重輕無論衆口嘩然難以得驗即某等亦自慚於應答矣今不敢望更前議但以南監照例加額爲言似亦無妨斟酌也其餘事屬他部

亦惟鼎力能得之幸無惜齒牙餘論以終惠兩監師
生豈某等敢專承之臨楮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與顧文選

欽仰高風積有年歲雖不獲一通欵門下鄙衷耿耿
竊附神交茲因敝衙門便役仰叩起居萬福外有所
啓敬具揭帖貴監屬官行取一節貴部未嘗廢格不
行特因選科先期資俸不及耳儻許諒畱賢者數人
以存其名或亦事勢所宜非生等所敢私望也至於
諸生聽選其不才者自不敢希拔擢才者自蒙獎選
就中云云資格原無相遠區區之意不過欲責之以

實不得不勸之以名耳又屬官中見之禮先輩或以
銜門體面相與爭執生等則謂貴部統領百官六館
亦其末屬高下在意何所復云第念師儒冷秩有所
褒進下則爲破格之遇上亦成下士之名銓衡之地
固不以是貶尊也夫抑成心以成盛典非大賢不能
太宰公及門下固世所稱大賢君子也故敢冒昧塵
瀆是炤原是荷

與工部

敬啓不揣爲申飭監規有所陳列其號房官舍一節
事屬貴部當時詘舉盈之日迂闊之談或無當於長
者但念所費無多而於作人造士實爲便益別修之
初敝之時與剏之既圯之後其爲工費更自霄壤大
君子爲　國與賢諒不以人廢言也外揭帖敬上記
室伏惟畱神省覽是荷

與戶部

敬啓不揣爲申飭學監規有所陳列其逋負一節事
關貴部竊査先年徵解原自依期亦無欠缺何緣近
歲所負至此或因荒旱停徵一二年後遂成弊竇耳
不知本監所輸於該省郡不至萬分之一而費用毫
不可減即今寄貯江寧縣庫僅盈二千而師生俸廩

皆在焉明歲科舉届期更難處置斯亦大君子所宜
動念也外揭帖敬上記室伏惟畱神省覽是禱

奉王座師

違教以來心懸懸隨車轍南也比聞新正十三日已
抵潭府殊慰遠念日來台履想增和適計家享祖了
便可高枕白雲下視塵寰眞如溷夾矣始老師作歸
計時其外衆之人內籌之已躊躇累月既念出處大
節不敢以眷戀私情仰妨高蹈故遂一意從臾之今
函丈乍違諮諏無地徘徊舊寓悵然失所依歸客退
事閒輒南望浩嘆而已然每有所接對無論相知舊

函丈不俯諒　函風峻節邈不可攀其亦因以自信不敢以世俗事　師之禮自效於函丈也其今歲擬乞便差歸壽老父　且得取便道謁山中言於宗伯公所乃以舍親祝侍　御罹此奇禍計逮至之日已迫　一冊封之期義不可舍之而去必待事定方可徐圖進退私恨何極祝　君如果不肖其便宜首絕之今其所言皆該差常事　又不得實江右諸公咸爲扼腕所以致隙皆能言之　世稱仕途爲蛇蝎聚會之地良非虛語老師超然事　外當付之一笑也臨別承垂許老父壽章老父自垂　髫知名於時邑先達唐文襄公督學孔

文谷公皆一　見咤嘆稱爲奇才大器自文谷公而下十九首薦不　以常科待之生平於經書奥義頗有著述乃竟蹭蹬　以老今雖以其受　封官非其志也惟得老師一　言爲林壑增價耳附使而請於他人爲罪老師猶父　耳不敢以彌文進也頃所聞內賜事作一秘記上之　記室直述其事不敢文飾李殷二公集敘如命具草　附覽亦以前祝君事不獲覤思想不中斤削也何老　先生及何太老先生向有書見及始謂附歸軺報謝　比老先師行又以賤恙中止以此行之長者其非人　哉今具二啓附上對使者九頓致之見聞幸爲開罪　其以病目不能手書二長兄當別附啓外所餘新俸　附歸公分亦從供給中處訖併聞左右餘不一

與馮少宰

向來比屋居　出則走馬相過逾日不見意相念也別來忽已二載　書問亦復杳然以弟心之耿耿知足下之懸懸也歲　內齋疏仵田於任丘道中接得手書娓娓累紙展讀　數過如奉面語慰快可知然頗訝之似有憂讒畏譏　之意不知其解足下皎然白璧即　云云者意見時有　異同誰能爲足下軒輊何物毀譽足相

點涴然所謂　靜默自處自是事理所宜足下今所居地與昔頗異　地旃爲世道自愛弟山居靜觀頗久見天下事只宜　漫爲漫止都無是非都無工拙即孔孟皇皇汲汲半　屬多事以此欲自放於山雲水石之間惟是故人一　念不能了斷當是宿業所牽纏耳足下以故吾相視　得無謂斯言爲誕否近者承之幸叨南轉優閒之職　佳麗之地皆與嬾性爲宜初無固必不就之意但念　既就之後遂難脫身今者中途感病假是天解其縛　故欲乘此遂作乞休計蓋前者再行請告俱叨量轉　若又復爾前却是乃偃蹇家居坐與

恩命縱人不我罪其若自恥何望足下與余文委曲成就之家居遠道遣役甚難舍得決絕庶免牽挂耳元老情爲姻婭非心相知內蔽於皮相外縛於世情若非二丈力言必不能如意也

答馮祭酒

往歲三春問亦三枉報札皆爲諸生丐恩故然因此得通問左右不自知其煩也今足下重蒙垂念特遣沈生枉訊雖亦以此優假本生然黽勉如弟何以堪此耶新刻二書皆出足下手校再辱嘉惠尤荷尤荷承問先人襄事已在往歲八月中地去家僅半里龍

脈雖非尊特而形勢亦頗完善安厝先母已二十年家下頗安寧無他遂不敢輕易足下欲出奇秘之術爲我卜吉深感厚意然足下亦安能遠抽身作青山白雲中客耶來諭時事種種驚心卽知東封一事了而不了不惟無以羈日本之心而且將以激朝鮮之叛本樞力有此事自有他故乃吾邑首揆公必欲以身爲的何耶然此可爲知己道勿以示他人也至於目前之憂乃在採鑛弟已逃形絕影萬山中恐出此事或從山間發不能安此丘壑也近嘗得山居數椽當冬春積雪時萬峰玉立四面環遶宛在水壺中不減

鐘山勝絕但耳聞弟方呻吟牀褥間惟閱飛霞撲窻聲耳緣自維感以來重之以多病登臨杖屨悉已屏棄足下意嗣宗不廢杯酌此誠不能盡絕然已非故吾矣手瘡至一歲不能櫛何能復執筆著書也南中二三兄弟誠大寥落然時時猶得　京華故人音問惟小馮憂歸悲苦離索當如弟聞二雛又失其一令人念之然弟向嘗以商瞿見許當無慮耳沈瀛老嘗聲欲訪我金華三洞之間果爾亦一佳事恐特虛言耳便風附言不覺縷縷手瘡不能把筆希亮

與許少微

自足下歸弟無一价之候而華札厚幣再賁山居乃弟不以形跡自嫌亦知足下悉我嬾廢不遂以形跡見疎外也然故人之誼一何過厚令弟何以堪之謝謝弟近叨南轉不惟慵性所宜兼可便奉家杖屨其於私計誠快弟從臥家山而再辱　朝命無論過分抑尤弟亦汗顏自愧也但不可復宿命於家稍俟春色和煦當一拏舟至武林遂作乞休計耳古人作吏不肯過六百石鄙人不啻過之何爲棲棲不遑寧處弟向初無引避意恐此復有不得引避者斯言惟知己可一聞之耳柄政之言乃世俗所相調笑何爲足

下亦爾耶雪窻草草附謝厚貺謹完璧此分例所不
敢當也併希照原萬萬

與張太府

聞兩學諸生呈舉鄉賢甚盛典也有祖姑丈故工部
郎中姜公諱綱者耿介清貞終始一德其大節在議
大禮不合於時宰與之絕交因而見斥方今制不敢
言方之濮議要不失昔賢志槩矣至其居鄉懿行郡
邑人士類能稱之不敢殫述因當時丈宗陞任因循
至今斯亦其後人家窘而情涣之故耳又有先伯故
禮科左給事中諱鳳儀者立朝端亮居鄉清苦初以

直言忤　先帝幾罹不測前後數十薦起補原官
聞　命而卒志節皎然．朝野共悉此二公似於
俎豆無愧也向巳申呈有緒狀惟大君子敦尚風節
道同古人故敢此所聞薦若止以姻族之誼妄為緩
類以誤台聽則　生宜見斥於門下矣惟炤原幸甚

與孫月峰

教於門下未能數數也然鄙心向往曰亦在焉私嘗
屈指交游中謂門下淵澄玉立今之時彥更無其比
邇者犄重[illegible]東土東土之民何幸焉[illegible]消
息比來彼中何似門下沈幾密畫必能弭寧有備齊
魯六郡之民可安枕無虞矣日者東西失事門下討
巳見悉將來收拾不審竟作何處然其[illegible]倭賊不
足慮所以處倭賊者足致他虞耳　帷幄密議非
瞽儒所知竊有味於昔人兩玦之喻良以太息其乞
留院已得　命月間便可鼓棹南征矣從此音問
日遠日疎臨楮不勝耿耿

與　幕府

伏以　節駐西郵兩屆絺綌之候賜分　北闕再辭
疏爵之珍方觸熱之是虞伊執清之有望恭惟門下
[illegible]霜凝雄才電掃黃鉞一下旋收六月之功白[illegible]

鼓掉來息三川之瘴仁風慰黎庶未酬雅[illegible]於[illegible]
盡暑來故人轉挹清塵於庾亮驟覩八行之麗詞[illegible]
五字之奇皎皎寸心遙想峨嵋之半月緜緜遠道坐
分巫峽之長飈期把握以不忘愧奉揚之無地謹[illegible]

與朱巡撫

徒至辱華札過承獎借逾涯發緘汗慄豎儒何以堪
此邇者不度而進言亦緣當事諸公未見成畫或有
[illegible]妙巧非淺陋所窺是以妄效一得之愚欲裨萬全
之筭固知鄙儒尋灼無當於時務也明公顧何以見
而取之雖然欸欸之忱亦願有請於左右[illegible]見

手札於章掌科處知明公一至而士氣頓倍竊意襲
底之智足辨此賊今日之事豈勢有所旁掣不足展
其大略也耶近者攻城之舉竊觀來奏知非明公本
謀然長策制勝竟將安出又聞道路之言頗謂上下
異心緩急殊指重以　天威叵測觀聽日異權分
勢激或有他虞所恃斡旋其間者惟明公耳昔人於
杜當陽賀文禕皆以能輯和諸將見稱二賢之事非
明公復何望焉其他控馭機宜彼中必有成算區區
之意要在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可伺隙而取耳不鑑
高明以爲何如狂瞽謬言不勝悚仄惟炤原是祈

答樊憲副

一歲中再辱遠訊高情雅誼中心藏之且珍藥之惠
適濟病軀所乏特以過多爲愧耳銘謝銘謝李遊擊
遇際門下可謂厚幸渠有書來云一身不勝上下之
目攝危苦特甚得公周旋覆庇之鄭重寄謝此非特
本生所私感亦所以推愛於僕也更望始終培植俾
有所樹立於末路人非木石敢忘所自哉來諭云撤
邊備以征倭此當事者大失計然已無可奈何惟有
加意防守以默杜意外之虞耳至於年來議論東事
總堪捧腹固非野人所敢盡言若遼左空虛而須兵
補此則可商於當事者且遼左之役有警則議兵無
警則議費彼能數來吾不能數往此明墮其術中而
不覺也蓋議封之時彼綻畢露彼狎而我悉之久矣
故我動則彼靜以玩我我靜則彼動以挑我而我乃
彼靜亦靜彼動亦動以自爲所挑玩至乃撤邊卒以
赴之是何異割肩背之肉以補手足之疾乎僕山居
不時見邸報至今不知孫月老爲何去國此君武略
僕不能知要其品格非庸庸者讒口巧中此其故不
可言令人彌增浩嘆耳野人杜口時事久矣因知己
談及不覺縷縷毋訝

答李遊擊

歲間再辱遠訊重之以腆貺愧何可言且人參之惠
正濟病夫所乏然何用如許多費也謝謝承諭讒嫉
爲祟此宦途所同患然竊意鞱鈐中尤甚如公等出
科第者又加甚謂近利之與姤名兩當其衝耳除此
直須以含忍當之蓋文吏中容或以氣節清高自標
異其於進退間猶可輕決若武臣則惟有一意爲國
立功立事可自表見小小謗議屈辱一切置之亦不
可輕易與人爲構也僕向謂人不宜相比亦是泛論
人情苟能內愼諸身而上下調劑應之亦[illegible]之

有惟是兵伍抽調邊備空虛此則在職者所宜慮意外之防倍宜軫念想上者必自有石畫也來諭云欲從諸豪士奮身東征夫苟能一決而靖海氛豈非大丈夫殉國之雄圖哉然竊以鄙意料之　廟堂固無必戰之心倭亦無決戰之事戰亦無必勝之策勝亦無必賞之功大都我往則彼去我歸則彼來彼去固可張以為功彼來亦可諉以為罪此其利害猶在兩可間不敢從臾足下若受委而行則無不可耳兵事勞苦百凡勉𢡟是望僕於他要地此時不宜遞書奬道處代為致謝更始終委托之彼雖不能大有益於公然當道之毀譽必先聞之亦一助也向記東房貴座師是張元冲想時與相聞僕不遑問者二十年矣言及悵然

與張鳳梧

都門兩閱月迄不能奉欵語比台旆旋行又以抱病偃仰牀褥問不能趨送道左其為罪譴[illegible]何可言又承委正學碑文亦坐前恙未能[illegible]筆尤用懍懍所幸長者心亮之耳茲因章氏人便附呈起居併聞罪於左右且有所懇敝邑章文懿公道德文章表儀當世　文廟佑食輿論歸心此自明公所素悉今聞郡邑諸生共巾前請章小山公欲索書生致之按君李公祖　生　謂明公與禮勸學以風八邑文翁而後世不多見即李公祖有所可否決於左右片言耳且崇儒大典在文懿公則為公在小山公則私　生　以文懿公而倡言於明公則為公以小山公命而致書於按君則為私然流俗之論或以私壑於小山而併置文懿公則又私之私者也尊裁以為何如抑亦復有鄙言惟明公必願聞之何王金許四先生躬衍程朱統緒而傳之今日元儒許魯齋雖有儒者之功而四先生嚼然無所染於當世粹白且過之其當侑食　文廟明甚傳聞始議時以一郡四人為太多而又不可有所去取併罷之此正學祠之所由建也嗟嗟允若斯言彼七十子夫非十九鄒魯出耶奈何以郡為斷也儻明公遂發此議於李公祖以萬一得徼孔孟之靈於五先生斯亦曠世之盛事也伏祈附言不能縷縷希炤原又奉尊諭馬君已行後托敝同年高納齋言之但渠且過家未即抵任耳劉公祖不及另啓幸為致意

與汪手崙

近得暴疾粒米不進者旬餘今叨庇向愈矣承大貺

愧感交幷不佞儼然衰絰之中爲無稱賀之禮矧又非其時乎然父母之賜也敬領壽桃及程儀以識雅愛餘不敢當也辱諭鄉約條章精密婉至宜其有當於識者不佞嘆服之不暇何容贅一詞哉然不佞觀門下爲政大得古人之意誠非後世才吏所能辨當事者不審能悉此意否所望益加勉焉以終大惠於敝邑耳近日得童懷愚書云門下聲望日起　京邑首推公稱之謂大類子產僕不喜門下之見知而喜此公之知門下益以見毀譽之不勝實耳敢以附聞併以相勉伏枕叩謝口占不盡

與沈巡撫

往歲過楊李造門不及一見迄今念之昨歲再往返以夜不及入郡城計彼時僊旌猶未發遂阻晤言歎可知也使至得翰札具審旌節已駐會省百城吏民聞聲景附踴躍何似門下高風亮節一時名賢推以爲鋒今日之起家正人之慶也矧三秦重鎭鎖鑰之任　簡畀不易豈惟一方賴之寧今虜狄方熾內釁已作寧夏之事厥爲亂階諸邊騷擾餉饋方窘竊意群不逞之徒猶有伺隙而思動者此不可不慮遠然君子之隱憂也其實私論謂天下之事其始必慮人壞之而後忠義士當其難幸而不收效於姦雄國猶可爲耳卽如今日之事豈待明者而後預見其然哉與言及此可爲浩嘆然非憂國如我公不敢以此言進懼以書生唇吻見嗤也使來附謝併布區區惟炤存是荷

與劉司理

酷暑不可耐又直冗中特承專人遠訊具悉垂念懃惓感感頃聞貴衙多事悗嘆累日然此亦無可奈何達人可以理遣不必過縈懷抱獨尊大人過蘭先期不相聞不能一晤水次爲深愧耳辱諭云云此自僕

素懷日已具疏欲發忽叨今轉蓋當事者下體鄙人將父之意而曲處之老父欣然遂欲一覽　留都之勝因擬秋間勉奉一行徐圖進退也且僕由翰學而南先輩無此例若復偃蹇不就正恐觀者未免以俗情相窺耳僕於古人問學不能窺其藩籬惟是出處一節自謂無可無不可知我者以爲眞不知我者以爲誕無庸語人也常居自笑身所居官正如冠帶秀才無所不可稱顧此師儒之任自揣不能稱知已何以教之國學廢弛已極欲稍一振作之而舊套拘纒不可復解若以精神與士子相感動冀萬一有所興

起此乃大賢能事僕何足語此進退殊自彷徨奈何涇汗如雨不能自具答草草附謝希亮

與烏程君

北歸垂發使人以翰札至具悉雅愛懃惓兼以推分老父腆貺種種銘刻何似花幣不敢當餘敬登領專此附使布謝外諭聞命矣烏程雖稱劇邑以門下精敏遊刃恢恢有餘地獨所稱積蠹巨豪强梁梗化頑亦有之然亦在門下調劑耳大都律己不厭耿介處事不厭精詳彼無所忤毋以有心待之彼有所觸毋以浮氣處之惟慎惟勤可以與事惟公惟平可以服

人門下醇雅粹白自宜優此厚左右己亦不敢不諄諄也冗次草草附言餘惟凡百自玉是望

與祝鄰初

昨承盛欵謝謝乃鄙意有所欲悉不欲對吏人言之夫鋤强抑弱古之人亦有以此立名者然循吏往往不爾惟求政平訟理而已苟一意搏擊以自申其志非特事有掣肘要亦非君子平心爲理之道也如閩董濤老一事尤屬未妥公喜自有公法何容小民群聚鼓譟以各逞其胸臆哉夫細民生心豪家所在皆爾恐此風一倡處處皆[illegible]而起[illegible]亂之[illegible]往歲敝鄉因旱勸借未爲大失後遂群聚而掠富人之穀至殺人乃已民情易動而難安刁風易長而難息凡事當思其後不可以意氣自喜也昨謁申老師語次及之亦欲以此意達於門下僕之於申師猶申師之於濤老也門下儻念一日之雅則因申師以及濤老僕之願也不然亦何有於鄙人惟高明裁之門下青年美才後事所當爲者何限豈以一令爲足盡其志業哉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此又鄙人所私囑也舟中多客不能手書希亮

與張岱輿

往者就經問業出入踵武所稱異姓兄弟者吾儕耳卽別後離索之念不甚經懷謂且旦夕聚首也不意尊門遘茲奇禍事屬運數今復何言弟輩常私相評議謂先太師獨秉鈞處自古危疑之地人尤鬼瞰勢所固然然而社稷之功豈其可泯至文猶以餘譴投身瘴鄉迄今不知所坐則弟輩之所私悒悒耳楊用脩終竄滇南至今有識疇不嗟惋然使用修悠悠玉署以至顯榮其文章著述未必能煥然傳後如今日也丈復何恨哉矧以丈之英年遐
主上之仁聖賜環之命會有其時萬萬惟加飡自愛爲禱十年間

潤寸楮莫通靜言思之抱歉何已茲因鄙閽某君之便附即起居外微物不足以供薪殺聊致鄙意而已惟炤存是荷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六終

浮來先生詩集十四卷

〔明〕公鼐撰

明天啓五年刻本

公浮來小東園詩序

予於詩外無他解兩歲客燕於浮來外亦無他與言詩浮來愛予詩幾不知爲予詩予愛浮來詩幾不知爲浮來詩每幸天之目予厚亮予十年已生一浮來以待若雖恐

予詩之無雌雄合者彼生瑜生亮之阨一何鄙予故急欲定浮來詩而因以定今之詩今之詩如市肆雜沮預陳客到便付雖不盡惡草要非思其所嗜而定詩者亦如八寸三分帽子人人可移一人曰必

漢魏必盛唐外此則野狐一人駁之曰詩人自有眞何必漢魏何必盛唐一人又博大其說曰何必漢魏何必不漢魏何必盛唐何必不盛唐兩祖莫定五字戍文今天下蓋襍處於第三說矣三說聚訟權

必歸一過瞬成塵言下便掃其或繼周寧能無說浮來請於此再下轉語予嘗贈浮來句云重開詩世界一洗俗肝腸詩固有世界其世界中備四大宗曰禪曰道曰儒而益之曰俠禪神道趣儒癡而俠厲

禪爲上俠次之道又次之儒反居
㝡下又非其言而禪言而儒子夜
玉樹具有圓寂而玅偈青詞一隮
儒腐便非當行儒詩爲道之濫觴
俠詩乃禪之護法俠之於禪若支
而合儒之於道似近而遠姑舉杜

律二一易見者以証如花覆千官
淑景移絕塞愁時早閉門皆水月
觀而玉山高並兩峯寒有道體無
遠神矣如指揮若定失蕭曹海內
終當借寇恂諸君何以答昇平此
考功簿子而城尖徑仄旌旆愁則

要離跳越矣予何以定浮來詩浮
來蓋俠而禪者也浮來自九歲咏
昭君怨知名海內祭酒此道垂三
十年月露寧復有剩形肺肝寧復
有遺想耶然浮來立於四虛不執
一是竿頭之上更有百尺險崖之

外足垂二分嘗揭走而告予曰噫
其蛇蜿蜒其夔媻姍天外鶴歸而
五峯露寒予得之矣無何又躠蹷
而告予曰噫鄧野立殤谷王洋洋
余頫若閣而柴立乎中央予失之
矣疑得疑失疑失疑得浮來之心

艮苦入艮深從少至老凡歷幾變
不自盡其變未有能變世者七子
以大聲壯語籠罩一世使情人韻
士盡作木强誠詩中五霸今矯枉
太過相率而靡靡坐老溫柔鄉中
豈不令白雲唉入然二家習氣其

來本遠彭澤之變鄴下四傑之變
六朝元白之變開元何李之變元
宋王李之變國初此一時爭王凡
幾興大變在昔如從在今反横而
袁石公之於王李則又於局中打
死劫浮來當此時急須有聊城一

矢便是兩家和事老子蘇雲浦先
生書來云鍾伯敬以揭翻于鱗之
窠窟歸於石公何其勇於受過輕
於供招彼其從旁而窺之者已自
有徐文長在予謂文長以不爭而
變石公以爭而變浮來在爭與不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自述　俞仲茅使歸金陵

七言古詩

屏山山人歌爲李憑君題

壯哉行送光國侄北上

濟南醉後放歌示王太仲

海月樓爲李尊尼賦　傷貧行戲呈蓮尹

行以呂呈發

耳熱歌送周野王還瑯琊

青州苦熱過馮季韞郊居

水張　溪上晚歸

說駕行　觀馮用鳴打彈歌

蒙上瀑布歌

飲秦貨之集虛館同友人賦

漫歌行送端侄北上

友人有嗜飲者其戚勸之不能奋也余爲解

嘲

夏日小東園漫賦　三大功成歌有序

寧夏平　戰釜山

播被執　偶然歌寄慰馮季韞

高平仲兄弟以余之寓山莊也遠餉魚酒而

不一命駕相訪且籠鵞換書作此嘲之

夢與亡友馮和甫劇談泣而有述

弇山謠送君夏陳師遊吳訪王冏伯

楊茂仁書來云濟南僦居乃白雪樓也歌以

寄之

高平仲兄弟赴試濟南阻雨小東時有以海

螺杯見售者爲作此歌飲之酒

樂府詩有序　長安道

巫山高　將進酒

烏棲曲　長相思

戰城南　輕薄篇

晨起視田有客進賢而坐于堂就視之乃兒

子塾師劉叟也以壽觴此漫爲感賦

秋日寄懷馮德韞忝知

游錢觀察先生吾與園觀察諸孫貞甫爲余

兄孝與婿云

壬子都門夢王辰玉

黃山兎柴圖歌爲張濟美給諫賦

寄馮季韞時官咸陽　晩秋西郊感賦

秋夜飲秦質之祠部舍中醉作

送侯得一大行奉使南還時余亦有江南之

役

朝天謠　圜講章

西臺吏　趙沛口

出靈巖又成長句　看泉

建業篇　大風雨

蘇臺行吳人有所苦而作也余聞而傷之亦

賦一章

城上　宿古亭驛

過東門里展祖塋恭述

觀海　渡江

尋龍歌贈李和石　雙烈卷爲劉吏部作

貽撈齋醉後同邢養敬王元起賦

鬢鈎

送高衷白出守淮安二首

秋夜與周野王飲楊茂仁旅中

梅帳爲周野王題　曲流觀

賦得窻有風爐有火　燕寧宮

彈江州

同李漱玉方伯房潭柘參知孝與家兄泛舟

海淀

雲間樂　感事

讀王季木嵋居詩　吳太公眞

與吳浮玉給諫　萬歲夜

寓中同李重季大分得有字

劉敬仲　朱五吉

丘介子　悲遼東

李太公册子　杜松

五言律詩卷之二

除日二首　辛卯紀事二首

冬夜　齋居漫興

莒州道中　春日山行失道

五言律詩卷之二

答贈趙肩吾中舍二首

春寂廊秋日即事　秋晚

家東　家南

家西　家北

晚至村家　冬日庄居即事

郭百原學博落第後過小東訪二首

同策鉉兩弟遊中山寺二首

秋日軒居　信步

賦得秋海棠爲朱允脩庶子作四首

壬子除日都門作二首

寄呂甥玄韶時備兵懷慶二首

送別左用聘守涿鹿二首

夏日出城送客止悲心觀上人禪堂

苦雨書懷簡阮澹宇博士四首

雨後夜坐

茅太公壽詩太公爲兵部郎五岑父四首

冬至齋宿入翰林志感

晚出左掖　頒曆入　文華殿

早起入直　喜雨

舟望　青山寺

阻雨

賦得相閔無俗事四首

破悶五首　發灰埠驛

脚痛戲成　曉行

晚抵白溝　泛舟夕園作

又得夫字　寄高平仲

方母節壽卷

同曹大吾甥夜飲允寧舍中

題水雲和尚卷

黃山人神宜客米仲詔湛園持卷乞詩賦此

以贈

題黃山人似巢居

丙辰春日送楊茂仁之官兗州四首

與趙無聲解元　壽育原

寄子

冬夜同王伯止李季重齋中小酌酬伯止見

詒之作
冬日西郊　雨後入朝
賦得我愛石詩好贈季木五首
夏日雜詩六首
秋日同房海客丘介子過草橋王園賞菊二
首
齋居偶作
哀小脩廣文之官薇州
劉敬仲以穆仲裕集來徵輓賦以哀之

忽忽
夏夜同沈宏所姚岱芝楊汾隅顧綸堂集房
海客齋中時余方止酒
送黃仲宜出塞　病起
鏡園泛舟分得亭字同者爲季重淡師百世
三丈
秋日孫客部署中晤周龍侯余二十年交也
送林碧麓少司空先生歸里二首
初入署

七言律詩卷之一

泗水道中
內兄子伍伯愚自碭山過蒙作此送之
鄭百原移樽出祖　癸巳除夜二首
喜雨呈王栢山　寄邢子愿
雨後登樓
晚對亭與徐居之坐談
送君夏陳先生還試江南兼以請政長卿
過富庄先太孺人故里

寄鄭百原讀書東皐
鳳山新壠居太史公者十四年矣墓木拱而
向圖丁酉秋日以試事告別泣而賦此
同呂汝成王木仲劉白二君飲朱脩華館
出京後有懷都門故舊
平原道中　寄江繼作
寄鄭百原　己亥九日
登樓
出郭值贋之拉過南竺

得邢子愿書
送錢憲使還冠城至南竺禪院更留二日
同王李二茂才如別業觀漁
送楊茂才　過青州
過濟南二首　連明府招飲南竺
九日與友人同飲龍洞禪院時余將赴都
晚發平原懷趙義文
卧病都門示王木仲李尊尼二首
同呂汝成兄弟遊草橋地爲元時舊城

過苗生別業　遊慈壽寺
寄蔡弘甫　廣川晚眺
曲阜道中　過穆陵見海上諸山
泰山道中　蒙陰山道中
山中聞王德懋項穉玉蔡弘甫余兄孝輿呂
甥玄韜同入中秘二首
東安城　寄苗君穎
秋日田居十首
冬夜喜顏李錫翰博過訪

同楊郭諸君小東園晚眺
冬日田居八首　得家兄書
展墓黃山有述
馮德韞以澤守入郎司農澤故先太史文公舊
遊地
朱公子席喜雨同陳光孺劉惟道作
留別馮用鳴
辛丑春日同朱允脩太史飲呂汝揆公子家
觀其書畫

贈秣陵李山人
夏日同周野王高重勝秦質之夜過小東園
分得峯字
客青州寄懷楊茂仁兼簡百原時茂仁遊太
學
送人從軍關中　東光道中
訪友　一區
酧馮季韞贈余見訪之作
寄周野王　壬寅初度

曉望　獨坐
初春出郭　病中
病起　山行
艾山莊與楊茂仁別業近也喜而有寄
過白佛寺
辛丑余上都門江繼升作二詩見懷病未能
答癸卯秋日憶繼升當寓濟南賦此報之
二首
邢大司馬別業留別邢養敏

寄李季重進士
呂錫給諫久未拜命作此訊之
寄呂汝成
李季重符第歸娶赴任夏邑因寄
喜伍居圖過訪二首　東莊晚歸
寄周野王　大穹山行
除夕
余與周野王定約遊江南諸名勝因訪屠長
卿於明州歸而掩関入間事盡矣余以婚
嫁之迫不獲如願野王遂爲江南諸名士
所拉讀書金山寺中且完前約余既負此
良會又失一野王於其行也爲之槩然作
二詩送之亦以志悔
立春日董明府招飲同王季禎秦質之二進
士
見邸報舍侄光國以皮林之捷得官二首
三月三日

七言律詩卷之二

齋居
右轄景孟劉公展祀先隴賦謝
歷心齋雜詠　右焚香
右學書　右打坐
右臥遊　右種花
乙巳夏日讀白氏長慶集因效其體八首
白佛寺訪高楊諸子値其已去
病後過小東　寄吳采于
病中偶述　讀楞嚴經

又得吳采于書　寄江繼升
同季韞家兄登城　同季韞過南竺二
丙午冬臘余上春官家兄作宋語送之因和
其韻
冬夜來青樓訪趙季卿賦
元宵日呂汝成邀飲燈市同馬源明宮庶呂
玄韜給諫二首
廣川道中　贈陳進士十洲
石樂吾至蒙　齋居即事

九日登城樓　家兄山居二首
冬日陪家兄孝與訪湯茂仁於東莞二首
烏　燕
飲泰木成山庄
從泰木成飲醉歸馬上偶成
營小東山園雜詠十首
寄郡百原廣文時任膠東
丁未初度偶成首句用白傅語
戊申元日試筆

余丁未冬日有贈安徐二賢良過訪詩時安
以大名之任故先寄安今得徐書以爲有
異同也復有此贈
同呂汝成飲燈市後過蔣中舍與吳李諸丈
酌
秋日臥野芳館治諸圃務時復登眺悵然命
筆
秋日隱空樓即事
飲南竺後又同木成過其山庄

冬日沂陽道中偶成示茂仁
戊申冬夜訪季韞於怡園話舊因憶其宗伯
尚書
大風　早起小東即事
己酉春日過白佛寺有感
從好
晚對亭同孫元彬小酌時元彬至自任城
余與同年王省乾原有遊海之約會營小東
不果作此寄懷

燭淚　香奩
雪夜同秦木成飲趙平甫園居
七言律詩卷之四
沂陽感舊寄茂仁　早發穆陵
濰縣道中
東萊陶明府招飲時元宵前三日也
元宵宿密州署中
和家兄雪中險韻詩再賦兩章仍求屬和
別孝與家兄　用韻答王季木

雄令王維則招飲城北玉皇閣
將至京喜見呂苗二君相迓之使
贈劉幼孫　贈曹允寧
偏歷勺園詩以紀之二首
郭百原罷官後寄之　並蒂牡丹
送翁完虛奉常冊使德藩兼懷舊遊
贈曹育原侗丞允寧兄
夏日同張卓吾亓靜初二給諫謝芓蘿焦衡
沚二兵部暨呂甥飲定園

用亓靜初韻答高衷白民部
又用前韻答邢養敏民部
飲定園和亓靜初見贈之韻
泛舟勺園得紅字　贈友人
寄趙季卿　題曾太公眞
送別曹允寧觀察中州二首
寄王季木　重華宮
古佛堂
將出南內又與丘房二君飲玉河橋上地當

重華殿後之東將閏八月十五
東省盜起因憶兩兒　乙卯九日
邀仙亭　北臺
贈楊壯之大行　壽曹太夫人八十
丙辰制科友人實爲勸駕既而落第感賦二
首
寄馮德韞叅知時備兵遼塹
寄申玄渚
夏夜飲苗君穎水園同孫寀之祠部

七言絕句卷之二

浮來先生詩集目錄終

魯郡公鼐敬輿著
新城王象春季木校

五言古詩

寫懷

生人亦發成死骨速當朽予生志無垠介然寡與偶一飽得雞肋一已爲牛後結廬枕南山世網遂解紐敢云訪三茅欲期窺二酉源深流乃長翼高風若厚所以泰山岑托根非培塿

其二

涼月簷前明晝長宵苦短徽雲掠疎星半壁流河漢徐徐奏商歌東風襲人煖少無適俗心奚喜非晚羊裘自輕輕鹿車任寒暑淡泊足怡志寧計豈憚遠咄嗟喪世風一塵竟難染

其三

丈夫貴有朋立志良在獨古有高尚人托迹在空谷矯厲男子心豈能效局促大雅澆散來羣議空壁逐倀倀無全牛冥冥徒訟鹿高者皆中斑下乃屋下屋作者固有心成名豈在速始雖兢浮名終則犯十目所以姓梁人徒爲世間哭

暇日檢晁文元公法藏碎金愛其語甚有致檃括成篇不覺貂續

出世亦有法此法大難全升彼極樂國振衣閻苑巔導之以仙契而又入於禪仙中有眞樂高蹈躡雲烟禪中樂亦眞曼絕超人天寄語稚穢子何時出重淵

其二

處世亦有法此法詎易致養氣與精合和復爭粹導之以醉鄉而又入於瞎醉中有眞樂陶陶何茂邃瞎中樂亦眞栩栩相遨戲無爲善與名環堵有至味

其三

玩世亦有法此法未易了和光與同塵天倪府自葆導之以嬰兒而又入於老嬰兒有眞樂適適在襁褓老人樂亦眞事事離煩惱嗟彼羈紲流束縛自云好

其四

避世亦有法此法良難許窈兮復冥兮罔象可與
語導之以為鵬而又入於鼠大鵬有真樂軒軒九
萬舉鼴鼠樂亦真飲河不盈取曷哉真人言是為
養生主

贈吳采于詩二首

爾祖振清流英英起南服奏賦明光宮天子刮其
目憲伯大吾家因循繼高躅譬彼芝與蘭臭味一
何篤太史古遺直抗疏禍亦酷皇考與黨人一麾

遂雌伏龍劍雖沉埋餘光尚離陸須臾會延津精
靈射黃屋惟爾能文章第五收杜收吾兄步且趨
偃蹇佀余蠖窮通會有時遇合何不速孔融悲通
家王謝差高足曷哉奕世心勉旃慎幽獨

其二

爾才非等夷爾貌朝霞舉爾有松竹心頻瞬以日
語顧余屬前茅敢云共狎主誰知片言中竟作予
秋許大雅委荊榛此道棄如雨謝爾予不辰為力
止一羽況無順風呼泌饑樂林壑捧檄觀人文茫
茫竟誰與得予若重淵悲余類小諸世方重榮名
吾道斯焉取與其桃李蹊春華一朝褫寧為松栢
風亙霜不穠纏託契夌前修慎交故踽踽豈無擁
篲資同稠在爾汝願予盟素心守之若處女

古意

中庭有芳樹靄靄垂簷扉豈無斧柯力愛此娛清
暉上有黃鳥鳴日夕交交飛壯歲頗闇道無田行
賦歸斗酒且行樂但恐綠陰希

其二

朝上古城臺遙望桑泉渡不見車中人文軒夾廣
路高標導清塵行者不得顧獨有披裘公長歌當
晚步習習谷間風陰陰巖前樹莫論沉與浮濁醪
滿康瓠策足求輕肥茲事久已誤

其三

少年志湖海一擲千金多竭來厭行役稅駕棲山
阿遺城傳漢晉廢堞帶松蘿種黍百餘畝伏雌兼
子鵞拍浮綠陰下引滿斟巨羅兒女笑我前不覺
朱顏酡雖無食肉相聊解拊缶歌回首長安道風

塵倦鳥過

其四

我家東海邉曾聞魯連事射書全聊城立談却秦帝平原進千金揮手棄如敝丈夫非辭榮知稀良所貴吾其斯人徒千古有深契

東鄰

有客城中來叩門聲甚速不聞應門聲但聞呑聲哭倉皇問斯人何事相迫蹙里人前致詞官法不可觸我有二頃田輸銀復輸穀昨日入城去有吏

嗔其目但云賦更加給我以空牘逋賦屬阿誰吏嗔一何酷貿絲得五千盡數納官櫝官櫝鑑稱銖千萬亦不足寒家有此女頷邉髪初覆五歲學打鴨十歲能成服今當償官租豈能念骨肉阿毋牽阿女燈下聊致祝明日券書來即同登鬼錄不覺長哀號遂使丈人督余忽聞斯言捫心淚欷欷画家終夜聞轆轤轉吾腹

夏日

白雲冐青山相錯儼如繡空翠杳靄間林烟落遠

歸華堂非我居茅屋豈嫌陋龐頭揭新醅相邀悉親舊開襟恣所歡草坐無先後既非市井人但說桑麻茂一往情既深五窮詎爲寃無生退轉心人事有偈懲

其二

本無用世略終當學沉冥上書既報罷不如卧林坰結廬負城郭方期挾參苓草堂接蔬圃榆柳半天青長岡圍雉堞曲徑隱茅亭汎汎池中鶩纍纍原上陵鳴雞出深巷汀草晒魚罾幸無俗慮攖頗

得任醉醒問君何爾耳天地一浮萍

雨止

雨歇衆芳幽峯雲半起伏遠樹帶重岡秀色新如沐忽聞黃鸝聲交交出幽谷科頭披葛衣杖策步林麓空翠撲人來飛霞仍可掬濺濺石溜響遇以濯吾足況有素心人相將越川陸已看芋栗收漸於田疇熟班荆坐輕陰松風起謖謖所志在炒藜甚不願梁肉濁醪有兎盆何事絲與竹携手咏而歸頹然醉茅屋

秋日答周野王見懷二首

商氣轉林臯望望皆蕭瑟寒雲送哀鴻使我勞心惻戔戔松入雲鹵鹵石衝泐飄飄落木風荒荒西日昃故人久不聞緘書道相憶相憶良匪他但爲知音息與君州離久夢寐見顔色俗子雖云歡難與抒胸臆大雅艮獨難感嘆情何極

其二

與子結神交十年今已往勞勤命駕心空作高山仰朅來會小東使我神魄爽高譚出河漢眞誼驅

魍魎呼童進茶瓜解衣聽蒼蒼豈以傾蓋間遂有斷金賞自從去瑯琊中心實養養不因絕調希誰作千秋想書來訴窮交字挾風霜響吾世得斯人心期固無兩慇懃訂要盟游道愼勿廣

夢王木仲

相去隔晅凉窅然斷飛羽爾造承明廬余就桑臯滸如何晌昕言向我樓下吐氣宇猶英英意色甚踽踽慇懃敘別離倉皇道勞苦前時敝帚言一一爲我數塗者不必煩破者仍當補須史一茶頭雖然進蔥蒻君爲加一餐余轉婉疏鹵進前捋君鬚悲歌撫其股留君轉屢其含淚出我戶猶記上馬時末力戒余夸醒來涕盈盈寸心幾欲腐

望華不注

誰把青蓮花半空揷晴昊日射琉璃殿雲開蒼翠葆根與天孫連勢壓徂徠倒四顧惟平原峯紋靡不好俯視齊州昏林烟鬼如縞云胡求仙人迢往上蓬島所以太白翁欲向此中老余亦斯人徒探奇事幽討恨茲塵鞅牽何時拾瑤草

懷舊詩

余蒙僻在山中若與世隔然余自蚤歲即喜道海內聞人適有天幸得與討偕又以家聲臭味納交於一時諸俊迢迢惠而顧余無以應也甲辰之役三揖禮闈悵望人生終焉於此然交知中時以尺一見投緘詩慰藉感余疇曩不無耿耿因爲懷舊詩共得八人或里中姻婭情切弟昆或寓內賢豪交孚一體然皆余

之所爲誦說而心慕之者也雖有覶縷
兩途率以情之久近相次於左

楊太學茂仁

楊子熱心人結交在弱歲豈以婚媾盟所重乃臭
味憶余方茂齡往還加訓誨督以企前脩勉之無
中墜古人重章紱取誠猶有類自吾得斯人高山
發深喟

郭太學百原

夫君有道徒深心陋凡鄙清濁非澄淆汪洋失泥

滓浩氣窮不渝履道直如矢相從二十年事事媿
君子趨來好巖居清風益難擬斯世已無邪豈爲
貧賤恥

馮太學季韞

北海馮季子容貌眞天人稱詩追何李結契同雷
陳憶昔游稷下雞黍情慇懃方圓爲余畫意氣爲
余伸慙此他山質有覥覥南金邇來闊問潤君躋
我沉淪

邢太僕子愿

先生稱好士折節取雕蟲梨丘一傾蓋片語開蒼藍
蒙舉籌籌家醸厠我小友中區區敝箒言得君如
順風大巫不見軋薄技推先容何時掃函丈布帆
御猶龍

王木仲太史

王生跡太奇胄中挂二酉一揮千黃金振筆獅子
吼所目無全牛時時握予手爾倡余自歌我稱君
先走逞歲明湖言千秋在其口今日異暄凉誰爲
吾畏友

李季重明府

李郎鄴侯資雙瞳湛秋水筆散天女花論破莊生
鬼所志在班揚而不問明晦長安接談鋒未破金
湯壘世人慕鸞棲君獨枝馬箠薄視承明廬茲事
一何美

吳采于中舍

延陵有大雅質朴同先民鐩削鉛華盡恬愉皮骨
眞通家三世久好我意更新雄文類玄晏高契託
玄賓自從離群來入書何慇懃相思隔江滸悵望

沾衣巾

王辰玉編修

王子緱山人發言若河漢高談啟後人既昏得重且豈以菰蘆間乃有棟梁幹紙上萬花生胸中五車爛一嘗托深心尺書非汗漫每留忌者言紛紛悲斥鷃

次旅驛

前年計偕時匆匆驛樓下中有達官人叱我令避馬今年落第歸鄭箴貴人假我亦驅役徒我亦驛

中趨湯沐有厨傳給事有僕夫須臾登車去見者避於途大笑憶前事居然一故吾乃知萬物理榮辱豈足論役夫夢爲帝溝斷破爲尊人有貴賤想貴賤何曾眞

見病者

貴賤雖有殊病來理則一賤者供奉稀誰與檢衣食貴者多在旁勤勤相服役如何貴公卿往往賤奴隸但知事鞭撻不肯問瘡痍一朝伏枕上始識苦樂齊及其身徒日蹂戕如犬鷄孰不有肌體孰不欲和平將心兩相度無乃惻隱生願得病時意一體賤者情

苦雨

積雨草不傾秋禾半枯秕人事無良圖天意又復爾少年治文字車轍無停軌中年頗倦遊汚邪賴經理豈以十歲間半菽不入齒陂塘盡游魚田疇但荒址四顧無人聲十口餓將死我躬不遑閱何暇問妻子長嘆立柴門踟躕自搔耳

軍需使

朝發雄州城塵迷白溝道使者喧呼過役徒跡如掃太倉十萬金塞上備芻槀自從軍與來士馬未宿飽吾聞軍中情慘淡令心擣天子念蒼黎內帑助征討將軍但身圖問遺朝中老誰知輦去金且爲箧中實輦去還復來當途嫌不蚤往來可日問驛卒增煩惱

籠鷹

高林罝懸罷本爲羅黄雀饑鷹不得食來往拙周落顧此籠内禽可以恣搏攫色舉心若疑樓遲勢

如却左右盤旋間翻然駐雙脚月聑不能持側身
入籠絡黃口呷呷搋毛羽肆吞嚼飽食未移時欲
轉陵霄路糾纏下復上垂翅須摸捺余家兩奚童
奔命大歡嚱何如逍遥鵬隨意翔寥廓何如聊莽
鳥耳心棲寘寞戒之世上人勿謂籠中樂

雨後

苦旱若調饑得雨似新沐一夕心魂清兒乃經信
宿四野聞樵歌千林散花馥曉起披衣行飛烟掛
林麓語鳥聲轉嬌明霞燦可掬秀色繚然來爽氣

撲茅屋賦杖歸高臺憑欄眺谿谷爲農穫可期澂
歡酒已漉命酌解衣冠維坐偕樵牧不求長者車
且免荒年穀蔬果供口實桑麻代爵祿庭際鶩鴨
喧池內魚蝦足閑來卧竹床浩歌鼓吾腹

營小東園述志

彼天生蒸民有物則存焉達士思與朝貪夫亦殉
利下至弊邑場迷者從所嗜阮屐勞何如稽鍛暑
當避樂之不謂痰吾惡以其類原田盈一成崇崗
峻三雉谷徑曲以幽山密秀而媚莠穢遊薄林依

倚峯巒勢經營百金資未竟家已匱常詣覽哲嗤
訶免妻孥胃愚公安其愚而不改初意解譬慰妻
孥得無勝游戲非徒倉箱空兼使形神敝耕鑿一
壑中聊以畢吾寄

晩對亭

結亭臨高臺下以瞰南畝掌羽當其前橫空綴珠
斗嶙如虹亘天矯似龍驟首桑泉衣帶環往往撤
兩肘之助池泉噴作雷霆吼掩覆借高林映帶
植垂柳野花編作籬客樹疏爲牖振衣雲滿身長

嘯風生口勸客啓罍尊浩歌拊土缶機忘鷗鷺群
名忝漁樵叟既解天刑弢復損世網紐無營不慕
禪適興亦非酒遨遊下上間所遇靡不偶

隱空樓

有空空豈存無空空何隱空在有無間達人窺其
朕爲樓賁丘園稍稍施欄楯上以矚雲霞下以臨
溝畛婆娑綠陰中自解絺衣袗顧茲大造期撓挑
須臾盡我生志無涯聞道苦不敏偃蹇避異途棲
託寄虛牝但使知者希豈顧見者哂哀哀衆生流

所操胡不允得如毛遇風失若包藏笱高則天飛
龍下則泥蟠蚓當彼赫奕時或謂自天隕一朝隨
運終羅雀誰相閔豈如環堵間作息安其蠢吾言
良不虛更思金谷引

雉崗

昔人城此地邾郭同既饔猶餘兩三版斷在綿山
頭柱礎藉蔓草厓礫橫荒陬窪者儼如塹隆者疑
爲樓目前有代謝安問漢與周憶余初來時崗勢
僅一杯茂草值樵採沃土當陶掊丘陵發殆盡往

往逢髑髏意欲舍之去恐被達者羞經營十年中
籬壁稍稍脩以此及肩朧蔭彼濯足潾鹿柴樹僻
壞瓜田列平疇陂陀搆懸磴偃仰隨清流茅屋頗
森爽目與四野謀今人行樂地多是古人丘古人
及今人相去如春秋孰是管弦地而非狐兕遊生
死同一窟胡分明與幽陋哉漢魏主所見猶藏舟
新豐歸鬼魄銅爵命歌謳一朝長寢去四大不能
收何況所懽悅乃能遂綢繆後人來居此亦作余
解不

野芳館

俗嶺既不諧野心老彌篤豈以華屋中而乃勝鄉
幽空谷非云嘉景物差不俗我家受姓來金紫代
相屬及余遭閔凶先人早無祿哀哀一家人含辛
事畚揭頻有天幸多姓名復見錄十年赴公車皆
同羝羊觸短髮難把梳潤步漸蹉跎雖無合鼎階
亦任州縣僕顧茲偃蹇質難以趺躑躅一往投長
林僴然棄六慾笑彼彭澤翁猶爲五斗粟高館枕
廢墟曠覽疑遐矚野鳥聲喧囂山花種繁縟朝雲

濕落英幽香薰重褥一覺游胥庭三餐飽甫燭白
眼看時人勞生何趢趗

贈楊生俯孺茂仁子

猛犢必破車要在順達路良馬必齧蹄久當自安
步不猛亦不良骨頭何足數楊生所弛流罷駕亦
罔殖婚視既不凡笑啼亦有度嬉則多文章譊也
忘嗔怒願勿規達人多爲稽阮誤願勿闢玄宗誰
識老莊故況彼里耳儔溢言滿其喙所憎定不容
瘠痏生娼妬我言良非欺暇當問而父

贈趙和甫

高士起南州深心會初古秘義谿宾趋金笓扶犂脊大道或多岐念之令心腐佔佔里耳倚竸入功利府爰有上根人宗門爲鼓舞細若抽牛毛利同太刀斧灌頂沃醍醐哀梨快咀嚼忽如衣旃裘煥然易童冠余自慕道來叅求多鹵莽豈期簡編中乃得蘘氣毋旨宗首楞微如咽考亭補白沙與俗交一一若可覩吁嗟如斯人乃與終灌伍

石類二生讀書蒙山過之偶作

二子踽奇踪名山恣幽討深心涯典墳書聲動坤媼溪流灑門前樹實垂榛栗縛帚命奚童落花帶雲掃村靜午鷄鳴眸紋繖晴昊茶瓜雜橡栗進食亦已飽近代及黄虞或究或披考雅語無俗談戲論扶鴻寳倦來枕石憇垂雲映蘋藻及門有斯人吾將一丘老

京都雜言

孝廉居長安所求在州縣持刺往于人百拜不一面塵起雙眼昏輿中若胡旋既恥折腰難何不守貧賤貴人即已峨我去日已危猶如木簸桶暫時作一片歸來臥室中不樂而瞑眩

讀邸報有感

唐有張萬福叩閣賀太平所志在國家豈其慕浮名衆人識君子妄謂此事倚予也毎憶之口角氣英英國事邇年來聚訟悲老成黨議一已出誰知渭與涇國寳見新衆讒議正以平如食哀家梨如聽上林鶯如瞽得扶老如敵得長城或如疾風掃或如殿上爭或笑得怒駡或泣露深情予有同心

友時時見嚶鳴驪珠爾已得浩若驅長鯨憐予病且憊有志苦未行讀書遇會心奮欲裂冠纓斯人當國步何必問大貞朝廷付公等吾但守硜硜

送翟侍御按遼陽

遼事日已非其說長且久二十年以前取重在功首蜚輓百萬貲但助黄金肘邇來媚虜人督亢狗死耦譬彼二尺童投骨餌瘈狗甫能掠眼前誰得計反走奴兒伏建州井言滿其口時時扞牧圉邊控復招誘叛雖必潰癰衆手似納手當閒女直兵

蒲萬不可穀斯人豈其徒胡爲苞縕厚近日啟事
中細碎類蝌蚪更張徧百城無乃壞官守治法在
治人人否法亦否吾友英雄姿胷中若懸瀏慷慨
笑談間華夷恣吞嚥畫定報至尊勿云斯在某

除夕與王季木守歲

去家近二年飽食離鄉味爲官一載中半付懵騰
醉牽纏兒女情滴盡心頭淚潦倒風塵緣折盡英
雄氣窮忙愁病中不覺歲已易饑鼠竄空庭寒鴉
攪清睡豈無壯關書恐似衆聲吠豈無南山田耦

耕少其類勉強立人朝日夜計休退頹爾好相過
差能慰顦顇寒燈剝棗栗深談忘夢寐其懷千秋
圖一壑未能遂前期指白雲比屋分山翠

王肖乾送 福藩之國便道東歸

爲歡無幾時惜別亦草草倉卒長安城無與慰懷
抱面上五斗塵時時頼滌澡胷中一寸絲往往藉
抽討不惟醉淋漓亦且詭傾倒忽焉叩門辭令我
顏色槁丈夫重朋儕況乃相知好離情逐歸帆相
隨去遠道愁來若浮雲湧滅不可掃壯哉河洛遊
未及歸田早我家貞蒙昨爾卧三山島試與約煙
霞往來此中老

壽張君一尊公九十

湖上龎眉翁自是佺期類與世厭株拘塵緣等旒
贅讀書但稍解滃若混沌醉天花發洪濛閱所得
壽會令子八斗才第一擢弘對頃刻駟盈門翁面
不加矜視子來長安拍掌窩磊内 叶 都邑盛人文
但供翁游戲興盡買舟旋子亦奉身退少微耀雲
間文昌反其炎豈無大官庖不及鱸魚味齋東竹

條中好掛斑衣遂靜思吾世人此事良不二匹恙
惟揚州喬梓差可配屈指拜侍御公猶未百歲

途中漫興

郁色緣于北鄉心深注南氣候有早暮人情慨所
諳自從出都來見即目與耽麥穗雉時雊儘亂有
負擔處處耕與犢家家桑採藍魚網曬芳壓犬聲
出煙嵐雅志契山水利涉良不貪從此遠塵市蚤
塩意亦其㽞念金閨友曉露盈朝簪

江陵兒

江陵船上兒來往船頭戲見役憔悴容引前一致
意身小詞旨明欲語時一喟問兒何來此阿翁爲
毋逝毋方棄兒特兒但有五歲兒衣是毋縫毋死
身無棲阿翁屬官身携兒在水次翁不念兒餓兒
但愁翁醉惡兒夜問啼往往撻兒背兒淚眼中摯
我心腹中碎展轉殊不怡兀兀蒙頭睡

招吳三遊蒙山

齊魯重時文雕巧趁心手吳生不其然案編没兩
册祖漢且禰唐搜韓復括椰周子誦爾文使我欲

反芝近復詒爾詩我膽大如斗蒙山對爾廬夸旁
東郡首不遇登陟人峰巒若孤醜丈夫重心猶豈
忿往杯酒何時拉烟雲與爾爲三友

秋日秦質之庄飲

美人愛秋仁拉我坐巖石姑姑葉飛丹荒荒日枝
格樵牧月雲歸寒烟曳籬柄蓬茅桑柘中語聲時
客容悲心共爾深執手語曉昔留處偶然同肺肝
復能闕觥籌滄浪間往往相偪青從此以往年安
能數晨夕踐步邈河山上床而巾鳥卮酒何足辭

李鷹乃上策

送熊壇石　册封崇藩便道還南

江右富人文自昔饒賢哲綽有鄒魯風不掉儀秦
舌使君豫章材百尺杳無節危詞攉肺觔舉朝畏
别扶世有窺觀能君獻如鑽穴亦有索闘才君視
等飛蛾河清邈難期直廬請先輟憯然動鄉心况
乃荏苒與君結雲霄能無惜離别江水望瀰漫
江帆去明滅我有送子心惝怳不可説麟閣及漁
磯逆者無優劣願君如歸昌莫羨春時鳩

誡子

吾鄉有老子少小慕紛華性不問生產脊肉復嗜
茶千錢市一觴瀟案水陸加書畫酬丐貸折笄畫
桑麻不出數年内產業如風花子孫既離析趑逐
用搽掏行年近七十壯若啄骨鴉匍匐來京師猶
欲探豪奢趨趄謁貴人衷慣言語差貴人墐戶待
瀟面餘黄沙東奔且西顧有類失孔蚖一飽絕投
止食竟又復哇俳徊迄鄉縣垂首空搔爬骨骸僅
柴立將委天之涯作詩誡爾旨立身無虛誇不然

寧餓死勿至貴人家

王省乾以督餉宣雲便道都城之外相晤有作二首

巳是故鄉人況來故鄉地而上九仙塵撲服堆蒼翠倉猝傳人中一問家園類云說今年秋不減去年瘁床頭五斗租盡付催租吏死徙更出鄉道殍仍相積勿言相會歡頗扠憂時淚語多意轉親情真話無次君今行備邊何以了官事

其二

杯酒勿云云苦氣味來自家海錯勿云少亦是天之涯盤桓帝城隅㯓柳棲寒鴉僕夫捲蓬鬢西風吹白沙丈夫志萬里仗劍逐輕車況今西北胡談笑睨中華以吾枵腹士撩彼吠天笳寺如嫂拯手今如巫弄蛇君將秉尺箠相馭同鵝鴨嗟哉千古上表餌何人耶

新婚嘆二首

右圖眼前榮遣妾萬里行懷裏視明鏡一步一怦營入門見姑嫜言語未分明上堂拜小姑掩面淚

巳傾不憚工織素不苦手調羹但惜蕙蘭質豈能對傖儜去去日巳遠所事日巳更誰道旁人笑多于妾哭聲

其二

泣盡繼之血爺孃知不知爺圖歡家貴凡事賴撑支孃認歡語實謂言常不離豈料越中鳥日夜憶南枝倉皇携妾去路盡到無時回頭望中華此生來何期愁多不能怨飲淚不知飢行作他鄉鬼胡能寄相思

出郊

枯草如病人悽其委路側野菜餘宿青高林淡霜色場圃積漸收樵歌不遑息好山挂紅塵譬之人遘愍心遠不在地心賞誰能域望望動鄉愁翩然看飛翼

李仁宇東歸二首

心知詎始深君胡遽東邁狂風吹濁氛達人氣先噫國步雖未艱世情詢多惟詎有聳壑姿乃以儕管蒯亦無凌雲材能不厭賤稗歸來卧蓬山聊以

銷芥帶時事猶可爲凤駕支天壞

其二

長安地難居不獨畏市虎長安口難開不獨厭茶
苦兩人會心言經時始一吐子或和而歌余亦狂
且舞近代與黄虞經綸與雜組九天及九淵燦燦
若可數君歸狎烟雲深心閱衆甫吟眼覷時情得
無笑粗鹵我亦慕乘桴好爲辨輕櫓

春日

十日九日風三點兩點雨閉門課兒童揀茶倒筐

筥朝報嬾不開朝衣典不取吟樹蹲老鴟空庭窺
饑鼠兩望送歸鴻無由借雙翮

夏夜同李渤海來星海飲何大瀛舍中集群
優佐酒意甚樂也各爲詩紀之

何郎所事佳列伎繁且美鄉音中管絃水調蕩心
髓腔改舘陶傖夢斷弋陽穢主雅席頻更客音詎
仍詭謳助酒人尊棋對歌兒疊鶴文泛甲煎幾混
燈花蕊東方忽復白群騶喝馬箠嗺嗟長安城茲
會殊不每

自述

老骨日支離百病攢四體雖不棄冠裳殊爲厭生
理客至肅衣談客去蛻如委偃仰一榻間醒睡無
明晦醒但覺神疲睡亦不知美朝飯一甌粥晚餳
不嚼齒每聽兒讀書如怯敵營壘革带孔屢移生
衣疊將毀嘗聞老者言富貴多疾痛五十吟儒官
五斗腐糠粃巳自享受難况乃慕濟灑早晚歸桑
泉挂瓢洗牛嘴

俞仲茅使歸金陵

金陵比金臺美人與儈父不獨山水妍亦且天日
素余嘗渡秦淮忘却東家路世子垂髫裳離鄉去
其故口食溷侏儒塵壒填胷嗉俞生良可人時時
爲余吐假道息脂輿維若騰山兔但踏鍾陵塵不
官亦巳富弋者慕冥鴻迷入七里霧長嘯無礙頭
看人賣糠瓠

詠[illegible]

有鳥殊其質五彩麗形貌顧盼珍斯羽好舒凌九
霄餓食琅玕實渴飲弱水隈振翼時一舉長風俟

里來嗟彼斥鷃群診努凡鳥猜

秋夜

雨意栗人肌齒擊不能已起來攬衣坐明河掛樹梢
裏庭烏栖未安時時墮松子交疎門籍稀預爲明
朝喜

浮來先生詩集

會郡公鼐 敬與著
新城王象春季木校

七言古詩

屏山山人歌爲李懸君題

屏山山人志不俗結廬乃傍聰山麓常將聲利比鏤塵烟霞性與冥鴻逐少年文遊在湖海一擲樗蒲百萬釆塵緣抉破傀儡場窅然心向林泉改君往聰山七十年君家茅屋倰蒼煙牛羊不事卜式

利齒髮何異容成仙邇來足不踏城府世事糾紛不須數天倪人莫遊其藩對爾終須想亘古我所刳心在竹帛君收餘巧還眞宅我之染指在榮名君將心地代田耕君自長年我異君道流俠少相爲群丈夫臭味若爾爾何用同心一一分憶昔我年十八時君乘款段來招之黃花酒醉玄機領絕倒酣歌輕薄兒柴門流水當時渡垂柳溪橋挂煙霧漁人休問桃花源野夫自識山陰路近起高樓倚西北浮雲望望堪長息入檻低垂岱岳蓮當窗半落滄溟色山人日日此樓中酒爐茶竈何時空我欲飛身躋霄去從君一眺千芙蓉巨敖山桑泉水樓外樓頭四時以山上雲飄處士衣水邊韻入高人耳咄嗟李君世諦疎神仙原自好樓居自把丹方向人秘起將白髮倰風梳狂哉我亦幽棲客振羽還悲四方窄羨君耳生風欲脫塵中屐我能從君方外遊君今可作洪厓拍

壯哉行送光國侄北上 原名桓後改云

吾家阿桓字武子束髮從予學經史一朝頎厭伊

吾聲嚌嚌英風生匣裏匣裏雙鏌照明月觽守朵朵蓮花生千秋志向浮雲決萬里功從躍馬成去年別余向京闕手握吳鉤氣勃窣漢家新令選材官闒茸從戎便指髮今年隻騎返長安吳鉤漸淬頳色丹瀰酌揖余爲余舞萬人辟易千人看爾才端不合落莫爾心任俠非輕薄談道人間事不平解衣看爾怒盤礴有時貫酒爲爾醉委宛譚詩曲且遂而翁絕倒我爾順少年果建祠壇幟蒙山九月雪如花共臂韝鷹上錦韉據鞍一發雙鴟落人

說前身是將家行行又上燕山路道似弓絃馬如
兎介子功名屬等閒燕然文字何須鐫行行漫控
紫絲韁且向樽前傾此觴到來白草三邊地不擬
青樓六博場人言出塞難我言出塞樂但將心事
慎韋弦不必臨風笑沙漠君不見定遠父兄皆儒
業定遠投筆何其愽丈夫有志竟有成齷齪從人
乃爲怯又不見而翁拄杖四海名青衫一領紋綫
横若得身披白羽箭何如白面一書生

濟南醉後放歌示王太仲

王生好文復好俠意氣翩翩凌列鈌筆掃千軍力
拔山横空硬語何巘嵲憶昔相逢十載前肝膽一
片爲君熱青天可訴白日照言猶在耳盟深結憐
余契分亦不苟相逢海内無其耦意氣常開壯士
顔結交耻握庸人手才子名成輕薄成嗷嗷罔恤
謗天口里耳爭傳泥下蛙世情誰辨黄家狗曾爲
小草出山中携爾公車討吏同時危遇合無知已
志屈文章偃國工漫言係頸烟支壯且理綸竿滄
海東閒來落筆補造化行間錯落千芙蓉今年重
過明湖沚短髮蕭蕭已如此聚沫流萍無幾時敝
車羸馬游齊魯興酣掉碎白雪樓濟南李生欺人
耳吾黨且莫論千秋當時笑殺濟七子湖上荷花
列錦裀嬌歌急管趁芳辰青絲綰髻誰家女玉柱
調箏絕代人柳巷紫騮行躑躅菱歌清唱轉精神
是時六郡良家少凝眸含情意未伸野夫多情亦
殊絕有時興到不復攝大叫旋呼鸚鵡杯清狂欲
碎珊瑚鐵笑彼紈袴子所行多曲折不顧信陵墳
但掉張儀舌世事終歸廣陌塵衆生狂還須爾切

人生若不飲酒與被紱致使繁華倏銷滅王生才
奇貌楚楚王生工詩意良苦言下波濤湧座驚醉
來鸜鵒當筵舞吁嗟浮榮不須毁碌碌成名竟何
補丈夫事業在千古韓彭羞與絳灌伍西子東施
等祖曾如爾文章亦第五嗚呼如爾文章亦第五

海月樓爲李尊尼賦

李生雲臥復愛山樓居乃在東海邊有時海水瀉
海月樓中之人心冷然大海茫茫沸東紀古月盈
盈照秋水神女鮫宮珠淚零帝妃桂殿金鏁啟從

來海客談瀛洲從來廣寒悲素秋乘槎恐犯支機
石濕魄還疑擣藥愁海中有月月可摘月裏長鯨
海波隔掀翻藏府小如拳斫倒娑羅不盈尺李生
痴絕貌更憨手持斗酒携雙柑醉時即向此樓眠
醒來事事都不堪余交李生亦不久李生論文有
其口王生大兒汝小兒相顧嘻嘻盡反走結樓似
卷石介海岱之間舉手邀桂魄俯檻拾遂山意欲
狂瀾向西徙直把清光入壺裏李生李生太放顛
海月一時屬爾矣吁嗟乎世間有成即有壞惟有

蒼蒼古今在莫將海月結因緣且向虛空觀世界
君不見朝元閣又不見銅雀臺塹成古道令心哀
昔人白骨已成土今人黃金猶布地海爲舟兮月
爲馬李生乘之與上下五城十二皆如斯以假爲
眞眞亦假若云樓乎樓乎可永存未央𣪍娑有片
瓦

傷貧行戲呈遲尹

五年上書兩不報反向空山讀眞誥四壁徒存司
馬家半生未改元龍傲消渴殘經飽蠹魚山風吹
落一床書稱手爇寒衣見肘柴門時出步當車養
熟胡麻日將哺甑下枯桐已無爨每向鄰翁乞社
錢床頭米盡空長嘆夜夜催租吏打門新絲新穀
稅饔飧加賦攤錢計何出低頭失笑悲王孫吾家
授田三十畝半屬汙邪半狼莠晨炊儲畝婉糟糠
日午鋤禾乏升斗僮奴力作不再食誶語嗷嗷時
嘆息壯夫對此無壯顏起把圖書向人質自憐技
拙數更奇少年落拓阬阨匯有酒但謀一日醉爲
生不問千金資骨節昂藏復偃蹇恥向時流作青

眼謁貴羞爲兒女顏千人肯折豪華簡十室之城
如斗大白日豺狼當道臥凡庸欲殺李生狂傒子
皆持灌夫過邇來僻性欲逃禪屏居乃在蒙山前
結廬愛種桃千樹客滕財餘屋數椽莫向東陵稱
故侯莫向於陵稱仲子但使囊無蜀郡錢任教賦
貴長安紙北海太守雅好文念余屬意東蒙君使
君亦是憐才者邑有黔婁胡不聞

行山中早發

群峰依依若垂黛初日銜山被松蓋溪上流雲濕

澗花馬頭空翠橫衣帶幾片殘霞綠樹邊二聲啼

鳥村烟外

耳熱歌送周野王還瑯琊

我生好客出天性說向時人作談柄久識瑯琊有
周生對之試發五君咏蒙山四月瀑布流千樹萬
樹鳴啼鳩接籬倒着唱而和頻呼濁醪斟滿㕡閭
爾少年懷抱好一輛芒鞵萬里道曾遊禹穴上會
稽偶逢桂樹探鴻寳今來遁跡瑯琊城有田負郭
君嬾耕起呼平頭出門去不喜逢人說姓名周郎

似癡復似醉周郎才奇志不遂耻向通家問孔融
祇知世間有劉備據我胡床發嘯歌䖍䖍槐陰侵
戶羅蘇李曹劉轉枯骨今我不樂當如何為君未
醉耳先熱因君欲去語如咽莫以愁歎把臂歡好
傷躑躅河梁別僕夫駕驪駒嘶罷君不住拉雜之
予挽絡頭君不顧相逢草草君休訝君歸㭊憂同
心人為予早記蒙山路

青州苦熱過馮季韶郊居

青州城中日如火平頭揺扇解衣臝朱門公子豪
且華冰盤浸果彈琵琶一曲令人艷忽憶相
知在芳甸驅車出訪朱都㕔千山萬壑京雲生故
人一室大如斗中有琴書與尊酒論交道舊侈其
口此中不熱君知否

水漲

六月三日雨前溪沸洪波黑雲幾萬頃倒落桑泉
河桑泉河廣幾千丈水面濤生似龍象兩崖都無
禾黍畦一聲霹靂隨輕浪誰家飄去釣魚船四望
不見蘆花邊晃鷗漸與沙痕沒洲渚遥從樹杪懸

鄰家收麥三十斛有田盡種豆與穀誰知河伯肆
侵牟水聲不及人聲哭野夫跣足出柴門炊烟盡
沒原上村田父响响意不得聞說葉麻便失色邑
中奇政虎不如催科不止將為魚世間萬事何遽
爾昨日如焚今如此眼下成虧莫須理煮熟胡麻
讀秋水

溪上晚歸

晚色蕭蕭淡遠空樹頭樹底殘霞紅四野茫茫但
㵎水月明遥見山碨礧何處鐘聲到野塘白雲一

帶蘆花香靜泊流沙枕石臥仰視明河低欲墮扁
溪語笑歸村翁看瓜剝棗行露中牛羊下來爭與
犢炊烟滿樹黃粱熟家家向夜捲柴荊漁歌樵唱
無世情

稅駕行

東鄰椎牛宴客好老夫一飯復不飽北阮晒衣更
滿架老夫一衲經數夏兩兒但能任箕箒抱犢腰
鐮類客叟眼前得失如列眉世上繁華莫開口吾
聞西方有國不可過熱風尚能知老駝又聞羊腸

之險何太爾覆車往往不於此惟有人心稱不賢
高者青天下黃泉勸君凡事休垂涎矛頭淅米刀
頭甜

觀馮用鳴打彈歌

齊門公子好風調結客場中最年少長鋏羞彈幸
舍歌劍術似解猿公妙恥把毛錐記姓名閑來馬
上縱後橫茱萸錦帶結束好黃金抹額盤龍襖玉
靶琱弓上絲弦蘇合落處人喧闐公子此技真稱
絕宛轉流星舞飛雪左支右屈勢低昂何殊百步

能穿楊提似驚鴻翻落濺止如地上委輕土一身
繞作萬連錢握中顆顆明珠圓手挽繇繩不虛發
大聲鏗訇小聲咄樹裏鳴鳩不敢啼水邊濺濺欲
潛泥是時觀者色欲喪公子盤礴神愈王世間多
少輕薄兒坐擁肥革徒抗浪吾聞公孫大娘能舞
劍張旭觀之草書善果然妙悟自有神郢匠能運
成風斤誰識此中有深趣枉殺平生好佳句

蒙山瀑布歌

吾聞匡廬瀑布稱奇絕亂洒晴空半天雪又聞台

天崖頭流水聲千巖萬壑琮琤鳴偶來蒙山意趣
忽對之宜欲清心骨晞髮中流枕石眠恍如倒挂
銀河天起搴瑤草拾山翠迸却珠光碎復圓是時
六月天氣靜蟬噪林風響相應已見銀鈎落水紫
復看鳥道懸天鏡我來深谷人未知松枝拂面葳
蕤垂武陵虛想避秦處仙子休疑採藥時迷雲倚
樹不知暑長空颯颯響風雨飛鳥低從匹練明晴
巒遠帶朝霞舉日落山空烟色蒼依然坐我冰壺
傍清波淅瀝流月光月光射水雲錦淡悔不移家

近滄浪近滄浪兮漱吾齒掬寒泉兮洗吾耳　如今
棹頭不復還請從今日遊名山

代秦質之集虛館同友人賦

我因結屋山中住棹頭早逐烟霞去君亦爲廬對
溪隱蘇簾半挂南山樹樹頭烟色何蒼茫秋蟬處
處鳴斜陽白雲層裏披青簡黃鳥聲中坐綠楊自
信平生喜枯槁富貴浮雲跡如掃二子年來知我
心相逢輒酒罷懷抱飲君美酒盡君歡與來大叫
呼一斝乾但教釀似葡萄味不問家無苜蓿盤吁嗟

世事良不久早起提携晚分手財虜空爲馬鼠看
遊人半逐羊腸走多少朱門盡日關等閑白髮蒙
人首君不憶前年獻賦窺明光軒眉吐氣何揚揚
一從擯棄不復錄出則無車入無粟俗子皆嫌公
仲貧奉頭曳尾人轉嗔有屋但從風雨破有田皆
作魚鰕鄉二子和光如玩世余也躬耕學負薪誓
將同醉蒙山月月白東方愁殺人

漫歌行送端姪北上

爾父少年志奇絕振衣常欲淩列缺究委會探蒼
水書湛虛手淬風劍鐵誓辭燕然勒姓名不從䃂
石饒唇舌下筆翩翩鳥欲飛論才浩浩河初決曾
隨爾祖照青藜當時太白陪秋月誰知人事有東
西六翮一鎩垂塗泥回頭早辦英雄步累足嘗從
鹿豕棲枯槹影裡華山叟襏襫烟中學杖藜有時
高臥讀眞誥有時獨坐和天倪堪嗟棄世君平老
共笑逃名康伯迷去年偶爲風颷動世人得之若
屈宋遠使皆傳黑水碑當朝盡賀贊臣誦祇道文
章用世難誰知詞賦因人重吁嗟而翁亦太奇方

其十五二十時縱言水擊還非鵔即使天飛亦是
遲如今校書天祿閣偃蹇揚雄何寂莫進賢頭上
屢欲揮革帶腰間反成縛五斗春來未免饑四愁
賦就猶嫌惡昨日緘書報我安約余早治登山屩
我家五子爾最賢爾今成名及少年莫將光景輕
駒隙好爲雲霄着祖鞭致身莫學爾翁晚披武還
將爾祖傳顧我生來好疏懶一入深山事蕭散教
子惟知耡與犁無官何問飽與煖消甚濁酒延君
行斗風蕭蕭夕陽短爾到京師逢故人道余已似

溝中斷道余已似溝中斷瓠落浮沉亦不管

友人有嗜飲者其戚勸之不能禁也余爲解嘲

君不見阮步兵又不見姜洛議一日不飲形不親十日不飲飲必醉吾生凡事皆糢糊獨於飲中有至味請將飲中趣爲子一一具陳古來稱達者大半屬酒民酒星上列天文應濁即爲賢淸即聖文侯浮白令始行孔公爛醉能爲政相如愛飲典鷫鸘李白鑪頭春酒香若逢猛虎應須醒即使奔車亦

不傷甚嗟過客澆墳土無復啣杯上北邙我今縱飲且爲樂不學愚夫坐蕭索早起攢眉昏未開貴處低頭賤如縛掃我靑玉案滌我金叵羅三雛亦可對千日不爲多君且嬌其舌聽我醉者歌堂上熒熒剪春燭紅粉當筵黛眉促倚玉微聞貝齒香當歌頻遣蘭膏續長日恹台鎖綠陰冰盤薦果浮且沉手倦抛書夢初歇啼鶯罷韵睡滿堪自笑身爲三逕主黃菊如脂酒如乳問月金壘手漫傾看花玉椀應先舉眼前四序忽已非雪花如席詹頭飛躍瑜漸冷寒鷄報晨匝聲斷夜猿歸無端忽遇心知好握手開襟說懷抱上窺河漢下蟲魚那得尊前不醉倒亦有離群與索居相逢話別數年餘隔窓淅瀝聞宵雨促膝慇懃問報書世上英雄肝膽烈途窮無計心先折磥硊難消耳後風酸酬不潑胸前熱至若勞人意宿名十年獻賦將無成折腰羞說元龍氣濡首惟求叔夜錯吁嗟不飮眞堪憐明月淸風豈相待但求要路挂時名不料夜臺無酒債可憐爲樂當及時可憐一去無還期筵前

未罷樽滿釆陌上行歌薤露詞顧我今年三十整君爲過五華其頂我雖嗜飮意良酣君亦窮經多不省一領靑衫不下身百年負盡眞光景萬事回頭似灰冷且莫從人說獨醒

夏日小東園漫賦

小院陰森日光薄古木扶疎似垂幄樽有香醪園有花披衣散髮看寒廓今古都從耳熱消暄凉不作心頭惡一自携家入小東不羈野馬開籠鶴枕簞流雲鶴夢長衣裳挂樹龍鱗錯松葉侵詹礙棹

冠沙鷗戀渚寬蒲薄才盡從他時輩嘲囊空但教
妻孥詬水色侵簾捲綠雲林烟蒲逕翻紅藥十尺
山樓解欝蒸幾聲鳥語除蕭索出向鄰翁話雨晴
閒來書卷當酬酢每爲留雲築短墻肯因避世嫌
垂橐炊黍蒸梨計已安世上浮名輕似篺一肩手
笠老烟霞縱有三旌吾不博

三大功成歌 有序

今皇帝辛卯春二月西垂弗飭士譁於伍戕御史
中丞及督兵使者各一人遂據寧夏以叛無

何島夷歷朝鮮而軍蹂躪跳梁不可鄉邇越
壬癸甲乙播酋竊亂侵擾漢川關隴騷動
天子咸命將討平之向使朔方不下則元昊之勢
成鱗甲不戢則女真之兆啟揚氏弗戢則爲
述爲特爲知祥爲建可覆視也有一于此王一
室何利今以
天子旗鼓之靈諸將士戮力之效使瓦解之形不[illegible]
成萌生之奸遂弭策勲較烈前古所無於是
草莽之臣如犧者雖不得執殳荷橐以備陶
牧之司然昇平得於目覩逢華華而即安伏
處巖栖有不勝其鼓舞者遂援筆作歌以紀
其盛即下里之音不可登於郊廟而方言俚
語要亦嗣響於鐃歌鼓吹之萬一云

寧夏平

軍檄刻中丞磔軍令驕使者梟御史臺前建旗鼓
殺人轉鬪紅塵囂隔河呼虜虜騎合千門萬戶如
漂搖城裏雜夷兒未從時時側耳風颷起前驅轉
爲避蒐死牙城出戰驅龍子賀蘭山外陣雲黄軍

中奏伎樂未央胡姬度曲酒如乳漢舞當筵月似
霜明姝果是能傾國長夜應憐不續亡
天子揪然正西顧將軍從天赫斯怒手抉長河浪
捲山身披犀甲軍飛渡將令俄傳不受降擋車急
挽燕山路哀哀野哭徹蒼穹居者樵蘇行者兇用
閒祗知招負固伐謀豈忍傷和戎今日區區正爾
法争言不早下關東争言不早下關東使我將士
輕易能成功

戰釜山

東風吹潮白波立樓船畫壓魚龍蟄犀火高連若木昏羽書飛報餘皇集十萬官軍截海行天邊洲島逕堪拾大將寧論衛霍才飛芻盡向銀黃入萬隊旌旗盪日明三聲鼙鼓連天急漢王親推閫外權將軍號令神靈戢一戰都潛龍女宮再呼真令鮫人泣獄穴親看灰燼揚馬蹄亂踏頭顱濕誰遣波臣鼓鬣狂坐教酋長元戎執屬國壺漿動地迎轅門氣色光晶瑩節下威儀憐父老軍前牛酒動公卿從此箕封仍卜世何愁弁服更稱兵漫言翡翠通消息遂使麒麟畫姓名壯猷元老成先發聖世深憂戒外寧但得策如班定遠不須功似趙營平

播被執

御史勘播州軍前多俘四將軍下瀼水江上多新鬼一姓相傳八百年往來不敢窺西川竹杖常隨天語至玉環頻向舌人傳一時荒服稱樂土千里提封久安堵但使饕餮備牧圉不須撻伐勞鐘鼓我　皇神武振雄才建章未起栢梁災伐木千艘盡西去誅求窮谷聲哀哀兒是邊臣肆貪黷火未及然手先撲豈有螳螂敢怒車竟似飛蛾爭赴燭吁嗟功成何太奇獻俘誰得分華夷君王御樓但命賞通侯金印看纍纍中原采山詔頻下閭閻處處愁間架小喜須當知大憂艾陵兵勝吳爭霸嘗聞假易天難憑又聞好戰為亡徵諸君但覩平羌績我歎深憂杞國崩

偶然歌寄慰馮季韞

爾家尚書少烜赫吾兄筆硯相侵迫才子都從大曆稱文章新變元和格奏賦同來金馬門君王首擢公孫策吾兄報罷足繭生汗邪十畝勞經營足下巳忘朱履貴耳邊日聽黃鸝聲五窮閱盡人間事千載誰論身後名尚書奏事動明主四海沾沾望霖雨甬籌鱗介北籌胡萬事當前一揮麈已見黃金注姓名豈知白日摧毛羽嗚呼世態何多歧隆者欲絕平者陂如今騰踏推新進翻使氣節俢故知都門送塵無心灰潞水揚帆泣夜發莫道生名致身早尚書沒齒未云老莫向窮途興可[illegible]

兄身老志益堅丈夫瞑目事始定人生成敗多偶
然顧聃少年名巇嶫談似秋風掃枯葉一諾金從
季布揮千場傳憚荆卿攝笑我平生饒古心與君
結交非浮沉孔融通家日已久束髮相期傾古今
與君奏賦遭濩落徒手歸來兩垂橐傍眼皆誇葉
縣龍人情好說羊公鶴我今半黠復半痴爾亦一
丘兼一壑寄遠何須錦繡文相逢但泛鸕鷀杓鸕
鷀杓老瓦盆香醪入口濁且渾手拍棲鷄出遠村
牛羊下山早閉門不留田宅與兒孫但將笑傲凌

乾坤凌乾坤今已矣青袍布襪不須耻君家尚書
呼不起

高平仲兄弟以余之寓艾山庄也遠餉魚酒
而不一命駕相訪且籠鵝換書作此嘲之

公生筆硯燒已久散髮空山不回首蹤跡常將樵
牧羣人間富貴吾何有一椽新築艾山傍羣峰四
向雲屏張松蘿遶屋罥黃鳥苜蓿垂花隔野塘湧
海兄弟文且美相望盈盈隔溪水詒我銀刀撥剌
鮮况於肯酒充尊罍我時苦熱扇平頭對此垂涎
不肯休手揮細君割魚炙須臾已罄千百甌咄嗟
爾曹何瑣瑣籠鵝換書及於我山陰道士骨已枯
爾曹好事成么麽我今已醉不復醒僕夫索書誰
爲聽手握不律如扛鼎仰看白日天爲青古人千
里能命駕吾儕豈在稽呂下顧我能攜白練裙爲
君一減黃庭價

夢與亡友馮和甫劇談泣而有述

嗚呼馮君久相棄憐余道遠淸難致腹痛常懷太
尉知生芻未展南州契望望齊門雪正深長天鳥

去迷雲岑君家季子余廖滲時有緘書報好音顧
我公車數潦倒一往幽巖事搜討縱有深情結暮
虹苦無捫淚沾枯草一夕山樓月正寒咿咿咽咽
三更殘與君芙步虛堂外執手諄諄說肺肝在日
身緣盡相訴落落胸懷態如故一領青衫尚挂身
毿毿短髮飄如素已喜謝塵情猶話生前事寡室
苦無依終身苦無誌三尺文綾白練垂祝我好致
中郎碑須臾燈滅虛簷下隱隱乘風不可追醒來
淚光集於枕展轉寒衾不堪寢媿我難稱絕妙詞

虛留一幅明光錦如今墓門半狐穴衰樹連天夜
烏咽此日交知盡若遺當時意氣誰同熱君之執
友多飛翻我今垂翅丼丘園豈無世上龍門客獨
把貞珉乞我言嗚呼馬君之意良難言

弇山謠送君夏師游吳訪王岡伯

我讀弇山記中語翩翩直欲凌霞舉君也能爲吳
會遊相從恨少南飛羽憶昔瑯琊主世盟巖廊丘
壑何多情座客紛紛投北海緜毫歷歷追西京一
朝履向尚書歇歸臥山園罷通謁剩水橫分析木

津危樓巧似清都闕嶺外名花一艦收金籠語鳥
聲啁啾堂中錦瑟邀山翠湖曲菱歌雜榜謳有時
歇步尋僧逕爍爍天花落虛幌清磬悠然山翠微
林霞欲暝王恭紫樂事年年足賞心七子一半浮
且沉瑯琊自是稱渼造大地平開衹樹林人旣非
世才居亦號天府休論綠野堂可笑平泉墅瑯琊
公子雅好賢駸駸欲度驊騮前一時同類求窺足
四海清流願執鞭吾師落穆良不偶垂老無家胡
越走聞道東吳有美人掀髯節奮談天口急不須

季布諾食不待陸賈裝丈夫肝腸自能熱結交一
顧何昂藏顧我平生好山水買遊無貲宦遊纖水
鏡龍門未及登尚書馬鬣從教悔送君爲作弇山
謠凉秋九月風蕭蕭幾聲款乃空江色十里芙蓉
白露凋我歌我謠歌已還憐君且作須臾別試掃
弇山一榻還歸來坐一室茅茨說

楊茂仁書來云濟南艤居乃白雪樓也歌以
寄之

白雪樓空人已去聞君近在高樓住樓外湖光偪

酒清樓中山色供佳句憶昔曾爲此地遊興來直
欲搥碎公之樓當時同謫皆零落淒涼萬事休回
頭華山椒鏡湖曲十丈荷花宛如玉游客還歌白
雪詞濟南宿草憑誰哭君今重臥高樓邊四圍雲
物仍依然美酒一斗詩一篇且將綵筆凌青天凌
青天視白日早起東來忽西匿縱使名如歷下生
梁間顏色何人識

高平仲兄弟赴試濟南阻雨小東時有以海
螺杯見售者爲作此歌飲之酒

海螺杯桑落酒與君論心執君手晶晶淫雲濕[illegible]
花纖纖凉月生窓牖移樽邀月月更明淸莚淋瀝
闘秋聲與癸銀漢簷上落歌來烏鵲枝頭驚憶昔
爾曹携文字干府未遂平生志世人鹵莽何足多
千和不售胥侯棄歸來依我艾山傍松花滿逕臨
滄浪竹裡逃人類張薦城中賣樂非韓康我亦滄
燕館累陸滄浩欲讖年來過幾卷殘編適道心半
間茅屋從風破爾曹英英少更鮮一時落後何須
鞭眼底浮雲動明主虞平好寄淵靈爲飲爾以酒

向爾說人生貴在江[illegible]但使心如河水淸不須
盟歃銅盤血接離到玉[illegible]顏澆[illegible]盡千百杯知
視青天月西沒鷄聲喔喔行人催爾曹欲行意復
止樂是心知樂欲死縱是途多拔劍人杯中桑落
仍存此

樂府詩 有序

樂府自漢以後無合其旨者獨青蓮以古
題用己意少陵以古意創今題極其才情
變化所至斯爲難耳至於今日僅或彷彿
於宇句之間而微婉深至之意畧所不論
且又稍取其辭者以爲佳深求其不必佳
者以爲辭沾沾自詑互相位置以爲某得
十七某得十二而不知自古人視之直重
儓也及其所見既乖則又異同其說以求
免於識者之口若使立言君子從言如斯
則名山之藏須有別本可也余於樂府原
無所解而情之所至往往借題以伸其旨
直命之曰詩可也樂府云乎哉

長安道

朝登長安城下瞰長安道人語殷雷混曉鐘車衣
油壁迷芳草城中甲第連未央千乘萬騎紛侯王
中官金埒調龍馬內苑銀璺宴栢梁五侯七貴樓
相錯阿母封君勢堪攖天子還蹕避暑宮將軍敢
下通宵鑰人生得意此中遊但戀朱門忘白頭鶯
鶯社裏人如玉錦繡堆中酒似油北闕別邊勞衛
霍西園飛蓋擬應劉六代人倫歸內譜九流聲價
重陽秋金盤膾鯉青樽月玉柱調箏紅粉樓御溝

一夕西風起落葉隨流散如螢朋見鳴呵出建章巳聞樹旆悲蕭里鳴鐘列戟今如何樂事不久哀事多盡說豪華山可倚豈知零落雀堪羅衰車轍斷飛狐徑發婦聲殘潞水波可憐楊柳年年色可憐風塵日日多道傍車馬迎且送迎者歡呼送者惘獨有東山遁跡人白雲不擾梨花夢

巫山高

巫山峯高高幾許十二層巒列秋渚翠黛如粧月綠波峽雲一半沉江雨江雨連天暗楚楓楚天搖

落啼猿中相思斷愁夢不到高臺月落寒山空

將進酒

君不見太岳峰頭秦時松大夫名號加祖龍又不見孔明廟前漢時栢根與泥蟠枝半拆人生遭際良不齊何用當筵嘆蕭索昔人豪貴成東流昔日繁華皆土丘銅鉼暮雨寒燕寂金谷悲風烟樹秋丈夫生來氣咄咄便似長鯨吸溟渤但使寒生范叔袍頸令傲改虞翻骨君莫近今咸陽市君莫逐今長安塵咸陽市裏新如桂長安塵多泥殺人早

起沾沾學省樵平明上馬趨官府出將虎子侍王侯歸捶塵尾聽歌舞更有腐儒事硯田鶉衣見肘復露肩一生但覩屋梁坐著書身後空徒然儳家有冏兼有屋日高樹下眠黃犢舟泊蘆花泛月歌雨來斗笠披雲宿世人皆笑陶公徒田既種秋園亦蕪兒不知書身不宦公不進酒胡爲乎

烏棲曲

北斗城傍烏尾啄欲棲不棲聲啞啞閨中小婦初停梭孤燈對影相思訛強起含嚬下堦立淚盡寒

衣但沾憶遼陽十月無消息

長相思

長相思思不已既如蠶吐絲復若刀剪水美人濯足太湖南相望娟娟隔霞綺西風落木水始波澄江夾岸排青螺天長鳥去樹色沒側身不及如之何長相思心斷絕淚作寒冰冰欲折獨撫雲松嘆離別風霜雖冷肝腸熱

戰城南

去年戰三韓西今年戰滇池北哭騎旗翻鳴綠渾

洗兵甲耀昆明黑漢皇重武開邊荒播州入版盤
銀黃幕府雄風摅如虎手提綵綸建旗鼓粵人不
識漢人顏死者為魚生者虜將軍貴如帝金璧高
如丘丈夫功名玉關內但願生返不願侯尚方金
錢若能計天下軍儲已憔悴沿江烽火到甘泉諸
將鬬鬬喜盈背朝為竈下養暮入金吾門不知萬
禩山河誓乃是一時明主恩曾聞謀父言不重觀
兵器又聞朱廣平賞抑靈荃薄朔乏無事即稱平
佳兵不戢反為弱天子有道守四夷古人多言重
出師武帝四郡史所譏問君何用窮邊為

輕薄篇

高堂熠燿燈如花美人顏色變紫霞屏風屈膝黃
金加朱唇飄麝盈輕紗五陵少年意瀟灑良宵寄
意蘭燈下鬱金蘇合都梁香慎勿持示青樓倡

晨起視田有客冠進賢而坐於堂就視之乃
兒子塾師劉叟也以壽膺此澇為感賦

晨起梳頭不盈握策杖蹣跚赴磽确秋田已穫角
田瀞斷壺無人穀甚糕何來老者鬢如銀當堂
立垂冠紳顏余欲進反驚走迫視乃是東家隣塾
君齒髮稱黃耇力田獻賦皆不偶朱紱何期來自
天依然一似楊生肘若言綴文多方便世有凌雲
無狗監若言武事皆糊塗人間多少穿楊徒貴既
非賢賤非鄙緋紫布衫原一理香山居士亦有言
顏色不同而已矣頎然者冠何笑兀戴此必有非
常骨不然東隣老叟椎少文胡以一旦得之如諸
君

秋日寄懷馮德韞參知

塞郊一望迷丹秋南鴈嗷嗷正求匹何物山靈吐
幻資峰雲半露秋連落故人家住台湖邊濯足常
于窓下泉綠竹林中一斗酒黃花徑外蒲簑烟有
時鎮日看山坐茶注香龕是功課松露風來睡鶴
驚草堂夢醒流雲過我亦年來偶倦遊大東峰頂
營菟裘倚杖時窺高鳥度振衣欲曳蒼煙流與君
夙昔號同志相期共作千秋事但覓十千沽酒錢
不携三百綾文刺迴頭一望舊離亭多少當年夕
陽淚

遊鍰觀察先生吾與園觀察諸孫貞甫爲余

兄孝與賛云

我來冬仲天已晚足躡輪蹄陌塵滿諏蹤行吟凍
不禁禿駒策斷羊裘短冠氏何期逢故人相呴以
沫相沾巾餘我齋頭三日殺邀歡同看城東春八
門脩竹長萬筒列栢吟風水雲隍池倒霜蓮憶堕
紅樓含斜景開高座仄逕蜿蜒西復東石欄迭屋
山摩空洞中定有仙人籙壁上誰題畫史功竹合
茅齋幽且爽帷石林林闔仙掌語鳥呼名啼向人

致身此地何軒敞我家玉潤秀而文肯堂不止中
書君已從劉士開心匠更見臨池觧就裙飫以濁
醪雜以詼嘲皎似妬歸輪約餘景悠然彌旋懷閑
情仍欲留殘酌我亦有園三畝過半收芊栗今栽
荷風流曾不愧文叔雅勝何能與仲多年來世事
太鹵莽蟣慕蝸紛態何苦吾今不美進賢冠異日
從君請學圃

壬子都門夢王辰玉

帶年一面長安市兩眼紅塵爲君洗自從兒挂神
武門不幸胡爲短命死一宵夢爾在山堂尊既空
今壘亦恥手把弇州山人書以目顧余喜不喜余
言後編勝前編君不作聲杜其嘴掀髯瞪目髮上
指嗟乎辰玉何爲爾似因不朽生不平但未明言
咬其齒嗟乎辰玉何爲爾我有夙心亦如此

黃山兒柴園歌爲張濟美給諫賦

吾有園盈一畝池羣鎮洞規自坳堂駕平原茅亭
疏覆手夾以脩梧蔭以梲脩然自詫爲希有美人
詒我一東素奪我林戀披我柳長白山頭幾片石

巨靈手劈傻雲跡千尺水簾挂玉虹一泓水鑑窺
娥君拾翠逕來出定僧呼童書掃眠雲廊美人桂
精丹霄上腹裏烟霞日程量驪背時時憶祈梅豹
聲夜夜聞東阿留侯辟地弘景松此是英雄本來
相

寄嶲季韞時官咸陽

胡霜九月燕山皴皴皺寒風動窗條故人三載客
秦隴況我鄉心覺多次雲孤栗靈谷潛何思之不
見竟縹緲何時事了拂衣歸東舍西鄰送香讚樂

遊原上近清秋衰草荒陵天盡頭安得身輕同去
鳥與君一話近來愁

晚秋西郊感賦

城頭一帶橫山𡹎隄柳溪烟撇眉臂點點寒鴉掠
水雲西風吹折思鄉淚爲官半載出無車送客連
朝意如醉南來北往任奔馳𤄃螺啗空甚滋味路
傍山色染車塵道上行人隻虛貴擲樝移尊叩寺
門半窓紅旭僧猶睡

秋夜飲秦貿之祠部舍中醉作

與君同生復同學事事輸君一頭角粉署薇郎艾
冷官君騎瘦馬予追琢興來散步叩君門掊點樽
壘恣揚扢鳩車竹馬話最今土狗泥龍任清濁君
不聞仕宦不止車生耳又不聞仕宦不止執虎子
我輩悠悠無足稱世上炎炎只如此兩人對酌雞
三號門外風波又將起

送侯得一大行奉使南還時予亦有江南之
役

朔風連夜號枯樹聞君欲往江南去醉擁氈能唱
鷓鴣天寒不得留君住我亦烟波歷落人夢魂嘗
走吳門路吳門舊蹟半丘墟美人粉黛成煙霧伍
胥空傳有怒潮就中真宰誰相訴君歸但飲虎丘
茶古往今來不須顧世事直堪掉爾頭危言莫問
填余[illegible]謁僊洞望雲祠爲余一訪讀書處

朝天謡

九敘來王滿街肆中餘科條幾行字不須卓魯與
龔黃但要備得朝天贄爲問朝天贄若何科三道
四翰林二嗚呼科三道四翰林二此是三十年前

事

圍講章

辰沙界畫江牋紙寫盡殘唐五代史詞臣連歲吮
筆成若問其中只爾耳黃綾包袱裹將來年老校
書曾未啟旋將句讀付吾曹諵校苟然而已矣治
亂安危一束藤此類寧堪付牙齒天子齊居二十
年如此虛文似當止

西臺史

西臺史西臺史休撲楊花不知止楊花不及李花

桑李花有實楊無子李花到手採作綿楊花飛去
蔽青天青天尚爲楊花蔽況此區區蜂蝶緣君不
見去年受將稱帝威阿殿金門人惕惕無端忽範
中貴拳王帶朝衣盡陵轢此事由來非一辰使君
胡不思其因寧爲破壁漢朝事莫學周與來俊臣

趙浦口

白波粘雲天欲[illegible][illegible]攪風鬼夜哭露頂有輿禿
尾驢上橋下橋若墜谷官庖連日不療饑走向田
家覓脫粟田父向前跪致詞語未離唇淚已簌龍

闘淇濤吏虎冠昔兒爲魚今且肉守臣請賑徒具
文甑幣牽車日相逐使者色喪心如煎烟痕村逕
傍誰宿

出靈巖石又成長句

老衲敲鐘天欲曙僕夫捕車客將去其露泉爲洗
面湯烹茶畫所長松栅當日游來廿五年至今又
到窮攀緣壓椒靈境何相淡大笑虛空不住禪

看泉

陪尾山頭泉不數突似戈鋋閱武庫亂洒晴空散

繡紋疾若霜鷹逐飛兎刷鎩桃珠濺玉沙破甕翻
盆滴天露桃然柳葉映兩涯一一朱丹繪輕素風
塵遊子來其間可十七枯鮮得深渡自對泉水枕流
眠去去看天天已暮

建業篇

一江劃作天南北帶水襟山勢雄特生子當如孫
仲謀首向三分裂區域割據深心隱未窺猶託曹
瞞爲漢賊永嘉青蓋無還期僑立諸州更可嗤秖
心已安建業水買勇尚出淮南師寄奴邀幅差足

書燕秦既破歸何爲南朝國度因不競似執太阿
授人柄浸尋一葦向歸安仰視金陵若窺穽隋併
唐吞不必誇 高皇源以此爲家定鼎十年旋北
狩東行豈看洛陽花聖子神孫識超獸竟以岐豐
作湯沐人道都燕是建瓴豈知出谷惟遷木業錫
競眾自年年筐篚雕鏤麗且鮮地稱饒富人安業
不慕將軍與控弦江行連日意鈍釋泥酒傲歌神
不受烏衣巷口今葉落空對江山坐清畫莫論形
勢與興衰歷陽樹色依然秀

大風雨

九關裂眦龍鬭鬭黑雲垂江失宇宙一氣迷茫驅百靈石隕沙飛打窗竇是時天帝怒豐隆玉女掀唇嚙霞袖鋸肩傾珠河伯宮織錦鮫人不嫌漏隕天墜谷舡低昂釋子牽衣走前後何時逐却望舒魂蟾蜍手決飛燕胝

蘇臺行吳人有所苦而作也予聞而傷之亦賦一章

姑蘇臺自何年架借水張山君膏沐塗膏盡血勢始成深可逃寒高避燠根趾欹斜仗太湖雲雨空江晝灑覆累級真能壓洞庭層岢直欲侵天門臺上時時奏管絃臺下人人空杼軸昔日吳王全盛時螢壁與金競相逐西施為樂暮復朝池上遺脂到今馥繁華此日似當年不問流離委山谷凌獻寂寞章華荒惟有茲臺聲音蠹石雕鏽聚涸多但好憑陵傲茅屋

城上

衆山山外山如簇岧岧秋聲澈山麓洞門晝啟白雲飛點點歸鴻集人目野情浪蕩懶朝參日對晴峰弄曉嵐黃菊消醾酒初熟好尋霜樹芙紅酣

宿古亭驛

松枝浙浙雲冷冷蟾蜍決波天洗青樓烏欲落風響翩颯然坐我白玉瓶鶴巢微露樹梢星欹窗激光流和鈴游子倦臥眠古廳翻身被魔迷精靈起呼僕夫掃輪軒霜兼殘雪光熒熒肩摩轂擊門不局塵羹塗飯無時停此中是夢誰能醒

過東門里展祖塋恭述

谷如盤川似輞溪比桃源微讓幽景同栗里差加爽我家高曾居此中婚姻耕鑿相來往　戚弘以來事詩書番使烟霞易塵鞅子孫好大墮于農家蹤蟲瘩誇深廣人言今日勝疇曩三嘆低眉發深想

觀海

天風吹落銀河水浪花上接雲為澁瀬氣噴波接混茫遥空一練看無始人言此是魚龍宅又言此是鮫人宮韓子大之終一物鄒子環之理未窮以

余觀之殊不爾彼天蒼蒼此亦然豈知世界不波
濤縱屬虛空有涯涘三山有仙仙可尋三山之下
天門深烟波入世原相絕貝嶠方壺傳至今秦皇
漢武思難及身落闔浮欲求出盧生已去徐福逃
依舊浮生此中畢

渡江

東風吹浪聲鐺鞳兩岸青山勢相荅舡頭作高尾
作低幾葉輕帆向雲拉烟霧蒼茫閃縮間已失真
州寺中塔觀流神竦眩欲迷坐守蓬窓擁孤衲白

盖青滿撲而來不覺金陵據吾榻

尋龍歌贈李和行

世間自有真風水不在龍原與砂委碧空原藏四
部洲須彌可倒錐頭指睛人耳視莽尋龍未及轉
睛龍已從李生所覓不在龍有時見龍加以筆假
龍真龍並駕驅假者驅除真者弭李生顧盼差自
喜以手撫龍縶其耳龍亦盤旋入轂中金光雲色
從空濔生也猶然意不懌更引龍孫入甁裏須臾
變化千百萬網身尚在生手底淺夫詫道草中蛇
李生苟然而已矣李生苟然而已矣此是堪輿摘
骨髓

雙烈巷為劉吏部作

綠林豪客縈俱頳哉岢大編江中閒廣文體中無
所得提刀霍霍旋雙髮雙鬟英英目相語宛轉蛾
眉墜秋雨母抱啼兒女轉身飄然忽似從風羽楚
江碧兮楚江清猿啼鬼哭聲錚錚一縷貞魂付鵑
血空留珠樹三株生汨羅屈原胡不逆懷王不聽
吾從昔孝女曹娥差足稱為父捐軀義超脫母兮

女兮千古希多少鬚眉不堪撮李陵衛律胡兒云
曹蜍李志猶須活

財楞齋醉後同邢養敏王元起賦

明河墮頂星窺樹骰子無聲酒空注萊菔覓騎解
語香蘭翁倫抱玉兒去王郎癡作老婢聲媚月央
雲佚新句休言今日死君家休言爛醉弄琵琶此
時若不當筵舞試聽街頭鼓幾撾

鬢鈎

雲香月艷菱花浮玉肌縮愁愁不起海棠睡足午

鶯流詰曲蛛絲報心喜粉蝶拖伴貼屏風霞錦流
光照羅綺檀欒吐屑字不成珠弗盈盈落輕蘂後
園曉起架荼蘼片片春光姹人死

送高中白出守淮安

高郎立心一何苦高郎之才人不數丁甲風雷任
意驅斷鰲鍊石將天補共垂攏指隸首降以舌舐
空地委土黯伯從教號世人看君臥治淮安府
天公作意獻東土黃毛小子揭旗鼓誰家兒郎長
白山此地去君財步武陸剸水斷稱才難君也無

爲太推阻若有橋邊詭受書早須狙擊猴猻楚

秋夜與周野王飲楊茂仁旅中

三子窮交三十載周郎面上差光彩我爲浮名顛
亦華楊子守玄絓不改一燈芙對逆旅中猶叫樗
蒱盧與采人生本色不可無何論廟堂與湖海君
不見熱官昨日升年例眼紗蓋面無神氣又不見
故鄉離亂盜縱橫石田百畝誰與耕丈夫既無濟
世安民畧又無千秋萬歲名樽中美酒天邊月便
畢吾儕此一生

梅花爲周野王題

冰綃剪雪篩疎影月裏芳魂凌幽冷江妃斂袖欲
霞痕脂暈飄香撒光景不分多情意太嬌撩人只
在無人境一片相思逐曉雲爲誰留下深深省

曲流觀

復龍伏虎排松石朱栱流星檻飛碧曲磴紆迴亞
水簾半空獅象紛相擲巨靈誰遣作山師雲絮茫
茫手親擘盤蛇細道裂帛明童子攀援臂相掖上
窮日月下無崖割裂山河遭㩦擷　蕭祖曾來闢

道場雷殿星壇盪相射太平天子四十年徑草榛
蕪不教闢曲水先填夜袱流金缸無彩光沉璧宸
遊既絕樂事稀春土如焚沃土鏊老瑞應客但點
頭事事如今不同昔

賦得窗有風爐有火

窗有風爐有火披衣行焚香坐一梲新茶豆子聲
幾叢亂葉榴花朶稗子枯髯問字奇苦吟不就明
珠顆前街呵殿後街呼兀然一覺浮雲我

慈寧宮

天聽早君門近君門不近臣滕進臣亦有言邅迴
前厭志貢鞘反復忿凝驕呼一何怒三頭昂藏貫
索發從今呼天天聽高

彈江州

彈江州一彈不獲再彈休三彈不知止君無視此
同老牛殺老牛尸之錯上人不疑下人愕下人愕
無與訟官家奪爾彈人爵

同李歗玉方伯房潭柘衆知家兄泛舟海淀

蓮花十丈湖千頃火齊吐燄毛穎珍珠滚柏玳

瑁盤月滅環珥瑪袁影郢君繡被翻幾層剪霞曳
練垂天綬委蛇[illegible]解殺人以手拍肩撚其領襆
鼓催令令不行壬撥荷枝待君謳隴西豪士清河
奇粗醬大咽醉復醒日光漸老花神愁岸上輿夫
目相微長揖烟波歸去來城裏看山似窺井

雲居樂

誰家管絃綠罽內華亭鶴翎飛謖謖綺堂香梟磬
聲烟月底雙鬟珮微觸粱摧急拍水龍吟風掃幽
窗墜金粟挨喉莊手靜逾時碰刺冰盤撒幺六十

三女兒哀江頭泣唱公無渡河曲哀鴻叫影雲外
鳴嬌鳳調雛躡仍戲嘈嘈剝剝轉低昂裂斷郵亭
幾竿竹銀燈搖亂天雨星梟盧罷采雞升木

感事

奴兒鞭長不及馬虎慈鬼惹似驪尾老羌三十類
猢猻手挾人肝鬪四野榆林大將活被擒仍說中
原莫輕惹我家閫混彼胄騰日月都堪逆瀟灑試
歌一曲胡無人飛霜雨血天爲嗔

讀王季木嵎居詩

向言爾詩似長吉如今秀與青蓮匹無論天才及

鬼才思來都使風雲失華山船藕哀家梨吟比雪
霜廿比蜜吾儕得爾如巨靈世界新從斧頭出趙
歌傚舞笑將人終日槃膜禮大畢余才既老行復
盡掩卷垂頭居如蛣猶有生平狎主心邀姑絆約
縈吾筆

吳太公眞

生來傲骨妍皮裹榮名肯挂眉稜鎖世事看如木
上漚指頭彈滅薪傳火百年柄老徵亭雲尾盆日

向江頭坐醉後長歌謝朓詩狂來亂嗅梅花朶世上
人慕歷歷未真看出不奈渠生塵奪將前史從頭
檢往往已差到逸民夫君說言心更工筆不代耕
儒不爾莫笑鵝衣守硯田行看馬蹄侵青土鹿聞
麓蓮休說奇驅馬世來在環堵

與吳浮玉給諫

我詩我文似枯蘖世之食者嘗不下我文能薄
世人蟲吟草澤見號叱黃州給事意頗同過我齋
頭莫悲說言發河漢與牛毛不及一笑蚤耳怕坐

中為我吟數詩盤滚明珠喚尊奴自從此道渙散
來名流坐作好聲價風雅抛如一束蘆壇站荒學
五侯霸君也胡為厭世氣手把毘龍扼其臍片言
抉要發皮宜避我沉冥無當長夜有人同龍哀家梨
笑罵從他還笑罵

萬歲夜

龍旗夜捲秋宵露海南獺象窺蟾兔三三潘流殘古
桂花千旋萬舞飛鵶鴉凌霄此時正幽閒睡老天
雞鶩趯趯銅聲吼動萬井烟白榆歷落瓠棱邊三

中聖人眠未覺為君且停上雲樂

寓中同季鷗季木分得有字

檀槽不柞長安酒問事如瘖但指口王生呼來作
小友更拉婆娑一髯叟三千熊居僅如斗畫軸瓶
花少而有狂擊唾壺當鼓缶佬欲睡者捐其肘燭
跋屢換止君走仰視明河墮吾牖長安貴人熱炙
手推輪折軸不可扭揚則雲霄抑培塿黃龍一碗
能嘗否區區熟視令人嘔香餌未吞身胥苟前當
毒蛇後猰狗不若尋巖與樓藪撇曳長裾帶輕綬

人心不同面好醜誰能有瘦臨嫁炙

劉敬仲

膣人剪水囊懸肘劉郎叱雞雞反走妥帖功高排
奡能老杜老韓都上口吳兒啞啞楚兒狂饑鳥飽
食餘蟯蜘旱雷勃律胡琴碎紫綾半臂桃花倡東
海波臣鯤鼠奔沉冥直抉珊瑚網右軍初見衛夫
人側理滂沱神益爽

朱五吉

舍人舌刮芙蓉露秋昊明蟾對寒兔燃犀照水水

倒流月冷天機剪斂素縱橫掀蕩軒農圖皇墳坱
輿鬼𦢊粗入蘭春蠶作繭手輕綃幅幅垂流蘇合
人罷起明光卓繡鏤蒼茫絣綾葆休吹舌上五更
風千樹桃花待君倒

丘介子

丈夫生來薄章句兒乃低頭事庠序丘郎一戰遂
勝齊夜雨陰風披枯樹洪濤澒洞倒瑯琊細剪秋
雲撒霞噀滉漾金輪海底翻撲刺霜鷹掣空去翩
翩麈尾析牛毛水洸連珠花捲露一秣天閑几馬
空二十四蹄攢不住罪夜寒燈對客窓令人頭髮
根根豎

悲遼東

欃槍夜耀烏龍水鏽馬團團聚如遝揚鞭一指燕
順城百雉連雲蕩如洸馬聲嘶人聲哭長白山頭
鬼相逐草殷沙碧君野烏飛半身半首眠弓房此將
胡兒髮猶豎冷笑提刀且歸去迴頭怒指大旗竿
捲作飄蓬操作絮將軍精靈上訴天幾千冤魂啼
向前令牌原爲頭顱促呼魅紅聲斗滅烟驅我士

城軍運我連車負殺牛且烹羊降人來上座淫雨
彌空海波沸我馬攢蹄縮如蝟胡兒長嘯戰且休
一堡財空一堡碎老華廣寧臥不休一死難償萬
髑髏朱提但入長安邸漢法從來是贅旒

李太公冊子

鶴眠老仙眠始足盥露薰花揩方目手掬松脂餵
鸛鵒餐霞蒲楊雲宿石洞仙經篆欲訛老仙檢
校明毫禿閩江曉汲煮琅玕瀲瀲珠花照靈蘇謂
蟲不顧聚蟻狂雲子流香果其腹玉妃鬧裙亞青
鸞刻羽移宮海山觸芝芬蘭馥燦犀革一幡一謳
盈海屋

杜松

北風吹天天欲墜赤光淋淡殘城碎冢頭鐵骨蠱
曉脊蹄起紅泥血花沸坑裹斷蒲紫麥苗黃狐嘯
林黑鳥醉殘兵遺不泣孤魂人人盡洒將軍淚

古卷之終

浮來先生詩集

魯郡公鼐 敬輿著
新城王象春季木校

五言律詩卷之一

除日

落落浮生事凉凉避世才病因驚歲過愁已伴春來岸柳看新綠寒梅只暫開兒童雞貼畫相對但徘徊

其二

潦倒生涯拙浮沉歲月頻低昂隨世事憂喜逐家人梅柳新何刷風雲態不眞晚來看宿歲懸磬樂吾貧

辛卯紀事

廟議安邪畧猶聞馬市先豈能容再誤何必待來年狼子戎心狡狐疑漢策偏帝閽眞虎豹無路說憂危

其二

天子坐齋宮君門眞九重漢臣惟植黨虜種不和戎西徼猖龍種南荒至犬戎紛紛庭議者誰肯乂王躬

冬夜

月落晨星少風高雜樹鳴幾年琴裏趣今夜夢中情心事青山老浮名白髮輕林泉足游賞差可寄餘生

齋居漫興

未擬絕交書人情已自袪病全疎請謁貧不廢樵漁老討藏舟拙生名逐鹿虛前程寄丘壑謝客豈歎予

莒州道中

遠樹寒烏起荒城野色分氣蒸疑近海山迥盡連雲莽莒竟何處伐郯空復聞平生懷古意况值對斜曛

春日山行失道

夙有耽奇癖山程任馬之如何煙起際不記路岐時處處花迎笑行行日覺遲晚投巖際宿疑被白雲期

邢子愿書來云近有山人持美人三下遍索
賦諸家率鮮佳語子愿立筆爲之工可掩
代命余屬和實愧續貂

月下

案戶低銀漢清光滿畫樓欄杆擎玉軟風露濕香
愁態與泠風逸光盈翠黛秋儂家年十五相對欲
含羞

簾下

屈曲迴廊繞依稀對面逢偶來搴翡翠風欲閃芙

蓉映笑機含錦舒眉霧隱峯恍疑巫峽去頃刻捲
雲飛

燈下

向夕罷簾櫳飛蛾競舞風煙浮鴉鬂綠花妬玉顏
紅笑露迷離際情含隱約中攢眉渾不語多是此
宵同

夏夜訪徐居之

薄言尋孺子不謂晚山迷京月搖波去晴雲半嶺
低有村都枕谷無樹不臨溪到此宜幽興知君戀
遠樓

寄馬季韞下第

落葉滿寒波愁如望遠何村村秋杵急處處晚鴻
過憎遲文章在謀生歲月多青山荒未老好共採
芝歌

潞河舟行

岸葦蒼蒼暮汀鷗聽欲酣紅塵來薊北[illegible]夢忽江
南樹與秋雲遠波將水荇含偶逢漁父問疑是楚
湘潭

其二

千里嵇生駕輕帆夕照中水雲低度鳥煙樹遠搖
空寂寞三秋色悲京一遂風檣烏驚客起遥帶晚
霞紅

乙未至都門與呂汝成

七載江湖夢誰知有路通蒙山非夜月長樂此宵
鐘辛苦酬相面艱危損舊容可憐宮樹色猶勝客
顏紅

丁酉秋日再過荊山寺

春游宜不愜重過看秋山片雨林梢外飛流塔影斷烏隨風葉落僧伴野雲還明日天涯路浮生又此間

其二

列嶂圍高閣疎楊抱寺門水雲幽靜土煙雨淡孤邨塔廻金人建碑荒漢篆存羣峯環十二語宜欲外乾坤

丁酉冬日晤郭百原於沂上

不遇知無恙相持疵若何文章宜曾遊疾病苦爲

魔霜冷歸鴻急鄉遥旅夢多逢君聊信宿那得慶狂歌

紀事

濟上東征士翩翩結束過春糧無宿飽菜色欲揮戈肉食謀成鄙書生説自多近聞全慶戰當事愼揚波

其二

聞說中朝士紛紛欲致身三韓兵六屢動兩觀火何因得計惟營窟爭名故逆鱗請纓吾已老三嘆洛陽貧

鄒南道中

三徵看漸近客路轉無涯塞氣愁邊雪鄉心夢裏家絲雲生　帝里春信淺梅花苦聽同征鴈咿咿宿晚沙

過舊園池有感

簫鼓親中流那堪故主愁一朝王謝燕百歲祖宗謀花濺傷心淚亭荒感昔遊平泉又陳跡何用越人憂

戊戌下第留別呂汝成

久客伴春歸相看條落暉壁誰憐刖足淚爾莫沾衣風雨他鄉夢金涎昨日非名山藏不朽吾亦厭輕肥

聞鴈

依依殘漏永客歷不勝難偶爾塞鴻過瀟瀟庭霜月寒浮名歸蝶夢生計老魚竿已作名山長何須惧彈冠

晚行

山月映霞明涼飈向晚生草枯霜滿徑雲度水無
聲宿鴈依沙渚寒郊駱野情人家煙樹隔村火望
盈盈

輓呂著南大司空

自領中丞節平胡靜虜氛家兒侯是骨兵氣陣成
雲欻塞彌驕子銘山表異勳何奴猶未滅誰起漢
將軍

冬月送光國侄北上

曙雲初至魯秣馬又游燕惜別動千里浮生無百

年離魂銷濁酒歸鴈滿霜天無限京華思平安伏
爾傳

其二

爾來居汶上吾復臥山城病裏一相見愁中又送
行雪雲寒欲墮別淚咽還生莫作長安水論年及
請纓

贈周太公詩

漢上麗眉客曾分帝子靈能官雙髮吳祿鼓瑟必數峯
青遺愛留冬日投閑虞屋只今朝謁懶騁蹇看

盤飧

其二

巋然存大老海內比靈光奏賦驚天子齋心禮法
王權從湘浦汎機自漢陰忘更有兒孫事歸來構
墨莊

山居

空齋何能摘看山處處秋雲藏黃葉寺霜冷白蘋
洲歲月驚殘夢漁樵戀敝裘莫嫌吾用拙得趣在
林丘

其二

滿目逢搖落驚心逐亂萍移家青嶂外高枕碧霞
中石磴雲霾樹寒村笛怨風悽涼千古恨不獨爲
途窮

其三

屏居雖蕞爾傳是濮遺城雉堞存前代荒蓁付此
生松雲同鶴宿稻月照霜明美盡年來計無人學
耦耕

其四

禮因逃世廢樂任野夫爲月下臥花影風前吟竹枝愛閒惟謝客懶悶仗栽詩莫問年幾甚南山盛紫芝

秋日同質之飲城南樓

落日照山黃寒林更莽蒼樹分煙色斷風帶鴈聲長酒與秋逾健愁心醉不忘二三同調在應教野夫狂

冬日送安孝廉返平陽

送爾南城路相看坐日昏溪流縈縣郭岡勢抱寒村多病愁分袂將離罄此尊眼中吾老矣何事不銷魂

劉克所節推過蒙病不及候作此奉寄

忽報輶軒信倉皇屨及門欲邀看竹客頻掃浣花村力疾扶衣衽呼兒治酒樽王程宵駕去虛宁與誰論

友人庄上

同得酒中趣開尊即日斜披襟當暮雨揮手拂明霞世事閑方淺詩才病轉加莫云東道菲吾自愛茶瓜

其二

昔賢稱下榻君與古人班世薄千秋業吾營半日閑放歌惟濁酒寄興托名山兄是徂徠近風流更可攀

其三

逃虛兼避世何異古沉冥一室虛生白群山未了青晚煙橫雨脚斜日浸鷗汀莫羨逍遥樂吾將徙北溟

其四

遯形來宇宙寄傲適雲林白石悲長夜黃花識素心鈎簾邀月宿乘興據梧吟忽聽樵歌起都忘下里音

其五

僻性耽謀野幽居豈近名不持非馬論閑讀種魚經葉露流明月天風送晚晴吟成時抱膝吾討老躬耕

其六

才子名仍朽熱官眞可憐一瓢惟拙樸三十不談
天詩格無中盛詞壇有後先誅茅成市隱問買
山錢

過山家

雨過谷陰森泉聲雜鳥音樹隨溪宛轉屋與浪浮
沉務績農家事盤餐上古心却疑漁父棹還向武
陵尋

都門除月抱病

生意蕭條甚天涯強自憐歲從殘漏盡春是異鄉

看賦草三篇親家書一字難病來心更苦夜夜夢
灞茅

其二

一年惟善病萬事怯逢春藥裹親孤客寒燈伴旅
身鬢吳知青鏡改愁與綠楊新莫道雲霄近加餐是
遠人

給諫希泉王先生以言事　廷杖黜官還蜀
余師沈先生命予賦贈二首

太息朝家事孤忠悟　主聰一疏成羽翼萬死去
鄉關布帽離燕市魚鳧望蜀山君心無不悔好待
玦爲環

其二

書上身先萬歸來錦作城心同精衛苦淚應杜鵑
聲絲筆江山助丹衷日月明還將新諫草檢點舊
鼎衡

東歸途中

命使文爲苑貪知病是魔浮名眞長物縱飲且狂
歌逐客憐車馬山衣問芰荷浮生何所寄已分老

烟波

其二

狂氣挹子六未悵望衛河濱孤客驅羸馬鄉音似故
人辨禾剡饕飯析米夜勞薪屈指家園日看花已
負春

其三

野曠虛天迥長河淡曉暉鷺銜魚浪起帆挂水雲
飛國事交崩杞鄉心逐采薇莫言朱紱好吾自有
牛豕

其四

未假扶搖便何須振羽翰貧應爲爭業世豈妬儒冠兒慚藏書廢時違借筋難所營惟一壑絕勝破三韓

其五

驛使來朝急相傳動楚氛頭汚漢江水聲撼武昌雲罪已知何日來言想未聞不才甘老大搔首說終軍

其六

不走靈州道馮誰問子才鳳毛吾自惜鷄骨爾堪哀古戍昏鴉集荒城暮雨來歸歟門是席何用憶金臺 時予愿變居欲往吊不果

其七

傭畝嚮東菑田家入息遲打門催傳穀烈淚翳啼兒甙鼓喧求雨魚竿釣晩颶俗情眞一槩嬰辔欲何之

秋月

一望皆蕭索秋深落木閒何樓聽白鴈得句貌青山病起財踈酒詩成却礙閑不因無二仲三徑愛常閑

其二

爲識閑中趣攜家臥白雲逐貧空有賦乞巧漫移文世亂龍猶臥機忘鳥入群門前五柳大不是學徵君

曉起

遠望天疑畫霜寒日未升風迴沙捲雪河斷水流氷薄俗身難致藏山事可憑魚竿書計㥄惶恐說嚴陵

無計

貞疾恒無恙長貧豈計年途窮空有淚衣冷未裝綿折简邀山叟春糧辦税錢東隣人不俗時與話林泉

邢養敏庄餞别

欲窮玆地勝暫爲解征鞍對景頻呼酒吟詩遍倚欄花憐遊子去雨似客情寒無限重來意還期仔細看

春日

曉色村村靜啼鶯斷續聞水聲喧急峽松葉掃歸雲肺病乘春剩名花帶雨分豈無貧可逐恐致壯山文

留別馮季鎰劉惟道

酒落窮交日婁其奈別何看山愁問路對酒不成歌吾髮空難老君才每患多逆知淄水上客淚已添波

其二

執手踟躕地相留帶斷群回看湖上柳巳隔嶺頭雲有夢憑誰寄多愁借倩分若非貧作友一事不如君

小東園同王季禎夜話

天河流丙夜客興話逾濃雲捲新弦月雞號欲曙鐘葡歸方稅駕吾倦喜明農莫問浮沉事西風入曉松

曉望

高天霜氣肅纖月尚依林霽色開朝景寒聲斷曉

佛病憐兄弟閒老覺髮毛侵寂寞浮生事醇醪手自斟

冬日訪周野王於東莞道逢返瑯琊之信悵然而歸作此惱之

踟躕真箇返頭望更愁余立馬留殘餅逢人托致書相邀慚病酒中道頻廻車可惜連床會燈花又是虛

除日

愁怯春將迫衰憐病有加半生嘗寄食垂老尚無

家燈火看兒輩雲霄惜歲華鮑郎才已盡何意頌椒花

癸卯東莞遇楊郭二子話舊

見爾欲飛動相看愁已忘十年同削跡今夜偶連床老至憂兒女家貧愧稻粱生平惟二仲且莫問暄涼

夜坐

新月半規明微雲河漢生烏來松影亂風度藕花驚夢覺無知已幽棲減俗情若非愁病瘦盈掬亦

林留歸樵唱起村靜炊烟深莫厭羈名久魚竿豈
蓬沉

喜馮季韞至

故人稱信士不速亦相過夜燭燃龍話雄心對月
歌情偏鍾我輩酒欲共君多二十年來約今朝竟
未磨

冬日臥病村居

萬樹忽如帚千山態睡昏滿庭惟落木無雁過寒
鄉人語初歸市愁深只閉門百年回首處何事不

消魂

其二

一榻好蕭然琴書伴客眠影將梅比瘦心與藥同
煎易下無聲淚難呼不語天所存惟傲骨遊覓受
人憐

其三

爲有幽栖志經年寂寞中一窗昏慘月萬壑怒號
風共竹分孤影偎梨命小童時時須藥物那惟不
成翁

其四

自分無俠骨烟霞付此身奴多辭主賤妻亦厭家
貧風葉時疑客寒山愛作隣向來塵慮淡不是苦
逃人

其五

已厭儒爲業那禁病是鄉青衫淹故紙白髮伴空
囊曠野吹寒燒平溪帶遠崗偶因扶病起獸立詠
滄浪

其六

偓強已非昔匡羸難自支莫憐門似水堪嘆命如
絲雪墮松巢鶴鷄棲日在塒振衣兼濯足三復太
冲詩

與郭百原小東夜話

同剪孤燈坐論心比舊濃爾懷非落穆吾態已龍
鍾霽色寒霜杵深談到遠鐘淹留仍枕籍轉覺未
從容

丁未春日留別王木仲太史

動是經年別能無十日留浮名同馬角客淚盡貂

衰雨色寒鄉夢征塵斷戍樓但存吾與爾何事不
千秋

其二

世厭仍求世途窮方自憐不堪腸寸斷休說賦三
篇執手傷來日停杯悵別筵豈関文憎達錯認子
雲玄

長清道望靈岩

一水明如帶群峰覆若盂野花排錦障新月吐蟾
蜍入耳鄉音熟逢山客興舒諸天疑望裏笙鶴肯

留余

其二

一動名山興鄉心便覺微逢村沽濁酒隨意典春
衣樹逐梨雲斷花隨麥雨飛幽情兼野興處處逗
禪機

留別吳禾千

不料千秋契翻為五噫歌道因窮已廢情為別逾
多白髮憐春去青山奈老何昭王臺下路底事太
蹉跎

其二

不謂延陵季能知魯國儒龍門千古業楊子一床
書鹿豕今為伴江山借起予他年名遂日好問武
陵漁

雨後

老至病相仍身衰旋復興久陰妨合藥多悶欲尋
僧汲水共魚鳥編籬就葛藤夜來擁衾盡誰問未
能興

同年傅鼎卿從金陵歸訪余山中余以病方

謝客其去也作二詩送之

簡負探奇癖江湖任遠遊風塵銷短髮烟雨弄扁
舟楖葉哭姬店霜華楚服秋向來頻謝客犹忝愧
君留

其二

忽有高人至開門果是君客歸堂阜雨衣帶秣陵
雲命酌傾村釀稱書解練裙近將綺語戒何以慰
離群

病中雜詠

無賴東籬菊寒花晩更親閉門惟伴鶴裂足倦逢
人雨積茶傷濕苔空客過頻豈無儀禮法禍性故
難馴

其二

世態誰青眼深心會綠蘿名招征國忌病向戮民
多就日攤書罷看雲對酒歌讀書同閉戶此外是
風波

其三

吾家南郭下郭外許多峰山色寒宜雨松烟晩出

松比鄰多好客同學半成翁世上閑車馬何須混
老農

其四

壯志憑誰慨幽情長自安稅逢廉吏省山對酒人
看雨積松鱗瘦風清鶴夢寒入林從此始知已肯
相寬

吳人孫元彬穀城于相國客也以馮馬鳴春
訪余小東因病南還送以二律

昨夜吟莊舃知君不在心客囊貯藥盡歸興過秋
深魯道愁邊去吳霜異夏候尚留丞相閣來日好
相尋

其二

美人名下士鄉思忽闌干祖道同君望秋山似客
寒新詩因病少初雪到家看我亦勞勞者愁歌行
路難

冬日同子辨兄過小東

霜氣曉仍昏炊烟隱草門雞聲初在樹人語欲窺
村寄興惟松石邀歡有弟昆山家留野客莫厭濁

醪渾

山樓與家兄坐話

丈夫作農家語相依到落暉熙愁勤灌杖屢涕淚話庭
闌夜恨因風起山花掠燕飛君遊知己倦應是宦
情微

從雞岡穿小松林至曉對

阿閣挂林稍黃鸝滿綠郊雨添山帶潤雲曳水簾
交漸喜田功遂兼無俗慮看百城吾不假一壑已
安巢

晚步

岡勢抱遺城長林逼沼清門隨村逕曲山與屋檐平藉草搴芳杜編籬護落英十年餘一褐只喜斷逢迎

五言律詩卷之一

浮來先生詩集

魯郡公　鼐敬與著
新城王象春季木校

七言律詩卷之一

泗水道中

泗水橋頭十子庄依然故堞照殘陽三千王迹空車轍五百雄圖入戰場疲馬嘶風遊客倦昏鴉啼樹野城荒十年此路虛來往愁聽西風響白楊

內兄子伍伯愚自碭山過蒙作此送之

千里來過一夕分馬頭秋色碭山雲樽前破涕詢生事夢裏傷心話別羣憔悴我身慙路鬼風流而父有郎君依然明日天涯外無復離情可寄聞

郭百原移樽出祖

征馬嘶風客淚流離觴不盡瀉離愁到來雞黍酬交意此去溪山付夢遊遠樹傍巖煙漠漠歸程無伴望悠悠與君雅契傾千古珍重前期好自謀

癸巳除夜

[illegible]色侵簾夜欲分愁心和淚共紛紛燈前稚子歡傳歲堂上遺機絕望雲生計過年惟避地謀身此日不須文眞逆若遂名山約婚嫁何須論世氛

其二

寒燈欲滅影悠悠一歲浮生一歲愁幽恨豈隨殘夜去危心偏向畏途憂身如敗葉常思墜業在名山豈豫謀百畝欲荒生欲老那能從此負漁鉤

喜雨呈王栢山

朝來疎雨散高林處處春催布穀音父老但須歌帝力君侯眞足慰農心花香滿縣風初暖草色平蕪綠正深數畝石田荒可破野夫常遂臥龍吟

寄邢子愿

兩付鴻書問華門慇懃一字一銷魂古交轉向忘年好小友眞從異代論遠望欲迷芳草路相思愁老綠蘿村何時得與梨丘月入室同開半舫樽

雨後登樓

雨色財過暑盡銷滿庭秋意在涼飈樓臺日落晴瀟灑村樹煙空晚寂寥山帶遠將虛翠滴城烏都向夕陽飄凭欄何事傷神劇天外平蕪望轉遙

晚對亭與徐居之坐談

峯頭飛絮逐簷流亭外瀟瀟野炊浮南澗迷烟山寺暝西風吹雨豆花秋高談襟袂凉逾甚小徑藤蘿晚更幽淸興况兼心賞共與君一日破閒愁

送陳君夏先生還試江南兼以請政長卿

十里芙蓉繞泛槎西湖秋水動秋霞幾年海國初分袂此日江城蚤看花八月寒濤供賦草四明狂客喜還家野夫下里誰堪賞莫向東南竹箭誇

過富庄先太孺人故里

十載攀輿此地過舊遊重到轉婆娑寒山晚作相留意秋水幾添別淚波夢裏機絲悲自語里中新故近如何征塵一道歸程疾回首西風愁緑蘿

寄郭百原讀書東皐

聞爾精廬寄上方海雲都護講經堂千家山郭隨流水幾處寒煙帶夕陽別後音容勞夢寐秋來霜露冷衣裳可憐屈曲通幽逕無計同君卧竹房

鳳山新隴居太史公者十四年矣墓木拱而向圍丁酉秋日以試事告别泣而賦此

松巳成林楊有風虛堂寂歷晚山空煙迷遠樹斜陽外門對寒流落葉中置塚萬家眞有志名駒千里竟誰同依依回首紅塵色明日天涯西復東

同呂汝成王木仲劉白二君飲朱倩華館

香醪香澤靄相浮燭滅華堂客欲留珠履錯交歡入醉銀屏斜倚倦含愁嬌分翡翠蘭苕色麗奪芙蓉綠水秋不爲當歌狂益甚應憐一唱是凉州

出京後有懷都門故舊

禁御施黄出禁城征鞍難駐故人情綈袍未換春

先去久客擕歸再送行綵筆自憐能玩世青山何事易浮名高陽酒伴談天侶一夜相思白髮生

平原道中

風色吹塵黯欲迷鄉關猶在魯雲西客情惡似平原酒旅服羞逢下絳妻野戍望中官柳合桃花村裏夕陽低自慚吾道終難肋更惜浮名是馬蹄

寄江繼升

湖上相逢泛彩霞相歡豈料又天涯别來京月明寒水此日霜雲滿暮笳隱計何時招桂樹春風着

處種桑花鄉家風格南朝盛不獨銷魂賦可誇

寄郭百原

讀罷楞嚴探蕨行秋山一望曉雲生耕耘漸了田家事閒逹無求世上名已報木軍收樂浪旋聞犀甲練昆明廟廊有事江湖穩與爾同邀辟地盟

己亥九日

半庭黃葉雨毵毵幾處秋聲鴈正南日月依然重作九登高滿還故開三籬邊採菊秋初老望裏登高病未堪漫道柴桑餘興在瀾醪猶共野人酣

登樓

霜天木落鴈南飛石磴孤煙出翠微長笛一聲來遠寺寒鴉數點帶晴暉身閑喜遂今年計遊倦方憐昨日非滿目悲風三徑遠白雲秋冷釣魚磯

出郭值賀之拉過南竹上

郭外看山意不窮共攜餘興叩禪宮僧來自掃蒲團地霜落虛聞貝葉風壁上舊題傷往事樽前來鴈度寒空十年未了珈趺業還憶南溪結遠公

得邢子愿書

大雪袁安臥正嘉故人尺素慰天涯倣然寒夢愁難寄過盡秋鴻信又賒笛裏關山催客淚月中清怨落梅花傷心最是同雲夜隔斷梨丘望裏霞

送錢憲使還冠城至南竺禪院更留三日

滿天雪意爲留君坐擁寒爐客未醺不是孔融纔識面且從李白細論文僧來法座傳真偈夜定鐘聲出曉雲明月河橋看折柳冰花如絮正紛紛

同王李二茂才如別業觀漁

麥浪翻風樹蔭河閑從漁父聽漁歌臨流一鑑涵蒼玉隔岸千峯擁翠螺調笑時看狂態出觥籌應爲晚涼多相憐西日荒荒下拍手銀鞍奈別何

送楊茂才

藥欄侵草徑初荒病裏相逢坐夕陽十日豈慚東道主一樽同醉輞川莊攜來白襆驚新調對賞青山話故鄉君到舊時荷葉渡芙蓉可似美人粧

過青州

當年棒檄走柴都馬首桃花映濫盧重道昔遊非舊主攜來新論擬潛夫地形近海荒烟合山色逢

秋晚氣孤從事今宵還取醉城中酒伴想應無

過濟南

重上池亭訪昔遊芙蓉花間木蘭舟莫言失意無
朱祓且喜窮交共白頭山月影分高閣動清砧聲
入塞鴻秋君看後會知誰健都恐尊前不醉休

其二

濼水橋頭望月時碧瀾亭上又題詩但逢湖海俱
同調莫論文章更似誰策杖幾年隨野老觧表此
夕醉胡姬溪山依舊人非舊明日重攀楊柳枝

連明府招飲南竺

使君爲政坐氷壺閑遇招提拉酒徒四面白雲含
月吐一林黄葉伴僧孤自寛禮數容吾傲漸覺塵
心對爾無銀燭頻銷飛屐齒滿天霜色起寒烏

九日與友人同飲龍岡禪院時余將赴都

佛堂虛敞一僧幽殿外霜滕掛石樓隊隊野鴉銜
市過山山落葉帶雲流沽來白酒堪乘興醉插黄
花笑滿頭君意未闌吾已倦坐看暝色起離愁

晚發平原懐趙羲文

木綿表敝夜寒生月裏人煙隔縣城鄉夢連宵愁
鴈字霜雲一片帶雞聲已將華髮悲塵事更借青
山遠客程無計與君傾鑿落平原十日浪傳名

臥病都門示王木仲李尊尼

萬家燈火遍元宵獨有歸心轉寂寥客館眞如僧
舍冷閑情應逐陌塵消愁中楊柳生金縷月下笙
歌出玉橋不是酒人饒二仲一時羈墮向誰澆

其二

玉欄橋畔柳新青橋上吹簫帶月聽誰把千金買

詞賦都從一笑惜娉婷侯家蠟燭浮輕靄御苑歌
鍾徹曉星多病自憐成獨臥與君終夜説南冥

同呂汝成兄弟遊草橋地爲元時舊城

偶離火宅問煙霞與爾班荊看落花黄鳥乍鳴春
欲老青山相伴客爲家城隅舊寺生新草溪上
雲霞晚汐勝國故都何處問平林一帶只昏鴉

過苗生別業

河堤柳色妬青袍處處晴山闘彩毫句裏煙霞生
翰墨望中城闕挂林皋肯將隱計慙通客暫把鄉

心付濁醪笑㪘浮名眞是幻十年羸得一顛毛

遊慈壽寺

郭外浮圖伸太虛空王臺殿逼宸居蓮花坐與青山對貝葉經傳白馬餘胡地風沙飄客淚漢朝陵墓想鑾輿鄉關有夢腸堪斷東望誰傳尺素書

寄蔡弘甫

水拍長空天欲流新荷歷歷罥行舟漁家網藉汀蘆曬賈客帆從海嶠投賦就新詩懷楚客心隨明月下齊州莫言人遠長安近欲向浮雲寄暮愁

廣川晚眺

古堤曲曲長藤蘿堤上昏鴉帶月過萬國梯航通紫極千家烟霧入黃河心從獻賦厭將盡情爲傷離老更多冠蓋里中餘舊識風塵無奈客程何

曲阜道中

泗上群峯儼贄旒素王宮殿晚雲收城隅象馬金天過壁裏笙歌玉殿留直北依然趨大陸指南從此定神州堯祠亦在寒蕪外悵望西風起暮愁

過穆陵見海上諸山

海畔雄關擁穆陵瑯琊東望晚霞升尋仙有客來三島驅石何人走百靈若木影分光歷歷天雞舞罷水冥冥低回陵谷成今古誰與逍遙徙北溟

泰山道中

越觀峯頭挂夕陽徂徠松栢晚蒼蒼地麟赤社分宗國雲擁黃沙入大荒溪竹漫尋高士宅山容儼似帝妃粧前朝陵墓牛羊外目極寒烏掩淚行

蒙陰山道中

四塞河山十二封東吾亭畔暮雲重雄圖盡作蟠

龍勢秀色橫分辨馬峯虛擬浮槎隨海客誰將金景問遺蹤南屏舊是承宮隱徙倚懸崖聽晚松

山中聞王德懋項穉玉蔡弘甫余兄孝與呂甥玄韜同入中秘

久識王珣筆頫椽篋中常有項斯編論交誰得中郎秘接武逍從太史傳漫道賢甥眞似舅還知小友是忘年野夫分作名山長目斷青藜閣上烟

其二

長安歸後失相聞一日詞林屬五君金馬署中携

白襆玉皇宮外看紅雲好犿絲筆酬知巳莫倚清
時但右文對罷麒麟還諫獵也能千里念離羣

東安城

禾黍離離覆短墻黑雲千頃畫茫茫一間茅屋祠
山鬼一尺蓑城屬海王歸鳥漸從村樹沒晚風遥
送豆花香故人只在東鄰臥手拍柴門觧客裝

寄苗君頴

海棠花底語曇曇自把離觴斟復斟調笑別來誰
炙輠雲山相對我沾襟一村麥隴迎鳩雨萬疊嵐

光護竹林臨罷黃庭時獨眺浮雲山外夕陽沈

秋日田居

屋上雲流曳露梢庭前槐古鶴安巢閑來自覺無
他慮身外何須更論交一枕煙霞頻入夢蒲城冠
盖鮮相嘲不須筴足尋元亮五柳栽成可代庖

其二

十畝爲園萬樹重前山秀出數芙蓉村邊茅屋連
紅葉樓外寒泉挂碧松欲向赤城尋採藥豈知長
樂好聞鍾林間猨鶴休相妬占得溪南幾尺峯

其三

秋滿東籬菊又花草堂留客話桑麻祝雞似得壺
中術與鶴同棲樹頂霞百萬買鄰因避地十千沽
酒不謀家栽禾尚恐漁人識肯去青門學賣瓜

其四

極浦晴暉散曉煙蕭林秋色轉蒼然一村桑柘雞
聲外千尺雲霞蜃氣邊射策自憐同學貴裁詩不
仗故人傳幽居門巷經過少好讀黃庭內景篇

其五

參差樹色竹籬傍曲巷回溪負郭莊世遠豈能知
漢魏心閒真似住清凉歸鴻晚宿蒹葭水寒月晴

搖薜荔霜我欲近尋蓬島客一瓢東去挂扶桑

其六

桑泉河傍小東流山外茅亭對石樓鴈字低連紅
葉雨砧聲遥送白楊秋誰家刀尺裁明月入望風
煙繫暮愁日似小年門似水若無婚嫁勝浮丘

其七

十年客路總漫漫歸掃松花坐石壇一自文章驚

海內便將名姓老長安朋情淚芙秋雲落往事愁
聽暮雨寒何處砧聲連落木西風人自倚樓看

其八

問道長安啓事頻滿朝遷客爲批鱗爭傳漢水能
張楚誰去商山訪避秦受諫空懷明主意請纓羞
問倦遊人已知肉食無長策獨對蘆花理釣緡

其九

一溪煙露浸汀蘆萬里清光入玉壺秋色豈堪人
獨望幽情偏與鶴同孤坐來爽氣流銀漢聽徹寒

聲到轆轤祇以未年悲伏櫪豈將失意泣窮途

其十

策策秋聲帶雨聲泬寥天氣晚初晴久忘西笑因
懷土爲讀南華不用名霜落細聽黃葉下寒山高
與白雲平懷人苦近重陽候一夜茱萸爛熳生

冬夜喜顏丞錫翰傳過訪

滿天霜月照清尊話別頻銷醉裏魂山影入簾遲
夜燭鐘聲和鴈過寒村莫論後會知誰健且喜窮
交獨角存一榻空懸君已去看花何日叩柴門

同楊郭諸君小東園晚眺

旭日輝輝隱暮煙白雲如水浸青蓮馳顏半醉新
醅酒倚杖同看晚霽天虛抱壯懷酬射獵偶來靈
境借山川知君盡是求羊侶好放山陰雪夜船

冬日田居

千林霜夜下西風萬里孤煙晚望中晉代衣冠成
草木（地有舊城傳是漢晉司馬遺址）魯人機杼罷蒹葭松巢帶雪
時歸鶴石屋無人晝臥龍近得長安新賦草還如
廣武歎英雄

其二

菟裘新卜汶河邊貧愛逃人病愛禪城內有居嫌
近市山中無曆不知年朝寒蘆荻尋魚藻夕看牛
羊下晚烟田客瓦盆新漉酒縱無豪興亦陶然

其三

無論墻東與瀼西栽花也自使人迷買鄰喜得三
家聚築屋箕同百丈溪架有陳編供杜癖身營靜
業媿周妻亭前十畝南山色不是看雲不杖藜

其四

憶昨紅塵走帝鄉偶因校獵獻長楊歸來依舊千峯雪回首空聞一殿香北極寒雲迷大峴南山霽色勝崇嵩三韓近報烽煙起肯把荷衣換裲襠

其五

歷歷平疇落晚鴉風林漸漸帶殘霞誰將一夜氷天色散作千山玉樹花僻性向來眞負俗浮名久已厭摶沙庭前雙鶴誰教舞不羨青溪道士家

其六

長天淡淡雪霏霏十尺山樓逼翠微滿酒自燒紅

葉熟幽情肯與白雲違時邀鄰父隨村社閒愛蘆花立釣磯笑殺世人稱大隱不離城市説知希

其七

樓外寒雲鎖玉龍晚煙着樹樹重重香殘茗椀添松火六到柴門對雪峯霜樹落鴉迷野寺海天凉月度疎鐘因傷世上羊腸險不願人間龍頷封

其八

幾曲煙村繞薜蘿寒山疊疊俯庭柯胸多礧塊時須酒門對滄浪好放歌老態偶于中歲見窮愁無

奈著書何白衣蒼狗君休問一卷楞嚴枕上過

得家兄書

嶺外寒雲野燒黃楓林都濕夜來霜客中莫被春遊倦天外看雲秋夢長歲杪更懷金馬客書來只念玉潭庄故園薇蕨今將老賦得南山第幾章

展墓黃山有述

山似長蛇岱嶽分古城佳氣晚氤氳懸崖馬踏藤枝雪絶壁龍蒸石洞雲形管兩朝傳舊業紫宸七葉近明君自慚藿食堪謀野無奈浮名世已聞

馮德韞以澤守入郎司農澤故先太史公舊遊地

十年稷下莫匡淅獨爾文成吐鳳凰笑我二毛仍作客多君五馬更爲郎每從念别思瓊樹且喜相逢問八行當日周南曾滯迹不知誰念舊桐鄉

朱公子席喜雨同陳光孺劉惟道作

四壁凉雲下晚庭月華微露夜冥冥張鐙莫集譚天侶把酒如臨喜雨亭狂客到來同玩世故人無事不忘形才名稷下如卿等浪説當年有聚星

留別馬用鳴

敖段蕭疎下稷門離亭斜日送銷魂兩行貧病愁中淚三月鶯花原上村不是綈袍憐范叔奔於進食念王孫也知明夜相思處誰與同開北海尊

辛丑春日同朱允脩太史飲呂汝揆公子家觀其書畫

銀燭頻銷剪絳紗碧桃開遍玉人家樽邀上客留清賞月上疎簾醉落花狂態每于燕市見遺編不向鄴侯誇相看南北俱同調肯惜須毛近已華

贈秣陵李山人

才名白下果無雙一片雄心對爾降論價城堪連趙璧裁詩楓欲冷吳江行來海岱俱青眼月滿航籌下綠窗取醉不須聽夜漏樽前幾度換銀缸

下八日同周野王高重晦秦質之夜過小東園分韻得客字

樓頭暝色人歡盡對酒遙看幾尺峯世事與君談窟磊山雲終日罩芙蓉樽開北海留狂客人倚南薰聽晚松無那西風吹夜雨談心真是未從容

客青州寄懷楊茂仁兼簡百原時茂仁游太學

柳葉新時別秣陵楊花如雪自憐箏獨憐人與春同去誰道書來鴈可憑從事我能傾北海扶搖君欲徙南溟同舟幸有林宗在莫向高原歎鶺鴒

送人從軍關中

横笛偏吹出塞聲紫騮金絡挂青萍軍書十二朝催陣鄉路三千月照營太華峯頭初放馬居延城外又連兵知君磨楯能成檄不數燕然舊日名

東莞道中

淡雲斜日秣陵西芳草萋萋着馬蹄鄉路十年常作客楊花三月已成泥羞將短褐空懷刺自托長鑱去杖藜故國望來無鴈信家書頻向醉中題

訪友

萬壑青松帶一村千林啼鳥倚開樽斜陽漸沒炊烟起宿雨亂流溪水渾籬舍但容栽枳棘盤飧應不厭雜豚君看世上窮通理何似山中掩蓽門

一區

一區雲木芙蓉楊兩岸風吹穲稏香深樹鳥來疑
度曲晚山霞起似明粧閒從樵牧論生事自遜汾
洲釣夕陽草屋數間榆柳外吾廬眞不愧柴桑

酧馮季韞贈余見訪之作

幾年睽問闊同心忽爾驅車坐綠陰山色清於桑
落酒松風吹作海潮音依然淨土開祇樹不必在
歌在竹林好辦齋頭三日穀新詩芙蓉據梧吟

寄周野王

憶昨狂歌綠樹間于今秋水正潺湲空堦雨滴蟲

聲細古木雲深鶴夢閒娓我雙魚無尺素勞君片
石憶寒山相思氣是良宵苦愁見峯頭月似環

壬寅初度

未奏長楊鬢已皤攜家依舊萬山阿愁來不惜生
名晚了起方憐去日多野處近來無酒伴世情疎
畫好在歌生年四十垂垂是惟有衣裳戀薜蘿

晚望

日上寒峯嶺上雲天清落木半空聞浮名自笑吾
還我大夢誰知牧與君已把文章成長物且從麋
鹿共爲群相知惟有南山石自採寒松坐夕曛

獨坐

灌木悲吟萬嶺昏棲鳥滿樹閉柴門霜雲疊疊垂
寒浦暮鵲啾啾過晚村寂寞舊交空有夢淒凉明
月對銷魂不堪回首英雄老自把吳鉤拭淚痕

初春出郭

蒙山千丈雪雲邊半似青蓮間白蓮春意漸含提
柳色霜風遙散華門煙一椽乘屋開詩社十畝栽
桃伴老年京洛舊遊王貢侶近來尺素亦茫然

病中

滿城絲管爲誰喧獨有幽人賦小言謾把新詩酧
令節更無上客過高軒貧看雪色還如垢病檢方
書亦是煩極目長安千里外傷心鴻鴈又翩翩

病起

長日科頭不下階階前春草襯芒鞵一床書卷開
生蠹幾樹梨花晚映齋經國何人稱大業名山有
約負幽懷園林事事初經紀強起呼兒樹鹿柴

山行

四月新凉爽似秋雨餘烟色靄芳洲長空月極起
沙鳥野鶴飛來鳴石樓凴丁步幾年成踽踽談天四
海無交游如今漸悟生爲幻欲負瓢囊訪十洲

艾山庄與楊茂仁別業近也喜而有寄

闢地年來爲采眞煙霞時滿華陽巾閑看彭澤先
生傳病悟維摩大士因築屋每邀雲作侶買山喜
得爾爲鄰一溪明月千巖樹好待君來學避秦

過白佛寺

稜稜石磴轉山阿曲曲溪流蔭綠蘿松逕客來疑

太古竹房僧在誦波羅迎秋漸覺哀蟬細種麥翻
愁宿雨多我病欲移家任此喜從開士問維摩

辛丑余上都門江繼升作二詩見懷病未能
答癸卯秋日憶繼升當寓濟南賦此報之

三載長安走長途年來生計隱江湖我彈長鋏歌
無食君向秋風起壯圖但得美人青玉案何論仕
宦執金吾一肩蓑笠桑泉水期爾煙波訪釣徒

其二

㟁崮峯頭早結廬白雲秋滿綠蘿居門從過客題
凡鳥老向陳編作蠹魚三徑槐陰青晝寂一窓松
月晚凉虛幽居自信閑情減只是思君少寄書

邢大司馬別業留別邢養敏

相國山庄古道濱公孫張宴送歸輪堂開綠野銷
金甲幕擁青油對壁人花外鶯聲頻度曲雨中桃
菜又傷春與君奕世稱知己那得臨岐不愴神

寄李季重進士

五噫歌成出漢關喜從今日謝塵寰情隨驛路牽
愁去春放楊花伴客還交態與君期皓首故人獨

我戀青山心知有約應相待爲訪千巖萬壑間

呂錫給諫久未拜命作此訊之

夕郎久拜未承恩諫草何時到帝閽顧我窮經淹
璧水憐君待詔老金門回看京洛遊難繼自領煙
霞道已尊漫說吾儕關出處已將衰白負乾坤

寄呂汝成

浮名爲祟病爲魔自守空山臥薜蘿獻賦已憐魚
點額歸家正及繭成蛾逕迷芳草人難夢愁絕窮
途泣當歌誰道河清眞可待長安月旦柰君何

李季重得第歸娶赴任夏邑因寄

奏罷長楊下紫霄宜家此日咏夭夭五雲總賜憐
桃宴雙鳳親吹弄玉簫內史流觴榮晝錦仙郎飛
舄侍趨朝風流占絕人間盛念爾時時破寂寥

喜伍居圖過訪

逃名久已樂幽居喜爾青山訪敝廬十載白頭重
對酒一林紅葉愛停車往來故態還如昨讀罷新
詩更起余我自沉冥君更隱人情都付絕交書

其二

隱計於今不待招敢辭蹤跡避煩囂開來茅屋論
琴譜出向雲峯採藥苗世事莫論翁失馬塵情都
似鹿爲蕉相憐雙鬢猶無恙共約深山作野樵

東庄晚歸

蒼蔚[illegible]山晚霽稠幾聲哀雁過汀洲星河遠隔[illegible]
林動砧杵寒生明月流十畝秋田堪給飲半生
鬢怯逢秋浮名莫遣爲形役未出巖居已倦遊

寄周野王

秣陵湖瞰雪雲飛苦憶周郎隔翠微遠信不臨寒

夢至長天愁聽塞鴻歸共憐薦賦人難遇自笑藏
山事已非聞道君家饒寂寞可能同結薜蘿衣

大雪山行

雲壓寒峯晝欲昏斜陽隱隱沒孤村幾行鳥跡尋
山徑一片鐘聲近寺門凍合晚天吹角斷響迷殘
溜帶冰渾煙霞作伴吾垂老閑看平原獵騎奔

除夕

屈指浮生四九餘蒲床惟有讀殘書窮來白髮羞
于祿春到青山定卜居技拙莫須論敝帚時違那

肯曳長裾今王愛少臣先老誰遣凌雲憶子虛

余與周野王定約遊江南諸名勝因訪屠長
卿於明州歸而掩關人間事盡矣余以婚
嫁之迫不獲如願野王遂爲江南諸名士
所拉讀書金山寺中且完前約予既負此
良會又失一野王於其行也爲之槩然作
二詩送之亦以志悔

憐君腹裏有陽秋去去今爲萬里遊莫笑世人稱
雅鳥且將散髮弄偏舟空江草綠金陵寺遠岸城

開鐵甕樓不是向平婚嫁迫片帆遥寄下楊州

其二

處處垂楊拂畫橋春風何處聽吹簫江從北固分三楚人到西陵憶六朝竹箭發時逢社鷰蘭舟歸處看江潮與君莫有千秋約莫待淮南桂樹招

立春日董明府招飲同王季楨秦質之二進士

美人飛酌泛春光宴客從教玉漏長階下魚龍陳百戲座中鶯燕奏千觴歌傳紅袖開香澤月上珠簾照曉霜我輩自饒方外趣豈因錦瑟醉君傍

見邸報大任光國以皮林之捷得官

驛使朝來奏捷書喜看千騎上頭居論兵馬服卿何忝世業龍門我不如功在玉關人未老册懸金印事非虚相期早上麒麟閣莫憶桐江有釣魚

其二

酒店香殘黃柳花子留幸合飛天涯一瓢自挂風前樹十口同栖海上霞侯骨豈應慚世史斯門原自屬名家憐君百步穿楊手不與書生鬪八乂

三月三日

三月三日風雨顛李花白白桃花然有酒但謀阮藉醉閉門不草楊雄玄故人得意盡羅馬狂客倦遊時息肩兒幸知書身少病貧賤不致天公憐

乙巳夏日訪楊茂仁于白佛寺值其病不能飲漫賦一章

行踏空林逕巳昏依依纖月照清罇偶來初地尋知巳便謝塵緣禮世尊嬾我未能從鹿豕喜君長往傲乾坤相看更有維摩病與爾同參不二門

晚偕鄒楊二生同步南崗

與客披衣步晚崗疎霞點點映垂楊爲倉衛上雲林勝不覺空門笑語狂石徑坐來催鳥語天風欲斷送荷香茂林修竹吾生事肯使輪蹄伴客忙

夏日園居

幾年踪跡困沂陽飄泊鄒禁歲月長龍劒漫藏牛斗氣魚鈎偏對薜蘿裳山來蒼翠真如滴花落氤氳自有香望上高樓看海色遥瞻三島正茫茫

魯郡公　龔敬輿著

新城王象春季木校

七言律卷之二

齋居

小窗新試白輕容欄外春花帶雨濃海燕近人棲
玳瑁青山滿目削芙蓉閑來散帙壽高士世上知
誰得醉翁已把南華齊物論任敎君收總輸儂

右轄景孟劉公展祀先壠賦謝

仄徑親驅小隊還使君高誼薄人間傷心莫聽山
陽笛感舊應懷玉笋班三月鶯花迎劍珮一時冠
蓋簇峯巒相知休問龍門業欲向淮南賦小山

睡心齋雜詠

雨過松稍墜鶴翎幾年修竹傍簷青閑將經卷翻
雲笑漫折楊枝浸玉瓶謝客久知疎白墮齋心應
自守黄庭諸緣息盡衡門掩欲向栴檀悟性靈

右焚香

琥向天公乞此身峯巒當戶樹爲鄰博山爐有沉

香火瓠子卮浮琥珀春笑拂桃花看洒落敢從麟
角鬪嶙峋銀鈎鐵限君須憶漫道臨池見古人

右學書

二六時間五蘊空脩然耳畔響天風休言岸在慈
航外曾見蓮開火宅中泡影不須論世界微塵應
是返鴻濛水邊楊柳天心月誰解蒲團悟後功

右打坐

已從游倦息巖阿萬叠峰巒一枕過誰識少文琴
裏趣且消摩詰病中魔與來五岳堪飛舄直到三
山始放歌婚嫁向完生未老江湖隨地穩漁蓑

右臥遊

朱欄曲曲暗凝香飛盡殘英蝶正狂伴客巧隨明
月影開樽絶勝美人粧幾回風信驚春雨一片閑
愁對夕陽笑殺老夫禪意淺時時幽恨擾廻腸

右種花

乙巳夏日讀白氏長慶集因效其體

生涯爛熳歷年多謝却紅塵近綠蘿龍性豈殊中
散傲鳳衰休問接輿歌貧來花月相爲伴身在雲

林不受魔除却元和詩幾首野夫心地挺無他

其二

名未登朝身已老家無置驛客長投尊前不必教歌舞世上從他笑馬牛但有詩篇堪送目何須揰落苦悲秋眼中兒女杯中物閒看人間弄沐猴

其三

十年重繭困羊腸浪跡雖存鬢已蒼漫說當年爲俠客如今終日禮醫王可同聾叟携笭箸難比愚公徙太行解却苦空禪律縛綸竿一意守滄浪

其四

事事從人笑不堪楞伽一卷睡方酣繁華莫遣教心鬪岑寂應須破手談驃騎聲名輸第五但公伎倆只朝三君看幾許星星髮何用勝他玳瑁簪

其五

野性涼涼世已乖喜從方外趁胸懷從他鼓浪高如馬但曉爲廬小似蝸客到儘傾從事酒妻賢不問太常齋青山處處吾眞宅撿點歸裝便可埋

其六

無却田園罷偶耕焚除筆硯謝浮名荷衣不比緋衣賤藿食何須鼎食榮薄俗笑人同蜀犬窮途無意戀侯鯖南湖秋色三千頃一曲漁歌絕世情

其七

抄了魚經灌鶴田開樽正是晚涼天莫論大隱方居市自愛清風不用錢世事多亡蛇足酒閒情應寄馬蹄篇祖庸漸畢親知少一覺南窗盡日眠

其八

不向禪門證白毫不從世路厭青袍呼兒但使通

文選痛飲何須讀楚騷打破瓦盆空自在掀翻公案脣方高已知萬事都無着肯爲三旌歎二毛

白佛寺訪高楊諸子值其已去

我來君已下山雲無數寒松掛夕曛不是煙霞難作伴空教猿鶴怨離群逢僧但飽青精飯問字猶携白練裙莫道爾曹能避客野夫今日有移文

病復過小東

幽居卜就漢遺城十畝山雲手自耕從此息交如靖節不勞濁世棄君平一肩斗笠凌煙水四海蓋

林託姓名老態遷延心更短豈能衰白作書生

寄吳采于

與君相好更相憐我未焚舟爾着鞭薇省幾年人在夢松花滿逕客歸田已知吳質書難寄誰信楊雄草必傳多病轉愁身欲老酒人何日共遊燕

病中偶述

短髮蕭蕭耳半聾那堪苦趣日相攻兒因檢藥書從廢家爲迎醫室屢空償債自應輸佛法私貧直欲問天公若無二豎縱橫甚肯對青山送五窮

讀楞嚴經

苦海茫茫過入荒回頭何處是西方只知負鼓求三子誰去燃燈禮法王六趣終須歸有漏三摩從此斷無常非緣非業非因果一月光時十界光

又得吳采于書

初信來時柳未花于今芳草遍天涯自慙枉負空懷癖不謂劉邕果嗜痂讀罷裏言真爲友傳來新句妬明霞相親底事稱知己三葉交情屬爾家采于大父及尊人學士與家親察府君暨兩太史公皆稱同年云

寄江鑑升

十載從君借羽翰圖南那問一枝安祇知傾蓋論交易不道凌雲遇主難每飯豈能忘鉅鹿浮名且是步邯鄲相思兩地俱無恙只爲千秋視一餐

同季韞家兄登城

十年曾約小東遊今日同君看晚秋自笑絲毫仍獻賦相憐華髮已盈頭幾聲落鴈衝沙渚一片孤城對石樓縱使村醪輸從事那能不醉似青州

携季韞過南竺

留君無計送君旋暫爲看山放馬鞭莫厭主人頻醉客且從初地共參禪一林黃葉飛秋浦萬嶺紅霞隔暮煙明日客程同蜀道離情且莫話尊前

丙午冬臘余上春官家兄作宋語送之因和其韻

十載從君闢草萊山中幾見野花開自從騏驥鞭先着空遺池塘夢屢迴白首一經淹魯壁黃金千里憶燕臺東君倘借扶搖便肯使家書負驛梅

冬夜來青樓同趙季卿賦

久向蠹編老一村緋衣誰肯撇衙門窮愁書劾虞
卿著往事袍憐范叔存十尺丹樓寒下榻兩行紅
粉夜開尊浮名不必如君達自有交情托弟兄

元宵日呂汝成邀飲燈市同馬源明宮庶呂
太翁給諫

久客何來梁洛塵豈此重看帝城春金鞭傾路騎
逝十羅帶飄香過亂人此夕故鄉遙作客誰家歲
月暗傷神天涯詞客皆知己肯厭尊前酒態真

其二

上客相歡綺陌來疑從蜃市見樓臺人依玉辰箏
邊醉花自金鰲背上開御苑鴉飛清漏曉侯家歌
散暗香迴帝京今夜仙都似誰是當年作賦才

廣川道中

柳色南來漸放春柔花和雨踏遊塵孤帆仍別遙
投浦夕鳥啾啾啼向人恨別情如千日醉還家妻
厭五窮身六經不盡英雄事何物浮名轉愴神

贈陳進士十洲

渦因玄草信雄文今日何人不識君自笑虛名同
謝傅喜從年少見終軍花前勝有千場醉榜下曾
看五色雲知已長安貧濟濟可能相共話離羣

石梁吾王蒙

萬壑千巖擁一村喜君何自共開尊坐來庭際流
河漢老去交情有弟昆君兄弟與余兄弟皆相善也稷下雄譚
餘白馬眼中生事寄青門當年脩竹饒三徑別後
蒐蓩幾見孫

齋居即事

海上煙霞十載分忘機鷗鷺已同羣但儲謝客登

山屐好讀王家誓墓文雨過草堂橫斷靄烟迷村
逕帶斜曛幽棲更少風塵侶自掃匡床臥白雲

九日登城樓

十年垂老萬山中此日登高獨御風舞到良辰傷
歲晚肯將華髮泣途窮羣峯近抱寒蕪綠野水遙
含落照紅酩酊不知誰盡醉衰顏空對菊花叢

家兄山居

謝却朝簪枕碧流歸來削迹市塵頭饒他濁酒盈
樽瀉不向華堂秉燭遊佳節誰同黃菊醉新居堪

弄白雲秋自憐多病衡門下望及寒山一帶愁

其二

敖巨龜家一舍長相思無奈兩相望喜從稺子依
元亮何必難兄是季方水色到門聽欵乃蘆花滿
岸隔滄浪茱萸插徧人雖少只喜登高不異鄉

冬日同家兄孝與訪楊茂仁于東莞

爲看名山遠逐君相携石上臥溪雲澄潭網集聞
漁唱疊嶺風迴失鴈羣高會約尋雞黍至笑人情
理綺霞分不因興盡吾歸早好結寒松伴(孫筠)

其二

一水廻環百里間偶因命駕宿寒山客成不速連
宵醉心爲忘機半月閒幾處林鴉銜水去何方漁
笛帶雲還升沉且莫從君問已把浮名托掩關

鳥

孝鳥雛生八九羣遍從海底浴扶桑不貪唐帝黃
鶯號偏妬盧家白玉堂爲識軍聲來楚幕嘗銜日
影出昭陽啼時莫近中庭夜京國佳人已斷腸

燕

差池毛羽受風斜嘗向簷前蹴落花置戶也知防
戊巳空梁應是落泥沙因巢玳瑁窺盧女不作嬋
娟誤漢家王謝舊栖今白屋飛來飛去負韶華

飲秦木成山庄

斸土爲園結搆同(時余亦營山園)依然相望虎溪中時翻
緗帙消閒日自遐奇山占小東逬屋扶疎聽鳥坐
開簾蒼翠到杯空春林處處堪留興况復嘗歌白
苧工

從木成飲醉歸馬上偶成

取醉歸來月四更依依殘柝度雞聲枝頭欲辨寒
鴉色樹裏遥看野水明柳暗落花隨去馬橋廻村
徑逐孤城歡情莫訝年來減半爲逃人學耦耕

營小東山園雜詠

百堵爲墻水一弓移家新住薜蘿中池開下土分
泉脉閣倚長林跨彩虹淸興坐邀松蓋月名花香
散綺疏風野心久被山雲繫豈學人間木寓龍

其二

十載名場計已孤一丘眞合置潛夫時搔短髮聽

黄鳥愛把長鑱闘綠蕪野水抱村縈錦帶山雲如絮冒香爐歙湖柳浪皖幽趣貌得王家一事無

其三

白榆千樹隱青蝶樹底藤枝拂芰荷欲識醉翁非在酒何妨載妓共隨波石梁水落收魚網竹塢雲來濕鷺莫羨洛陽臺館盛紅塵終是負煙蘿

其四

蓬萊東望遡星槎海上三山隔絳霞堂阜封疆通魯道徂徠松柏護仙家空階聲斷蒲葵葉暮雨香

浮巨勝花一自故人分出處更無消息列金華

其五

濤色侵簾曉色清遶籬黄蝶亂倉庚養花天氣村村雨布穀人家處處聲莫以琴書分永日轉因老病學無生平泉舊蹟君休問草木誰知異代名

其六

苦竹周遭枳護籬緋桃栽向白蓮池書將老易鳳前讀人似羲皇以上時山雨欲來雲可掬琴聲凹鶴先知胸懷已自東巖遂肯爲蒼生起謝進

其七

長日誰來訪綠陰松花一徑石堂深衡門自種先生柳祇樹初開大士林鶴夢迴時清磬斷絲衣挂處落霞侵悠然抱膝頽然醉魚鳥何曾笑陸沉

其八

靜掃團蕉坐鹿床白雲簷下伴焚香野花叢發鳥聲曉山館晝眠槐影涼龍性敢同嵇叔夜癡名如襲顧常康雖無列騎誇休汝幸少移文媿草堂

其九

戶外羣峯夢可憑彩霞百道挂崚嶒休文賦就誰相賞貞白樓高客共登過眼繁華俱歷塊前朝宮

殿已爲陵君看隴上浮雲態不必人間感廢興

其十

竹逕遙迤轉綠蘋佛堂遙控舊城闉已知宅似王珣捨不顧囊同趙壹貧琴自無絃非得趣門多題鳳爲逃人山花野蔌供樵採莫遣浮名再誤身

寄郭百原廣文時任膠東

海色秋來望轉遙故人書到雨瀟瀟誰將薄宦樓

才子莫向窮途泣聖朝蜃氣仙樓迷遠樹月明幽
夢落寒潮孤城逐客兼傷別萬事都從病裏消

丁未初度偶成首句用白傅語

四十于今欠一年飛騰心事竟茫然常貧彭澤惟
耽酒未逆香山也好禪龜策不煩詹尹卜烟波遙戀
泛孝廉船從來名下無眞隱吾已逃人未老前

戊申元日試筆

三紀年中樂太平石田何用費躬耕從知白髮饒
公道不為青雲歎老成五岳壯遊斯杖屨千秋心

事謝弓旌天親無故身無恙問柳尋花任野情

余丁未冬日有贈安徐二賢良過訪詩時安
以大名之任故先寄安今得徐書以為有
異同也復有此贈

寒夜清齋酒晏然留君仍欲叩君玄只緣有約成
虛設肯為將詩惜浪傳隱似牆東逃世久情因城
北美人偏偉長論是鄉家事何必重吟下里篇

同呂汝成飲燈市後過蔣中舍與吳李諸文
酌

雪靜天街湧桂輪華燈披影帝城新遨歡自瞻金
盤鯉取醉頻傾玉椀春火樹影含人綽約江梅香
艾月精神君看湖海尊前客都是元卿逕裏人

秋日臥野芳館治諸圃務時役竟眺悵然命
筆

高槐如蓋露庭柯自啓衡門樹薜蘿八介折枝安
鹿柴秋陽滿逕晒漁蓑臺荒錐兔留殘跡兆辟林
泉任嘯歌零落不須悲予走山丘華屋總無何

秋日隱空樓即事

曖曖村煙稍出田田外芳菲時節青未鮮夫
人筆事山偏穩老來聲釣艇漁歌散去離迴仙
夢對霞清已知過志同張翰寄為吾身計後名

飲南竹後又同李成過其山居

王李諸過岡樹陰河寒燦迷一山坡外離竹院同
僧話又向柴門到酒訴燭影照林鶯鳥鐘聲滿
逕出松蘿同水心流得動來派轉無妨夜漏多

冬日沂州道中偶成示茂仁

雲裏年芳漱北芳汝霞隱隱佳扶桑天低雁字逼

寒水樹容彝聲出曉霜老去漸無婚嫁累情深轉
覺弟兄長低佪二十年來事笑與東風戲一場

戊申冬夜訪季韞於怡園話舊因憶其宗伯
尚書

寒夜清尊感慨同雪花飛絮燭搖紅別來袖裏三
年字老去燕頭一畝宮家釀爾能傾坎道辦香誰
肯爲南豐傷心滿目山陽笛只有清談共阿戎

大風

連朝風雨閉柴門起看梨花落幾村野逕漸青樵

唱出春缸新綠潑醅渾但將暇日娛文史更少閒
愁到子孫遮莫送窮無乞巧荷衣蔬飯潤乾坤

早起小亰即事

身爲無營却晏起門因謝客晝常關一泓含上之村
前水幾尺溪南雪後山羸得漁樵稱社長勝隨鵷
鷺入朝班空齋靜業蕭園外新句成時覺碇罰

巳酉春日過白佛寺有感

偶攜竹杖夾原陵便禮如來訪舊僧文字業緣拚
擗帚聲聞禪觀倒枯藤寒山代木樵斧弱樹垂

舊映佛燈最是故人零落後傷心獨向石欄凭

從好

適志年來萬事輕煙霞原不問浮名因從吾好疏
人爵肯爲山資減道情斗酒坐聽黃鳥語石田閑
帶白雲耕長安事事同傀儡莫遣華顛逐後生

晚對亭同孫元彬小酌時元彬至自任城

綠樹離離映綠疇一尊家釀佐吳謳林霞點綴風
初霽野浪紛披麥已秋沛上客程經曲阜江南舊
事話長洲逢君不忝稱知己莫向天涯歎遠遊

余與同年王省乾原有遊海之約會帶小東
不果作此寄懷

自領名園事事幽青山盡日對村篘敢言蹤跡同
高士爲戀烟霞負壯遊末路故人惟我健殊庭仙
蹟共誰求超然臺畔相思望憶爾時時掉白頭

戲簡楊茂仁

誰道紅顏不保身紅顏今日負青春啼殘粉黛應
憐貌繡出鴛鴦只妬人紈扇賦裁班女怨高堂恩
斷伯鸞親雲鬟劈破凌波去廻首蕭郎是陌塵

時清軒成與孫子元彬及兒輩日相樂也即
事賦懷
竹徑蜂喧百合香槐陰如織界清涼狂呼棋局看
兒戲試壓村醪喚客嘗樹裏碧欄縈落照城隅冊
閣帶廻廊浮生此日無多數誰信名場是戲場

移榻晚對亭
卵色天開夕照紅竹床高枕臥清風胸無一事思
書課市有三二家伴客窮舞燕蹴花湘簟落餘霞散
綺石堂空丈雖形與丈離德已過浮生四十中

送外弟秦木成應省試木成是質之弟質之
與余幼同學有璧人之目云
陌上疎槐花正繁君隨黃鵠競離纚到來秋水湖
頭瀉正是春蠶筆底喧連璧久應慙叔寶雙星都
不愧陽元也知得意年方少能向山中憶小言

初春出都城同呂甥賦
柳色河堤又日新幽情喜得共天親迎春水作魚
鱗浪帶雨山如潑墨效客悶正長途塞雁鄉關遙
望隔京塵二載一瓢煙霞裏猶是年來未了因

房山道中馬上望見塞北諸山感賦又示玄
韜
山作游龍客駕風憑虛一望俯空濛誰將古錦籠
春色亂插浮圖湍太空直以登臨消磊塊還因陵
谷憶英雄君才十倍王摩詰退漏禪機一夜中

雪後同呂甥相丁姊新兆泣而賦此
雪滿綈袍立不勝寒林一望曉烟平客因感舊頻
揮涕天爲看山又放晴千里自憐能命駕萬家[illegible]
已置佳城渭陽人聽山陽笛散入西風慟客情

周子寅坐中贈王季木
寒夜清尊共一浮雄談犀利比吳鉤斗邊御氣通
仙掌月裏清砧散帝州老眼向來無世界眞才從
此壓名流千秋獻吉同長吉見爾何能不點頭

春夜同王季木周子寅飲房海客宅
燭跋呼童喚二三與君傾盡即深談歡邀白眼人
皆是酒是青州客盡酣國寶有誰稱照乘世情無
事不經甬尊前自笑狂如許始信稽康果不堪

河間道中寄呂甥

擲塞呼盧跡已陳酒樓連夜夢難真誰知權勢重
魚事不是耕田鑿井人老去尚為秦議客途窮轉
憶魏家親談天舊侶能相訪好認桃花渡口春

今日

芒鞵竹杖白婆娑已把青衫換芰荷活計畏人談
米價閑情終歲付牛歌詩文漸覺中年益景物無
如孟夏和貧賤莫嫌今日苦將來今日也無多

春日喜高平仲過小東園

性僻兆虛萬事慵喜君空谷足音跫相呼相喚鳴

春鳥為雨為雲近郭峯談佛漸能窺小品銜杯不
覺到高春支離自歎形為役一往從教笑我惷

十姊妹花

嫩白嬌紅掃髮油宮眉様様趁風流曾經天寶年
中盛慣向昭陽殿裏遊對酒莫歌三婦艶傷離偏
繫二妃愁天台春色依然在不向人間憶阮劉

鷹字詩序

己酉冬客都門友人李季重擕客所為鷹
字詩者以示余余覽之喜其多致語峭譎
然猶憾其實則傷境虛則傷言不能不令
人憶鄭鷓鴣袁白燕耳余因漫謂季重曰
大凡詠物之體貴意在事先情生象表使
為者在若藏若沒之間而讀者作有意無
意之想一比一興且虛且實至于取材廣
而刻意真已屬第二義矣季季重笑而不
畣因為十章反與余言多相左者仍出以
示季重不知能再博季重一笑不

其一

跡印蟲沙篆影鋪驚飛磔砾亂汀蘆銜將舊蹟來
窗帖散作遥天筆陣圖風急行行看斷續雲深點
點辨糊糢依然倉頡傳真訣莫向秦庭論有無

其二

雲似脩縻潑硯田真形多出鳳書前若逢驟雨成
張草肯向平沙效米顛勁筆直凌飛鳥勢長空誰
作戲鴻篇銀鷹鐵馬歸何處欲與天公一致箋

其三

誰散天花向晚風銀鈎屈曲落霞中鸞驚鵲反[illegible]

堪擬虎爪𦙶書恐未工極沛亂投疑信腕長天飛
斷只書空君看戀渚回翔態姤殺纖腰舞漢宮

其四

露結烟霏望渺茫祇因排字故成行飛連銀漢垂
瓔珞畫似龍文憶史蒼素月光中留體態迴波影
裏落鋒芒看吾若欲書神品何必當年晉二王

其五

松巖點黛倚霞紛漱玉流泉迴出羣不與鷹鸇爭
坐位直將毛羽動星文邊雲疊作黃麻紙暮雪飄
爲白練裙莫羨鵲頭兼蠆尾總無一筆得如君

其六

吳江秋冷白雲殘蘆葉飄黃楓葉丹妙解不將千
兎禿羣飛眞作八分觀因過江水成之字好與金
天記烏亭我欲臨池慙技拙借君戈法倩人看

其七

煙空一帶起舒徐鳳泊鸞飄也不如學得散花龍
女勢題成客鴈門書南飛壯向傳眞筆有畫無
文寫太虛寄與詞壇騷雅士人間多諸墨爲猪

其八

逸似群仙嘯碧松朙如初水在芙蓉雖無數墨尋
行事也透因文會意宗書史雖黃難定價隹人尺
素鎮傳封安棲忽爲驚弦起漏盡偏鋒及正鋒

其九

天際透迤屈復伸千行疏密待誰勻體成盡可如
龍虎書就應堪哭鬼神每到廻峯疑折筆自憐孤
影未成人當年嘗鑒從歸來難去空中辨假眞

其十

風裏遊絲嫋篆烟聯翩眞是合方圓溪邊照影難
摹楊樹杪雙飛好郭填斜敧書家辯燕尾只愁衡

岳斷魚箋也知牛女天邊信幾字相思爾代傳

晚望

桑麻蔽野樹鳴蜩落日高丘望寂寥地可采眞誰
作侶心從辟地不興朝舉敘點黛臨溪木柳色如
煙拂畫橋醉即破愁吟更適閒來隨處是逍遙

中漫賦

光國大臣以轉官過里時家兄寻告居鄉病

絕技能穿百步楊論年也似北中郎才如燕頷肝
無敵業苑龍門果善藏一曲有誰收下里三陽重
喜駐高陽徒兒進酒平頭扇爲爾殷勤一舉觴

病中不能送大任又賦代別

病骨支床枕曲肱偶因送別起沾膺牙兵挾纊懷
三輔鐵騎如雲護九陵我計難于容穴鼠君肝迅
似得霜鷹傷離共約相逢日誰道明年不可憑

其二

四壁青山儼合聲閑庭花竹伴呻吟三年離別床

前話萬事艱難病裏心度曲尚憐紅袖舞銜杯頻
視綠槐陰幽居雅似王摩詰只少同成共入林

送高平仲之遵化觀省因過都門

天高木落送君行寒意都隨別意生官道幾程同
鴈宿客愁孤店聽雞聲豈因辛舍歌魚去自戀斑
衣戲綵情知已長安能薦賦莫嫌到日少逢迎

同二任端飲賀之木成家

燈花結並傳山香愛客頻言夜未央一飲也邀南
北阮雙星不減弟兄張疎簾隱約橫參宿艷曲高
低度索郎一自與君分出處休將窮達論文章

得曹純原觀察書却寄

雪滿千峯處士居書來寒意失吾廬官離粉署施
行馬老向章編伴蠹魚誓墓文成遊子倦買山錢
婉故人疎他年儻效壽花例小隊元戎好覓予

先觀察公往授經燕傳之間曹明府先生其
高足也邇來六十餘年矣一日晤孝廉陶
肖徵于友人座上問之乃先生諸孫以先
生嘗從外氏姓今始復云

三世通家幾世分相逢誰解話離群不知范叔爲
寢祿猶問侯芭事子雲千里有人能命駕一尊何
日細論文清歌未竟驪駒奏無計題君白練裙

庚戌除日

吾衰甚矣復何堪又是明朝四十三遲暮已無聞
達分光陰都付短長談春蘭秋菊時相伴夏葛冬
裘了不慙但得餘生婚嫁畢擬將騎鶴覓廬帆

冬日登來青樓樓舊爲先太史公讀書處今
以祀觀自在

雀噪空梁四壁虛經年不到爲山居楊枝水冷覲
音偈龕閣塵封太史書呼馬呼牛聊復爾寓龍寓
駒竟何如浮生稱意應難得一艇蘆花穩釣魚

病齒

枕上蔓顛似火攻露齦偏怯外來風莫嫌數似韓
公少自笑身如范叔窮侍久老妻呼不語煎來妙
藥漱無功何特得借金剛力吸盡西江嚼破空

春行

落盡榆錢柳蔭汀繁花如繡路林坰耽佳終日吟

驢背擇勝還須罷幔亭隱逸傳中儲姓字江山句
裏借精靈浮雲聚散浮生事莫厭青袍老更青

清明

寒雨冥冥類忽微寒峯隱隱漏斜暉春時病北秋
時劇今日人知昔日非桑柘林邊村社散棠梨花
外紙錢飛也知飲酒被紗素不是天刑杜德機

輓土木仲王德懋二太史

舊交零落委風塵頻失當時兩玉人天上幾程京
兆路人間十歲宰官身千秋智出旋輻鍔桂魄初
圓即墜輪猶有東山貧病安 摩挲老眼一沾襟

悼亡之後赴兗州途次有感

黯淡雲山伴客程回頭不任客心驚肯嫌姓字安
州里已把家緣托弟兄嶺樹漸將鄉夢隔風塵誰
念旅身輕生前生後都無累五嶽從今好結盟

過五台村山寺感舊

山市休時鴉欲棲寒峯隱隱魯雲低身披蔓草過
頹苑手握殘僧問舊題幽夢已將今世隔閒情難
破半生迷浮沉自覺形骸累杜德年來肯木雞

二子庄

古塚纍纍儼覆盆馬頭霜色下橋昏千林暮靄縈
沫水一徑霜蕪走石門風捲落鴉低曠野烟拖殘
照露路寒村單車熟路飄然去猶有閒愁觸客魂

曉過曲阜

城隅瓦礫遍沙田過此今經二十年節王向人詢
姓字月痕如面姊婢娟風燈閃爍明村屋廢殿荒
原挂曉煙寂寞舊交何處問祇將衰鬢一潸然

石佛

誰將山骨斲空王麗貌如如歷晉唐縱惹微塵原
是果也知天耳不聞香有雕有琢還歸樸無相無
宗本地光我欲參將頭亦點相携同去任清凉

齋居

紅蘭稔莢綠游裯開窗山翠雜雲流瓶花幾朶紫
書帙木色週遭護石樓垂老莫嫌天逸我辟人眞
厭禮如讐無明纏縛何時解不必深藏大壑舟

雨後

微雨清塵蟬亂鳴綠楊山外看霞生風迴浪起二

眠柳花落香隨百囀鶯病裏世緣同嚼蠟老來心
事類懸旌扶搖已絕圖南便萬卷還須抵百城

亭上

亭上林林立萬松柳煙山翠望濛濛閒將奕旨消
長日客有禪僧伴醉翁攤麥塲中憂夕雨打魚船
上帶殘虹幽情不爲窮愁减斗笠披雲放笛風

先太史公以丁丑登情議起忤江陵相旨旋
以吳趙二太史疏上被杖削籍遣子迸至
潞河江陵聞之怒甚禍且不測會以憂歸
得解未幾用辛巳大察與新建蘭谿兩人
同以不及例鐫秩改外壬午江陵沒起爲
南部郎行至滁州卒兩公相繼拜相而先
君事迄無人知之者值不肖兄弟家食日
久又不獲自鳴其狀先君賫志泉壤者垂
三十年矣徼有天幸辛丑之役家兄孝與
備員館僚寔繼先人之業不肖窮途落魄
復得承乏內制拜官之日緬思先德因賦
一律旣以紀事且以志感

三十年前侍從人豈堪留滯老江濱孤忠未得
銀管有子重來近玉宸七代自知慙閥閱一門何
幸掌絲綸燃藜徹炬從來事引領雲霄媿致身

浮來先生詩集

魯郡公　鼐敬輿著

新城王象春季木校

七言律卷之三

居書招平仲不至詩以促之

謝盡窮交不謝君君來何止一論文草衣木食須商確野鶴岩松待處分下榻每留僧共宿邀歡仍與月相聞英雄伎倆銷除盡只好青山伴白雲

寄江繼升

絕交久矣爲逃虛念爾仍題尺一書才子聲名非二鳥故人消息斷雙魚拾來隴上雲堪贈倍到圓時月不如莫道老夫禪觀定相思猶在十年餘

寄周野王

客歲山國話別秋從君無詩強君留已知婚嫁迯青眼更喜文章重白頭湖上放歌誰和汝林中把臂望同遊相逢稷下先生問會道吾今似比丘

上李大司徒

昔日長安啓事留舉朝華俾手山牧卿村久合居黃屋公望何須在黑頭一代人倫歸月旦萬家尸祝滿楊州及門小子雖狂簡猶勝車前飲對騶

寄錢心卓先生

十五年中音問疎君南我北混樵漁堪憐兩地安仁賦迯作千秋叔夜書江上風波難隔夢閒中述作已盈車公徒七十多先達莫笑狂夫老敝廬

懷沈太玄先生

可惜秋湖剖蚌年明珠顆顆對君圓中郎避近逢文舉小陸吹噓遇茂先伏櫪未能酧伯樂雄飛誰料迫虞淵西陵草色東蒙月望裏相思共渺然

其二

邇來佳句法如何委巷謠傳里耳多莫以眞才輕歷下有誰詩格解元和堪投楓落吳江水難比黃河遠上歌老眼深山安枕席吾師敵盡世間魔

秋夜

萬事煎心夜不明勞人幾日又長征滿園松菊誰爲主如黛雲山迯出行生死淚痕枯老眼暄凉身境歎浮生東西南北從茲去到得蒐銷賦未成

山園十別詩

余之營小東園者二十年矣規畫頗有次弟庚戌再放自謂與此園可保沒齒事有大不然者出於想料之外不得已舍之而去沾酒依依不忍舍別各爲一詩以紀鄙況

春寂廊

芙蓉繞檻竹凝香亂石樓西日影長三疊琴聲青玉案一簾花氣紫荷囊妻佚晚膳時燒笋鳥弄清

歌侑舉觴從此窗頭蛛網遍更無人語傍迴廊

貯清軒

庭槐靄靄覆濃陰萬玉裁成小竹林當戶一松垂寶蓋隔花千嶂列瑤簪北窗風臥羲皇上西土幽留瓶律深玉鏡臺空金鎖合斷雲何處夢同心

寄樂堂

十載歌斯且哭斯豈因舍爾覓山資高車大蓋非吾願問柳尋花是幾時置酒何人推宰社傷心此月罷題詩游魚語鳥都岑寂夜夜虛窗泣曉颸

曉對亭

石稜齒齒磴如階日費幽人幾𨱐鞵竹箒掃花雲滿徑藤梢拖練樹懸崖每憑雉堞思前代自採雲芝佚晚齋風葉蕭蕭簷虫網戶嶺猿相怨鶴相猜

受月臺

素練寒深落井梧松枝弄影桂輪孤黃花索伴階前臥白髮愁從病後梳望裏桑麻沉玉海醉來魂魄濯冰壺天涯縱有清光色得及煙波景況無

咀華館

玉軸層層錦帕分碧紗窗外度流雲每開佛乘三摩教架有仙家十賚文山色繞籬供筆札書聲向夜出松筠牙籤一一封題了滴露研珠且不聞

芍藥欄

蘭畹何須咏楚騷菖蒲空傍五雲高誰將錦障措空赤似與詩人鬪彩毫時積花王稱接武酒當務憂止持螯予鄒海螯適以此時至傷心好寄東風信莫遣春來客夢勞

懸空樓

檻外羣峯似鐵圍一塵不動兩花飛無明盡處明
無盡幻滅非時滅幻非須識維摩言是默何勞迦
葉笑薇機等閒參透真如理莫問征人去與歸

蒼然閣

鐙下松稍歷鶴驚泠然如在閬風行閑來日落中
原眺不覺身同羽化輕檻外雲霞揮手謝佛前楊
柳辟塵生堪憐明日長安道空有登高望遠情

文集樍

四十年中結習緣不離故紙覓真詮才無白地明

光妙名號青蠅驥尾傳莫悔雕蟲能作賦已曾百
辟土學逃禪遺文蕭案詩千首乞與蠹魚共暮年

周野王得雋志喜

憶昨緘詩慰敝廬詩來字字比驪珠清朝愛老應
先達夫路逢時好上書鼓鬣尚期遊渤澥怒飛才
是到枋榆同心事事稱知己獨有雄文我不如

送別百原之萊陽

竹色空齋掩寂寥問愁連夕對君消病來生死腸
先斷說起文章氣尚驕静夜琴聲彈別怨天涯客
路是明朝已知絕調人難和好向蓬萊聽海潮

山園感賦

庭鳥處處啄藩籬景物郊原寂歷時列岫月霞明
似錦晴煙着樹織如絲秋來鴻鴈傷心候人憶梨
花帶雨枝擬伴禪和遊脚去豈愁弱息與頑兒

過艾山莊言別

壁上傾筐與絡車旐中粟是老妻儲自從難覓三
生話不復重番一架書別後艱難經伏臘眼中兒
女付豚魚愁人血淚啼殘後獨枕山窗夢稷予

壬子秋日過平仲舍中懷茂仁

相離已過第三春忍向新知問舊人我對綈袍應
拭淚君看故劍莫傷神難將筆舌傳心事誰有肝
腸似爾真一見一迴頭漸白豈堪長別電光身

其二

夙世交親此世離相離仍作有情癡雲翻雨覆成
今日女嫁男婚憶往時舊事思來吾喪我故人別
後信還疑傷心觸處腸千結豈問君來知不知

又懷野王

我來三月敎於斯不及逢君侍意肆座客有誰知
曲談絲毫何處對花枝裁書欲問風流事仗酒偏
憐雪艷姿老境向來同調盡長安待爾續心知

一之日漫賦

雲飛屋起徧荒村客擁琴書晝曆昏沙渚凍殘鴻
鴈影板橋霜跡馬蹄痕青袍嘆老無長策白首干
時悵埽門明日閑山千里外敝裘誰與問寒溫

落花詩

淅淅風吹萬點飄為誰憔悴為誰嬌江妃月裏拾

珠珮秦女樓中斷鳳簫揺遥尚為人愛惜閑門愁
對雨蕭條憑誰寄與東君道莫遣流鶯怨寂寥

其二

紫燕參差黃鳥飛遊絲蕩漾絮霏霏誰知金谷伍
人恨舞是巫山行雨歸陌上驊騮披錦繡曉來鸎
鳩惜芳菲長安冠蓋紛如簇欲賞韶華願已違

其三

空裏飛僊撇錦裙絲霞零亂墮紛紛十二樓上無
消息二十六時中化雨雲似與妖娥爭楚舞若爲妍

竹泣湘君隨煙惹絮飄飄去寧有羅家九錫文

其四

杜鵑聲裏亂飛浮蜂也閑心蝶也愁誰把香毫拾
楚些空勞薄倖夢揚州遺簪墮珥春相失逐葉隨
風水上流一自繁華銷歇後美人曾用錦纏頭

其五

[illegible]郡榆錢雜柳綿殘英猶憶態嫣然內園忽奏三
千舞錦瑟齊催五十絃曾為仙郎開蒲縣因逢天
女散當筵芳姿處處成飛屑休向樽前唱採蓮

其六

幾番春信過芳林誰遣韶光也陸沉舞席蹴來飛
燕動宮鶯銜自上陽深難將向日承君寵莫道沾
泥是妾心玉梳不浮檀板歇誰家池館閉陰陰

其七

簾幙風迴得得寒殘紅點點傍雕欄誰將玉露傾
仙掌似摘瑤星下戒壇麗質依人香淺淡芳容帶
雨淚闌杆老夫俗韻銷都盡枯向靈山會上看

其八

迸日猶聞車馬喧洛陽何事訪名園如珪如璧鋪
金埒非霧非煙傍水村自惜殘粧逢少女還依芳
草符王孫紅顏命薄皆如此同向東風拖淚痕

其九

弗絕珠盤玉不鳴女郎有伴笑無聲貪他結了諸
風妬留得踈枝對月明巳分飄零同弱草轉因開
謝歎浮生憑君莫問西川路淚說人間錦是城

其十

恨殺劉郎舊錦裀天台原是妾前身休將瓊樹詒

江令却爲凌波妬洛神嬌怯謾憐無力舞低徊如
憶薄情人班姬紈扇長門月都似儂家別後春

其十一

露軋烟欺別故枝牽情綰恨怨遊絲有時聚涸流
波內無復窺簾入幕思難比鸞燕逢舊侶轉憐芳
藥是將離幽懷欲訴春先去說與封家十八姨

其十二

寂寞胭脂墜粉紅攪入偏是綠楊風不隨落蘂哀
蜉候略與傾雲注玉同弱質但愁逢野馬芳名兵

合署鶯鴻無端更憶長安事腸斷斜陽一路中

其十三

拂檻拖香去復旋飛來知墮阿誰邊愁吟才子年
年句好代名姝步步蓮墮與飄風同旦暮巳從戲
蝶斷因緣琵琶曲罷明妃去無復平安錦字傳

其十四

惆悵年華夢亦空相思無路逐飄蓬若能奔月陪
大女絕勝迴波舞漢宮燕子樓前書斷絕水晶簾
外玉玲瓏傷心誰解王筠句嘗把幽懷恨晚風

其十五

碎剪裁文麝鳳釵漫隨寒露濕瑤階宜同宕客排
緣階莫與佳人妬錦鞋聲斷紫騮郎不見歌殘玉
樹事全乖當年妾面同君面只是崔家願未諧

其十六

漢水參差雨後東玉顏飄泊爲誰紅歷拖楊柳枝
邊雨人倚樓臺笛裏風欲伴餘霞成綺繡還隨明
月下簾櫳飛猜李訝春狼藉不獨嬋娟怨畫工

其十七

幾廻揺影拂銀床錦碎明光玉鏃香留得英華發
册子莫嫌情致老徐娘疎蕪掩映同微雨臥聞紛
披對夕陽聞道江南春已暮使君空爲鏡湖忙

其十八

飛去還將絮英黏揺揺曳曳轉厭厭紱人宫裏彈
珠淚金舟斑中散玉籤對景擬裁希夷賦彌空誰
撒风沙塩宋家兄弟稱才子麗句當年爲爾拈

其十九

休將妾貌比娉婷轉眼風光水上萍積素恍分庭

室白亂紅遥隔數峯青愁隨明月瑤枝艶倦似花
人玉手亭吟韻不禁幽恨切巡簷猶自惜餘馨

其二十

翠碎紅殘拂綺窗千林都受厲風降流鶯作伴原
非伴繳蘂成雙未必雙疑是列仙乘碧霧何如艶
曲罷秋江相思莫話明年約到得春來淚滿腔

題錢貞甫萃芳樓

縹緲飛樓萬木間孤城曲抱隱如環編籬巧作廻
文錦列石氤同玉笋班池水倒涵鴛鷺影松雲遥
帶鶴翎還吾家石閣裁三尺只喜過遭盡是山

將發冠氏同貞甫飲胡恒甫文淵館留題

名花雜襲徑紆廻雉影參差落酒杯畫棟遠分霞
綺色茶煙忽散六雲隈主人有韻堂先肯任客當
歌玉已頹觴政亟行情更洽驪駒應惟僕夫催

高陽道中見月

去去長安尚隔塵離家兩見月華新天圍平野低
連樹人隔寒塘遠問津桂魄總添遊子悶荷衣重
對帝鄉春汝西孤騖淮南橋從此無勞問化身

高陽承孫愷陽太史過訪贈之以詩

樹色依依漸到京逢君一語四筵驚已知海若慚
河伯轉笑蟲吟附鳳鳴國事邇來同射覆揮才羞
爾不留行立言吾已慚偏霸安得桓文作主盟

送趙平甫謫官還真定

而今遊倦已飛還我尚求名魏闕間舊國未忘兒
女淚歸輪先上其敖山世情誰肯憐蹤拙客路徒
勞損鬢顏此去鄉園逢故侶道余幾日鬓毛斑

得汝成兄書念余客都門之苦却寄

爾懸何如我病愁我窮還逐致故人憂閑來倘指思
同調只有夫君得到頭邸第又新春草色燈花誰
伴昔年遊傷心西北勞勞望無限雲山與目謀

送朱名脩宮庶請急東歸

爭傳小鳳到綸扉何事清朝得賦歸文字向誰論
眯目煙霞原不礙雄飛花香潇路迎仙棹水色當
門上綵衣知已無人能薦似臨岐廻首重依依

下第後陞比部過訪有贈

潇服宮袍擁陌塵誰從失意慰沉淪何來龍躍雲

津客屢問鶯棲枳棘人乘興強謀花市醉無衣可
過帝鄉春江南意氣如夫子肯向飄零說釣緡

送于長文中舍奉使東歸

仙郎暫輟紫宸班歸美扁舟一水間樂事未忘尋
綠野王恩原爲借青山朝常國典詢中壘酒政茶
經付小蠻君去東蒙三百里有誰相與共躋攀

送吳對透視山東學政吳昔爲曹州守

朝辭蘭省下明湖海色遥澄使者符綵筆吐花凌
越觀錦囊得句賦齊都棠陰欲傍新來李竹馬爭

迎舊大夫無計共君趨魯道披垣壓樣畫葫蘆

直中書有感

瓏排閶闔近星辰暮惹鑪煙下紫宸玉璽不開時
有詔金甌常覆爲何人當階紅葉空握影隔舍青
山好作鄰黃閣畫封鴛侶散花磚生草案生塵

同六科給諫張憲松侍御張海陽王元起

衛鼎卿三進士歙黃孝廉君顏水園

城外西山壓柳青溪邊鷗鷺潇潇汀只愁濁酒頻
空壘誰識多賢是聚星舉網忽聞魚撲剌移觴還
待月娉婷同心况值皆同井譫語深談任醉醒

雨中入直寄懷李大司徒

宮殿霏微隱玉樓黑雲低度鳳城幽獨行遇雨先
車馬萬國來王憶冕旒趨省更無人伴食上章誰
可話同憂朝廷闕事應難數只是尚書近白頭

寄宋侍御釋田

十年別去邈山河梁甫吟成泣當歌六合有人傳
諫草一環幾日賜嚴廊聖朝闕事虛黃閣遷客風
流在綠蘿公等避賢吾碌碌太平景象竟如何

秋日重過觀心上人禪房

毎因送別憶歸家望裏鄉心隔海涯官况寒於秋
後雨人情虚似鏡中花機鋒偶露因僧話淨域相
留抵日斜縮足斂容腰磬折朝衣誰說勝袈裟

送董聖褐還任城時余有卜居之意

客子乘秋下潞河驚人南望渺煙波到來唇舌頌
冠冕歸去衣裳冷薜蘿泛宅與君求比屋買田從
此共狂歌門前三日揚州路不往其如明月何

中秋前一日張憲松侍御以雙鯉斗酒見詒
走筆謝之

古酒盈尊鯉更鮮美人相念意翩翩賞秋正值逢
三五取醉何愁少十千官似長卿非慢世賦從平
子問歸田憐余縱有昌黎筆無奈陽城遜爾賢

聖節早朝

列炬烘雲破曉烟羣騶清道盡朝天誰知闕下千
官會猶是宮中五夜眠玉帛但聞收內府金雞虛
說報中消艱難最是調羹老曳履逡巡近壽筵

送錢麟武太史請急南歸

水落河梁秋已深美人鄉思逼寒砧也知秦望峯
頭月嘗繫燕臺客裏心世態但須傾若下名場誰
說勝山陰休言才子官難調金馬從來有陸沉

冬夜夢作山園樂事詩覺不成醒而賦之

帳殿連朝進御文何來清夢到松筠看花只許鶯
為友視稼親將犬入雲采得藥苗和土曬買將經
卷與僧分隔鄰野老方迴席已被漁郎奐作群

其二

焚了觀音幾瓣香手移藤席趂陰涼童來命汲洗
花水栗盡愁無餓鶴糧釣用先將龍具織裁詩句
愛鹿門狂吾家七葉朝賢貴到老無多守一庄

亓靜初給諫為二丁室作狀賦此志感

感溺當年總似荀憚二丁詞復愧安仁豈期筆底鮫
宮淚滴盡臺前玉鏡塵雅意偏知貧病苦化工須
出笑啼真三生有約應難必且盡人間未了因

除日簡王季木

春色初從一夕過梅花綻盡柳烟拖官常託病親
書卷客喜逢君少應魔今日豈知明日事新愁恐

似舊愁多東山剩有蘭亭景待爾同開晉永和

春夜與季木坐而誦其所爲詩者

相依連夜到參斜入閫瓊枝語閫花爾將六郎夌
絕壁我慚千仞掇明霞雄才倒瀉明河水險語齊
驅下坂車莫怪閉門甘寂寞除逢君外只呼茶

春夜同呂𤋮自燈市步至御河將尋將出都

罷却觀燈已二更與君橋畔聽溪聲宮中樹影浮
鴛瓦樓上人歌雜鳳笙被酒頻揮慷慨淚傷心休
問夙生情相依緩步愁分手欲向青山覓月明

又同呂𤋮赴苗君穎之約是日大風

春風復合御河冰塵起眞如毒霧蒸祇以談心頻
聚族因之過市又看燈遊龍流水紛車馬戚里侯
門說廢興最恨我曹矜踔甚玉欄不共別人凭

出都

撒手名場指臂還鄉心已挂綠蘿間官庖借以供
行李月俸如何是買山花事正繁人已去省寮莫
妬我先刪桑泉舊有垂綸石從此人稱七里灣

留別呂𤋮

歸心日日出長安只有離君一事難骨肉豈堪垂
老別班行兒作異人看祇因上塚須過里敢謂逃
名且挂冠我已華顛君善病書來但好說加餐

平原道中

東風一夕又天陰寒意凝霜柳不禁世路豈如歸
路遠鄉情較比宦情深且呼濁酒同兒醉漫剪孤
燈紀客吟聞道白門春正好扁舟已繫渡江心

寒食長清道

墳頭添土紙燒錢麥隴藏鴉柳裊綿過眼繁華千

幻跡當時離別又今年幽期入夢何爲者舊國千
來好暢然東去輪蹄南下棹故鄉從此隔風煙

靈巖

谷作連房幾萬重山形千片玉玲瓏峯頭塔影橫
斜白村外菸花點綴紅廻合煙巒分腹背摩娑碑
版辨門宗鷄鳴舊跡今何覓石洞雲流萬壑中

晚至上方

柘似麻林徑似蛇扶僧來問鐵袈裟鶴鳴欲應清
明雨袖拂疑霑岱嶽霞千古何人開法界一溪春

杳望天花明朝更輯登臨展卄露泉頭弄玉沙

登岱山

泰山景大事大登岱不必有詩天門日觀
泰薪漢草是詬詈山靈語不足爲也間有
作壯語及秀語者譬之功父毋而德天地
適足以明其贅耳余登此山者兩其一爲
丁酉冬會作數絕語不必壯且秀然是眞
自中口頭禪也今年甲寅復有事于玆更
爲律詩八章章各有旨雖不足以爲泰[illegible]

生色較之乂手企脚者似有不同惟讀者
當作如是觀

躋攀分寸上重閽谷裏雲生白日昏到此始知天
等級望來如在世渾敦金泥不見仙人字赤縣看
爲帝子村新甫徂徠俱兒挹休誇西嶽有兒孫

其二

石磴盤旋儼白虹直從山趾貫洪濛攙襲策杖云
家子叫佛呼天折臂翁銅兎有時爲盜積金身無
日費人工玉妃似得東皇寵五百年來震位崇

其三

泥金甲馬絹包頭楚服吳音徧九州只爲大羅眞
有路因教少婦不知羞布施盡作金銀界士著都
無桂玉愁聞道官家新有例燒香錢比調庸收

其四

罡風陣陣碧霞生海上三山一線明雲氣吐吞含
宇宙丘陵高下辨虧成千層鴛甍分珠闕萬朶蓮
花逼玉清莫惟世人翻覆手上方雲雨下方晴

其五

唐帝磨崖石已崩魯公蹟被惡書陵但將功德言
名姓不識人心有愛憎酒肆盡爲居士設仙臺造
與俗流登寒山片石都無有歎殺當年溫子昇

其六

寸木憂沙負戴𨇾捫參歷井上雲梯人工欲奪天
工巧民力難將帝力齊絕塞不聞休士馬宸居兄
未樹椽題中原事事堪搖首還把脂膏付士泥

其七

孫霞掠影雲骨生寒更看重裹倚鐵欄雲縷細來依

蠟展香叙微露出星冠碑雖無字名還有身到懸
崖舍亦難休評衆生求現果世間多少業漫漫

其八

擬絕塵寰見帝容天閽徙倚望難從長生路是何
人到彦世門爲佞佛宗今古思來眞寂寂乾坤無
日不溶溶雲興電掣終如此愁聽寒鴉噪晚松

到家

春田下種客歸來喜與青山共酒杯宦薄幸無婚
嫁累身閑還訝鳥魚猜三生舊事燈前話五岳新
圖畫裏開了得江南煙月債飛花移向白雲栽

甲寅至家後過小東

松鱗漸皺竹孫多栩栩花風蝶正過曲室但留懸
畫壁庭烏新搆養雛窠春山若與歸人笑野水新
添過雨波侯骨卿材吾分少肯將鷄肋易烟蘿

其二

庭滿荒苔屋聚塵竹枝抽笋萊花新空留飲酒讀
騷處無復齊年垂髮人蟻陣蜂衙仍舊壘榆錢柳
絮送殘春與踏巳恨歸來暮閭道東家又換隣

贈李恭甫

心無幾絨學無筌豈問浮生擾擾緣對酒每忘人
是主看山常以日爲年門當絕巘開雲屋奴有長
鬚種黍田媿我一官同鼠臂何由共爾臥蒼煙

南遊

欲看南天二月春幽情不怯問迷津暫違雞黍田
家樂頻見江湖夢裏人社鼓滿村求麥雨星軺隨
處過花辰挾來幾卷名山記讀罷翻愁見未眞

董婦哀詞

樂天惜別爲楊枝拨老朝雲也費思豈若百年心
女債俄成一夕鏡臺孫孤燈欲斷招魂夢紈扇休
題絕命詞自嘆曾爲潘岳賦送君猶憶結腸詩

濟寧汎舟同張嚴二文學及諸子賦

月上輕橈照綠蘋烟空一帶望如銀斟來魯酒休
辭薄歌效吳趨巳偪眞欲把江山酬麗句且將名
姓付時人携家喜遂浮家願兄復鶯花未老春

夜泊泇河

舳艫鱗次集新河桅上紅燈混綠波堤柳細分山

色影酒人都向月明歌地當齊楚音聲雜客到江潮感慨多我欲乘流仍鼓枻往來不覺態婆娑

登觀音閣地在沂邳間

高閣遙從天外看漕艘銜尾貫如々壯懷已斷思鄉夢久客真如行腳僧晃鴻南飛迷澤國雲山東去走蘭陵危層但足供遊覽還憶當年負屐登

舟入黃河

帆檣千片上洪河雲水冥冥蕩晝戰破浪雄心聊此遂扁舟生計奈人何幾行無沒天邊驛不斷臣

原棹裏歌吳楚乾坤今日始故鄉回首是南柯、

舟宿淮南

桃柏遙隄樹映蘆隔林漁火一村孤休疑入水黃能事且看飛天白馬淵牛背笛聲來牧子人家燈影落塔烏連宵寄食淮陰市誰笑王孫不丈夫

寶應觀音閣

三十年前此處過當時短鬢近成皤雲帆岸柳灣灣沒朱拱丹楹歲歲多平地忽然開鹿苑輕舟依舊下淮河風塵勞碌神搖徙何日巖棲守一窠

揚州

十年虛作揚州夢今日經過意黯然不是有心忍明月祇將衰鬢恨流年青樓兼自憐才子禪智誰能揀墓田欲折瓊花寄幽意他生莫似此生緣

龍江驛

驛樓虛敞瞰江天一派歌聲萬井煙山比洛陽差較秀水連滄海更無邊人家籬壁皆編竹城郭周遭盡繫船惆悵三分誰作俑遺奸千古說孫權

江東門二首

山逶長蛇曲抱城江流宛似列環營一夫可守人險百戰徒為六代爭好把梯航培王氣不勞宮闕羨陪京東南民力中朝事每到登臨感慨生

其二

城外浮圖山外江日痕帆影落幢幢陂田決水船通寺茅屋臨谿竹滿窗玉樹歌殘沉霸業鼎湖龍起護雄邦已知才盡吾垂老欲賦南都氣未降

金陵同里諸丈招飲揚閩

枇杷初摘蔗漿渾內苑池亭近水村座客盡爲莊

嶽語辭衣耶醉秣陵寡山爲木假奇當戶舟似槎浮直到門今日分司同洛下紫雲誰解醉留髡

毘陵訪吳采于因過其水北園

往事十年同說夢窮交二世盡知音我從北海來南海君把禪心易市心竹色當窗搖雉影梅枝夾逕護藤陰已看濠濮眞非遠不是求羊不許尋

其二

水花周垣竹覆墻柳枝煙外綠蘿莊溪窮更有亭爲鳥荷靜微聞徑有香不是青蠅汙琬琰豈容白

日到羲皇江南久負無雙地搦管從教夏日長

白鷺道

客程猶破幾芒鞵猶有登臨願未諧地欠游人如借面負景將詩料作差排山頭矗矗停雲蓋日脚泠泠墜雨釵江月江花看未厭青容鄉思着胸懷

和申玄渚冏卿見贈之作

生來取適在林泉野性眞于水竹偏此日一航同辟地逢君片語勝遊仙自疏幽沼安卷石更結空門學坐禪笑殺老傖原興淺五湖不乏汎歸船

投贈吳世于

我爲公車吳巳華年年賦草得君誇誰能冠蓋同三世殺腸齊吳似一家老態尚來酬命駕人情到處畏含沙逃名自信韓休伯餘論何須問齒牙

丹陽

舴艋消搖終日閑黃鸝綠樹流潺湲林稍半竿嶦巘影窻外幾尺灰堆山世情冷煖魚飲水客況寂寥僧閉關揮汗如漿浪如沸强呼濁酒開愁顏

返棹

三年情事盡晉晉走偏天涯強自存涕淚到今留梲席兒童難與許寒温相逢夢是虛歡喜歸去人非舊里門身外浮名心外景總無一事不銷魂

呂將軍邀飲河房同張存肅奉常作

客是南京與北京相攜河上狀觴情舞莚袖掠芙蓉水畫舫人依玉柱箏珠翠半簾明笑壓樓臺兩岸圍歌聲莫愁子夜君休問腸斷風流在石城

天寧洲

柳色江村遠近濃竹籬煙外日高春柴門逐處灣

漁艇賓餘隨流落遠岑能菜久能諳土味林泉負
可滌塵容休將留滯嫌風伯會爲名山賦往從

金山寺

水立天垂望欲迷風飄遥曳亂雲低城開遠岸疑
擴鈸石卧空江似伏犀客樹乍分紅閣外殘陽猶
在白門西南朝舊刹荒無盡不獨頭陀憶箇栖

眞州聞馮用鳴寓維揚遣使訊之

十載齊門信也孤相逢豈料在江湖君如張儉門
何止我比虞翻骨亦無澤國浮家彌歲月美人對

岸隔孤蘆憐余好爲揚州住橋上簫聲臨可酤

李順衙中丞

云疏當年靖楚氛幾多諫草舊曾焚遼陽壁壘留
精彩仙客家鄉近水雲聽徹玉簫還露濕鳳成金
谷罷鏊軍茅靡鼎沸中朝事今日誰能舍使君

過臨沂訪野王不值奉使秦中

千里驅車爲覓君君來猶自滯河濱有書欲付門
前網得句空貽嶺上雲賦草在囊誰共讀松聲滿
院客愁聞野人贈有江南詩除爾相知不許云

寄亓靜初給事

與君同省不同棲諫草君焚我照藜每自退朝尋
樂地還因刻燭共詩題別來江月隨人影夢斷宮
雲逐樹低世事漸輕禪漸悟濁醪斟向白銅鞮

寄王季木

爾今旅食在何方我走江南江路長勝地有詩微
謝眺懷人無處夢王昌蟏蛸網戶燈花暗絡緯鳴
階秋雨凉蒲月相思難住着大東峰頂立蒼蒼

寄楊茂仁時得官不赴

家食知君與俗違小官何事促君歸老來更酒窮

途淚遊倦方知昨日非明月巧隨孤影瘦寒花不
似故人稀桑泉水落漁梁出寄爾今年鱖正肥

無題

夜枝紅葉傍巖扉葉外晴霞照綠波訪舊難逢人
隔世看山空憶黛如螺峯頭霜折松鱗皺石上苔
封鳥篆叱暗海相逢今已矣倩誰常去到南柯

松濤

謖謖有颼帶暮陰倏然疑聽水龍吟萬年枝上波

搖曳九里峯頭浪滿林莫向揚州觀畫鷁恍如蓬
島天潮音不知當日陶弘景可有乘風宗慤心

蝶粉

海棠初放燕飛飛紅已參差綠已肥剪得綉紋含
玉屑令成粧面下羅幃香殘蘂冷隨花老絮惹風
飄逐夢歸鬭道佳人眉上樣畫時須爾助光輝

梅花

影落疎籬玉不分蕭庭幽意對斜曛橫橋渡處人
披雪刷月誰家笛叫雲素質好隨僧比瘦寒香惟

有鶴相聞孤山處士逃名客與爾全齋伴此君

花影

月上瑤臺春意濃交枝接葉亂重重風廻欲閃旋
仙珮雲破難窺行雨踪只爲鳥來番下上忽疑君
列未從容橫窗入幕添幽伴誰道相思路不通

秋柳

搖落霜林萬木衰依依獨樹晚蟬嘶可憐紅葉悲
風候正是黃昏暮雨時橫玉一聲天共遠長亭千
里客歸遲傷心莫共離人望無復青青贈別枝

燭淚

拭却千行又萬行春宵欲短恨何長從教燒斷心
中燼誰問啼殘別後粧愁態肯隨春剪滅輕痕不
分夜燈光義山才子偏知怨到得成灰意未忘

香塵

金犢嘶花實憶輕綠楊枝外正流鶯依稀似趁縈
螺黛雜沓如烟隱鳳城拾翠總無春信息隔簾空
見月分明青樓望斷青絲騎愁殺蕭郎陌上行

雪夜同秦木成飲趙平甫園居

雅笑狂嘲夜欲厭財銷燭麦喚童添窗含雪嶺尖生
垂野雲起松梢月到簷痛飲何須論瑣闥忘機絕
勝背飛鉗生來落戚兼知友肯笑謀生突不黔

七言律卷之三

浮來先生詩集

魯郡公鼐敬與著
新城王象春季木校

七言律詩卷之四

沂陽感舊寄戊仁

十載相依醉畫堂雲屏錦瑟對鑪香如今客髩同寒雪何處逢君說斷腸幽夢有誰憐碧玉清歌空憶舞霓裳征輪驛騎催行李回首東皋但夕陽

早發穆陵

四山圍合古齊都曉日嚴霜白草鋪遊子獵雲驅徤馬悲風吹鴈起寒蘆峰如箭括通天峻關比九泥設險孤惆悵六朝餘恨在平蕪南望入江湖

濰縣道中

絳霞遙抹海天紅棟樹棲鴉晚笛中纖月麗如人面渥荒村低被雪雲籠裊澌薄宦沾微祿愛訪名山作寓公聞道滄溟珠有淚絲毫今欲問鮫宮

東萊陶明府招飲時元宵前二日也

都忘此夕近元宵半有良朋帶月招春酒醉中看火樹玉人歌裏度鶯簫三二章約法頒浮蟻百盞明燈映步搖我醉不嫌題錦瑟絲毫須得使君消

元宵宿密州署中

一院寒鴉棲夕入驚消城人語雜歌聲空勞歸夢酧佳節且喜名山逆客程庭篩尚懸春勝絲良宵誰伴月輪明挑燈對酒成私語有約黃昏負此生

和家兄雪中險韻詩四首再賦兩章仍求屬和

深迷小徑急侵窗廣莫遙凝練影幢擬剪梅花[illegible]大庾若為蓑笠釣寒江痴空鱗甲龍疑敗捕漢[illegible]巒翠欲降記得去年當此夜鹿巾清興對銀缸

其二

氷綴松梢玉綴槐梅天粉地弄瑤堦初疑白鵠[illegible]全晴盡忽見青山骨已埋泰嶺高歸愁悵望灞橋思好安排江南十里孤山景欲訪幽人願未諧

其三

新詩欲賦苦才纖却喜蘇公不道鹽亂洒繩河低案戶紛如桂魄巧侵簾光浮玉樹千重素影失銀

山萬點尖有客烹茶饒吟淡紫綫半臂借誰添

其四

侫佛年來守一龕瓊田千頃映伽藍花開此日梅須訪客有何人埀正酣鹽絮比來誰得似尖义賦就調應甎也知帳底羔兒酒絕勝荆州有賜柑

其五

逐雨隨風透敝衫飛綿落粉遍重嵒千林積素難爲竹萬壑藏氷變作瑊若與凍雲同漠漠恰如文手並摻摻儂家剩有南山色夜夜清光對玉函

其六

朔風栗烈似鳴髇六出仙葩正拆苞入鏡總欺衰客鬢騎驢應喜野人敲影搖玉案侵窻色花覆[illegible]侵梅稍最愛青山能會意曉來先定白頭交

□□郭素與家兄

回一見髮蒼然見復今離又幾年我病亦同君病苦歸程擬在去程先老癡心事休憂彼別後家書數寄燕夢裏音容梁上月想思幾斷伯牙絃

用韻答季禾

久爲離君歎索居相逢已是一年餘肯將蹤跡同凡鳥更有詩篇附鯉魚薄宦難羈遊子轍窮交恐絕故人書前程預擬長安事閉戶先生髮不梳

雄令王維則招飲城北玉皇閣

[illegible]一醉尾橋關睥睨遥憑海色間樹裡萬鱗攢若蟻城頭尺土疊爲山因貪高會忘趨闕況是新鄉專破顏候騎不須催去路風塵難得片時閑

將至京喜見呂苗二君相迓之使

郴上鴉還日已昏逢人喜復舊銜冤回頭鄉路驚千里入眼桃花正一村對客漸營紗帽語解裝[illegible]宿願承門呂家池館苗家第醉殺當年八斗兒

贈劉幼孫

庭除抱犢鶴常驚書案前頭草蔓行手板在床迎送簡隱囊陪客笑談清官同橄欖能回味性比騶虞不殺生惟道縣人多念佛使君久已破無明

贈曹允寧

新詩句句逼元和才比香山覺較多此道算來無敵國逢君眞似遇神魔行間秀滴三危露筆底奇

爭九孤波老眼幾看仍幾拭觀場其奈世人何

偏歷勺園詩以紀之

雅意多生結構間主人眞是會清閒亭臺到處皆臨水屋宇雖多不礙山悟比盲撈番覆妙景如匹練往來蒙虛將賞鑒歸文叔園記從今盡可刪

其二

十丈丹樓映綠蘿橋經路緯織如梭花邊溪靜人依鷺墻外舟行趁浪波俗套盡除松柏壁家兒解唱柳枝歌憐余學圃垂垂老只愛山椒與水渦

郭百原罷官後寄之

十年海國視桑滄何似青山趣味長世事到頭皆夢蝶誰人得路不亡羊緗讀易經傳子茅屋眠雲鶴有莊莫以興朝優在野如今餓殺秘書郎

並蒂牡丹

一片春心兩下栽駢英叠葉鬬明妝緣分作隨肩態紅萼齊噴帶笑香姚魏同時稱富貴英倚對面逞風光天台伴侶應須定莫顧劉郎又阮郎

送翁完虛奉常冊使德藩兼懷舊遊

七十峰頭七十灣夜來飛夢洛齊漩偶聞上客驅車去欲伴名山借榻眠周禮至今猶在魯酒徒好憶再遊燕國人耳目皆相屬莫爲時情懶着鞭

贈曹育原閏丞允寧兄

世間萬事莫須疑豈有英雄不數奇君仍文饒猶論格我非曼倩故常饑時危芙卜偷生地局冷偏工絶妙詞且向馬曹閑拄笏西山爽氣也相知

夏日同張卓吾亓靜初二給諫謝芓蘿焦衙沚二兵部暨呂甥飲定園

西山突翠滴澄波柳外花枝浸巨羅移席就陰頻顧景呼兒進酒故停歌若論世事惟應醉但是心知不在多欲把客愁銷古月君歸其奈夜涼何

用亓靜初韻答高中白民部

觴情譴致太敖曹興就新詩獨爾高挑得歌兒慈有態約來詞客與俱豪浮生是處留鴻爪雅會相忘只燕毛我倦久焚銀不律爲君仍製鬱輪袍

又用前韻答荊養敏民部

才也如君只計曹新詩奇比夏雲高休論齊地飛

觴與又伴燕臺擊筑豪客去每留人炙輠老來惟
有話頗毛荷衣綻盡誰當補笑殺拿郎蜀錦袍

欽定園和元靜初見贈之韻

國論嫺塘頼爾曹豈期林壑興尤高壓容暫借滄
波洗官況何如酒態豪山影層層分石髮湖光灔
灔數溪毛芝蘭臭味枌榆契不向風流歎縕袍

泛舟分韻得紅字

手調氷水泛荷風杯照蓮花酒飲虹君已浮家同
雪上吾將上宅近攜東山過微雨疑添翠林隔殘

陽半露紅莫向竹林搜往例羽曹端不誤從公

贈熊壇石

遼事當年頼養癰憐君一疏在元兇封狐變後猶
存尾塞馬亡時莫附留試向浮雲看起滅何愁前
路不從容楓林楚水休相問且醉今宵長樂鐘

寄胡季卿

卮酒心談一夜中燭摇唇玉滿堂紅別來只念人
如削書到翻驚蘊已空留得形骸酬野鶴豈無消
息似天籠聞君已辦逃秦計萬樹桃花在小東

題管太公真

雨上烟霞腹裏經雖然人貌是天行胸無別事惟
丘壑骨脫凡胎隱姓名鍊得化身同鶴瘦銷除俗
韻比梅清也知畫史留仙訣不像容成像廣成

送別曹允寧觀察中州

相看雙碧秀英英惟底危言似賈生世事對君惟
短氣吾文得爾遂成名銅臺月照人心古梁苑秋
隨別思驚火熱交情財半載臨岐休訝淚縱横

廿六二

昨日鄉書說亂離中州屢疏報年飢臨危只得官
才子感遇何愁賦好詩丘壑定須營退着英雄豈
為借山資花期雪夜當思我正與元方一不時

寄王季木

聞道東方亂已成君無憂歲減詩情已知到處山
將買兒是驚人句有名莫休同王逸少迷征還
待鄴緣生（君常有志為地史云）雲翻雨覆長安事見爾從頭
話不平

重華宮

石梁鱗甲儼飛態水面流瑠翠碧空銀鎖蓋封金
屋草珠簾秋捲玉宸風人來永巷傳呼少望斷長
門信息通一拜延安仍不許誰知宮內是離宮

古佛堂

符節黃幡隱繡袍珠簾不動慧雲高法輪肯爲人
心轉佛眼應悲帝力勞塵裏定無空世界壁間猶
挂舊弓刀金鎚鐵杵降魔像豈是紅樓現白毫

將出南內又與丘易二君飲玉河橋上地當
重華殿後之東時閏八月十五

碧梧脩竹蔭河流未是三天是十洲眼境忽疑心
境濶宮花不似野花愁老璫說事稱官裏內苑開
樽擬上頭興盡與君乘月去始知人世又中秋

東省盜起因憶兩兒

九服枯時淚轉增愁看霜葉一丁疎楼戰餘故國多
新鬼祿薄羈人媿野僧憶爾定依山上社住懷鄉難
把鴈書憑北來不就長安米想謂而翁病未與

乙卯九日

中秋閑却又重陽少月清歌少菊狂病裏客懷難

將酒亂來家報說離鄉仙都出世原無例苦海醫
愁未有方兒女業緣丘壑債小東惟有療時忘

迎仙亭 即旋磨臺

撲地閭閻接地臺瓊宮處處欲飛來人如磨蟻天
行近劫轉風輪徑屢迴朝裏殊庭延海客箇中眞
王是仙才陶二樂六看今古總與浮生作劫灰陶仲文爵兼二大樂大佩六將軍印皆古今異事也

北臺

洞中梯級半空懸手挽金繩上手邊內苑看來盈

一握祥雲開處近諸天堂前玉几猶鋪錦池內蓮
舟罷采蓮閒道紫宸新有慶可曾宮裏笑羅錢

贈楊北之大行

楊子談經動魯邦識君眉宇信無雙書爲下物杯
常把語有驚人飯飽嘗但是勝遊同領略君論交
契久投降故鄉從事長安月須爾時時過小窓

壽曹太夫人八十

百歲齊門御板輿鸞童重疊映瓊琚有兒不小歲河
東薛作室何須洛北魚羸得里門稱活佛還從幾

狩課眞儒不知幾見蓬萊淺時報雙成有寄書

丙辰制科友人實爲勸駕既而落第感賦

老馬爲車強着鞭禿毫作字有誰憐偶因伯樂稱知己遂使靈均又問天不道千秋須甲第只愁五千乏丁年故園亂後無松菊何處重吟桂樹篇

其二

世事々々添錦上花人情好託酒中蛇輸來劉毅樗蒲擲運去韓侯骨相差黃屋自慚棲小草白頭何討視若華無鹽西子君休問只悔從前掃髮鴉

寄馮德韞參知時備兵遼塞

使君年位比中郎十萬親提鎮海鄉聞道生兵添猾虜好將戎索縛降王貂參欵塞邊烽息兕鶻穿雲獵馬強試掃燕然一片石故人老手尚淋浪

寄申玄渚

憶醉君家綠野時壁人清對木犀枝別來苦憶支床骨定是憂成滿鬢絲紈扇舊題珠有淚江鄉遠夢路多岐扁舟何日楓橋泊同補寒山寺裏詩

夏夜飲苗君穎水園同秦質之祠部

彼岸琵琶此岸燈㳂楣凉月影層層霞光著水朱成碧暑氣侵人酒閒冰勝地儘堪酬落莫浮雲何必羨飛騰醉來狂態斑斑出劉阮當年得未曾

季重差竣東歸作詩償之

舟爾將來已不占如何歸計又相淹浮名滯我二千界覓義須君二百籤萋信風回花舞雨手談人去雀窺簾嫦娥氣恨秋時寡好爲清光伴玉蟾

夏夜

乾星濕土曉凉天𢮦帳松窗坦腹眠竹影依人凰作笑花香滿戶月相憐已將定水澆眞種不使文魔攪福田但得一官成解脫耕雲叟畝釣桑泉

萬曆丙辰歲豐詩爲定州宋守作

秋稼如雲徧綠疇好風常似瑞烟浮村村社散人扶醉朶朶蓮開婦並頭旭日照桑聞擊壤山童滿巷戲牽鳩太平自是諸君力東國何緣一借籌

病中簡季重

居官絕糧已三朋孤病吟詩得數篇去年今夜客何處明月照人愁可憐長笛短簫雜入耳家雖野

鶯紛相傳李三謫仙李比屋尚能時過南窓前

海淀舟飲同李漱玉方伯賦

十里紅蓮姤茜裙菱花拂棹影縮紛鬧簫鼓吏催行酒狎主歌兒攬論文水面科科鶯爪樹山椒塊塊佛頭雲追歡鎖刂相隨處斗局憑將樂事分

高梁橋

垂絲寶幰隱金裙翠袖拖香掃綠筠微暈上腮初中酒迴波却扇似疑君營營蛺蝶穿狂柳撲撲楊花攪熱雲短韻不嘶人意緩醉寬撩擾殢斜曛

秋日感事

眼見秋花又漸空耳邊愁聽御邊蛩滿腔血淚向誰滴一把枯柴也自伏欲撒手時貪薄祿最關心事是頭風苦吟正好如山谷灰裏因何發未工

送姚世所侍御南還時有悼亡之戚

聞道扁舟去海鄉離情種種為君忙寒燈照影依兒女歸路同誰說斷腸兩歲長安愁米價一肩行李伴琴囊相逢且作春明計待爾朝家作主張

寄高孩之時衛兵婁東

望極南雲欲盡天雪垂江樹杳無邊啼烏楊柳含裁曲高髻雲鬟近有篇傳塞興豪輸百萬木犀教就領三千君來未及弁園更好賦新詩弔昔賢

送李尊尼令邯鄲李先令邢臺

作客那堪送客行離亮銷盡紫騮聲車停茅店煨殘火雪覆鬢寒伴去程一世詞名追李守百年殘夢憶盧生叢臺二八佯膏首紅拂君家正愛卿

除夕感懷

衰鬢明朝又一年光陰冉冉暗相捐耽他薄酒須

微祿留得孤身伏老天未濟卦中占半世小乘禪裏樂無邊文章伎倆英雄志付與東風刮曉烟

清明

西風綻柳柳沉鴉蠶草如雲藉落花游子風鳶叫平澤美人金鳳隔輕紗野田化紙新培塚獵火燒山遠照霞獨馬嘶風塵打面黃昏坐向酒胡家

弘善寺看杏花調于長文

花時被病強持觴猶為看花到夕陽蓓蕾財如曾乳萩郭附齊放白脂香生因佛土姿愈淡韻比妖

姬態不在聞說君家裏糠好宵于席上圖明粧

春日章園同石詹簿于中翰

野饋散誕主情真共擲觥觥幾白入溪午不聞農播殺樽開忽聽鳥鳴春雪稀語嘗離局酒耐笙歌不計巡三月鶯花千里目故園情繫異鄉身

得房海客書

萬木凋零迸出燕如今又是養花天貧將薄俸酬書債病悔當時費酒錢梅雨二犂鋤麥壠松風一榻抱琴眠相思極苦仍相妬丘壑雲霄爾俱偏

其二

相思何日是河清但見年來事不平鼠技宵容銜宴態人情那識障泥驚竹埤西掖慙餘食柳浪南湖寄此生幾欲退歸須爾至除君誰好話深情

暮春同質之止宿苗園

客與豪時飲若流波光遥與暮天浮狂來據榻客留主水上移樽筏替舟樂地每年勞治具鄰人獨爾能銷愁醉中浪語君休笑俗殺歌鍾伴五侯

舊第看花

既死袍冷壓紅粧塔掛金輪月似霜語燕尚來栖故壘華簪猶憶眺空墻玄都舊事誰堪省玉筝新班喜再昌莫說弹冠兼相宅渭陽人豈似王陽

光國經以兵轉粟徐州

徐方千騎轉漕兵君到兒童識姓名氣韻沉雄燕老將文章天性魯諸生董變泛月人招鶴白亭邊江唱瀟城我自長安軟滾倒鄉心時夢國西營

王季木以居嘗湖跡爲避人情非是吉因以陸放翁何處桃源可避秦之句僧始爲詩

六章余雖才謝王維頗亦病同馮衍恭拈和之如其數

何處桃源可避秦如今且將少年心競他蛇腹能吞象自信年頭可鍊金試就六十誰下上既無二甲任浮沉他年一葉滄浪裏好向麻姑癢處尋

其二

何處桃源可避秦小東莽呈三無降近來棟批難充口舊日漁樵肯待人千卷賜書供蠹腹幾竿脩竹對龍鱗山中雲物知無恙留作歸時白綸巾

其三

何處堯源可避秦買田淮海未逢人耳中白鳥雷
万罷階下玄駒戰又新傲骨老來彌跳浪詩情窮
殺不逡巡仙才第一王摩詰許爾他年共卜鄰

其四

何處堯源可避秦不成充隱不成真門雖近市仍
栽竹客過高軒勸摘巾如畫宦情聊寫意粤文活
計豈謀身閒來愛撿南華讀無適從來果是因

其五

何處堯源可避秦東西南北任波奔根柴自笑鳩
巢拙尺鬣難容水性渾說鬼寧時須說項留賓散
後不留髡傷心夜夜松楸夢猶爲荊花解覆盆

其六

何處堯源可避秦且將歲月付邅迍五年七品郎
官俸十口三餐乞子貧典盡貂衣仍買醉燒殘熟
結正懷人詩瓢茗椀圍棋局卿畢吾生現在因

雨中同季木七多齋暢談分得書字

有室荒蕪不掃除客窓惟檢讀殘書喜君俠骨共
禪韻就我談空兼課虛鬼斧神斤詩闢徑竹風松
月坐觀魚階前雨滴能知數坎向盤中作意珠

于長文使蜀

風軟郫筒颺酒旗杜鵑啼老杜鵑枝菖蒲花發枝
書墓上柏陰濃丞相祠我鮮禾心空有夢君從劍
閣好題詩蜀王愛客傾三峽能見齊髡一石時

米仲詔之清源

有客驅車駐衛濱楊花如雪逞征輪宦囊薄薄頗
遊子野興淒淒當暮春海從新居疑凈土水曹舊

例是詞人我不東行意不舒迷離兩眼愁京塵

苦熱

赤帝鞭雲怒火龍敗鱗疑聒日華烘客如卞穀仰
看雨坐久一窓無好風平頭搖扇祇助雷老眼臨
文難發朦誰道幽燕有寒谷吾將睎髮凌層空

放言示季木

此道向來遺百六蛙潛窟龜養何陳陳驅除格套君
無敝收取菁華誰有神欲掣鯨鯢香跳躍豈須巖
壑鬭嶙峋休言畫手丹青訣未識枝頭一點春

長安雜詩十九首

嶺外浮雲暮色多憑高一望舊山河閑門兩路傳烽火獸錦千箱走駱駝落馬碎風號落木野鵰窺兒掠平坡虞卿述作虞翻骨老去雄心可柰何

其二

秋草離離輦路青延安花鳥亦零仃誰將五夜弛金鎖已報千官拜帝星嚙臂有人籌社稷斬頭無計罷哭英靈西街夜雨沉冤魄誰信萇紅血不腥

其三

曾憶甘泉侍武皇秋風不賦賦長楊虛聞内侍傳中旨自領元戎坐教場獵騎頗驅塞馬四車早已獻降王錦帆欲泊臨江驛桃葉人家在斷腸

其四

肅祖香巾禮熊壇遙從北斗拜平安擎來黃帕包雲藥奏罷青詞轉從官屬馬福城傳砲火斂人過海列營盤當時肝食今高枕只有奴軍厭馬韓

其五

北關風沙黯自深紫宸秋草望森森梨園伎散伊州曲嶺海歌成木客吟一老坐憂天柱折九重虛望翠華臨年來事事成鉤黨不解書生誤國心

其六

百里王畿二百胡宣雲遙控白檀孤連天戍捌催羌管入望龍沙捲陣圖刀斗月寒人有夢蒹葭秋老鴈相呼金繒換盡將軍貴浪說和戎一事無

其七

燕臺舊是談天處此日猶存碣石名誰把千金收郭隗虛傳七字與韓翃談禪論似沾泥絮謀國人

如着帽鍚近得東夷新信息白羊河外正連兵

其八

湯柳風微燕子秋西湖慈營北臺遊自從菱角生鋪錦幾見銀鞍會打毬每向鶯花思笑靨尚疑雲雨在粧樓傷心滿目前朝事獨與黃花起暮愁

其九

妖童院本雜鵾弦學得吳音軟似綿手語隅燕傳嫵媚菱歌施韵逗嬋娟溫卿約役鞋應賦韓客情痴挽姤眠莫把狂吟成錦瑟從來東閣少因緣

其十
麟趾鳳儀殿閣凉開來不御衮龍裳人排鐵限如
平地手格金椎賴老璫莫道臣心能護惜枉教天
語費淋浪至今一掬宮前土猶似當時汗滴漿

其十一
闖㵒微兵黠蜀危中原何事不離披司農但引漕
糧例眢藏曾餘瘠石資無計禱天徒叫佛有人教
海欲療饑空倉好作來春計剩雪炎風扁孑遺

其十二

促坐攤場徧緑蕪講鷹走馬鬧呼盧詫家拾翠逍
條脫惱殺清歌瑞鷓鴣搭臂幞歆蓮子様吐茵人
待玉山扶晚來更有禪那會大佛篝燈醉艷姝

其十三
招提處處護璫墳玉柙珠襦凝空尊麥飯不來澆
宿草楊枝誰去洒孤魂龍函上壁飾金粟鴈柱排
筝候粉昆造盡孽緣除盡債泥犁原是法華門

其十四
海淀新開選勝場名園爭羨賈平章移將湖嶽于
夫力採去芙蕖十里香但得荷雲栽杏樹何勞避
暑借明光一門七葉封侯賞休說京城霧未黃

其十五
五十年來全盛日衣冠文物自遷遷邀權但下千
錢箸詔事眞迷七聖車除吏揔非明主詔聲緣不
用相公書也知亡恙金甌業誰念江陵鬼夜歔

其十六
批熊先張戟鬼弧時流原是相風烏但能學得情
輸楚誰肯功成身去吳鄧綰好官酬笑罵呂端大

事也糊塗十年未了玄黃戰恨殺當時小丈夫

其十七
騷壇世界日爭新格套濡嗤莽自陳庭草屋梁希
秀句金莖玉樹誚前人都如巧婦炊無米誰向寒
梅嗅昔春獨有可兒王季木時將詩吊李于鱗

其十八
內苑西頭丞相宅野狐人立晝開啼銅駝月冷鑽
聲斷金屋螢流草色凄此日國中猶說虎當年門
下盡鳴雞王恩畢世環爲玦扁殺梧丘鬼夢悽

其十九

逝水流過半百年如他窮鬼奈他纏官非食蕪羞
薇省嬌識傭書笑秫田薄汝三朝升木狙浮名一
紙鸞風鳶休言擬古詩無敵浪自吟成十九篇

劉子吉世招飲鏡園同吳艤生表小脩宋百亨

山色堆藍水色瓶晴波遥帶落霞明約將天上黃
姑會來結樽前白社盟再折荷花留媚態酒傾詞
客快觴情自慚北海知劉備濟倒二年駐帝城

襄兒東歸

客中扶病送人行襆被殘書滕下情瘦骨尚憐衣

未授荒年雖過夢猶驚且蘆沙雁寒司宿莫爲鄉
関急捹程老贊甚羸官兒惡山園祝爾寄先聲

又寄孩之

婁江兄致近如何採得江梅封酒歌十吏遥函供
筆札五湖驅馭押鷗波詩來看此言鷄鶩才盡五百
郊齊駱駝王李筑衰餘子劉喜君佳句嬌秀多

冬晚即事簡季重

閣合塵封罷校書詞人有賦與閑居絲糯繁臂閒

行酒黃柔歸家盡衰魚老向休文悲華帶官同曼
倩調侏儒心知頼有東鄰客容我新詩數起予

立春日用沈宏所侍御韵

灔眼梅芽共此辰風光漸與客情親狂來白雨難
求友病起青山喜見春筆札有誰供帖子班行獨
我作閑人休言列鼎兼行馬且醉尊前半百身

寄郭同竹冏卿爲先太史門人

君當雁塔題名日我駕鳩車方十齡空有尺書緘
字字苦無半面聚星星軒裳休汝人方徒山水琢

滁地又靈好作醉翁醉六一莫教佳事屬廬陵

與季韞别八年戊午春夜會于燕邸不勝今
昔之感已出其新詩共季重季木讀之

詩才老去益蹉跎冰著垂簷燭吐花萬事說來惟
洒淚百年過半尚無家談深餓隷難支吟客散天
街漸有鴉聞說故園今歲好桑泉携爾共漚麻

春日俞仲茅齋中同周衆九吳聖初

天風連夜吼京塵入室誰期盡可親一飯也能銷
俗韻三生應是昔前因狂搥羯鼓銷京月醉舞霓

裳狎酒民自笑幾年居帝里逢君今夕始精神

其二

浮白除紅興欲捎談宗說偈四更天忘形醉客非
因酒解語歌兒似挾仙詩和寒山才轉秀悟如滿
月義偕圓從君脫盡無明縛清磬疏燈共悄然

都門送別馮季韞之交河

縣金重買潞河舟行李巡烽是宦遊我局此君仍
較冷爾才高世也難投米珠半載同爲客烽火三
韓遠繫愁貧賤兒逢危亂日老來相伴在何州

和姚詩二首用山別友

幾年削跡鏡湖濱雨笠烟蓑伴釣緡采得蕨荷包
麥飯不將青眼狂京塵鴈書到攏驚樵侶鶴首臨
江接渡人有竹好看休問主山園相過莫嫌頻

入都感懷

一官猶未返柴關敢說掄才是也非世事從來輕
白笑高名何必借綸扉種柔親裏人重到泛宅湖
頭夢欲歸需次紗籠多舊侶肯從行馬候光輝

破悶

藏盡名根藏道情家常茶飯筆頭耕好棋只恐機
成殺愛客番嫌舌有兵詩爲妒莉頻得句禪惟恐
辱故無生閒思二十年前事不但銷魂不但驚

寄李明馨

薊門衎鼓久無聲點虜遼陽敢刼盟此地得君都
卸甲何人果腹尚呼庚閑觀鬬卒聊爲戲悶檢堆
書不是兵自笑老傖非獨醒還須家釀兩三甖

李季重使遼

李侯佳句似陰鏗到處詞人慕姓名才子至今官

五品郎何事餉三城銅龍秋氣驕鵰色鐵馬殘
陽急鴈聲一去一來非盡義時飽得度遼兵

王季木歸自秦中

爾踏三峰幾日迴如今可任嵧湖隈探奇定遇秦
毛女訪古曾登漢射臺國事向來籌借箸詩壇惟
兄本爲雄君能熟讀人間世飽飯蒸羊醉落梅

來陽伯齋中同何聖符王元重

雨過花香襲晚軒輕雲拖露墜如旛談來人比藏
書古畫裏詩將秀色飧雅集客同燕市醉新聲譜

是越兒斷詞壇也用營三窟得爾吾知少惡言
黃仲宜作迎秋詩以平字爲韻屬余和之
赤帝炎威勢漸平火龍收怒氣初清幾行過鴈飛
稽緩入耳悲笳忽自驚久戍征衣財試剪傷心篋
馬欲聞聲也知杜老夔州日愁殺砧催白帝城
雨中王五哥朱三哥　兒會文
瑯琊自是鄉中秀即使失[illegible]易才每向[illegible]人場尋
敵國更憐吾子是鷟駢旐花[illegible]筆奇生蓋秋用垂
珠亂結胎笑殺老儈如見獺猶將八股臆中裁

求歸不遂賦以志苦
皂羅窓下六回秋還理黃封對白頭萬卷豈能謀
一飽百壺寧去飲三騶兒將血淚題家信流遣山
童洗藥甌柴骨及今猶可刻有誰輕放活骷髏
其二
千百流光車下坡雄心消得幾官磨虛名許請人
空指辛含馮驩鋏枉歌碎盡胡琴終是賈誼成嘉
樹但名駝年來國事兼家事只合棄泉老一蓑
元夜
火樹噴花照酒樓姑蘇絃管去腸謳眼中無物堪
醫俗天上何時可寄愁欲借一[illegible]遺逐客誰能三
表繫奴會帝閽虎豹眞難斗耻向微官嘆白頭
張翔溟請告東歸
客子[illegible]車下潞河客情東望轉婆娑時危自可干
明主歸與將無託放歌濃綠蘸雲迷驛柳輕紅撲
地映山螺東師未捷軍書急病骨其如諫[illegible]何
哭光國大任
一詩昨日寄徐州聞爾鳴摵淚倒流病裏尚期尸

馬華歸來誰料首狐丘兒啼似我稱孤歲宦薄憐
君隔世愁家信數行腸寸折老人心事久回頭
仝海
翠岫嶙峋映綠荷天家臺榭夾松蘿雞頭菱角初
堪採[illegible]嬌方壺勝幾何佚夜每如聽[illegible]晃幽情喜
得近烟波甘泉烽火連宵急樂事原稀鬧事多
劉百世作令西鄉
劉郞風格比璠璵一片肝腸熱可輿東畧已揮憂
國淚西征且就下坡車休言蜀道人同險自有臣

心漢不如者煑熟長壓烹熟鍋閉門好讀滿床書

成元嶽捧册韓藩

騑騑駟馬擢從征閫內諸侯倒屣迎天語一函分北地美人三賦倡西京心花華嶽蓮初放鄉夢皇闈月共明肉食難謀邊信急好從龍種問長纓

西便門眺望

歸盡東歸病客魂哀鴻又復叫千門生憔悴賞人偏好官謂無營自不尊幾欲泩名還造化豈堪留祿與兒孫汀蘆飛絮園蔬老愁殺城頭向晚村

七言律卷之四終

浮來先生詩集

魯郡公　龔敬輿著

新城王象春季木校

四言絶句

古怨歌

猫求捕鼠不論黒黄新人勝故使我凄凉

其二

生油調菜不苦不愛郎雖棄儂還怕郎恇

浮來先生詩集

魯人公鼐敬輿著
新城王象春季木校

五言絕句

青州歌

鞭上牛山頭晚看晏嬰墓綠楊蔚如烟紫騮疾如飛

其二

横行狹斜中黃金輕如苴但有下著時不問茶茸苦

其三

風鳶吽平澤走馬疾如飆身間茱萸帶冠裡玳瑁簪

其四

鬬雞怒如虎惡性猶嫌劣袖郄朱亥椎身死讐亦滅

其五

百金粧假山千金置古器不見孟嘗墳荒藤冒古井

其六

郎豪臨淄城妾倚北宋都市殷勤寄合歡是郎手封識

其七

歌鐘徹曉日甲第擬金門偶逢可殿至不識是公孫

其八

寶馬黃金粧誰家白面郎朝朝携彈去不復顧爺孃

其九

十歲理文字十五學負戈家人問生產遼東行破倭

其十

無復雪宮基牛羊日來去山上有人耕山下無人住

訪友人山中

負郭構精廬玄經日在把我至君未知童子來移

馬

其二

架上多新譜尊前來故人烟霞堪作伴泉石好娛

真

其三

雨過桔橰懸人來屬玉起日夕山氣浮蒼烟泛空

水

其四

犬護枳棘籬樹遶烟波宅主人愛角山開窓多秋

色

夏日絶句

科頭步閑庭隱几玩芳樹莫向綠陰眠恐使啼鶯

去

艾山絶句

白雲湛玉峰峰影落前浦漁歌棹晩凉蒼烟蕩輕

櫓

棄婦辭

莫以新人故而忘織素勤臨行顧機杼從此伴何

人

其二

舊愛恐相捐應爲新知容試看眼前歡好待車輪

畢

其三

去去勿復道含悲下君堂金針莫撈取留着繡鴛

鴦

其四

無限嫁時服含羞難具陳儻君開敝篋猶得一生

嗔

王元起副室舉子作詩調之

前歲聽臚聲今年覓保姆卽使但如卿已堪倚門

戶

其二

夜半報將雛英物令人喜已知臣無功但恐君嫌

似 用厲之人事

其三

丈婦恣郎憐小婦得郎顧愁雲愁雨情成女成男

故

其四

可憐温軟膚看他笑啼態誤人全是郎帷底阿婆

帷

其五

床雨滿月期如今付阿毋銜枚娘子軍暫時不開

口

其六

内壁如夫人宜家復宜子歡君解我心不須爲我

喜

其七

君家婦難爲肯爲情顛倒不見海棠花無實色愈

好

其八

兒聲呱呱啼妾心胍胍語今日娘抱兒非日身無

主

其九

三日艾枝香嬌羞抱下堂似癡復似黠天廩有主

郎

其十

妾身如蚕脾君心似蓮子有苦自家知甜處分人

齒

江上詞

江水流浩浩江樹碧芊芊江月雖如鏡照人常不

圓

繹幕園雜咏爲宋司寇作

小隱堂

崎人不作天故作市朝想厭次一誅茅便可謝塵

鞅

白雲樓

天地流滿間雲與樓一色中有隱空人憑虛看消

息

容膝軒

燕居意無營蒲團匝四座誰知丈室中着盡恒沙

箇

白衣菴

無處所虛空結庵寄人外將現童男身是名觀自在

歲寒亭

青青歷四序雪染顏更丹君子有末路當作如是觀

問月亭

青蓮昔問月月應青蓮否人與月相忘蝦蟇變蒼狗

錦雲窩

乍看疑繡被忽幻作星衢歷盡繁華後誰能繪太虛

聞籟亭

籟有天地人耳根何所了心觀籟亦無窓風動疎篠

釣磯

志既不在魚釣亦無所着試問垂綸情要在知魚樂

亦蘭亭

右軍遺世人乃有蘭亭自此非規昔賢適多林與竹

不如軒

吾不如老農君請事斯語上下天地間此爲養生王

攬輝臺

鳳凰千仞翔豈爲腐鼠嚇君欲攬德輝試看囿中客

浮來先生詩集

魯人公　鼒敬輿著
新城王象春季木校

六言絶句卷之一

六言古詩不多作者乃見於摩詰集中夏日田居耳以其音不甚響調未必雅馴是以古人罕爲之也摩詰之外無論近日吳人王元美濟南道中其言甚富然亦微情頗近白家門風而自以爲不足存何也頃穀

城于先生以一編寄馮侍郎又以一編寄家兄詩以體也致不大遠摩詰而語又類王氏奚宗兄致侍郎之語曰先生諸體詩都佳六言爲最先生之自言又云六言固不佳亦正不必佳則余尾之之意亦畧可睹矣

游倦悄耽典籍家貧怯問盤餐穿縞我無強弩嘗門人爲生讎

其二

濁酒時同婦飲殘編日恨兒慵處世苟完二樂藏身不啻三容

其三

喜讀南華恨少息交北海猶多勝負稱中棋局利名蝸國山河

其四

欲說苦無寸舌謀官愧乏長腰一任呼牛呼馬從他吠桀吠尭

其五

避世何如玩世逃名不及無名但曉泥封函谷那知路入井陘

其六

栽竹未追棲鳳爲樓何異登仙不論龍眠虎伏付之蠹簡韋編

其七

莫道知希則貴誰云寡和彌高自是互鄉難語[illegible]來在國何逃

其八

一幅畫中山水幾村鏡裏人家樹杪樹邊臺閣樓
中樓外烟霞
其九
著論何須崇有爲書但擬絶交我已無心富貴豈
論麟閣鳩巢
其十
系出神明已遠家惟蓬蓽何支五柳蕭蕭種樹四
愁寂寂賦詩
其十一

烏倦長思寧翼巢居故自知風龍至上又爲亢梟
惟不食稱雄
其十二
暴虎何用由乎舞雩吾與點也肉食彼有人焉泥
蟠誰知我者
其十三
郭外飛來朝爽城頭半落晴波一帶茂林脩竹夕
陽幾處樵歌
其十四
理學豈儒飣餖史才腐令倫荒惟有楞嚴數卷南
窗一覺羲皇
其十五
竹簡疊床架屋芸編滿架連車講學分明聚訟窮
經何異坑儒
其十六
大將登臨瀚海詞臣勒石燕然邊事穴中鬪鼠朝
章井下窺天
其十七

擾擾矜蟲鬪鶴紛紛飛馬雕龍莫笑無文無武爭
知是色是空
其十八
功欲祁連象冢名思漢水沉碑君看古來豪傑一
杯之外何遺
其十九
材類鶴長鳬短性非鵠浴烏黔骯髒虞翻有骨功
名蔡澤求年
其二十

一枕黑甜方足三杯白墮便醺道之廢興由命身既隱矣焉文

其二十一

舉首便傷龍頷出門即是羊腸但使五窮退舍何須百世流芳

其二十二

青蝇可爲弔客白眼耻作凡人太史莫裁文苑小人志在逸民

其二十三

有吏普天横索追呼擾及鷄豚欲學辟人辟地豈能危行危言

其二十四

近得江南蜚語亂軍手礫中官笑殺高歡結客喜從梅福挂冠

其二十五

宣子杖錢盖盞季鷹杯酒酕醄萬事妻凉伏枕一生了當持螯

其二十六

滄海横流難處吾生辰長何之始信桃源招隱絕勝隆中出師

其二十七

與人不笑不言涉世半癡半黠也知俊及顧厨還讓江湖風月

其二十八

一龍一蛇未定野夫原自空空任是翻雲覆雨三張畢竟天公

其二十九

怨辱空王上果爭名居士妙因我自不材散木何嫌世號陳人

其三十

羽化蜣螂轉丸尸解黃鳥入水世間萬事莫論作沉偶然而已

其三十一

世道真如蜀道鬼謀不似人謀飭智以秦輸楚皆情號譙爲由

其三十二

得意爭誇伎倆失時方悔風波多少骨張匇狗都
爲年少么麽

其三十三

太王貴不如賤石崇富不如貧迷則煙霞是幻悟
時屎屎爲眞

其三十四

搏沙富貴功名捕影詩書禮樂營私香象渡河謀
國羚羊掛角

其三十五

韜畧人慚鬼谷文章地占夫餘但作生前彭澤何
論身後遮須

其三十六

有德有言未許學書學劍無成與其耐辱居士寧
爲負局先生

其三十七

歇後故知作相拍張六號爲公野性一丘一壑忘
機非虎非熊

其三十八

世事憂同杞國身閑樂自衡門藜杖簪冠適適落
花流水村村

其三十九

世事得魚棄網人情愛鹿求蕉須信法門妙品應
尋靜我逍遥

其四十

鵠乳認爲世界空花設作因緣無數離朱謨話都
云成佛成天

浮來先生詩集

魯郡公　龐敬與著

新城王象春季木校

七言絕句卷之一

春日同李恭甫泰質之過浮雲館看花作

花向山樓發早春群峰過雨綠楊新君看白髮樽前客不是青油幕下人

其二

梨花白映曉山青樹裏流雲過草亭有酒莫嫌千日醉一朝風雨怨飄零

邊曲

秋草初齊兔正肥山前昨日射鵰歸鴝鵒寶劍千金馬直向陰山去解圍

其二

葡萄酒壓郅支頭婦女焉耆哭未休昨日軍前摧戰馬黃河一指向西流

其三

百萬從戎百勝還但教生入玉門關將軍莫羨黃金印白骨高於象塚山

其四

長安萬戶急秋砧散入榆關夜夜心水是相思書不到河名無定夢難尋

送憲使錢丈還冠縣

一鞭芒鞋萬疊峰名山隨處訪仙蹤大東頂上蓮花色消無盡承夜短節

其二

簇簇春燈泛綵紗樽前新調有琵琶天公似妬君歸早一夜楊花作雪花

題畫

壁立千峯削不如河橋遥傍水雲居閒來獨自磯頭坐人自無心舟自虛

都城元宵曲

車如流水月如霜按就新聲出教坊一片陌塵人不見綵毬影裡鬪宮粧

其二

鰲山綵繡五雲限白果闌中御帳開傳語侍臣休

放馬君王月下打圍來
其三
百寶闌屏七寶裙生綃片片剪紅雲從來不入侯
門宴似作羅敷惱使君
其四
躞躞驊騮氣正驕垂鞭斷過玉河橋不知明月誰
家怨腸斷樓中弄玉簫
其五
杏子黃衫襯鳳頭佛頭青襖滑如油邀郎莫爲看

燈住明月斜時會女牛
其六
玻璃爲炷玉爲槃面面紅霞吐月明一曲淸商聽
未了傳教小婦坐吹笙
其七
黃尾墻頭幟畫戢亘從析木象銀河三三五五橋
頭去贏得相思滿綠波
其八
塵裏爭看女侍來青絲丫髻嵌玫瑰垂烟樸鼻游
人攜卻是侯家踏月廻
其九
點砌廻廊卍字欄松瓢亭子月中看金爐休放沉
香火醉擁如花夜不寒
其十
鋭筆寶髻椎屠蘇倭錦纏頭唱鷓鴣試看六街明
月夜總無楊柳勝西湖
其十一
閒園湯火漫相句種得紅梅放早春莫向樽前吹

玉笛朝來愁殺賞花人
其十二
燈市東頭近狹邪錦屏珠箔玉人家歌郎莫唱迎
春曲倭墮傍邊插杏花
其十三
鴉髻裁雲語笑香內家巧作壽陽粧傳聲侍女看
花去失却金釵怨鳳凰
其十四
玉繩西下鼓樓陰金闕聽殘曉漏沉萬戶烟花閒

火樹一城車馬動潮音

其十五

都城兒女競風光剪得春燈獻玉皇不把封侯願
夫婿只愁容易老劉郎

其十六

五營羽騎散如雲門酒名花賜夜分休去街前嗔
醉客明朝恐是李將軍

其十七

步障裁成錦似霞水晶盤裏滿擬花豪家第一風

流事淼得天池茉莉茶

其十八

行行白馬逐香塵處處朱門列繡裀九陌綺羅驕
仕女五侯池館醉詞人

其十九

白恰裁衫玉滿頭短矯鬢髮學蘇州儂家新樣江
南曲縱是愁人不解愁

其二十

寶馬齊馳白面郎黑貂綠毳玉爲粧開來看過燈

擲去指點平原遊獵場

寄季與家兄

十載相從臥海雲長安獻賦更隨君誰知季子干
秦策竟是相如諭蜀文

其二

秋雨連朝濕稻花山中多病爲烟霞思君近在神
仙府夜夜青藜隔絳紗

其三

世業龍門喜再逢藏山待爾續元封不須更問周

南事愁殺滁陽江上峯

其四

離離松逕近漁磯片片峰雲剪道衣爲問獨趨東
壁府何如同採壯山薇

其五

內史家聲絕等倫野王兄弟更因循不知君道蓬
萊夜誰是中朝第一人

其六

閶闔年來隔鳳樓滿朝無策可安劉君今已作東

山起學得留侯勝鄴侯

青州齋中雜詩

未及看春春已過飛花不似客愁多饒君從事青州好其奈吾心礫磈何

其二

燕燕初來繞畫廊傳山添畫水沉香飛花不管人拘束笑與東風伴綠楊

其三

去歲邀歡春酒樓長安結客兢風流自從身被樊

籠役縱是看花不當愁

其四

柳葉如眉鬪晚風愁隨明月上簾櫳閑來欲問情多少腸斷梨花片片中

久寓艾山頗悉田家之樂語雖涉俚往往實際積久浸多不忍棄也取炊左方庶有同好者云

榛栗成行蔽遠山松花點點落溪灣一聲牧笛炊煙裏幾處樵歌帶月還

其二

高原雨歇亂鳴鳩撥穀初忙麥已秋閑坐綠陰看素問午槐疎處日光流

其三

課罷兒童出問耕滿林啼鳥喚新晴鄉鄰社裡爭先後樵牧群中說姓名

其四

睡起繩床日又曛閑來竹逕掃流雲一甌穀雨茶新潑指點中書學右軍

其五

甕頭新醅碧如油無數青山對白頭痛飲豈須辭爛熳人間原有醉鄉侯

其六

買得青山十畝餘蓬蒿長偏野人居若非耕稼尋農圃終日關門不著書

其七

山頂牽牛破石田一肩蓑笠濕朝烟歸來飯罷黃粱後自掩綿櫺坦腹眠

其八

豆苗如耳麥攤場社鼓村村賽土王更有西隣偏好客揭開新甕喚儂嘗

其九

綠樹參差透綺霞薜蘿深護道人家一川濃霧村如洗香遍風前巨勝花

其十

抄疏農書斷藥苗陰晴隨處話山樵貪看浴鷺洲前戲不覺流雲杖底飄

其十一

趿履科頭倚華門白雲半掩綠楊村生來最厭名拘束只教兒童讀魯論

其十二

出火生風自壯年回頭一笑一茫然誰知市上千金馬換得林中萬樹蟬

其十三

尺書昨日至長安盡道明農事亦難顧我山中稱隱客何如甕上說休官

其十四

長裾不肯曳王門不效當壚犢鼻褌十畝秋田三逕竹是吾生產付兒孫

罷釣

自把綸竿坐夕曛一溪煙水漲秋雲不因罷釣遲歸意愛伴沙邊白鷺群

其二

白魚受釣滄浪波明月垂天照薜蘿自是晚凉宜野興一竿風露濕漁蓑

古意

十五粧成學鷓鴣自憐雙鬢比鴉雛如今人似春光老欲採蘼蕪認故夫

其二

閑把珠簾自上鉤夕陽一半在西樓憐君莫爲情顛倒只恐芙蓉不奈秋

游仙曲

九龍華館入流雲聽徹簫聲鳳幾群聞道海霞成五色朝來叠作玉妃裙

其二

放罷斑麐駐玉輿天香飄落碧雲居漫教赤鳳來收璽更報青鳥有獻書

其三

瑶水傳來列綺筵紫鸞忽下到飛仙親嘗石髓甘如醴誰識雲芝脆似蓮

其四

會罷香園降寶符閒來步[illegible]上清都月明休照蓬萊水收得清光滿玉壺

其五

鸞寄瑶籤鶴舞遶碧梧高欵玉壇青閒來石上抽簪坐搖落寒潭萬點星

其六

芝蓋飄飄泛彩霞九華燈裏五雲車傳聲彩鳳休廻輦明月今宵幸蔡家

其七

直從閶闔討春秋又向虛無結侶儔別業已曾開紫府故鄉原不離丹丘

其八

陵香殿外報天雞九乳鐘敲空外低氣色朱陵迷鳳管文書赤玉印龍泥

其九

爍石銷金寶氣降五雲飛影落天窓赤城看罷燈千朵碧玉裁成樹幾雙

其十

倒影仙臺天外浮星移空殿月輪秋春從子晉笙邊動海自盧敖杖底流

周野王及仲璐諸子送至湖村留別

十日平原興未闌相憐又駐大河干無端雪片因風起似爲征人放馬鞍

其二

金壘欲盡紫騮嘶魂斷河梁送客時莫道雙魚能寄信春風何日下流澌

口占

桑泉雨過濁流生一片溪山對晩晴桑柘烟中迷院落漁樵歌裏送煙鼓

其二

蔬畦瓣逕日逍遥漸覺名心靜裡消有子不妨疏紙筆無官常得近漁樵

山中有聞信筆紀之不必傳也

三韓兵罷陣雲收四海爭傳拜徹侯一將功成枯萬骨不知誰飲月支頭

其二

榆塞新徵虎豹群江南又練水犀軍播州再亂王師捷猶是麒麟閣上勳

其三

親握牙籌計子錢笑車榷酒自今年憑君莫語瓊林事唐帝當時在奉天

其四

淮海維楊宿重臣更聞天語笑商緡不知勑使經行後猶有熬波出素人

出廣福寺又成絶句

萬木彌天隔梵宮一溪流水落花風若非愛靜談僧話安得閑愁半日空

夢騎驢戲作

幾年奔走為浮名今日山田樂偶耕長耳何須頻入夢吾今百事不求成 諺云夢騎驢者事不成

寄同年亓靜初司理淮陽君先任荊州

淮陰一望白雲間城下河流迤似環君自到來稱吏隱可無新句動江關

其二

同携綵筆賦高唐夢裡行雲憶楚襄此夜秦淮明月下玉簫聽徹斷人腸

其三

當年諸子奏長楊稷下風流渤海狂 謂李卿狀元木仲吉士 獨有使君行古道相逢全不問行藏

其四

葛巾欹側態婆娑明月當空醉巨羅今日山樓懷爾處秋雲那似別情多

夏日

掃盡槐花綠蔭濃沙鷗時掠水芙蓉坐來檢點閒中事種樹栽花老不慵

從邱園丁舉小東深處
流雲濕徧十朧花幾尺茅亭覆曉霞不是鷄鳴桑
樹杪那知山外有人家
李卿爲園齊門之右書來盛道其林池之致
作此寄之
聞說名園近稷城一溪流水雜流鶯閑來欲問漁
人路只恐飛花不世情
其二
丈室周遭疊數峯天花池面散芙蓉仙郎心似楊

枝水讀罷楞嚴日未春
其三
修竹陰陰納晚凉柟檀片片散爐香也知一枕南
窻夢不把羲皇藏玉皇
其四
爾疏泉脉象銀河我向峯頭訪薜蘿莫道山中招
隱曲輸君湖上採蓮歌
丁未夏日小東園避暑
槐花夾岸柳陰濃無數鳴蟬噪晚春一棹凉風千

頃月乾坤眞不負漁翁
其二
萬樹陰森一逕荒雨餘花氣雜禾香門垂翠幙薔
薇老露濕紅衣芍藥凉
其三
重重樹色隱柴扉門近青山翠漸微昨夜雨聲清
枕簟曉來苔色上人衣
其四
霽色朝來喜乍晴炊藜煙外白雲生儂家一頃南

山豆愁聽村鳩喚雨聲
丙午春日過馮宗伯先生舊宅
一顧難酬國士恩重來應爲賦招魂多情最是梁
間燕不逐春風去里門
其二
賓從如雲事君何西州有淚是誰多信陵門下三
千客不及田橫薤露歌
浪淘沙
手折楊枝整釧羅一般悲怨一般歌憑君數盡河

沙數不似郎心這樣多

其二

潮頭初下欲翻盆風捲銀山到海門妾似長淮君
見否黃河過去不會渾

其三

春波疊錦浪如花波上鴛鴦泛綵霞但使妾心非
轉石不妨君性似搏沙

其四

郎駕扁舟在白門妾同寒葉落孤村將身不似潮

頭岸留得啼痕比浪痕

靈岩四絕

翠入公山外朗公房石屋雲迷蔓草荒我意欲尋飛
錫處桃花千樹帶斜陽　朗公山

其二

化身原自眞清淨不億如何只有千欲立無名無
即有釋迦也是栗蓬圈　千佛殿

其三

五花無棟亦無梁四面團圓供法王禮罷忽驚高
閣眺原來身果在中央　五花殿

其四

石階齒齒入雲稜百尺飛泉瀉玉繩父老但知元
魏事傳衣誰問佛圖澄　祖師殿

七言絕卷之一

會郡公　龔敬輿著
新城王象春季木校

七言絶句卷之二

讀岳少保傳

敵國方張志莫伸彼蒼原不厭胡塵也知痛飲黃龍事竟作西曹𥚃背人

東郊二首

日氣陰陰釀雪天溪雲熙椽樹籠煙東郊無限新栽柳歲晚誰來挂紙錢

其二

樹色蒼茫日色曛殘霞猶似疊羅裙堪憐一掬心頭淚不爲陽臺怨雨雲

哭二姊

千年大度走京塵也爲浮名也爲親痛殺影堂兒女淚蒼天不語問何人

其二

依依幼子泣空帷死孝壬戌更可悲兩兩劉家賢姊妹九原先去侍慈帷　時二甥女皆殁

其三

夕郎新第一畝名圃半種花憔悴重過雙塔路逢人恐問二姑家　姊卒于新第余未及見也

其四

手將蓮葉裹蒸豚一桄魚羹活火溫今日旅中寒坐久自斟殘帙自銷魂　蒸豚魚羹皆余所嗜每至都姊必親製而遺之

其五

年爲逝水沫爲身哭盡天親哭外親血淚枯時閑

屈指總無一箇六旬人

其六

當年使氣好披猖醉墨淋漓舞袖長昨夜酒人高會散有誰重戒火公狂

閑咏

達者觀生生是幻迷人執境境皆空也知空境兼空幻惟在楞嚴數卷中

戲代蘭花嘲牡丹

海棠有韻亦饒香芍藥眞同靚女粧獨有爾曹多

艶麗却因富貴得稱王

代牡丹畣

臘月江梅過自芬歳寒節操有松筠如何終歳莊
窮谷縱有幽香誰得聞

小東園送蔡生還同安

簾外新槐逼酒清送君一話道山亭相思萬里閩
天路何日南溟徙北溟

暁眠

一簾風雨帶松濤枕上春聲到枯槹不是文章千
吏議豈能紅日睡時高

晝眠

墻頭山色案頭經閑即看書悶即行夢境欲來人
事盡呼兒吹火煮茶聲

絶岡散步

山杏黄時麥正秋轆轤聲斷一庭幽披襟步向高
原望只恐東南雨脚收

寄商河宗侯四首

除却眞空總是空龍花原不異袈裟邀君共住陀
羅窟方便門中且作家

其二

醍醐沃不醒聞浮灌頂楞嚴解未休我欲說空空上
說法講經壇上問骷髏

其三

噇飯穿衣只等閑讀書識字也相關從他地上歸
天上不識人間是夢間

其四

栗棘蓬中一束薪金剛圈裡幾廻輪赤團自號無
爲子說是商河舊主人

夢覺空上人

毘盧帽頂眼如環身在天花亂墜間醒後又饑煩
惱礦何時得下我人山

濟寧歇六首

酒爐兩岸晒如霞波上鸕鷀柳上鴉十萬樓船二
尺水原來河伯屬官家

其二

上閘關下閘流水邊十月到揚州新粧最愛江

南好斜插銀蟬不褁頭

其三

倭墮逍遥半面粧荷風低送口脂香輕羅扇底秋波色贏得遊人説斷腸

其四

短簷低帽研光綾袖拂肩隨各自矜莫問錢塘松栢好儂家心內有西陵

其五

舳艫如線織寒波萬點桅燈傡絳河半是江南半

江北吳兒衣服越兒歌

其六

石築湖隄徧兩崖打魚湖內了官差從他捲埽衆挑浚不放扁舟出水涯

題丘長孺卷六首

兒童盡識丘長孺我亦含情憶爾賢聞道封侯須骨法勸君休說勸燕然

其二

擊鼓鳴鑼出帝京將軍新佩曼胡纓誰知翰墨登壇客竟主烟支出塞盟

其三

我于紈扇見君詩出塞詞爲絶命詞不是男兒輕七尺英雄心事許誰知

其四

月樣鍪弧錦樣裝軍前生縛左賢王但教名姓書

麟閣不管頭顱老戰場

其五

瀚海親身淬鹿盧提兵十萬大夸胡知君不用天

山箭先問官家督亢圖

其六

遼事年來似飯塵談兵誰及尔才眞自憐白玉堂中筆要紀黃金肘後人

咏牡丹

綽約仙姿淡粉粧堪憐比玉更凝香朝來露似楊枝水濯盡凡根分外凉觀音面

其二

碧玉縈縈妙出塵欲從姜令問花神如今試贈同

心結不道韋郎解悟人 舞青衣

其三

姑射仙人氷雪容誰教摘下蕊珠宫風流最是開

元帝疏與楊妃共御風 水晶毬

魯橋舟中

漁舟晒網日將斜堤上楊花糊浪花自念此生真

是客來家未久又離家

其二

長腰粳米縮頭鯿聽罷漁歌坦腹眠一片野心誰

領畧輕鷗飛破水痕烟

其三

書生寂寞熱官忙財欲遊時便有妨獨此幽情資

薄宦何愁五岳與三湘

下邳舟中

山似長堤障野湖水雲漠漠盖青蒲也知芒碭英

雄意故向驪山遣役徒

其二

岱岳西來幾派長天留一脉戒南荒中間如帶還

如掌萬古千秋作戰場

夏鎮

北商財過南商過上水船留下水開愁殺長年忙

殺客水衡使者算緡來

其二

野麥漸漸生野蒿水田漫減泛漁舠且將家事湖

中了待佃租時屋已逃

漕河曲七首

沙棠舟楫木桅水手闌頭少婦炊贏得江湖長

兒女鏡中容易衰

其二

南人駕舟北地來風不順時舟不開昨夜徐州新

打壩猶聞賈客棹歌廻

其三

二月清明過淮揚今來夏鎮已端陽待得皇封帶三

運畢儂家又見麥梢黄

其四

幾船簫鼓幾船風上閘財過下閘封若說漕規還

有例須教天子作司空

其五

牙簪掠鬢矮盤頭不抹胭脂不搽油一片水雲心
不冷莫須人問是蘇州

其六

家有闌兮雖有塒男兒結網女牽絲一家所事都
陪了猶被今年本官欺

其七

郎挽牽繩妾把篙與郎相約兩心牢郎金妾米非

容易畫向波中浪裏淘

即事

轉得三窪與兩窪依然牌望上仙槎稍人拍手抛
錢紙過去黃河勝到家

清江浦

微風細雨下淮舟木客茶商兩岸樓粧東畫與府
世好荔紅衫子玉簪頭

東武道中七首

村女拖裙茜欲流逢人忘却猛回頭使君莫作羅

敷想己識橫波掠鬢鈎

其二

日曬花枝風釀寒泥龍土狗廟香殘而兒不管燈
油費仍掛庭中百尺竿

其三

雲封村臼碓封烟三戶無人境悄然餓犬卧門驢
齧草笛聲哀殺夕陽天

其四

海畔群山萬疊螺巉如簪髻插雲窩魚鱗着水雲

鋪浪馬耳堆烟黛似波

其五

萬壑千峯卷復舒雲垂沃野界青徐半竿日冷鵶
銜草一路風腥而賣魚

其六

地無別樹惟栽柳土有高陵不作塩海岳盡頭餘
王氣近來聲教也相漸

其七

膠萊一帶接齊州鼓鑄稚埋晋未休開向路傍詢

大宅十家說是九船頭（彭以篙訪家爲船頭）

乙卯正月夢于鄉中建一新宅門對三山作詩云云

筆架峯頭練影長西聯嵩氣碁君也知自是山東險何必江南有馬當

鄉平道中望見北湖隄即季木所游處

湖似春缸初潑醅山如佛頂聳崔嵬囊中携得王家句好共湖山秀一堆

西苑道中聞老宮監語有感

雞場虎圈日荒蕪水面菱花隱浴鳧　聖主好忙忝好靜封姨鎖後上靈漭

其二

錦石屏風翡翠欄層層繪壁映塗丹莫嫌瓦上琉璃薄近日錢粮進得難

同卭谷谷臣玄韜過徐眉齋觀其先文貞公遺墨晩出歌兒行酒作三絶紀之

兩朝相業屬華亭天語千函賜永陵今日讀君招隱句三台星是少微星

其二

梅花玉案紫端溪肇上眉公近有題披任清歌與骰子滿庭凉月叫寒雞

其三

仙郎揮麈坐沉烟格外風流教外禪絲竹不如人意好爲君放下第三弦

病中漫述

語燕窺梁柳颺絲晨熹初映海棠枝茶聲沸罷簾初放正肘蒲團上座時

其二

息觀空時坐隱囊綺疏微度落花香心心息息常相守不擬將身作藥王

書所見

南來壯往盡逋民半是同鄉或是親我亦有寃難叫佛愁時不減乞兒貧

梅帳爲陽武侯薛中涵賦

十尺生綃萬朶霞璚枝掛月影横斜夜來一覺侯門夢錯道西湖處士家

供事　文華殿

銀燭曈曨泛絳霞千官簇擁聽宣麻紫泥財啓黃
金盒親與待郎迎寶花每用一寶以賜黃紙覆之謂之寶花

其二

雙燭擡擡到上公排班隨立御屏東經年　帝座
嘗黃幄猶與常朝啓事同

供事裏林庄

東郊千行合曉煙愁雲慘慘遍霜天埋香塟玉歸
何處一路黃沙沒紙錢

其二

誰言金屋是繁華歷盡春秋土一坏料得香魂天
上訴他生休轉帝王家

其三

白頭宮監守孤冢未說先朝淚已吞一自昭陵龍
馭遠阿嬌個個是長門

其四

享殿明禋到處同松楸摧剝夕陽風珠簾甲帳無
消息誰道鉛華一世中

其五

別却金釵與步搖歲幾春鎖付今宵也知畢世慈
寧寵不及君王賜大招

省中詞

宮鴉淡彩日曈曨御墨鑪烟曉帳中揖了
坎散內家今日少批紅

其二

一自慈寧引御因滿朝誰識相公憂夜來疏疏皆
辛苦不爲彙臣未白頭

其三

紅紗雙燭出璇臺風外珂聲曳履迴不是紫宸勞
問寢乾清門外叩頭來

其四

紫禁烟花繞御墻直廬人坐曉風凉爲丙予假傳
中旨三日金鑪不爇香

其五

黃綾盒子紫泥封御筆淋漓下九重傳與校書開
讀罷幾番票夾不從容

其六

祠官非日上勾陳保傅公孤贈曾臣豈爲彩毫工
諫墓此生合是給袞人

其七

瑞雪彌天隱玉堂皂羅窓下校讎黃寒時多熱薰
籠火明日輪該進講章

正月十六夜

吳綾彩子色如銀月底雙蛾不換金學得江南柳
枝曲一聲聲是想情人

讀蒙齋筆談

世上著書多是假發言河漢即荒唐千秋自有眞
知巳着眼還須看屋梁

近作

黑風吹逆混同江腹裏奴兒不受降内使莫傳塘
報馬官家今日檢封椿

其二

松林集議苦怱怱依樣葫蘆畫更同黨禁未除推
大將低眉無語用楊公

其三

國亡縣邑君須哭自是公卿有𢇁冠試向沙堤看
露色紫袍遥映日光寒

其四

夫及排閽批逆鱗先從鬻爵美商緡也知青鎖裁
疏客不是黃沙陷陣人

其五

三朝不見平安火苦霧狂風盡日吹欲識相君眞
燮理看他結舌與攢眉

晩院

杜門謝客巳多時二豎從他攪鬢絲清興晩來閑
未了起同明月伴松枝

春日同房海客過萬騎馬白石山庄

柳色如烟徧綠堤桃花滿陌水泠泠客懷不是添
疏散爲見南山幾片青

其二

松蓋亭亭草碧莎轆轤剩水灌新荷主人丘壑胷
中了碎剪烟花伴鳥歌

其三

春樹啼殘尚宿鴉水晶簾捲海棠花塵銷月砌歸人醉寂落晴山帶晚霞

其四

雲綠幽風弄野姿王家池閣繡參差勞勞鶯燕酬春語傲殺人勝一石時

郭水部歌兒素芬

軟語銷魂幾弗歌遠山横黛眼流波欲知風格堪憐處較比醉醺瘦不多

其二

又似含情又似愁撩人蕭洒是嬌羞使君若解鴛鴦結好醉樽前碧玉甌

長夏無事齋中漫語

書聲高下雨聲稠綠映湘紋一榻幽閒檢蠹編拽杖倒古來可有睡鄉侯

其二

方日圓蕉隱月痕一甌顧渚侍兒温休掀邸報尋閒事清福人間是杜門

其三

一屋茶香與墨香火雲時過雨雲凉閒搜古帖同兒選自檢方書買藥嘗

其四

客久說家如說夢官閒非俗亦非僧掀翻不二從來案始信維摩也葛藤

送友南還

忽下蕭園送客行春山處處掛離情愁人江北江南路不是猿聲是雁聲

别茉莉

一枝清艷比梔擅每日幽齋伴客寒我爲避炎君莫冷明年開向阿誰看

題畫

越來溪上萬峯春古木疎籬映四鄰不是使君輕戀隱也應羞對薄情人

男檟子棫甫再校

侄孫秉文重校

七言絶卷之二十二終

鍾惺文鈔不分卷

〔明〕鍾惺撰

清鈔本

上海圖書館藏

絕域詩序

楚之鍾陵紀

士君子讀書破萬卷抱其才氣光怪鬱蒸思一遂軍絕塞遇事見奇得於秦關漢月雨雪楊柳之間磨盾鼻以草露布而文章出焉即不然銷洋情願日給筆札為朝廷頌治歌功紀勳美盛雍雍乎清廟之樂徑徑乎蒼璧黃琮文章亦炳蔚而可觀也若夫棲心禪悅吟哦俳優於白蓮社中相周旋則陶謝所辭慧遠以後事耳況已乎際　聖朝全盛計以故文章瑰偉之士或不肯郎我列侍從已大郎所歌詞平鐃鼓吹柏梁溫室應制諸作自不讓他人為之又豈方外所得與耶今誌界與雲峰之詩同紀一時盛事若嚴徐枚馬高與支遁慧遠一流同聲賡歌不奇矣哉誌界之詩詞可莊誦而思致閒適雲峰之詩意態横生而藻采尤踔其朕應制時篇皆於精整有梵響名禪樹中得之此又文章之藴美也余故披讀而樂稱道之

學政條約序

從來建學所以明倫储才在乎主教於風厲習俗振興文事皆學使者之專責也今　天子宣治崇教化念江南為人才地夙任歷粹慎簡在廷使往視學遂請大臣共舉三人於是使者之名謬登薦事　召對五再特為上知未莅茲土受　命之日且愧且懼不知所為退而自惟使者自束髮受書即補弟子員其中甘苦均嘗固已備歷親當今日脩業而忘之則負愧滋甚使者所以俛仰之審洗心自矢以教宋多士也夫人才之生廣矣求才於江南不啻挹水於河取火於燧矣使者何敢是亦為宋多士心但以古今之衰已非一日後生耳濡目染精華流宕無復存檢而詩文俗學又皆以錮蔽聰思遂使六經昧其章句子史迷其字句即有一二學臣用意振興多士且復眯為具文怙不思改　朝廷之上不能知其失而於特簡使者責償使者治習所了録之無可議所俾爾多士實行無開問學衰落將許使者不敢使然此又使者所大懼也茲先擬東

前賢斟酌微而益爲款則十有五條冀令多士稍去故
習與使者更始使者所以報天子知遇之恩副大臣推舉
之意俾東南風氣蔚然爲天下先盛於多士是望多士
其敬聽使者言而勿忽

一 節錄款則七段

溯秀才一科原以待非常之士魏晉間尤選重其
選至九品中正之法有司奏舉不拘年之唐則
用以名卿貢進士近乎近代郡邑弟子皆得試之秀
才而第其高下特命使者重之其學業則責之郡縣
博士有司不得遏而問焉可謂重也已乃者近歲以來
秀才入長史之庭者猶得以罵詈之令丞得以榜笞之升
里小人得以揶揄而恥辱之又何其輕也豈風氣之寖
日趨而日下與特長史之折節下士聞於古而不聞於
今與抑亦多士未修自愛不及於古是以自取之歟
人不喜君子未始不知君子之可為也人不盡免不肖未
始不知不肖之足惡也多士果以存中自勵爲節自
持行誼學問斐然爲儒者宗則有司將表章聞之不暇
而何輕之有哉其不然直是井里中寡廉鮮恥之徒
耳而猶趨走郡縣之庭踹借吏胥之側雖其父兄族
黨亦將深惡而擯斥之又何論於有司也多士當顧名思
義求所以副秀才之實而爲自重之事此使者所重
望於多士也

文家工拙原不以得失論然先輩於場屋之文輒欲
審其名數之先後不失累黍天下有異術哉見理明而
自信篤也今人奉一家言規模近似工者不知其所以工也
拙者不知其所以拙也夫彼不能自信而欲人之信之是
理乎然所謂自信者又非師心逞臆之謂也必於平日讀書時
澄心定氣與古人相參吾之於文能馳騁上下如古人之雄健
吾能縱擒經史如古人之典則吾能安化任以靜谷匠意
如古人之法度吾不使精神詩力毫髮無憾而後自出
手眼獨往獨來與古人相上下則雖百世之遠爲可信
其必傳況一過合似又不足道也

古人讀書作文必先立志須為古人毋為今人為通儒
毋為俗學此志一定則見能取舍便能自立於流俗
之中一切榮辱得失不足以累攖其精神胸中廓然
無復一事矣然則見之明見之明則守之固守之固則
積之厚積之厚則其發之也沛然而有源隨時而見光
以是為古人為通儒不難也今士子自幼學以迄白首其
志不過於科第以自豪而故其所守在章句而習於時
文而趨於風氣宜其齷齪寡陋不能以嬴有司也

其次貴乎有識夫識在所以敵篤古今擇斥以格豈可
格語言文字亦之我今夫百物皆貨之市在也而所以市之
物者於必家之取之菁傳乎而入市則雖琳琅瑠璃目雜流
璀璨雜陳於吾前在掌以吾物也今之五經子史百家之
書乎猶百物之陳於前爾多士將何以取之耶其毋乃
徒手而入市在也彼雖盡讀五經子史百家之言猶之未嘗
讀也惟見好學深思則神詩所經表裏如洞微發凡
五經子史百家之書皆為吾物惟吾所取之取之經可以
植其根也取之史可以廣其實也取之諸子可以暢其流
取之百家可以極其變也總而言於一以推萬物於
華縟乃可以言文章矣

聖賢精義其在五經其日用之切於人者布帛菽
粟之不可離矣然漢儒掇拾於秦火之餘其功似難而
經術暴盛古人表章於今盛之後其力似易而經術反衰
使有學窮思其故矣漢之學者於五經專治一家後先師
承井井不亂至於章句重釋皆有傳授故其守之固其所
也深於之事足之言在無非見經所以稍盛也晉宋之際
經學失傳師承無自其後又後崇尚博綜不屑當守一
家故數擇而不精諸而不詳而經學衰矣至宋儒始使
獨得之解說訓詁之陋迄元明而師承復亂矣則等五經
於陳言矣三傳三禮不詳其異同今文古文莫知其眞僞
即有一二秀出之士慨然思考其詳而取正於其天下之無
師久矣學在當師古人多士自入里塾為見所習之經
惟須專精一切博採諸家之說而約守之深之為性命圖

之為文章，大之為禮樂政事天文地理經世之業，小之為山
川草木官名象數車服之類，無不究其本末，辨其異同，
而又設法使之互相證據，則所得自深。是則吾多士之
師也。使之將於四書文字外，各以專經疏義設問以觀所答。
八股沿習三百餘年，其源流正變，固自了然。詳為多士
約略言之：明初風氣始開，文近訓詁，乃至直寫集注語錄
篇中，至于文格，不能自出機杼，浮于古人，其變化錯綜，發
乎昌黎矣。荊川紆徐頓挫，轉入廬陵之室，易以深沉渾
雅，醇似南豐。方山出入經史，其陸健直逼荊川。本文恪
之派，而出入於唐宋大家，其說理則程朱也，其行文則曾
王也。神大思精，詞流氣達，集制義中之大家傑矣。思泉文
近昆湖，而加之以昌明博大。臨川取材晉宋，標其名理。復所
獨倣微言，超然自貴。維源本西京，而體裁又一變矣。自
啟禎後，作者不一，而其嶄然遂於衆人者，莫金正希之精
深，陳大士之雄健，包長明之雋永，文止之淹宕，黎左嚴之
幽生，楊維節之岸異，愈變而愈奇矣。多士須別裁

偽體擬議，凡近於古人中別尋一位置地，使之所擬賞
心益佳，指示得慧，又使之所必點也。
文社之興，始於明季，其初自一二魯仲先生聚徒講學，自
以寢廣而依附之，遂借以求名於是，入其社者之同類，出之謂
之匪人，而朋黨之勢成矣。明黨既成，則獵逐之上，僥倖生
相倣至於類濟而不悟，讀書所以概古之賢以自修於政
治所關，乃輸誠信實禮讓之風，達於上下，固宜守前明之
所為之乃聞之三吳士子競倡文社，各立名目，將何為之耶？將依
附之依託以求名耶？且多士亦焉知名也，以使之所聞於之
名士，其風高氣節、文章經濟卓然見於天下，而天下信之，
乃可以言名士矣。今多士之所為名何如耶，不過聚浮蕩
少年，徵食徵逐，周一編之業，而目不讀詩書之文，口不道
忠信之言，心不知長幼之節，私為壇坫，互相詆毀，甚至戕
身罵詈，不顧尊親，譽如聚蚊，燈於鬨鬥，角為群亂於公
門，尚不足傳詩書之一兩爾。多士亦何取於此也？郭林宗、漢
季高士，不與清流，列榮升三品，下才亦列俊顧，然則世

人喜非不足相輕至多士亦審矣多士以使者所聞身修
力行居將自至所得精神美盛而即人見之亦為
以求為學自今以往多士能潛修自立者出而投趣當審
代異為之矣也否則必以法繩其後矣

江陰示諸生

舉業一道原本六經出入子史折中於仁義禮樂之說
而沉潛反復於唐宋大家之文乎以求合乎聖賢之旨
而自能為一家之言未有雷同剿襲穿鑿餖飣而可為
舉業者也使者初蒞江南頒示教條諄諄以此為言既而
按試上下江各屬所至與學官謁多士又面命其如此則使
者之所尚可知矣至於鐫刻試卷所以鼓勵作者亦需多
士沉潛揣摩諸兄未定故特選擇其尤以示多士知使
者所尚在彼不在此非欲多士句摹而字擬之也乃去
行試各屬凡見剿竊試卷數行至篇甚至生剿其
字句絕摹其聲調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之中滄矣殘膏
賸覆大抵之餘無論所剿竊者必不工也就令工矣而如
既鶩之精已啖之蔗此中安得有深味哉夫文心之妄
他歷之人面之不同今之見毛嬙西子也天下以為美者必然
不能盡如毛嬙西子之美而終不至於可憎何也以其各
具其面目在也今以己之不美而為倚而以貌於西子毛
嬙焉雖其盡態極妍而人反惜之況所貌者之未必學
毛嬙耶所以使者考試以來此種文字盡置劣等此在上
江諸郡也能之行及下江矣下江文華固高而藉於一
府又為下江之尤宜乎見剿竊剿襲為文字者能悉戒於
聽聞諸使者告將此種藉去第合此大不可也使者所望
者六經所學其子史所盡心而用力於仁義禮樂之說唐宋
大家之文至於雷同剿襲穿鑿餖飣不啻冰炭之不相
入也多士其知之

辛巳月風雨之夜 畢生讀記